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〇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L 16/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〇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〇三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章句十卷(二)

〔清〕任啓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耿毓孝刻本

..... 一

豐川禮記彙編八卷

〔清〕王心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刻本

..... 二九九

夏小正解一卷附徐本夏小正考異一卷

〔清〕徐世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光緒新建陶氏刻豫章叢書本

..... 四五五

夏小正註一卷

〔清〕張爾岐輯定 黃叔琳增訂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 四六六

夏小正詁一卷

〔清〕諸錦撰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 四九一

禮經奧旨一卷

〔宋〕鄭樵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五〇一

三禮考一卷

〔宋〕真德秀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五一一

三禮考註六十四卷序錄一卷綱領一卷（一）

〔元〕吳澄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明成化九年謝士元刻本

.....五一五

禮記章句十卷(二)

〔清〕任啓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耿毓孝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章句

十卷》提要

禮記卷四之一

任啟運章句

月令 孔本第六節本第二十七朱子儀禮第四十八

於唐之命義利嗣後夏有月令至泰而呂不韋爲此篇陳澧曰

周有相泰十餘年泰已有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

儒損益四代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蓋將以

爲一代之禮也其月用夏正其令兼三代及秦制

厥後不韋廢死李斯盡滅先王之法而此書亦無

用矣湯三才曰明王奉若天道莫先于敬授人時

故舜齊七政周協五紀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不

章去古未遠傳聞有在其書雖成于諸子而實摭

列代之遺文雖紀于巨奸而實具帝王之善制芮

城曰與先王輔相變調之旨雖未必盡實諸洪

範庶徵之休咎亦未可厚非乃或喜其精并謬其

失摘其短并掩其長如王肅蔡邕謂非周公不能

作柳宗元又貶爲近于警史皆過也又云杜佑通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一

典言月令明堂馬融所增但鄭親師馬氏而目錄

惟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云云不言馬氏不知

杜說何據也愚按此篇本王者奉天出治調以春

生夏長秋斂冬藏爲綱而雜取時政條附之蓋秦

處西陲多未見成周大經大法故時政之最大如

冬至南郊夏至北郊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春朝夏

宗秋覲冬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春蒐夏絜秋禮冬書皆弗之及特不韋將以

爲秦禮而後亦不行也今攷前此小正時訓猶存

後此有淮南時訓則唐月令遍相祖述取四書及

呂氏春秋本文考其脫誤與王制相次以事殊以

時別正相爲經緯也至與周禮異同則秦漢代降

後儒各據所聞以傳述苟有損益百

王之大聖亦在所取裁也何過營哉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日在營室淮作招搖

日在虛昏昂中曉心中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

○孟長也春條也動也營室北方火宿二星上有離宮六

星遠之其廣十七度參西方水宿七星三心二肩二足其廣十度尾東方火宿九星如鉤其廣十九度天行疾日行遲必三百六十五日三時乃與天會每日常星記之以其所遲為一度故謂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月行更遲必二十九日有奇乃與日會每歲十二會故因日月之會分三十度有奇為一辰也爾雅正月為陬斗柄建寅則日月會于營室觀者之次寅與亥合也中正南也昏時參星旦時尾星在南方之中人君南面而聽天下故舉此以驗也孔氏曰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光有明暗見有早晚此特大畧耳○今立春日在女六雨水日在危初此歲差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詳後冬至

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其日上

位東方數八下唐有其性仁其事貌○爾雅歲在甲曰闕逢乙曰旂蒙月在甲曰畢乙曰橘甲孚甲乙軋出也是時日行至角月從青道草木皆解甲抽軋而出故以名日焉十干循環獨言甲乙以木之屬也太皞木帝元氣廣大謂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三

之鳴孔云東方生養其氣方盛故曰太皞古稱乘震執規而司春者其配伏羲木德之君句芒木神言木初生句出而有芒角其配則少皞之子名重木官之臣聖神繼天立極有功德于民故後王祀之各以其德與時為配也麟龜三百六十龍為之長陰中陽也角躍也陽氣動躍也三分羽音蓋一生角數六十四其音屬木樂具五音春則以角為主也律載竹為筒陰陽各六以飾五音之上下鄭曰以銅為之蓋古以竹而後以銅乃生五量也中猶應也簾奏也太簇實律凡律空則九分太簇則長八寸由林鍾益一而上升曰太簇者國語謂金奏贊陽出滯高誘謂陰衰陽發萬物榮地而出義皆可通也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塞其端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八者木成數也木作曲直曲直作酸酸者木之味也班固曰物初出地故其氣直猶者木之氣鍾惺謂東夷氣類亦一證也單曰戶偶曰門內曰戶外曰門葦曰戶竹木曰門恭祀戶順陽自內出且象奇也脾屬土為木所克故食先之食所勝也凡祭五祀設于廟周于宮迺中雷禮配戶先設席于廟堂之奧主

人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北面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南祝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盛鼎俎設饌于奧之筵前移主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坐遂饌食畢如祭宗廟之儀明日又祭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歸小正作魚

祭魚上魚冰呂淮作候鴈北宋作鴻鴈歸今本作來候時訓合下草木萌動分六候云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云云又分雨水下為第二章唐月令同後倣此○此記寅月之候也古麻以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漢三統歷猶然東漢四分曆始易之上冰上冰而背負冰也獺水狗入水不能深亦時休木上祭將食魚而先殺魚圖而陳之以報始也○時訓風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歸遠人不歸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食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三

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許慎曰今古作介蓋介夾也謂風水囊柘燧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牙○天子因時布政其居隨月而異青陽左个東之北偏當寅位也鸞鈴也有虞之車飾以青色馬八尺以上為龍服王以飾冠為佩者青倉皆木之色也麥金穀而居東春食之從其方也羊兕畜兌陽長而陰衰食之順陽義也是月也器之刻鏤者疏通而暢達亦象陽氣之發越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是月以飾與中氣言非散齊二日致齋一日故先三日以告太史宗伯之屬掌正歲事以序事謁告也迎春東郊去國八里用木數也迎木

德之氣以木帝伏羲配祀句芒之神以木官重配也凡祀天神必以人神配者賈公彥曰以自外至無主不止也鄭謂迎春祭靈威仰固妄王謂祭太皞句芒不及天神恐亦非也是時天以發生為德故君法之而命相布德也令以布德則令和矣虞以禮賢惠以周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急遂行言其速毋不當言其審也

○周禮太史掌六典以逆邦國之治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也八法以逆官府之治一官屬二官職三官聯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刑八官計也典法掌于大史國是于此取實焉守之奉之重紀綱也或謂典法日月推步之書非是天進而歲日退而縮月尤縮故曰一歲不及天一月二十九日有奇不及日一周至五星遲速更異又各有遲留伏逆之不同大約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火三歲金水一歲一周天也辰十二次天之壞也宿謂日月五星止其躔次離則去其躔次當細察之不可差也鄭讀離為儼謂太史使馮相保章相與止宿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配偶其審察伺亦通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于官府都鄙蓋人事之舉必視天時司而弗忒正時令也而凡此典法天行皆有大經小紀之舊法必不可失此則天子命之之辭○唐下有是月也命有司祭風師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善也元日謂辛日之善者稷配為農祈也春秋傳曰啟而用之故曰以祭天而以帝太微五帝中之靈威仰妄○唐上有雨水之節云云別為第二章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元辰郊後吉亥也不用卜故言擇保介保王而衣甲即保介與御之間當天子前而稍右示將用也藉藉也藉民力以耕故謂之藉以奉郊廟之典籍故又名籍言帝舉重

也呂氏春秋大夫亦九推此不言從卿也庶人助以終畝乃反而用饗禮之饌具于路寢以燕勞之姜兆錫曰士不與耕勞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言可耕之候○唐無此節夏小正初歲祭耒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工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而農乃不惑術周禮

田訓田畯舍東郊順時氣也封疆封崇之疆界修之以正其大術夫間小溝經術間小道審而端之以治其小且備早潦也中高曰正高平曰陵阪曰阪曰險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土之異勢也稌宜暑菽宜寒稻宜濕黍宜燥穀之異性也田畯躬親相視土地而辨其所宜殖者以教道民則田事飭而準直定農有成法而不惑矣○准無二節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序樂春習舞時教之正業也蓋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五

春樂秋禮者陰陽之大分就樂分之則舞鼓動為陽吹寧定為陰故春習舞秋習吹也鄭云為將釋菜姜兆錫云有以祭而習樂凡祭用樂義起于祭也有以樂而用祭乃脩月令習舞釋菜義起于樂也鄭說非○准無此節

祭典取一年當祀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春祀為民牝犧故大祀不用牝小祀或用禁止伐木盛德在木故也之此不忍傷生育故并禁之也且春木液上行多蟲而易朽若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孩蟲蟲之穉者胎未生天初者皆禁之順生長也聚大眾置城郭恐妨農事若右是月急則亦行之幣枯骨齒有肉掩之皆以為仁也

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春育之時兵危亡之器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自我起則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理其殃也宜哉○准無此

節 毋變天之道 毋絕地之理 毋亂人之紀 天道即上天氣

即上農田土地之類人紀即上布德習舞之類結上文以起下文如下雨水不時則變天道之應草木黃落則絕地也孟春一歲之首故於此總發之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秋風暴雨總

至黎莠蓬蒿竝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

入雨水曰淮作風雨雪霜大摯淮作雨霜大摯○令謂政令上言政令所當行當戒此乃言失政之咎微也不時旱災也有恐火說也回風曰森華傷折也覆為五穀長又最先種故曰首種入猶登也張處曰氣寒故春當先種者不得入土亦通四孟仲四季各以其氣相通也我則傷生我則淫我生則泄我泄則鬱四季則相應也雨水不時火發於已陽氣泄也草木黃落金生於已生氣促也國時有恐火氣盛也其民大疫以金尅木殺氣盛也秋風暴雨

禮記 月令 卷四之十 六

陰逼而陽怒也藜莠蓬蒿生氣雜而惡氣應也水潦雪霜亥水之氣與寅合而盛也孔氏曰箕好風畢好雨箕在寅畢在申寅申衝逆故發風暴雨○淮下有正月官司司空其樹楊

右第一章 孟春之令

仲春之月 日在奎 昏弧中 旦建星中 淮作招搖指卯唐作

昏東井中曉箕中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仲中也奎西方木宿十六星形如破鞋廣十六度爾雅二月為如辟蜚之次卯與戌合也弧矢九星在井西建六星在斗東井斗度廣故舉別之○今驚蟄日在危十五春分室

九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夾鍾卯律長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自夷則益一而下生曰夾鍾者國語出四隙之細高誘曰夾助鍾聚也萬物去陰助陽

聚地而生 班固曰 來甲鍾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鴈化為

種也萬物孚甲鍾類分也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鴈化為鳩始雨水時訓唐作驚蟄之日桃始華古作小桃華○此鳩記卯月之候也於生三歲即花果蓋得陽氣之先者倉庚黃鸝也又名商庚黃鸝楚雀齊曰搏黍秦曰黃栗留鳩爽鳩即鴈也鄭謂布穀非化鳩者高誘謂其喙正直不復搏黍感生氣之盛也孔謂化者復歸本形之謂鴈鴈是也雖為鴈而為鳩則不復本形矣○愚按鴈化鳩則言變而之善也言變而之惡也惡之也鼠化鴽鴽化鳩則言變而之善也

喜之也君子於一物化於善猶喜之而況於人乎○時訓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

不可以應不化為鳩寇戎敬起 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陽太廟東堂之正室當卯位也明堂惟中室為太廟四位非廟而言廟者以分祀四方之帝且入太廟所必經也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諸孤准作孤獨○皆順生長也幼而無父曰孤無以

禮記 月令 卷四之十 七

育之將不能自存幼少不可偏養故舉春擇元日命民社養孤子以實之時說以幼少為鳥獸非是擇元日命民社元日甲日也卜甲日之善者使民亦得祀其里社以祈穀也春祈穀長報秋報穀載芟○記曰日用甲用日之始名諸用戊唐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囹圄秦月令亦戊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獄名夏

日均臺商曰美里周曰囹圄者令而語之使知悔過遷善周禮所謂教聚罷民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皆以拘禁罪人曰桎梏者殺而告之也肆陳其罪以徇衆若後世枷示捕箭之類原任意撻治之也鄭謂肆陳尸孔謂四月盛陽古無暴尸或大通陳止獄訟論使是月也卒鳥至息爭也四者皆以順陽氣之寬大生養也是月也卒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

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 王居明堂禮得天朴句○卒鳥燕也又名軋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孔故以其至為祈嗣之候高禘先嫌也蓋祀女鳩孔云當是

為害。鄭謂西宿值昂畢畢好雨故大水昂為旄頭畢主邊
兵故寇來思謂多水而寒陰氣勝也寇戎來征金氣
應也麥本金穀陽始而生陽極而成泄其始氣故不能熟
民相掠亦陰勝也大旱而燥午火之氣極而食心者午為
心火午氣早洩故蟲害心。
淮下有二月官舍其樹杏

右第二章 仲春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淮作招搖指辰唐
季春柳中曉南斗中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
○季少也胃西方土宿三星鼎足廣十五度爾雅三月為
窮大梁之次辰與酉合也七星星是也南方陽宿七星如
鉤其廣七度牽牛河鼓也牛北方金宿六星二角三腹一
足其廣七度河鼓三星在其上若牽之者
故曰牽牛。○今清明日在壁八穀雨奎九 其日甲乙其帝
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十

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姑洗辰祭長七寸九分寸之一自
謂修潔百物考神納賓高誘謂姑洗新班 桐始華田鼠
固謂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潔也
化為駕虹始見萍始生為駕二句有杜丹華句時訓并下
候也桐無子者名榮有子者名櫟木之陰者陰為陽散故
白乳盡乃華田鼠嘯夜行食殘蠶一名鵲一名半母
夜則羣飛晝則草伏無常居而有常匹陰為陽化故走化
而飛惡化而善猶有陰焉故未離其類也日與雨交倏然
成質雄者竟天能飛雨謂之虹雌者半截能致雨謂之霓
又朝虹暮雨霖虹無雨蓋陰陽交氣之雜也柳絮入水則
化為萍陰弱從陽浮也。○時訓桐不華則歲有大寒田鼠
不化驚國多貧殘虹不見婦人苞亂澤不生陰氣憤滿鳴
鳩不拂羽國不治兵戴
勝不降桑政教不平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
戴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青陽左个
東堂之南

偏當辰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鞠菊通○鞠衣黃
帝鄭曰太皞思疑黃帝之妃西陵氏始發後世祀為先蠶
當天子先告黃帝后妃乃祀西陵王權曰薦之於明堂為
繡新也。○陳埴曰將農祈穀於上帝所以祈有秋 命舟牧
將鸞薦鞠衣於先帝所以祈有春。○淮無此節 命舟牧
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
於寢廟乃為麥祈實舟牧主舟之名覆視其表反視其裏
師始漁此天子始乘舟示親漁也周禮敝人春獻王鮪以
鮪最先至薦之示尊也夏小正祭鮪在二月祈麥在三月
本屬二事此合言之豈以禮食麥以魚魚者麥之配故薦
魚以祈麥歟。○方慤曰先王享親牲必親率殺必親射鮪
必親燕凡以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
致其微而已。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
畢達不可以內陽主生陰主殺就物之發育言則曰生氣
就天地之發育言則曰陽氣句屈生萌直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十

生內納通言當順天以布德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
不可悖時而為閉藏之事也
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
禮賢者淮無首句及周天下句○在心為德及人為惠此
曰長無曰貧窮暫無曰乏絕振救也周偏也名士以聞望
言賢者以德業言聘之以名禮之以實也發倉庫以賜振
此德惠之及民出庫幣以聘禮此德惠之及士三代雖有
諸侯貢士之制而要川其國之賢居多是時泰將有天下
故欲為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
制如此
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淮下
國始至境止句○隄以蓄水防以障水溝以通水瀆以受
水古者溝上有路道亦田圃之水由以入溝者內而國邑
外而原野皆疏通之無有田獵置罟羅網畢騫餒獸之藥
障塞以備水旱便民事也

月令

卷四之一

主

庫皮葦飭一 庫角齒一 庫羽箭幹一 庫脂膠丹漆一

月令

卷四之一

十

右第二章之令

物長而盛且大也畢西方陰宿八星狀如掩兔之畢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吉

旁一星爲耳其廣十七度爾雅四月爲余實沈之次巳與
中合也爾雅南方火宿二十二星爲朱鳥之翼廣十九度女
北方土宿四星如箕廣十一度參須皆女其日丙丁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
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准有其位南方唐有其性體其事
國月在丙日修丁日國丙炳丁強也時日行至井月從
赤道長養萬物皆炳明而強大故取以名丁炎帝火帝
其性炎上故曰炎帝古所謂乘龍執衡而司夏者其配神
農火德之君祝融火神祝融神也其配則顓頊之子名
黎火官之臣羽數三百六十爲之長陽之精也徵止也
陽氣盛極而止漢書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三分宮宜
去一生徵數五十四其音屬火夏以爲主也仲呂一名小
呂巳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萬二千九百七
十四由無射益一而上生曰仲呂者仲中呂助陽散於外
陰微在中將侶陽成物故國語言宣中氣也曰虎通呂拒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吉

條長五六寸柔脆可爲蕓一種名蕓茹又名鉤蠅色赤味
苦一種王瓜草名蕓蕓又名草蕓蕓似王瓜故名根作塊
赤黃色能祛風苦菜名茶名蕓蕓又名吳蕓蕓冬驚兒草野
苦蕓其根爲遠志秀則名小草蕓似苦蕓而細斷之有白
汁花黃似菊能治腫生於寒秋凌冬不死至夏乃秀江南
一種名蕓蕓又名黃蔞葉似酸漿花黃或白子大如珠熟赤
或黑與此異朱申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茶葉味苦
感火之味而成麻草麻弱之草畏陽盛故死○時訓蠅烟
不鳴水潦淫漫蠅烟不出變妄奪后王瓜不生苦於百姓
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麻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
陰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准有南宮御女赤色衣赤米吹
之束偏當巳位也赤馬黑鬣曰騂朱者赤之深赤者朱之
淺皆火色也菽北方之穀而宜赤土夏食之從其宜也雞
與畜與陽上而一陰下生夏之象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
也唐作食氣非高以相順陽長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
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
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
實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此無諸侯大夫諸本互有詳畧
亦去國七里因火數也祀火德之帝以神農配祝融之神
以黎配也○鄭謂火帝赤熒怒妄賞以車服封以茅土皆順
陽義也○鄭謂於神農發爵賜服於賞乃出田邑此言乃命
封諸侯似違古法愚謂封賞之大也可賞即可封乃命
樂師習合禮樂鄭謂爲將飲酌恩謂禮秋所習而此命樂
夫君子斯須不去禮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
樂豈至此始習哉
出祿必當其位太尉曰作大封唐作相○陳謂太尉秦官
以才言賢良以德言長大以形容言贊助其行遂達其志
寡兼以此酌之當者稱其才德爵祿無負於士士亦無愧

於酉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長淮作修墮呂作墮○凡長者繼之使益長高者增之使益高順長養也壞墮則逆時氣矣毋起功發衆恐妨農也毋伐大樹亦順長養也是月也天子始緇欲其涼也○唐有命有司祀雨師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

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休宋作伏○田原阡陌之間縣鄙都邑之內周禮遂人五

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鄕五鄕爲縣五縣爲國此舉遂以該鄉也勤於田者勞之勸之休於室者勉其力作司徒在內野虞在外野虞身其事司徒總之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夏獵曰苗止以驅獸之害苗而已故公羊子曰夏不田若大田獵則傷耕育之氣故禁之

麥秋至農乃登麥天子乃以鉞嘗麥先薦寢廟秋者犂鉞之義麥於

禮記月令卷四之十

斯孰是時爲夏而於麥則秋矣許慎曰麥者金穀故感火之旺而成其位東方故以鉞水畜配食迭相生也○唐有

羞以令是月也聚畜百藥以供醫事斷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准無此節呂無下二句○刑上所施罪下所犯斷辨其當出當決決治畢仰遣之出則直縱之徐師曾曰天氣

始炎繫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仰斷之決之出之不久繫

也鄭謂草艾則墨刑無輕於墨者此恐非其時愚謂薄刑

是鞭朴之類小罪可決以微陰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

已生輕繫即出以純陽方盛也

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告

命婦皆奉繭示王遂獻於后后副祿受之公卿命婦亦得

蠶於公桑稅之多寡視其川桑之多寡大約什而取一也

后妃乃以所獻所稅布之三官使繅后妃給君祭服餘各

給其夫助祭之服是貴賤長幼如一也孔謂稅皆什一似

然是月也天子飲酎川禮樂重釀之酒曰酎秦造夏成其

天保之樂樂而有節不至於荒以順天道之欣暢而亦不使有過也○准無此節孟夏行秋令則

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

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苦雨數來中中畢星所好五穀不滋秋氣早至保小城入

保避寇秋主兵也一日保猶守也大水亥水所應蝗食苗

蟲鯉魚遺子旱地遇冬一雪則入地一尺三雪則不能出

矣春夏水盛仍化爲鯉冬無雪春水淺則爲蝗寅中箕好

風風主蟲之應也風落花故不實○准下有其官田其樹桃

右第四章之令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准作招搖指午唐作五月之節日在參昏

角中曉危中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東

井一名天井南方木宿八星狀如井字廣三十四度爾雅

禮記月令卷四之十一

五月爲皋鶉首之次午與未合也亢東方金宿四星狀如

彎弓廣九度危北方陰宿三星中曲而東廣十六度○今

芒種日在畢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

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賓

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自應鍾益一而上生曰蕤

賓者漢書樂書蕤賓導也陽始導陰使繼養物國語以安靜

神人獻酬醑酢高誘曰陰氣萎蕤在下如主人陽氣在上

如賓客○愚反復蕤賓之義而陽然也足時陽德方盛陰

氣始萌似陽爲主而陰爲客然一陰既生則陰在內而爲

主陽在外而爲客矣陽方喜陰之至見其柔順導而進之

對酬酢似相見之晚不知履霜堅冰山始而進而否而

刺卽在此也吾心理欲之介國家治亂之分莫不始於至

微成於至者鳴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小暑至

鹿齊祀名馬鼓怒則舉臂相拒齊莊公稱爲勇蟲雄與雌
交常食雌而留其腹謂之蟪蛄仲夏子自蟪蛄出其輕死
好殺蓋陰類也鳴名百勞姑惡獨名爲蟪蛄鳴則夏
如鳴鶴而黑喙單棲雙飛亦能搏擊其音缺缺故鳴則夏
至而鳴冬至而止蓋陰鳥也反舌一名百舌能轉舌而登
異其音於卦爲兌五月卦爲巽與故無聲陳鼎曰凡物皆感
陰陽之氣而成得時則興背時則廢○時訓蟪蛄不生天
是謂陰息鳴不始鳴令好燕個反舌有聲依人在側天
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騂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
菽與雞其氣高以粗明堂太廟南堂養壯俊挺重囚益其
食皆順盛長也春養幼少則夏當養壯俊矣不言何以養
振出之使得舒日永易饑故益其食法是月也命樂師修
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笛簫飭鐘磬祝

擊之敵狀如伏虎背有七十二鬣鬚長尺碎竹擊其首而
逆戛之二者皆木音鐘以開衆音之始磨以振衆音之終
祝以合一節之始故以止一節之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
終皆衆音之統紀飭之整其度也
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以祈穀實唐屬上章太尉節下○雩呼也鄭曰呼嗟其
小正四月越有大旱四月盛陽客有旱者故周以此爲雩
月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山川百源南所從出故先祈之而
後雩帝盛樂樂器皆備若凡雩則皇舞巫歌而已百縣鄉
遂之吏百辟卿士若古句龍后稷天子雩爲壇南郊之旁
祭上帝以五人帝配使鄉遂雩山川百辟諸侯
則雩境內山川及百辟而已鄭謂雩當在巳月是月也農
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雩作雩雞
黍水穀而居火方最早者曰蟬鳴黍雞黍高曰新雞木畜亦
貴相生也含桃櫻桃也食必含吃故曰含桃實圓色赤其
性動熱山鶯嗜之人不食則不敢食人令民毋艾藍以染
或竊食則驚立盡之故又名鶯桃也
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開市毋索灰呂作炭暴鄭讀曝
藍染絲大藍染碧槐藍染青夏小正五月啟灌藍絲正當
分藝澆灌之時遠艾以染則易盡故禁之九月伐薪爲炭
此時禁之以木正長亦火太盛也布以禦寒若於此時視
爲無用不務珍藏而任其暴殄非豫備之道故禁之舊謂
藍者赤之母艾之恐傷時氣布陰功所成暴之游牝別羣
恐干盛陽似迂毋閉順宣通也毋索順寬大也游牝別羣
則繫驂駒班馬政季春遊牝至此妊孕已遂故別之牛馬
妊之馬至此畢生故繫駒之騰者教之使馴習也馬政若
周禮校人辨其屬馬質掌其量趣馬簡其節巫馬掌其疾
牧師掌其地廩人掌其閑圉人掌其養皆是獨言駒者牛
生或不待此月且馬爲戎備重之也○唐下有是月也祀
皇地祇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
於方土

飛梁也。小正作鷹始擊。未搏鳥而習其勢。感秋氣之將至也。擊丹良也。又名丹鳥。君鳥。即照夜光。腐草所化。朱申曰。漢明之極幽。類化爲明類也。○時訓合下土溽二句。分六候。溽風不至。國無冤教。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腐草。不爲。營穀實。鮮落土潤。不。天子居明堂右。高以粗。明堂右个。南堂之。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鼈。鄭。漁師今作榜人。○蛟言伐以有兵衛也。龜言登貴之也。鼈言取易且賤之。○按周禮秋獻鼈。鄭云。四者甲類。當秋乃成。此恐因周正。命澤人納材葦。澤人澤虞之屬。葦桑。初而侯。唐屬季秋章。命澤人納材葦。如葦可供曲。故言材。孔云。不專一月。故不以是月也。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起之。詩八月荏葦。○唐無此節。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其皇天上帝名。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辛

山川四旁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鄭云。四今監舊謂山虞澤虞。川衡林衡。按周禮。惟甸師以薪蒸。役事。委人供薪芻。則鄭言今作田是也。大言之。故曰四監。言四國皆所監也。高誘曰。秦分九州爲三十六郡。州有四郡。郡各設監。秩常也。皇大也。以形言曰天。以主宰言曰帝。實一而已。鄭以天爲北辰。燦爛實上帝爲太微五帝。非民神之主也。合民力以奉神。求神福以佑民。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義固如此。○唐無此節。准下有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祿。厚。薦。席。以送。萬物。歸也。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毋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級或作給。非。○周禮典婦功。織人染人。統功。既染之。乃織之。白與黑曰黼。黑與青曰黻。青與赤曰文。赤與白曰章。以兩色間。織象四隅也。故謂舊法黑黃倉赤。

以一色專織象五方。不言白不用染也。正色以供祭服。間色以供旗章。而貴賤之等級明矣。此因文明之時。以盡文明之制也。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視也。毋斬伐。順長養也。凡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水潦未主之。大事舉則足損長養之氣。而大事將舉。使民待令。又足以妨農功。夫夏季土令。司農之神方持農功。而可以兵役諸事。害之乎。既達天時。又奪民事。其殃也宜矣。○鄭氏曰。土氣欲靜。民驚則心動。是害土氣之神也。若周宣六月之師。則有大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溽音辱。薤音剝。不得已焉耳。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壬

之意。周禮秋官。雉氏。夏至先於萊田。殺草。曝而燒之。至此水潦則草不復生。而田沃宜稼矣。疇耕治之。田疆。塊難化。者如此。則熟者加。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欸。民乃遷徙。行秋令。則正陽水潦未稼。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雉蚤。鷩四鄙入保。鮮諸本作解。溽作滂。孰華。○未先天之災。辰後天之災。與主風。風主散。兩風相薄。故穀落。風欸皆風之災。而民多遷徙。亦散之象也。以中塗。痛主溝瀆。未中東井。主水。雨水相併。故多潦。而穀不熟。皆水之災。而女孕多敗。蓋胎繫於腎。腎爲水藏。水氣亂泄。腎不固也。丑氣栗烈。故風寒不時。丑斗主兵。故鷹雉。準早鷩入保。以寒故也。○准有官。少內其樹梓。右第六章。季夏之令。

中央土。陳靖曰。土寄旺於四時之末。各十八日。蓋土無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惟未居火金之間。又一歲之。

中故特揭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愚謂十干自河圖出其體圓故土居中十二支自洛書出其體方故土居隅蓋自天論則天包乎地而土居中就地論則其日戊巳其帝黃木金水火皆戴土之上而土為最大也其神后土其龜保其音官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音

曰毛羽之蟲陽氣所生鱗介之蟲陰氣所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保而為萬物之靈也保蟲通指大荒諸國故曰保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鄭謂虎豹鸞鳳皆非也宮中也聲之始也凡律皆有五音分之為六十律加變其聲最尊故取以爲配鄭謂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蓋安謂此少宮半黃鍾之律長四寸五分六月中以候氣也毛奇齡曰官前有羽徵二聲官後有商角二聲自中聲漸高則爲商極高則爲羽商與官通接而羽又與官環接羽盡而官又生焉故十二月其音律中黃鍾乃三寸九分之黃鍾高宮也此中央土其音官律中黃鍾之官乃九寸之黃鍾低宮也此中央土其音官律中黃鍾之官乃九寸成數者水火木金非土不生又各以其生土之數加五而成故河圖中五土而洛書有五無十以妙於其用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甘者土之味也物有五臭惟香入脾香者土之氣也古者穴處開其上以受明雨則需於此後世因謂室中爲中霤蓋祭一室之土也祭先心者心居中故以配焉且

土德寧靜不尚克戰更不可使心之專受制於卑也祀中霤之禮先設席於廟室之奧設主於牖下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心肺肝各一餘如祀戶之禮○唐是月也祀黃帝於南郊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園以閼呂作高以揄淮下有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明堂之中以五廟言則謂之大廟以九室言則謂之太室兼之也祀帝於此非所恒居其言居者亦以配中耳或曰季夏後十八日居此或曰四季後十八日皆居此恐未然大輅制如殷輅而飾以黃祀天用之唐謂之黃路貴土色也馬無全赤者赤黃曰駟同而別言之備五色也稷爲五穀長故於此食之牛坤畜坤居離火兌金之間蓋用土以通生也國言其周問言其廣土大而容多也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音

孟秋之月日在翼皆建星中旦星中作招搖指申唐作七月之節日在張昏星中曉星中七月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星中○秋愁也萬物愁亡一日秋聲也萬物聲微爾雅七月爲相鶴尾之火申與巳合也餘見前○今立秋日在柳八處暑星五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淮有其位西方唐有其性義其事言○曰室辛曰塞庚更辛新也是時日行至奎月從白道萬物蕭索將更其舊以就新也班固曰辛者陰始成少皞金帝孔謂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曰少皞古所稱乘兌執鉅而司秋者其配金天氏金德之君蓐收金神晉語言人面白麟爲之長陰之精也商歐陽修曰傷也物過老而悲傷漢志章也物成就可章度白虎通張也陰氣開張陽始下降也三分徵音益一生商數七十二其音屬金故秋以商爲主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厘二分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自大呂三分去一而上生曰夷則者章昭曰夷平則法也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美

萬物既成咸可法則國語謂歌九則平民無貳班固謂
東傷也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九者金
之成數金曰從革從革作辛辛者金之味也履者金之氣
鍾惺曰今西戎氣腥亦其驗也門在外而偶象陰氣之氣
自外而入且偶亦陰數也肝屬木為金所克先之亦食所
勝也祀門之禮先設於南門之與北而設主於門外左樞
南而制肝及肺心為祖奠於主南
又設盛於俎東他如祀竈之禮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
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記申月之候也至始至也陽欲其
風以始至言寒蟬名蛻青者名蛻蟬者名蟬與仲夏之
蟬異種前時瘖啞至此七月蟬得風露乃鳴九月十月寒
蟬鳴蓋陰類也祭殺而不食懸之樹杪戮則食之謂之戮
者若有罪然不與其無故而殺也○時訓并後分六候涼
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
爭厲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凶農不登穀暖
災為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路載白旂衣白衣服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美

練乃不以輕脫敗事且兵凶戰危必素有功績乃可專任
之易所稱丈人吉也暴剛惡慢柔果或曰暴虐下慢輕上
皆不義也惡在不義則好在義好惡明則遠方無不服矣
易所謂以衆正也○劉恕曰天地以義正萬民而可令
不義之人橫行天下乎則刑兵以征不義是月也命有司修
義扶生人之義理即助天地之義氣也是月也命有司修
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
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
可以羸羸猶下泄有禁奸慎邪審決獄平詞訟十字唐止
禁而止之刑已形必慎以罪之果有罪乃務搏執而收之
圖固加以桎梏也理司獄之官虞曰士夏曰大理傷損廣
創損肉折損骨斷則骨肉俱損也端無枉平無偏命有司
似極嚴而云慎命理似極慎而又云嚴者蓋以天地始肅
不嚴不足以承天地之義而陰不可羸不憚則傷天地之
仁也○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美

疾疫○三陰之時行六陰之令故陰氣大勝介蟲敗穀如
稍蟹不遺種北方平武之應兵戎乃來亥中北落師門主
非常兵寇也旱寅中箕風散雲雨也無實生氣太過藥燭
榮也火災火氣盛也寒寒熱不節之病○淮下有官庫其
棟

右第八章 孟秋之令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淮作招搖指酉唐作八月之節日在

翼昏南斗中曉畢中八月申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
中○角東方木宿二星南北正而廣十二度爾雅八月爲
壯壽星之次酉與辰合也觜觿西方火宿三星如藥漢二
度至明半度今法十度蓋觜在參上舊先觜後參則以觜
度屬參今先參後觜則以參屬觜其實一也王奕曰星度
止據日躔斗非星度也日躔不與他宿相當則其度不
得不廣觜鬼非甚狹也日躔止一二日故其度不得不狹
凡星多少率以是推之然恩親實秩與參同體耳○今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天

白露日在張十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
二秋分翼九

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
周禮作南宮而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自太簇三分去一
而下生曰南呂者韋昭曰南在也陰任陽事贊成萬物國
語云贊陽秀也白虎通言風至鴻鴈來名鳥歸君鳥養羞
謂陽猶任事陰欲拒之旨風至鴻鴈來名鳥歸君鳥養羞
君陳作羣○此記西月之候也秦人謂疾風爲盲風來自
北而來也燕鰲土穴而日歸者對至言之君鳥鰲也前以
明幽明之異故曰然此以明陰陽之異故言君鳥初食鰲
至此搏蚊白養但暑進而而不盡食小正作丹鳥羞白鳥傳
曰丹鳥丹曰白鳥蚊蚋凡有翼者通謂之鳥羞進也不盡
食也鰲稟陽有君象蚋稟陰有臣象陸佃曰凡欲羞之必
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先仁後
義不違取於下是君道也高誘謂羣鳥養其毛羽以禦寒
項安世謂人始取鳥以爲養羞陳滸謂衆鳥藏食以備冬
月之養皆悞○時訓鴻鴈不來遠人背畔乎鳥不歸室家

離散君鳥不養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
蓋下臣驕慢

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總章太廟西堂之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亦順時令也春養幼

養衰老矣凡杖以尊國老糜粥飲食以周庶乃命司服具

老春養孤子秋食者老皆實有其事故詳之

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

故冠帶有常恒呂作常○司服若周禮春官有司服夏官

九月則授衣矣故於此先具飭之此句提其綱下詳其目

也蓋曰文在衣刺曰繡在裳命服之等固有恒制即凡衣服

之制有大小其度有長短雖不拘一定而如裕之可以運

肘短毋見膚長無被土者必有量焉皆當循其舊法而不

可失也至如冠帶之有貴賤公私亦有常而不可易皆所

當具飭也詳見玉藻蓋人之變常棄禮每於衣服見端有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天

恒有常亦辨上下定民志之事也故因秋令之肅具飭之

○鄭謂祭服有文繡孔據尚書日月山龍釋之因謂朝服

燕服無文繡恩按詩東人喜見周公曰我觀之子衣衣繡

裳周公居東無廟社之祭東人何從見公服祭服乎孟子

言舜被衽衣鼓琴二女果是燕服有文繡矣王錫韓侯侯

神冕以朝儀禮言侯親乘墨車詩韓奕言王錫韓侯侯

赤錫鉤膺銀錫采菽言何以子之路車乘馬千袞及黼蓋

公卿出封皆加一等故公袞見九章侯鷩見七章入覲則
仍用公八命卿六命之章服故曰釋冕以朝此朝用章服
之明証也既朝天子仍賜以出封加命之章服如韓奕采
菽所云者歸即服此受賜之服以臨臣民故秦人誇其君
曰黻衣綈裳其君也哉此又章服以臨臣民之明証也特
常曰視朝不之服故惟言細衣羔裘爲朝服耳若采芑之
詩言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臨戎亦章服矣若拘泥鄭說
則鄭又言王祭天服大裘不褻裘享先公鷩冕不褻裘社
稷山川五祀通降不服裘諸侯公卿助祭視王服通降一
等則龍衮之文乃命有司中嚴百刑斬伐必當毋或枉撓
繡不幾虛置乎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准作拾指戌唐作九月中曉東井中九月中氣日在氏昏須女中曉柳中○房東方陽宿四星微曲廣六度兩雅九月為名火之次戌與卯合也虛北方陽宿二星正直廣九度○今寒露日在軫十六霜降角十其日庚辛其帝少暉

其神稷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

腥。其祀門祭先肝。

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十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二百二十四自夾鍾三分去一而上生曰無射者其卦遇剝剝上反下無有脈數國語

言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蓋一陽為哲人立陰為民所謂君子得輿也班固言射終也萬物隨陽以終復陰以始恩按陰不能始物義恐非曹不言草木無射地而生高誘言萬物隨陽而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

華豺乃祭獸爓食大水小正作於海○此記戌月之候也前月屬來而猶未至此月則如賓之至

禮記月令卷四之一

而相見舊說前月至者為主此月至者為賓亦通大水潮也爵為蛤飛化為潛感陰藏也鞠菊同名節花一名落藩感金氣故有黃花不一色獨言黃者金以黃為貴且中色也豺似狗而長尾前高後廣色黃霜降之日殺獸以祀其先曰祭自食曰爓禽亦獸也凡可禽獲皆曰禽故魚亦曰川禽○按屬非中國之鳥也非中國而知有中國故來之而賓之七月南鄉不言三月至其鄉不言非君子所見也不見不書慎也爵最淫陽之盛也蛤無軀軀而生珠一於陰也一於陰者須陽化也雉化辰亦陽化陰而能為殺為龍陰老復化陽也蛤雖老不化其陰微故一於陰也祭仁者之事也應射猶不仁之物也其言祭貴仁也苟有合於仁君子斯樂之耳猶言祭不言爓春生仁也鷹與豺皆言戮秋殺義也仁不言殺義乃言殺也而於鷹言戮不言禽此乃言戮禽者不忍盡其辭也君子於一物之戮猶不忍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時訓并下草木蟄蟲分六候通鳥不食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花土不稼穡不祭獸不牙天不食草木不黃落是謂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

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北偏當戌位也是月也。申嚴號令。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孟秋命百官始收斂仲秋趙民收斂此又申嚴之蓋天地之氣有閉藏斯有生長王者之政有收斂斯有施舍凡以求合於天地之道

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

祇敬必飭。

農事備收則田穀皆入矣於是賦稅所入則舉其要將以制國用也精田所入歸之神倉將以供祭祀也祇謂謹其事敬謂一其心飭則致其極也屬用祀典皆國所重故特戒之是月也。霜始降。

則百工休。

冬效功成終之事方憩曰季春咸理創始之時孟冬折幹寒真體然亦非合之而成器也乃命有司曰。

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明堂也前月既命宰祝循行犧牲此將祭又嘗試之如特牲饗正作祭宗人舉獸尾是也試之而又告備焉敬益至矣鄭謂嘗秋祭羣神陳謂秋祭宗廟恩謂外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無嘗名秋祭無於戌月者二說皆非

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

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淮無以給字○縣饑內邑制猶諸也合而制之五文以見耳天子頒朔則諸侯受之稅於民貢於天子皆以遠近所宜為度如冀州

諸侯受之。稅於民貢於天子。皆以遠近所宜為度。如冀州

諸侯受之。稅於民貢於天子。皆以遠近所宜為度。如冀州

諸侯受之。稅於民貢於天子。皆以遠近所宜為度。如冀州

諸侯受之。稅於民貢於天子。皆以遠近所宜為度。如冀州

諸侯受之。稅於民貢於天子。皆以遠近所宜為度。如冀州

諸侯受之。稅於民貢於天子。皆以遠近所宜為度。如冀州

土上充州下下其輕重視土地百里納總五百里納米其
輕重又視遠近充以漆絲青以鹽絲其貢職視土地甸服
者祭侯服者祀其貢職又視遠近所稅所貢皆以給郊廟
之用而無敢私其敬天尊祖之意亦可見矣○周以子正
頒朔當於亥月而此於戌月者泰自德公已改正而不章
將以此為法也或曰歲之文從步從戌為麻之推步至戌
而成也蓋周九服方四千五百里吉行日五十里則頒朔
遠者九十日乃至周禮季冬頒朔舉其近此季秋頒朔舉
其遠互相備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
○唐屬季冬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
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
摺朴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
於四方七駟蔡作六駟以獵作以射○教於田獵因田獵
季秋或泰制賦五戎弓矢及矛戈戟之五兵也班布也僕
戎僕周禮中大夫二人駟掌馬之官七駟親軍虎賁居中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及左右六軍也皇謂種馬駕玉輅齊馬駕金輅道馬駕象
駟戎馬駕戎路田馬駕田路駟馬駕中役車并總六駟
者為七思謂田以習戎金玉象役非所當駕恐非折羽為
旌龜蛇曰旌周禮天子載太常諸侯載旅軍更載旗師都
載旗卿遂載物郊野載旗百官載旗此約舉言之也以馬
駕車載旌旄畢自軍將至公司馬以尊卑為等級南面設
於軍門之屏外司此徒眾者乃帶問摺朴立於陣前北面
誓以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此班馬政之事也誓戒畢天子
戎服親射羣臣以次殺焉此習五戎之事也獵竟命典祠
之官取所獲之獸以祭四方所謂致禽以祀神也○何喬
新曰周校人職馬十二閑總二千六百此在官者大司馬
法兵車萬乘戎馬四萬此在民者呂祖謙曰多者在民平
日無芻秣之費少者在官征伐無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
不至之虞制度最善○唐屬季冬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
薪為炭備禦寒之用也蟄蟲咸俯在內皆墮其戶淮唐無在內六
故蟲垂頭以受陽氣孔云前月但藏而墮戶至此盡塞之
以避陰殺也或謂人觀蟲之潛伏而亦塗其戶與前墮戶

吳朝乃起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忍非如漢法收印綬之收不當思所偶加不宜情所偏嗜刑
已審慎至此而當者即決之祿秩供養原無濫制至此而
不宜不當者即收之皆順秋令之明肅也○蓋應陽曰漢
陳寵奏孟冬起刑獄毋留罪明刑畢於此蓋子月陽生
不可用刑殺也○湯三才曰蓋恩遇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
嘗稻先薦寢廟犬土畜稻土穀土生萬類不待物生故但從其類也季秋行夏令則
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饉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
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燠氣來至民氣解情師與不居
大水東井主之害藏殃敗水所浸也氣室於鼻嚏氣散
於鼻金受火傷之疾鬼金主之多盜賊陰勝也斗主都關
奎主軍野南爭故不寧分裂氣寒則栗氣暖則舒解情陽
遇舒也角主兵故師與陽氣舒故不居○淮下有官候其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槐樹

右第十章 季秋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淮作指搖指亥唐作
虛中曉張中十月十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冬終也
四時之終也一日冬中也陽氣在中也爾雅十月為陽六
陰坤卦嫌於無陽故以陽名之析木之次亥 其日壬癸其
與寅合也○今立冬日在氐二小雪房初
帝顓頊其神少昊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
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淮有其位北方唐有其性智其
祀非○爾雅歲在壬曰辛默癸曰昭陽月在壬曰終癸曰
極壬任也癸揆也是時日行牽牛月從黑道陰始任事而
物以終終始之際尤所宜慎必揆其事之終以為後事之
始也鄭曰壬姤癸萌也萬物懷妊於下揆然萌芽也顓頊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美

水帝顓孫正也冬氣靜專而正固故曰顓孫古稱乘坎
執權而司冬者其配則高陽氏水德之君平其水神其配
則少皞之子曰修曰熙水官之臣也介甲也甲蟲三百六
十龜為之長劉故曰羽字也萬物宇藏或曰紆也徐也陰
上陽下紆迴將舒也三分商音去一生羽數四十八其音
屬水故冬以羽為主也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
二十自姑洗去一而下生曰應鍾者韋昭曰陰應陽用事
萬物鍾聚國語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孟康曰應無射陽氣
藏寒為萬物作種班固曰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並通天一
生水地六成之六者水成數也水曰潤下潤下作鹹鹹者
死腐行往來之道祀之取陰往陽來一作井水有功於人
故報之或曰行即井井在井田中井外縱橫之道曰行易
所謂往來井井者亦通腎水藏水卑不敢食所勝且尊心
陳謂冬主靜尤不尚克制也鄭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轅
轅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以勿苦棘柏為主祀之先設席
廟門之與北面設主轅轅上制腎及脾為俎奠於主南又設
盛於俎東祭肉腎脾再餘如祀門之禮祀井禮無考意設

主井陘汲人為戶主北面戶東面餘如祀行○按白虎通
祭五祀天子諸侯牛卿大夫羊又云戶羊竈雞門犬井豕
中雷豚或曰天子諸侯中雷用牛大夫士豚井皆以魚鄭
謂凡祭五祀皆特牲愚謂五祀不重於社稷諸侯社稷少
牢無五祀以牛之理當天子大夫諸侯少牢大夫特牲適
士二祀門以犬行以豕庶士庶人立一祀竈以雞井以魚
可也鄭謂天子諸侯五祀有主有尸卿大夫水始冰地始
凍無主則五祀亦無主愚謂主當皆有之
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大水小正作於淮○此記亥
似蛇而大紅鬣要以下鱗盡逆雉與蛇交生卵時雷適震
則卵入地五尺久而成蜃因大雷雨則發地而出入於江
海五百年成蜃又五百年成龍雉化為蜃亦其類然感純
陰也虹者天地之淫氣此時陰陽極辨故無虹虹無質而
云藏者對始見言之○時訓井天氣二句分六候水不冰
是謂陰負地不始凍皆微之類雉不入水固多淫婦虹不
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
天子居辛堂左个
君臣相疾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注洪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至

乘辛路駕鐵驪載系旒衣黑衣服辛玉食黍與義其器閭
以奄辛路鄭云今月令作軫路軫當作祔淮有北宮御女
以奄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銀○辛堂左个北堂西偏
當亥位也驪黑馬黑後辛深皆水色也黍南方之穀而宜
黑墳冬食之從其宜也義坎高坎一陽在陰中冬之象也
陰在外故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謂之天子
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
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北
六里因水數也祀水德之帝以顓孫配辛真之神以修熙
配也鄭謂水帝名汁光紀妄死事為國事而死者之子孫
孤寡通一國之窮民因陰氣之盛故恤死窮是月也命太
史數龜筮占兆審卦曰句吉凶是察阿黨則罪毋有

掩蔽鄭云覆下今有祠字衍呂作命太卜請祀龜筮審卦
掩蔽以察吉凶於時阿上亂注者則罪之無有掩蔽○
豐筮筮殺牲取血以塗之禴不祥也龜有墨兆矣有卦辭
占之審之以辨吉凶而從違若太史有所阿黨以吉為
凶以凶為吉則欺天而害人其罪大矣故曰假於卜筮以
疑眾殺而深戒之也○淮南子作命太祝禱祀龜筮占審卦
大搜客斷刑殺當罪阿上亂注者則罪之無有掩蔽○
唐分命太史下屬孟春則以此為泰正是月也天子始裘
故阿黨下仍孟冬又緣淮南而分之也
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以供王服季秋獻功裘以賜羣臣
至此天子始服之而頒賜亦於此始矣○唐下有是月也
祭地祇於北郊命有司祭司寒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
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穡
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將申閉藏之令命百官謹蓋
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司徒陳誤作有司○以下
皆順閉藏之政也蓋藏倉

廩府庫之在官者積聚固倉實之也。壞城郭戒門閭修鍵
在民者孟秋已始收藏此又申之也。壞城郭戒門閭修鍵
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侯徑鍵音什
塞夫聲。○城郭欲高厚故言壞門閭防出入故言戒鍵鎖
須閉鎖關恐有缺壞故言修管籥室籥鎖匙不可妄開故
言與封鎖我所有常固以守之邊竟鄰邦所接當備以防之
在我爲要拒外爲塞完防之密也關梁大道權之察異言
異服之人蹊徑小路塞之杜奸宄窺伺之道上四句謹於
內下五句慎於外也。○陸佃曰城郭而門閭不戒修鍵
閉而管籥不慎固封疆而邊竟不備完要塞而關梁
梁不謹蹊徑不塞猶無益也故辭遞進而加詳。飭喪紀
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止塋之大小高卑厚薄之虔貴
賤之等級塋呂作營宜從之准棺槨下有衣衾字末二句
之目蓋喪之大綱貴賤如一而目則異焉如棺槨天子本
方一尺至庶人方四寸天子梓五重至庶人無槨衣裳天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美

子百二十稱至士三十稱華高誘曰度也止塋之大小謂
若堂若坊高卑天子一丈士四尺凡此貴者從厚而非以
美沒禮賤者從薄亦非儉其親其禮之等級然也喪者人
之終冬者時之終於此傷之亦順時義也馬氏曰喪者人
所自盡孰不欲美於親然窮人之欲而莫爲之節則富
者僭於有餘貧者苦於不足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生
視貴賤之等級而制禮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得各隨其分
而有以自盡也朱中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于此
之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
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
其罪以窮其情功致准作堅緻○效猶考也諸器皆陳獨
心其害甚大故季春命之此又戒之然不淫巧而苟飾疎
畧亦爲不誠故必物勒工名使有可考淫巧者固當窮其
導修之情即非淫巧而功有不盡是月也大飲烝大飲十
亦當窮其情疎之情以加罪也。是月也大飲烝大飲十
月農事

畢夫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以正齒位其禮用房烝孔曰上
公同黨正用殷烝鄭曰今大飲禮亡天子以燕禮郡國以
燕飲禮代之陳謂因烝祭而大飲恩謂四時之祭不見月
令且如陳說是因大飲而烝矣時祭無燕及羣臣者且九
月嘗十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
烝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服勞呂作饗○天宗蔡云陽
氏曰農事方畢即祈來年念民生切矣割牲也公社猶
言公尸仍舊名也陳謂以上公配社亦通臘臘禽以祭與
割祠五文也勞農燕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蔡云
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各以其正之十二月
恩按蜡臘皆祭名非月名也秦雖改天子乃命將帥講武
亥正而獵以祭猶在此月故因名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
習射御角力鄭謂仲冬將大閱故豫習之姜謂仲冬大閱
周禮仲春教振旅遂蒐以祭社仲夏教蒐舍遂苗以享祔
仲秋教治兵遂獮以祀祫仲冬教大閱遂狩以享烝今按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美

月令仲春言社不言蒐孟夏驅獸似苗季秋祭禽四方似
祫皆非其月而亦不言苗獨安見冬之必大閱歟蓋秦以
亥正故於戌月即大閱天子親之此但命將帥講武耳其
制初不與周合也又古之講武以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順少長習威儀此但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
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
此者行罪無赦周禮澤虞掌澤之財物以時入於王府
矣孟冬行春令則東閉不密地氣上世民多流亡行夏令
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
兵時起土地侵削孟春解凍故不密地氣上騰故泄氣動
故不寒而蟲亦出秋宜霜冬宜雪二氣并故不時申中參
伐主兵以陰尚凌故小土地侵削亦羣斂之象○淮下有

官司馬
其樹禮

右第十一章 孟冬之令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准作招搖指子唐作十一月之節日在箕
昏營室中。曉軫中。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辟中。曉角中。斗。北方木宿。六星。形如北斗。廣二十五度。爾雅十一
月。為壽星。紀之。次子與丑合也。東辟北方。水宿。二星。廣九
度。軫星南方。水宿。四星。似張。廣十七度。按唐堯甲子冬
至。日在虛。一度。日入而昴。中虞書所謂日短星昴是也。秦
莊襄元年。差二十七度。冬至。日在牛。三度。而言斗者。斗度
廣牛度少。仲冬。交節。猶在斗。十四度。始約言之也。漢元
和。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在斗。十四度。
唐麟德。在斗。九度。唐月令。所言是也。宋崇天。在斗。十四度。
大統。在箕。五度。今時。憲康熙甲子。冬至。日在箕。三度。今乾
隆。大雪。日在尾。二冬。至。箕。二度。矣。大約。七十年。奇。而差一
度。二千一百一十七年。而差一官。二萬五千四百十年。有奇。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聖

而差一周。此歲差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彗。其蟲
餘月。率以是推之。

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
腎。黃鍾。子律。長九寸。眾律之本也。自黃鍾。三分。之。通。為損
益。至仲呂。而止。又由仲呂。三分。益。一。得八寸。黃鍾。九寸。四
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為黃鍾。之變。本官用
正律。他律。為官。則用變律。曰黃鍾。有漢志。黃中。色。鍾。種。也
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尚。宮。五。音。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
為律。律。主。色。色。尚。黃。五。色。莫。盛。焉。陽。施。種。於。黃。泉。華。生。萬
物。為。六。氣。先。故。國。語。云。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高。誘。曰。鍾
聚。班。固。曰。鍾。動。陽。氣。聚。黃。泉。之。下。萬。物。萌。動。並。通。○按。司
馬。遷。謂。下。生。倍。其。實。三。其。法。即。三。分。損。一。上。生。四。其。實。三
其。法。即。三。分。益。一。陽。律。黃。鍾。太。簇。姑。洗。下。生。陰。蕤。賓。夷。則
無。射。上。生。陰。林。鍾。南。呂。應。鍾。上。生。陽。大。呂。夾。鍾。始。下。生
陽。仲。呂。亦。當。下。生。而。上。生。者。律。終。於。十二。以。黃。鍾。始。之。以
黃。鍾。終。之。也。故。上。生。者。七。下。生。者。五。又。黃。鍾。有。高。官。有。低
官。高。官。九。寸。低。官。則。三。寸。七。分。也。舉。高。官。而。低。官。之。損。益

可知。舉黃鍾而他律之旋。冰益壯。地始坼。蟄且鳴。虎始
交。鷄一作易。又作圭。鷄鳴。○此記子月之候也。寒甚。故
交。冰壯。而地坼。鷄鳴。且夜。鳴。求。旦。之。鳥。又。名。城。旦。獨。春。定。甲
寅。陽。歌。謂。寒。號。蟲。非。也。急。於。陽。復。子。月。陽。復。矣。故。不。復。號
虎。陽。歌。終。身。不。再。交。子。月。一。陽。交。陰。之。始。也。故。始。一。交。○
時。謂。陰。隱。合。下。芸。始。生。節。分。六。候。天子。居。大。廟。乘。平
路。駕。鐵。驪。載。平。旂。衣。黑。衣。服。平。玉。食。黍。與。粢。其。器。闔。以。奄

平。堂。太。廟。北。堂。之。飭。死。事。准。呂。唐。皆。無。之。朱。子。曰。衍。文。美
正。室。當。子。位。也。飭。死。事。移。上。章。講。武。節。屬。此。為。大。閱。之
事。恩。謂。此。因。仲。春。養。幼。少。仲。夏。養。壯。俊。仲。秋。養。老。而。言
人。既。衰。老。則。不。徒。養。之。而。所。謂。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
月。制。九。十。日。修。者。皆。不。可。不。豫。故。飭。之。也。鄭。謂。耆。老。軍。士
以。戰。陣。當。有。必。死。之。志。非。也。聖。人。足。兵。以。衛。民。生。也。豈。以
必。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
民。哉。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聖

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
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祖呂唐皆作且宜從之。○土
所處。大衆。以。供。土。事。者。而。猶。其。也。泄。漏。也。房。亦。藏。也。言。此
月。地。氣。閉。藏。萬。物。皆。蟄。若。與。土。功。之。大。役。使。地。氣。且。泄。則
違。天。地。之。性。蟄。蟲。皆。死。災。禍。必。生。是。月。當。閉。而。我。暢。之。反
收。為。發。姚。舜。牧。曰。命。之。曰。暢。月。竟。失。時。之。甚。也。與。後。命。之
曰。逆。同。義。舊。說。暢。猶。充。也。言。當。充。實。於。中。恩。是。月。也。命。奄
謂。暢。無。實。義。充。暢。是。條。達。於。外。其。說。非。也。
尹。申。官。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
戚。近。習。無。有。不。禁。奄。尹。唐。作。內。宰。閭。蔡。作。閭。○周。禮。內。宰
直。以。奄。為。正。官。非。古。也。內。外。重。閉。順。陰。藏。也。婦。功。藏。省。順
陰。靜。也。然。人。逸。則。淫。故。又。以。毋。得。淫。戒。之。貴。戚。王。之。姻。親
近。習。主。所。寵。幸。貴。近。皆。禁。則。無。不。禁。可。知。○黃。氏。曰。周。制
內。宰。官。正。官。伯。皆。士。大。夫。為。之。而。又。統。於。眾。宰。凡。嬪。御。奄

寺皆在所統漢初中常侍大長秋猶參用士人東漢以陰專用宦官而官臺之事大臣無復知矣按此奄尹得制貴戚近習已開執柄之漸趙高乃命大西林稻必齋麴蘖必之禍萌矣後世可不鑒哉

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

酋監之毋有差貸湛音尖亦名沈下齊去聲○酒熟曰酋大首即周禮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者其

下有酒人屬焉必齊堅好不祇必時製造及期湛清於水

熾熟於火必潔無汚穢也火齊猶言火候水林麴蘖既合

則陰陽相搏而蒸鬱之氣興宜洩必當其候早則膩而遲

則酸也六物即上六事命官謹於造酒如此則川之祭祀

亦足以薦飲燕飲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

泉水德方盛故祀之所以為報而亦祈來年之無旱也○唐上有是月也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是月也

震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王居明堂

禮記月令卷四之一

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穀收馬牛蓋孟秋命始收斂仲

秋越收斂季秋命無有宜出孟冬命無有不斂至此而猶

放佚於外罪在不收斂者也詩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穉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則不盡取而遺利與人

多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

相侵奪者罪之不赦草木之實可食者曰蔬蔬食可取禽獸可獵野虞教其能取者使盡利也

若已不能而侵奪他人所取則罪之是月也日短至陰陽

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

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冬至日短之極陰盡子中一陽來復天心乃復可見

然陰虛極盛未肯退聽故必爭爭則萬物之生機躁動而

猶蕩而未定也君子於此亦齊戒以養微陽之本而已

陰退者自然之理不能安靜而遽與陰爭則陽力有未充而陰惡反乘之而作君子惟安靜以待陽之充長而陽進者陰自退各得其道而定矣○陳澧曰此與夏至同而夏至聲色言止此直言去於嗜欲言節此直言禁者仲夏之

陰猶微此時之陰正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受傷陰盛則微陽全恃乎善養也

蛭結糜角解水泉動此再記子月之候也○香香草沈括云今之芸香乃椒脂也荔早蒲一名鐵掃帚根可為刷高誘

曰挺出言其挺然而出鄭訓荔挺馬蹄自挺而結則

化為山百合人結蜩而埋之亦化為金燈籠草動物化為

植物也糜陰獸似鹿而澤居壯曰麋孔曰麋子曰麋有力

者曰狄多欲而善迷冬至角脫盛陰之感微陽也天一生

水故水泉動從陽生也○時訓荔不挺生麋士專權蜩

不結君政不行糜角不解兵革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大

不藏水泉不始動陰不承陽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大

且以津液下降可久而盡不生也

禮記月令卷四之一

無事去器之無用者陳澧曰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時宜而造皆取一時之便至此休息之時故

皆可塗闕廷門閭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塗者填

罷也塗闕廷門閭築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塗者填

修舊曰繕創立曰築孟秋已繕圉圉此必不可繕者乃創

築之然列之土功之末蓋城郭官室衛人之生圉圉可以

致死君子所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

不恐先也

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

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火氣勝水故旱燥氣鬱蒸故氣氣猶上升達於冷際故

雷雨雪雜下曰汁冬宜雪秋宜雨二氣亂故汁雪中畢星

仲冬之令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淮作招搖指丑。唐作十二月之節。日在南
斗昏奎中。曉亢中。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氐中。
○爾雅。十二月爲涂。斗柄之次。丑與子合也。據西方金宿
三星直而不勾。廣十一度。氐東方土宿四星似斗。其日壬
而側廣十六度。○今小寒日在斗廿二大寒斗七。
癸。其帝顓頊。其神彘。寅。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

其味鹹其臭殂其祀行祭先腎。大呂五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益一而上生曰大呂者陰皆呂陽而此爲呂之長從黃鍾之大故國語曰元間大呂助生物也班固謂陽欲出陰旅抑拒難之。○恩按呂之爲義一曰助也一曰拒也兩義相反而實相因蓋天下之理有陽不能無陰有男不能無女有君子不能無小人陽得其道則順而助陽者陰陽失其道則逆而拒陽者亦陰蓋陰之性柔而善下陽見其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聖

聖

下已則縱之而不爲備愛其順已更驢之而假以權彼竊其權而乘所不備則陽方樂其侶已而不知忽變而拒已矣古今賢奸勝負之機家國興亡之故莫不如此吁可畏也哉鴈北鄉鵲始巢雉雉雞乳征鳥鴈疾鵲一作雀征鳥舊錯寒氣下○此記丑月之候鄉亦其居也始巢新而莽之感陽動也雉火畜雉而求雌感於陽而有聲雞木畜乳而生雛麗於陽而成形也征鄭曰擊征一名題肩鴈華之屬高曰征猶飛也其飛猛鴈迅疾蓋陰氣於是上極也○時訓并下水澤腹堅分六候鴈不北鄉民不懷土鵲不始巢國不寧固雉不始雉國多大水雞不乳淫女亂男鷺鳥不厲疾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天子居兮堂右个乘兮路駕鐵驪載兮旂衣黑衣服

大難下及庶人不僅如季春止於園仲秋止於天子旁礪四方皆礪不僅如前止南西北門丑爲牛牛土畜土能勝水故以土造牛而出之所以然者以二陽浸長於卦爲臨但寒氣猶盛陰未退聽故作陽氣以送此寒氣也鄭謂日行虛危有司命司祿司危司中八星在虛北墳墓四星在虛東南厲氣將隨強陰而出害人故禴之亦通。按此之出土牛以送寒氣迎春之立土牛以兆農祥南時兩事宋明諸儒合爲一事殊誤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目天下有地字。山川五岳四瀆后覆及各邪之守祀帝之大臣若句龍天宗前月已祀此惟風師雨師司中司命之屬兼言祇者若墳衍丘陵之類無不祭鄭曰前祭其宗此祭其佐蓋凡列祀典者無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不祭故曰畢也

先薦寢廟孟冬獺祭魚虞人入澤梁但聽民取之至此將薦薦鮪則爲繼事矣然於此天子不乘舟冰方盛舟或未可乘也君子立法爲可常也立法有時不可行而必行則

禮記 月令 卷四之一 墨

禮記

卷四之一

圖

毒民一不行則人將以法爲玩也君子之所不爲也○按夏不漁魚方孕也秋不漁魚未成也而周禮龜人有秋獻龜魚之文則魚之附土與龜鼈同類冰方盛水澤腹堅命故以藉得之耳觀統名互物可知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水駛流則難冰卽冰亦面耳唯澤瀦水故腹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五種黍稷麻麥菽也出檢料其美惡周始以鐵古耕以人周始以牛而亦有仍古者命樂師大田器饒鑄之屬大寒將退故令民預備東作也合吹而罷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太寢孔謂間一年乃行故罷按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是飲徧於國也君之大飲必有之但本文采見其爲大飲耳又世子記言族食世降一等孔云乃命四監收秩薪

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四壁見季夏大而可析曰薪。照季夏合秩芻此收秩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薪柴敬鬼神重祀事也。

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窮盡也。日月所會曰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每度不及天一度至此一周將終故曰窮於次。月每月與日一會十二會已終故曰窮於紀。而昏中且中之星亦回於天矣。但無間之歲雖未合天度之正終而三百五十四日亦將幾終也。歲且更始東作將興而民可也。有所使以竭其力乎。必使專計耕事乃可也。此終始農事以深致重民之意。○按日因日之出沒月因月之晦朔節氣因天之一周故必自立春至立春得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後為一歲。之正數而月之與日會止二十九日半積十二會止三百五十四日耳。一年餘十一日三時兩年餘二十二日六時。上古簡易但隨時修改唐堯始制閏法然亦總在歲終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也。漢劉歆三統歷立積年日法於是閏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樂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國典若六典八法時令若賞罰施敘國典有常飭振舉之也。時令有遷論講議之也不達於法又不泥於法施之來歲無不宜矣。○孟春命太史守典奉法此志與公卿飭之論之守法者臣制法者君也。湯三才曰以是始以此終王者慎始敬終之心直與天地之元氣流行四時而不息矣。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廟山林名川之祀。○次序其大小之殊諸侯尊故供郊社同姓親故供寢廟卿大夫以下疎而漸卑故供山林名川而其犧牲皆取之民是天下之民

無不咸獻其力也。禮莫重於祭故特言之。○季夏命四監合百縣止於畿內季冬命太史次列邦則通乎天下矣。前言為民祈福此不言者事愈廣心愈恭不敢再贅言之也。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

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季冬有雩十有四星。乘氣故為妖也。入保戌中奎婁皆主兵也。胎未生天初生生氣早至不充其性故多傷。固痛通逆歲終而行歲始之令反常之甚也。水潦東井主之。雪不降冰凍消皆陽氣勝也。○准下有官獄其樹櫟。右第十三章。季冬之令。○顧允常曰月令當取其體因天時整頓大綱耳。若他時有緊切施行者亦豈一配如孟春毋置城郭則孟秋命補城郭仲春養幼少則仲秋養衰老季春不可以內則季秋毋不務內仲

禮記月令

卷四之一

樂

夏門問毋閉則仲冬室屋毋發季夏收秩芻則季冬收秩薪餘事多如此

禮記卷四之終

禮記卷四之二

任啓運章句

世子記

孔本第八節本第二十今定爲第十○古有世子禮此蓋其經後之記也記禮者蓋得其

一章因思古盡世子之道莫如文王而武王帥之

成王又習之因以文王世子各篇又因周公所以

教成王遂并及國學郊學與天子之視學養老而以教

公族終之蓋教學之法畧備於此朱子儀禮分爲

內治保傅五學五宗四篇今但就本篇差次之而

并取他篇之言養老者類附之於此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

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

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

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乎而養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

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內廷小臣不安節不能如其起居食息之常也憂而不滿

容不克其服飾威儀之節也食上謂進饌食下謂徹饌在

常供也疾則不止于不安節矣齊乎若齊時所服乎冠乎

味美也

右第一章 述古記語乃世子之達禮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

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

應曰諾然後退音伏片訓反者放此○御直日者必問之

當御恐他豎猶未審也日必三朝不忍半日之難親也不

能正履心在於親而不自知其步也原再也所食之餘不

可復進必取新者愛而且敬也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

何兆清曰視常禮皆有加矣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

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

王對曰夢帝與我九聆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

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

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

十三而終陸德明曰古本九聆今或作九齡○帥行不敢

不說冠帶皆夜無聞于翌亦一亦再疾痛如在于己亦不

止齊乎而養與不能飽已也聖人志氣清明夢之所兆皆

幾之先至武王言夢聞帝賜九聆未審爲何指疑爲九齡

而文王以九齡中之也但與爾三亦與九齡不合疑出于

傳聞而妄附之且竹書言武王年八十成王幼不能泄阼

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

之道也。方慤曰成王主也故于昨曰繼周公特相之而已故于昨曰踐恩按言踐者見本非其位特以出治故踐履及此也抗舉而加之也成王年十歲而武王崩無為世子之處然不知為子為臣為幼所以事人之道又何以為君為父為長而得治人之道哉故使伯禽與王遊處伯禽于子臣幼之道倘有所失即嚴捷之使成王知身之有過亦當如此常若武王上下于庭陟降于家而不敢肆是成王為世子之法即于伯禽舉之也文王之為世子也。結上文蓋古之篇題也石梁王氏曰衍文

右第二章 言文武之為世子周公教成王知為世子皆盡道之極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

禮記世子記 卷四之十一 三

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王者諒開三年皆蒙宰攝政獨周公之攝至於七年以成王未能君也于迂通曲也陳澧曰以世子法教世子直道也今抗世子法于伯禽以教成王是迂曲其身以為此事矣所以然者武王既崩無為世子之處而成王不知子臣之道則又無以君人故不得不迂君之於世子曲而為之也鄭以于為廣大遷樂恐未然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家語無是故養世子五字○人之于子親則父尊則君而已故不親教懼賊恩也君之于世子親則父而尊則君可不嚴乎且世子將代君而有天下未有今不能為子臣

而他日能為君父者故必使其心兢兢業業常有一父之親于心而知愛且有一君之尊于心而知敬斯今能兼子臣之道而有之他日即可兼天下而有之而以元后作民父母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陳謂君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有天下不然則子行一物而三善皆他日弗克負荷義亦通但語脈不順

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體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體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

禮記世子記 卷四之十一 四

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三學之並讀效○人即齒讓而子也君我謂為我之君觀者疑之知者曉之蓋設為問答之辭也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則無往而不居子臣之節不敢謂我將君人而不齒讓則即此長長之禮亦所以尊君親親也學之教之也教之以父子君臣長幼則教世子者慎矣眾著于君臣父子長幼而國治則所以兼天下而有之者豈外此哉語古語司主也父師同姓之有德而尊者伏生云大夫為父師鄭云即師氏司徒之屬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太子德行之成一有書作一人朱子謂彼以天子言此以太子言元良之子則萬邦以正並通引之以証道得而國治之意○何光濟曰世子周公踐阼於君亦稱臣然異於義合者故曰君在謂之臣

結上文亦篇題也王氏日衍文

右第三章 成王而極言教世子之法以教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性情故曰修內禮謹節文故曰修外然禮雖修外而嚴敬

亦所以養其中樂雖修內而和順亦有以充其體則交錯

于中而發形于外固非二物推其如是故其成也動容周

旋皆中于禮手舞足蹈習而不知全體渾然中和合德其

恭敬而溫文也豈復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

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

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

出則有師是以致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

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

使能也禮樂固所以成德然使無教喻之者德豈易成哉

意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居處言無往而非教也太傅以

身教少傅以言教師教以事保慎其身教之之備如此而

有不喻者哉此世子之德所以成也陸佃曰疑疑其前丞

承其後白虎通疑作疑疑以安其德丞以順諸道也何書

太傅前疑疑丞左輔右弼為四輔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

或曰師保疑丞為四輔周禮師氏保氏與太師太保名同

而職異也唯其人言必得其人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

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德師上文德行也言所

賁為盡道之君子而後可曰德德成而後其教尊身可親

示而後奉以觀之者有可審喻也如是始無愧于師傳之

職而官正矣夫他官皆所以正國而師傳則所以正君然

未有君正而國不正者今日之世子即他日之君故官正

而國治正以世子即君之謂也以申上章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得而國治之意朱翼日人君之學不學繫天下之

治亂太子之學不學繫

後日之治亂可不慎哉

右第四章 道次節輔以正人求乃言所繫之重也

凡教世子及學士必時 由今本作學讀效宜如字。學士

時如下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

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學讀效下學舞

教舞之必時也干戈羽詳月令篇古以葦後以竹形如笛

三孔曰箛六孔曰仲七孔曰簫始於三孔主中聲而上下

禮記世子記 卷四之五 六

之後倍之以應六律又增一以為七音也籥為衆音之先

故執之以舞東序夏學名周設之東郊其在成均亦設之

東方也大小樂正大小胥並見王制籥師中士四人亦大

樂正之屬而丞又其屬周禮無丞或彼文闕耳大胥春入

舞羽吹籥小胥正樂懸以六樂之會正舞位籥師掌教國子

否擊鼓奏二南之詩以為籥小樂正秋教羽籥師冬教籥

其節亦然蓋修齊之道莫備于二南故每舞必以之為節

所謂以雅以南以節不節也鄭謂南夷之樂恐非 春誦夏

武舞發揚依宜于春夏文舞安謐故宜于秋冬 春誦夏

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

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弦結通。此言教詩書禮樂之必

王制春樂夏詩蓋詩者樂之章二事恒相兼也周禮太師

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瞽宗殷學名周

郊之北郊其在成均亦設之西方也絃誦之道同故官地同書禮

之義異故官地異然此亦謂成均備四學凡祭與養老乞
之制耳若四郊之學則必每學皆兼教之
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祭謂釋奠先聖先師
長日乞言賓主相訓誡日合諸祭與養老至乞言合語之
時其間威儀品節皆小樂正于東序豫教之不至臨事而
違錯也○按祭至旅酬皆言說先王之禮以相告謂之合
語其未合語時皆得進求訓戒亦日乞言不止養老有之
也
大樂正學舞于成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
論說在東序語說即合語也樂于成而羽籥笙誦可知舉
要則大樂正統之大樂正所授者數其凡侍坐於大司成
義則大司成明之所謂父師司成也
者遠近間三肅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問三
肅所謂肅肅問而丈遠近適中取其便於問也請益贊疑皆
不答不問問畢退就後席其背近牆以默思其理且避後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十一 七

問者也若當司成論列時已有未曉亦必俟其語畢然
後進問不可于中間參錯其語也弟子聽受之禮如此凡
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先師先代習明其事
凡祭于齊宗是也若漢以下詩有齊鄭韓春秋有左公穀
凡得列于學宮者各一其師矣釋奠釋所奠之物以致敬
以其非祭故不立尸亦無飲食獻酬之禮數干戈小樂正
審師釋奠弦誦太師釋奠蓋以教人者必本其教之所自
來自致其敬于所受而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亦其教之
所及也若本國舊有其人如唐虞有虞龍周有周公魯有
孔子則否矣陳訓合謂合樂凡釋奠必合樂若有凡大合
凶喪之事則否古凶異道故也二說未詳孰是
樂必遂養老 大合樂天子視學時也若凡始立學者必釋
尊常釋奠合樂則不養老凡始立學者必釋
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諸侯始封天子命之教然
後為學則不特先師而且

上及先聖不惟釋奠而且用幣皆以始立學重其事也孔
云天子始立學亦然時教則不及先聖亦不用幣○按先
師先聖古無定位劉葵謂虞庠以舜為先聖東序禹為先
聖瞽宗湯為先聖東膠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成德
者為先師自晉至隋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唐初
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房中論議仍如舊蓋先聖尊
而先師卑也至明以至聖先師尊孔子而先聖先師合
矣然尊孔子為先聖宜也若先師則程朱亦無愧焉始
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償於東
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與舊讀費今如字○與始作之也既
告于先聖先師既告器成然後學者入學習舞又行釋菜
之禮以告先師菜芹藻之屬古者士之見師必執菜為贊
此猶從古也不舞不投器但告始學耳猶未習其事也
自此以後日習之禮畢乃退禮裏事之賓于東序惟行一
獻無酢酬之文無酬賓之介無合語之禮皆以始立學禮
未備也言可者不必盡然之辭愚疑此釋菜當在誓宗以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十一 八

樂祖在焉鄭曰在虞庠未知確否○熊安日用幣則無菜
用菜則無幣又曰釋奠有六四時四也此始立學五也王
制師還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合舞一也此與器二也學
記皮弁祭菜三也釋幣惟此一耳陳澧曰釋菜不以食為
主釋奠大以飲為主歐陽修曰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
思按祭則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無尸釋幣并無樂釋
菜并無幣也春之釋菜習舞秋之釋菜習樂采即幣也為
習告成與此初習異朱子釋菜選川脯果豆用爭韭史氏
俗據樂書加魚蠃用酬菜則視古之釋菜有加
矣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而真幣未確 教世子
文亦篇題也古上章末亦有教世子
字唐孔氏則合為一王氏曰衍文
右第五章 因教世子而非詳國學之教蓋世子與民
之時次二節教之之詳後五節致敬先聖
先師之禮其尊師重道亦所以為教也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欽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曲藝皆督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郊學南東
虞庠北暨宗其學于此者則鄉遠所升之選士及諸侯所
貢之賢能也語猶論也論士之法德爲上其次之言又次
之德與事言備者爲賢德不足而能事與言亦才也取之
歛之隨其賢才之大小使爲鄉遂州黨之官其有不願小
成而可大成者則由是升之國學而與王世子齒矣成均
蓋子云五帝太學在周卽辟雍之中學也升于國學之後
士在焉上尊尊在堂上與于兩階間者祭惟獻尸飲惟獻
賓用之賓與則升于司徒之選士皆用之也若德事言皆
無可貴而射御醫卜有一專長則暫戒之以待他日又諸
舉三條而有一真能者亦于同類中進其等又于等中序
其次俟事官缺補用之以取于郊謂之郊人使遠于成均
之俊士以及取爵于上尊之選士見此曲藝非賢才比也
陳謂天子親視學而飲酒成均則此郊人亦得取堂上之
算以相酬夫成均之上尊卽選士之不升國學者不得與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九

況郊人哉

右第六章 因國學而井及郊學選民俊之法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
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新音欣王相讀諭。此
未出而初明也鼓徵擊鼓以召學士使之早至大胥之職
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秩節釋奠用幣之常禮謂之祭
者天子之釋奠用尸也天子至泮南學東膠以爲周學時
所重也命有司釋奠于西學以祭先師先聖不親祭者以
親學觀禮非爲報功也祭于日出周人尚赤也。有司卒
若天子因巡守方撤諸侯殷頌而視學則于明堂。有司卒
事反命始之養也此以下乃言養老之事有司釋奠既畢
以明倫爲大今養老以明孝弟故告之先聖先師以始其
事所謂慮之以大也鄭以爲始立學時之養老如此孔謂

天子今日視學明日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
乃之東序似俱未確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
羣老之席位焉養三老五更故適東序先老先世之爲三
星其貴各一人也蔡邕謂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
五人明五倫之理更迭以陳且使人更敬以遷于善也或
曰老更爲其年老而更事多也愚謂義以養爲當數則鄭
得之養之所以致愛而席位必親設則以敬之所謂愛之
以敬也其羣老之席位當有司設之皇謂此始立學故養
老于東序若尋常養老則于東膠疑未然。鄭氏曰祭先
聖先師不親者以視學而爲禮非以爲報也釋奠先老必親之已所有事也。適饌省醴養老之
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珍淳熬淳母之屬天子
之所省視養老之酒醴及養老之珍羞既已備具遂出迎
老更而發咏作樂以延進之進饌進饌畢天子乃退修謂
修飾之使情文俱備也凡燕飲皆獻酬樂乃作惟兩君相
饗入門卽應興今于老更饌饌皆親省之以致孝而又發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十

咏以延進之則有以極其情文之篤摯所謂修之以孝養
也鄭以退修之爲句謂退酌酒饌獻之與末節異訓非。
養老禮今無考據鄭飲禮當爲發咏天子親迎老更于門
皆入位西階下天子先揖三老升進饌進饌三老退立西
階下五更升亦進饌饌如初五更退立三老南羣老升受
獻卽退立五更南天子降復揖三老升三老揖五更五更
揖羣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反復升席天子乃命樂工
告正樂備老更乃相與語說善道以成合諸之禮也夫清
廟之詩一倡三歎使人如見文王固德音之致而老更又
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合之使人孝弟忠敬之意油
然自生勃然而不容己禮豈有大于此哉是所謂行之以
禮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
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象已見內則篇謂鮑
合畢于是笙入立于

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庭中以干戚舞大武之樂自天子
以及羣吏莫不各有所事如天子執轡而饋執爵而酌冕
而總干三公設几六卿正履視更在前視墮在後外養酒
正搞人樂正笙師舞人之屬莫不各以其職來養其歡忻
和樂之氣足以通于神明感人德性然則上下之義亦行乎
其位貴賤之等秩然有序而不可亂則上下之義亦行乎
王臣詩在下以正君臣亦通若如時說合語後仍天子南
面老更北面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
則臆說無據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
日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閔終也無算樂終則禮
會而至者及畿內公卿大夫卿遂之吏皆與其禮故命之
歸使各養其老則周流普徧舉天下而同之所謂終之以
仁也其兼言幼者或當春養孤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
子時與王石梁曰幼字衍文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七

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
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
於學記者舉而不廢之義總結上文自始至終無所不備
此衆之所以咸喻也兌命商書篇名又言君子之常
于學惟此終始克慎之心以見天子之視學而養老不惟
以尚齒教訓此慎其終始之心亦所以示學者而使之有
常也

右第七章

因上二章言視學養老之禮。按養老全
經已亡此其義也皇甫侃曰養老有四三

老五更一也子孫死國事而養其祖父二也致仕之
老二也庶人之老四也無安日養老每年有七四時
四也春入學釋菜五也秋頒學合饗六也季春大合
樂七也孔氏曰或言冬夏不養則五或言春合舞秋
合聲即養老之舉則三或曰春養老更夏養致仕秋
養庶老冬養死事愚謂冬夏無不養老之理其春秋

不再養則宜如孔氏所述耳此天子親養于成均故
祀先聖于西學養老于東序若非親養則在四郊之
學老更于東序致仕于東膠庶老于虞庠死事之老
于魯宗也又鄭謂此初立學故禮隆恩謂此天子親
養故禮隆耳非親養則宜視此而殺又老更致仕稍
隆而庶老死事更殺也孔謂非始立學不祀先老疑
為當
然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
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
皆有惇史內則。此養老指老更憲法也上古風氣渾噩
變熟而更事多詩書之治亂古今之興衰皆其所悉故兼
乞其言然亦微其禮者所重終在德也惇厚也用惇厚之
史官記老者之言行恐潤飾反失其真也上章以合語
為禮之大此又言于乞言微其禮者言從德而發則其義
大而還較之德
則言固小也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七

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王制。此養老兼國老庶老
也孔氏曰燕禮脫履升堂敬燕折俎而無飯其牲用狗行
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于酢燕安也饗禮體薦而不
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序畢獻而止致敬饗也食禮有
飯而享太牢酒設而不飲以食為主重簡畧也皇甫侃曰
周人春夏以飲為主先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先食
次燕次饗一日之間三事行畢鄭曰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孔曰文極備也。董文驥曰周人養老兼饗食燕之禮一
日而相因天子袒而割牲是川饗之體薦以為折俎也執
醬而饋執爵而醕正饌庶羞經所云設饌是用食之正飯
加飯也酒正供酒無酌數先設饌齊經所云省醕是用燕
之脫履升坐修爵無數也陳氏云食禮醕用漿而此用酒
優老也燕禮宰夫為主而此親執爵饋自為主入正饌兼
三牲不惟用狗詩言肥牡肥此言珍具則備八珍燕禮
旅卿大夫而後升歌笙間舞飲歌備而旅酬此登歌下管

而後于旅也語所謂悼史乞言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
宮遂合樂樂舞勺此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矣天子諸
侯宿食有樂他食禮無樂此割牲饋食先有樂舞以侑食
而旅酬無算爵之後又有樂舞無算以侑酒管重子笙大
射祭享用之燕不當用而此用之優老也享元侯賓入門
而奏肆夏二王後相見不歌文王而歌清廟此俱用之優
老也舞動其容而曲隨之此舞大武則堂上亦歌勺賓相
之詩矣饗有酬幣食有侑幣燕有貨禮兼饗食燕則宜
亦兼有之矣養老禮散見諸篇集而言其畧如此按燕禮
有二同姓則夜飲異姓則讓而止饗禮有四上公九獻其
牲體薦立而成禮亦有飲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其
牲折俎其酌依命數亦有飲食我狄來坐諸門外體委與
之若其若來則與中國子男同禮饗宿衛及耆老孤子無
酌數以酢為度食禮有二一禮食一燕食養老更及致仕
用正燕正享正食養老及死事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用異姓之燕折俎之饗燕食之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主

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曰膠或作絛。養必於
之所也虞商貴右故國老在西夏周貴左故國老在東皆
養仁也與養義也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以鄉
學言故與此異。按建學之制諸說互異鄭氏謂虞殷大
學在西郊小學在王宮之東夏周大學在王宮之東小學
在西郊朱申謂諸侯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太學在內
小學在郊陳祥道東西如鄭說似皆以大小對舉為二學
矣然鄭又謂鄉學如虞庠似大小皆國學與鄉學而三陳
又謂周之太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亦曰東膠曰太學所
以養老其右瞽宗亦曰右學曰西學所以祀先師先聖似
周之太學又有三與小學而四矣劉敞謂周群雍居北
為虞學東為夏學西為商學是周太學又有四也孔氏謂
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賜
則立東序大功德加魯則立三代之學是周諸侯有一學
二學三學之不同而天子必四學也陸佃謂辟雍周學居

中成均黃帝學南上庠虞學北東序夏學東瞽宗商學西
是大學又五矣愚考易太初篇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
莫入西學夜入北學是四學必近在一地而不在四郊大
戴禮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西
學尚賢而貴德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
賈誼引禮亦云是四方有四學而中有太學為五也常總
而論之小學大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而國學之在
四郊者亦時名小學則以對成均之最大而言也人生八
歲皆入小學天子小學在虎門之左王宮之左東即東宮之
地天子之子入焉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不正東避天
子也諸侯之子入焉大夫士庶之子各入其家之塾是天
子諸侯之小學各一而大夫士庶之小學無算要各就其
遠而不情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入歲入四郊之小學則太
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入者皆謂之大學五百家為黨黨
有序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是也士庶之入大學
在此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序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有
校鄉大夫之子及士庶之由庠而升者入焉皆鄉學也自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主

鄉而升乃入四郊之國學諸侯之國無州序而國學或一
或二或三要皆在郊亦名鄉校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與民之俊秀自黨庠升者皆入焉學成即任大夫士
之官而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大學
在郊將出而效之天子也天子之制則校學四郊各一東
之前為南學曰東膠周制也養致仕之老於此東之後為
東學曰虞庠以法虞養庶老於此西之五更於此西之後為
虞庠以法虞養庶老於此西之五更於此西之後為北學曰
養死事之老於此夏周貴左虞殷貴右各用其所尚而左
陽貴故養國老於右陰賤故養庶老於左陽仁故養老更右陰
義故養死事之老也蓋教士之法至周而詳六鄉六遂之
所升既眾而千八百國歲貢士於天子一國學不足以容
故各就其方居之大司徒掌其教三年大成乃升于成均
之太學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賢才入而用
之者指此非八歲之小學在郊也若尚書大傳所云使公
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
學者此即郊學國學之分非公卿大夫士子八歲不入小
學必至十三始學也而成均一學亦備四學之名規制畧

如明堂中一區曰太學。即太廟太室之地。其東曰東序。即青陽一區。南曰東膠。即明堂一區。西曰虞庠。即總章一區。北曰瞽宗。即平堂一區。而禮水四周其外。故又曰辟雍。天子之學。以辟雍為重。諸侯雖或兼異代學。而要以明學為尊。故牛辟雍之形。而曰泮宮也。天子之元子。眾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郊學所升。皆在此。所謂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皆指此。若天子年少。如太甲成王。亦學于此。則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少師少傅少保三孤。蒞之。不徒受教。于樂正。故天子自旦至夜。一日而周四學。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亦以成王與伯禽俱學于此也。天子常自學于成均。祀先師先聖于西學。養老于東序。特視學于明堂。即以總章為西學。青陽為東序。巡守朝諸侯于明堂。而率諸侯祀于太廟。食老更于東學。祀先賢于西學。則又即明堂為太學。為成均。故蔡邕謂清廟明堂辟雍也。一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五

老般人。昇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卒衣而養老。收。皇。皆冠名。鄭曰。皇。通畫。羽飾之。其義。皇。取文明。收取。納。髮。以覆。冒。名。冕。以形之前。俊。名。也。凡。祭。俱。用。冕。服。養。老。則。周。以。委。貌。殷。以。章。甫。謂。虞。夏。皆。以。牟。追。皇。謂。虞。亦。以。皇。髮。崔。得。之。蓋。祭。舉。冠。以。該。衣。養。老。舉。衣。以。該。冠。也。深。衣。縞。木。皆。白。色。燕。衣。太。平。衣。皆。黑。色。蓋。夏。尚。黑。衣。冠。皆。黑。殷。尚。白。衣。冠。皆。白。周。人。兼。用。之。故。卒。衣。而。素。裳。也。凡。養。老。天。子。以。燕。服。諸。侯。以。朝。服。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四。節。王。制。內。則。文。並。同。禮。畢。即。行。引。尸。校。年。之。令。因。其。年。之。上。下。或。出。穀。粟。布。帛。以。周。之。或。用。糜。粥。飲。食。以。養。之。凡。以。廣。養。老。之。仁。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祭。義。上。也。字。俗。之所。先。四。代。之。所。貴。各。因。時。以。教。然。然。貴。雖。在。此。而。于。所。貴。之。中。未。有。不。尚。齒。者。如。虞。德。同。則。論。齒。夏。爵。同。則。論。齒。

是四代之盛王皆貴年。以孝弟之道人所最重。事長即太乎事親也。劉向曰。舜以孝弟化民。有天下而不與民。幾不知爵之可貴。故禹承之以貴爵。貴爵之弊。上過亢而澤不下究。故湯承之以富民。富民之弊。又將各私其財。而恩不相施。故武承之以尚親。尚親之弊。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所貴不同。而尚齒要無不同也。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獲符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六

至平州巷。放乎。獲符。修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古者視朝。君臣皆立。惟七十者得據杖以立。故曰杖于朝。席希席。使坐而對也。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室也。併。並行。肩。肩隨也。錯。錯。斜次。其後。隨。正當其後。錯。錯。稍長而隨。亦幼也。貴者乘車。賤者徒行。見老者。則皆避之。不敢使老者迂其步也。不以任行。少者代之。任負也。窮謂。窮。寡。孤。獨。弱。謂。力。乏。寡。謂。助。少。不。遺。不。犯。不。暴。亦。與。之。謂。不。從。力。政。其。未。五。十。者。猶。竭。作。即。未。能。獲。而。出。畢。分。會。猶。多。千。少。者。亦。優。老。也。春。日。饒。冬。日。待。舉。此。而。夏。苗。秋。獮。可知。五。人。為。伍。二。伍。為。什。五。伍。為。兩。十。什。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出。則。少。者。在。先。不。使。長。者。先。犯。難。入。則。少。者。在。後。欲。使。長。者。先。即。安。也。自。朝。廷。以。至。軍。旅。莫。不。以。孝。弟。為。教。故。民。皆。知。孝。弟。之。當。為。而。不。孝。不。弟。之。必。不。可。犯。即。至。于。死。猶。弗。敢。也。因。茲。老。而。推。言。之。耳。家。語。此。二。節。皆。孔。子。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對。哀。公。語。

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俱祭義。周禮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孔子亦得因其方之明堂以行此禮故明堂之中室曰太廟太室也大學成均之總名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之東序而言太學者重之故全舉之若巡守則即于明堂之青陽行之也西學謂庠序若巡守則祀先賢即于明堂之總章行之也養追養繼孝之意天子耕藉田上帝社稷宗廟之祭盛于是乎出制割牲爲粢稷以致其敬也饋進食也替爲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七

食主故親執之酌食畢而以酒虛口也總干總持其盾而立于舞位以爲舞之始天子合諸侯于明堂行朝覲之禮所以教諸侯之臣而率諸侯行此數者蓋以此五者均爲天下之教也而即養老一事言之則鄉里有齒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其化皆從此出此古聖王所以莫不尚齒也

禮記

卷四之二

七

七

右第八章四上章養老而極言尚齒之重。二章朱子並屬五學篇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令諸學秋合諸射

以考其藝而進退之燕義。周禮庶子作諸子卒作倅弗正作弗征。庶子官司馬之屬下大夫二人卒副也公卿大夫之適子爲國子之正其庶子則副也戒令任之事以成其材教治習之學以成其德別其等謂分別其貴賤庶子未命以父之爵列爲上下也正其位在朝廷則尚齒在鄉黨則尚齒也國有大喪大賓大祭則庶子官率國子而致之太子惟太子授任焉此戒令之屬乎禮事者也若有兵事則庶子官授國子以車甲而合其屬比之卒伍置其統領之有司惟太子征調焉此戒令之屬乎戎事者也軍法治之者制以義司馬弗征者優以恩然此惟國之大事耳其餘凡國之政事如何從力役皆弗征于司徒所以然者以國子雖爲副貳不從國政向屬游間所當存養之使之修德學道也春秋合諸學官秋則合諸射官以考其所學之優劣優則遷其材而官之劣則復使之進德造道以待後試此教治之事也或曰春合諸學當作樂謂季春大合樂時也毛奇齡謂倅者出爲散官副貳其父如魯季公鉏出爲公左宰晉韓無忌出爲公族大夫愚謂此雖不執國政然出爲公臣恐非庶子所統太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太

子所得專使也先言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子愛之子慈通。此下乃專言庶子之爲政于公族也教孝弟以順于上睦友以和其等子愛以恤其下則情無不通明父子之義使教子有方論親于道明長幼之序使兄弟友弟恭則禮無不正此修德學道之大者也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司士亦司馬之屬下大夫二人掌外朝之班位內朝在路門內路寢之庭同姓之所聚故惟以齒爲敘庶子治之使知一本之誼聯其心也外朝在路門外百官之所集故惟以爵爲序司士治之使知貴賤之等嚴其分也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此公族朝見之禮天子有大宗伯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止

有小宗伯屬于司馬都家以下有都宗人家宗人此舉下
以通上也。以爵者隨爵之尊卑列其位。以官者隨官之職
掌供其事。上嗣適子之長為上也。特牲禮先時祝酌爵解
與于劍南侯主人獻兄弟及內兄弟長兄弟及眾賓長
執此爵爵授之嗣子進受復位而拜。爵嗣子盥而入拜。尸
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以此爵洗而酌之。以入
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算爵之後。尸出宗
人也。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對後尸之餘。所謂後也。登升
也。行此三禮者。必升堂。論禮之大。先受爵。次獻。次後。而逆
言之者。蓋此三禮皆以上嗣而尤以後為重也。以爵以官
使知位以辨德。爵以辨賢。爵勸之道。而上嗣使知適庶
之分。惟尊祖敬宗也。此宗廟與祭之禮。按中庸言
宗廟之禮。所以昭穆而此言以爵以官者。蓋東階之下
合衆行。則以北為上。而序昭穆就一行。其公大事。則以其
中。則以西為上。而序爵也。詳見中庸註。喪服之精。雖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事公大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十 充

喪也。凡喪服親者屬疏者精屬者在精者在前。精者在後。若公族
于君喪。則皆服斬衰。無有精屬之異。而猶必以其本服之
親疏為序。雖公族之中。亦有為諸侯絕大夫降者。而其位
次亦以本服序之。以親親之殺。固出乎天而不可易也。以
次主人族長父兄亦居適長子。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
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公族雖眾。其初
禮外之。故使異姓為賓。若姑姊妹女子子之夫。所謂父之
族四異姓者。三是以也。異姓為賓而臣不可與君抗禮。故膳
宰為主人。所以必立賓主者。無賓主則獻酢之禮無可行。
無獻酢而飲。是以無禮飲也。君子之所不敢也。三獻禮畢。
則賓可出矣。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遂成之也。公雖尊
而與父兄燕。必以齒。為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孔氏謂
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再會食。總麻一
會食。五服以外凡同太祖者。二年一會食。蓋族遠疏。則燕
食亦遞殺也。此公與族燕之禮。異姓之賓出。則亦不
復以膳宰為主人。故詩曰。曾孫維主。陳祚道曰。公與族有

時燕有固祭而燕。其服皮弁。其物殺承。夜飲以。其在軍則
成之。王與族燕。于路寢之室。后與內宗燕。于房。則
守於公廟。廟。陳謂。官讀。鄭謂。遷主。言。肅在外。親也。恩謂。
行。無祿。則以幣告。載幣而出。謂之。主命。然史記言。武王伐
紂。載文王主。則或有載幣者。此或舉親以為例也。守者。庶
子官率公族從行者。衛其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
主也。此從公征伐之禮。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諸兄守貴宮。貴室
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一本無貴宮字。○出。藏之政。朝親
職掌也。正室。公族為卿大夫者之適子。公宮。通下寢廟公
室而言。太廟。太祖之廟。貴宮。尊廟。貴室。路寢。下宮。親廟。下
室。燕寢也。君行而居守于內。以根。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
本重地故也。○此為公居守之禮。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十 丰

不弔。宜咒。不咒。有司罰之。至於賄賂承含。皆有正焉。承鄭
今如字。○承。襚衣也。襚。以承身。故謂之承。祖廟未毀。其子
孫猶在五服中。必告必赴。親未盡也。五服既盡。祖免而已。
六世而往。則弔而已。不免。不弔。庶子罰之。以睦族也。賄賂
承含。詳後喪記。正者。庶子官因其親疎。定賄賂承含之差
等。皆有正法也。○公族其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其刑罪。則
此公族交際之禮。鐵刺亦告於甸人。獄成。有司獻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
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
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
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
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于異姓之

廟公族無官刑今本無于異姓之廟五字此從朱子本也。緣墨刑則刑諸罪也。告讀其罪狀之書。句人掌如野之官。為之隱。故不于市朝也。議刑也。公三有而不已者。情之篤。有司必致刑。若法之公。為之變。誠勝微樂。居宿于外也。如其倫。如其富。服之月數及期。則諸禮也。言素服又言無服者。素服以哀其死者。情之親。井不為弔服者。法所當絕也。此刑公族之制。愚聞之前輩。方苞曰。親親之道。當自上始。而禮言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似宗族之說。非所施于上者。讀此始知其說也。蓋禮有實有文。不可飲酒不食肉。不內寢喪之實也。衰麻之服。喪之文也。又可降而實不可降。公族以罪誅者。且為之變。如其倫之喪。况無異者乎。則其所絕所降。止衰麻之文耳。其實如期三不食大功。再不食小功。總一不食期無麻。大功無麻。三月不御于內。皆未之有異也。嗚呼。豈不仁哉。又諸侯公族朝於內止。降服一等。天子亦弔服加麻。非全不服也。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圭

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饌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福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官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賻睦友之道也。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覆解上文之意。內親以親。故近之于內也。明父子以類也。序昭穆。則世次不紊也。體異姓。序爵之禮。與異姓一體也。崇德尊卑者。德必崇。尊賢任事者。才必賢也。尊祖適長子。孫承祖正統也。服之輕重。本于屬之親疎。故不可奪。族燕以齒。是以事父事兄之道。推及族父族兄。而孝弟之道達矣。親親之殺。仁中有義。孝愛之深。義中有仁也。正室皆宗子。凡于所宗者。皆有君道焉。故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讓道達者。尊卑之序。無往不然也。任官惟賢。故無能者賤之。族人。有喪。君不以貴而廢。弔臨諸禮。是所以睦之友之也。衡法也。體百姓者。刑罰之公。與百姓一體也。慮猶議也。不與國人慮兄弟。疎不間親也。必刑之遠之者。法之公終隱之。又私喪之者。情之厚。蓋其所為。莫非天理之正人情之安仁之至。而義亦盡焉者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而義亦盡焉者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鄉向通。邦國指右夫人衆則士庶也。敦仁明禮。人倫明于上。則講讓型仁小民親于下矣。

禮記 世子記

卷四之二

圭

右第九章 庶子為政于公族之禮。○世子國之本也。公族國之支也。詩曰。本支百世。又曰。宗子維城。因教世子而及正公族。此所以合本支為一體。而維城之助。百世猶嘉賴之也。

禮記 卷四之二 終

禮記卷四之三

任啟運章句

大傳 孔本第十六內本第二十今定爲第十一。此篇明尊祖敬宗之大義見人道莫大於此故名

大傳朱子儀禮合上公族章爲五宗第七今以此相次猶朱子意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與去聲。而正之治親之道下尊親長別是也。報功生爵祿之。死秩祀之也。賢有德者舉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愛謂故舊親黨時存問而省親之亦足以篤近而與仁。姚謂先世功德遺愛在民與戚繼絕所以存之亦通聖人治天下念念在民之生然且後之而先此五者正以此五者爲民所賴以生也

禮記大傳

卷四之三

一

右第一章

泛言聖人治天下所先有五以起下章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尊尊也親親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人道指治親而言。禮也謂夏尺十寸商尺九寸周尺八寸之類文章謂威儀文字如夏連山商歸藏周易殷祭立尸周祭坐尸之類正謂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朔謂夏平旦商雞鳴周夜半服謂所服用如車馬佩玉皆夏平殷白周赤之類後漢旗也如夏大麾殷大白周大赤之類器械樂之器械軍旅之具衣服如夏山般人周龍章之類其變革者成一王之制示維新也若尊親長別乃人道之大倫其理出于天而上治祖不可易此聖人所以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責也

福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

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此承上親親尊尊長長而言。繆以其禮所以尊尊子孫有世適有支庶使之各得其分所以親親兄弟有長有幼當合食之時序以昭穆如東吳西虞爲太王之昭東號西號爲王季之穆魯衛毛聃爲文王之昭邦晉應韓爲武王之穆所以長長禮義禮所當然即以禮義焉治親之道其盡矣。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

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此以稱名明男

姓之男所以合其族屬者從大宗小宗之法以行而異姓之女所以治其交際者惟主稱謂之名而已故必名著而

禮記大傳

卷四之三

二

男女有別也如際會之時其夫屬乎父道其妻即名曰母其夫屬乎子道其妻即名曰婦名者而男女別矣若兄弟之妻不可謂夫之兄弟屬乎夫道而兄弟亦不可謂兄弟之妻屬乎妻道故古聖人嚴其辨無際會亦無稱名惟幼穉之弟或稱有子長兄之妻則加以長老之名而曰嫂終不敢比之慈母而曰母也若弟之妻則嫌疑尤甚必無際會必無稱名而今乃有謂弟之妻曰婦者是降從子道矣寧嫂亦可進從父道而謂之母乎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其夫以下傳謂子夏之言。按爾雅女子謂弟之妻曰婦男子無文今謂之弟婦以婦係弟別于子婦是亦無于名者之名。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此以昏姻明男女之有別姓爲正姓氏爲庶姓如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爲氏也畢盡也六世親盡各以王

父字或官與邑為氏是庶姓別於上四從兄弟各以其高祖之適為宗是戚單於下夏殷以前庶民無姓帝王之後亦有同出而異姓者上無所繫下無所綴故得為昏姻周制則大宗百世不遷故庶姓雖別而正姓猶繫且常聯之以合食之禮是昏姻終不可通設為問答以見其不可也家語衛公求昏於季氏桓子問而孔子答之其詞曰萬斯大曰鄭氏言季孫之子姓別於高祖其義非也古公為卿大夫得賜族或以字或以說或以邑或以官有生而賜者或及子孫而賜者其非姓大夫而不得賜則子孫自氏其王父之字蓋姓受之天子族稟之時君姓繫於上而族分於下諸侯別子兄弟異姓各自為宗是庶姓已別矣然五服之內猶有相為服之道故宜不免有司罰之至六世而親屬竭是謂庶姓別而戚單也豈謂季孫之子其姓遂別於高祖哉且夫人之生也孰不為子為孫及其既也孰不為祖為父孫之子去高祖之父誠遠矣獨不有祖父乎奈何其別姓也愚謂由一木而萬殊者理勢之自然姓其一木則萬殊也愚謂由一木而萬殊者理勢之因氏孟居次則因氏仲居東門則氏東門居北郭則氏北

禮記大傳

卷四之三

王

郭非已別為此氏乃人以此別之也然次之伯仲地之南北可勝計乎即以官氏而司寇司馬何國無之即以王父字而名賜皆字貢名偃皆字游能不混乎聖人懼人之混而忘其源也故姓必受之天子氏必受之國君以氏繫姓則無可混以姓統氏則無可忘此聖人因分而合之至教也自後世竟以氏為姓而忘其姓若臧若孟同出於姬而反通昏姻衛之孔出於結魯之孔出於子陳之孔親親尊出於姁反合為一而昏姻不通其賢姓亂宗甚矣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小記

右第二章

承上章言五者之中治親為尤要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本篇小記同。別子天子諸侯之庶子也夫不得祖諸侯則別於正適而身為祖矣故曰別子為禰別子有功德而為諸侯大夫則其後繼之者為大宗所謂

繼別為宗也若雖別於正適而無功德為諸侯大夫而止為士則不得為始禰之廟而其子繼之但為小宗所謂繼禰為小宗也為始禰則永不遷故有百世不遷之廟繼之者即為百世不遷之宗不為始禰則至六世親盡而廟毀而宗亦遷矣是為五世則遷之宗先統言宗法。按別子鄭氏以諸侯之庶子言之孔謂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同母弟別於正適一是他國來徙別於一不來一是起而為卿大夫若他國始遷族民崛起有何不別而特為此稱但嚴其宗法亦可何推耳孔謂小宗有四一事親兄弟之適為繼禰之宗一事同堂兄弟之適為繼祖之宗一宗萬謂宗子之立專為祭也族人不得祭始禰而得宗別子之世適以共祭故有繼別之大宗庶子不得祭禰而得宗禰之正適以共祭故有繼高祖之宗四小宗一定小宗無定其間有一人之身而兼四宗者若兼二宗三宗五世者更多有焉故曾子問有宗兄宗弟宗子異稱也

禮記大傳

卷四之三

四

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小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本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小記。申言繼禰之小宗言繼禰者為小宗則宜盡服盡祭然後禰遷故小宗始於繼禰必至繼高祖乃遷是五世而遷之宗乃易遷於下耳夫尊是祖故敬是祖之宗上斯繼禰之宗且延為繼高祖之宗蓋不至為高祖之宗而此敬禰之宗且延為繼高祖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所以尊祖而實所以尊禰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申言繼別之大宗言別子為禰則百世不遷者亦百世不遷如魯周公衛康叔晉唐叔各以別子為禰而晉衛諸國世以魯為大宗是祖止及別子而宗則以別

子之所自出也。夫尊是祖，故敬是祖之宗。而此宗別子之
所自出，反越別子之祖而上，蓋卑不祖尊者，限於分之殊
而宗及所自出者，溯其本之一天下，豈有無本之祖哉？是
敬所自出之宗，正所以敬別子之祖也。○按天子子弟始
封，若魯周公衛康叔諸侯，弟別封若凡諸邦茅社祭俱
得，以別子為祖，異姓始封若齊魯尚楚魯鄭中絕復
起，若杞東樓陳胡公亦得為始祖，但不名別子耳。蓋諸侯
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者，不敢以卑祖尊諸侯大
夫，始受命即得為始祖者，祖有功也。魯為諸姬之大宗，故
雖不祖文王而得別立文王廟，左傳所謂周廟也。然文王
之祭，有天子主之，故雖立廟而不祭，若杞宋為天子之祀
守，則禹湯得祖之而立廟，亦得而祭之矣。但不可與杞侯
宋公合祭也。魯必立文王廟者，姬姓諸侯昏娶必告於魯
不可無以統之於天子，遠故仲也。季氏亦為三家之大宗
而君近焉，則有所壓而不得伸，且孟叔亦必告於魯，故桓
廟之設於私家，記以為非禮也。然大夫之相宗亦必有君
命，若未嘗命則但宗別子之後，不宗所自出矣。父為大夫
子為諸侯，父為士子為大夫，皆得以子之禮祀其先，特有

禮記

卷四之三

五

昭穆而始祖之廟，猶虛待至六世高祖當祫，乃以受君命
之祖正始祖之位，大夫雖不祖諸侯，然或君亡國滅若紀
季以鄒人於齊，請立五廟，則亦得祖之而祭之矣。其餘亡
國若皆載主而行，所託之國不臣寓公而臣寓公之子，其
子豈得棄祖之主而不祖之乎？或亦祖之而
但祭以大夫也。士得祖大夫，但失位則薦而不祭耳。有小
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
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又申宗別子所自出之
宗，或闕其一則有之，要未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而亦有之
則公子是也。蓋我為適則人宗我，我為庶則我宗人，若公
子則君為適，既非我所敢宗，而我為庶又無人宗我，是無
宗亦莫之宗矣。而有宗道焉，公兄也，君也，公子之兄為君
者立其同母弟之適，使羣庶弟宗之，此公子之宗道也。蓋
士大夫不得祖諸侯，則羣公子皆身為別子，而其後祖之

百世不遷矣。然君既命羣庶宗此，適則祖止及別子，而宗
則以別子同所自出而所宗者亦百世不遷，如魯仲孫叔
孫世以季孫為大宗也。不言諸侯者，諸侯始建國，時大宗
命於天子，一定不移，尤易明也。○按小宗而無大宗者，或
大夫士兄弟皆庶，無正適可宗，或別子猶在五世之內，或
為君同母弟諸弟宗之而未命，不成其為大宗，或無同母
弟而但以庶長為羣庶之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或已逾
五世而無弟可分，或君但有母弟可命為宗而無庶公子
也。

右第三章

詳言宗法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斬，不得為長子
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斬，不得為長子

三年，木不繼祖與禰故也。○小記在木篇者，止不繼祖也。四
字。○宗法明而後上治下治之

禮記

卷四之三

六

人道著故，庶子不祭，別子之祖所以明繼別之大宗，自有
人也。庶子不祭，祖禰所以明繼祖繼禰之小宗，自有人也。
如是則宗重矣。夫父為子當服期，而宗子為長子服斬三
年，正以其將代我而為繼祖繼禰之宗也。不然身為庶子，
則其長子亦但繼身而已，不上承祖禰之祭，而又何重乎？
故不為服斬三年，是下治子孫之親親亦視上治祖禰之
尊尊也。○按鄭謂宗子庶子俱適士，則宗子立祖禰二廟，
庶子止立禰廟，故不祭祖。宗子庶子俱下士，則宗子止立
禰廟，庶子不立，故不祭祖。愚謂不祭非棄而不祭也，謂五
宗各有宗子主之而已，不為祭主耳。若祭物則原可供所
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祭事則原可與所謂齊而宗敬
也。若庶子為大夫適子為士，則庶子得立大夫之三廟，而
祭以宗子之土主之於禮，得稱介子也。鄭說似泥馬融謂
五世之適乃得為長子，斬庚寅謂身繼祖乃服鄭云身為
適則服孔云父為庶子而在
身雖適猶不服則鄭孔得之

右第四章

因前上治下治而言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宗法明而旁君於是。有合族之道。若昏娶必告。合食必周。然族人不得以五服之戚戚之。為君服者。莫不三年斬也。君之恩。可下施臣之分。不容以上。責君主仁。臣主義。各盡其道而已矣。

右第五章 因前旁治合族而言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小記之最親者。上父下子。與已為三。而已。以已親父。而知父之親其父。以已親子。而知子亦親其子。則以三為五。焉又以五推之。則由已而上。五及高祖。下五及孫。則以五為九。焉。既由父而上。殺之。至於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於孫。又由兄弟而旁殺之。至於羣族。縱橫斜曲。皆為五服。而親盡矣。為父三年。為祖期。為高曾祖。齊衰三月。是上殺也。為子三年。為孫期。為高曾孫。大功。為曾孫。小功。是下殺也。為兄弟。同父者。期。同祖者。大功。同曾祖。小功。同

禮記 大傳

卷四之三

七

高祖。總之。旁殺也。又由父而旁殺之。父之同父。共祖。同祖。小功。同曾祖。總之。祖旁殺之。祖之同父。小功。同祖。總之。由曾祖旁殺之。而曾祖之同父。總之。皆上之旁殺也。又由子而旁殺之。而兄弟之子。孫。小功。曾孫。總之。從兄弟之子。小功。孫。總之。再從兄弟之子。總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皆旁之下殺也。

右第六章

因前親屬竭而言親親之中有尊尊所以為分殊也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六世親屬。竭族已絕矣。然族人之喪。赴於宗子。宗子必為之袒免。宗

子與妻之喪。族人必為之齊衰三月。是其族雖絕而服終有不移者。乃親之所以繫而不散也。上章所云。親畢者。五世則遷之。宗此所云。親屬者。百世不遷之宗。鄭據喪服傳。謂移為施。謂不延施及之。愚按。喪服傳之義。亦謂母出既與族絕。而子為之。終有不移者。以母子之親。係屬而不可解也。惟父為後之子。與父為體。始不得服耳。是彼施亦當作移也。或問。天子諸侯。絕大夫降。故曰。天子諸侯。絕族。可謂不移服乎。愚謂。弔服哭之。如其倫之。喪則其月數仍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言所以屬者。何。仁則親重。義則祖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雖及百世。亦原屬一人之身。自義率祖。順而下之。以至於今。乃有生我之父。是尊祖之義。原出於親親之仁。故人道必貴。

禮記 大傳

卷四之三

八

右第七章

因前繫之以姓而言尊尊亦出於親親所謂以為一本也。姚舜牧曰。九族一體。乃謂

之親親。無他。其初本一人也。愚謂。族人。不以其戚戚。君亦義之尊尊也。然戚戚之仁。固在焉爾。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故尊祖者。必敬宗。族人。為宗之所統。故敬宗者。必收族。族人。則合孫曾。以共事先王。先公。而宗廟嚴矣。此治親之事。人道所最先者也。而豈惟此已哉。夫宗廟與社稷。並重。故知守其宗廟。未有不知保其社稷。而人心之向背。動關社稷之安危。故知社稷之重者。必推已之敬宗。收族。以愛百姓。使各敬其宗。各收其族也。愛百姓。則必不敢輕於刑罰。而刑罰中。刑罰中。則庶民之無宗。可依。無族。可

睦者亦得保其家室其手足而庶民安庶民安則農安於田商安於市工安於肆而財用自足矣至於財用足則君欲有爲於國之百志皆可成而報功舉賢使能存愛之典無不舉矣其禮俗不既可法乎如是則太和決於宇內即之以興樂亦可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以必自治親之人道始也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爲人所承奉乎信乎其無有厭敷於人也引以明人君能盡親親之道則自親親推之及於宗族至於百姓周於庶民而君德日顯天下之人承之至於宗族至於百姓周於志成俗刑則其樂亦無有厭敷也

右第八章 由治親而極其效以終一篇之意。按五

忘其合說小宗者謂高祖廟通則服盡而不族矣說大宗者謂別子自爲祖其後祖之百世不遷而別子以上竟付之不知矣是以忘本教也又何以言人道親親乎不知天子之別子爲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宗別子所自出未嘗不上繫於天子諸侯之別子爲大夫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宗別子所自出未嘗不

禮記 卷四之三 九

上繫於諸侯如魯子服氏宗孟孫榮氏宗叔孫公鉏氏公甫氏宗季孫而孟孫叔孫又宗季孫曰吾皆桓公後稱三桓也凡諸卿茅胙祭之宗魯上繫周公而衛蔡諸姬之宗魯又上繫文王曰皆文昭也邦晉應韓之宗魯又上繫武王以及文曰此武之穆亦出於文也所爲敬宗收族者如此此所以絲連繩貫而萬世不忘也而說者顧推而遠之何哉

禮記卷四之三終

禮記卷四之四 任啟運章句

學記 孔本第十八篇本第二十五朱子儀禮第二十

傳道授業之序與得失與廢之由蓋兼大小學言之內城曰學記記學非記禮也而禮固在焉家塾黨庠序國學立學之禮皮弁祭服雅肄三入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之禮恩按篇中言大學者六共及小學止家有塾一語是意固主乎大學也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朱子輯儀禮於家鄉禮後邦國禮前補學禮十五篇明學之於禮重矣今竊取朱子意因前視學養老遞次之

發慮憲求善長足以設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

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諷音小

聞去聲○慮憲謂思慮合于法度讓小也近而致之意守常法用小賢謹飭謹抑故足以小致聲譽然非有虛公

禮記 學記 卷四之四 一

之量故不足以動衆也屈已以下成德之賢設身以體疏遠之士虛公如此故足以感動衆心然非有建極之本猶未足以化民也君子必自昭明德以立新民之志然後可以化民而成維新之俗舍學何以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君子化民成俗必由不知道而無以自明其德教人不以學則民不知道無以成新民之功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必以立教爲先欲明明德于天下也欲立教必以身學爲先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自明其德也兌命逸書篇名梅賾書見說命典常也明德即及民之始明明德於天下即明德之終終始常于學則已德修而化民即在此矣

右第一章 言教學之重一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

此之謂乎兌命上學字讀敬。此因上知道而言至道無

一境又轉一境也。未教人者常見為裕如及教人而後知

困心無實得其應報窮也。故必以自反而自強焉。自反必

有諸躬自強必造其極則學無不足而教無不通。故曰教

學相長也。又引書言見知不足而自反同學之半。即困而

自強亦學之半。此明德新民所以俱為大學之事也。○張

子曰困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於不知困。馬融孟日能

自強而與之則進於學是以教長學能

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是以學長教

右第二章上章言教必由於學此章言教亦所以為

學上以本末之序言此以內外之合言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遠通陳讀州

禮記學記**卷四之四**

郊內為鄉郊外為遂六鄉之地五家為比此有長五比為

閭閻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

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鄉大夫主之六遂之地五家為鄰

鄰有長五鄰為里里有宰四里有長五里為閭閭有

有師五鄰為縣縣有正五縣為遂遂有遂大夫主之此言

黨言遂錯舉以見例也古者仕而已歸教于閭里朝夕坐

於閭里門側之堂謂之塾塾以教小學庠序學以教大

學塾庠序皆鄉學名學則國學也教之地其廣如此此

學之進否其在國學則亦小胥大胥小樂正考校之也視其所學以考校也雖猶析也經以載道析之以窮其理

學先立志辨之以正其趣此大學致知之功所謂知止而有定也敬業敬其所事而無敢忽樂羣和以處眾而無所

爭此大學自修之功行之事也博習則所析者愈廣論學則所辨者益明知精而更致其精也業必受于師親之則

就正者切羣莫親于友取之則輔仁者深行篤而更致其篤也此以上皆修身之事學者之功故曰小成由是義理

精明類類而長貫通豁然則物格而知至德性堅定外誘不奪內念不遷則意誠而心正此皆身修之驗成德之能

故曰大成也教學之道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斯夫然後明德之功既立新民之化可成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足

以化民于善而易其俗染之汙至于近說服而遠懷之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大學之道也又引記言蟻子時述

其術土之功以成大垓猶學不已其功而卒至大成也張子曰離經解經之章句朱子曰辨志分別志之趣向

如為義為利為君子為小人微業專心致志以事其事樂羣樂于取友以輔仁也博習積累精專次第該徧親師道

禮記學記**卷四之四**

同德合愛敬兼備也論學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知類通達則聞一知十觸類貫通強

立不反則知止有定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讀者深味之乃

見進學之驗張子曰九年亦言其大畧耳人性有遲速氣有昏明豈可齊耶又曰學至于立則能自強不息以至於

聖人而教者可以無憾矣期曰善俗欲其成汗俗欲其易必先易而後可成

右第三章詩言教學之事**乃其修己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

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

乎。皆小通孫讀遜下同夏禮通觀夫聲學不之學鄭讀敦
王如字。始人學時有司皮弁服行釋菜禮以祭先師
使知道之尊立其誠也。于祭之時使學者歌小雅鹿鳴四
什皇華使知窮經將以致用廣其志也。大胥先擊鼓以召
學士學士乃發篋陳書使以遜順之心進學不躁迫也。夏
祇楚荆也。有不率教以此二物撻之以警其情。忽使收歛
于威儀也。古者三月而歲又三月而給此舉。神以該
於通所以優游其心志使之自化也。親示也。身立德行以
親示之而不徒言說使知一動一靜莫非至教常體察而
自得其心也。幼者但有職受而無問難使知教不職等不
可欲速求進也。倫節序也。官已仕故仕而優則學士未仕
則尚志而已矣。此引之以明教者當盡
其官之事斯學者乃端其士之志也。

右第四章

歷數大學之法而明
其義見教者當先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

禮記學記

卷四之四

四

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
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天然
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
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依去聲
上音效下音洛離去聲敬孫係懈背作遜志。春誦夏絃秋
禮冬書四時各有學之正業而特恐其未安也。又必有退
息時所居之學焉絃誦詩三者時教之正業也。後琴瑟之
絃平時常操而熟之則心手調而安于絃矣。依謂聲之依
永平時備其吟咏之趣則聲律調而安于詩矣。雜服謂日
用常行如盥饋酒掃平時謹于細微則飾文熟而安于禮
矣。三者皆藝退息之居學也。若不興其藝安得學之趣而
樂之哉。故君子之學也常燕于學之時既修其正業而
退息之時又游于藝以居其學然後于學皆有從容自得
之趣而安安則于師之教我友之輔我皆親之樂之信此

道為我所固有而非師友之外樂即有時離師友而不樂
而去之也。引書言人敬以直內而又遜順于理且務時敏
之功則其所修者若水源源而來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
引以證藏修息游乃安于學之意。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
其訊言。句及于數進。句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
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
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
不刑其此之由乎。音呻一作菽訓一作諄一作嘗收音訓佛
所視之書論而不能窮其蘊多其試問之語問而不能發
其端是徒為煩擾及于屢進而不顧學者之安也。鄭以言
及于數為句謂不明義理而徒稱法象似非誠謂竭吾之
心材謂因人之質悖則逆其教之方拂則戾人之性隱不
明其意刑成也教不以道故終無成。張子曰道本至樂
古之教人先有以樂之如操縱博依雜服已心樂則道義

禮記學記

卷四之四

五

生今無此以為樂所以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又曰教人至
難必盡其材乃不悞人人之材質皆足以有為但教之不
由於誠故不能盡其材耳。

右第五章

言教必使人
得其安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
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摩一作
謂止其邪心時謂不先不後節學中之大第摩如兩物相
摩而彼此皆密緻潤澤也。後則止惡于未形時則逆機而
易入孫則進之有其序摩則助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之有其羣四法備而教道舉矣。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

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托托格抵也。鄭讀客謂如地之堅凍。所與非正人。燕辟所為非正事。難入亦通四法失而教已廢矣。燕朋四失加此二害而教益廢矣。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

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諭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

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道導同。強羌上聲。知教所由

與廢必用其所興去其所廢故可以為師。道示以當行而動其向往牽則實以必赴也。強勉以未至而使之自強抑則阻以甚難也。開引其端緒而使之有可循達則竟其旨而反無餘味也。弗牽則有自得之趣弗抑則無艱苦之憂弗達則玩索而共理自生此君子所為能喻人以道也。

右第六章 言教必知廢興之由而後能善也

禮記 學記

卷四之四

太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

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多汎濫無制智者過之寡固陋罕聞

愚者不及也易勇往而前賢者過之止蓋地自限不肖者不及也知其心之失然後能救之多約以禮少博以文易退其兼人止策之使進要諸中正之途不使有過不及乃為善教也。○張子曰為人則多好奇高則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呂祖謙曰多才有餘寡才不足易俊快止遲鈍如醫識病源方好隨症用藥

右第七章 言教必因人之病而藥之。○士章之廢在教者此章之失在學者皆不可不知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

微而臧字譬而喻可謂繼志矣。繼聲者不盡其聲使人屬而和之繼志者不盡其意

使人出而釋之言簡而理已明詞近而意盡善譽為比方而人已感動朱子曰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也學者因言以得其意而引而不發之中已有躍如其欲發者故曰可使繼志矣

右第八章 言教必使人自得也朱子合上為一章。○持循安則無所乖作善喻則使人鼓舞而自化知失則當其病癘志則餘其神皆教之善也而其所以為教則又必本之躬行心得之餘以為化民成俗之本豈有不自學而能教人者哉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

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難易以力言美惡以聲言學有必至之域然敎者純者其材美其至

禮記 學記

卷四之四

七

易銳者駁者其材惡其至難教者必知之然後能因材以教而曉喻之方非一端也長通比長闊胥而上君通有采大夫而上能博喻則能因材造化而可以為師能為師則能敎人者即能治人可以為一官之長亦可以為一國之君蓋作君作師分殊理一故為師即所以學為君也是故君子既以身為師而自上下又各簡其屬如天子必擇司徒州長亦擇黨正閭師亦擇比長無有一不能敎者雖

處其間則敎化大行而時雍保極之風不難致矣彼三王四代之能為君者亦惟能為師故耳又引記以結之後世君不以師自為而自上下無以復民性為事者於是天祐下民作之君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師之義亡矣

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

北面所以尊師也。君子以身為師而能為師者未有不自得師者也蓋師者道之所在欲民敬學

必先使知道之尊欲明道之尊必自身之嚴師始君之尊
師與敬尸同而民有不衆著于師之尊尊者哉此民所以
敬學而化民成俗恒必由之也。大戴武王踐阼篇尚父
授丹書曰先王之道無北面王東面立尚父西面道齊之
言皇侃曰此朝廷之位若常禮師東面弟子西面惡謂天
子嚴師必如湯之於伊尹武之於太公始盡其實若漢明
帝之於桓榮亦未而已

右第九章 言師道所繫之重以申首章建國君民教
也者教之本也
朱子分二章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
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
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

禮記 學記

卷四之四

八

卜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易音異說與悅同朱子如字解音解物自
解讀解人解之如字從一作松鄭讀春。庸功也謂感其
善教攻堅木者先於疏理之地攻之則節目之堅自迎刃
而解善問者先質所易明而難明者以相証而漸通亦猶
是也從叩掩也鐘聲之大小各隨其所叩而聲之容於內
者寬宏不迫久而後盡師之答問必因其人而意味深長
不令遽盡亦猶是也。馬以自進於學答問以進人於學交
資互益道如此也。朱子謂相說以解難處且放下少閒
見得多自相証而曉解此以正意言但本文相說向是陰
意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
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記問謂慮人之問而發
多其實心無所得其應必窮故不足以爲人師也聽語謂
隨其所問之淺深高下而語之各如其分各教其失此

非道備於身而時措者不能或有憤於心悻於口而力不
能問者則不待其問而語之或有問其力之所必不及則
語之徒以長玩雖舍而不語
可也善待問者之妙如此

右第十章 言教學貴有心得之機以申次
章教學相長之義朱子分二章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
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始駕馬者一作駕馬者

冶鑄金也箕柳箕也反側也馬之駕在車前駒則繫之
車後使日見老馬之駕也。鑄剛難鑄皮較易制弓勁難調
箕較易曲始駕馬習擾則馴也夫弓冶之子向求繼業
馬之子向求能駕况君子乎知其漸則易入故可以有志

右第十一章 言學必有漸乃進於成以申
三章由小成而大成之意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
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禮記 學記

卷四之四

九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去聲。比方醜齊也言
比之物類而可知如五聲必得鼓而諧五色必得水而染
也王官耳司聽目司視口司言手足司動心思也五服
三黨之親自斬衰以及功緦也五官甚切而非學則無以
當其則五服甚親而非師則無以明其理而合其情甚言
師學之
重如此

右第十二章 言教學之重以申大學始教五章之意
文惠謂弓冶爲比類鼓水亦爲
比類也故但就本章爲詰云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
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

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德無不全。故才無不備。而非一不待齊也。此皆足於本。自通於末。君子察之。故必格致以窮天命之理。誠正以復天命之初。身之本既立。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不然。精一技者。固官器之偏。即多能亦無當於道。德之要。守小信者。固拘固之儒。即達世者亦無當於時中之妙也。本之不務。豈有常哉。河水之源。源水之委。引祭法以明君子務本之義。

右第十三章 言學貴務本。以終一篇之意。朱子合上致道而明新止。至善之極。無不舉矣。大學言修身。以本約人。條目而推言之。此言有志於本。總三綱領而統言之也。教者學者盡省於斯。

君子有三患。末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弗得

禮記

學記

十

以知此理。弗得學。無以盡理之精。弗能行。無以踐理之實。三者為學之患。無其言。非善政之言。不能道。民以善。無其行。無善政之實。不能躬。行以率。既得而失。勉行之。而不能久。猶非不息之誠也。地廣人稀。則無以富。而庶民與地均而有悖。行猶不能富。而教五者。為政之恥也。患之。則知明德之功。有不可缺。恥之。則知新民之事。有不吝已矣。

禮記卷四之四

受業章實傳校字

禮記卷五之一

任啓運章句

冠義 孔本第四十三。兩本第一。朱子儀禮第二。吳澄儀禮傳第一。今定為第十三。○世本黃帝造冠。冕。孔云。黃帝前用羽皮。後用布帛。其冠之年。大夫士皆二十。天子諸侯皆十二。程子曰。年十二。未可責以成人。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皆宜二十。朱子曰。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立。清曰。大功未葬。亦不可行。愚按。夏小正言。二月冠子娶婦。而儀禮有夏葛屨。冬皮屨。之文。則或因喪未除。或有他故。是年與月皆不必拘也。士冠禮見儀禮首篇。此其傳也。與家語冠頌篇多同。蓋亦古有是說。而漢儒掇之耳。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聖王重冠。長上。尊聖王。上一有古者字。○仁義者。義以方外。禮有節文。可術也。正無怠。與肆。齊無戲。與躁。順則當于理。適于時也。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言其修故曰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其成。故曰備。人能為人子。為人弟。為人少。為人臣。而後可以為人父。為人兄。為人君。為人長。容體三者。一有不備。則不足以事父。兄。君。長。而他日又何以為父。兄。君。長。以治人乎。冠而後可貴。以成人。禮故曰禮。古者冠禮。筮曰。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冠之月。先筮。日于禘廟。之門。得吉者。為正賓。達肅之敬。其事如此者。以冠為禮之始。重禮不得不重冠也。禮備。則可以自治。可以事人。而所以治人。

禮記冠義

卷五之一

一

者不外是矣故曰以爲國本。○書儀先三日戒賓一日故宿賓楊慎曰今不筮卽擇一賓而有禮者以爲賓亦可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離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成人之道也。適音的本篇原文闕畧

冠之曰主迎賓賓入立西序端東向主人立東序端西向相者適于東序少北冠者卽筮而冠是于阼也著代著其將代父爲主也酌無酬酢曰醴每一加畢賓揖冠者就房易服出相者筮于室戶之西南而賓揖冠者就筮北面而冠之冠者筮西南而拜受賓西序東面答拜是於客位也加有成以其成人加禮之也初加緇布冠平端爵弁乃暮夕于君之服再加皮弁素積素纁則朝朔之服三加爵弁纁裳纁鞶則祭于君之服是爲彌尊喻其志如初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再加曰敬爾威儀淑慎爾德三加曰以成厥德凡以充廣其志意也醴畢賓主降階冠者西階下少東南面立賓乃字之曰伯仲某甫敬之不復呼其名凡

禮記冠義卷五之一

此皆以成人之道待之也非適子則冠于房外三加止一醴。○孔曰士冠于廟廟天子諸侯冠于始祖之廟家語孔子曰公四加冕王肅註天子五加衣冕大戴禮天子諸侯皆四加鄭謂天子諸侯皆三加朱子謂諸侯三加用平冕天子三加用衮冕恩按東漢志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則大戴云四加是也賈公彥曰堂上行事非一所近戶則言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則言東楹西楹近序則言東序西序近階則言東階西階自半以南無所屬方言堂那那曰室前堂上東西楹曰序崔靈思曰正室左右爲房鄭曰堂夾室北大夫士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無西房爲禮也。○冠平端莫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見音現。母在門外兄弟位階下冠者受子拜送母又拜以適承宗廟禮之也已字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亦以適爲所宗尊之也拜父與賓

在見母前人見姑姊在見兄弟後見親屬後乃易冠冠平端以見君以適子可嗣職優之也非嫡則母不拜亦不奠摯于君卿大夫周禮每鄉卿一人鄉先生則致仕之老或齒德俱尊者其摯皆以雞卿大夫先生誨之冠者拜受教。○按儀禮冠于廟子以脯醢奠廟設遂捧所奠脯醢見于母母拜受孔謂拜其自尊處來非拜子也按之此文語意似不謂然唐開元禮母起立不拜司馬公謂母拜子今難行當如唐禮愚謂適承宗嗣且從子之道于是始子拜母母答拜宜也非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適則起立可矣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

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禮記冠義卷五之一

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少去聲之行行去聲廟待之也父母兄弟君卿師長皆以成人禮待之是將責以孝弟忠順也責之重故筮曰筮賓而行之廟以重其禮一飲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饗五服膳六賀慶冠者禮之始故爲嘉事之重古人重事皆行於廟若親聽命然。○夫禮司馬公曰今人少家廟冠于外廳并于中堂亦可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昏義。○成人而後禮行故曰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體也。君臣故曰本喪以慎終祭以追遠禮莫隆焉故曰重朝聘明君臣之義故曰尊射鄉合賓王之權故曰和因言冠爲禮之始故并舉諸禮陳之其下諸篇乃各言其義也右傳一章冠義原篇。○明冠禮之義而極言其重也正容禮三者敬身之事正君臣三者明倫

之事而皆于冠始之可謂重矣能敬其身然後施之君父兄長皆盡其禮故以正容體三者為先然實行不修而習儀以亟亦未也故以孝弟四者為重

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

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之冠冠布如字齊齊同○始

服夏始以白為喪冠而齊則緇之從其本齊以前古凶同

也古人以組周圖髮際結于頂上謂之類類之四隅為四

緇上繫于武以固冠類之兩頭為兩緇以組繫之而繫于

類下以固類周人弁冕用弁橫貫于冠以組繫左并遠類

下而上繫右并因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綬即始加之緇布

冠亦用弁而不用類矣于古矣故子以為未聞周委貌亦

緇布冠而以為敝之者始加用母追也委貌周道也章甫

存古其後常服委貌不復冠此母追也委貌周道也章甫

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母音年追音堆○此緇布冠

禮記冠義 卷五之一 四

安定之義甫丈夫也取章明丈夫之義母追與年敦通蓋

土伍之名其形制如之也人所共由曰道天子制作之主

故周天子始加用委貌殷天子始加用章甫杞宋修其禮

物則杞自用母追宋自用章甫其餘乃皆用母追為始加

也三王共皮弁素積此用之再加者皮弁以白鹿皮為弁

升白布為之三王周升殷昇夏收此爵弁用之三加者鄭

共之貴其質也周升殷昇夏收云升取于榮光大之義

舉取于懷履設之義收止取斂髮之意耳齋祭用之孔云三命以上齋祭異冠其下同之

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周初士有才德即

服行士禮必五十乃命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而有大夫

冠禮者皆謂侯亦無之諸侯嗣位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

乃命為諸侯侯亦無之諸侯嗣位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

非特諸侯也即天子之元子亦士耳天下豈有生而貴者

哉夫諸侯受命必其德足象賢乃命之大夫受命亦視其

德之隆殺而差次之若未滿五十而死則生無爵死亦無

諡矣後世爵之太早故未五十亦得諡焉○按成王年十

三而冠魯公即位年十二而冠則有天子諸侯冠禮若

大戴所云公冠因加饗賓三獻及自為王降自階左傳

所云禘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是也王太子王子冠

天子為王其禮視諸侯諸侯未冠即位年可以冠則冠而

朝于王未可以冠則朝于王而即王所賜見服以為冠鄭

云大夫有德行年未二十亦得命為大夫則因賜而冠有

冠無冠禮非諸侯而以適自為王亦降自西階其節文之詳蓋有異焉而不可考矣

禮記冠義 卷五之一 五

右傳三章 郊特牲文○因上冠禮而推言之家語稱

孔子答之其文特詳儀禮後記及郊特牲皆採之

而前後詳畧互異學者參考而從其長者可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教視史之事也故其數

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

下也 視史專掌禮文成王冠周公命祝雍頌是冠亦有祝

史也禮必有義皆不可不知此冠昏鄉射朝聘喪祭

諸義所為作也冠為禮之始故于此明之○朱子曰此蓋

素火以前典籍具備時語因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義亦

不可得而知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

什一則尤不可以為視史之事而忽之也

右傳四章 郊特牲文○因明冠義而推

言之見行禮必知其義也

禮記卷五之一 終

禮記卷五之二

任啓運章句

昏義 孔本第四十四篇本第二朱子儀禮第四具澄

儀禮傳第二今定為第十四。○伏義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大戴禮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中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左傳國君十五生子早娶重繼嗣也。宋令十三以上並聽昏。嫁娶按漢王吉言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是宋令未可川也。家語孔子云男子二十冠有為人父之道女子十五笄有適人之道。三十娶二十嫁言其極也。議昏當以是為準。保傳傳娶妻嫁女必擇世世孝悌有行誼者。君子慎始也。司馬書儀云男女長乃議昏。庶無不肖惡疾家貧遠宦棄約致訟之咎。朱子曰主昏者必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孔子云霜降逆女水泮殺止周禮仲春會合男女此昏之大期謂之昏。

禮記昏義

卷五之二

一

者納采請期皆用旦親迎則以昏取陽往陰來之義也。士昏禮見儀禮次篇此亦漢儒之傳。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

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

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

重正昏禮也。周禮同姓百世昏如不通故曰合二姓之好

采始相承擇而致其禮也。問名問女為何氏所出將加諸

卜筮也。納吉既卜吉而告之也。徵證也。成也。成姻好而以

幣為證也。請期卜吉而請之也。女氏也。孔氏曰納采問名

一使兼行納吉納徵請期一使專行四禮皆川雁惟納徵

有帛無雁男氏重之故求必備禮而女氏亦于廟受不敢

輕也。敬心之肅慎事之周敬之慎之皆所以重之而正其

始也。○按白虎通義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遺女子

廟重先人之遺肢體也。朱子曰鄭忽先配後祖陳絨子凱

之楚圍亦言告莊共之廟而來是娶妻亦先告廟矣。豈左氏所括者當時俗禮非先王正法與。父親醮子

而命之迎男先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

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

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

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也而醺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

之也。迎去聲。先乎之先去聲。○將親迎先筵于寢父升自

子升席受降席再拜請父席前跪聽訓戒父命之以往迎

爾相承我宗事易帥以敬云云也。一獻無酬酢曰醺先倡

率之也。女氏筵于廟戶西西上右几女房中南面父醺之

母薦脯醢醢女奠爵薦東壻至父升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

壻東面答拜父揖壻入壻執雁從三揖至階三讓升堂奠

雁左階北面再拜父西面不答拜母引女出房母在房外

禮記昏義

卷五之二

二

之西南面女立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女西行母南面戒之

壻出女從降自西階是親受之也。既出壻奉女登車壻授

綬婦辭壻執纓轂三轉御者代之壻乘其車先歸婦至大

門寢門壻皆揖入升自西階婦從腰布席于奧贊者具告

壻婦對筵坐三飯三醺年若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

豕士特豚共牢以明其同尊卑也。以醺為之各執一片以

醺合色以明其合體是皆所以親之也。○醺子于寢未知

能事宗廟否也。醺女于廟以先人道體與人故重之也。壻

擊以雁昏禮下達從大夫也。壻奠雁再拜主人不答拜授

女非拜主人也。夏后氏迎于屏殷人迎于堂周人迎于戶

母引女出房醺親也。女去不辭戒不諸恥之重去也。壻出

主人不送女從夫禮不參也。女拜父于堂父不下堂拜諸

母于門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開門節也。授綬親之

也。三周陽奇陰偶之數也。壻先歸幸之也。升自西階不敢

代父也。婦亦自西階從夫也。子道也。婦道也。婦入門不見

舅姑何猶未成婦也。禮三月祭行然後成婦也。婦奇齡謂昏

禮先主人卒端迎于門外者女之父後主人揖婦以入者

壻之父婦初至賓之也。厥明婦見舅姑乃成婦此斷非也。

酒干陴上獻婦西陴上拜受卽席祭薦祭酒畢西
陴上北面卒爵更爵酢舅舅陴上受酢飲畢姑酺婦婦

成事于所出之祖非以爲正祭也筆羹也其染則以黍若

同會祖者則告于會祖祖有廟則於廟告之祖無廟則立壇或壇以告之

右傳一章 昏義原篇。明昏禮之義而極言其重也。首節未昏之禮次三節成昏之禮次三節

既昏之禮末則推言豫教之禮夫婦之禮貴乎別別也者男子之所以正其家也婦人之道貴乎順順也者女子之所

以宜其家也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

以附遠厚別也取遠並去聲。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

然氣一者物不生天地之合亦以陰陽二氣之別故取于

異姓所為托遠嫌之義以重其有別之禮乃所以為合也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記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

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敗故夫死不嫁

禮記昏義 卷五之一 五

兩去聲齊一作醴。八八曰每以兩幣相登自兩端卷之

以至於中謂之兩幣長二丈一兩四丈束則二十丈也必

誠不為短惡也凡交際贈遺必謙言不腆納徵之辭獨無

之蓋告之以直即告之以信也吳澄曰無不厚之辭亦通

齊謂同年合色一齊而終身不改可謂能信矣。按納幣

士庶皆細大夫以上皆各三總二天地陰陽卿大夫加一

皮諸侯又加大璋天子又加穀圭邱葵曰富不敢過貧亦

可及五兩禮之中制也朱董祥曰今俗乃有越禮以破家

者或之甚矣 男子親迎男先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

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后父

子親父子親然后義生義生然后禮作禮作然后萬物安

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馬融曰男先乎女者剛先于柔

臣主和其義一也陳壽曰章明也行敬以明其別也高愈

有條理故義生由所宜行而節文之故禮作禮作則尊卑上下遠近親疎各有定分而各止其所推之家國天下萬物各得其安矣朱子曰漢武帝溺于聲色遊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証也

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

義由此始也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帥幸通。上親之謂

親之謂親愛之也敬而親之則愛而不瀆嚴而不疎仁至

義盡而所以得天下之道不外是矣朱謂御輪而先聲也

丈夫帥人婦人從人其道異也此又因上男先乎女而言

或曰從父從夫是矣以母從子不嫌于以尊從卑乎曰

婦人無外事雖欲不從不得也此義不明。朱冕齊戒鬼神

儀有載馳如文姜專制如呂雉武嬰者矣

禮記昏義 卷五之一 木

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朱冕

鄭興曰陰陽夫婦也賈逵曰言平冕而齊戒者以鬼神之

道待夫婦也愚按社稷先祖之鬼神皆于是憑焉而不敢

敬如鬼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

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尚禮然謂

之禮如此同牢之禮雖作。然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餞餘

自三王而陶匏則猶古也

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

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上俱郊特

變也授之室謂付以家事思為社稷宗廟主則交于鬼神

故曰幽陰其事嚴也思子將代父婦將代姑故不賀其志

戚也。程子曰昏禮豈是幽陰但重此大禮嚴肅不用樂

耳三日而宴樂禮畢也安不以夜禮也叩墻曰以理言則

幽陰之義不可用樂以情言則代親之戚不忍用樂昔裴嘉會用樂尚有一薛方士非之今則舉世安之矣異哉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

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

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思相離則不成寐故不息燭思嗣親則心傷感故不舉樂。廟始既歿則三月廟見設舅席于奧東面始席北墻下南面婦執笄來入祝告

辭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舅舅某子敢告于皇姑某氏拜於地奠菜于几東席上稱來婦言來為婦也廟見必擇日祭即釋菜成婦之義謂其義猶生之盟饋也室老體婦

于廟之房中如舅姑醴婦禮。鄭謂此舅姑俱歿者若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廟見舅存姑歿三月不須廟

見則助祭或有繼姑如常禮行之舅歿姑存三月廟見既改爲三日又舅姑存亦得廟見皆與古異矣婦見舅

然則舅存姑歿擇日祭姑于寢若來婦其亦可歟婦見舅禮記昏義

卷五之十一 七

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

就其寢雜記。舅姑在堂上兄弟姑姊妹在堂下婦見舅姑自南門入經過其前此是見之不復詣其室

鄭謂婦來為供養見主于尊者故也諸父旁尊故明日詣其寢見之。按此禮不其分明家禮舅姑以婦見同若尊

長舉還拜兄弟姊妹親屬之在西序者長屬少進前立婦四拜長屬不答拜長屬退功屬進在婦右再拜婦答拜此

禮頗易行但禮君子臣父子亦無不答拜者長屬不答非也又婦左卑幼右亦非地道尊右之義其異姓親屬則俟見本族

畢後見之

右傳二章 郊特牲文其雜記二節曾子問一節附入。皆以申上章之義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供粢盛使某也敢

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

侯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歿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共供同盛音成使者之使去聲辟避同。家語孔子曰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為逆德也無子去為絕世也淫去為

亂族如去為亂家惡疾去為不可供祭盛多言去為離親竊盜去為反義也娶婦以承宗廟故云供祭盛不斥其惡

而自稱不徹厚之道也上某夫名下某使臣須俟也命謂復之之命如齊桓怒蔡少姬歸而未絕王陽出妻復反蓋

既出猶待後命若臣子之待放也遣妻必命山尊者故稱舅稱兄其辭云某之子某之弟不敏也。陳遵曰無子惡

疾當有義處之何至遽去惡按夫人得以媵妾之子為子大夫士妻何獨不然惟無子而如則必去耳惡疾不可供

再盛亦退居別室而以左右媵攝內主事可也禮夫人不歸與更三年喪前貧後富皆不去則設逆盜淫妬大惡

如之何高愈曰婦人當女黨皆歿更三年喪歷貧賤富貴禮記昏義

卷五之十一 八

之變為日已久苟有大惡當先去之不俟此日矣若無子

惡疾之不幸則當有義以處之愚謂此等處皆當權輕重而義斷之務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不可苟為曲說

附會也愚又思古人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故曰出妻必使可嫁有姑之實而但以無子出之有不可見宗廟之實

而但以惡疾出之使以微罪行不為苟去然後知聖人列此正有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

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

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

君敢不敬須以侯命有司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必

二反使者使臣之使去聲。陳端曰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為辭孔氏曰有司還夫人嫁時器皿而彼國亦官受之明付受悉如法也

右傳三章雜記文。記出妻之禮。此當言記而亦曰傳者。從乎其類之辭也。

古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禮作御女此字誤也。后治之治平聲。除去聲。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九卿三少及六官也。三公三孤不必備。即六卿兼之。陽成子三而窮于九。天子理陽教。故官數象之后治陰德而數亦然者。陰從陽。婦從夫也。天子與禮記昏義卷五之一

后俱六親。后寢即謂之宮。外治掌邦教。邦禮邦政。邦刑邦事。內治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正身以建其極。勤政以總其綱。皆所以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適讀通見音。現為天為后之為去聲。資當作齊。適讀也。蕩絲其舊失而新之也。日月陽精。月陰精。陰陽之政一有不修而譴告遂見于日月。天

人之際。一理所通。二氣所感也。日月之食。皆有常度。推測之士能預知之。而以為不修之過者。天子有參贊之功。位者之責。政教修明。則日月當食。不食。苟或不然。則陽德微。陰意作。雖曰有常而已。為非常之變。因其變而修之。則悔悟之機。捷于影響。雖有其象。而無其災。苟以為常數。而莫之修。則慢天棄人。其災也大矣。夫婦莫大于天子。與后故極言之。然陰從陽。婦從夫。夫未有男。教不修。而陰事能得者。也。故正內者。王化之原。修身者。齊家之本。按儀禮諸侯為天子服。斬三年。周禮為后服。齊衰鄭云。不杖。非孔云。諸侯諸臣大夫之適子皆服。王肅云。諸侯之夫人為天子從服。期。江霏云。臣之妻為后從服。視夫降一等。

右傳四章本篇文。舉天子與后以明內治外治均重如此。見昏禮之不可忽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禮諸侯畿內其妻命于王。昭公娶于吳。為同姓。故不敢告于天子。天子亦遂不命之。此記禮所由廢也。

禮記昏義卷五之一

右傳五章雜記文。記昏禮之失。

禮記卷五之一終

禮記卷五之三

任啓運章句

鄉飲酒義

孔本第四十五內本第三朱子儀禮第十

氏曰鄉飲有四一三年賓賢能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長習射四黨正蜡祭呂大臨曰鄉人時會飲酒亦行此禮毛奇齡曰賓與鄉大夫為政議射州長為政尚齒黨正為政尚賢以士尚齒以農尚賢以少壯尚齒以老愚按賓與之禮在正月先鄉大夫飲之君將進之王又賓禮之養老之飲在十月蜡祭之飲在十二月賓養皆三年一舉州射一年春秋二舉黨祭一年一舉餘無時賓射尚賢蜡祭時會尚齒養兼尚德鄉飲酒禮見儀禮第四此亦其傳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

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

禮記鄉飲酒

卷五之三

二

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

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

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

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楊唐本作勝潔字通致絜下一有敬

字○凡飲必于學養庶老于虞庠賓與于鄉校習射于序

蜡祭于庠時會于塾此言庠舉一以例也主人賓養則鄉

大夫射則州長蜡則黨正也鄉飲之禮先謀賓介凡與成

賓養定速賓賓至主人出相迎于門外再拜賓答拜拜介

介答拜拜衆賓此拜迎之禮也至迎賓入將進揖當陳揖

當碑揖是主所以致其尊也賓至階三讓主人先升客從

之是賓所以致其讓也先階以潔其手次洗以潔其爵而

後舉觶是主所以致其潔也拜至者賓王既升主人昨階

上當相北面再拜以謝賓之至而賓亦于西階上答拜也

拜洗者主人降洗賓降再辭卒洗一揖一讓升賓拜以謝

主之洗而主亦答拜也拜受者主進酒于賓席前賓西階

上拜受而主少避也拜送者賓進受酒復位主昨階上拜

送而賓亦少避也拜既者賓西階上坐卒爵而拜主答拜

也是四者皆主賓所以互致其敬也啐酒告旨亦拜此不

言統于拜既也爭心之競慢心之肆關力相角辨口相勝

屏讓拜洗其文尊讓絜敬其義免於人禍見其善也之指

鄉飲禮道猶引遠鄉人鄉里之常人士則鄉人之秀君子

并有德位之通稱白鄉人以至士君子則盡乎人矣聖人

制此禮以導之此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平酒

人禍之所以免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平酒

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

以自絜而以事賓也上共如字下共供通○房東房戶室

之南而西向設尊房戶之財常與人共不自有也平酒水也

之呂大臨曰明君子之財常與人共不自有也平酒水也

飲始干水極于酒地道尚有故設平酒在酒尊之西以貴

之也其猶養也致味以養賓也榮屋翼也設洗于堂下東

面當東之榮室亦洗于此而專言主者以設于東知為

主人敬賓而設也一尊一洗一羞陳設皆有其義如此則

尊讓潔敬不特在儀節之祭薦祭酒敬禮也啐肺嘗禮也

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

禮記鄉飲酒

卷五之三

二

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

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

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薦一作簾為皆去聲○薦謂脯醢近

前司馬肅謂醢折俎賓左執爵坐祭脯醢賓右執爵與

取肺坐祭之與加于俎坐執手遂祭酒與席末坐啐酒

降席拜告旨適西階上北而坐卒爵拜既敬主人之禮故

祭之不敢虛主人之禮故當以成之席末席之西偏致盡

上作起也。以輕財重禮與其敬讓之心。則民自不爭矣。賓王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

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

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

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

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

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

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

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

禮記 鄉飲酒

卷五之三

主

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是以聖人務焉。僕一作全。鄭讀遵。今如字。○介賓之貳。僕

然有介以輔賓。必有僕以輔主。而後全故。又各全也。儀禮

賓若有尊者。席于賓東。一人舉。禮乃入。賓介皆降。揖讓升

蓋遵尊也。乃鄉先生為人所遵。法者本尊于賓。以此時不

為正賓。故後入耳。鄭謂僕即遵非三賓。賓賓之長。陰陽日

月也。三光北。辰大火參伐也。設位之次。賓席席前。南面主

席階上。西面介席階上。東面眾賓席西南。南面僕主

北。西面若遵則賓東。戶前亦南面也。近世以賓西北。主東

南。側席相向。謬矣。賓象天。致其尊也。主象地。所以養也。日

體陰而用陽。月體陽而用陰。故介僕在賓主之間者。象之

三辰麗天而為光。于天故象賓之次。于賓者象之魄。月體

盛可親。故曰仁主厚其奉。養仁之道。賓請其成。儀義之道。有事。賓以義為事。主以仁為事也。有數多寡。隆殺之差也。聖通明也。既求諸天地。以定位而俎豆多寡。又合乎隆殺之宜。則禮之見於節文者。通貫顯明。若表立而盡人可見。由是敬以將之。則內有其本。外有其文。而禮全矣。大賓異爵之外。皆以齒序。則孝弟之意。實見于節文。而禮以體之。凡觀感者。皆興起于吾心。自有之德。豈不識有得于身也哉。衛法之巧者。聖人制之以道。而妙于行者。無不有以得已也。又引古語以結之。○朱子謂此節牽附迂滯。不足深究。今姑就其說釋之。

右傳一章 鄭氏曰此賓賢能之禮。愚謂飲賢養老。習射其禮亦然。而或小異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

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

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日陽精。月陰精。以氣化言。則曰陰陽以垂象。言則曰日月其義。

禮記 鄉飲酒

卷五之三

四

一也。禮之大綱曰經。條理曰紀。錯綜曰參。古人制作無月不合于法象。自然之理。則此三者固政教所由出也。

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

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此又因上參以三光而

近日則愈虧成魄。卽生明也。魄者明之對。成者生之對。此

主月之讓。日故不曰生明。而曰成魄。自三日成魄。至于全

晦而成。一月歷三月而成。一時是讓之至也。三卿近君而

其禮屈。三賓近賓。而其禮殺。皆讓之道。則此參之者。固禮

之大。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

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狗陽畜。鄭謂取擇人之義。烹于

去階如堂之深。匪在洗之。堂北之東方。洗在阼。階下之南

西水在洗之東。左東也。尊有平酒。教民不忘本也。始也

古人汗尊。杯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蠡也。產

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生也養也遊猶居也

明主位。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壽也產萬物者聖

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

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

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侑

藏也。鄉去聲下同。愁爾雅作摯察或作殺。○賓位西北而

之。急察分辨之。嚴聖生物之通仁。生物之暢義。生物之成

子南面而立。體天地之道。順陰陽之宜。而賓之。介必東鄉

位。如是其尊賓之意為何如哉。言賓位之義。介必東鄉

介賓主也。主位東南賓位西北。又賓道尊嚴其情無以相

禮記鄉飲酒通故設介以通之。不言僕者。或有時而無且尊

介之輔賓故特著之也。言介位之義。

右傳二章。皆申釋上章未盡之義。○首二節申賓主

五六七節申四面之

坐也。鄭本第四章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

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

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

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

而孝弟之行立矣。孝者之孝當作教。○六十者坐于堂上而五十者立侍堂下。欲明尊長之義故

為此以示聽事之意也。豆謂加豆正豆皆偶而此加豆以

年加飲明養老之禮。當以年通隆也。孔云五十者亦二豆

鄉射鄭謂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愚謂凡士

君子習射皆做其禮也。呂氏曰尊長近于事兄弟也。養老

近於事父孝也。使鄉黨習見此禮則

孝弟之行不肅而成極言行禮之效

右傳三章。鄭氏曰此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愚

位之禮。儀禮不見而此及之。豈賓賢能未嘗不正齒

位而正齒位亦必重賢能歟。蓋不可得而詳矣。愚謂

習鄉尚齒是鄉飲無不尚齒者。蓋賢能同則亦以齒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天下雖大分之則

治其鄉則

天下平矣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

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召也。主人速

禮記鄉飲酒

卷五之三

六

答拜還賓拜送速介亦如之。若衆賓則不速也。賓介至主

人拜迎先入賓厭介介厭衆賓皆入門左衆賓不拜迎也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

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殺

戒反。○既入門至堂下。主揖賓升介及衆賓立西階下。東

而北上。拜至獻酬禮畢。賓降立階西。當序東面。主揖介升

如賓禮。但無庭中之揖。無燕飲之酬。介辭洗而不拜。洗不

辭。洗不辭。酒不告。旨是其節已省也。介降立賓南。主三拜

衆賓賓長者三人各答一拜。餘不拜。一揖即升。為長者三

人洗一人辭洗坐而祭立而飲。無與坐之煩。卒爵不拜。按

主爵不酢其

節為更省矣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

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觴乃立司

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間去聲。一人或為二人樂音

洛。○既獻衆賓乃皆就席。一

人舉解于賓乃設工歌之席于堂康東上而入升歌三終者工四人升堂二人歌二人鼓瑟歌鹿鳴四牡皇華每篇而一終也笙入三終者堂下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奏南陔白華華黍亦一篇而一終也間歌三終者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丘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合樂三終者孔謂堂上工歌關雎堂下笙吹鵲巢合之堂上工歌葛覃堂下笙吹采芣合之堂上工歌卷耳堂下笙吹采芣合之賈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二南六詩朱子是賈氏愚謂孔分三終甚明但須見堂上堂下二詩合奏耳歌之獻工也升歌之工于堂上拜受笙奏之工于堂下拜受主人亦拜送但及其長一人不備拜也正樂既備工告于樂正樂正告賓乃降立西階之東北面後此尚有無算樂賓出奏陳而言遂出者孔謂自也樂畢乃行旅酬恐有懈情失禮者故轉相者爲司正監之察儀法也如此則雖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和樂而不至於流矣

禮記鄉飲酒卷五之三

七

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弟孔如字今從朱。前一入舉解先自飲酌以進賓賓受之莫于俎西樂備賓欲出司正舉解請安賓乃取俎西之解作階上北面酬主人主降席立于賓東賓奠解拜興卒解不洗酌以進主亦拜受拜送賓揖復席主西階上酬介如賓禮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介酬者自介東餘受酬者皆自西餘如賓禮湯中立曰始入時止主酬賓至此賓又酬主答其厚養之禮止介酬主人至此賓又酬介答其輔已之勞賓賓不酢而降至此介又酬衆賓答其均有勞于此則情文備矣沃洗爵濯之人正酬不與無算爵乃與此蓋統言之弟長而無遺言少者承順長者而又無一人之遺也孔謂弟少也言少降說屢升坐修爵無斂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說脫同修儀禮作煮下朝音潮莫俗作暮。正酬既畢復二人舉解于賓介司正請賓坐賓辭

細弟子微俎賓主皆降階脫屣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盡歌而止修羞也熊謂行也亦通凡治事者朝以聽政夕以修令聽政既罷乃行鄉飲固不廢朝矣而燕飲有節亦不因無算爵而遂廢夕也遂猶成也賓出奏陔主送于門外再拜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行去聲。恭敬足以攝禮故身正人情無不通而分無不得故國安國與天下廣狹雖殊而理則一國安而天下有不安者哉又申結之見鄉飲該王道之全也。呂大臨曰貴賤隆殺禮也。不流不亂義也少長無遺仁也行乎一鄉達乎天下由一鄉而知王道之可行于天下此禮是也

禮記鄉飲酒卷五之三

八

右傳四章引孔子之言言鄉飲之裕于治以申上章政教之本及敬成國安之意家語本並同朱子并爲一章按鄉飲之明日賓拜謝主拜賓之辱乃息司正以勞昨日執事之人司正最尊故以司正爲賓其餘賓介皆不與召先生君子惟意所欲奏鄉樂亦惟所欲周世樟曰先生君子不于本日行禮之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也止用鄉樂禮殺也

禮記卷五之三終

禮記卷五之四

任啓運章句

燕義

凡本第四十七兩本第六朱子儀禮第三十四

吳澄儀禮第七今定爲第十六。左傳云燕以
示慈惠國語云先王之燕禮擇其柔嘉選其馨香
潔其酒醕品其百遷修其饗奉其饗樂陳其饗
組靜其巾幕敬其祓除于是有折俎加豆酬幣以
示容台好周禮有燕禮燕樂射詩鹿鳴以燕羣
臣棠棣以燕兄弟伐木以燕朋友湛露以燕元侯
彤弓以燕有功四牡皇華以燕使臣耶濟曰王燕
禮有因祭而饗者中庸燕毛是也有因勞而勞者
小雅四牡皇華是也有因服而會者伐木所云追
暇是也湯三才曰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
夫有勤勞之事君與羣臣共燕樂之二也卿大夫
聘還燕之三也四方聘客燕之四也皇甫侃曰燕
同姓則夜飲異姓讓而止愚按王燕禮已亡今儀
禮所傳乃諸侯之
燕禮此其傳也

禮記

卷五之四

一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鄉西面北上
爾大夫八字從註疏補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
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敵之義也設賓主飲
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
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
一等而揖之禮之也爾淵同敵或作適誤。將燕之日小
臣戒與者陳饗器公席阼階即位西
鄉小臣納卿大夫士公降立阼階之東南南向揖而進之
遇近也移也變揖言通者臣方踞階不前揖而移之使近
也公揖卿卿進至中庭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少進次卿
之南北面東上定位者卿云爲其始又踞階以安定之也
君席阼階者以主道自居君升而卿大夫不從而升君立
席上西面而卿大夫無在西階上同立者君尊莫與行賓

禮記

卷五之四

二

王相敵之禮也于是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禮辭又
命之拜諾出立門外東面將以賓禮入蓋燕必有賓乃成
禮故立大夫以爲賓而臣不敢與君抗故又使宰夫爲主
以獻賓也公孤也上公之國得置公一人孤卿之尊與君
爲近又以爲賓則疑于君大夫位卑無嫌故不以公卿爲
賓而以大夫也庭門屏之內堂下直塗也射人納賓賓入
中庭公降一等揖之以賓故禮之也莫敢敵莫敢抗者臣
之尊君居上位降階揖者君之禮臣君臣各盡其道而已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
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
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
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士上士庶子下士也周禮秋
夫次事上士次事庶子陳君復謂言庶子以包中士儀禮
賓飲庶子執燭其職甚微非夏官之諸子也設席之法上
卿在賓東小卿在賓西大夫又在小卿之西卿大夫堂上
南面東上士庶子堂下西面北上堂上則卿近君而大夫
遠堂下則士近君而庶子遠上貴下賤近貴遠賤也獻酬
之法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自酌以酢主人洗觶
酬賓不酬公公固至其酬以優賓也于是小臣請公命下
大夫二人洗泉解勝爵于公勝爵以代酬也公取一解以
導賓爲賓舉旅賓自酌未飲請行酬于三卿五大夫榮君
之賜故行酬也然後主人以散爵獻孤卿孤卿不酢禮之
殺也小臣又請命大夫勝公公取前勝爵之副爲卿舉旅
卿亦行酬如賓禮也然後主人獻大夫于是樂作而行歌
矣三終獻工畢公取後勝爵爲大夫舉旅大夫亦行酬如
卿禮也笙入間歌合樂皆畢乃立司正徵組而正禮畢矣
然後主人獻士賓勝爵于公公取賓勝爵爲士舉旅士亦
行酬如大夫也獻酬皆于西階上賓卿大夫行酬不及士
士行酬不及賓卿庶子然後主人直獻庶子于東階君不
舉旅庶子亦不行酬卑故也既備遂獻左右正及內小臣
皆于阼階無算爵無算樂其禮皆先貴而後賤詳貴而略
賤也牲體俎實也薦用脯醢羞庶羞等差若賓有俎餘無

○賓卿得獻即薦大夫士備獻而薦之類亦以明貴賤也
○芮城曰篇首有古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節夫此燕禮
乃諸侯之禮與天子之官何與夏官諸子爵下大夫其所
職掌與燕禮何與經內雖有獻庶子及庶子執燭之文然
其受獻在士舉旅以後其執事與人聞人相聯乃諸侯
官之卑者燕禮之行貴者衆矣不舉其職而先最賤者何
哉學者不正其誤而反爲牽合辭愈費義愈難不如刪之
爲當愚按夏官之諸子爲下大夫秋官之庶子爲下士尊
卑迥別必他篇斷簡而無知者見字偶同君舉旅於賓及
遂安附于此今移置世子記則得其類矣君舉旅於賓及
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
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
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
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

禮記 燕義

卷五之四

三

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
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
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旅於賓
夫曰賜別尊卑也公就西階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
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解答再拜執解興立卒解
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解答再拜執解興
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解洗公坐奠解答再拜執解興
酌膳解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必下拜者
臣之禮必答拜者君之禮也然所謂禮者豈惟此哉竭力
盡能臣之禮報以爵祿者君之禮也夫臣之忠君豈待爵
祿而後勸而君之待下亦豈徒以爵祿爲哉然君愈
以禮待臣則臣愈以禮報君交孚之情自不能已故臣下
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也臣立功于國則國安國安則君
寧此固臣子自盡之忠而亦君有以取之非虛取也且是
不虛取者豈惟於臣哉出什一以養君者民之禮明正道

以道民者君之禮上先以道道民至民從上之道而有功
然後取其什一是不亦不虛取于下也取什一故上用足不
徒取故下不匱用足則上和親而不怨于下不匱則下和
親而亦不怨于上矣夫禮以別君臣明上下其體甚嚴而
和與寧如此者蓋君臣上下本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故和
寧者禮之用而君臣上下之大義即其所以和者也故燕
禮雖示和實以明君臣之大義也○楊復曰公取膳解酬
賓別是一禮與尋常酬禮不同君臣之義其分甚嚴其情
甚親使率夫爲主所以嚴其分今親舉解酬賓賓下拜必
答拜所以通其情然儀禮不言君酬賓西階下及君反位
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芮城曰吾讀燕
禮而知古君臣之交也其始小臣戒與者宰具饌樂人懸
有君命也公立階東南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
揖賓臣也而賓之矣賓升堂主人拜至酌膳尊主人拜送
既獻賓次乃獻君君也而後臣矣主人西階上獻賓公就
西階酬賓君雖不爲主而主之意申矣○編獻卿大夫而後
樂備樂備而後立司正脫履升席君命曰以我安皆對曰
諾敢不安君命曰無不醉皆對曰諾敢不醉此雖君臣之

禮記 燕義

卷五之四

四

辭乎蓋絕乎賓主之辭矣于是獻士獻庶子于是無算爵
無算樂日不足繼之以燭賓入以肆夏出以陔夏節文終
遂焉君之于臣愛敬備至如此故燕義曰所
以明君臣之義者則曰所以達君臣之情也
右傳一章按本篇所言者皆君燕本國之臣之禮若
門君親獻賓賓因辭乃使宰夫獻周世摯曰別于已
之臣也若燕勞于王事之臣則以樂納賓賓至中庭
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三終笙吹新宮三終
遂合樂而奏於饌之篇蓋其禮尤重矣

禮記卷五之四 終

任啓運章句

孔本第四十兩本第五朱子儀禮第十一吳澄
逸經第六今定爲第十七。此古經也漢人得

之魯壁中鄉飲禮燕禮至升坐脫屣則主人請射
所謂鄉射燕射也否則投壺故以次鄉飲及燕之

後呂大臨曰投壺射之類也燕飮有射以樂賓
習容以講義或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賓客之集

不足以儉官則以損壑審其節要其害以補官以樂志正體直者亦在焉此先王所不廢也孔氏曰

天子至士皆有投壺禮此皆平歲之禮蓋大夫士
禮也天子諸侯禮亡皇侃云屬嘉禮或曰屬賓禮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

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旣賜矣又重

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

禮記
卷五之五

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

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

還曰辟主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君扨口主聲口七笑反般音盤還

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張鎰曰皮樹人面獸身孔氏曰

算謂之中者射以中爲善也主人奉矢在阼階西面司射

口不正皆謙辭既賜言既受賜也般還者降之容曰辟猶

失主人般還而辟之賓既拜賓主各來兩楹間皆南面主

人在東校矢于簣莫之乃還東所拜送賓賔之辭。此一節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遑反位揖賓就筵。兩楹間抄

人拜送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干阼階上受之進就兩楹間亦莫之復還至阼階西向揖賓與俱廣明爲偶也賓主席皆南向其間相司射進度壺句間以二矢半去客弓。此一節卽席之事。

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願投爲入比投不釋勝

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

立請慶多馬。請王人亦如之。古本無以二夕半四字。莫才無一馬從二馬五字。爲勝之。

主之席室則五尺堂則七尺庭則九尺也司射于西階上

中以進設于壺之西乃于中西東面手執八算以興而告

于賓主必八算者賓主各四矢亦各四算也既告餽以八算實之中內投入乃釋之孔賈皆謂中實八算手執八算

釋手所執者未知是否矢在木木入刀釋未入則召云
賓主當更迭而投若一人連投二矢雖中不釋也正爵罰

卷五之五

馬以記其勝之數孔氏曰馬亦算爲之陳澧曰謂之馬者

若一人三勝則立三馬二勝則并取一勝之馬而行慶禮

命弦者曰

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諸師樂官之長禮以升歌爲重

會孫侯氏者近之呂謂原壤所歌非也問若一謂前後樂

此一節命樂工之詞

射坐而釋一算焉指更迭也矢既具請更迭而投退東面立投有入

北二人投畢各反其位司射改實八算于中俟後投者。

此一節方枘之事拍射不釋筭再釋筭猶賓黨於右主不作樂投壺初卽釋筭樂作主于歡樂故也

黨於左 先投者畢各反其位繼投者以次而進其釋算卒

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 二算為純一純以取

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其黨賢於某黨若干純奇則曰

奇鈞則曰左右鈞 今本無餘字及二黨字從朱子定本一

基○賓主之黨卒投司射乃請數所釋之算二算謂之純

一算謂之奇數賓之算就地先取一純實于左手而二純

三純以至十純則純而委之每委與之數主之算先數所

釋之算于手一純則委之至十乃與之其有數純則橫于

下其餘告若多二算則曰奇算零數也計賓主相敵之數而

以其餘告若多二算則曰奇算零數也計賓主相敵之數而

多三算則曰一純一奇相敵則曰左右鈞也射必比耦投

壺則二人亦可為之若賓主各有黨則總計之曰某黨賢

于某黨也于文為一為十言若 命酌者曰請行觴酌者

者未定之辭○此一節卒投之事

禮記 投壺 卷五之五

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大戴作舉

勝者之子弟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當飲

者云云○司射請于賓主命勝者之子弟行正爵當酌者

諾乃于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酌坐奠于豐上勝者不

勝者俱升自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而取解退而跪飲

之言蒙賜之飲勝者亦跪而言敬以此養各為尊敬之辭

馬氏曰受以禮而不怨勤以禮而不矜也○此一節勝飲

之事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

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

馬 大戴首有司正曰三請立馬作請為勝者立馬今本

無人字下正爵一本作慶禮○行罰既畢司射乃告賓

行不使子弟無豐既徹馬無算爵乃行恩按若 周則復始

卑幼勝則不擢馬○此一節慶多馬及禮畢事

吳澄本有此句今本遺○周賓黨

至黨皆偏也○此一節復投之事

右經一章

算多少視其坐 賓主二人固八算矣若黨眾則每人四矢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籌鄭曰矢也愚謂馬也

以見例扶膚同廣一指曰寸四指曰膚賈公彥曰五扶二

尺七扶二尺八寸九扶三尺六寸投壺日中于室將晚于

堂大晚于庭隨日之光其 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

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

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 脩長也高也朱子曰壺不言圍徑

而以高之度量之客相乘求之當腹

禮記 投壺 卷五之五

圓二尺四寸一分腹徑八寸五釐鄭謂實積三百二十四

寸其容二斗則三分益一虛加之數經以圓壺言鄭以方

壺言愚謂圓參天方兩地計方易計圓難故就圓加一為

方積定仍去四之一節圓之實積也實以小豆鄭曰取其

實也○呂大臨曰扶數以奇壺容數亦奇陽數也算尺二

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求諸陽本諸天愚謂矢算數

也陰陽兼之也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

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庭長司正也鄉飲特族使相為司

儀法者故謂司正為庭長樂人太師及絃者使者執事之

禮記投壺

卷五之五

五

○半○○○○口口○薛鼓此以上薛人擊鼓之節也取半以下
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射謂燕射投壺射之細也故其節止用半以下魯鼓○
口○○口口○○半○○口○○○○○○口○○口○○
上亦魯鼓之節也許乾元曰大戴禮半以上少第一。半以下少第三。未多一口一。薛鼓○○口○
○○○○口○○口○○○○口○○○○口○○半○○口○
口○○○○口○
此以上亦薛鼓之節也魯薛各有二者前爲初射初投之節後爲再射再投之節也三與再同節方慤曰魯薛之鼓旣異而傳者又異故并記之亦或然歟乃今傳大戴者又與小戴不同朱子儀禮從大戴而世遠年湮究無從是正矣魯射節短薛射節長而投壺用半以下又魯長薛短不知何故陸佃謂魯鼓以待同姓薛鼓以待異姓又以周制實然非魯薛自異矣

右記一章芮城曰先儒皆以此爲儀禮正經或以兼稱齊薛疑其爲傳非也儀禮諸篇之末皆有記曰以博異義此亦然耳朱子儀禮九經後記皆分屬各節下以從簡便此篇亦然今竊取朱子意而仍其舊斷爲經一章記一章

龍記投壺

卷五十五

六

禮記卷五之五

禮記卷五之六

任啓運章句

射義

孔本第四十六尚本第四十六朱子儀禮分鄉射義

今定爲第十八○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世本
示揮作弓夷牟作矢荀子云倕作弓浮游作矢四
人皆黃帝臣山濤經又云少昊之子般始爲弓直
上古但弦木而筋角之用至般備陳陳傳良曰射
禮有三大射在郊賓射在朝燕射在寢許謚曰大
射天子有事郊廟與來朝諸侯繼內諸侯王子弟
及所貢之士行之賓射諸侯朝王及相朝聘行之
燕射無事燕樂及燕飲賓客行之天子諸侯大夫
備三射士無大射按周禮卿老及卿大夫獻賢能
之書於王退而以卿之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
禮會民射於州序保氏六藝之教諸子國子之考
藝與不有射買達言庶人無射禮則因田獵張獸
皮射之蓋射爲男子之事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無
人不射即無人不有禮所以消其凌競之氣而化

禮記射義

卷五之六

十

於和平道至深也儀禮有鄉射禮大射禮此篇既
非分傳又非兼釋畧去本經儀節泛陳大意而已
故不敢從朱子分列
而但就本篇條次之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

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

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禮有因飲燕而射者有因射而燕

而旅燕禮則三舉旅而射大射則再舉旅而射鄉射則射

歌笙人聞歌合樂皆備鄉射則惟合樂大射惟歌鹿鳴笙

新宮義各有主也飲燕主於洽情射主於辨分故因射而

燕飲者所以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非猶夫飲燕止主於

達賓主之情也○翔曰明君臣之義如故射者進退周還
燕公答再拜射而燕止答一拜亦是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此言容之也於禮也呂大

下皆執弓而後失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
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
於楅也始進當楅取矢皆揖既揖後退與將進者揖其
取矢也始退當楅取矢皆揖既揖後進與將退者揖其
退矢也始進當楅取矢皆揖既揖後退與將進者揖其
退矢也始退當楅取矢皆揖既揖後進與將退者揖其
平曰敬以直爲志無不正義以方外而體無不直故其
形之於射也志正而持弓矢亦審體直而持弓矢亦固然
後審足以見之固足以至之巧力兼至而可以言中矣是
即射之一端而平日之德行可見也○翔曰君子之學內
外交修而以內爲主是內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
志正又外體直之本也

禮記射義

卷五之六

二

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
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

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

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此言節之比於樂也

南篇名射義篇遠周禮射人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

芣苢五節每射四矢每矢一節後四節則聽之以射其前

則但歌而聽之也騶虞掌來之官虞掌山澤之官田獵之時

兩官皆有事草木茂禽獸多者虞人蕃育之功有餘而不

盡取騶虞人馳驅之節故詩呼二官以美之二官且備則他

詩采之盛之相之莫之俱有法度采蘋詩言風儀在公不
失其職故用以爲射之節使射者各因而有志焉明其志
而爲其事天子得人以亮天工諸侯朝會以謹王度卿大
夫守與奉法士各盡其所分職則綱舉於上目具於下而

而可數爲莫如射君臣平日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性無不節情無不和行立功成者在於此夫豈有流亡之禍哉

射之爲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故心平

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
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
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
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
得為諸侯此申上章志不失事之意釋思其義舍止其所
平體正而中則舍之義也父鵠四者所釋之實各射已之
則舍之實也蓋道所當止猶鵠之當中也故見鵠而射之
知已所當止之道如父鵠子孝君仁臣忠是也下復以天
子大射而諸侯之得與於祭明之言為諸侯即以為侯鵠
能釋而舍之則能盡諸侯之道而可以為諸侯不然則不
盡諸侯之道而不可為諸侯矣○按考工記祝辭言惟若
軍侯母若之謂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是為不臣之
侯戒也此言射中則得為諸侯又是為盡道之侯勸也皆
禮記射義

卷五之六

五

後儒因侯字生此曲說夫射自天子至士庶皆得行之獨
於諸侯取義何居朱子曰射中為諸侯則如窮邪何以處
之芮城曰有德之人必無內志不正外體不直容不比禮
節不比樂則射亦可見其德行非必取射以觀之也明
乎此則所謂射為諸侯與選諸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侯卿大夫士可以辭害意矣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
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
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此復申以射選士
依水澤為之則此澤疑即鄉學而射宮即國學之東序也
習於澤弓以弧射以槥射於射宮則弓以夾射以侯進爵
紕地蓋古禮文而此引之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
進言爵紕言地互文也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

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此復申射者男子之
能有事於天地四方然後
可事天地四方之養也

右傳二章皆以申上章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郊特牲○
故託疾至於託
疾而恥淵深矣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
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揖讓而升者上綱揖讓而升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
者射卒南面揖階上揖降階揖與升射者相交於階前下
揖也揖讓而飲者射既畢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洗解升
酌坐奠於豐上降司馬命三耦及眾賓勝者袒決遂執張
引不勝者襲脫決遂加弛弓一耦進揖如升射時及階勝
者先升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解與少進立飲進坐奠之豐
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交於階前亦揖也揖讓
如此復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者何可以聽何以射本篇郊
何爭哉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者何可以聽何以射本篇郊
隨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
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
辭辭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辭者辭
養也射以樂為節然何以聽樂之節而射之節適與之合
聲以下記者釋之之詞正亦作焉焉皆鳥之小者然捷
難射故取以為的而其義則正取諸正鵠取諸直也夫射
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詩小雅賓筵之
篇勝者不言罰而言養此讓道也然非老非病而受人之

卷五之六

六

禮記射義

養不亦恥乎故
求中以辭之

右傳三章

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首節以能言次節以心言三節以禮言末節則以成德言

也不能而以爲恥不中而必反求揖讓將之以禮循聲比之以樂有爲己之心無上人之意射以觀德豈不信哉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嚮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

禮記射義

卷五之六

七

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延一作晉賁同與鄭去聲萬如字後萬作役序一作徐揚唐本並作騰者不之不陸讀音呂如字朱子從之期一作供一作勤○矍相地名有疏來曰國如堵嚮言環而觀者衆也鄉飲禮將放酬使相爲司正將射轉司正爲司馬至于司馬謂至其時也親射之衆亦有欲射者故出延之斯時未入者有賓主之禮故皆其惡使不得入也鄭云與奇也人有當立之後而往強與之貪生無勇敗國不忠貪利忘親三者皆大惡也萬謂爲人賤役亦通公罔氏魯名序氏點名毛留業謂即孔子弟子公祖子之奚容蒧也揚觶在射既畢反司馬爲司正舉解於賓時衆皆在賓位不可斥言其惡故但簡其善而無其善者自退也九子曰純百年曰期極老而言論無違有德必有言也呂大臨曰襄所稱者德有立矣點所稱者德有成矣有立寡有成尤寡衆所聚會簡別賢否人所難言故反言之曰不在此位以深示其不斥言也孔謂問衆中有如此人否有則可在此位也亦通

右傳四章又引孔子之事以証之。○呂大臨曰孔子如是之甚特門人逆料其意爲此說耳愚謂聖人雖不爲己甚而春秋所誅貶未嘗不嚴況子路爲司馬有誓衆之職其言之厲未爲過也若襄點爲司正則自不宜如此然子路語厲而寬襄點語恭而密初非徇人也若但以同融爲聖人之德其不流於鄉愿者幾希

禮記射義

卷五之六

八

禮記卷五之六終

禮記卷五之七

任啓運章句

朝義

孔本失其篇次朱子儀禮第四十四吳澄儀禮

禮親邦國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春朝以賓

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

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

施天下之政今儀禮惟行覲禮一篇餘篇皆亡此篇

則統凡朝而言非止春朝之朝也趙惠曰虞夏諸侯

歲朝周制侯服歲朝甸服二歲男服三歲采朝四歲

衛服五歲采朝六歲而一朝晉朝五年一朝蔡沈曰

虞夏巡守之明年東諸侯朝又明年南諸侯朝又明

年西諸侯朝又明年北諸侯朝又明年復巡守愚按

書惟言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其分四方無確據周

禮分邦畿之外為甸男采衛要夷鎮蕃九服國語

則以邦內為甸服而分邦畿之外為侯賓要荒四服

周官一篇言五服又言六服其朝之歲則或言五年

言六年或以服之遠近分疏數愚按國語五服與禹

貢正同要即綏也邦內甸服乃公卿大夫食邑所在

其列于六官者將朝夕在廷即世祿無官亦使令及

之其朝不可以歲計也國語侯服則統周禮侯甸男

采言之蓋風教日廣故侯服日開其勢不得不又分

其名故又別為甸男采而實則皆諸侯也侯衛賓服

與周禮衛服正同豈要夷則兼要夷二服成狄荒

言五年六年特舉遠以該近耳王初即位諸侯皆畢

朝義 卷五之七 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王父錄本

天子之所以章明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此十六字今

並存之。典命宗伯之屬中士二人掌諸侯之五儀諸臣

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五儀公侯

伯子男也五等孤卿四命下至三命再命一命及不命之

上也九儀合諸侯五諸臣四共九命不命之士不與也諸

侯之儀辨于朝諸臣之儀辨于聘所以明貴賤尊卑上下

以此

右傳一章 統言朝聘之禮之大

諸侯朝從吳澄本朱子各執其主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

諸侯朝從吳澄本朱子各執其主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

也

諸侯多子春西諸侯多子秋觀明堂位魯閏春祭竹

書書春徐子來朝秋西戎來賓可見而亦不盡拘也

若周禮所云朝宗親遇會同則因其介主入覲于王

其宗人嘉事在路門內日親朝在路門外詢萬民在

庫門外諸侯常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受摯和受享

肅春夏以受摯為重秋冬以受享為重春秋朝夏宗亦

受摯于朝秋親冬遇摯享一受之廟會同則于郊壇

也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

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義者事物當然之次貴賤尊

無以明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

人掌諸侯之儀此下疑脫大行人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

掌諸侯之九儀句

禮記 朝義 卷五之七 二

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半禮之數所以明
別義也。樊纓通積去聲。○略同姓金幣與姓象轅入朝則
車副車也。周禮上公九命執圭九寸纁纁九寸冕服九
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侯七命執信圭伯七命
執躬圭車服旌旗各以五為節。節子五命執紱男五命執
蒲璧車服旌旗各以五為節。節子五命執紱男五命執
以迎之也。少曰委多曰積。周禮有大賓客則大司徒令野
修道委積小賓客則小司徒令野修道委積遺人掌之委
人待之掌訝致之。泮禮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委數積數
節諸侯來朝之禮。然後天子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
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
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語

禮記朝義

卷五之七

三

大采朝日韋昭謂春分之日服五采之服以朝林雲銘謂
每日一朝此則天子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出東門外
而朝之也。四時之朝于廟惟大會同則為壇。壇周禮司
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此舉重而言也。壇在國門之外春
于東夏于南秋于西冬于北。每曰成三成則十二等也。
每成為一等。侯公于上侯伯于中子男于下。壇外為宮方
三百步。壇土為墀以象牆壁旁一門四旁各一門也。朝日
畢反祀方明乃以禮見諸侯上揖下其手其禮輕天揖上
其手其禮重時揖則適當平衡禮之中也。庶姓異姓之小
者異姓王之外親同姓王之宗族有親疎之殊故禮之各
有所宜也。○此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及其將幣
也。公于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上介豫建其旂為其
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
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諸男門西皆北面東上諸侯入建
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向揖之以定其位
王升壇設俎以會同之禮公侯畢乃更陳饌而升次侯次

伯次于男傳俎凡四也。幣所享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繡公薦圭璋及
草幣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蓋以莫主降拜
諸侯有貴賤尊卑之異故以位與等別之也。莫主降拜
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

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臣職臣事所以教臣也。侯
袒命畢侯氏入門右坐莫主再拜稽首侯氏生取
圭升致命王受之侯氏降階東北而再拜稽首侯氏延之
曰升升成拜乃退此朝之正禮也。三享以國之所有中庭
西上莫幣再拜稽首侯延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
自西階東面受宰幣幣西階前再拜稽首出此享禮也。門
門若觀則廟門也。肉袒于門之東入門右北面立告聽畢
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曰伯父無事歸寧爾侯氏再拜
稽首出此諸事之禮也。蓋命之升者天子所以優其臣必
先下拜者臣子自盡其敬惟國所有者天子不責其無必
以重物者臣子自致其愛王曰無事者天子休息無為必

禮記朝義

卷五之七

四

袒請事者臣子自効其力也。○周禮侯服貢祀物甸服貢
犧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財物要服貢貨物
萬經辨之謂如此必責所無非周公意然愚謂祀物貨物
其品非一當亦以所有貢之非物物求備也。袒而請事只
是敬事之意曲禮所謂不有敬事不敢袒務也。率而祀天
先備謂請罪受刑恐非。○此諸侯入朝之禮。率而祀天
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祀於
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
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備而禮之三饗三食三燕以與之習
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
之益習德行爲之益修天子之命爲之益行。德行之行去
聲燕一作晏
爲之一作謂之。○諸侯來朝而當天子有郊廟之祭則諸
侯亦與助祭示以敬天尊祖之義亦所以爲教也。迎氣祈

穀北郊祭地諸侯皆與南郊舉重也。大射將祭擇士之射圖事圖謀國家之事也。大射以觀其德。圖事以觀其能。而諸侯之賢否可知。賢則慶之，賞之，否則教之，戒之也。積賓接也。周禮大行人王禮上公再醴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一饗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一饗而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饗主于敬，燕主于情，食兼恩禮之中。三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此亦舉重也。習立習之而後立，買誼所云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也。近謂侯甸男其朝在三年之內，遠謂采衛要其朝在六年之內，德觀摩而有得如上，報德教孝諸事也。此天子待諸侯之禮。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樂。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所以正君臣之義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交有事相交，殷盛禮也。諸侯之聘，服虔注自襄二十年叔老聘于齊，至今二十年故修盛聘是諸侯之聘無定歲也。○胡安國曰殷中也，中歲而聘。

禮記 卷五之七

五

易世而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無禮義之交，惟強弱是視，或來朝而不報，或屢往而不納，無合乎中聘世朝之制矣。且于天子之述職，闕如而自相朝聘可乎？故凡春秋書朝聘皆議也。

右傳二章 諸侯朝于天子之禮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諸侯之朝所謂世相朝也。○按親禮諸侯朝于天子，神冕墨車，戴侗云車服皆降一等，示貶損也。則諸侯相朝必以命數可知。然親禮于親之日始言神冕墨車，則受舍以前賜車服以後亦如命數也。又大朝以示盛，車服亦不降。介紹而相見，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紹繼也。由上擴通相繼也。介用命數之全，擴用命數之半。公相朝禮主君出大門外，賓去大門九十步而陳九介，東面南上，主

君陳五幣，西面北上，上擴受命出諸亭，以次傳末擴末擴傳末介，以次及上介，上介上告賓，此傳而出也。賓命上介以次及上擴而告君，此傳而入也。如是者三，所謂交擴三辭也。侯伯相去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其介皆如命數，賓正也。言正相對而視語之賓主皆不取質，故必有擴介以通其情也。君使大夫迎于竟，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勞去聲。○事也。勞于道，請行也。卿再勞矣。君又親之，備三勞也。卿授館矣。君又親致之，使即安也。凡諸公相為賓主五擴三問，再勞皆旅，擴介九人，擴九人主君郊勞，交擴亦介九人，擴九人致館如郊勞之禮，致積如致積之禮，皆有幣郊勞疑當加璧，此始至之禮也。既傳命主乘車，迎賓賓車進主君下賓亦下，三揖三讓入門，折而東入廟門，歷三門三曲，每門每曲揖，至階三讓升主君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進授玉，君受之，退西階上，北面拜，必廟受者先君之好是繼非私專之也。此皆主之致敬于賓也。三讓者主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此則賓之致讓于主也。相安有後讓之禍哉。君親致饗既還主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既飪同○牲殺曰饗謂饗牢至致饗有饗腥無率既朝致饗饗則三者備凡牛羊豕豕具為一牢。上公饗牢二設于西階，腥牢二設于阼階，奉牢四陳于門西，侯伯饗二腥二牢三子男饗一腥二牢二饗食在還圭前，先言還圭重圭也。禮有饗有食有燕饗主敬燕主情食尚質燕尚文不言燕重敬質也。敬質禮之本也。故饗食在廟而燕在寢也。致餼報其幣也。有郊勞必有郊送。

禮記 卷五之七

六

子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勞去聲。○事也。勞于道，請行也。卿再勞矣。君又親之，備三勞也。卿授館矣。君又親致之，使即安也。凡諸公相為賓主五擴三問，再勞皆旅，擴介九人，擴九人主君郊勞，交擴亦介九人，擴九人致館如郊勞之禮，致積如致積之禮，皆有幣郊勞疑當加璧，此始至之禮也。既傳命主乘車，迎賓賓車進主君下賓亦下，三揖三讓入門，折而東入廟門，歷三門三曲，每門每曲揖，至階三讓升主君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進授玉，君受之，退西階上，北面拜，必廟受者先君之好是繼非私專之也。此皆主之致敬于賓也。三讓者主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此則賓之致讓于主也。相安有後讓之禍哉。君親致饗既還主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既飪同○牲殺曰饗謂饗牢至致饗有饗腥無率既朝致饗饗則三者備凡牛羊豕豕具為一牢。上公饗牢二設于西階，腥牢二設于阼階，奉牢四陳于門西，侯伯饗二腥二牢三子男饗一腥二牢二饗食在還圭前，先言還圭重圭也。禮有饗有食有燕饗主敬燕主情食尚質燕尚文不言燕重敬質也。敬質禮之本也。故饗食在廟而燕在寢也。致餼報其幣也。有郊勞必有郊送。

禮亦如之敬于始必敬于終也致饗既一也還圭二也饗
三也食四也致贈五也郊送六也臣來聘則使卿致饗既
還圭皆于其館贈送于舍門外朝則其君自來故主君亦
身親之也饗食則先使人速賓賓至乃迎于門外若君有
他故不親饗食則使卿以酬幣脩幣致之

右傳三章 諸侯相朝之禮

諸侯附于德服于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
禮義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
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
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
尚猶有不附于德不服于義者則使掌交說天子之意以

禮記朝義 卷五之七

七

明道之故諸侯無不附于德服于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
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朱子本無天子之意
一作法○行禮義然後其身附于德修法度然後其治服
于義射人司馬之屬下大夫二人以射法治射儀者也職
方氏亦司馬之屬中大夫四人以射法治射儀者也職
平職守者也選其德行之所以治國者其治亂亦可知得與
知還其功則諸侯之所以治國者其治亂亦可知得與
治則當賞失則當罰此九命九伐之所由行也九命
者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爵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
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也九伐者馮弱犯
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外陵內則墮之野荒民散
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收弑其君則
殘之犯令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也掌交司
寇之屬中士八人巡行邦國道王之德意志慮使諸侯知
王之所好而行之王之所惡而避之相與守禮而畏威也

右傳四章 復統言之以結上文之義

禮記朝義 卷五之七

八

禮記卷五之七 終

禮記卷五之七

任啓運章句

士相見義

相見者師一也友二也求仕之君三也故君四也賈公彥曰新進爲臣及朝聘及他

國若來主國之臣見皆執贊常朝及餘聚會不執贊

平敵以卑見尊皆用贊尊見卑不用贊哀公執贊請

見周禮下賢非正法也儀禮有士相見禮篇而大小

戴皆無其義蓋古所傳者已亡之矣劉敞作此篇以

補亡因爲朱子所取故姑

錄之附諸侯朝聘二義前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

之摯噍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噍也者言德之遠聞也

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雁也者言

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

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

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者致斯志者

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

詳見玉藻本經言士相見贊冬用雉夏用鴈左

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大

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纛執之或

曰贊孤之贊也諸侯玉卿用珠圭朝用命圭也遠德爲志

天下爲一家務使萬物得所也一度爲志考禮正刑一德

以尊天子也禮爲志近君而不敢抗統大夫而不敢驕

也進退爲志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死節爲志守法之臣

則死法度守土之臣則死封疆也卑者于尊忠無以唯君

申其志故執贊以見之君至尊故惟事神以也耳

受贊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贊不敢當養也

吳本自

在無介上。仕于其國有贊皆受之若求仕其國而君不

用則還其贊即當爲臣者聽其執贊以見亦使贊者還之

乃去聘他國私覲亦執摯他國君來古者非其君不仕非

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

吳本此節在唯仕于君上。擇君而

後事擇賢而後交

原非苟于相見也

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

合者也必依于贊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恥

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

不可疎也

見以禮則不屈道可親則不狎如是則雖遠而

情義不疎不然苟而合者可屈之可狎之則亦

可斥而

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

尊嚴也

賓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辭曰

請吾子就家某將走見賓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

賜見主人又辭賓曰固以請乃許見又辭其摯賓曰某不

以贊不以見主人辭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曰某不

禮記

士相見義

卷五之七

附

依于贊不敢見固以請乃許奉摯見蓋賓必執摯者所大

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于

末者未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末必爭苟簡而相親者

末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

而母適于辱也所以使人慎其交而母適于禍也

相若相親吳本

並作相親若愚恐若字乃合字之誤。又由士而推言之

由苟合而反覆言之人知懼于禍而不恤辱之可恥而不

知辱禍之皆起于無禮也身不唯仕于君者召而往未仕

重交不恤斯辱與禍從之矣

而見于君者冠而奠贊在邦曰市井之臣在草曰野莽之

臣君雖召不往也

仕于君所謂傳摯爲臣者也召而往富

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未仕者不

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聘禮賓及竟張嬭君使士請
請行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皆降于君也賓升西楹之西
東面致命君當摺再拜言拜既又言拜君命之辱者賓于
拜賓故中言之也此數者皆君所以致其敬于賓賓在大
門外見主人陳摺以入容之禮待之已不敢當故三讓而
后傳命主君延賓入門欲廟受故又三讓而后入廟門又
歷闕門三至大廟揖入君先立中庭南面賓後入入門將
曲之時及既曲北面皆與君相向故君揖賓再揖訖主君
東面向堂涂北行賓相向君又揖賓乃至階而賓終不
敢與君相敵故至階三讓主君升二等乃升鄭謂欲使君
行一臣行二也此數者皆賓所以致尊讓于君也賈公彥
云侯階七等君行二等其上仍有五等而卿為上摺大夫
鄭言君行一臣行二者亦大祭言之耳

禮記 聘義

卷五之八

二

為承摺士為紹摺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
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客大戴作主宜從
之○摺主君使接
賓者承摺以副上摺紹摺通次之上摺一人承摺一人紹
摺則公三侯伯二子男一也禮賓設几筵授禮酒用束帛
君皆親之以致敬也私面賓見主國之卿大夫用束帛有
庭實私覲實見主國之君賓束錦乘馬介奉幣僎皮皆以
申情也致饗餼還圭璋皆于其館禮聘于君用圭聘于夫
人用璋圭璋重器故特還之賄用束帛紡禮玉束帛乘皮以
報君之享也贈用幣如其親幣以報賓之覲也卿聘一食
再饗大夫聘一食一饗燕無常數其有常數者以明禮無
常數者以示恩也禮聘享皆畢賓奉束錦請覲主君禮賓
賓乃私覲主君問勞賓介出乃致饗餼賓以君命問卿大
夫乃私面饗食燕將歸乃還圭璋及賄主君就賓館賓
拜賜行乃贈送此錯舉之不以序也姚舜牧曰私面私覲
賓道也親禮賓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主道也君道
也呂大臨曰使臣之義則致君臣之禮于所聘之君主君
之義則致賓主之禮于來聘之君臣之禮于所聘之君主君
此以禮齊相朝聘之禮于來聘之君臣之禮于所聘之君主君
夫人亞獻此惟婦禮凡迎送之節俎豆之數皆下其君二
等以及不以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則賓主之中亦未嘗

不明君臣之義矣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屬以禮
使者聘而謀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屬
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
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年二句大戴作歲交相問殷
大聘者諸侯朝于天子之明年大夫聘又四年卿聘四年
大夫聘五年卿聘六年大夫聘十二年大夫聘又四年卿聘
大夫六聘也若諸侯之于諸侯則二年大夫聘若有大
則使卿聘無定時故曰殷也諸侯之交莫重于禮故使
以勉厲之也夫臣者君之所使臣之有恥君亦與焉則所
以愧厲其臣亦即所以愧厲其君也由是諸侯各相厲于
禮則外足以交隣內足以定分使陵之禍絕矣禮之所
豈不大哉○呂大臨曰先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修好必
使之相敬以全交其交必求疎數之中其敬必相厲以禮

禮記 聘義

卷五之八

三

然後仁達而禮行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于無事之時多
為升降之文酬酢之節以養其德意使之安于下而不憚
焉故不安于偷情而安于行禮不恥于相下而恥于以圭
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
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享君束帛加璧享夫人束
必還之者聘以行禮而享則近于財也帛加珠璧琮可受而圭璋
民皆知財為輕禮為重則讓而不爭矣主國待客出入三
積餼客於舍五牛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
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
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

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賓人明致饗至致饗饌明夕夫人歸禮既行復致三積故曰出入致饗饌之禮饗牛一設于西階墜半二設于東階墜半二陳于門西皆在賓館之內故曰陳于內鼎銅簋簠皆在內而不言者以牢禮爲重也米三十車車二十四斛米三十車車二十四斛設于門西薪從米芻從禾四者皆在門外也庭中亦設米及黍稷稻粱而不言者以多爲貴也乘禽雁鷩之屬上介三牛中介二牛下介一牛芻薪倍禾乘禽日三饗士介饗牽各一牛中介百言乘禽中日二雙此言羣介饗半皆有舉重也禮有以儉爲貴者豈必盡豐而此獨豐不如此不足以盡禮也然禮而曰盡則非過侈亦可知矣○鄉聘致餼賓饗牛一腥牛一米禾皆二十車上介任牛一水禾皆十車士介少半致餼賓饗五牛上介三牛士介一牢出入三積半數與致餼同但皆生致之無任也大夫聘則致殯太牢饗餼三牢士聘則致殯少牢饗餼太牢其介皆通

禮記聘義

卷五之人

四

右傳一章

言諸侯聘禮之義大戴之本文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治而國安矣幾平聲勝一作陳民治○質明行之早日中禮成又久矣酒清肉乾以饗禮言不敢飲食不敢懈惰教之至也正君臣三者泛言禮之用禮之難行如此而君子行之無往不然則天下强有力莫尚焉故謂之勇敢也下又反復申言之戰勝者公義爭鬪者私忿言行禮義者固貴于勇敢而所貴于勇敢亦貴其用之禮義耳有事而用之禁亂誅暴是戰勝亦禮義也不然舍禮義而言勇敢則爲必誅之亂人而已豈所貴哉聖王誅在亂人正貴在禮義民安國治禮義之效也

禮記聘義

卷五之人

五

右傳二章

言聘射二者所關之大乃小戴所附金辭言粗鄙較大戴以禮義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相去遠矣朱子曰疏云此雖終結聘射然自酒清肴乾至親父子和長幼等語似據射鄉而言或射鄉義文失次

在此抑相因而及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絀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

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

也澤一作濡子一作笄一作扶鄭讀浮尹鄭讀筠陸如字

越揚也訕絕止貌瑕玷瑜美也乎尹鄭謂玉之采色浮于

外若竹之有筠四面通顯陸佃謂字信尹正也信正在中

而旁著于外也疑陸得之圭璋特達聘時所執圭璋不加

餘幣若享時璧琮則加幣也仁者寬裕溫柔與物無忤知

者文理密察所見不遷義者不惑而以氣運地以神行德足

作止有節忠者不欺信者不偽大以氣運地以神行德足

于已而外物無所加道公諸人而古今莫能外此十一者

皆德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以証君子比德于玉之義○

馬融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以証君子比德于玉之義○

也齊有食玉用其知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兩君相

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

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惡用其忠也蒼

璧禮天黃琬琰地用其能達于天地也聘以圭璋用其能

達于德也愚按作六瑞六器六幣玉律玉衡玉琬無往而

禮記聘義

不用玉以天下莫不貴之用其道

也此皆古之爲器而各象其德也

右傳三章 王石梁曰因聘禮用玉故以孔子之論玉

者結之按亦小戴所附益也朱子儀禮人

禮記卷五之八 終

禮記卷五之八

任啓運章句

公食大夫義 鄭氏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

禮據大夫之小不及上大夫卿周公設經互見爲義

也按此大小戴記皆無蓋古所傳之者已亡之矣劉

歆作此篇以補亡因爲朱子所

取故亦錄之附諸聘義之後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

故食之食而弗愛猶養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養禮敬

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養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

愛文質之至辨也 古于本國之臣來聘之臣皆有饗有燕

愛饗非不愛而所重在故食非不敬而所重在愛也案前

養羊豕畜謂養牛馬左傳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然則

禮記公食大夫義

燕亦近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

是以其貴臨之也 大聘使卿則食亦使卿戒此小聘使大

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

公致饗餼但禮辭一而已饗食燕必三辭 公迎賓于大門

者饗餼以國故饗食燕則敬已愛已故也 公迎賓于大門

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

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

之意也 諸侯相朝饗食燕必迎之大門外所以待人君之

所不安者故順其意而不出非自以其貴臨之也禮大夫

賀服迎賓 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公

門內揖入賓從及廟廟門公揖入賓入東曲揖北曲揖賓
神將乃至階三讓公升二等賓乃升欲君行一臣行二是
賓充其待君之意以待主國之君而突與君於廟用祭器
同升是又論主君之誠也承上意起下誠誠之盡也君子于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
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受聘于祖廟尊之也饗于廟
視矣然必用祭器是廟視之也食于廟廟之饗賓
愛而未嘗不敬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
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
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
也大夫東夾南在君後伺君也士門東避賓也小臣東堂
下南東堂上內官之士從夫人者以蓬出自東房皆將
有事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延上復加席以致其厚
也禮記公食大卷五之八附
親授其于醴賓時也賓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
飯梁時其加席自卷之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
俎公設太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備祭
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也賓三飯梁以清醬
此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宰夫自東房授醢
為俱本也宰夫薦豆在醬之東菹醢醢昌本為一行庶
醬菹醢醢為一行皆西上凡六士設俎在豆之南牛羊
豕一行魚腊腸胃一行亦西上膚特凡七太羹太古之羹
清羹不和亦公設之尊古也釀羹肉汁之有菜和者太羹
在醬西釀羹在豆西牛醢二羊苦一豕薇一凡四盤盛黍
稷者黍稷各三宰夫啓其蓋正饌具矣賓既備祭公復設
梁于清西宰夫膳稻于梁西士膳庶羞于稻南為殷勤也
庶羞醢醢醢牛炙醢牛醢羊炙醢羊炙醢豕炙醢豕炙
醢芥醢魚醢膾西北上綰几十六賓據梁執清將食于堂下
公辭之揖退十廟賓三飯梁以清醬重君之設之也即會

飯黍稷不以清醬猶親徹梁醬
坐奠于階西無君之設之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
物猶欲其加厚焉也乘皮四皮也賓飯梁後公親執束帛
受賓幣從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
館不敢褻其餘也公送賓不顧難進而易退也三牲于正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
殺也六豆加葵菹醢醢則八七鉶加鮮魚鮮腊則九庶羞
一也其餘衰謂下君于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
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
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
禮記公食大卷五之八附
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末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
能長有其國者也君子自盡其禮非以望報于人然一施
國可安矣以應前將由夫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
足於禮將由夫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
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怡與作飽○君子之心泰故
心泰故失禮而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
也將滄主人辭曰不足滄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
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少施氏謙而
禮引以証禮君
子所不足之意

右傳一章

禮記公食大夫 卷五之人附

禮記卷五之八

乾隆歲次癸巳

受業良卿校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

禮記卷六之一

任啟運章句

喪大記 孔本第二十二節本第八黃氏儀禮攷第五
凡人道之大變君子慎終尤在於此故其禮特詳黃
弁曰儀禮正經三篇喪既夕虞所載皆士禮國之大
喪及諸侯大夫之禮皆缺禮經既以而身禁貴尤諱
言凶事故雖崩薨大變臣子至痛而沿襲陋反民
庶不若幸有此篇之存參之周禮然後大畧可見焉
芮城曰此通記國君大夫士喪禮自疾病徹縣而始
死而正尸沐浴含襲小斂大斂殯葬皆有節序以及
當時入弔之賓拜賓之位與夫居喪之人所欲所食
所廬所哭以及輟杖去杖之類事因其會儀稱其情
雖曲折尚未盡備而大體具矣愚按惟天子禮未及
故凡有可考悉補見于註其餘
節目缺者亦于章目下補之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

禮記喪大記 卷六之一

廢牀徹蓆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

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牖當從儀禮

疾之甚也埽潔所居之內外恐賓客來問使也君諸侯也

縣樂也天子宮縣四面諸侯軒縣三面大夫判縣二面士

特縣一面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鐘東磬而巳士

磬而已自子男之士以下不命無樂而琴瑟則皆得御焉

微之去之以致齊也禮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所以安神而

定氣也東首以受生氣也君子之寢恒東首疾時或惟所

安此必正之也牖牆也北牖屋漏之地若君視之則遷南

牖下廢牀而寢地者以人始生必于地莫生氣之復還也

去衾居之衣加新製之服貴者朝服庶人深衣也體一人

儀禮作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天子諸侯則僕人射人大夫
則家臣士則隨所御者男子以男女子以女恐手足不能
屈伸使人運之也男女改服亦恐賓客之來貴朝服賤深
衣也縗綿之新者屬之口鼻之間驗氣之有無也此必有
別以正終也○按廢牀寢地死者自命則可不然恐傷其

意且速之斃也死必有別亦謂外內寢君夫人幸於路寢及扶左扶右之人若子婦當無不在者

大夫世婦幸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

之妻皆死於寢天子皇后皆有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

皆有二寢適寢一小寢一士與妻各一寢路寢適寢通謂

之正寢小寢亦謂之燕寢世婦卿大夫妻已命者內子卿

妻下室即小寢也男女各於其寢厚別以正終也未命則

降禮之殺也子男之妻曰世婦其禮如夫人君之貴妾亦

稱世婦皇謂君世婦以夫人內寢之上為適寢得之燕謂

夫人幸於君之正寢則無別矣其義恐非也始卒主人啼兄弟

何休謂天子三寢一高寢次路寢亦非也始卒主人啼兄弟

哭婦人哭踊卒終也人之終也主人適長子或承重孫舉

哀痛之極心絕氣竭無回曲也哭則有聲而漸回情之殺

也婦人通死者之妻妾而亦止哭欲成君子之令德不敢

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

過於哀也孔曰宗婦及女子主喪者亦啼凡哭必踊以舒

哀也男子重踊其踊絕地婦人重舞其踊不絕地○按主

人啼亦低在始死時至

奠飲則哭踊皆有節

右第一章始卒之事○屬纊天子行禱于上下神祇君

元禮三品以上禱及境內名山大川四品五品止五

祀六品七品止門及行有遺言則書之主人并繼徒

○復恐凡者神氣飄散呼之使反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

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復者升屋必有階若封疆之內有

林麓則使虞人設之若大夫士采邑無林麓則使狄人設

之以掌設鐘簋必有階也小臣近侍之臣周禮大喪夏采

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祭僕復于小廟

隸僕復于小寢大寢諸侯以下不能備官故小臣復也復

之人數如其命數必朝服者事君之敬也上公冕服五自

衾而下大夫弁冕而巳上公冕服五加爵弁皮弁冠弁

服則九侯伯加爵弁皮弁弁服則七子男加爵弁皮弁

服則五大夫加爵弁皮弁弁服則三士惟爵弁而巳孔氏曰

賜則用衣不用弁冕王后六服備自禕衣而下上公夫人

狄而下子男內子三百鞠衣而下大夫世婦二自禕衣而

下士妻惟櫛衣而巳此錯舉以見例也禕衣也禕衣而

者左執領右執要欲其生故尚陽也榮屋翼也此據大夫

士而言若天子諸侯則升自東階也危屋脊也此據大夫

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

陰之義也三號上求之天下求之地中求之四方每衣必

三也復畢左而捲衣自前投下天子諸侯司服以篋受諸

侯以下不備官則小臣受此亦錯舉以見也復者自後徹

西北扉以下其升自東欲其生也降自西北不忍反之虛

也受者升自東階遂以覆尸升自東階其為賓則公館復

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為賓諸侯以

士以聘問出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衣尸襲也復其生

也詳見雜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衣尸襲也復其生

也○按復衣為神所棲則非時祥車婦人復不以神祥音

所載祭時以授尸者即以此衣可也婦人復不以神祥音

此嫁時盛服非裳時禮服故不用也凡復男子稱名婦

人稱字自殷以上貴賤皆名周禮則曰天子復王后復某

人不稱名者婦人無外事名不出於閭也○楊慎曰今男

子稱名稱字稱行婦人稱字稱氏稱行各以所常稱者稱

經 103-77

右第二章 復之

始死遷尸于牀櫬用斂衾主死衣小臣揆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死已漸滅無餘也前此廢牀寢地角枕遷尸牀上南首櫬覆也曰斂衾者此時用以覆尸後卽用以大斂也死衣前所加新衣此去之而覆以衾爲將沐浴也復衣至此亦去之揆拄也櫬如輓兩頭上曲以角爲之拄之口中使口開可受合也周禮玉府共角柶角柶緩拘也以几左右夾足使無辟戾易受履也儀禮御者生特几○楊慎曰今無柶以簋代之呂坤曰一揆之後日不復合非君子曰容止之道且天暑飯敗生蟲尤不忍見愚謂飯用米貝含竟卽襲而加貝無可見者呂謂今世無貝禮記喪大記
卷末之一
四

與不斂者耳然口無不可受舍足無不可受履者楔齒緩足不作可焉

右第三章 正尸之事。○既正尸。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當隅。用吉器。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

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

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子世子也世子尊在室內坐尸牀之

而西面不敢與世子同也。有司庶士卓故于堂下。當戶北

而夫入其婦之西而東而中以帷障之內命婦子婦及
君之世婦也姑姊妹嫁于他國者未必奔喪嫁于本國之
臣制從外命婦禮比當室及持室與家而反者見于

命婦卿大夫及命士之妻外宗有三從母舅之女不得在國中此專指姑姊妹之女也子夫人坐尊也餘皆立卑也

為命婦姑姊妹哭于戶內親也外命婦外宗哭于堂上疏

也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在堂上焉。○哭于室者以東西別男女哭于堂者以上下別男女。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大夫有家臣以諸侯及士禮推之疑父兄子姓之親大功以上者在戶內疏者及家老在戶外主婦及諸婦之親者在室衆婦堂上衆有司堂下也。命夫命婦雖卑于死者亦坐尊霄也不然雖死者之諸父諸兄亦立若成服以後則父兄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坐卑幼立也。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士喪禮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也無帷障之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室下北面其皆坐士卑也疏謂惟不命之士與同爲士則然若主人爲命士及父兄子姓中有命夫命婦則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餘則父兄亦坐而子姓立姜謂空皆坐。○君大夫位上故坐者等其尊卑士位下故坐者等其親疎而以堂上下別男女也。凡哭尸于室者主

人以二手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親者然哀慕之至也

右第四章。哭尸之禮。○諸侯于天子。臣于君。既計乃哭。天子于諸侯。諸侯于大夫。凡自敵以下。

皆既哭乃計家禮立護喪立相者儀禮帷堂受賓
弔受含機幣下書銘皆于時並作有弔賓至先拜

之而後人哭若既人哭則賓至不出司馬書儀未成服護喪代拜賓楊慎曰于所尊者主當出于疏

代拜可也

甸人爲塋于西牆下。陶人出重甸人君大夫主田野之官。塋土塊也。于階間少

西掘地爲坎自北而南廣一尺輪二尺深三尺遂以其所掘之土爲竈于中庭西墻下以待爨也陶人作瓦器之官

此時用以煮潘沐後卽用以盛餘飯而懸之重○新盆盤

管人汲不說繙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差亦出之

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庀薪用爨之管人受御者沐乃沐沐

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管館通說

脫通絃音聿差音瑟靡音肥又音費拒音震須彌木字○管人主館舍者絃級索也吉事舒必說之喪事遽故不脫而但索屈之也周禮大喪墮人供罌鬯鬱人供肆器肆師煮此不言者諸侯賜鬯乃得以鬯浴尸餘不用也士喪禮祝新米于堂上南面用盤此云御者蓋統言之也差猶庠也君漸梁之汁以沐大夫用稷避君也天子之士亦沐梁卑無嫌也鄭云天子左沐黍諸侯之士沐稻管人以水授御者御者漸米其中仍授管人管人乃往西墻下墜蠶鬯中煮之廟死者之寢謂寢為廟神之也屏屋簷也復者所徹西北庀甸人析以爲薪而爨高也爨水既溫管人汲之以授御者御者受之入沐瓦盤盛沐水者拒拭也大夫以上巾用絁士巾用絺拭髮及面使之乾也他日生時也

禮記喪大記

卷六之一

六

爪手翦去手爪翦須拂拭其鬢皆如生時所自爲也舊說翦去其須按須髮一也髮不敢傷死而髡其鬢恐無此理濡濯沐餘之水沐時以榮盛之沐竟棄餘水及管人汲授中櫛于階間之坎而掄之不敢發親之餘也

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

水用料浴用絁絺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

棄于坎一本作絁一本作絺今參存之○抗猶張也張而

則四諸侯六天子八也料酌水器受五升方有柄以料酌

盤中之水沃之于尸下亦以盤盛之也沐巾一浴巾二大

夫以上上體以絁下體以絺士則皆用絺也浴衣浴竟所

着以絁身者市爲之無殺既晡乃脫之而着明衣也明衣

亦布爲之袂屬幅長下膝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外御用男內御用女別男女也汲及管人以授內御喪運

故無嫌也○浴竟設明衣有中帶鄭云中帶若今之揮襖

右第五章 沐浴之事○先陳襲衣飯舍之

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

牀檀第有枕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

君大夫士一也檀祖同○造納夷尸併並也漢制夷槃廣

近之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人供夷槃及冰內冰槃

中設牀其上施席而遷尸焉秋涼乃止卿大夫三月始

用冰大槃即夷槃諸侯別名避天子也大夫無嫌故亦曰

夷槃但制差小耳士賤無冰故以瓦槃盛水而並設之若

君賜則既小飲亦得用水也檀露也浴牀無席以漏水也

設水無席達寒氣也浴牀長丈二尺廣四尺有四橫上有

木第設欄于前及後兩端士漆之大夫加朱飾諸侯加雲

氣天子加禾稼百草花夷牀長丈二尺廣七尺旁爲四鐶

前後各一鐶爲鉅于兩旁以繩直貫其中欲下尸則引其

直繩諸紐自解矣含實其口也周禮王大夫與瑞共飯玉

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

玉府共舍玉舍人共飯米太祝相飯太宰贊舍玉翦崇義

云天子飯用黍諸侯梁大夫稷士稻米大戴禮天子飯以

珠舍以玉春秋緯諸侯飯以珠舍以璧大夫士飯以米舍

以貝何休云大夫碧士貝孔云諸侯亦玉大夫璧士貝皆

商祝相之宰佐之舍者扱米實于右三實玉大夫左次中亦

衣尸也士喪禮掩用練帛瑱瑱用白纈眼目用纈縗裏握手

用乎纈大夫以上未問商祝先以掩結纈下設纈及眼目

還結掩于項下蓋纈乃纈士三稱大夫五諸侯七公九天

子十二稱設給帶帶紒設次加握手帛乃設纈而之而覆

以衾也浴牀在室西舍牀次浴牀東襲牀次舍牀東皆于

牀下南首至遷尸于堂則常兩櫛開矣皆有枕席上簟下

筦惟舍時商祝徹枕舍畢復設枕如初○按孔氏謂大夫

士皆死之明日小斂設水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水恐未

然夫水之設恐尸腐也尸至三日若當盛夏不已腐乎何

以襲斂知設水必不在小斂後也士喪禮既沐浴乃設夷

槃此經先言設水後言沐蓋水在牀下始死遷尸于牀而

水已設矣鄭謂當承濯濯棄于坎之下亦小誤蓋此三節

總襲歛
前事也。君錦冒黼殺綬旁七。大夫卒冒黼殺綬旁五。士緇

冒黼殺綬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本篇者何也。所

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

也。雜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殺色戒

作材。○棺尸之囊上曰質。下曰殺。以其冒覆尸形。故通謂

之冒而質自上下。亦專冒名也。若以錦為質。大夫以卒為

質。而皆畫黼文于殺。士則以細為質。而黼為殺也。其制縫

合一頭。又縫合一邊。其一邊不縫。旁安以帶。使可綴結。故

謂帶為綬。先以殺。綬足而上。後以質。綬首而下。質之長與

手齊。殺之長則三尺也。賈公彥曰。其質與殺相接之處。則

以線綴之。又言所以設此冒者。蓋以人死。人斯惡之。不可

則形露。故既襲又加冒以掩之也。小斂以後。衣多不可用

買。故別制夷衾以覆之。其綰之色與長短材度皆與冒同

要其掩形之意。亦一也。○按此君大夫之殺不言色。而士

禮記 喪大記 卷六之一

喪禮云。上下下。纁象天地也。既象天地。則上下宜同之矣。

而此言錦冒黼殺義。何取乎。豈冒以卒為地。而上以五采

織為錦文。殺以卒為地。而上以黑白織為黼文。與始死。纁

用斂衾至此。不用別制夷衾。又按衾必整幅為之。舊說上

半截亦齊手。下半截亦三尺。恐非。

右第六章 衾襲之事。○大夫以上死之明日。乃襲天

子既襲三日。乃小斂。諸侯大夫襲之。明日

哭不逆于門外。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親喪未成。服不敢出。見賓然有

侯失地而寄。寄國者。國賓他國來聘。而適遭喪者。出迎

也。若命君使人來弔。及致綏也。大夫弔。弔士當斂。則辭之

。斂畢。乃出。若未斂。則亦出也。從死者。于時未有喪。屨又不

可。若吉屨。故也。扱衽。掃深衣。前枉于帶。間始死時。即然。今

猶未變服也。扱衽也。降自西階。不忍代親為主也。寄公位

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主人于庭。各向其位。拜之

。拜于下。拜于西階之下也。凡喪止一拜。遂稍顙大夫。不逆

別于若也。大夫弔。弔士位在西階之南。北面。主人向其位。而

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東面。哭。寄公之夫人及命婦位在

堂上。北面。婦人不下堂。故但自房出。而堂上南面。拜之。婦

人從夫之爵。故為所出者同也。○記尸在室。有君命主人

出。眾主人不出。賁出。主人拜送于外門之外。若大夫則西

階下。拜送。

賓即入。

禮記 喪大記 卷六之一

右第七章 未斂受弔之禮。○按天

子亦當為二王之後出。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

日。大斂。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大夫三日。小斂。

又于阼。漸即遠也。然在阼。則猶主之也。君以簞席。大夫以

蒲席。士以葦席。簞席。竹席也。鄭謂細葦席。小斂布絞。縮者

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衣十有九稱

絞。給不在列。絞一幅為三。不辟。給五幅。無統。絞給如朝服

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縮者一

一衾下。或脫衣。字。枕別作點。○此小斂衣衾之數也。絞所

以束尸。使堅實也。縮。直也。士喪禮。士緇衾。縞衾。縞。疑天子諸

終故尊卑一節也。終畢被也。不在列。不在衣。稱數之中。絞每幅兩頭皆緯為三。以便結。其中不緯也。統被職也。生者之被。恐其顛倒。故為統于角。以識之。斂則一定。不復動。故不必識之也。余亦五幅。無統。朝服十五升布。大夫士惟有東房。故陳于房中。士喪禮。大小斂皆南。大斂布絞縮者三。領西上。此西領當指君禮言。皆疑誤也。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此大斂衣衾之數也。二衾一卽。帷尸之藉。之其小斂之吏。衾則將啟殯。用以覆棺。此時不用也。邱氏以絞一幅為三者。不辟句。專屬大斂。謂大斂以一幅。裂之為三。非若小斂以全幅言。小斂衣少絞。用全幅。則力強。特于幅未裂之為三。以便結耳。大斂衣多絞。用全幅。則力強。易堅。故直裂之為三。而未待解。謂天子諸侯衣多絞。大斂之絞。加于小斂。未必如邱說。士止三十稱。則絞幅多。

禮記

喪大記

十

反苦其難。束不妨隨。定酌之耳。天子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此言百稱。約舉成數耳。大斂在昨。階堂上。故陳于堂下。者必北。領房中者必南。領序東者必西。領皆向尸。取便也。其異地。則辨分也。士喪禮。大斂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鄭云。此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綦。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用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斂取其正。方容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不可倒也。禮臣致綦于君。小宰受之。而此言無綦者。君當盡用己衣。庶綦一不用。亦不以陳也。大夫士先盡用己之祭服。亦兼用親戚所綦。但受之。而不以陳。儀禮言先祭服。次散服。陳衣繼之。不必盡用。是士或陳之也。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綦者自陳于房中。不待將命。小功以下。將命乃陳之。小

斂止十九。稱祭服雖多。不得盡用。至大斂。乃盡用之。故無算也。袍為絮衣。外必有表。裏之不可單露。又必有裳。乃為一稱也。複衣複衾。中有綿。襦則衿衣之無襦者也。君衣多。故但用衿。大夫士必用複。熊謂君小斂時。不以衣。襦故曰。君無綦。大夫士凡陳衣者。質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謂非列。采不入。綦綦紵不入。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取謂將斂而用之也。必列采。色之正者。襲斂大夫以下。皆用袍。君雖不用袍。而綦紵亦不以入。生者右衽。此則左衽于生也。紵布帶也。生者帶為屈。紐使之易解。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凡斂者六人。胥鄭曰。當為祝。誓之僕也。○天子之喪。小宗伯治。喪大祝掌斂諸侯以下。通降焉。是猶執也。眾祝喪祝也。

禮記

喪大記

卷六之一

十

侍猶也。但臨視之不親。掌斂士朋友來助斂者。士喪禮商祝主斂。士舉遷尸。凡者通貴賤而言。左右各三人。故六凡斂者。相遷尸者。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一不食。執一作餽。○遷尸謂斂而舉尸于牀。斂也。凡斂先于斂。牀鋪橫絞。加縮絞。加紵絞。而舉尸于棺。散衣加祭服。遷尸服上。鋪肩夾腰。加祭服。加散衣。以衾裹衣。以紵裹衾。先結縮絞。次結橫絞。大斂先祭服。加散衣。乃遷尸。又加散衣。加祭服。小斂祭服在內。以美親身也。大斂反之。文見乎外也。小斂鋪肩夾腰。正方。使易束也。大斂無之。已正方也。斂事煩故。相遷尸事簡故。斂者必哭。哀之也。若生平與死者有恩義。而來與其執事。則亦與其斂。不惟哭之。而且為之一不食。徐師曾曰。義隆而哀殺也。右第八章。小斂大斂之事。○高閏曰。大小斂衣多而衣余既薄。絞目不施。體深秘。使人勿惡也。今之喪者。以人棺為小斂。蓋棺為大斂。入棺在始。襲時蓋棺。

在成服時而大小斂之禮皆廢矣呂坤曰死者存
日從容舒暢而大小斂之束縛亦孝子慈孫所不
忍視梁宋送死美服稱身端然仰臥藉以褥而覆
以衾棺內空闊以生平衣服盡力填塞務極滿實
而已愚謂由斂而棺而葬以藏其形由復而重而
主以棲其神蓋死者魂魄既離魂有靈而魄無知
魂日升而魄日降聖人明于鬼神之情狀以有靈
事魂而使之棲託以無知事魄而使之深藏魂與
魄各安其所此所以為智之盡仁之至也呂氏之
說則視魄若有知既不可言智而斂之不堅則舉
棺易于震動或有慢葬遷葬則會來既離見有敗
棺而顛骨反居足後者母乃以小不仁而適成大
不仁者哉愚又見有遷墓者其棺為白蟻所蝕殆
盡而骸骨完固如一蓋其斂先以絲綿裹首至足
裹竟乃製衣布衣皆朽惟絲不朽蠟蠟之不能斷
故不能入而骸骨即以絲為食束也吾家今遵用
之

禮記 喪大記

卷六之一

主

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主人馮之踊主婦
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髮帶麻於房中徹帷
主人戶內西面故主婦東面馮奉持俯伏之形哀痛之至
也袒肉袒也髦于事父母之飾父死脫左母死脫右鄭云
士既殯乃脫髦此君禮也括髮親始死時去冠猶存弁
纓小斂去弁纓着素冠斂訖去素冠以麻自項前交額上
復繞于髻如掠髮為將奉尸變也士喪禮先括髮後袒此
亦疑君禮也斂去纓以麻約之帶麻謂以苴麻為腰帶
弁纓至此去弁纓而特言帶也房西房也天子諸侯男子
括髮免皆于東房婦人髮于西房大夫士無西房屋于室
內戶西此亦君禮也既正尸即帷堂至此徹之尸已設飾
故也○按禮有括髮無散髮唐開元禮始有披髮之文然
亦編之未嘗散也宋太宗崩真宗散髮號將有司遂定為
散髮之制然男女奉尸夷於堂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
于禮爾失矣

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
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矣於堂大夫士
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經
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
踊賓出徹帷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瘞
門外見人不哭喪儀禮作便謂陳尸也男女親屬皆親奉
者顛謂奔喪始至者其在西方孔曰以昨階方有事也若
未小斂則奔喪始至者其在西方孔曰以昨階方有事也若
向今退近北而南向以避由外至者也降拜拜賓于堂下
也小斂時寄公位門西東面國賓位門西北面君必特揖
之也大夫士于卿大夫之弔則每位特拜之于士則總三
拜之尊卑之殺也旁偏也言不每位正向之皇謂大夫在

禮記 喪大記

卷六之一

主

門東北而士門西國賓之南東面皆先君之臣故嗣君拜
之非也汜廣也夫人拜賓在西房外南面大夫之內子士
之妻皆拜賓于阼階之堂上西面主人即位拜賓訖而即
阼階下西面之位也退于東序掩襲袒衣加腰帶首經復
即位踊士先踊乃襲此亦諸侯禮也婦人至此亦皆首經
免以布代括髮之麻也詳見小記父之喪大夫以上素麻
弁士素貌加經母則免而加經也小斂之奠在尸東視與
執事為之主人未成服以前弔者素衣履素鄭謂弔冠蓋
素縗衣素裳似未是楊而不襲加免于吉武而無經主人
變服乃出加環經于免以朝服掩襲其裘又加腰帶若非
朋友則但襲經不加帶也拾重面送也奠者升自阼階主
人更迭而踊也其踊之節亦三者三揖出主人送之衆門
外前既言徹帷而此又言者鄭謂前徹帷士禮此徹帷君
大夫禮蓋婦人而此又言者鄭謂前徹帷士禮此徹帷君
前之徹率而上此之徹閉而下也亦通堂以內至房婦人
之事堂以下至門男子之事故婦人迎送不下堂即君夫
人來弔下堂稍頓而亦不哭非其地也男子迎送皆不出

門即有君命迎送出門而亦不哭亦非哭所故也○司馬溫公曰袒左肉袒今但袒上末非古也○邱濟曰凡五服皆袒大斂不袒詳小記

右第九章小斂變服受弔之禮○襲衾至小斂徹小斂奠用素俎吉豆各一無巾亦無席

君將大斂子升經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

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

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紼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

於斂上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

斂絞紼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外

以下雜記文並同今刪惟末五字參用本篇原文作亦如

之○子嗣君序端東序南頭堂廉堂之廉隅楹東楹也父

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

兄孔云未仕者以賤故在堂下亦東上也命婦君之世婦

房東房也以尸在昨故由東房商祝祝之習知殷禮者故

事用夏禮哀事用商祝忠實異尚也士喪祝也周禮喪祝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宰太宰也馮必踊以泄哀

也惟舉尸動輒哭踊無節餘皆三者三大夫之喪將大斂

既鋪絞紼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

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

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

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

之命主婦馮之馮尸不當君所主人大夫之適子出門迎

主人也擇菜鄭云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釋菜

以禮門神而後入萬斯大云儀禮作采此時主人未成服

故君不錫衰至門乃釋去采色之服而素服以入則後君

既殯而往亦有釋采句不可通視先人以代巫也君升自

阼階西向主人亦升房外南面視斂斂畢告主人先降

阼階下北面以待君撫尸致其不別之情也主人拜稽顙

謝君恩禮之重也君降阼階西面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

西階馮尸降君又命主婦馮尸馮不當君所馮之處以尊

君視斂之禮小斂亦同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

大夫也視斂進大夫也不視斂若賜則亦視之士之子不升

禮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不撫僕妾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三句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

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

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

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

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

於妻於昆弟執之凡馮尸與必踊室老貴臣姪娣貴妾其

于賤也不撫叔嫂以遠嫌也不撫庶子以不繼祖祢也士

賤故馮及庶子然亦惟庶子無子則撫之有子則否使其

子主父之喪故也死者之父母先馮而妻子後尊卑之次

其衣初微引其衣皆于當心處孔曰馮為重奉次之拘又

天其執又次之撫又次之尊則馮奉于卑則撫執恩謂

馮其志追奉其禮恭拘其意親執其情切撫其體隆分有

崇卑恩有淺深故也統言之皆曰馮分言之又有異此一

節馮尸

之禮

右第十章大斂變服受弔之禮而馮尸之異禮附見

馮○大斂之日宵為燎厥明陳衣衾槨肆

經 103-83

棺入陳奠具及殯具惟堂遂飲入棺卒殯徹小飲
奠大飲之奠用素俎豆二豆無膳者亦二有中
有席始奠于
室不于尸旁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

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縣平聲○木壺鼎
以漏水鼎以溫水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
以日夜及冬則以火壺鼎水而沃之恐水凍而漏遲也可
馬親監縣壺而虞人狄人雍人各供其職諸侯不備官無
聲壺氏故狄人出壺官代哭者未敘以前尊卑皆哭不絕
聲至此乃以尊卑遞次相代前後相續亦不絕聲哀之節
也士喪禮小敘乃代哭周禮疏言天子大敘乃代哭天子
官多士人少以權制也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無官但以
親疎相代而哭○按代哭之禮所以別親疎貴賤使不惰
亦以制哀痛之情使有節今釋紳家倩人號
喪曰此古之代哭也夫哀由中發可飾偽乎君堂上二燭
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夫

右第十一章代哭及設燎之事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

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天子親身之棺以水草
其厚六寸次梓棺以地爲之次屬棺次大棺皆以梓爲之
共二尺四寸上公無水草有兕草棺三寸共二尺一寸諸
侯無兕草故以梓爲親身之棺共一尺八寸卿無槨共一
尺四寸大夫共一尺士無屬止六寸而已庶人棺四寸

卑之等也孟子言中
古棺七寸與此異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棺

用朱綠用牛骨錯士不綠鄉氏定本綠皆作珠錯音錯○

君以朱綠之給爲棺之裏四方用朱四角用綠釘之用銅
鐵之釘大夫以牛骨之給爲棺之裏四方用牛四角用綠
釘之用牛骨之釘之也未知是否君蓋用漆三枉三束大
夫蓋用漆二枉二束士蓋不用漆二枉二束蓋蓋棺也制

使方桐爲乳牡使相交合中以漆塗之則膠固如一矣枉
以合蓋者木爲之狀如銀篋謂之細腰江淹云長七十廣

三十厚二十五分凡一棺用細腰五十四此謂蓋棺時若
旁三枉士旁二枉也制尸于棺加蓋乃用枉亦塗漆于中
以抵其縫又用牛皮當枉處束之亦加漆若天子則五枉

五束也士賤故不得用漆○今制用漆上下無等而人子
固有情利儉其君大夫髻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髻音卑綠
親者獨何心哉君大夫髻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髻音卑綠

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夫

如字○髻亂髮爪指甲凡平日所遺及沐浴時所櫛所翦
皆盛以小囊縣于棺之四角其謂之綠者君大夫之棺四
角皆裹以綠也士則既槨之後卽埋熬君四種八筐大夫

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脂焉周禮舍人共熬穀四種
二筐當首足餘置兩旁大夫去稻士去梁黍稷每種二筐以
香用鹿大夫用麋士用兔諸侯與天子同則諸侯之大夫

士亦與天子之大夫同所謂經而等也殯時以此置之棺
外庶螻蟻食之免侵尸也王石梁曰恐反致蟻不可用

君殯用輅轎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轎至于西序塗
不望于棺士殯見衽君於士有賜帟句檀塗上帷之作朝
轎轎轎輅輅有馴轎春如純五音張自烈言皆一字之異
一音之轉也轎亦作輅耳○大敘之日先置輅殯所敘畢
遷尸柩中乃殯輅四輪而卑有轎無輅以其安固故用爲
載柩之車天子畫龍下陳諸侯不畫天子車在舟中諸侯

蓋舟大夫就地而殯無車士則于地掘殯其深及棺猶見棺蓋之証此崇卑異也橫木棺旁以爲蔽天子諸侯皆四周上爲屋形天子四注諸侯三注皆于西階之上大夫上則近西序之壁大夫橫者三面上不爲屋形亦不得廣大其塗僅不及于棺士在殯中但橫木其上而塗之其大小偏正亦異也輪幕也亦幕之小者在橫之內所以覆棺天子諸侯大夫之幃皆天官幕人供之士惟君賜乃得有不然無幃此又覆之異也惟帷以蔽殯則上下皆同以鬼神尚幽暗故也孔氏曰朝夕哭則牽之則上下皆同

右第十二章

治棺及殯之事○既殯徹大斂奠設朝夕奠以素器天子十二鼎諸公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朝夕奠如常食設柩東遷銘其上遂卜宅作明器作井梓上葬日

諸侯使人弔弔者既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太

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相去聲○正外少西不敢當中避君位也其介自西而東主孤在阼階下西面使相請事于賓不言擯喪無所事于接賓也稱孤其使知通嗣也如何不淑諸君致弔之辭須待也而禮不出迎使相肅賓入主孤自阼階升弔賓自西階升致弔畢降階而出復就門外之位此致弔之禮○舍者執壁將命陳階日升降不由阼階蓋平常無弔賓時○舍者執壁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華席既葬蒲席降出

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壁降自西階

以東舍去聲後放此○舍者末介壁舍玉珠爲璧形分寸者國遠則喪後而禮不可缺也若委之殯上則謂之親舍凡初遭喪使大夫受此既殯葬故子親受宰夫宰宰之佐周禮掌弔弔事凡器幣財用待賓客之令孔據後文疑夫字衍非也執玉不麻故用朝服不可純吉故仍喪屨取也此致舍之禮○壁者曰寡君使某綖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綖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綖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綖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需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目堂受乎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綖者降出反位宰夫五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尤

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綖者副介左執領綖者故親執之餘四服則從者執以進而綖者受而陳之服以漸輕故受之漸近陳之席上自南而北皆南領也每進必將命故子必拜稽顙致五服畢綖者反門外之位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藏之此致綖之禮○上介則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嚮執圭將命客史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贈者出反位于門外嚮音云孤下無某字陳從之今按去某字無義史一作使今從鄭說以史爲正○贈以上介其禮更重于舍綖矣乘黃四馬皆黃也大路同姓以金異姓以象也朝車前曲木以鈎衡者北嚮則向堂矣車馬不上堂故陳之庭中而上介執圭升堂以致命客之史即自堂下由路車之西以所贈之物若車馬若皮幣皆告也委謂與圭若皮幣亦與之圭也

世

幸

禮記

喪大記

卷六之一

五

女子爲世叔父母姑姊妹適人
爲衆昆弟婦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夫昆弟之
女子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總衰裳壯
麻經帶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小功布
衰裳麻經帶七月者爲叔父昆弟兄弟子姑姊
妹女丁子昆弟之女子適孫之下孫從父昆弟
庶孫人長殯公之昆弟大夫大夫之子爲其昆弟
之長殯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下孫女子爲昆
弟之子爲姪之長殯○婦爲夫之叔父之長殯
夫昆弟女子子之長殯○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
殯凡男子服其本親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
中從下凡婦人爲夫之親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
以下之殯中從下○小功布衰裳麻經帶即葛五
月者爲從祖父母從祖父母母報爲從祖昆弟爲
從父母姊妹適人者爲庶婦爲女孫適人者爲外祖
父母爲從母○庶子爲君之母之父母從母君之
子爲庶母慈已者爲人後爲其姊妹適人者公之
昆弟大夫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庶孫爲姑姊妹

禮記

喪大記

卷六之一

五

同婦爲夫之高祖父母從祖昆弟之子外祖父母
舅從母皆總衰裳制有之者爲嫁母期爲父後者
齊衰卒哭乃除女子爲姪之妻小功殯適人者
從祖父母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姊妹之子婦
皆總衰裳爲夫昆弟之子婦大功從昆弟之孫昆
弟之女孫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子婦皆總○周
制輕而唐加重者皆祖齊衰五月適婦期衆婦大
功舅甥小功報武后加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未制
加重者婦爲舅斬衰三年姑齊衰三年夫承重者
婦從服如之婦爲夫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皆
小功明制加重者爲母繼母生母慈母皆斬衰三
年婦從服無爲後不爲後父在不在之等嫡之子
爲庶母期○周制無而唐禮有之者甥婦總小功
報舅之妻總堂姨舅祖免宋有之者甥婦總小功
飾棺君龍帷三池池視重覆四振容魚躍拂池黼荒火
三列敵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
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
黻嬰二畫嬰二皆戴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不揄絞屬
于池下七字
纁紐二齊三采三貝黻嬰二畫嬰二皆戴綏士布帷布
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綖紐二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綏
棺通爲儀禮亦作帷此字誤也齊肅通綏當作綏○周
禮喪祝掌飾君卿大夫之棺綖人掌縫棺飾衣柳嬰之材
士喪禮飾棺用商祝棺必飾者鄭氏曰華于道路及墟爲
使人勿惡也柳一作綏柳之言聚也障棺之格衆飾所聚
也柳上之衣曰綖以素錦爲之象屋之形亦謂之帷櫛外有
帷象屋之牆亦謂之綖綖上覆曰荒荒之言蒙也蒙覆其
上其中隆起如翬故又謂之翬帛荒之頂曰齊以青布象屋之
有重雷天子之屋四注諸侯三注大夫前後注池之數視
之士但設前一池而已振動容飾也以青黃之綖爲之畫

以榆槨懸于池下天子諸侯棺長丈車行則振動為容飾故曰振容士棺短不能振動則直名檢絞也魚銅魚也懸于振容之間車行則魚上拂于池如躍者然諸侯之荒其邊畫為斧形其中畫火及轂各三列若天子則其邊當更畫龍及雲氣為三列也紐荒與帷相屬處以紐連之兩旁各三故六也齊高三尺徑三尺餘圓如車蓋以五采繒衣之行列相次又連貝為五行以交絡齊上也髮形如扇以木為之漢制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柄長五尺衣以白布而畫之在路則障車入棺則障柩天子八翟畫龍輔轂雲氣各二諸侯六翟無龍其兩角則皆戴圭玉也天子諸侯之帷畫以龍大夫但畫以雲氣士不畫通降也大夫用振容長則疑于君短又疑于士之檢絞故不用明嫌也大夫之荒邊畫雲氣士不畫故直曰布荒大夫有魚無檢絞士有檢絞無魚皆所謂櫛而播放而不致也大夫此一命之士若不命并無貝也大夫四翟無繒士二翟無繒其角不戴圭但注五采之羽以為飾亦通降也君繒戴六繒披六大夫戴四前

禮記喪大記

卷六之一

美

繒後系披亦如之士戴前繒後緇二披用繒鄭謂戴猶值柳材使相值恩謂戴猶起也君之棺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為紐三束則六紐以絳帛穿紐之中外繫柳骨其形郭起故謂之戴六紐故六戴也披亦絳帛為之孔云以一頭繫繒戴之中而出一頭于外使人牽之登高則引前下地則引後敬左則引右敬右則引左防傾覆也大夫士皆二分束故戴各四而特異其後之色若披則大夫四士二以辨也君葬用輅車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二紼

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紼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

布下輅字國字鄭皆讀輅今並如字○大夫殯不用輅而葬得用之以載柩也國車棧車也亦四輪而卑士不得用輅而國車堅厚故用之孔謂天子諸侯朝廟用輅在道用輅至墓仍用輅大夫朝廟用輅在道至墓皆用輅士朝廟至墓皆用輅輅在道亦用輅恩謂輅車必無廢易之理孔泥古文有輅輅之異故為此說不知輅輅實一也特大

索屬棺曰縛行道曰引碑植木以下棺者天子六紼四碑為左右低昂之節使執紼者預知之也茅杜預曰棺屬功布以小功之布為之亦用為節也出廟始用之○羅頤曰周武王始設碑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周公始設華表

以威君命無諱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

作敘按封以高為義者從丰從土諧聲以敘為義者從之

從土與豐從之從穴會意後又加寸則指事也今文途混

為一矣衡橫通成一作城鄭讀紼○封下棺也天子葬植

以索為四碑諸侯植四木為二碑二木之間設鹿盧繞之

漸却行而下別以紼貫紼而下而已命毋諱恐惑聽也君

周禮鼓人詔太僕鼓太僕于始崩戒鼓變亦如之君松

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君裏槨虞篋大夫不裏槨士不虞

禮記喪大記

卷六之一

毛

篋棺槨之閒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鬴天子伯槨諸侯以以柏卑無嫌也天子之槨其方一尺孔云疑諸侯九寸卿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其長六尺愚按此自諸侯以下各以一寸為殺與孟子所云梓稱之異異棺以繪貼梓之裏與裏棺之制同虞慮也虞篋疑即魚脂與然之屬應有蟻蟻侵尸而設故謂之虞篋士造車不載根無魚脂則無虞篋可知諸侯備禮大夫士各殺其一也祝廣二尺五寸壺廣八寸鬴四寸棺間有藏器以器之多寡為廣狹之度也○郝敬曰歲久陷為空谷有損無益

右第十五章 樞柩及葬之禮○將葬告厥期厥殯遇

設祖奠飾棺載明器來則贈賻者皆到以開贈賻

告設祖奠飾棺載明器來則贈賻者皆到以開贈賻

請諡于天子大夫請諡于君天子分禱于上下神

祇諸侯禱于境內山川大夫士禱于五祀包奠讀

于墓左乃定實明器反哭遂封土曰中虞

石杖祝杖五日六官之長杖九嬪世婦杖七日百官皆杖

可使人褻之也。

右第十七章 杖之異制○此專以君父喪言之其片妻子喪者詳雜記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

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

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既殯乃食

也有司量其數以納之鄭云溢二十兩也爲米一升又二

十四分升之一孔云律歷志十合爲升升重十兩則溢爲

二升楊梧云溢一手所握故繼公云兩手爲斛一手爲溢

徐乾學曰古之一升當今三合食之無算不能頓食頻少

進之士位卑婦人貧弱故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

至五日既殯即疏食也

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此亦謂既殯

臣之長衆士衆家臣士無家以後室老

臣其親屬子姓亦如大夫也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

禮記喪大記 卷六之一 羊

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主人通嗣子不能食粥蔬

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惟衰

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

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不成喪禮之節文不備也君

謂士及父之友皆不辭重尊者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飲

之命也酒以合歡故必辭之

酒食粥于盛不盥食于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

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醢酒練小祥一周祥大祥再周也

故不盥然食粥可不盥取飯用手則必盥矣期之喪三不

酒二宿日醢先乾肉醢酒不忍速即肥甘也期之喪三不

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

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

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一不食再不食可

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世母叔母故主宗子食肉

飲酒正期二日不食此三不食者旁期及義服也大功未

葬總麻未殯亦不得食肉飲酒必殯葬乃得食飲然

猶不與人歡聚恩雖殺猶親者屬也嫡長伯父曰世父其

妻曰世母故主舊若宗子大宗也四者皆義服其恩輕故

食肉飲酒○按母喪亦當三日不食若父在命之食可也

右第十八章 飲食之異制○又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

之大夫士檀之既葬柱楣塗廬不干顯者君大夫士皆宮

禮記喪大記 卷六之一 羊

之凡非適子者以于隱者爲廬山塊同檀檀同○倚廬在

又倚木于楨下屬于所橫之木上覆以苦而北其戶其衆

子之廬以次而南若齊衰以下又在其南也不塗但以草

夾障不塗飾也寢苦不用席枕由不用枕也宮之外加帷

帳如宮牆也檀之無帷帳也柱楣植木爲柱而舉之明顯

木加之柱上以爲相連西其戶而加塗飾然亦不求明顯

書所謂梁閣梁閣即相連即不干顯之意也天子之廬始即

加相連梁閣梁閣即相連即不干顯之意也天子之廬始即

諸侯之宮之貴賤之差也非適子則不放柱楣終于幽隱

此又適庶之分也○賈公彥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得有

中門大夫士二門而亦云中門者寢門內外皆有哭位其

門在內外之中非外門內門之中也愚按書延及翼室及

出在應門外之文可見天子諸侯亦在寢門外非謂五門

三門之中之雄門也蓋是時即寢爲殯宮故即廬寢門外

不于門內鬼神尚幽不敢責之也鄭釋不干顯爲塗之于

內不使人見屬于隱爲在東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

南角不使人見屬于隱爲在東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

為父為母為長子為妻適孫為祖父在為母為妻降服期
然與他期異者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
十五月而禫二也必三年而娶三也恩按儀禮齊衰三年
者父在為母不言妻齊衰杖期者父在為母妻齊衰杖
一條不連上為一句謂父在為妻杖期父不在為妻杖
衰三年也左傳周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正一歲有
三年之喪二鄭氏註謂叔向據喪服傳父必三年後娶而
云然非謂果三年也蓋三綱者人之大倫故子為父臣為
君妻為夫皆無報服惟長子承祖父之重故為長子三年
苟不繼祖禫即不得為長子初非報服不得援此以
例夫呂氏之說誤也雜記父在適子為妻不杖舉子皆杖
為母適庶子為妻皆杖明制父母適母繼母養母慈母庶子
一也而家必統于尊杖期父在為母齊衰即伸三年父為妻
杖則適子一人不杖父沒乃伸可也慈母養母庶子為妻
繼母恩稍殺矣止于齊衰三年可也慈母養母庶子為妻
母父沒伸齊衰三年父在杖期十五年而禫庶子為父後
則父不為妻杖子為其母杖期十五年而禫庶子為父後
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

必統于適則適子為妻齊衰三年父在杖期十五年而禫
衆子為妻杖期十五年而禫父母在止期可也于母父不次
父在必心喪三年于妻有子者必三年而後再娶父不次
於子兄不次於弟父不為衆子次於外句小記○期之喪
出於其分尊也然不次于外亦惟衆子為然若婦人不居
為長子斬則亦出次矣意亦外官而內塗之歟婦人不居
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歸謂既
歸夫家也期者祖父父母適昆弟之正服九月世叔父母及昆
昆弟之降服禮女子適人為父母降服期為祖父父母及昆
弟之為父後者適人不降在室為世叔叔父母昆弟服大功
適人不再降父母恩重故歸還餘恩稍輕故歸早也○按
禮父母及不歸寧衛風載馳驅國滅君死猶不得往赴難
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則此奔喪而及期九月
必父母在者也不則同國不及百里者也然于兄弟惟一
奔喪而及既葬即歸則行禮亦簡矣若小功以下皆不得

喪公之喪大夫侯練士卒哭而歸本大夫次于公館以終
喪士練而歸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雜記○君
前大夫士無不入廬至于既葬率哭則都邑之大夫猶留
以俟練而下邑之士于卒哭即歸以治民至于大夫猶留
政之大夫猶留侯終喪而分職之士可歸其家矣又有親
近之士亦留以俟終喪而不歸者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其所次亦不同也疎與廢者先出以治民理事貴與親者
留以衛嗣君而圖國政此內外所以成理而君亦可以三
年不言也然外大夫士之入廬亦必擇人委之而非大夫
輕棄其守蓋自比長族師以上無不總己以聽故也大夫
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
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庶子之為大
外至既練乃得歸其官然至月朔而殷食再周而忌日仍
歸哭于適子之殯宮主未入廟情猶戚也諸父兄弟旁期
禮記喪大記卷六之一

情輕既卒哭可以歸矣○按古小祥大祥皆猶日是示不
忌日也蓋祥者吉之義忌者哀之義祥漸即吉故其服漸
輕忌不忌哀素服終身不改其義不同故祭亦不同也揚
慎以初忌為小祥再忌為大祥或從簡之意然于義悖矣
又按張橫渠文集忌日變服為曾祖父母冠布冠素帶麻
衣冠布冠麻衣帶麻衣祖父母冠布冠素帶麻衣叔父母
冠布冠麻衣帶麻衣伯叔父母冠布冠素帶麻衣及昆
麻衣素帶弟姪易褐不肉庶母及嫂一不肉朱子曰橫渠
忌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唐人忌日服縗今只易以縗素
之服可也或問忌日當哭否朱子曰哀至自當哭楊慎曰
古無忌祭張子曰廟中不可獨享當迎主出廟設祭于他
處出入告于羣主恩按今日生忌忌皆祭恩謂生日不
可言忌但以禮服謂不祭可也忌
有第十九章 虞次之異制而言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雜記○父在斯稱子君薨太
子嗣位猶稱子者不忍先君

之公而代之也太子稱子而臣待之如君者已陳先君之位而繼之也子道也臣道也二者各盡而已矣此因前嗣君稱子而言○左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然春秋書王子猛詩曰閔予小子是王未嘗不稱子也又按未踰年而此史書子卒不言公薨其喪禮無考據三年喪畢入親于王猶士服王命之乃侯服世子朝于王下其君一等則製斂不得用冕服而凡衣稱之數棺槨之度皆下君禮一等而諸臣之服位皆從臣禮歟

右第二十章

世子嗣位之禮○餘詳檀弓下篇

禮記喪大記

卷六之一

美

卷六之一 終

禮記卷六之二

任啟運章句

雜記 孔本分上篇第二十章下篇第二十一篇本第十禮之異安傳聞之異說節目之瑣屑多在此篇故以次大記之後其附入者亦就理焉中不類者亦出而附之他篇猶前志也

扶君十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檀弓○卜鄭射人平日贊正服位之人師長也周禮大喪僕人射人選尸自始死正尸及奠斂凡遷尸皆屬焉○湯三才曰疾而扶持薨而遷尸皆僕人射人之職而殯御闔閭不與焉是以外廷之人疾則知其疾薨共知其薨使先君得正其終嗣君得正其始職此故也後世此禮不行往往墓祔廢立邪謀既定於內而外廷大臣猶未及知卒之事機危迫俯首聽命其為國家禍寧有既哉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

一

右第一章

正終之事

復諸侯以裏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榆狄狄稅素紗內

子以鞠衣裏衣素紗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襲音包榆

作沙○裏衣始命為諸侯及親王所加賜之服也榆翟色

青而有五色此畫榆于衣以為章也素紗白絹也凡禮服

男必禪衣必禪陽奇陰偶之義故后夫人六服皆以白絹

為裏也卿妻口內子得服鞠衣其裏衣或初命所賜或特

恩加賜也男陽尊在前故裏衣先數女陰尊在後故榆狄

裏衣後數下大夫亦謂其妻卿為上大夫故別言下餘詳

記 復西上復者北面故以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

庫門四郊檀弓○君諸侯也小寢燕寢大寢路寢小祖親

平有事之地皆復焉意神之或在乎此也復人不足則于

此復畢又轉之他周禮玉府共復衣裳之貴者司服共常

禮記
雜記

卷之十一

三

下而誘車舉自階升適所殯不轉其輿爲之其幄則素錦也車旣

出入起居

不容其入也。

心平。復與

書銘自天

其辭一也

知人書姓與伯

仲如不知

小記
七大夫王

以之
尺易
例天

子書于太

皆絳帛畫以

大赤不畫

凡幅廣二

邊幅二十字

首一尺。頰末

禮記雜記

卷六之三

主

名諸侯非同盟不名其餘皆名今世死
皆稱字號惡謂

父主于喪則子名計于尊者亦名父
兄喪計以爵字自敵以下皆字可也

右第二章 復之事末二節所謂
復而後行其事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貝介蟲水陸皆有之古
貝小貝不成貝五品夏用貝殷用貝周兼用貝泉
至秦廢之周禮惟士用貝此疑夏禮也○家語孔子含以
二貝家
禮以錢公襲卷衣一平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練裳一爵弁

二平冕一襲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于上率帶諸侯大夫

皆五采士二采
千上陳作之上率綽同○卷衣上公命服

燕居服也次朝服縮衣素裳視朝服也次素積皮弁之裳
視朝服也次練裳冕服之裳或驚冕或毳冕之服也次爵

弁服平衣纁裳獨二通者以始命之服重之也次平冕服
亦平衣纁裳冕服之終也外加裏衣特在上榮之也朱綠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

帶雜服之帶或曰帶之小者以綴衣衾生用素製用朱綹
變于生也申重也率帶即大帶重加于朱綠帶之上惟用

髮帖之而不紉者亦變于生也士喪禮緇帶此言二采其
天子之士歟○鄭云襲其服非襲其冠家語孔子襲冠章

甫之冠是襲有冠冕或
取其最貴者用一歟 公襲無袍繭 本篇陳本逸○大夫

用也孔曰襲輕尚不用
則小大斂不用可知

右第三章 含襲
之事

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上領公侯五重衣衾九十

稱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無大棺二重衣衾三

上稱凡衣禭祔備為一稱王制逸文見白虎通○九重棺

一梓一二重棺一梓一也公有兕棺半重不言畧之也衣

衾大斂所用余止二而此連衣言之便文也上領以領為

上也衣有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

一梓棺二四者皆周禮弓○水牛兕牛其革耐濕故以為

革二合之中灌以漆又以水與兕合之復灌以漆共厚六

寸為一重若上公止有兕棺三寸耳地白棺也樹似白楊

材亦耐濕以為梓棺梓文梓樹似梭楸疏理白色為木之

王一為屬棺一為大棺皆周上下四旁皆備若梓則下有

茵上有抗席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棺者斬之不至

者廢其祀勿其人虞度材祀年也張大而無實曰廢木必

百年乃堅實可久則斬以為棺若實不至百年而虛張其

數則欺矣故必誅其人也鄭謂百祀歲內百縣之祀必取

祀木者實瑞言天子德著神明存則人神均慶死則人神

等哀也愚按致致木而不至虞人之罪誅之可也并廟祀廢

之神何罪附會 君即位而為梓歲一漆之藏焉君通公

可疑不敢附會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

者諸侯出疆必載梓以行故即位即為殯 喪具君子恥具

之至也歲一漆之則極堅厚而可久矣 禮弓六十歲制七十

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綌綌而後制王制○棺

積歲而成其制稍易若絞綌則一日二日而可為者也

在子孫見年之日高固空漸備而綌之屬亦不忍為若

君子而豫計之則無任重道遠之志而可恥矣○觀君即

位為梓則知秦皇漢武諱死之愚觀君子恥具則知莊列

樂死之妄皆非生 順沒之義也

右第四章 治棺槨衣
衾之事

凡君計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守執事夫人曰寡
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計于其君

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計于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于士亦曰某不祿計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于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計于同國大夫曰某死計于士亦曰某死計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于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適于與嫡同適者與敵祿士曰不祿而君大夫計于敵以下稱之謙也士避君大夫故計于敵亦稱死諸侯不名計于同盟則名親之也某死之某死者名臣某之某大夫名使某之某使者名實鄭讀至謂周秦聲侯恩謂如秦使黔首實田之實謂具其死禮記雜記

卷六之一

木

之地而來計也

右第五章 計告之事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檀弓○鄭曰經字衍紵經同○周禮王中諸侯弁弁細衣以哭若諸侯于其臣必往弔即不見尸柩亦弔服而哭在國親也哀戚之事不可虛言使有司非也食不用樂哀之也使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

右第六章

天子問諸侯計及遺弔之事

諸侯相繼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褻衣不以襚後路貳車也冕服亦

梓冕也先路褻衣天子所命故不敢以槨與人鄭云以彼不用之爲正也車當言賜而言襚蓋統言之

右第七章

諸侯相贈襚之事詳見上篇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誄累也累舉生平善行以稱之而因以誄誄遂稱天以誄之若諸侯必請誄于天子而天子誄之○大夫必君誄而君誄之柳下惠其妻誄之誄之此私誄之始

右第八章

誄論之事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本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大記本篇止士壹問之句○卿大夫士與國爲體故疾必問喪

禮記雜記

卷六之一

七

必哀而多寡異者才德有大小位有尊卑要各稱其情也問之無算必才德兼隆或兼師保者也三問一問則定禮則亦有隆殺于其間矣君于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于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于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于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于諸妻爲之賜大斂焉于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記○世婦大夫婦大夫在都鄙者之妻諸妻則大夫妻之未命者或曰世婦君世婦外命婦大夫之妻諸妻世婦之姊妹愚謂姊妹不可稱妻恐非是禮有常賜則加一等也○鄭安曰于卿小斂焉爲之賜未襲而往孔氏曰夫人之姊妹與世婦同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位近則哀長位遠則哀殺也

右第九章 君弔于臣 隆殺之節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本君弔主人待于門外見

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

庭從哭本篇逸文見白虎通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君若載而

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君

視斂而臣不敢必君之至先鋪斂席君至徹之俟君升復

鋪以斂榮君之至復新其禮也若君既殯而來弔主人迎

之不哭至君哭乃哭不敢以私哀賓君也相傳君之命謂

以承助喪事則主人拜稽顙以謝君之臨君仁臣恭各盡

其道也若告啟期于君而君以他故後至已朝廟起行

則君位柩車之東主人位柩車之西東面拜君退立廟門

之西北面哭踊成禮踊畢即出門以待拜送不敢必君之

留也君命反于喪所乃設奠以告榮君之至特舉其禮也

禮記雜記 卷六之十一 八

也凡弔必奠或曰即祖奠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檀弓

相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成踊乃襲於士既事

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士當斂時而大夫弔則使人

若斂時當袒而大夫適來雖當成踊必絕止之而出拜大

夫既拜乃反位而改成踊而襲初袒之衣亦尊大夫之至

而新其禮也若斂未畢而士來弔則其體敵遂畢斂成踊

既襲乃拜之異于大夫之絕踊而改成踊也○此士受大

夫弔小斂大斂啟皆辯拜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

當大祥以前喪服未畢有來弔者亦必為受弔之位而哭

拜踊不以弔之遲而殺也唯主喪之適不在則庶子不敢

代適而受弔卿大夫居君喪又有親喪不敢受

他國賓客之弔已家統于適國統于君故也

右第十章 大夫士受弔 輕重之節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唯天子之喪

有別姓而哭檀弓○卿大夫士名達于君謂之達官以視

三月而不杖其長則皆杖也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會哭

但諸侯之喪止序以爵子入則卿大夫序入必俟士畢入

乃踊蓋踊相視為節不可或先或後也唯天子之喪不徒

序爵而必以同姓異姓庶姓相從為哭位蓋周之宗盟異

姓為後庶姓 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奔喪○凡夕

則尤後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奔喪○凡夕

朝哭無踊者亦不數始死襲小斂大斂哭踊凡四天子七

日而殯加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朝哭踊是九也諸侯

禮記雜記 卷六之十一 九

五日而殯加二日三日四日朝哭踊則七大夫三日而殯

加二日哭踊則五士襲不踊惟始死小斂為三也若臣

留滯他國聞喪不得奔喪為位而哭其數亦如此○按士

喪禮襲無哭踊而問喪篇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豈士襲竟

合為一歟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居間

闕殯宮之門以受弔朝哭夕哭亦然若無時之哭則止哭于廬次以鬼神向幽闇不輕開也朝夕哭不惟無柩者不惟鬼神向幽闇故設帷朝夕哭則牽之見殯在室不在堂故如見親也既葬則無柩而廟廟之後主亦室不必帷矣

右第十一章 哭踊之節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王制凡殯葬除死之月日復踰一月之外若通首尾計之則亦三月故此統言之也位尊則用物多而難備奔赴遠而難齊位卑則用物少而易周親友亦近而易天子之殯也棺束縮二衡三枉每束集故異其期如此一柩梓以端長六尺鼓塗龍輅以槨加斧于槨上畢塗屋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

天子之禮也檀弓○天子殯以龍輅載棺納尸棺中加蓋而橫三也諸侯無直東頭也取柩木之頭以為槨其長六尺故聚也以猶如也葬時有梓此故木以障棺義與梓同故亦名梓既散木如槨乃其上加斧文之穆穆以諸覆棺復散木其上如屋之形既畢乃以泥塗之為殯也諸侯升正柩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既殯至葬則啟殯奉柩朝于祖升北首也枚如箸銜之以止謂司馬行司馬上士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令衆也匠人掌塗塗知險易故使執羽葆以御焉○上天子止言殯大夫之葬其升正柩也執此諸侯止言葬亦互文以見法

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某在廟曰紼在塗曰引亦互言之執鐸蓋家司馬御柩亦匠人也天子喪祝御柩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其宮及出

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還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檀弓○臣告欣期于君君復來弔既弔孝子于殯宮而柩將行念其平日勤勞于國復使人引之以致其隆重之禮而又不忍其速行姑三步而止以致其縉絕之情如是者三義之盡仁之至也舊謂引以奔孝子之情未是孝子行君退後其奉柩朝廟及塗次暫停皆如此三步而止三步而行不忍親之速行且從君之禮也孔謂君來弔還或已出宮而朝祖或已發引而在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檀弓其命引之亦如此亦通

○不以民之喪而忽之也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終夜燎遷柩之夜設二燭于殯門外光明達旦乘道而行人喪車使人挽之專道而行柩不避人人避之也此三者自天子至士皆同若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燭及人之數則各有等矣檀弓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燭及人之數則各有等矣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

封方高一丈諸侯八尺大夫六尺士四尺天子樹以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皆以崇德而報功庶人卑賤無可崇諸侯可衣也檀弓○按春秋宣公八年葬敬嬴雨不克葬左傳曰禮穀梁曰非禮胡傳從穀梁恩謂此明言庶人不為雨止則士大夫以上當為雨止矣士喪禮潦車載葵笠則天子諸侯備具可知備具則雨中可以止故雨而葬則嫌于急葬也庶人具不備雨則人將散而歸故雨而止則嫌于不葬也檀弓孔氏曰廟中未發大夫庶人皆得以雨止非古也檀弓○易芼之棲神以廟墓無事也或曰易改神靈不在于是而會子問篇言宗子去國庶子為壇望墓而祭朱子言始祖無廟者想只在墓祭是墓亦可祭但有廟者不當復祭墓耳又按祖父體魄既安後人以德南富貴之心屢行還徙固為不孝然果在沙石蟻蟻中及為村落溝池所偶亦不得不遷禮改葬總朱子曰改葬先告廟後告墓乃啟墓改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右第十二章 葬非之事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檀弓○君乘輿內諸侯公專外諸侯要亦五文也
四隅者禮十六歲以上為長殯十二歲以上為中殯八歲以上為下殯
大功中從上小功中從下無爵者無殯車而殯得之有以父與之也王太子九乘長通未立七乘餘適子五乘降殺以兩故君公之適長三乘庶長一乘也
大夫又降一等凡無適車者但遣車視牢具疏布精四面包之納于梓中謂之苞而已
有章置于一隅命數遣車亦如字○牢具饗餼之牢如其面設蒺藜亦因為數焉○按遣車服皮云如命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鄭云喪禮質略不以命數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大夫士同孔云天子元士一乘中下士及諸侯之士皆無之恩按復之人數獲之衣數皆如命數且此明言視牢具安見不以命數乎天子之元士視子男中士視諸侯之大夫可諸侯之體記雜記

卷六之二

主

大夫五乘而天子之元士一乘中士無有乎意天子之卿六命視侯而七大夫四命視子男而五元士同之中士與諸侯之大夫三下士與諸侯之士一視命數有加無減故曰葬盛奠加一等也諸侯之士當一乘而既夕禮但言苞二或以車少故畧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之苞多故記之歟
奠而讀書薦進也若乘車載皮弁服道車載朝服每車用設遷祖之奠訖薦馬日尺祖奠又薦馬明日遣奠又薦馬此謂遣奠時薦車在設奠前薦馬在設奠後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而薦馬者即當此哭踊時出也言哭踊薦馬者出似既哭踊乃出言薦馬者出哭踊似因其出而哭踊故文如此也
包奠取遺奠之牲下體包裹而置之遺車以送死也書贈書遺書也則書記則贈之物書于方遣書記明器之屬書于策至此主人之史柩東西面讀之以告神也若公史則西方東而讀之按遣車牲體鄭謂天子諸侯大夫皆大牢三牲士少牢二牲每牲取三體前歷取胷膂後歷取脰陳謂天子以所取九體分二十七段

諸侯分二十一一段大夫分十五段士以所取六體分九段每三段為一包每車載一包孔謂諸侯七包每包中七個以九體分四十九個大夫五包每包中五個以九體分二十五個恩按檀弓七乘七個大夫五乘五個則陳謂一個即一包者得之或分段如孔所云特不當以一段為一個耳又按天子有馬牲則十二車孔必附會鄭氏云馬散附九車亦魯人之贈也三季二纁廣尺長終幅既祖奠公則于轅左及邦門公又使人贈實于棺蓋實贈惟玩好無常公則大夫卒纁束馬二贈大夫皆卒纁束五匹為束卒三以象天纁二以象地其廣皆二尺二寸長丈八尺謂之制幣今魯人短狹如此不誠而非禮矣禮者稍體也纁無管衡實見開而后折入篇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小記○無音武衡讀粉物也稍體以稍米為醴醴以盛醴醴以盛酒醴以盛黍稷衡大木為之置于地以皮裹無之屬見棺外飾也盛黍稷衡大木為之置于地以皮裹無之屬見棺外飾也

卷六之二

主

折亦木為之直者三橫者五形如牀而無足以承抗席亦謂之承席言于梓內見外之間先置柩于地實囊無管諸器已畢于梓上加折折上加席席上加抗木為一重又加用器在見內明器在見外凡賓友所贈皆陳之而納于壙者有定數則多陳而少納之可也若所自作則于禮有限即少陳而盡納之亦可也陳謂朝廟時陳于廟門內之東及葬則陳于壙前之道東

右第十三章 遣車贈贈

明器之事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夫卜宅與葬且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緇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本篇耐葬不卜宅小記大夫以上用上大夫以下用筮而士喪禮于日用上或通之也劉彥曰大宗人即都宗人小宗人即家宗人掌都

無有後親。卜日。宗人受。湫卜。命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是子曰。哀也。若夫則曰。乃夫卜葬其妻某氏。兄則曰。兄某卜葬弟仲子。若叔子某。自虞以前。爲喪祭稱哀。李哭以後。爲吉祭稱孝。卜日與臨祭一也。○按五代劉岳書儀。父亡稱孤。母亡稱哀。溫公文公遽因之。楊慎謂孤者幼而無父之名。只稱哀子爲正。今俗相延以別父母。且從無害虞兆。隆云不如父母亡俱稱不孝子。則既變俗。又非復古。不如循俗也。

日之事

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櫝弓○旬十日也布猶備也材謂梓材明器若用器弓矢耒耜敦杆

豆樂器琴瑟笙等役器用卽千簋燕器几杖
豆嬰之類皆備也既葬夕哭斬衰三升者受以成布六升

朝廟而重先乃以銘旌先也親復卽置銘于杠而重猶未
作旣殯置銘于柩而重留中庭旣遣置銘于茵卽抗重而
倚之道左則非以重代主可知若重果代主則朝夕之奠
何不于重前祥車之載何不以重行耶今俗以杠懸銘旌
至葬不易則重與魂帛不作可焉又按禮虞而作主左傳
李哭而祔祔而作主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鄭云大
夫士祔無主崔靈思云但以弊祔祔竟卽還殯宮至小祥
入廟溫公束帛疑亦本之崔氏但崔謂以帛代虞主非代
重也溫公束帛于靈座在未葬前題主于墓上在未虞前
皆與古不合然墓上題主深得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之義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楊慎謂奉柩朝祖遷轉甚難擬代以
魂帛思思奉柩實難魂帛又可不設且劉炫言主不再作
深以公羊爲非則今卽作木主以依神將葬奉主及銘旌
告廟旣窆以銘旌置棺上而題其主逆精以歸可也若必
如古之虞而作主則但以
復衣依神可也詳見喪義

哭之事。

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服間夫人妻適妻也三者皆言君嫌君尊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或有不異禮也

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奔喪命士以上父子異喪若命士以下父子同宮則雖庶子妻之喪亦父主之也親同則長者為主如皆子也而親之喪適子主之皆兄也而弟之喪長兄主之亦統于尊也親不同則親者為主如妻之喪各主之從父昆弟之喪其長兄主之亦不相統也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小記○異姓同宗之婦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如父母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若無主後而使人攝主則亦必以親族為男主適婦為女主若無主後婦為女主不使宗女者婦道外成故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

禮記 雜記

卷六之二

末

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大記○非大宗不置後故有無後者若無主則得葬于賓矣若絕無親族可為男主宗婦可為女主不得已而男主拜女賓女主拜男賓權也男主在寢門內女賓在堂上男賓在堂上女主在阼階下雖代之猶避遠也男主拜男賓于西階下而女主代男拜阼階下女無嫌于代父且變于男子之禮也饋奠之事不可缺故為後者在外必有以攝之貴賤之等不可論故攝主不可代有爵之拜也竟內近其歸有期故俟之竟外遠其歸無日而喪柩不可久淹則殯葬可也○期日男主拜女賓女主拜男賓皆不哭按禮有饋奠之主有賓客之主饋奠統于親賓客統于祭又按為後者在外猶殯葬則大夫不主士人子在家無故而久淹親柩其罪不亦甚哉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小記○士喪無主後必使士主之大夫不

主不以尊主卑也大夫無主後必使大夫主之士不主不以卑主尊也唯宗子尊故猶可以攝大夫之主若大夫則斷不可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命士以上主適子之喪以下并主適子夫也蓋喪用死者之爵禮惟大夫之適子得服大夫之喪服行大夫之喪禮若以父之士主之則比于子之以士攝大夫若竟用士喪子禮則嫌于以臣貶君之命爵也故弗主而使其子主之若無適子則以庶子後之并無庶子則以族人當為後者後之以大夫不可無後也既後之則亦服大夫之喪服行大夫之喪禮矣○期日父士行大夫禮是擅自爵也以士處子是擅貶君所爵也以士自居以大夫處子是處于子也三者皆不可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葬之事至虞而終此無後而無嗣不可以不終也若總小功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者為主則練而後止矣

禮記 雜記

卷六之二

末

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小記○三年者妻與子也妻主以大功之兄弟來主其喪則必終練祥二祭而去若朋友則虞祔而已舉大功則期親更可知若小功以下練而止○按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此主即為拜者若全無族姓則妻自主之拜男賓于阼階下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小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虞卒哭之祭祭婦故其夫若子主之祔則祭舅之母故舅主之妾常攝內王故夫主其喪其祔自主之以祭于祖廟也若至練祥皆不主其祭殯與祭皆不于正室終不比于正適也○姑姊妹其夫死若妾不攝內主則不主其喪主不得祔廟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昆弟使夫之族人主其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

耐干夫之黨謂一作附後同。周禮六卿二十五家為閭。王度記百戶為里。里一尹。祿如庶人在官。此通言之也。婦人外戚也。故必使其族。即無族亦必使異姓也。里尹主之。不忍其族也。然至於近鄰里尹可主。則木族亦可主矣。而要必耐干夫黨。婦人內夫家故也。○鄭謂諸侯亦耐干異國之臣。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愚按儀禮始姊妹適人。無主者。服期不降。則主之亦斯義也。若里尹主之。必其近隣本族皆無人耳。不然此窮民者。豈有他里尹主之。里尹來喪。吊愛其不敵。而以里尹主之乎。恐與君為主之禮不同。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君臨臣喪。主人主後。或主後不在。則死者之朋友與其州里及守舍之人皆可攝主。以拜君尊不可無拜者也。陳謂往拜君門。疑非。

右第十六章 立喪主之事。○賓客尊主之儀。奠親主其喪。即主其祭者。有主其喪。不主其祭者。隨宜酌之可也。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周禮凶辨先稽顙。後拜。齊衰杖期以下行之。尊親莫隆于父母。故稽顙長子正體。故稽顙若齊衰不杖期以下。不稽顙矣。而亦有此無主而我主其喪。而大夫來弔。不敢以輕待之。故雖總麻之喪。亦稽顙。婦人以夫為天。故夫與長子之喪。必稽顙。其餘即父母亦不稽顙也。若本稽顙而有不稽顙。既不稽顙。而又有時稽顙者。如妻之喪。本杖而稽顙。若父母在。則不杖。不稽顙。父在母在。則杖而稽顙。蓋適婦之喪。父母之故。壓而不杖。母不主喪。故可以杖而稽顙。不稽顙。以避會也。然母在固不稽顙。而或以贈之禮來。則亦稽顙。以升之其恩重也。○若父在。雖贈不稽顙。

右第十七章 稽顙之節。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小記。○苴。謂也。新。謂也。苴。故謂之苴。輕也。父用竹者。圓以象天。又內外有節。且貫四時不改也。母削杖。削桐。杜預云。削之使圓。孔氏云。削之使方。以象地。見內哀同于父。而外無節。且遇秋。即凋。其久亦半于竹也。其大各視其履。經其長。皆與心齊。皆下木。或曰。竹取足。相取同。庶子不以杖即位。記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小記。○父母之喪。適庶子皆杖。但適子以子也。父壓子。祖不壓孫。故凡子外孫皆可杖。但父主適子之喪。則父以杖即位。其子遂去之。不敢與祖同也。若庶子之喪。則父不為主。而其子得以杖即位矣。舅主適婦。故其夫不杖。若庶子之妻。則舅不為主。而其夫得以杖即位矣。○按儀禮齊衰杖期。係為妻不杖。期係為夫不杖。適子為妻傳曰。何以不杖。父在也。孔疏曰。父母在。庶子為妻杖。父愛

適子亦為妻杖。是為妻不杖。惟適子父在耳。今人但言父母在不杖。不言適子庶子之分。舅在與舅不在。姑在與姑不在。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小記。○父喪則父為外主。母為內主。其妻不為主矣。而必杖者。婦人從夫。必斬衰。苴杖。姑不得而壓之也。父為長子斬衰。苴杖。而母為長子止齊衰。削杖。者。母之為子不得重于子之為母也。婦人受重。他族故雖在室。亦不為父母杖。惟無兄弟而但使同姓為攝主。則女子子之長者得一人杖。以申其哀也。○按斬衰條傳。婦人不杖。不能病也。而大記有夫人杖之文。鄭謂不杖者。婦人尚為童子。若既笄。則杖。恩謂婦人為夫子。則杖。外戚也。未嫁為父母不杖。未成也。經傳無未笄未嫁為父母杖之文。鄭似鑒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既許嫁。為父母杖之文。鄭似鑒。

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轅而輟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言

右第十八章樹之節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率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

犧牲率哭成事耐皆少年犧牲特也始虞祝曰哀子臬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柔

毛香合嘉薦普淖明潔洩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饗再虞
曰哀薦虞事五虞季哭曰哀薦成事下大夫則牲曰剛鬣

三虞曰成事耐祝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不惰其身
不寧用潔牲一元大武嘉薦普淖普薦搜酒隨爾皇而某

甫以躋祔爾孫某甫尚饗下大夫則牲曰柔毛也女曰皇
祖妣某氏子婦曰孫某子皇祖姑某氏上大夫以太牢

附則天子諸侯更可知下大夫以少牢則士亦可知矣○
按附禮有十一是天子者大夫附于國廟一是天子者

禮記

卷六之三

子

是無子而祔食于皿旁一是長湯祔食俎旁一是夫主而

妻祔于祖姑一是夫死而婦配食于夫一是諸侯大夫始

是無妻祖姑而妾耐于女君一是諸侯不得耐于天子天

子諸侯大夫可以耐于士大夫不得耐于諸侯耐于者

祖父之爲丈夫者其妻付于耆旧古古人不中一以主

而借公以其昭穆小記○公無通○孫卑不敢附于祖

之卑者不敢自尊而舉其祖也祖爲國君不可耐則耐

于祖之兄弟。祖無兄弟。則耐于其兄弟之疏者。其妻之所耐亦然。姑無謂血姑。尚存戎披出也。中一以比耐于高祖。

姑中會祖姑一位所以然者昭必耐于昭穆必耐于穆

爲大夫皆得立廟不必祔廟此言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

者或始命尙未立廟歟

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

父母在亦然婦耐于其夫之所耐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

穆之妃妾耐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公

以未爲卿大夫而言公子之祖爲君則公子不敢祔于祖而祔于祖兄弟之爲公子者不敢祔君也大夫之昆弟皆

爲士者而言不特大夫士與諸侯尊卑濶絕而不敢祔卽士亦不敢祔于大夫而必祔于大夫是弟之爲士者以

分也若無昆弟爲土則于再從三從又無則中一以上雖

上其必從其昭穆者亦然夫存而婦死則祔于祖姑夫死則祔于夫矣或夫比三平之內遂祔而行之未與月

祔于夫所祔之妃遷廟乃偕入也或夫所祔無妃則或于

禮記 雜記
卷六之上
五

適妾之辨也。○孔氏曰：妾母不世祭，婦祔于祖姑，祖姑有

三人則耐于親者。小記○三人一正二繼也。親者舅之所

爲一所程子祭儀配止正妻一人若奉祀者是再娶所生

自以所生配朱子云程說恐悞張說亦拘唐會典適母無
先後皆並耐令祭只從唐人所議爲允又按姜村千安且

市。妾無妾阻姑者。易生可付于女。吾丁也。女君適妻也。妾

如子無子而如者易物而利于女君也必附于妾祖姑

之生既相依死亦可相附亦禮之變也妻之牲與夫同妾

也若女君未死而耐于適祖姑亦易士耐于大夫則易姓

士必耐于士正也然或祖之羣從及高祖皆無士可耐則

矣貴至絕族則無易牲以禘之禮喪畢則立廟以祀可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

易姓妻率而后夫為大夫而耐于其妻則以大夫牲上俱小記

凡婦人從夫之爵位夫未死妻必耐于祖姑不先入廟禮也然或諸侯之庶子始為大夫士或

大夫之庶子別遷他國無廟可耐而妻先死必用大夫士

之禮先立廟祀之故有耐于妻之禮亦禮之變也若妻卒

則耐于妻廟惟用已當用之牲不復用大夫牲也若未為

大夫而卒則妻固未嘗用大夫之禮而夫既為大夫則以

大夫之牲耐妻從夫夫不從妻生之爵位然死之牲亦

庶子始封為諸侯而夫人先死亦當立廟大夫之適子孫

適行不別立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父死猶是耐于王父

也猶鄭讀山今如字○孫必耐于祖正也倘祖死而未練

也祥則耐雖當耐于高祖而其王猶反在殯宮未入于廟

禮記雜記卷之十一

似未可耐于祖然孫耐祖者禮之正則耐于殯宮耐之亦

謂主在殯宮何以舍主而耐祖之高祖廟且既在高祖廟

可舍高祖不祭乎若祭高祖不似與祖並耐乎未是○按

夫死未練祥妻不耐于夫而耐于祖姑祖姑其所當耐也

此祖未練祥得耐其孫者祖亦其所當耐也子之耐母禮

不可父之耐子禮或可簡煥柳或男子耐于王父則配

太婦合貴嚴祖孫之慈易於歟

右第十九章

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夫

士異宮既祭釋服山公則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

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如姑姊妹

之喪則既宿則與祭率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

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猶鄭讀山今如字與去聲○

祿濯則已與于祭之事矣故不可以中止出次異宮吉凶

不可同處也如未視濯則使人辭于君不復與祭矣然必

告者反而後哭不敢專已命于君也若期服以下則其服

稍輕故雖未視濯而已在致齋三日之內則亦與祭也孔

氏曰釋服而出其情急出而后釋服情稍緩

矣若此者與已同宮以居則亦出次異宮

右第二十章與祭禮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率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

之禮有殯父母未葬也外喪兄弟在遠者哭于他室明非

哭殯也哭之明日當朝奠則服已之喪服入奠于殯

禮記雜記卷之十一

宮奠畢仍易聞喪之服而就他室哭之如昨日即位時也

或異姓妻妾之喪亦宜哭于他室而孔以此專指兄弟

無明日哭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者哭

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檀弓○遠謂所居之遠主位

之右近南而西面以有殯變之也同國猶可往越境則否

矣○按門內之右自外視之右在東門外之右自內視之

右第十九章

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

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將行練祥之祭也古者兄弟

同財異居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

將祭而適有兄弟之喪雖在異官亦必俟其既殯而祭兄弟親也若在同官不待兄弟必俟其葬即臣妾之賤亦必待其葬而後祭吉凶不相干也散等果階也始升聚足至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上練祥從吉當防級聚足而散等者以有兄弟之喪畧于成儀也兄弟虞祔時而行練祥二祭其散等亦然○喪服傳有死于宮中者為之三月不舉虞祔云小祥之祭已涉于吉尸柩至凶不可相干故止若虞祔凶祭則得為之若不待三月而葬則葬後亦祭不待三月朱子曰三年之喪又有期喪則當其奠亦必服期服往奠卒事反三年之喪服

右第二十一章 居喪禮

凡侍喪祭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嘏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侍猶相也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薦脯醢相者告賓祭脯醢賓

禮記

卷六之十一

吉

但祭而不食其禮自諸侯達諸士一也嘏酒至齒而不入啐酒入口而不飲大祥主獻賓賓長酢主人酬主人又獻兄弟賓取奠酬兄弟兄弟即以前所舉酬眾賓眾賓酬眾兄弟以視吉祭時無算爵耳小祥則實不舉酬故主人受酢嘏之而已眾兄弟受獻啐之而已大祥賓得舉酬其禮幾盡同于吉故主人受酢啐之眾賓兄弟皆飲之也○陳酈曰虞祔之祭無獻賓禮孔氏曰受尸之酢雖虞祭主人亦奉爵神惠為重也受賓之酢小祥但嘏之大祥亦率之賓禮為輕也愚按言諸侯速諸士則天子于賓不親獻矣

右第二十二章 練祥醢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醢不能食食鹽醢可也功衰小祥之受

服也醢酢醢陳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遺去聲○居喪有疾

則人得以酒肉遺之然必三辭不遽受也受以衰經鄭云必正服明不劫于滋味也孔云雖受之猶不食之矣如君命則不敢辭而即受然必薦之親而後食樂君之賜不專為飲食也○孔云尊者賜之得食肉不得飲酒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其言拜為去聲與不拜○言人之遺之者非以其喪而問之歟拜君之命之者非以其喪而賜之歟既以禮來白當拜受但拜有不同父母之喪稽顙而拜齊衰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從去聲有不食無不受都之為不恭也齊斬衰重故不暇有服人施惠于人大功以下情本輕而既卒哭哀又殺矣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人食之食音嗣○有服通五服而言黨三黨之親也鄭氏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

禮記

卷六之十二

吉

往則不可也非親而食則食于人無數也按非其黨即往而見食亦不食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務視成人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視猶比也妻視叔父母以禮節服而視兄弟情本親也勝必降屬而視成人服本重也君母君妻情則輕矣言視又言比其斟酌量度之辭比之兄弟服亦同也故者視三年之喪有間矣故既葬以後而人道之適人而人食之于酒肉亦或可食然于酒殺之珍醢可發見于顏色者亦不飲食也禮期服既葬食菜果大功既葬食醢醢小功總既葬飲醢酒

右第二十三章 居喪飲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交神則貴于潔故虞祔練祥必沐浴非是則遇于飾矣父母之喪至痛故不辟涕泣而見人非

是則過于戚矣皆非禮之中也○三年之喪
虞祭沐浴不櫛至期乃櫛期以下虞乃櫛也
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

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者也
曰言論雖曰語新衰居倚廬齊衰居聖室漸衰既練亦居
聖室父亡母存則當既練可時見乎母然非是不入門嫌

疑之際不可不慎也嚴猶急也倚廬乃哀慘迫急之地已
不出人不入更非聖室比也○陳絳曰大功則有帷帳小
功總麻則

有帷席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大功
不以執紼小功請見人可也凡始相見必執紼燕見則

華爲輕執紼則飾賓主之禮矣故自大功以上雖人請見
則見之而執紼者亦不見也小功則我可請見人而執紼
來者亦可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大功廢業或曰

見之矣 禮記 雜記 卷下之十 圭
大功誦可也 檀弓○邊僑接也謂與人接席而坐服勤出
而事人也唯已仕者則大功之喪既葬從政

不然則否鄭謂邊倚也服勤服習勤勞之事皆爲喪喪
服也朱子曰樂也周禮謂司樂爲司樂誦誦詩誦雅
樂章未有聲容之美故曰可也孔謂習業誦讀則未葬諸

喪禮既葬祭禮疑不答一無所誦習矣此以上皆因既
葬而言凡日 或未定錄
右第二十四章 居喪言 動之節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入哭踊三者三乃
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
之小功則不可 冠去齊雖鄭云或作惟今按作惟爲是取

去齊○未及冠之期日而遭喪則除喪而

冠適當冠之期日而遭喪則可因喪而冠然惟三年之喪
可冠者齊衰以下外喪小功以下內喪皆不廢冠禮也三

年之喪因喪而冠者冠于居喪之次入哭于殯宮三踊一
節九踊三節乃出就喪次也餘詳曾子問未服之將除也

鄭謂卽下卒哭非是父小功謂已服父小功以下而父服小
功如已爲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總父母皆小功也已小功

謂父服小功以下而己服小功如已爲從父昆弟之子爲
外祖父母小功父皆總也已爲從母小功父無服也言齊

衰以上服之重者必不可行嘉禮大功之末乃可行之服
已輕也然止可以冠子可以嫁女而爲子取婦猶未可行

取婦視冠嫁尤重也至于小功服更輕冠子嫁女取婦
無不可而又有不同者焉家統于尊已服雖總而父服小

功亦必待父服將盡而後行之若父服輕而已服小功如
從父兄弟之子則其屬已卑外祖父母從母則又非父黨

之比雖卒哭而冠取可也若下殯之小功則自期三年之
而隆木服其重必不可矣孔謂父已互文恐未析 三年之

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
禮記 雜記 卷下之十 圭

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
練則弔姑姊妹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

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大功既葬弔哭而退不聽事焉小功
總執事不與于禮 姑姊妹三字今本無之鄭註有與去聲

哀期之受服也上期之喪父在爲母宗子母在爲長子之
降服也下期之喪姑姊妹適人無主而姪與兄弟之加服

也三年之喪情一于親故雖既練而受功衰亦不行弔于
人自諸侯及士之所同也如有五服之親當往哭者則亦

釋功衰之服而服彼親之服以往哭之歸卽反功衰也若
夫本三年而降爲期如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

右第二十五章 居喪而行之禮之節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

大功三月不從政王制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率哭而

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一喪

于哀貳事則心有所分而不專于親穀梁子以毀泉臺爲貳事綏喪也群小群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禮記 卷六之二十一

美

故三年不從政者其正也而或有期而從政者其權也公
羊傳已據可以弁冕服金革闕子騫腰綆而服事既而曰
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則期而從
政亦有不得已焉耳從其利而起復者不得藉口于斯

右第二十六章 居喪而從政事之節鄭孔以此爲庶人之事以政爲徭役之政似未確

父有服官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

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與聞皆去聲○

父母妻有服而已無服固可以舉樂而有不舉者恐傷其心也。在父之宮中不特身不舉樂即他人舉樂子亦不與。

之爲尊也至于母則聲聞焉不舉遠得舉之矣于妻則

小功若從祖昆弟之類則更非母妻之比故大功者有服

必至吾前者乃將之小功者有服卽至亦不辟皆輕重之權衡也鄭謂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出行見樂亦不得觀

大功小功謂其人有大功小功之喪亦通○陸龍其曰大

功將至尙辟琴瑟君子
豈但不奪人之喪乎

有第二十七章已無朋而皮剥者有服之節

弔非從主人也。本篇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者及壙皆執

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相

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衰次而退相問也旣封而退相見

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在車曰引在棺曰紼執引之數向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

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土五十人人數既足餘乃從極而行
及曠爲之執績是皆致相助之力非徒從主人已也而其

中又有異焉。四十者執紼而五十者不能。五十者從主人反哭而四十者待盈父而反。此以年異也。然比詩其鄉人

耳若自遠而至有初未相識聞名來會其葬其情最輕故

禮記 雜記
卷六之十一

走

退有曾相饋遺者則俟既窆而後退有特持贄相見者則從反哭而後退其青傳采其壺碑重也皆志同道合之明

友恩深義重必至虞祔而生與來曰死與往日知生者弔

知死者傷。知生而不死者吊。而不傷。知死者而不知生。傷而

不弔。曲禮○統名之皆曰弔。而其中又有異焉。有以與生

日正長其情稍緩故止于弔而慰其生死者之相與已成

往曰其情最迫故哀其死而至于傷或弔或傷又各稱其情而爲之也○鄭謂三日不食生者之事以死之明日起

數五日而殯死者之事卽以死日起數愚按大夫以上殯皆數來丁呂氏曰大夫而數者二人是日不筵餘哀

日恐非行甲之巨才飲酒食肉焉甲于人焉巨不樂未忘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甲人婦人不越疆而甲

人者以力爲能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虎通兵死曰婦人無境外事也

異三者皆義不當死而死故不弔○按鄭謂長如子異于
臣之畏蓋言畏即不當死矣方慈曰君子不立巖牆之下
孝子舟而不游豈有以三者死班固曰為人臣子當深思
遠慮明哲保身今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愚謂若死于義則
雖死于兵不可為畏死
于水亦不可為溺矣

右第二十八章 行弔之節○呂大臨曰孝子喪親悲

故親戚鄉黨僚友始則致合饗以周其急三日則
供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
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殯也壯者
盈坎老者從反哭而哭而哭而哭之亦曰承事使
則相焉所以適有喪者曰比君臨之亦曰承事使
臣曰無敢視賓客故主人見賓莫不拜明所以謝
之且自別于常主也賓不答拜明所以助之且自
別于常賓也今世賓止于弔哭而莫與其事主反
較哭而為之衣服飲食以奉之甚至損奉終之禮
以謝賓廢弔哀之儀而醉飽先王之禮意固如是

禮記雜記

卷六之二

子

親沒不髦五十不散送玉藻○髦子事父母之飾故父歿

要經散垂其末既殯則絞脫左母歿則脫右也父母之喪

送死畢復絞五十不散毀故不散送也童子哭不偯不踊

不杖不菲不廬像一作恣衣上聲非扶味反○像聲委曲

人故不備禮○戴氏德曰世子生即杖凡十五

以上當室即杖皇甫侃曰童子當室則五者備五十不致

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曲禮○

老者既衰故亦不備禮

右第二十九章 老幼之異禮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曲禮

○純音準○冠純衣緣皆曰純不純素樂也不純采哀也
○孔氏曰仕者遇凶荒亦素服不以親在為嫌又曰深衣
不言當室疑凡孤子皆然愚謂彼文略耳崔靈恩曰非當
室則純采蓋當室之孤內理丞當外按宗黨所履之事無
不傷心故特素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麻衣凶
衣以示哀也

故服麻者不可加以紳執玉吉服麻凶故有事執玉不可
仍麻衣如含玉則圭受必朝服也麻經凶系纁吉故服采
者不可加以麻皆吉凶異道故也○聘禮主國之君有喪
使大夫攝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聘木國之君喪計未至哀
于館計既至衰而出主國歸養暢白以柩梓以柩柩以桑

長三尺或曰五尺卑用桑長五尺刊其柄與末柩音菊柩

作柩長去聲刊音堪○暢也同其芬香條暢故謂之暢柩

柩也用柩木為白柩木為柩柩皆以載牲體牲于錢升之

取其潔此吉祭之器也柩畢皆以載牲體牲于錢升之

于鼎又升之于組主人以柩舉之執事以畢助之柩長尺

八寸畢如父博二寸長八寸柄長二尺二寸柩手所持未

以舉牲者皆當刊削之吉祭用棘喪祭用桑者棘之言吉

桑之言喪此

凶祭之器也

右第三十章 吉凶之異室

禮記卷六之二終

禮記卷六之二終

禮記卷六之二終

禮記卷六之三

任啟運章句

喪服小記孔本小記第十五服問第三十六吳本合爲服義第十一萬亦合爲服問第九亦

合之定爲第二十三○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芮
城曰言小者以別於喪服篇經末之記也經末之記
補經所未備此又補記所未備也喪服篇爲儀禮正
經傳亦出於子夏此及服問篇皆因之而作近世毛
奇齡皆喪服爲戰國後儒僞作則論禮者復何依據
之非學禮者所敢出也今取他篇言服者與二篇合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主制○三年之喪謂父母也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期而統稱三年情本隆也子以心喪終三年父必三年然後娶自天子達父母之恩無貴賤一也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檀弓

禮記 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祝太祝官長達官之長天子七日而殯乃成服此有三日五日之異者先病則先杖服以杖爲重既杖卽得名服也至七日則與國中皆衰服矣若天下則以聞喪爲始地有遠近聞有先後大約至三月無不服也吳氏紱曰天下服者謂天下之諸侯皆服斬夫人服齊大夫服總也侯國外開田削滅使王官治之者王官服斬其民如圻內之民侯國之民無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總士庶無服○儀禮斬衰三年者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總衰旣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齊衰無受者庶人爲君傳曰諸侯之大夫以時見乎天子註曰諸侯之士庶民不服無受者不著凡天子諸侯葬異月也疏曰不聘者卽無服士作介雖得禭亦無服圻內民服三月藏之待葬仍服葬竟除之白虎通議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服齊衰以成禮葬君也愚謂諸侯爲長子斬羣臣猶從服何以爲天子斬羣臣獨不從服乎況古猶各君其國今則天下一君漢文遺詔云使天下百姓重服久臨罹寒暑之數杜預言漢承秦制率天下爲天子服三年斬信也漢文令當給喪事服臨者葬後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緇七日其餘吏民皆三日釋

服亦謂葬後受服如此非通始喪計之也平帝崩六百石以上服三年光武令從文帝詔魏令既葬卽除唐初定爲三十六日明皇又減爲二十七日天子且不能三年喪遑問天下父子君臣之大倫或幾乎息矣竊議由庶人三月遞推而上諸侯三年遞推而下公侯一品三年斬二三品三年齊四五品齊衰期六七品齊衰九月八九品齊衰五月庶人齊衰三月致仕降一等革職從庶人太后及后遞降一等庶人素服三月非適后惟近臣從服羣臣素服葬後除之孝治天下之天子舉而行之諒無難也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服問○君諸侯也外宗周禮凡外女之有爵者蓋姑姊妹及舅與從母之女未嫁從本服既嫁從夫爵也皇謂姑之子婦從母從母之子婦亦同諸侯之卿大夫爲君服斬其妻從服齊衰期外宗嫁卿大夫亦從服期諸侯之夫人爲天子亦然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爲天子服嫌匹君也但從圻內之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本篇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記

禮記 喪服小記

○大夫不臣兄弟諸侯則臣之故雖與諸侯爲五服之兄弟不
服本服而皆服斯從臣體也內宗周禮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未嫁亦從本服若嫁於本國卿大夫則爲君爲夫人皆期從夫之爵外宗爲君夫人亦然也若嫁於庶人亦從夫齊衰三月○諸侯兄弟在他國而未仕亦服斬既仕則如舊君齊衰三月陸佃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然諸父兄弟猶爲君服斬吳絃言不臣則不服陸說未確愚謂諸父兄弟不從之國自無服斬之理若從而之國則君雖不臣之而此諸父兄弟必以臣自處亦各盡其道也內宗嫁於諸侯體敵則從本服嫁於他國臣民賀循譙周皆曰無服蓋以本服則分不得以戚君以臣民服又嫌於所事之君也熊安言服斬非是嫁於本國臣齊衰期民齊衰三月曾他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服問○國而服斬乎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士爲國君斬爲夫人期爲太子從君服期大夫之適子亦如君之者大夫不世無嫌於匹君故異於諸侯之世子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

服也。服間○君母為適夫人則羣臣從服期非適夫人則右則亦從君而服總蓋無服者義之正大臣遠臣以之從君者義之私近臣小臣以之也○喪服傳曰庶子為父後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何以總有死於宮中者三個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鄭註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父卒庶子為母齊衰三年士雖父在庶子為母如衆人賈疏大夫庶子父在為母大功父卒無餘尊所壓故仲三年士卑無壓故三年此皆不為後者若為後則皆總鄭又云唯君所服仲君也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若小君在益不可則近臣從君總者正禮從君以小君服之者春秋之失禮明矣而毛奇齡乃謂孔子春秋於成風敬嚴書夫人書小君並無此詞天子諸侯並無壓屈祗喪服傳為戰國人妄撰而朱子并援天子諸侯之為後祭之土庶為謬之謬是舉古適庶之辨盡滅之而反以春秋之非禮為諸侯之禮也愚不敢從朱申曰此可為僕從主服之例

禮記 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三

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

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君無出弔外臣隣國而值其卿大夫之喪亦弔之其子非敵不敢為主故君主之而其子但中庭北面哭而不拜也錫衰見下章國君弔其臣弁經故弔異國臣但弁而不經主人謂其子免殯服也已葬而仍殯服重諸侯之弔新之也不錫衰主未成服亦不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成弔服也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服間○弁經素環纏之所謂環經也卿大夫既殯成服則君居與出皆皮弁錫衰若臨其殯與啟則弁經而錫衰大夫相為服其禮亦然也若君大夫臨卿大夫妻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之喪亦錫衰但居與出皆不服與殯亦弁經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雜記○大夫哭大夫既殯成服則錫衰而弁經當殯未成服不錫衰而亦弁經私喪妻子之喪卒哭以葛代麻

此時而有兄弟總服之喪亦必為之弁經蓋大夫降旁親總無服矣未成服為之素裳既成服為之錫衰而猶不以妻子之未服臨之者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骨肉之親無絕也

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

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

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雜記○大夫為

爵加其親也士為士服不敢以卑服尊者之服也適子雖

未為大夫而主大夫之喪則亦服大夫之服適尊為繼體

也庶子為大夫雖父為士亦服大夫之服非喪主無嫌於

已爵加其親也然庶子為大夫位猶必居適子士之下適

主喪也庶子年長亦然○王石梁曰周人重爵至施於尊

親乃異其服周公初制禮時弊未必至此愚按後言端哀

無等是貴賤之五服一制而此乃云士服大夫服何也鄭

云布之精粗有異夫麻之精粗以別親疎也父母之喪自

天子達豈有貴者精賤者粗之理王肅云布無異惟斂時

大夫素弁士素委貌有異則此言服似不僅在冠也晏平

仲服父喪衆疑其非大夫服平仲告以唯卿為大世子不

夫是當時實有異制特今不可考耳又詳見下章世子不

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禮為妻之父母

服尊降也世子繼體降之則疑於君故不降大夫之適子

為妻不杖期若主適婦之喪故世子不杖避君也若非適

婦則君不主其喪

而其夫得杖矣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期之喪

故大夫為庶子降服大功而庶子之子亦為其父三年不

降父母之喪自天子達以伸孝也○若大夫之庶子為大

夫則父服

期不降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男子冠而婦人

并男子免而婦人髮其義為男子則免而婦人則髮免音
並同○斬衰父喪也小飲祖括髮父母喪同但父喪既飲
拜賓竟即昨階位猶括髮帶經踊母喪於此不復括髮
以免代之即於免加首經也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
有吉并父喪成服男以六升布為冠婦以箭篠為并母喪
成服男以七升布為冠婦以榛木為并未成服則男以兔
之別冠以整代并免登皆以約髮而異者其義以為男女
之別禮之一寸著之自額却交於項中并其末覆綏而前綴連
之成冠象孔云以麻自項中前交於額上却繞綏為括髮
以布一寸著之自額却交於額上却繞綏為括髮
時以布為卷幘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綏謂之缺項先君缺
項而後加冠免冠則缺項獨存因謂之免後人恐與冕音
相亂改讀為問耳程大昌云只是解除吉冠並無他物方
智云凡以物繫頭曰免此是以白布蒙首恩按此數說程
呂最疎如程說即吉時之并纓始死并纓父母所同何必
於歛言之且以父母別言之如呂說即吉時之缺項不知

禮記喪服小記

五

缺項不交於項此必交於項且應明言以免代冠反以去
冠釋之皆相反也如杜說則似用布似冠而未成冠如孔
說則全在以麻與布辨父母之異蓋父喪最重故小飲括
髮用麻大飲括髮猶用麻母次於父故小飲括髮用麻大
飲括髮用布示稍降耳若諸侯中雖葬必免五世無服袒
免只是以白布蒙頭略如大飲之免耳蓋母喪之免於服
為重祖免之免於服為輕母之免露綏袒免不露綏相
混而一之杜方二說可參也整之制鄭眾云麻象與髮相
半結之馬融云屈布為巾高四寸着於額上鄭元云去纓
而露紒皇侃云整有三一麻一布一露紒男子當括髮則
婦人麻髮男子當免則婦人布髮恒時無麻布但露紒耳
孔云斬衰麻髮齊衰布髮非別有露紒買云未成服不露
紒成服乃露恩謂先鄭說是麻髮馬說是布髮後鄭說是
露紒合之則皇說是也知整不一法則知免不一制特難
考其箭并終喪三年齊衰帶惡并終喪今本無帶字○
詳耳箭并終喪三年齊衰帶惡并終喪今本無帶字○
帶謂腰經惡并以榛為之謂之惡者別於吉并也言箭并
以終喪者乃女子在室為父既嫁為夫斬衰三年之重服

也若齊衰期則女子既嫁為父母為舅姑妾為女君為君
之長子腰經而首亦惡并終喪中無變易也○按吉并
用象長尺二寸喪并八寸父母喪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
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記雜古者冠綳縫今也
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檀弓○喪冠以一條繩為武
屬謂之條屬與吉冠之纓武別材異也至於積縗則吉冠
向左為陽凶冠向右為陰齊斬之冠皆向有即三年之練
冠亦向有惟小功總之冠乃向左而向於吉耳古謂股以
上古人尚質積縗少故一一直縫之周尙文積縗多故但
并而橫縫為吉而不知古之吉冠亦直縫蓋冠之吉凶在縗
因橫縫為吉而不知古之吉冠亦直縫蓋冠之吉凶在縗
之左右不在縫之橫直古今或左縗或右縗縗之冠以灰
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雜記○縗縗同○縗縗之冠以灰
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雜記○縗縗同○縗縗之冠以灰

禮記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六

服精細終幅共千二百縷喪服粗疏斬衰正服三升止二
百四十縷由是通加斬衰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
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小功各三等至總麻當降十三升正
十四升義十五升與朝服同矣以其服輕故取十五升去
其半而用十四升半不違同朝服之吉也舊說去十五升
之半同七升半則反疏於大功之正服謬矣又以此總布
加灰治之使滑易如錫則大功之正服也○天子諸侯無
大小功大夫無總惟由功服之錫降而總者則有之所謂
十三升者也士乃有總服鄭注天子布服三錫衰十五升
去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哀在外也疑衰十四升其
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哀在外也疑衰十四升其半其
即總之正服也所謂事者加灰以治之麻色黑黃灰治則
白錫衰不治縷明哀在內總衰不治布而明哀在外疑衰
布皆治其哀縷不治外猶與朝服之吉殊疑衰內外皆治
者錫不治縷總不治外猶與朝服之吉殊疑衰內外皆治
幾與朝服無別故少一升以別之也士之總降服當用疑
衰而并素裳者以不可凡并經其衰修袂為三公六卿錫
用十五升為降故也

七

卷六

之喪借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借同也父母葬先母而不虞耐待父葬虞耐乃借行之葬奪情故先母亦易輕之義○虞耐乃借行之葬奪情故先母亦易輕之義○虞耐乃借行之葬奪情故先母亦易輕之義○先父後母耐無尸即同祭可也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率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

禮記喪服小記卷六之三

服率事反喪服雜記○父喪未畢而遭母喪則當除父服後反母服父尊故也若母喪將畢而遭父喪則尊統於父不除母喪矣諸父兄弟當親喪成服之後則當除彼服時已在親小祥之外故不廢其除喪之期大功重而親哀亦已殺也若此在親喪之前則親服方重不為彼除矣此所謂除喪先重也按君喪則父母之服皆不除不為彼除矣喪也父母喪總小功不除不以輕喪間長中殤降在緦小

九

齊衰之麻經正同齊衰以下通以五分去一為降夫以隆殺之情論則斬重於齊齊重於大功以變除之等論則麻重於葛二君不可偏廢故麻葛兼服之餘詳開傳婦人不葛帶婦人葛經而麻帶少儀○婦人重腰故斬衰之喪腰仍麻帶於是乎有兼麻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孔曰婦人大功以下亦葛帶○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服其功衰經期之經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服問○三年之喪既練則首經既除五十七分殺而四寸六分弱於此而遇齊衰之喪則麻有本得變三年之葛而麻帶五寸八分弱於此而遇齊衰之喪則麻有故葛帶而帶齊衰之麻帶若期之喪既葬而帶易葛則與三年之葛正同帶其故葛惟首經期受服五寸八分之首經而身服三年之功衰若於兼此二者而又有大功之喪則首經與齊衰受經正同而喪帶之粗亦與故葛同而初

禮記喪服小記卷六之三

之麻帶為重則亦變三年之葛必至葬而受服乃仍帶故葛而首經猶期之經服三年之功衰不可以大功受服之經四寸六分者易期經也若所遇者小功之喪則麻本而帶更小無所變矣孔謂大功既葬首經四寸餘與練服葛帶不合當經期經愚謂時無期喪安得以大功經期經乎若期大功並至則從重者可也小功無變言不特於三年既練期喪既葬之服無變即大功既葬之服亦無變總不以輕變重也○孔曰婦人既練腰之麻帶已除則首經其故葛經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雜記○麻謂首經大功冠十升壯麻纓經五寸四分也惟杖屨不易者大功無杖則無可易而大功纓屨與三年之練屨正同則以三年之喪為重而不以輕變重也鄭謂杖屨不易則帶衰俱易孔云三年既練易葛帶與大功初死麻帶粗細正同而麻重於葛故亦易○按賀瑒謂三爵謂惟服大功七年得易八升九升之大功不得易愚謂

練冠無經則必易衰以輕重推之則庚說可從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服問○首經服帶大功以上皆麻謂本者小功以下則未葬麻帶同於三年之葛而猶大於三年既練之葛大功以變葛皆以重變輕也若小功以下其情已輕故於斂殯之時必經而往卒事仍去之終不變三年之練冠不以輕變重也○按麻葛兼服則葛在麻內謂之包大功未葬之麻帶得包斬衰既練之葛帶則不易而外視之若易矣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三年之葛必經總小功之經時首無經也虞與卒哭當經而免事畢仍練冠終不易三年之練冠也○因猶仍也小功之麻帶小於既練之葛帶故不易葛皆不以輕變重也

禮記喪服小記卷六之三

士

小功如此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更可知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往也亦歸也總之麻帶與小功葛帶同寸二分弱麻重於葛似可以變葛而不變者大功情重於小功小功情重於總麻故不變而兼服之若大功以上麻之有本者於三年之葛且得變之是麻之變以有本為稅也本而往其不變以有本而歸總以有本為稅也 變三年之葛終場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幸哭之稅下場則否俱服問○算數也齊衰之長場降場降七月降五月大功乃可變葛而此場之七月五月皆得變三年之葛者其本服齊衰固有本之麻也凡葬必有受服而終其月數乃反三年之葛者是非以麻為重為場禮質略無受服故也若大功之下場降在五月則情處於場亦不變三年之葛矣○齊衰下場降在五月則情不絕本當變三年之葛而本文不別言文畧歟 丈夫冠而

不為場婦人笄而不為場為場後者以其服服之男子未冠冠即為成人女子許嫁笄笄即為成人故以年計則為成人而既冠笄則不為場也場無為人之道故凡不為場後今此場既冠笄而為之置後則為後者即子為父服之成人則有為人父之道也○按其服鄉謂本親之服孔謂兄弟之服陳云為人後之服願炎武曰禮之制場所以示長幼之節而役其恩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服為後之服恩謂諸侯即位則必以君之服服之大夫則有為其後者有直上繼其父者此據已冠而言則自當服人後之服若未冠而外則雖以大宗後之亦服本親之服或宗子之弟代為宗子或無可為此場之後而直上繼其父則如孔說以兄弟服之隨時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耐兄弟之場則練冠耐於場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雜記○宗子場曰陰三年之練冠而耐亦小功不變練冠之義也凡孫必耐於三年之練冠而耐亦小功不變練冠之義也

禮記喪服小記卷六之三

士

祖其祭宗子士之曰某甫者為之字而不名以神道事之也若小功之場降在總者不易練冠更可知○小功兄弟當耐從祖之廟而得耐已之祖者士不耐大夫或從祖為大夫故也祖無可耐則耐之高祖高祖無廟可耐則立壇耐之焉斯大曰大夫士無無高祖者詳祭法右第三章 變除之異非從祖與反哭無免於壇記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壇古鄧反報赴同○壇道也從葬遠葬也送葬自厥殯至反哭五服皆免非是無免而行於路者然亦惟近葬於附郭則免可行若遠而葬於四郊之外則葬而反主人以下皆冠至郊乃免而反哭於廟以道路不可無飾也古者葬用丁亥設葬日中而虞墓近則虞於家遠則虞於大惟李虞必至家乃行必用剛口或未至家或至家非剛口則造

不能速虞鄭曰或有他故不得
速虞則冠亦以不可久無飾也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
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總小功虞
卒哭則免兄弟或葬在除服之後至葬亦必服其服虞與
過廢禮也總小功雖輕然虞與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
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未殯則免而散
後垂啟殯仍免而散帶既虞則冠受服之冠而葛帶若君
子重首不重帶也異國之君亦免尊之猶已君也主人免
而大功以上皆免親者屬也○小功以下不散帶婦人亦
不散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兄弟親屬非君
之比故不免

右第四章 記免之異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
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
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大功七月中殯之降服也期
經女除腰帶又期大祥則祭而易麻衣男除葛腰帶女除
葛首經服固因喪而祭然祭乃追養之思除乃順變之道
回非為除喪而祭也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
者除喪則已主喪適子於父孤孫於祖妻於夫悲不能葬
下皆不變葛而以麻終其月數數足則除之猶藏其服以
待葬若父主適子舅主適婦則不葬亦除不以卑久戚尊
也○注玩日久而不葬主喪者之罪也故服不除兄弟除
喪及葬反服其服則主喪而外亦斷無純襲吉者今世溺

於陰陽家言往往數十年不葬終喪之月或遊四方或服
官政既不能不除服則當葬而制衰絰亦禮之遺意也愚
謂久而不葬必遺大故萬不能葬如何于平者耳豈得以
陰陽之說官遊之事為解乎萬不得已則墨衰出入而藏
斬齊衰經以俟葬葬畢乃除也孔謂臣於君亦不除愚謂
臣雖三年有嗣君在臣不為主從君可也若如朱微欽則
臣子皆當枕戈泣血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開不
於義無可除者矣

禮記 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同時而除喪再祭二祥也不葬不變服故中不行小祥之
祥變葛來月大祥除服湯三才曰不以過練練衣黃裏縗
緣葛要經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楊之可也○檀弓
闕通下同○練衣以漚熟麻布為中衣其內有袍北地寒
亦有裘袍內有袍澤其外有裘故亦名練衣為承衰縗
陸德明曰淺黃色爾雅一染為縗再染為縗三染為縗
入黑為緇人赤為朱紺復入黑一為緇再為黑三為緇
謂練紅色細絳色皆縗縗領及袖也綯縗頭飾縗耳
者鹿色白故空於喪小祥之前衰短而袂無祛至此橫廣
其制又加長之又加以祛既加以祛則練筮日筮尸視濯
加楊衣亦可也凡言可者未盡許之辭練筮日筮尸視濯
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
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古服而筮尸將行小祥之祭而筮
濯濯皆先服小祥之服以臨之鄭云不以凶臨吉也有司
告筮事具則去杖以筮賓告筮事畢則仍執杖拜送筮賓
哀未忘也覆言筮日筮尸見視濯無賓去杖之節也大
祥彌吉故拜去杖經繩屨而服縗冠細衣言筮尸尸重也
而筮日視主人之除之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濯可知矣祥主人之除之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雜記○朝服細衣素裳但朝則冠冠純吉也大祥猶縗冠
未純吉也將行大祥之祭於前一日即服大祥之朝服以
告祭期而祥祭遂祥而縗是月禋徒月樂○縗縗冠
因其服禮彌吉也祥而縗是月禋徒月樂○縗縗冠

禮記 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五

右第五章

今條其目補之。斬衰三年者始死。筭緇徒

跣扱衽飯舍袒左扱諸右尸既襲白深衣素冠弁
白麻屨小斂袒括髮散帶垂其末既馮尸加絞帶

禮記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未

奉尸於堂襲帶絰大斂弁絰凡動尸舉柩袒踊既殯成服杖帶絰垂卜宅筮日免加絰去杖率事仍經杖啟殯祖免仍散帶正柩而襲袒而載卒束而襲袒而祖既祖而襲祖而襲公闕而袒賁出而襲柩行而祖出宮而襲免而從柩袒而窆既窆而襲贈而袒拜賁而襲免而反哭道遠則冠而行及郊而免凡虞免有事於尸去杖率哭受齊衰易葛屨經麻布絞帶再期而大祥朝服編冠除腰經喪杖既祥素縗麻衣素屨終月除之此子爲父之禮也臣爲君父爲長子不弁緋不徒跣餘如子之爲父也○齊衰三年者奉尸於堂不素冠而免此子爲母餘如爲父也○齊衰杖期者始死不徒跣父在爲母餘如爲父也不弁緋不徒跣既小斂麻布絞帶父在爲妻餘如爲母也○齊衰不杖期以下始死素冠吉屨無約率斂乃免既虞葛首絰餘如杖期也○小功以下不散帶大斂不袒餘如期大功也○婦人不徒跣不扱衽不袒不散帶始死斬衰去笄而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

幼六曰從服大傳○孔曰親親首父母次妻子伯叔尊尊首君次公卿大夫名若諸母諸婦出入男子

爲人後女適人及反在室之類長謂
成人幼謂三殤從服下六等是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

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

從輕而重 大傳○屬親屬如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也徒空也非親而

公從之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妾從女君而服女君之黨子從母而服君母之黨是也下又言從服固視所從之人

反○以下舉服術詳言之此明尊親與名出入之義也已
 之衆子期則兄弟之子宜大功而喪服篇亦期者以兄弟
 之暎由於各子其子故引而近之同於己子以親親也兄
 弟服期則其妻宜降一等服大功而禮無文者以諸母諸
 婦以名加娶之名不可推故推而遠之以避遠也姑姊妹
 在室皆服期而嫁則大功者其夫既受於我而厚之則我
 薄之正使一於所厚所謂出入也○儀禮經無叔嫂服其
 記言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是古於嫂叔報服大功
 矣唐太宗謂同喪且親况於嫂叔魏徵議云制服緣恩之
 婢薄天下有孩童之叔鞠育於嫂生同骨肉死而遠之可
 乎今議報服小童之制可歷代因之程子曰其夫屬乎父道
 妻皆母道其夫屬乎子道妻皆婦道難以妻道屬其嫂故

無服以義理推不去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後聖有作須爲制服朱子曰守禮經固好然亦有禮之權處蓋言推而遠之便是空有服因婦道母道無可安挑故推而遠之若果鞠育於嫂他心自不能已如何無服得愚謂無服禮之嚴有服情之厚魏徵定爲五月則又不是蓋禮隆殺有等爲世叔父期世叔母亦期以名加也爲兄弟之子期其婦大功以下殺也嫂叔親則同室分則均敵而僅加於同爨之總是疎之非戚之矣且兄弟之子婦尙大功而嫂小功是倒置也世叔母期而嫂小功非下殺也兄弟期而嫂小功非旁殺也進退皆無據焉竊議叔之鞠於嫂者當如儀禮記大功益能鞠之則長幼懸殊原無嫌也年相若而居不同則當事卑服加麻事卑脫之素服九月而無衰絰不違先王之禮而又得自致其情亦可也徐乾學曰宋初常增嫂叔爲大功後復爲小功皆儒者之不深考爲父後者爲山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之過

禮父在爲母期十五日而禫不爲父後爲出母期而不禫大婦之義可絕母子之親無絕道也然亦必父在而父命

之乃得服或父歿而非適子不主父之祭亦可以服若身爲適子承父之重豈可廢父祭而服出母乎喪者不祭以祭吉喪凶不可並行此亦出入之類也○按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無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總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賈疏云死卽廢祭不欲聞見凶人近毛奇齡云喪者不祭不知出自何經三年喪則天地越絳而祭五祀既殯而祭祖廟本哭之凶祭非廟之吉祭并非練祥彌吉之所傳者乃虞祔本哭之凶祭非廟之吉祭并非練祥彌吉之祭也愚謂未葬祭皆不行其祭天地五祀皆外神若宗廟祫嘗祿之祭則宗伯攝之矣其所以不祭正爲吉凶不同道耳毛氏反謂廢者喪祭非吉祭夫同爲喪祭何忌之有則設有臣妾死於宮中可以臣妾之賤廢父母之虞祔乎將練祥而兄弟此俟兄弟殯乃祭亦以未殯爲凶練祥漸吉耳可以凶喪行廟祭乎禮所祭者於死者無服則祭蓋無服則疎比之外神也若母則至親也父卽出之亦素所親也子雖無服猶心喪焉祭則

致其敬於父也。若服之則喪專在母。喪專在母則敬不專於父。且以非禮之戚戚父也。故奪其喪專其敬也。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禮爲祖父母不杖期。子夏曰之重也。父沒祖父在亦爲祖母杖期。如子之父在爲母也。祖父沒而後爲祖母齊衰三年。代父爲後情得申也。○按宋熙寧八年。禮院議適子死。適孫承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商制適子死立衆子。無衆子乃立孫。今宗法不行。左從商制定制適子死立適兄弟。兄弟未小。祥死適孫小。祥愛服既小。祥死適孫申心喪三年。愚按孔子殷人而言立孫。安見商制不重適耶。賀循云父死未殯而祖死服。祖以期。父尸尚在未可承重也。汪琬曰殯而後成服則成服時父已殯矣。何不可服重之有。愚按此時父不能爲祖服矣。則服非孫誰承之。且鄭言父有廢疾子爲祖服斬父在此子且代之。况父死耶。又朱子云祖在而祖母死亦承重。此唐開元中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例。徐乾學云周本服期。明改服斬矣。又戴德禮爲高祖後者三年。是父祖沒於高曾亦承重也。徐乾學曰雖鄭止言入子諸侯其實士庶

亦同毛奇齡曰承重謂祖父以宗社之重傳之於我而我承之未有君與后夫人而不三年者非謂三年重服子未服而孫代之也土庶隆重可承為後不當祭之士庶總為祖父母期而已恩按先儒謂重祭祀之重大夫於裕及高祖則祭所得及者父沒安得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不為之三年子忍毛說未允也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禮非大宗不置後夫為父母三年婦為舅姑期從服降一等也夫為人後為本生父母期婦為本生舅姑大功亦從降一等也父母為適子三年適婦大功泉子期泉婦小功從服舅姑尊降二等也適子廢疾或無後而以他子傳重則適婦降小功比於庶婦矣鄭敬曰適婦不為舅後謂無子而舅先死者亦通○唐貞觀中魏徵議加適婦期庶婦大功朱子曰兄弟之失倫矣魏公升適婦為期正得嚴適之義庶婦大功亦無害於何殺之差也陳銓曰婦於夫兄婦當喪而出則除弟之子婦宜從大功而服期報之也

禮記 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左

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婦為翁姑期從服也當舅姑喪而室為父母三年嫁則以夫為天移重故降期若出之時親喪未練則仍三年義絕於夫情復隆於親也若過期則服已降無追服矣被出居親喪未練而夫反之則但終期仍以為夫為重也若反在期之後則遂終三年已服無中廢也○按後唐劉岳剛定鄭餘慶書儀婦為舅斬為姑齊皆三年宋乾德三年尹拙疏請裁定魏仁浦等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父母舅姑一也况二年之內凡廷尚存豈可夫衣粗衰婦襲純綺且為夫三年舅姑期是尊夫而卑舅姑也詔齊斬一從其夫為祖為曾祖高祖後者姑從服也皆天之恩謂聖人制禮有隆有殺定於一尊君也父從夫而君之父母期婦為夫斬而子為父母期尊親之殺皆天理也豈尊父而卑祖乎近臣為君之父母期而唯君所服服之孫為祖期而嫡冠子武尊者有服卑者不敢純吉也

寫有夫粗衰而婦純綺者乎唐李涪喪服傳云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禭十五月而禭禭後素練衣俟夫終喪仁浦何不考而輕議禮也又女嫁在途聞父母喪而反鄭云止服期已嫁也妻兆錫云仍三年未成婦也恩謂聞喪而反與被出而反不同服期為正或使人請未終再期舅姑許則終之不許則除之越十五月而練其可從服者所從父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此以下之義從服從從也所從既亡即不服本非親也屬從雖所從亡猶服本其親也○放繼公曰妻從夫服降一等子從母服降二等夫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孔曰公子諸侯妾子皇姑公子之母婦尊稱之且以別女君也諸侯存尊壓妾子但為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諸侯沒

禮記 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子

妾子始為母大功而舅不壓婦不論諸侯存沒皆為其姑期是夫輕而妻從之而重也妻為其父母期而夫為妻之子止總之妻重而夫從之而輕也舅之子曰內兄弟姑之子曰外兄弟對本族言亦通曰外此指舅之子也鄭謂凡服小功者稱兄弟此指外祖父母及從母之子也鄭謂外祖父母小功從母小功為舅及舅之子從母之子皆經妻之從服無明文此言為公子之外兄弟豈以公子被壓妻反加隆歟公子被壓不期而公子被壓不期妻是妻有妻從之有服妻為父母期而公子被壓不期妻是妻有服而夫從之無服也○按傳亦舉四者為例耳孔云母為兄弟之子大功而子止總亦從重而輕凡有服而嫂無服亦從有而無妻不期而子止總亦從重而輕凡有服而嫂無服從母無服而妻總亦從無而有類推之可也徐乾學曰庶子為父後妻應為其姑降總呂祖曰婦人為夫祖父母庶叔父母皆視夫降一等夫之所尊皆先我而有也我自外入也兄弟之子婦適人皆視夫不降夫之所親皆後我而有也彼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自內出也

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有母出而父再娶則與父絕故不繼母而父再娶
之黨若母死則母黨有繼母之黨無繼母之黨
無二統也陳以母死爲繼母此非○朱重詳謂繼母所生
子亦以適母之黨不以母黨爲繼母之黨
姑君母在則從母君母不在則從母君母之黨繼母之黨
母不有則從母君母之黨繼母之黨
服前母之黨乎思子爲父後者爲其外祖父母舅從母無
爲母黨服乎思非是也今制爲繼母之黨繼母之黨
學謂從母所從已也○妾爲女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妾
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正統也若從女君而出則母自爲其子報服期而妾無服
于國之正無與也此二節又從服之有出入者也○萬斯
禮記喪服小記卷末之三
大曰傷體新喪章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
也齊衰章母爲長子傳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則
此乃宗子之妻若父爲庶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
子則母亦從庶子而降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
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雜記○妾爲君之黨女君之
所公者則已而此猶爲女君之黨者已之事夫君以從女
君來女君亡而所從倫未亡也惟君命之攝女君則以君
命爲尊而不復爲先女君之黨服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
此又從服中之自有而無者也
不爲君母之黨服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爲君母後者
以庶子爲其子若衛莊姜以完爲已子也母之君母母之
適母也舊說此二者皆從所從已也故不爲母也恩謂
庶子爲父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以與尊者爲體
不得服私親也既爲君母後即爲父後而與尊者爲體矣
于君母之黨而何服乎疑不字衍言既爲君母後則離君母

至亦爲君母之黨服惟不爲君母後而但爲其母之君母
則母卒不可不服耳蓋母于君母已爲從從而已因母之從
以爲從故也○或曰賈公彥云慈母之父母已母之父母
可兼服則此或可兼服然非外親亦無二統之義論禮者
酌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
之終身慈母死則喪之如母貴父之命也然本非骨肉
之親故不爲慈母之父母服恩所不及也詳曾子問
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母也禮士爲庶母總大人以上無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
母也禮士爲庶母總大人以上無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
無服則爲君母後而承祖父世適之重爲庶母祖庶母皆
如常服可也但爲慈母後則非正統所在於庶母庶母皆
使妾子後之其服亦如母如庶母也亦通○按祖庶母之
衰三年時制部徐廣等謂祖不壓孫服晉安帝爲李太后齊
謂李后據非正體主上纂承祖宗不立特重當時李從徐
禮記喪服小記卷末之三
議南宋庚府之謂妾不與適同但漢魏以來尊號與適同
故得持重宋薛神祖庶母王氏卒請禮院詳定禮院議妾
子父後得申三年朱子家範庶子之子爲父之母不杖期
爲祖後者無服父非此母所出無服毛奇齡謂爲後者天
子諸侯繼世之稱苟爲後庶母庶母無服毛奇齡謂爲後者天
年朱子全不問爲後庶母庶母無服毛奇齡謂爲後者天
庶有何重有明爲後庶母庶母無服毛奇齡謂爲後者天
何至絕服焉恩謂夫婦人倫之本王化之原春秋僖公適
母哀姜淫而見殺已見絕於宗廟則奪其生母成風爲夫
人立若可以無過而孔子於歸則王不稱天以明適妾之
大防不可亂亂適妾即亂天常而不可爲天王也漢之薄
后晉之李后又焉得生居尊號行重服乎徐廣之議春
秋之罪人而毛氏并謂春秋爲正禮孔子許之是誣經也
姚翼言承重謂主恩明制爲生母祔爲報其生有之恩非
謂其承宗廟之祭則庶母固無重之可承矣王廷相言
庶孫不爲祖後則無重可承不得爲祖祔祖且不得服斬
又安得爲祖庶母三年是禮院之議亦非也朱子家範甚
當但喪服傳註疏庶子爲父承重故總若不承重則君卒

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父在庶子為母皆如眾人土卑無壓也毛謙朱子以天子諸侯禮繁之士庶為絜然鄭言并言大夫士之庶子欲見不承後者如此服若承後則皆總之庶固無尊卑壓如君大夫而亦未嘗無為後不為後之辨也毛說亦鹵莽矣又按眾子為庶母義服期為父後者無服明制繁為庶母期無大夫士庶為後不為後之分益無等矣朱董祥曰禮稱祖繼母祖庶母俗稱繼祖母庶祖母非也母有繼庶祖繼母庶庶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妾總賤妾有子總士妾無貴賤有子則總無子及有子而外皆不服○按禮妾為女君期女君為妾無文鄭謂報之則重降之則嫌於姑之為子婦故無服那敬謂妾視女君如姑則女君視妾如婦貴大賤小功萬斯大謂繼不能皆如婦亦當從夫貴妾總恩謂貴有子空大功貴無子繼父不同居也者必當同居賤有子皆小功賤無子則總繼父不同居也者必當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再

嫡子不隨往無繼父名何服之有其不同居而有服者必其先嘗同居者也所謂同居有三道兩家皆無子為後一也無大功以上親為主二也繼父與此子同其財貨而為此子築官廟以祀其先三也兼是三者則為同居繼父義服齊衰期恩深故也然不為此子築官廟以祀其先則受惠亦止其身雖當同居亦謂之不同居齊衰三月而已孔云三者缺一則不服期○顧炎武曰繼父之服所以為恤孤之仁使天下不獨人子其也愚謂父沒而母改適子之所甚痛也不從斯路人已既從之而長我育我能無報乎此齊衰三月所以生也齊衰以名加也三月猶同爨之總也若兩無主後而為我築官以祀我祖禰則我先人血食入賴之矣而彼淹然不復血食我心安乎則齊衰期而別祀之亦義所不容已也或曰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今日皆無主後則此子為父後可知矣而為繼父服不反廢父之祭歟曰不廢禮所謂所祭者於死者為繼父期而祭祖禰不以疎廢親也然則臣妾死於宮中

三月不祭何也曰為同宮吉凶異道也繼父為我築官則異官矣然則為父後者何不為出母服而亦祭也曰母之恩天性也心喪之矣而又服焉則哀重哀重則於祭為不誠不敢不一其誠於父故不服也若繼父則哀淺矣於祭祖父無不誠焉故不妨服之也或曰喪事即遠釋服以祭可反服乎曰反禮臣為君三年而宗伯攝宗廟之祭蓋正服不可釋義服可暫釋也然其祭亦必俟既葬率哭吉凶異道也不假不酢不旅酬祖父之祭不可廢已之禮可殺也又繼母嫁從之有於繼母父之祭不可廢已之禮可母齊衰杖期崔凱曰為父後者不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繼弓○從母母之兄弟二夫人顧炎武曰謂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不言妻姊妹之子及夫之甥母報服小功其夫無服故曰君子未之言若與之同爨則亦可服總繼以義起也鄭云時有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相依此相服甥舅見而非之未雅○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

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由父上之至同高祖兄弟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皆由父推之也母之族三母之父母之父母之兄弟姊妹皆由母推之也思止於舅故舅之妻從母之夫無服推不去故也妻之族二妻之父母之父母而已乍看似乎無統紀推之莫不有義存焉唐貞觀中太宗令魏徵等議加舅服小功後又加甥報服小功又加甥婦總繼報朱子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嫁大功姊姊雖嫁不降故從母重於舅又曰外祖父母小功則從母與舅並總繼魏徵反加舅服過矣愚謂父黨之服因父而推故伯叔重於姑母黨之服因母而推也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八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親屬有疾彼無近親而我往養之則已有喪者死則遂主其喪而服其服亦不反己之喪服若有疾時我未嘗釋服而往養今已死而我入主其喪則亦不易彼

喪之服而即以我服主之皆因便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按此必五服之親而亦服之相等者耳不然釋重服而
養疏親主重喪而以輕服均非禮之義蓋已服重而疾者疏
當使人養之已服輕而疾者感釋服以養之可也已服重
而疾死者服輕則如孔說為一成服而反前
服已服輕而疾死者服重則遂服其服可也生不及祖父
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稅徐音退鄭音脫今如字○稅亟往之義若詩稅於桑田
之稅言始聞喪而日月已過急追服之也祖父父母兄弟謂
伯叔祖父母諸父兄弟謂從伯叔父母禮祖伯叔父母小
功從祖伯叔父母從父從母伯叔父母小功再從總言父或宜
遊他國而此子從父在外而生初不識此小功總之親屬
及聞其訃而日月已過則父追服而子不識此小功總之親屬
本期大功之親以殤而降在總小功者則必追服之本服
重也○按此節王以諸父之兄弟為訓孔則分列為三愚
謂祖父父母正服齊衰期必無不追服之理玩其文意以本
服總小功與降服總小功為偶也又考夫為人後子為舅
禮記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妻

姑條孔引賀瑒說謂子出時已昏故還服大功不然則否
猶生不及祖父父母不責非時之恩也朱子引熊安說駁之
謂本生父母夫服期故妻從一等不論前識舅姑否假令
夫之伯叔父在他國歸雖不識豈不從服以此推之則孔
非也王肅云生不及謂此諸親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
死在子生前亦通而下句不協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
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
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卿大夫為君之父母妻長子
留至君除喪而始聞喪則不追服君已脫無所從也若君
往他國而臣從之至君聞喪之日則驂僕關寺皆從君服
不論過期與否所謂唯君所服服也其餘若餘介行人宰
史視近臣為尊喪限未除則從君服喪限已過不從君稅
也若居守之臣則君在外雖未聞喪而違諸侯之大夫不
臣當成服時自以禮成服不待君反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
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雜記○違去也禮致仕者待
放責仕於他國者皆為舊君

服齊衰三月然仕於他國必新君與舊君等乃得服若自
尊適卑而反服則嫌於卑舊君自卑適尊而反服則嫌於
卑新君故皆不反服也方苞曰為舊君止傳曰舉多而刑
齊衰三月既奪爵與庶民等不敢踰越也傳曰舉多而刑
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疏重者親者上輕者疎者
下當上而上當下而下附各以其列從之要於至當而已制
而之上則權也上附下附各以其列從之要於至當而已制
服之等猶定罪之差也○愚按儀禮喪服篇最精細玩
之見聖人天理權衡燭然處後人畧增減便成欲側始知
非周公不能定此禮非子夏亦不能明此禮之義
也或乃謂戰國後人所撰戰國後安得有此人哉
右第六章 論服術 之異

禮記喪服小記 卷六之三 妻

禮記卷六之三 終

禮記卷六之四

任啟運章句

奔喪 孔本第三十四 芮本第十 黃氏喪變禮第十一

吳澄逸經第五 今定為第二十四 〇鄭氏曰此
記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實出禮之正篇也 漢與後
得古禮五十六篇於魯壁中其十七篇與今集禮正
同其二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此其一也 記者
貪其禮因合之記為恩按此大戴所無小戴增入者
然與鄭氏註所引微有異同則小戴亦加增損矣方
慈曰四方男子所有事安能免離親哉則奔喪之事
不幸容有焉先王所以作之禮也 朱黃祥曰古人期
功皆棄官奔喪仕佐云安帝初以長史多避事去官
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考之於古如韋義楊仁以
兄喪去職者弟喪去馬融遭兄之喪自劾歸陳實期
喪賈逵但喪皆去范滂兄憂不就徵固令趙君兄憂
不應辟劉衡兄憂曹全弟憂度尚從父憂楊著從兄
憂皆棄官陳皇姊憂陶潛妹喪程紹長子喪皆免是
凡喪皆謂之憂皆當奔喪也晉楊旌未除伯父喪應
禮記 奔喪 卷六之四

舉坐既訖朱郭稱總服赴舉引赴御史臺劾問其殿如
此今人貪位奪情古人必羞與為伍矣恩按朱說甚
正然去職亦必待命若竟棄官是重私喪而輕君命
亦非禮也今制非父母不奔喪則古服以行公事退
而私喪之如
其倫亦可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
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

朝望其國竟哭 辭也既哭問故審其疾也遂行百里及汲

然欲見尸柩也不以夜行猶避害也見星行舍猶益促也

未得行若事未畢或道路兵戎之阻也至境而哭哀所觸
也哭避市朝恐驚眾也奔喪上素委貌深衣大夫以上素
弁〇陸清獻曰未得行鄭謂以君命有為則今人任意變

動云不得已者不得藉口矣司馬溫公曰古人哭至於家
避市朝今哭於城市羣雜處過之即止是飾偽也

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

位西鄉哭成踊襲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

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

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父哭括髮袒成踊於

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奔喪者

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坐字開元禮作焉殯鄉相

不忍死其親猶不由阼階也即於殯官括髮為已殯不復

奔殯也殯在階上則位在階下今已殯故自西階降而即

位阼階之東也序東序牆之東又東於所即之位矣襲經

於此袒襲不相因位也經兼腰經首經絞帶小於腰經五

分之一一頭有弭子以一頭扣其中以束衣絞帶以象吉

時之革帶腰經以象吉時之大帶加於革帶之外者也士

喪禮既馮尸主人絞帶在襲經前今奔喪無馮尸禮故先

襲加首經乃繫絞帶而加腰經以變於在家故特言絞帶

鄭謂絞腰經之末不復散垂按成服乃就實位拜之成踊

散帶况父喪乎疑鄭非也拜賓西階下就實位拜之初至象

在東階下次倚廬也夕哭竟闔殯宮門出就喪次初至象

始死一哭明日哭小斂二哭又明日哭大斂三哭三哭竟

乃成服鄭謂三哭之明日成服凡夕哭不踊不數非土人

非適子也中者雖為奔喪者而來而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喪無二主故也凡齊衰以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
下皆然〇此奔父喪之禮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
奔父喪之禮於父哭不括髮 禮斬衰括髮齊衰者免唯母
衰也又哭象小斂故不括
髮而免〇此奔母喪之禮

右第一章 奔父母喪之禮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

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

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哭不升階統於主人也免而加首經之麻及腰經乃袒變

於父母也又哭三哭亦門左中庭稱不與在家成服者序

入急哀也過三哭乃以親疎序入主人奔喪則攝主避位

故有變親賓入隔則諸婦退而南面以避賓亦有變此親

非主尊非賓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

麻散帶經未服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

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雜記○異居謂他國聞喪未得行即變服於其

禮記 奔喪 卷末之四 主

地大功以上麻帶散垂如在家也若聞喪即行而至家成

服則必及主人小斂而行袒免之禮若至家而主人已大

斂成服則小功以下亦遂成之大功以上必行散帶之禮至三日成服乃絞垂

右第二章 奔齊衰以下喪之禮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

人拾踊婦人奔喪謂既嫁而奔父母喪也東階東下階也

熊安曰未殯髮於室既殯髮於房中此奔喪髮於東序隱處拾髮也男子堂下婦人堂上與之拾踊婦人非賓客之也若以歸寧而奔舅姑與夫之喪不拾踊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若奔喪禮然雜記○婦人既嫁父母降期而

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之見非是不得奔也用諸侯禮從夫爵也闈門在東階下之東所由至側階者婦人不由阼階西階避男子也雖賓之猶不由也君在阼賓之也不降迎不全乎賓之也其他謂哭踊麻經之節

右第三章 婦人奔喪之禮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

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位主人位經絞帶

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不及殯葬後乃至也

在攝主亦葬先之墓尸柩所在也攝主與婦人於墓上分

左右以待適子至而授之適子遂括髮於東偏即主人之

位而為喪主也若非適子則主人拜賓送賓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

組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

禮記 奔喪 卷末之四 四

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

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

于五哭相者告事畢冠素弁或素委貌也冠歸括髮不可朝哭言之既虞卒哭故告事畢○鄭謂既期而歸又哭三哭不袒哀久殺之也愚以下章推之當有袒字文偶畧耳

未期猶朝夕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

他如奔父喪之禮鄭曰壹括髮入門哭時也孔曰墓所雖已括髮入門凡筵在堂必一括髮

右第四章 奔父母喪而不及殯之禮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

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

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北面統於主人也齊衰必遂冠歸

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祖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

人拜送干又哭免祖成踊于三哭猶免祖成踊三日成服

干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二祖字鄭曰衍陸曰非衍

也齊大功稅總小功不稅不稅者過期不復成服陸曰

初哭言襲不言祖又哭三哭言祖不言襲互備也齊衰猶

袒則父喪袒可知上章又哭三哭不言袒比義可知○吳

澄曰小功通葬前未滿五月亦三日成服若踰五月則不

歸往在服除後素弁腰經之墓哭拜踊除之亦可

右第五章奔齊衰以下喪而不及殯之禮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

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

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干又哭括髮袒

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拜賓送賓

如初人臣奉君命而出聞父母喪得爲位哭重君之命示

就次當事其事不敢以私喪廢公職也若在公館亦設次

右第六章聞父母喪未得行而成服之禮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

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

五哭卒遂歸成服主人拜賓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

哭止相者告事畢今本脫遂歸二字成服拜賓四字錯在

也然或地近而事易畢亦當速歸故三日五哭卒而遂歸

爲位時已經袒免而襲經也衆主人兄弟皆與哭於殯官而出以其初歸也

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上地近故猶可歸而成服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

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干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干

服與之哭不踊白虎通之墓下有西向二字○東即主位

者也主人謂攝主無變於服服已除也與哭不踊哀已殺

也非適子則主人拜賓送賓○按此承上章未得行而成

禮記奔喪卷六之四

服既除喪而歸故哭墓遂除若初未聞喪至此始聞則雖

在三年外亦追服孔云小功不稅降而在小功者即稅則

三年期大功必追服矣班謂喪不得追服未析也又按將

軍文子之喪除喪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孔

子許之則此攝主雖云無變亦當深衣練冠待於廟孔

衣練冠相弔慰必非吉服相對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

者免麻唯著免麻不括髮也

右第八章除喪後歸之禮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祖成踊拜賓則尙左

手小功總之兄弟不稅服然始聞喪之時亦必爲之袒免

在上同于吉耳○按此則大功以上必追服矣舊說大功以上必爲一成服而除之恐未然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於東方奔母之喪不
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
三日而五哭三袒小記○此記異聞也母當一括髮此言不括髮非也凡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故不數此言五哭則并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敵之其實非有二也
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本篇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難記○此因父母喪望國竟哭而推言之輕者哀淺故哭遲而兄弟之大功視適婦庶孫其哀較深故又以爲當望鄉而哭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母之黨於廟末句孔本有今本逸○此補經所未及末句又記異聞也於廟一本也於

禮記 奔喪

卷木之四

七

喪私之也廟門外亦尊之寢門外亦親之於野則已疎矣母黨又於廟者皇侃曰母存於寢母居寢也母亡於廟母主已在廟也熊安曰親母之黨於廟親故尊之繼母慈母之黨於廟妻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是此篇雖屬逸經而小戴又以意刪潤也其與檀弓異者鄭云異代之禮陳云傳聞之妻之兄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侯恩謂常以此爲正
主祖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檀弓○適室正寢也禮女功爲父後者服期不降以其正也故哭之正寢之中夫與妻之兄弟無服而甥舅爲舅故夫不爲主而以子主之居昨階下西面受弔拜賓也夫不爲主故入門右近南而北向於時有聞哭而來弔者爲素親狎則受之不然則使門者謝之私喪不足煩賓也妻之室妻之正寢父在則正寢統於父必母黨乃得哭於此故妻黨止哭于妻之正寢若

非爲後哭之小戴以其非正也○孔曰子無服而爲位者踊則父視子而踊按無子則妻堂上倡踊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云本無服下有袒免婦人上有凡爲其男子有朋友
句○叔於嫂安大功而無服者遠嫌也然本服重故必爲位哭之婦人倡踊族姊妹族姪族孫無服是爲婦人則以出降而無服也然猶爲之弔服加麻以本在五服中猶親之也○鄭曰正言嫂尊嫂也若兄公于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弟之妻不爲位孔曰兄公尊絕親也
右南面弔賓也禮爲朋友弔服加麻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于道則遂之檀弓○適往也兄弟異居者而反哭則遂之墓以致其送葬之意蓋以送葬來非以弔反哭來也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小記○奔喪既葬故先之墓○所知之若不得奔喪者亦爲位而哭之

禮記 奔喪

卷木之四

八

喪則哭於官而後之墓小記○所知親朋友則交猶淺視先之墓者情一於哀死先之官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者情雖哀死而禮則加於生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檀弓○所識之兄弟死雖所識者不與同居所識此雖弔其兄弟不與同居我皆必往弔一因生以及死一因死以及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所識者既葬而後聞其喪亦弔於墓主人在東後從之踊禮從賓出哀自凡奔喪者有大夫至袒拜之成主生千家于墓皆如是也一本作後至者拜之下有爲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后拜之一字○大夫與士尊卑殊故先後異也然此亦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何國爲謂主人爲士耳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何國爲位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哭諸侯哭其舊君也在他國爲

使而出爾君喪也。不敢拜賓者。避為主也。與諸侯為兄弟。未嘗臣之。而在他國。始封不臣兄弟。以兄弟哭之。繼世者。臣以君哭之。皆不拜賓。亦避為主也。凡為位不食。此統親之。若在本國。則統於世子。不別為位。○張子曰。凡為位皆生者。不食。以死者之神。不在乎此也。○張子曰。凡為位皆生者。之哭。位萬斯同。曰亦有神。位焉。以子孫在。是不可無所憑。以致哀也。且古之弔者。皆及生而不及死。故可無神。位今之弔。無不拜死者。是禮與古異矣。書儀言。喪則無子孫。則此為位。設朝夕奠。有則不然。此施于旁親可也。若父母。則設位。食亦不可少。愚謂適長子孫。實主祭。祀適長在他國。則為位。必設奠。神氣無不之。或式憑已。在乎此也。非適長子孫為神位。而不設奠為神位。如見吾親哀之也。不設奠。則不為神位。凡為位者。壹相。此指大功以下及師友言。於親喪也。若齊衰以上。必三袒。

右第十章 雜記問喪奔

禮記 奔喪

卷六之四

九

禮記卷六之四終

門人弋 岱校字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

乾隆歲次癸巳

禮記卷七之一

任啓運章句

喪義 孔本檀弓下第四問喪第三十五問傳三十七
合四篇為問喪第十二存舊目也。今并喪禮弓合之。
為喪義第二十五。○曰喪義者。從冠昏諸篇例也。檀
弓文。言喪禮之故。先之問喪以下。言喪服之義。適次
之。而城曰問喪三篇。專言三年喪。問傳則兼及期功
總服。而麻葛之。
喪受亦頗詳焉。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之謂
父母也。喪主乎哀。而聖人制禮。必節其哀。且順其時。而漸
變。蓋君子念父母生我之心。必望其保身以有為。故不敢
以毀滅。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
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始卒分禱五祀以求其生。
復而求諸幽亦此心也。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死不能食。則口
含之。然不以食與肉。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
其旌識之。物不命之士。乃以緇首尺積未二尺書之。愛之
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人之於親也。愛與敬兼之。
敬多於愛。而愛中亦有敬。敬中亦有愛。如含與奠。以愛之。
而銘與主。以敬之。然錄之使不忘。亦所以為愛。用美與盡
道亦所以為敬也。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未
承上文以起下文。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未
主則神無所依。而設重以依。銘旌則銘旌猶主之有題。而
重亦有主之道。殷人既作主。則縣重於廟之楹。至高祖廟。
遷乃埋之。周人既虞即埋之。鄭云埋門外道左。賈云埋壁
兩楹間。何休云埋北牆下。又云主天子長二尺。諸侯長一
尺。方穿中央。達四方。衛次仲云。父主八寸。母七寸。廣厚三
寸。漢帝長八寸。前圓後方。闊八分。長八寸。闊九寸。晉帝長

尺二寸后尺荀氏神版長尺博四寸五分厚八分則今之主皆神版耳其藏之地衛云西壁墻中去地尺六寸蓋古人之坐但於法象無取也公羊傳虞主用桑槨喪也練主用栗栗立也古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以夏松殷柏周栗漢儒據之劉炫云主無再作之理則公羊說不足據而今論語又文異則但取木之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美名如俗之柏梓桐楮可也

之心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有薦新如朔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始死奠猶吉器小斂奠以後用

於日初出夕奠於日方入陰陽之交庶幾遇之剝徹而去也祭肉之徹以疾為敬喪則後奠至始徹前奠言此豈祭肉也與孝子之心如親未食而雷待之也朔奠殷奠也士特牲魚腊三鼎若天子當太牢諸侯少牢如生時朔日之禮記喪義

禮也薦新如嘗魚嘗麥其牲牢籩豆皆如朔奠禮有加也祭祀通虞卒哭而言罔不知神之必饗其齊敬之心自有素器○吳澄曰喪奠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焉耳虞已親也敬心加隆焉耳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

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拊心曰辟有算如三踊為一七之類袒括髮變於外慍情變於中心有拜稽顙哀戚甚哀故去飾亦甚然必有節恐以死傷心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頽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頽音

拜以致敬於賓稽顙以盡哀於已殷禮先拜以敬賓故頽周禮先稽顙以哀親故至親喪哀重故當從周若期以下

從殷可也○家語子張有父少喪經也者實也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實謂哀痛之心當物謂哀痛之淺深與衰實若身有衰麻之服心無哀感之誠不如不履矣吳澄曰斬齊功總之服為哀不飲酒食肉內衰為實鄭謂當物謂精粗廣狹應法制愚謂即應法制歡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主人三者哀重故既殯惟食粥若君憐士無君命父君臨臣喪以巫祝執芻執戈惡之也所以異

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桃以辟邪芻以所惡先王於此亦有所難言故使巫祝祓除不祥釋其畏惡之心使得致哀於臣也孔謂此天子當臣未襲時禮既襲止巫去桃芻諸侯臣未襲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使祝代巫執芻既襲亦去之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禮記喪義

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孝子出必告故將葬必奉柩朝於廟先禰後以離室為哀故告祖父以順其孝心也殷尚質死即以鬼事之故朝而殯於廟周尚文不忍死之故殯於寢將葬乃朝廟而行也愚謂殷已懸棺從葬孔謂啓曰朝禰明日朝祖一日一廟故繼公謂朝禰而祖不別且愚謂大夫土廟少宜同日天子諸侯廟多別日異君臣也又按古廟皆在家故奉柩以朝今俗宗祠多遠則主人奉復衣銘旌以幣告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之附也合之善夫

亦可也附合葬也夫婦同棺衛於兩棺間別加木隔魯無隔也蓋生別死合內外之象殊死則陰陽之氣合無為貴別也○期日衛殷墟也離之其殷禮歟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祭廟設同凡則合附之宜矣

也有敬心焉殷人冋而葬周人弁而葬冋弁皆象祭冠而

天子諸侯葬期遠故哀之中有敬心焉若葬於北方北首大夫士則葬期近心一於哀不易冠也北方白虎通作邑北○殯猶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南首不忍死其親葬乃北首為自此乃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筭筭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篳篥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荀子禮記喪義

禮記喪義

卷七之一

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家語味作漆今按當作漆○不仁者無愛親之隱不知者無燭理之明備物則不致死之不可用則不致生之是仁與知兼也漆猶光也斲謂雕飾之芻靈束草為人虞夏有之備刻木為人周始有之象人而用故惡其不仁○家語孔子答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子游問羅順曰禹制明器芻靈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整吾從周封之同○既變反哭鄭曰於廟買曰先祖顧謂曰於寢作謂起居養謂飲食恩謂股殯於廟則反哭當於廟周殯於寢則反哭當自廟即適殯其相弔於寢先猶有殯在今反而亡故哀痛為甚殷弔於寢以送死於此終然其意實整不若周人反哭於殯宮極情文之至也○家語孔子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答子夏問

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是日也以虞易食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既變主人以牛糝束帛贈死尸之女尸主人既反哭陳牲門外北面西上主人及有司省之又使有司釋奠墓左以禮土神以親托體於此所神佑之也周禮祭墓家人為尸有司反乃虞於窆葬於此所神虞以日中餘則以朝也葬日必虞不忍親一日無所安若墓遠則日中塗次虞之惟卒虞必於窆耳小斂奠無席大斂奠有席無几虞乃有几筵葬前不諱猶以生待之卒哭乃諱以神待之也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三虞皆日虞事卒哭乃日哀薦成事祭以吉為成也周制卒哭而耐故始

禮記喪義

卷七之一

虞即告以適爾皇祖某甫卒哭獻畢即餞以送其神適祖廟明早即於祖廟耐祭以迎其神不忍親一日無所歸也孔子曰若速葬者速虞則卒虞之後凡耐日必接連其祭至三月卒哭乃耐愚按若練而耐則初虞不言適皇祖卒虞亦不行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家語答子夏問程子曰禮卒哭猶存朝夕奠若耐廟無主在寢祭於何處張子曰三年喪畢因祫祭祫主藏於夾室新主乃自殯宮入於廟國語曰祭正謂三年不徹几筵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親存也豈無主在寢乎高閔曰期而神之人之情也卒哭而耐亦太早矣唐開元禮既禪而耐又太遲太祥微几筵豈可至禪而耐哉大祥徹靈座明日即耐朱子曰羣言淆亂求諸聖則殷禮節文無可考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言而卒從儀禮也鄭氏言耐已復於寢練而后遷廟左傳亦有特祀於主之文是周非無主在寢程子考之未詳耳開元禮高氏非之然即其自為說亦已一夕無所歸矣恐不若且依儀禮也又曰穀梁但言練而壞廟安知非練遷舊主三年納新主耶又曰必先遷高祖主於夾室

然後可改葬而納祖主又遷祖主於新廟然後可改葬而納新主愚就未子說參考之記言喪者不祭左傳言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周禮王有大故則宗伯攝祭王制祖祫禘祫嘗禘祫祫三年之內禘宮之祭君自主之故言特祀於主宗廟禘嘗祫祭宗伯攝之故言喪者不祭穀梁言練而壞廟是若于練祭以適爾皇祖告明日附於祖既告仍反主殯宮於第一祫祭伯告當通遷於羣祖第二祫告高祖主於太廟之次室既遷壞高祖廟新之以待新主第三祫祭畢反祖主於高廟既遷壞祖廟新之以待新主之入第四祫祭新主入於廟蓋必遷者義之公故臨之以太祖而改題毀廟皆行之以攝祭之宗伯附者仁之道故附於祖而行之以嗣位之孝王且因祫而遷則昭穆主皆入太廟之室因而而置之次室則遷之有禮而無迫促之嫌而後壞廟新廟皆有次第而無急猝之失主既入廟明日徹靈座自不至一日未有所歸故服虔云三年中不得遷廟三年喪畢遷丞嘗禘而遷也若喪畢當春祫祫祭未可遷諸侯禘一值亦未可遷故徐邈云三時皆可祫而服終無常喪畢則隨丞嘗禘而祫而村預遂以祫禘為遷主之祭許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不

右第一章 俱檀弓八頗錯出以禮前後差大之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鄉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臂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微幸復反也成墳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由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雞斯徒跣扱上衽深衣前袒扱之帶間以衰未成也實也腎主哀哀甚則腎水傷而肝者腎之子肺者腎之母水涸則無以滋木而肝乾亦無以潤金而肺焦也厚曰糜薄曰粥鄉里飲食之懼其以死傷生所以相卹也哭踊有節動尸舉柩則無數變於常節也爵踊如爵之踊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辭之聲也送形送柩往葬迎精反哭而虞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七

望望瞻仰之意。淚淚成之。情皇皇。眷念之狀。見形之往。而追之。故如墓不見神之反而待之。故如疑。盡哀而止。言心欲絕也。宗廟謂殯宮朝夕之奠如事生。所謂服勤也。○司馬溫公曰。殯斂之際。雖哭。無數亦當。輟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致後悔。又按士葬禮。道車載朝服。乘車載弁服。從行。既下棺。除帷荒。諸飾斂朝服。弁服於柩車。而歸。所謂迎精也。司馬公始有墓上題主之法。非古而深得禮意。若如古虞而作主。則既殯。以復衣。置靈座。以依神。朝廟以銘旌。與復衣行下棺。以復衣迎精。反附。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慙。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人

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以下皆設為問答。此一節明斂之義。○溫公曰。貧者喪具。未備。治棺未成。即過三日無傷。或問曰。冠者不世。以陰陽拘忌。盛暑至汗流蟲出。則悖矣。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僂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哀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惟哀為大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成服也。禮曰。童子不總。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此一節明免之義。禿無髮。僂無手。跛短足。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能踊。則唯擊胸。男子不能踊。則唯觸地。以致哀也。免以代冠。故童子未冠。可以

不免。若為孤子。而當室則免。以成人行也。又童子不知。雖遠之。感故不總。不能至於病。故不杖。既當室而免。則亦宜總。且可杖矣。○孔曰。童子雖不總。亦免。而深衣無經。射燕日。未入歲服。近屬止深衣。劉智曰。過八歲。即制服。愚按此。唯言不總。則小功以上。固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制。既特不踊。不杖。不踊耳。或問曰。杖者何也。曰。杖者。故為父。直杖。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此一節明杖之義。直。直墨也。餘詳雜記。削。削之使方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居母喪。恐以迫促傷父心也。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九

右第二章 問喪 原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此節苦荀子作席薪。○人盡羣其等。殺皆有自然之理。所謂天也。苟不定為多寡之節。則人將以私意損益其間。而等殺亂矣。聖人因人情。自然之則。而立文以飾之。以四時三時二時一時。別親疎貴賤之等。而又於尊親中。為親三年。為君三年。以為之極。而親之

痛尤甚於君親喪三年所以至痛極也然二周為大祥又一月禫而喪畢矣豈非為至痛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踯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荀子踴作躡患作愚陋從作縱夫焉為為二焉皆作安○患如患病之患謂深痼於此也然猶如此也修飾修飾之君子務於厚如此而無以制之則薄者忘親厚者滅性故先王酌理之中制理之節使一切皆範於禮其交足以成文其辨足以成理而憂世之心亦可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

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查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荀子焉為以焉使之焉皆通○天地之道一時而小變二時而一氣成三時而再變四時而二氣成人情亦然故情以期斷而父母之恩重故由期而倍之其餘由期通降之而三時二時一時親疏然貴賤亦然也先王法天地本人情制為貴賤親疎之等使羣居之人各稱其情而和共循其禮而壹皆稱情以立文而三年之文為至其情為極隆也夫三年之喪歷代所同莫知其所自始惟孔子所云三年之懷可以見喪必三年之故即淫邪之人可以發其良心而不容已見喪必三年之君子亦可以禮節情而不至於太過也○朱子曰至親以期斷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子

本是大功加成期其從祖伯叔父母之小功乃正服不加者耳愚按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惟此三綱皆三年斬婦人夫死從子母不能為子綱故雖三年不斬也其餘適子為長子斬以繼父故適子受重為祖斬以繼統故其餘無服斬者為君之父母父之父母夫之父母皆期亦以三綱而上推之明制庶子為其母服斬婦為舅姑皆斬而三綱亂矣陸清獻謂洪武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慈孝錄直是私心自用諒哉

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檀弓○民生於三親生之君食之師教之故事之如一也然而事之又有異焉親者仁之所在君者義之所在師則道之所在也親與君有過皆不可不諫然於親而犯則懼其賊恩於君而隱則近於容悅故諫親則用幾而有隱無犯諫君則用直而有犯無隱若師則道勝於我即有所疑亦直陳已見以聽取

我而隱與犯兩無所用之矣就養致其愛服勤盡其勞事親事師不分職掌故或左或右不一其方事君各有專職故左右不得相踰而要其服勤則皆致死而無異其所以事生者如此而其死也則親之哀於是為極而君之喪亦比之所謂三年之喪如斬者於親固動於自然於君亦不敢不及也若師則身雖無齊斬之服而所為創鉅痛深者亦於親無異焉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資於事父以事君事師而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右第三章 荀况所撰也未有知其所由來下與荀子蓋異則記者取論語以見折衷聖人之意耳末節取檀弓文附之者以所論者皆三年喪且起下章資於事父之義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等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體天地以定其本法四時以定其數則陰陽以定其類順

禮記

卷七之一

主

人情以定其宜凡禮皆然下乃專以喪禮言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思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大戴作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餘文。禮有五吉凶軍賓嘉而賓嘉亦吉軍亦凶止二道也仁主於愛故思曰仁義別事理故理曰義禮以節民之事物之宜故權曰知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獨言父者父教養兼之母能養不能教也。孔曰門內之親皆以恩制而過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

以義制者也 恩掩義如父子相隱義斷恩如大義滅親資大夫尊天子諸侯恩謂以位曰貴以分曰尊皆統言之。陳略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恩斷義有君之喪不敢私服是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大戴作作坏下有同止陵四

故父在為母期以節制也 三日始食粥虞附始沐浴衰破不復補釐成不復坏大祥即鼓素琴琴無漆飾者殺哀有漸亦以節制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凡此皆所謂禮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

禮記

卷七之一

主

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髮偃者不袒跛者不闢老病不止酒肉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大無杖者四十字此八者作凡此。君喪有爵者皆杖而或早或遲以情有疏戚不同權制一也親喪凡子皆杖惟長子主喪以杖即位餘但輔病不以即位權制二也婦人不主喪不杖童子未成人不杖權制三也王侯不言百官各執事并不可病權制四也無髮不髮五也手舉不袒六也足偏不偏七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老疾須養八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

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
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
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
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
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
下也此喪之中庸下並與大戴異○此下又明親喪中亦
恩制之中有節天子三年不言臣下惟言不
文恩制之中有權也言不文孝經語此引之父母之喪衰
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古

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
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
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父母之喪冠履皆異此約舉之三
志心之專仁者惻怛知者精詳彊者堅久於此皆有可觀
是禮之所以然皆當然之義則恩制之中有義矣又言不
特孝子凡弟貞婦之能行喪禮者皆
可察其愛理志以申明人道之具也

右第四章

喪服四制原篇○按小戴本無此篇馬融
劉向鄭子本俱無之惟大戴本命篇略同
蓋後人採大戴文而附益其首尾以成
此篇而屬諸小戴之末究不知誰氏也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
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

哀之發於容體者也苴麻布子者其色黧黑斬衰布經用
其服故服斬者面目黧黑似之臬麻無子者其色稍白而
枯斂服齊之貌似之大功之貌拘迫而少從容若小功總
之貌即有容 斬衰之哭者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者往而反
儀亦可也 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
音者也 往而不反無回聲也偯則有委曲不惟 斬衰之喪
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總小
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四制與本篇
喪字今存之而刪重出者○唯人有問但應之以聲而已
對則陳其事理言則人所不問者我亦及之議則及往來
之事猶不及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
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敝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
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
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
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
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醴酒之醇者少
之中月滿祥之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由不說經帶齊
衰之喪居聖室辛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
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棺槨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圭

房辛窮不納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
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說脫同音下○若肅可為席者但
外室傍之餘草○按此與大記諸篇互異先儒謂每服有
降正衰三等降從重正從中義從輕朱子謂此等瑣細處
不須爭討但自致其哀足矣愚○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
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
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共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
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
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帶三重期
而小祥練冠線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未

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
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
中月而禫禫而縗無所不佩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
至總麻亦當有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今但就三等去
其半而十四升以服輕從略也孔謂十五升今但就三等去
則反重於大功正服非是有事其縗先者其縗而後縗無
事其布不加灰治也斬衰冠正義皆六升齊衰冠降七升
正八升義九升大功冠降正皆十升義十一升小功總冠
與衰同受服冠加一升總衰冠八升衰四升半無受也斬
衰既葬受服冠七升衰六升既練冠九升衰八升齊衰正
服以下大功義服以上既葬衰冠九升衰八升齊衰正
服小功既葬冠衰各加一升總無受也受以成布者先之
衰服祖疏特甚如未成布至六升乃略成布也服葛帶四股
易葛要經婦人易葛首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葛帶四股
糾之若婦人葛總則二股也男子陽故重首女子陰故重

勝除服先重故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易服先輕
故既虞男子易要經婦人易首經也葛帶曰緦粗縗細皆
緦也大祥朝服以祭祭畢餘哀未忘更反微山之服首者
縗冠以素紕之身者十五升麻布衣尚未有采緣而平常
佩用已無不佩也○按縗之說服虔曰細布先鄭
曰采緣先孔曰細縗後鄭曰黑經白緯疑縗得之易服者
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遺齊衰之喪輕者包
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遺
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
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
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此
因易輕推言之上以受除之變除言此以並有喪之輕重
言也孔曰斬衰受服遺齊衰初喪男子輕要者齊衰麻帶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七

包斬衰葛帶婦人輕首者齊衰麻經包斬衰葛經所謂輕
者包也陳曰男子重首服斬衰首經不兼齊衰首經婦人
重要服斬衰要帶不兼齊衰要帶所謂重者特也張子曰
若斬衰既練齊衰要帶不兼齊衰要帶又有大功斬衰則首有齊衰之
葛經要有斬衰之葛帶其粗細與大功之麻正同則麻與
葛兼服之愚按論情則斬衰重於大功論服則麻重於葛故
兩服之至大功既葬當易葛帶則但服齊衰之葛經斬衰
之葛帶而大功之葛帶不用所謂兼服則易輕也自此以
下通推之若齊衰未葬則大功之麻免則經之不易齊衰
之麻也○孔曰斬衰既練遺大功之喪男子首服大功之
麻經以大功之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服大功之麻帶
以大功之葛經易練之葛帶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
男子帶以練之葛帶而首者大功之葛經婦人經以練之
故葛而要者大功之葛帶是重葛也齊衰受服時男子首
易葛經要易葛帶遺大功之喪則以大功之麻帶易齊衰
之葛帶而首者葛經是麻與葛兼服之也婦人齊衰不葛
帶則此時麻經而葛帶不兼服也
按重孔如字張平聲今從張子

右第五章

問傳原篇謂之問者明其等列相去之差也。按古人論服莫重於斬衰而毛奇齡

謂自古無斬衰名戰國後儒造儀禮妄分父斬衰

母齊衰二等春秋以前並無父斬衰母緇之說論孟

並無斬衰二名愚謂周禮為天王斬衰后齊衰記

言為天王斬衰服父之義為后齊衰服母之義是

分齊斬不獨儀禮也檀弓會申告魯穆與孟子告

滕文語略同是齊疏即齊斬也古人未葬服斬不

離殯宮既葬而出受以齊衰矣不得以夫子見斬

哀者何不作為難也若謂三體俱屬偽僞則

後人論禮復何據乎至謂父母一等並無服緇則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夫為妻緇夫死從

子之義俱可廢

矣何悖誕至此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

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創瘡通。三年之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則能病者為君子矣然有意修飾而毀瘠為病則反過而

非君子之所為又甚而至於死則君子直謂之無子蓋身

承先故不敢不有其身也喪食雖惡必充饑饉而廢事非

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

君子病之故有疾食肉飲酒中上飲酒食肉之意廢事不

孝不知廢事之

亦為不孝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

為疑死中毀而死謂之無子之意疑猶幾也言君子之

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服已除而哀心未忘也免喪

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

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

直道而行之是也。謂音句。見人形之似吾親者而目驚

而哀過於常人此皆哀戚未忘一觸而即動所謂外除也

其餘自兄弟以盡五服則循禮而行足矣無有餘哀所謂

內除也

右第六章 俱難記篇文上三節保身之孝後二節

哀親之誠孝子之心固並行不悖也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卷七之一終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 喪義 卷七之一 太

禮記卷七之二

任啓運章句

檀弓上

孔本第三內本第十六今定為第二十六○

云子游門人今按篇中多推尊子游似劉說近是但篇中所記多傳聞非實而孔云仲梁子六國時人則成是書者必戰國時人非弓也或弓有所記而後人因之未可知耳內城曰篇中記喪者十之八故今取其言喪之義者入上篇其行禮之得失凡屬孔門者次為檀弓上屬君卿大夫士者為檀弓下而雜記之類此者亦并附焉

以為喪禮之故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

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

非之者哉稱去聲還旋通縣音平封交通左作塋○喪具送終所用器乎齊恐有則過禮無則不及禮也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二

斂手足形衣衾不備其數還葬踰月三月不逮其期縣棺而窆亦無碑緯之制蓋過禮則入於奢僭而其罪大不及未嘗不可致其情也

右第一章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

叔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

斯之謂禮叔叔通○吳澄曰啜飲以豆一掬入米少許煮粥食之極貧者之食也生事盡愛死事盡敬貧非所憂也○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數厚葬為觀美而陷非禮者亦有處於貧而托此以自解者必實盡其歡稱其財方無愧於心

右第二章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夫子嘗以告子游而子路聞而稱之禮文也哀敬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而本為尤重陳澧曰此亦寧儉寧戚之意

右第三章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瘡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

稱其服敬者必誠必信之意哀則悲痛瘡瘡之實也貌瘡不謹未必無上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循禮而行可也兄

弟統三族言之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二

右第四章

雜記文附入者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家語有如之居處何子曰五字

言語飲食衽爾家語下有在喪所則稱其服而已○君之處謂平居小君名尊而恩淺故自喪所退則飲食言語皆如其常也

右第五章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

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疏衰服重而踊不絕地服輕而踊絕地服雖降而情親也山文謂山繹禮文而知其以名加以出降之義也陸佃曰言此豈由乎文者哉哀之淺深出乎情也亦通

之淺深出乎

右第六章 雜記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
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殯鄭謂引湯如字○孔子三歲喪父二十四歲喪母鄭謂
殯引飾棺以轉葬引飾棺以柳翼人初見柩在於道皆以
為秦及觀其引乃殯之引致人疑問以得父墓所在也湯
謂其慎言其慎重如此也防今路聖林南負防山北臨泗
水○孔氏曰不知謂不得委曲通知父柩所在非全不知
其地也陳澧曰聖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詢父墓
所在者且惟死無室廬乃殯於路聖人忍以是待其母乎
愚按孔叢子魏欲相李由而由姦生不知其父由設此以
自解當時孔斌已斥其造誣謗聖矣記者
因由妄語遂信而錄之為戰國時人可知

右第七章

禮記 檀弓上 卷七之十一

三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正也東
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
反門人後雨甚句至句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
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塋平曰墓
高起曰墳孔子殷人世用殷禮故不墳今封之四尺則用
周土禮也識記也日中而虞故先反以修事門人則當待
封畢乃歸然流涕孔子曰傷修墓
之遠古陳澧曰傷始築之不謹也

右第八章 按葬母時孔子未適他國安得有東西
南北之人語亦得之傳聞而妄記之

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夫子母顏氏禮二名不偏諱一則不諱也

右第九章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既祥祥月之外五日
彈琴所謂徒月樂也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成笙歌節哀
順變也鄭曰琴以手笙歌以氣孔曰親喪外除故先琴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綱冠素紕絲屨組纓則早於忘
哀有子以孝弟為本且言行似聖人
疑不出此日蓋者明係傳聞之辭

右第十章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貢於人終
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子哉
踰月則其善也是時喪禮久廢而此人獨行三年喪故夫
子抑子路之笑然終非禮之正故子路出

禮記 檀弓上 卷七之十一

四

又言此去可歌之日又幾時哉但踰此月則善耳雖不
責其備禮亦不許其不及禮聖人之教婉而嚴如此

右第十一章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
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吉事尚
凶事尚右陰也小功以下為吉喪亦
尚左手姊期降大功為凶喪故尚右

右第十二章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
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
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禮姊妹適人降大功若無主則服期不降子路之姊非無

王而欲以寡兄弟加隆過於情反越於禮矣夫子言禮為先王所制正恐人情之或過或不及故為定制以範之耳若但言弗忍則此弗忍者又豈非行道之人所能者哉以見其不足貴也

右第十三章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

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父在為出母杖期父歿而為父後

則不服伯魚之母雖出而夫子在則可以期既期而猶哭則太甚矣○湯三才曰孔子年十九娶宋元官氏明年生伯魚年六十六元官氏卒則元官氏未嘗出也此必漢儒

欲明出妻之義而托之聖人耳愚按父在為母期即不出亦不當過期猶哭也此章於出母無明文但後子章喪出母難說耳又考孔庭後記言孔氏三出妻叔梁紇其一

則孔子未嘗出妻也

禮記檀弓上卷七之一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一

五

右第十四章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縚曰爾毋從從爾爾毋

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從從通○縚妻孔子

子之妻山高而笄曰從卑而大曰扈兄女也其始蓋孟僖

尚飾必毋然也吉笄長尺二寸總垂亦尺二寸齊衰榛笄

右第十五章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

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弁下通○孺子

聖人制禮在眾人必使可法即一人亦使可久若一於哀即一身亦有難繼者矣故聖人聞其聲而歎其過於情且

憂其匱於後也

右第十六章

孔子惡野哭者胡銓曰哭不以禮謂之野非其時非其地

之○張子曰有服之喪不哭於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亦通

右第十七章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

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

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一

六

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惡平聲○兄弟同所自出故

廟門外亦為父而哭也師親而尊友親而不尊于寢皆親

之而以門內外辨尊卑也所知情泛故於野馬蹄孟曰聖

人表微故一受位而詳審如此方慈曰以子貢為主明恩

之所由姚舜牧曰所謂禮以義起也愚按子貢為哭之主

故為哭者拜之非為伯高氏之主故為哭者伯高者勿拜

方慈曰弔生之禮在子貢哀死之禮在伯高拜與不拜凡

情而已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

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者家語作使子張攝假

乘馬物則厚矣而實非聖人所將是不誠也徒使我不誠見不止於情不足也

右第十九章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天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

正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卷音拳

○原氏據名蓋文王十六子原伯之後沐槨槨木修治而滑澤也登進也久不歌而今歌故為設誕見禮法之不拘也狸首之斑然木文之華女手之卷喻修治之滑若為弗聞而過隱其惡以全交也從者家語作子路已猶絕也夫子但告以處親故之道而懷忘親之罪已自見矣○朱子曰壞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竟俟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又叩其脛若槩說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恩按阮籍母卒飲酒一號吐血哀毀骨立

禮記檀弓上卷七之二

蓋故為放誕而至性却過人想原壤亦必有至性過人處故夫子與之遊母死又助之沐槨其情義非淺也今日之歌却出意外夫子不絕他正有委曲陶鑄處於此可見聖人覆載生成氣象若未到聖人地位此等人且須遠之恐化樂簡夷而惡禮法浸淫及我使我一生喪所守

右第二十章

賓客至無所館死無所殯四字從家語補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

於我乎殯此記者約舉夫子生平言有客至無所館者則使生死各得其安夫子曰於我館死無所殯者則夫子曰於我殯

覆載生成之心也

右第二十一章

夫子曰始死羔裘紵冠者易之而已家語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

而夫子答之以主人未成服弔者亦未弔服也○孔謂養有疾者先必朝服羔裘紵冠始死乃易深衣似未該羔裘紵冠夫子不以弔衣冠既成服用弔服總之以羔裘紵冠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食謂因弔而食朱子曰臨自遠而至主人亦不能不食之然素食可也酒肉醉飽則不能以禮自處又不可以禮處人賢賓必有所不受矣

右第二十二章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予惡未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說脫同解去聲一哀哀之專切者遇主人之一於哀而為之

禮記檀弓上卷七之二

涕出情之動於不自已也情厚則體不可輕今若無所賻是漠不相關也而鄉之涕從何來乎深明今日之情必有所以不能薄也鄭曰客行無他物可易故遂使以往○輔廣曰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願賻請車而不從於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右第二十三章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如慕若追而弗及如疑若待而未來此不死其不達日中而祭此知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夫子再言小子識之而且曰我未之能欲其深察乎情之至而有以

得夫禮之本也

右第二十四章

顏淵之喪饋鮮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大祥遠矣而夫

右第二十五章按孔子三十九歲顏淵生七十歲則死大祥則孔子七十二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子路死於衛孔慆之難庭東階下少西爲之主而少異乎內喪之爲主也若內喪則拜於東階下當階覆醢其類井不忍見其似也但左傳無醢之字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十

九

右第二十六章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家語詩手傳韓詩外傳俱作子夏援琴而絃衍衍而樂聞子切切而哀孔曰當以家語爲正。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要歸於禮之中正而已

右第二十七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

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謝枋得曰劉向書美家藏禮記

有此句今按家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

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止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

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十

十

漸遠周更遠故於西階賓位所謂父母而賓客之也孔子來後猶用殷禮以明王不作必不能居尊位享尊禮故知夢生兩楹間而受饋奠必死而將殯於此也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之十一月庚子卒於敬王壬戌之四月己丑。陳賡曰萬世王祀亦其應也

右第二十八章

孔子卒斂以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本篇逸文見白虎用六玉圭在左璜在右璜在首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諸侯以下降殺未詳今魯君以璜賜而子貢公西華受以斂蓋諸侯之下大夫禮也魯哀公諒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史記葬魯城北泗水上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將葬既遣乃諒稱名者君臣之異者亦記者修之也鄭云有諒必有諒以尼爲諒愚按諒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非必有諒也禮去位大夫無諒

右第二十九章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

也綱練設施夏也志章志以別之也牆裏披見大記崇崇牙以繪爲旌又刻繪爲崇牙之形以飾

此股制也。綱纏也。以練纏杠以綱旋廣幅長。參懸其

車持旌御僕持翼旌從遣車妻來偃路此夏旒殷崇皆從

不爲僭者皆大夫體也愚按孔子致仕與聞國政吉月猶

矣想子路使門人爲臣亦是此意但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制並存聽人酌取則諸賢

禮記檀弓上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二

三

右第三十章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

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鄭云弔服加麻

三月除之心喪以終三年。

右第三十一章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羣謂朋友家語子夏

經出入則宜經而居出則不經子游曰無聞諸夫子朋友居則

經出則否者喪師之常禮經而出者尤厚於孔子陸佃謂

深故出有經不經之異義皆可參。程子曰師不立服不

[illegible]

已等於生已雖軫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耶瘠曰若喪父而

無所
情三
年之
間不
飲酒
不食
肉不
御內
時至
而哀
哀至
則

其恩深義重者固當爲之隆其服其餘亦當因其恩義之

必人人奔馳以其三年以別子貢而歸者必有徵焉子貢又

獨居三年受恩尤深故也恩按喪服記朋友麻先儒謂弔

云芾服加麻者與纓同三月友且如此則師可知漢王元

唐貞元三年何彥先爲其師王彥方行喪廬墓三年宋黃幹

爲師何基服深衣帶經冠加絲武金履解爲栢白巾加經

葬除之心喪三年夫師非孔子學非回賜而爲之斬亦過

也宋元諸儒斯稱情矣徐乾學云服師當齊衰三月齊衰

檀弓上

卷之二十一

三

分之尊三月友之例徐說最得制服之中若其錢深進退削望子說盡之

右第三十二章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

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

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

從若斧者焉馬斃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

行夫子之志乎哉。與平聲後並同。○觀觀禮也。聖人禮法之宗。今葬聖人其禮必有異於流俗故

四方來觀之。掌四方而高坊縱長而平上廣下夏屋方廣而中高前後下皆用力多而難及。各則上籌而下亦夾其

成爲易也斧形薄如馬鬣故時人名爲馬鬣板廣二尺長

[illegible]

於上以再築旁殺而上則斬板三僅高四尺有奇也言人葬聖人未必有富於聖人之意本無足觀而竊取聖人平日之言以為準則或有合於聖人之志其可觀或在此也孫毓云孔墓前高後卑形如卧斧高八九尺與此不合孔云或後人所增加

右第三十三章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人老疾則置閣於寢以備飲食始死則以閣所存脯醢醢酒奠於尸牀東當尸右肩如親欲食然也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斂先於東方室下陳一鼎於寢門外卒斂拜賓祝與執事乃奠於尸東一豆一俎在豆東酒醴在豆南脯在酒西醢在脯北大斂乃三鼎二簋二豆此時死者南首奠於其東當尸右手如親能食然葬後虞祭始西肆魯人不知而悞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二

七

右第三十四章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未設飾未襲斂也仲梁子名懷魯人夫婦方亂喪遽不避嫌也各言禮意如此鄭云言方亂非也○按帷有別內外者有別東西者別東西之帷君大夫皆有之男喪帷在尸牀西女喪帷在尸牀東士室狹隘乃無帷而依牀別內外之帷則君卿大夫士皆有之始死即帷室尸未襲斂不欲使人褻之也小斂畢奉尸夷於室大斂畢徹帷既殯帷堂凡有弔祭禭賵則徹帷事畢下之以鬼神尚幽閉故也此言帷堂是以別內外者言而大夫以上夫婦未嘗亂也

右第三十五章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本載糧有子曰非禮也喪貧脯醢而已雜記○周禮既遣奠乃讀贈但來贈之物貧史已告于殯至此主史復讀之是再告矣故曾子以為非古也蓋釋符三盛饗麥遺奠饌以脯醢而無黍稷故遣車亦惟載牲體而無棧時人或有不之故有子以禮也

右第三十六章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此下夫並音扶○大饗禮畢則卷賓俎三牲悉歸其館不敢褻賓之餘也或人不知禮意疑包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二

十

右第三十七章

雜記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仲憲家語作原思民之孝易愚謂死者有知將有舍生以殉死者而民之情又易薄謂死者無知又將有忘而不祀者此三代時所以隨時補救而示民異道也曾子則謂人之于親愛則以人道事之敬則以神道事之古之用明器亦以神道敬之耳若以為無知是直死其親也古之人豈有是乎○孔氏曰周禮大夫以上兼用祭器士惟用明器

右第三十八章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滋益也人哀則氣易鬱薑桂之辛能散之則所益已多上三句蓋古語而曾子釋草木之滋以為必薑桂也類

右第三十九章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述禮文而疑之
○鄭曰限內則喪則追至服限外否
孔曰降而在小功者亦追服條則否

右第四十章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

禮記 檀弓上

卷七之二

幸

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弔焉其徒鄭
旅陳謂曾子門人非也彼出哭者為館巷統於曾已非客之主且不敢以喪驚長者也爾次徒之室初不干客之正室也北面弔者士喪禮主西面賓門東北
面成已之為弔賓即成其徒之為喪主也

右第四十一章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去年之草在期以外故不宜哭

右第四十二章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曾申曾子次子字子西無常聲哀痛之至無復音節也鄭曰此亦謂始死時不然升人孺子之泣夫子言其難繼矣

右第四十三章 雜記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豈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循循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孔本作舞斯慍慍通吳澄兩城本並刪之今從別敝本增循循斯三字考王肅本補蹈矣人悲則踊也
有子言我常不知喪禮之踊何故久欲除去之今見此人號泣得情之至果何必踊哉微微殺也與猶起也循及覆之意陶和樂之貌也子游言先王制禮處其或過而為之

禮記 檀弓上

卷七之二

末

節以殺其情慮其不及而為之物以與其意要歸中遠而已若直肆已情而徑遂行之乃戎狄之道豈先王之禮哉
夫人情一有所喜則心適於內和見於貌咏形於口揚動於身如此而不為之品節則樂將無所止故制為手之舞足之蹈以發越之人情一有所悲則心慍於內戚形於貌嘆發於口而哭泣隨之如此而不為之品節則哀亦無所止故制手之舞足之踊以發舒之蓋人情鬱之則濫道之則通惟因其自然之勢而品節之則有以達其情而使之至止此所謂微情也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萎娶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皆也
喪去妻柩通絞衾以飾體萎娶以飾棺則人非其死而惡之始死有脯醢之奠將行有遺奠之禮既葬有虞祔之祭則

右第四十四章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讀

右第四十五章

會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會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

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

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

夫夫是也。下夫如字。詳見下章。

下夫如字○
詳見下章

右第四十六章

衛司徒散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

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

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敬子公子許之後以官爲氏經環經也。按天子子公卿賜褻帶諸

侯總衰弔大夫士疑衰首皆弁絰諸侯弔卿大夫錫衰同

禮記檀弓上

卷七之三

大

也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錫衰大夫相弔弁絰錫衰士弔服無文喪服記舊註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加朝

服鄭云羔裘乎冠不帶何朝服之有布上素下似之其實
則疑衰素裳不疑裳者疑諸侯也朋友相爲服卽士之予

服而加總麻之經帶庶人不升弔服素委貌賈公彥云庶人不疑衰其弔服白布深衣也孔氏於上章易襲而弔云

是羔裘兮冠緇衣素裳和云上衣以露褐衣愚按孔子明

素衣麤裘也。主人成服則大夫士素弁加絰。庶人素委貌。加絰。義尤重焉。之免而加絰。未成服則但素弁冠。或免

也朋友成服則總帶而總

右第四十七章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

季秋義有司毋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

平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

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三月。秋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秋儀之問也。木鄭讀朱又讀成陳本述三月二字。公叔本為木也。同母異父之昆弟之服。禮經無文。是無服也。子游以同父昆弟推之而疑為大功。子夏以繼父同居齊衰期不同。居齊衰三月推之而疑為齊衰三月。不知皆非也。按家語。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問於孔子。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無服。况其子乎。是聖人固有定論矣。何游夏之不同耶。魏高堂崇曰。聖人制禮。外親不過總麻。殊異內外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姑。小功。舅。總而已。同母異父兄弟。異族無殊。於外家遠矣。於禮不當有服。即同房亦當從同。魯高會正服。無緣加之異姓。即大功亦過小功可也。游夏曰。聖人之教。父子有親。男女有別。尊無二上。故父在而母死。則壓而期。母出則不服。何有於異父之子乎。後世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於是為出母期而異父之子亦為之制。

禮記 檀弓上

卷七之二

七

服要非禮也。愚謂繼父不同居。則繼父且無服。何有於其子。若同財而為我祭其祖。則如高堂氏所云。從同。彙總是也。若繼父止此一子而無期。功以上親。則義服小功亦可。

右第四十八章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

居亦已久矣。喪明之喪。去聲。餘如字。○喪猶哀也。哀傷賢喪明亦太過矣。而子夏不自知。故當曾子之弔。猶呼天而稱不應。懼此酷罰也。洙泗二水名。在魯西河。魏地在龍門華陰之間。子夏設教於此。魏文侯師之。其徒有田子方。段干木之屬。疑如陰疑於陽之疑。言與之抗行也。未有聞言者。相與之情。謂無罪而怒之者。責善之義。而子夏即引罪自責。其亦賢矣。○鐘惺謂氣象不似子夏。當是子夏不知子夏設教西河。後世猶在否。漢王充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大抵檀弓多傳聞之語。其事初不甚確。

右第四十九章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皋論語作羔。○子皋名柴。齊人。高侯十世孫。史記云。難人高愈曰。始死時。泣無聲。而血出。哀之至也。見齒微笑。

禮記 檀弓上

卷七之二

七

而商。露也。始死。極其哀。終喪猶不能樂。可謂能久矣。

右第五十章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匡叶窺。成。魯孟氏之采邑。匡蟹背殼似匡也。范蟬也。言績者蠶也。而有匡者乃蟹冠者范也。而有綏者乃蟬死者其兄也。而為之衰者乃子皋初不相聞而如相為者。若有不可解者。然喜而戲之也。朱子曰。蟹之匡非為蟬蟬之綏非為范。成人之衰非為兄。蟬其服之不誠也。亦通。

右第五十一章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子蒲成人名。滅復可。

名豈不可名也呼
名以毀鄙野甚矣

右第五十二章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申詳子張子其先顯孫自陸奔魯後以合也庚於時為秋於行為金稼穡之勞於是子負故凡穀米及受報曰庚此庚之言當償其收入之數也犯人之禾固有害於民物然特一時之失耳若因此償其所入則似買道而葬邑宰如斯後將為例豈可繼乎君子不市名於一時而貽害於後世如此原思辭職而子曰毋亦此義也鄭氏議其特寵虐民過矣

右第五十三章

子皋之襲也蘭衣裳與稅衣纁紳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子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稅衣黑而中有綿着曰蘭其下蘭衣襲故以稅衣表之為第一稱素端服素衣素裳為第二稱皮弁服布衣素裳為第三稱爵弁服布衣纁裳為第四稱公侯貴上服親身大夫士卑上服在外婦人初嫁第五稱公侯貴上服親身大夫士卑上服在外婦人初嫁記會子諱明不當以此襲也

右第五十四章雜記文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終者對始之稱死則漸滅無餘也君子全而生者其始全而歸者其終小人則與草木同朽一死即無餘矣子張蓋有以自信也

右第五十五章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會子曰我弔也與哉以友誼至重不容不往哭而又不釋服而往故但往哭而不行弔禮雖記所云哭之則服其服而往也

右第五十六章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公明儀子張弟子後又師曾子禮士葬無褚儀尊其師故特以丹質之布為褚而但為幕形於四隅蟻蚘往來交結之狀此殷士之葬飾以別於君大夫之褚蟻蚘不致合也按非天子不諱禮而聖賢或從夏或從殷不必盡合於周蓋禮乃天理之節文必文與情會義與時宜也然則周公監二代而損益而猶必使其後人脩其禮物作賓於王豈孔子從周而猶必說夏學殷情祀宋之無徵而皇皇於參互考訂正至虛之心大公之道也夫豈焚詩書銷樂器改篆文者可同語哉

右第五十七章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

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申大
載作幸脫徐作刮。病疾之甚也。子春會于弟子。子申皆
會于子也。晚孫炎云。漆也。孔云。好貌。蓋華言其飾。院言其
光也。爾雅。贊謂之第。郭璞云。琳版。郭云。齊魯謂之贊。陳
鄭謂之第。蓋琳上有贊。贊上有席。贊大席小。故見其華。晚
陳訓。即席。候也。止者。恐驚動會于。此之勿言。翟而張目
呼。審問之聲。華並同。變動也。姑息。婦女之愛。鄭謂。荷且安
息。亦通。易贊而歿。斃於正矣。朱子曰。易贊。結縷未須論
優劣。且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生死易所守。便使人有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之心。又曰。季孫之賜。曾
子之受。皆非禮。或是因仍舊俗。但及疾革之時。一聞人言
而必舉扶。以易則非大賢不能。愚謂非禮不可一刻居。豈
有因仍舊俗。姑且用之。積年積月。至此始改耶。若非童子
一聞會于。不終身非禮。考之於禮。贊不聞有君卿
大夫士之等。只過於華美。不如質素之為可安耳。

右第五十八章

禮記 檀弓上 卷七之二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士喪禮當浴於適室言爨室非也
以謙。倫陳云。曾子反席未安而歿。固未有遺命。即有之。人
子忍以賤事親乎。愚謂禮者中而已矣。上踰下替。均非禮
也。曾子知贊之必當易。即知爨室之必不可浴。謂曾子有
意矯之非也。且死於此室。即浴於此室之屋。漏飯於此室
之牖下。小飲畢。乃出室。戶曾子寢疾未於爨室安
有。事尸出浴於他室者。檀弓多傳聞。此亦不足信。

右第五十九章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攬由左。悼公魯哀公之子名。是時有若以魯公族為大夫。攬導君也。凡君適臣。升降自阼。臣不敢有其室也。故子游導君而由左。若以賓道待君。則反與君為敵。而非國統於君之義矣。

右第六十章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
之徒為之也。泄柳魯人。由左以右尊賓也。其徒由右失尊賓之意矣。陳澧曰。詔辭由右以尊君命也。非是。則相皆宜由左。

右第六十一章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
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委巷。巷之小而曲者。言其所居僻陋。未嘗習見禮儀也。子思。孔子孫。皇侃謂此乃原意。未知何據。言思子游子申祥妻之兄弟也。叔為嫂無服。而妻為婦。有服。夫為妻之昆弟無服。而妻為其昆弟有服。故皆使妻之有服者為主。妻先倡而夫但隨之以踊也。禮婦如小功。報女子適人。昆弟降大功。報記者。見當時于此二者不為位。故先述曾子語。而後記兩賢事。以實之。見禮當然也。

右第六十二章

曾子謂子思曰。倂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
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
后能起。三日不食。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殆賢者之過歟。

右第六十三章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
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乎聲。五日不食於禮已過。而春已之。未盡其情也。愚於此而益見先王之禮之善也。賢者之為眾人之師也。曾子七日而子春以五日為未盡其

情矣率此以往不至滅性乎故夫先王之禮賢者之所俯而就也惟俯而就乃為可繼為可傳也舊說悔其矯詐不誠恐未確

右第六十四章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鄭氏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禮母出則與廟絕故不得哭於廟

右第六十五章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

禮記 檀弓上

卷七之上

七

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柳若謂人禮謂貴賤品節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則非其時也禮為嫁母齊衰期贈襚不踰主人為庶氏母則主喪者庶氏非子思所能為而其辭有難顯言故但反覆其詞以自假也昔為孔氏母今為庶氏母有子如子思亦無如之何矣故婦人貴從一而終

右第六十六章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鄭以極亡絕句今從王肅誠盡其心而無欺信循乎理而不違憂

未有可悔而防之患則雖悔之而已無可如何也始死曰死既葬曰亡言喪之禮於始死時殯而附身者襲斂衣衾之具葬而附棺者茵抗明器之類皆極其誠敬而無一事之可悔似亦可矣至既葬而亡喪猶必以三年為極者蓋亡猶弗之忘其誠信不止三日三月已也且君子之孝又豈三年已哉所憂在於終身乃能無一日之患不然偶一不謹患即隨之雖悔豈有及哉又言君子之忌日不樂亦此義也忌日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不與他事故曰終身之喪餘詳大記

右第六十七章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及則安

禮記 檀弓上

卷七之上

七

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子上子思子名白先出母使其子喪之也隆污猶言升降言惟聖人與道為體道所當隆因而隆之道所當降因而降之我則不能但斷以義而已徐乾學曰言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是子思前未有不喪出母者檀弓凡言始皆變禮之失此亦微文示識耳愚按子思於出母其神傷於出妻其詞厲此為子為夫之別也夫於妻有絕道子於母無絕道聖人制禮出妻之子為母期夫亦知子之心必有不忍故也夫子寬仁故使子喪之子思嚴毅故不使白喪之於是見聖賢氣象之別而玩子思語意亦似其妻罪大也然則人子處此將如何父歿則喪之父在則聽命於父焉視又按孔門三代出妻事之有無雖不可必然亦可見古人夫綱之肅內治之嚴婦人事夫比於君父家道之成此義者也白出妻之法不行而強妻悍婦遂敢抗衡其夫甚至淫妒橫行喪家絕嗣而莫可制皆由此義之不講故也然則說禮者何必以

出妻為孔氏諱。故程子曰：世俗以出妻為醜，行隱忍不敢發，不知機。倘身便到別家，妻不善，便當去也。或問古出妻有坐對姑，此狗彘不食之肉，非大惡，程子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不忍以大惡出之，使以微罪去。古語曰：出妻令可嫁，絕友使可交，是也。

右第六十八章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一作穆。穆公，元公。嘉子悼公之孫名顯，一名不衍，即顯。便，聲也。戎，首亂也。○謝枋得曰：臣無仇君之義，服之可也。陳神道曰：義生於情之所及，不生於情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不生於義所禮。禮弓上。

禮記卷七之二

主

右第六十九章

不加因情以起義，因義以制禮，然則舊君之服，無不服亦視其情義何如耳。此章與孟子告齊宣王略相似，亦以贊恭君之虐，使其臣若耳。若君子之自處，固不容如是其薄也。

禮記卷七之二終

禮記卷七之三

任啓運章句

檀弓下

孔本第四內本第十
七今定為第二十七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舜在位四十九年，居於鳴條五十年，卒於鳴條。蒼梧，鳴條山名，在今海州呂覽路。史皆謂舜葬於紀，是也。鄭以為南越地，非。三妃，長妃娥皇、次妃英、次妃葵。比季武子，魯大夫名，宿生宿，附合葬也。此記古今分葬合葬之異。

右第一章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聖古作

有虞氏，以薪槨之中，野有虞氏制為瓦棺，班固曰：夏后即木以相周，無膠漆之用，殷人棺槨，又加膠漆也。或曰：夏又

禮記卷七之三

一

燒土為棺，而周於容棺之夾，於棺之外，又故木而為之，槨周又加牆與，以飾棺如是，乃盡於人心也。○羅頤言軒轅制棺，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與此異。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月以下者生。未三月不成殤，餘詳雜記。○此章記古今棺槨之異。

右第二章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騶，牲用皂。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騶，牲用騂。
翰一作輪。○陳澧曰：夏治水，故尚黑。黑從金，所見而尚赤，赤火色也。大事謂喪事，或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通三者而言，亦通。日昏則黑，中則白，始出則赤。

馬黑曰騶白曰翰赤馬黑鬣白腹曰騶此明三代敘之早晚而兼及其所尚之異也

右第三章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讙書作雍當理而人喜悅之此卽論語所記而文少異耳然言百官聽於冢宰則可世子聽於冢宰不可

右第四章

掘中甕而浴毀龜以綴足及葬毀宗躡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家語蹟作踰○於室中掘坎以尸牀架坎上而浴令浴汁入坎不用盤也毀龜之變以綴足不用燕几也宗廟也行神之壇在廟門之西凡出既祭行神即從壇上而出謂之躡極殯於廟故其出也毀廟門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二

西邊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與周之奉柩朝祖出於正門亦異也掘中甕毀龜毀宗皆示既死不復有事於此之意○按衛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焉其禮如此而後學者遂因而行之以喪事尚質故也

右第五章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太公姜姓

呂氏名尚武王時爲師號尚父成王三年滅蒲姑乃以其地封尚爲齊侯都營丘就國三年復入相王室子伋嗣康王六年薨於周遂留葬焉五世丁公伋乙公得宿公慈母哀公不臣及弟胡公靖獻公山武公壽也五世親盡乃止禮樂皆有反本之意故仁者禮樂之實也齊不忘本深有得於禮樂之意丘狐所穴死則正首向之以爲不忘本之喻○顧炎武曰水經註淄水下有胡公陵是未嘗反葬也愚謂哀公已足五世之數胡公雖哀公弟不反葬矣

右第六章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穀當作告音之誤也元年嫁於齊爲襄公夫人二年卒禮天子不主諸侯之昏使同姓諸侯主之莊公名同以由魯嫁故親之而爲之服姊妹之大功聚公莊公同或言外祖母非禮外祖母小功言服大功尤非○按禮天子女嫁諸侯無服嫁二王後大功諸侯女嫁士大夫無服嫁諸侯大功吳澄曰主昏不宜有服故春秋書王姬卒以見譏愚謂天子既無服矣而天子使魯主之則義服大功可也

右第七章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三

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賁音奔陸德明作本并無驚字本作未○莊公十年魯敗齊師宋師於乘丘縣卜皆氏也馬中流矢故驚而車敗公隊而副車授公以綬遂載之公言御戎必亡我未之卜宜有此敗賁之言以責之賁父恥其無勇以死赴敵故魯終勝也舊謂未之言無勇不責縣而責卜故責其輕以愧其重愚謂君無呼臣以氏者其說迂曲恐非孔謂士有諡自此始愚謂因困人浴馬見有流矢在股間白肉知馬驚非父之罪死敵賁賁父之勇哀其死而述其勇以誅之也說者必有誅誅者不必論

右第八章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禮諸侯弁經葛而葬葬已仍麻經既卒哭受齊衰易葛

要經莊公薨子般弑閉公方八歲而立十月始葬莊公反

至庫門即除凶服以吉服嗣位士大夫因公吉服不與

與卒哭之祭故既卒哭遂皆除之非禮甚矣○按天子諸

侯之禮即位有四年始死正嗣子之位書所稱延入翼室恤

宅宗是也既殯正繼體之位書御王册命諸侯奉主兼幣

是也臨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釋例云改元正位

百官以序是也三年喪畢正踐祚之位虞書舜格於文祖

是也始死猶未變服三年已除服其以吉服見可知正

繼體之禮書言王麻冕黼裳羣臣麻冕蟻裳入即位禮畢

釋冕反喪服節次甚明則正改元之禮其以冕服可也但

臨年改元有當頒者有將練者要當酌時之久近準繼體

之禮以稱情立文耳朱子謂天子諸侯與士庶不同孟子

言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正為此等蔡沈書傳不折衷朱子

而取蘇氏之說謬也其辨詳書傳中武王十二月崩成王

元年王即位此時必大段同繼體禮特未必參祭服耳夏

禮記檀弓下卷七之三

四

六月葬武王於畢秋王加元服其祝辭有心是家藏之文

傳曰公冠成王以朝於廟而見諸侯則既葬後即用衾服

以見諸侯而改元可知也魯莊公以八月薨明年六月始

葬閔公以亂故未得行即位之禮則既葬而以吉服即位

亦得禮之變但未入庫門則猶未反喪未虞已為非禮而

併因是即古不反喪服非禮尤甚意者慶父謀亂不君其

若故使君與大夫士皆廢三年之喪歟

右第九章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

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

氏之言也以及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

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

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蓋當作

慶少難並去聲恭亦作共○獻公名詵諸武公稱子莊伯

驪孫殺申生事詳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為文公狐氏

案名伯氏亦姬姓唐叔之後為申生傳初獻公使申生伐

東山皋落氏策勸之行申生不從遂稱疾不出至是乃

念其言也申生縊於新城惠公即位諡之曰恭恭者順命

之義○徐揚賈曰驪姬孽尊獻公迷惑申生不敢言不忍

言一安字盡之湯三才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

先儒責其陷親不義不得為孝然臨死慘慘宗社其志不

知經而不知權耳

右第十章

禮記檀弓下卷七之三

五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

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嚴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

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

子其辭焉寡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

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

惠弔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

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

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

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遠利也。疏或作儼。去聲。鄭作輶。○獻公卒在魯僖公九年。事詳左傳。國語穆公獻公墻名任。好時重耳。避難在狄。故使人弔之。且勸其歸也。以國二句。蓋古語。穆公述之。見代起必在死生之際。嚴然哀戚貌。喪失位去國也。說謂解其無罪。或曰喜也。他志反國貪位之志。君義惠弔之義。子驪公子繫字稽顙。以自盡其哀。拜乃以謝賓。稽顙而拜。謂之成拜。為後者之禮也。今重耳未為後故。不成拜也。

右第十一章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襄公名茲。父此。夫人必初娶者。非周襄王姊也。孔曰。夏之用明器。分半實之。殷用祭器。分半虛之。周兼二器。祭器實之。明器虛之。按大夫以上具二器。士無祭器。半實明器。宋用殷禮。本無明器。而分半虛之。即明器之意也。今盡實之。則致生之而不死。知故曾子識之。

禮記

檀弓下

卷七之三

右第十二章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仲遂名莊公。子別為東門氏。諡襄。時為魯卿。垂。齊地。宣公八年。使於齊。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繹者。正祭之明日。復祭以賓尸也。萬。舞之總名。有文有武。武用干戚。文用籥。籥而舞。無聲。籥舞有聲。故萬入而去籥。使無聲也。胡安國曰。禮大夫卒。當祭不告。所以盡肅敬之心。於祖宗終事而聞則明日不繹。所以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也。○陳通曰。當祭而卿卒。則去樂。明日不繹。故叔弓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繹仲遂卒。宣公猶去籥。聖人以為非禮。

右第十三章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事在魯成公十三年。左作

宣公名厲。言桓桓也。應樂以商。祝舍以賓。王崩而諸侯請。毀明臣職也。曹使諸侯襲。非禮也。

右第十四章

邾婁定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定鄭云。或作于迂通。○婁。邾人。自呼之餘聲。定公當魯文宣時。若考公則應公。益之會。孫徐滅久矣。坐。跪也。徐自擬天子。故稱定公為侯。氏死之明日。即含襲而遠國有來含襲者。孔曰。致璧極上及殯。上即謂之親含。否。但致之主人也。邾有司言禮記。檀弓下。卷七之三。

使大夫來則禮簡。易諸侯自來則禮繁。今容居大夫而行諸侯禮。則易于雜矣。容居言我受命於君。以來我先王。久以天子禮自居。則我固當以諸侯禮自處。容居魯卿。不敢忘我君之命。以天子禮。尤不敢忘祖之世。以天子自處也。見徐之。久。僭。

右第十五章

此章義疑姑仍舊說

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極。荊人悔之。襄公魯君名午。康王楚君名昭。不曰楚而曰荊。以州舉師之也。朝。荆在襄公二十八年。魯人知諸襲乃諸侯事。天子之禮。欲却之而不能反。加以君臨臣喪之禮。陳謂得權變之宜。足以雪恥。愚謂魯以周公之後。不能自強。至於朝楚。以非禮見辱。又不能止而為權譎以欺之。抑未矣。

右第十六章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裴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太史官名柳莊之十七八年公獻公名衎此雖若係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侯服禭大夫書邑券而納諸棺皆非禮也三失之中廢祭為大孔曰祭是初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執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此記公所以稱柳莊為社稷臣之故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反國羈勒以絡馬勒以控馬莊禮記檀弓下卷七之三

右第十七章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慙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成公名原卒在魯昭公三年子叔氏敬叔叔字名弓叔之孫孝伯之子敬叔惠伯叔父劉謂及郊適過慙伯之忌辰敬叔欲惠伯得申其情緩至次日蓋忌者喪之餘禮居喪不弔也而惠伯言特叔父之私喪耳豈可以此廢公事故遂入而弔也孔謂敬叔常殺慙伯恐惠伯殺已故

不敢入二說皆無考而劉為長蓋居同園出同使若恐其殺已豈止防此一日哉

右第十八章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蕢者爾心或開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喪臣也為一飲一食忌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

禮記檀弓下卷七之三

九

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杜蕢左傳作屠劇○知悼子晉大夫荀盈晉平公名彪禮卿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飲酒鼓鐘非禮甚矣大夫築紼異代之君而紼以甲子死築以乙卯後世尚以二日為疾日而不舉樂况悼子親為股肱之臣其為疾日尤大乎蕢但罰曠與調之廢職已之侵官而公之自亡其疾不自知防其失自見故公亦遂引為已過而受罰也記者又言今晉國燕舉揚觶猶謂之杜舉則蕢一言而作戒者遠矣

右第十九章

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

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公叔文子衛大夫獻名按又名發論語註作枝侯也君靈公元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將葬子請諡君親定之使太史往賜之小史誅之有難謂魯昭公二十五年齊豹殺孟縶公如死鳥時也班謂等列之上下制謂禮幣之多寡修因舊典而振舉之也諡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博聞道德曰文論事則惠為先論義則貞為大而文之一字尤足以該之故數其貞惠文而後專以文諡也按古無二諡周末威烈王貞觀王楚頃襄王始有二諡不應此時大夫有三諡也考死鳥時公子荆字南楚以肩受矢所稱以其死衛寡人者子荆也或同時諡荆為貞子而傳聞之誤并屬之歟

禮記檀弓下卷七之三

右第二十章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聞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聞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聞人辟之涉內甕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遠矣內納通鄉音向辟上闕通下避通○季孫寢康子內甕門屋後篠君在國中為國之主故弔大夫亦居東序之端而卿大夫皆徹西面東上二子之升當自西階故卿大夫避位以讓之升而君降一等揖之以資禮待之也二子修容以君在而加慎卿大夫避位君降揖以其賢而致敬皆禮也夫豈以見拒而情容見容而驚禮哉記者之言亦聊以寄慨云爾

右第二十一章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者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曉諸侯輅而設幃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公少子撥所以酒榆沈者鄭謂即縛非是張自烈謂以手酒之亦非龍輅棹曉詳大記雅記榆沈取榆白皮受之以其汁酒地使車滑而易行天子及諸侯之棺重故用輅而酒榆沈故有撥大夫之棺稍輕故雖用輅車而不酒榆沈則無所用撥今三家喜國車之輕捷而廢輅車是不用其所當用而煩設撥以僭天子諸侯是又用其所不必用徒有竊禮之名又無適用之實是僭禮中之最無為者也殯不比成人故葬不用輅而設此無用之撥何哉

禮記檀弓下卷七之三

右第二十二章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禮大夫貴妾總天子諸侯為妻為我妻也此溺情而飾過之辭齊衰期妾無服以妻我言人以

右第二十三章

哀公使人弔黃尚過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

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奪當作隨或作兌皆音轉也。○黃尚魯士遇柩於路者必使人弔之黃尚適於道旁蓋宮受弔亦草次之有禮者然民可弔於途士必當弔於室故曾子舉柩梁妻事以正之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梁與華周載甲夜入且於路梁死故其妻迎柩而齊侯弔之梁妻知禮不受弔於路齊侯乃弔諸室也。○傳謂梁妻哭夫城為之崩執喪三年畢赴淄水死其輕死傷勇與梁略同要亦烈矣。

右第二十四章

戰於郎公叔禹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左傳戰於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主

郊非郎地亦傳誤也禹人作務人鄰童汪錡作鑿僮汪錡○哀公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禹人昭公子公為也小城曰保或曰守也見入保者負杖息於途知其有困憊之形無忠勇之志因嘆役重民疲至此已極然苟上下協心猶可一戰今上不能謀下不能死其可乎我既言之必當踐之遂與師赴闕借死魯人以跽有成人之節欲不以殤禮葬而孔子許之所以善忠義而勸親長之心也

右第二十五章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之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昭子康子會孫名強敬子武伯子名捷居瘠安也言我三家無君四方知之今食粥而為

瘠我豈不能然人且以不情疑我我則食飯耳其意蓋承積季氏之不臣而其言之蔑禮抑甚矣宜曾子以出辭氣為戒歟

右第二十六章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也。繆一作軒幕或作幕常繆或作繆繆同。○幕布終之幕異大約衛侯禮而魯多僭也。○朱子曰孟告滕文公亦只說哭泣三者此是大本大原處。

右第二十七章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主

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喪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莊子齊大夫名伯成子恒之孫襄子班之子縣子魯大夫名瑣古者人臣義無私交雖束修之微不以出境情不及者禮自不及也自大夫專主台盟常與國君交禮生既相接死安能相絕乎又言哭有出於愛者情所自生有出於畏者勢不容已今齊強魯弱陳氏又專齊政能勿以畏而哭乎公於是與大夫哭於縣氏之廟蓋以異姓外臣必以異姓大夫為主徐師會曰亦以此禮自縣子起也。

右第二十八章

以上皆記諸侯之變禮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下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予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兆求其吉故謂吉爲兆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辭謹法也治典不殺曰祁祁子衛懿公時爲大夫不苟從非禮以求吉兆有愛親之心無慕位之意其記賢之也

右第二十九章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懸鐘磬之器而猶不作比次當御之婦人而猶不入於禮故以爲問而夫子答之見此爲人情所難未可輕議也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古

右第三十章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大夫有家宰家侯以司徒兼家宰家臣以司徒兼司空嫌故相變也旅孔曰司徒之屬或曰徧也藏曰泉行曰布送終既畢所餘賻布徧歸還之亦君子不家於喪之意故曰可

右第三十一章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居鄭讀其音基孫鑄義何處也劉彝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許其合而命之哭特矯僞以文過耳湯三才曰杜氏請合而不敢哭豈

所欲哉畏之不得已也劉彝曰然終不若改墓之爲安也

右第三十二章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會點倚其門而歌矯氏固名魯士表微謂隱微之禮人所未也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則曾曾止六七歲未必有倚門而歌之事後人以曾狂而托之耳儲欣謂別一會點則鄭世子巫奔魯不三

右第三十三章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圭

魯大夫季悼子紇之子千子意如之弟名靖字公甫文伯名穀以父字爲氏別子始分也禮寡婦不夜哭陳滯曰哭夫以禮哭子以情皆中節矣故夫子美之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朝夕哭殯必牽起其帷以致親愛之意敬姜不然敬以事夫欲成其令德也他人學之而凡殯皆帷昧於禮矣

右第三十四章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上晝夜哭言其常此據牀不哭則知其失而嘆恨時也季氏魯之宗卿故敬姜有就公室而會見之禮曠於禮若國策所云於婦人厚心於長者薄也方苞曰公室外寢也禮將適公所居外寢喪服既練居外寢姜信子賢謂無惑溺

之私但依常禮未嘗使居外寢以過防之

右第三十五章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還旋同號平聲○延陵吳地即今常州吳公于札讓國而居此故人稱曰延陵季子齊魯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時事贏博齊二邑名今博平縣地不至於泉淺深之宜也東西曰廣南北曰輪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未

右第三十六章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謁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扶服詩作匍匐○陽門宋國門介夫甲士也宋

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子罕樂氏戴公之後東鄉克之孫西鄉士曹之子名喜與竊視也知民悅為守國之要可謂知本故夫子稱之詩邶谷風之篇扶服手足並行救之急也微非也言非特晉不敢伐即天下莫能敵之甚言得民之要也

右第三十七章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廩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公儀氏仲子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七

子字魯公族免弔所親厚之服舍孫立子蓋仲子遺命也子服氏伯子字名何諱景惠伯之孫昭伯之子伯邑考文王長子傳言見殺於紂衍微仲名史記微子弟馬繡謂此微子次子非也伯子不顯言其失亦成事不說之意孔子言立孫而仲子之失者萬世之論定矣○禮朋友皆在他邦死而無主則為之祖免以主其喪歸則已鄭謂弓以仲子不立孫故為死而無主之服以議之愚謂本文言免不言祖是以親厚為之免非以無主為之祖也且弓來弔初未知其立孫即見而問猶未遽得定論安有先為祖免以議之之理又按周封同姓不聞有伯邑考之後是考無後可知微仲之賢與微子並稱或足民所愛戴或是王命立之總是一時權宜非常法也孔子殷人而曰立孫安見殷人必立弟乎後儒據此謂商質立弟周文立孫似非確論

右第三十八章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

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

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

適子南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

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惠子靈公孫昭

常為司寇其子虎別為司寇氏文子名木曰彌牟者胡揆

謂文子又聲類吃聽者耳治成謂也麻衰疑衰者之通

服而又以牡麻為首之環經及腰經則朋友之服大夫賓

位在門東近北臣位在東近門禮拜賓及謝必以喪主雖

父兄不得而代之時虎不在位而文子以素習於子游故

就為之辭子游以主不在則已亦不成其為賓故遽就臣

位所謂比於執事毋敢視賓客也文子疑其過謙故再謝

而子游言固請然後文子知已之失扶適子就主位而子

右第三十九章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

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

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文子即彌牟常將上軍主人文子

之子簡子取也別為將軍文氏深

衣麻衣也緣以布曰麻衣緣以采曰深衣而麻衣亦通號

深衣陳澧曰深衣練冠不純吉又不純凶於廟主所在也

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垂涕洟哭之時已過而哀未忘也

除喪受弔古無此禮而簡子舉動皆合其宜故子游善其

虎禮之變

右第四十章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句出戶袒且投其冠

括髮子游曰知禮家語作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陳

婦之孫成子不敢之子舉者奉尸之人禮卒斂主人馮尸

括髮袒於房士舉男女奉尸僕於堂其袒括髮為奉尸變

也今舉者奉尸出戶而武叔乃出戶不親奉尸一失也既

袒猶未括髮二失也不於房而於堂三失也武叔好論人

短長而自詡為知禮而達錯

如此故子游反言以嗤之

右第四十一章

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

禮記檀弓下卷七之三

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敬姜康子從祖

時也凡陳先祭服次散衣男子袍而得陳之婦人以飾

為敬故襲衣不可陳也○按於殯宮有平日玩好畢陳者

愚謂陳重器示能傳禮也

陳玩器近於褻非禮也

右第四十二章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

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

爾欲以人之母試其巧則豈不可以已之母試其巧爾心亦有不妥者乎於是季氏知其不可而不從也舊說豐碑朝廷之碑桓楹郵表之柱鄭謂宮廟碑以石定碑以木朱子謂禹窆碑今存石高五六尺廣二尺厚尺餘中有窆以受索引棺槨謂當是天子諸侯用石故名碑大夫士用木故名楹也又鄭讀得以為得已其母為其母或曰快足為得虧數為病相對為句未知是否○王安石曰公室視豐碑則僭天子三家視桓楹則僭諸侯下僭上陵習久成俗不復自知其為非矣

右第四十三章

成子高寢疾慶遺人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主

葬我焉成子高字齊大夫國氏懿伯之孫貞孟之子慶氏遺名慶封之族為子高家臣不食殽礪而五穀不生也其辭若有憾於生不得行其志者豈以陳氏擅齊故歟

右第四十四章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土曰壤言於死者欲藏之深遂周密今反封樹以表之何哉此亦古者墓而不墳之意孔曰國子意在於儉然非周禮也

右第四十五章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

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句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沾鄭讀作規今如字鄉向同○國氏昭謚亦齊大夫當時以子張相故問之司徒敬子衛大夫孔子常相其喪禮以喪禮宜質故多以殷禮行之男賓在衆主之南東鄉陽故尊左女賓在衆主婦之南西鄉陰故尊右男女分陰陽辨禮之善也而昭子好文故嘆息言我之喪也而沾沾於此乎爾毋復言此也當使主皆居於主位賓皆居於賓位於是主人之男子西鄉主婦從之次男子之北而皆西鄉也如是則男賓女賓皆位西方而東鄉而亦男子南鄉人北也鄭云沾當作規視也我之喪禮來觀者多必有異於人未知是否○按孔子相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子游疑其變俗則此昭子所云或周禮歟

右第四十六章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主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子車齊禽兄也家大夫即家宰疾時在衛家人在齊不得致養故欲使人相隨地下以盡養之情二子妻與宰也亢知其議已定禮不足以奪之惟與言當養莫若二人則彼懼而自止矣

右第四十七章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

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屬音燭○屬會集也

右第四十八章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子柳詳下章稱家有無不母班兄弟之貧者仁陳滿曰古人安貧守禮如此

右第四十九章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

禮記 檀弓下

卷七之三

圭

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叔仲叔孫氏之別也叔牙生仲氏生惠伯彭生彭生皮柳衍三人學數通教也衰齊衰繆經兩股絞之五服所用總衰升數比正齊衰細比小功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而弟妻於兄公當事亦用之者蓋兄弟之妻本當服大功以避嫌故不服當事則弔服加麻兄公尊故總衰升視大功而隆之細視大功而殺之若夫之弟則但疑衰而加經也環經一股不絞者姑姊妹在室服齊衰不杖期與伯叔父兄弟同嫁大功既嫁而反及適人無主仍期柳之姑姊妹非反非無主而為服期亦厚之過也柳妻魯鍾見叔仲皮常教子柳遂比諸舅而為齊衰繆經衍告子柳言當禁之柳言何者吾於姑姊妹亦當功服而齊衰時無禁我者故失之過今當從女故退使妻從衍言蓋悔向日之過禮而喜今茲之見正也鄭謂柳皮之子皮常教柳以禮及皮死柳妻魯鍾猶知為舅齊衰而衍見時人以輕細為美以告子柳而柳反使妻從之其

不知禮猶如此也未知何據

右第五十章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縣縣通○縣子般諸侯文其名也孟虎為文叔父文又為孟皮叔父周禮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殷不絕不降各以本服服之○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周公又搜剔出許多貴貴禮制更不可易愚按位尊者德隆德隆者仁厚大夫降諸侯絕不幾疑位尊仁愈薄豈不知禮以情為本文為末世子記言公族罪誅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況其無罪然則伯叔父之二日不食也居室也貌如象也皆所謂如其倫以親親也唯不服齊衰以貴貴耳且天子為公卿錫衰諸侯總衰同姓之士疑衰而世子記明言素服則固非全不服也

禮記 檀弓下

卷七之三

圭

右第五十一章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服斬衰其痛如斬用削杖其痛如削斯為其服

右第五十二章

雜記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既虞經可易葛衰不可易葛乃求輕細而非禮矣

右第五十三章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司士官名賁其名也汰矜大也叔氏稱子游禮五十以伯仲人始死襲地

襲必於牀時有因襲於地者襲矣實所謂合禮故子游許之而縣子乃譏游為汰者問禮當對以禮不可專輒若自

右第五十四章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

內易我死則亦然后一作屋厚通世本作厚○魯孝公子

氏易治也精好之意縣子以教人子今后木

右第五十五章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人以爲沽也沽粗略之意孝子

略多矣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三

右第五十六章

鑿巾以飯公羊買爲之也大夫以上舍必使賓恐尸爲賓

以受舍士卑子自舍之故士喪禮布巾環幅而不

右第五十七章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鑿而弔也

自敗於臺駘始也臺鄭曰當作壺○升陘魯地傳公二十

亦多故復以矢臺駘邾地左傳作孤駘蓋孤聲誤爲壺而

壺又形誤爲臺也襄公四年藏孫紇救師伐邾爲邾所敗

家皆有喪故鑿而弔此一時喪敗之事習以爲常非矣○

于禮者

右第五十八章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

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顏丁魯人既葬

之猶不死其親也

右第五十九章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

年憂東夷之子也人於親之死也始則哀哀新殺則敬

哀能敬悲與憂在敬能哀故夫子稱之子者男子之美

稱陳麟曰美其能行禮且能變俗也○先少連少連賢也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三

其兄所以教天下之爲弟者也

右第六十章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

書士喪禮今儀禮士喪既夕士虞三篇是也時人不行三

年喪故喪禮久廢孔子教孺悲悲復書而存之○鄭謂

時人習於僭禮故廢士喪愚謂僭非士所能爲也自秦火

而天子諸侯之禮盡亡猶賴此書之存得推士禮以達於

天子凡孝子之得以禮事死猶悲力也顧以取瑟而歌

故不得於從祀則鳴鼓而攻者又何以列於十哲哉

右第六十一章雜記文○以上皆記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

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有官者殺

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
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故凡在官在宮之人皆得起而殺之而不赦也若與此賊同在官在宮而不討則與開乎故而亦當併誅而不赦矣壞其宮室并掘其地聚水豬之惡之極也君一月不舉爵以不能教自貶也
○陳澧曰惟父為弑逆子不得討之

右第六十二章 以下不言喪禮亦以類次之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要腰同京古原字○文子趙氏名武宣子盾之孫莊子朔

禮記 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主

之子文子成室人皆賀之獻賀也陳謂獻文疑是二說如貞惠文子之例發則身往造之張姓老名字孟亦晉大夫論言其固與言其華歆頌其生哭頌其死聚國族頌其世世相傳也罪極斬要次斬領皆大辟也九京晉大夫葬地在今絳州或曰平廣曰原高平曰京葬深曰泉陽極于九曰九原九京九泉一也全要領則得哭於斯矣蓋考終命五福之一免刑優賢者為難文子尤舉其重者以自禱也則張老固善頌而文子尤善禱矣

右第六十三章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

友晉人謂文子知人叔譽韓詩作叔向蓋名肸故字肸譽知音智○叔譽晉大夫羊舌肸之子名肸歸猶與也文子設言葬此諸大夫如可復生我將誰與以共論其優劣也陽處父晉襄公傅并兼植立也兼并衆事而特立乃取怨之遺故為孤射姑所殺孤偃從文公出亡至反國時正危疑之際而授璧請亡是拔君以不得不留之勢也隨地名士會食邑於隨范殺而諡武故稱隨武子亦曰范武子也利其親仁也不忘其身則又知謀其身知也不遺其友則又仁故文子與之

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選古作追一作安勝平聲○中身也管庫職卑而掌利權擇士為之無有私也韓愈言或取於管庫是以為能厲賢也亦通林雲銘曰如不勝衣謙之至如不出口謹之至則不并植而忘其身以人事君無有私已則不見利而忘其君遺其友又記其所行以相證

禮記 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主

右第六十四章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瑕丘衛地樂其心也伯玉請先歸若不欲干其私者然其諷之者微矣

右第六十五章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報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劉語下有子路憐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乎子曰然此女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工尹官名商姓陽名棄疾楚平王名也王肅曰常帥師伐陳滅之楚人善之因號為陳棄疾追吳師專在魯昭公十二年手執也轅翰也禮路門外正朝大夫士皆立路寢燕朝則大夫升堂坐士立燕禮獻卿大夫後西階上旅士不升堂故曰不與商陽實有不忍之心而其辭自托卑賤不敢以功上人故曰禮也陳繇曰追敗易於縱殺故善其有節

右第六十六章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益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夫

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

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

有無名乎

郵陽洪氏謂吳太宰陳使者官行人名儀以行人儀太宰嚭互易愚按檀弓篇所記多得之

傳聞故謬誤甚多此其最甚者也必如洪氏互易乃得之

○嘗猶試也二毛班白之人子指所獲臣民也左傳吳闔

廬人楚召陳懷公不至晉哀公元年夫差修先君之怨使

陳其兵非義可知而斬祠廟之木殺庭病之人其暴又甚

矣陳使不盡言其失但以殺厲婉諷之許其反地歸子則

以討罪矜赦姑順之終未有一言屈服者可謂妙於辭令

右第六十七章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

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

信誠慤之心以治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周姓豐名魯

也不可得見故使人問之哀公欲民敬信於已而不得故

疑虞夏之致此必有異道不知敬信原非可施亦原無可

致誠積於此自誠應於彼墟墓之間我自盡其哀宗廟社

稷之中我自盡其敬而人之哀敬亦自生此所謂忠信誠

慤之心也然誓會之作豈不求固結於人然我不敬信

而望人敬信難矣○徐與喬曰禹會塗山啓有甘誓而曰

版周作者專務於此也然亦殷周之季矣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夫

右第六十八章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

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

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

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其哀故式

舅猛虎有吞食之人苛政無

求生之路其志甚苛政也

右第六十九章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

弟之譬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關。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譬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寢苦大讐。未報終身喪也。枕干志在必報。夜弗與共天下。誓不俱生也。凡行公事之地。皆謂之朝。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故其義如此。若昆弟則稍輕。從父昆弟則更輕矣。故有報有不報也。魁首也。○愚謂欲報之輕重。須審讐之是非。謂之讐者。親無致死之道。彼有故殺之心也。若親有罪不讐。彼過誤不讐。彼有君命不讐。豈曰不痛於心。然義有不得而讐者。也不然。妄行以干國。豈是以親孝乎。餘並詳曲禮。

右第七十章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三

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展墓。哀墓之無主也。廟主則可奉以行。展墓而人急省視之。善得復奉之也。過他人之墓。亦式過。神祀之位必下。以廣敬也。念故墓者去國之情。敬祀墓者居邦之道。各以其所處言之。

右第七十一章

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也。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喪去聲。朝音潮。喪失位也。問其進退緩急之宜。曾子言聞之。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三

未親問也。桓司馬。宋大夫。向氏名。離向戌。孫東。鄰叔子超。子以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南宮氏。敬叔。叔氏。卽南宮孟僖子。長子。不出於適。故別爲南宮氏。速朽。猶愈於腐。速貧。猶愈於貧。此一時矯枉之言。非中正之道。有子所以知者。信之於言。不若徵之於事也。定公九年。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十四年。以受女樂。行哀公六年。乃適楚。先之申之。不爲自售。亦不爲賄。投也。○方孝孺曰。仕非欲富爲行道也。棺槨非爲不朽爲廣孝也。林雲銘曰。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故見之最確。曾子只是篤信。然此篤信。便不可及。故曰參竟以魯得之。或問南宮。容君子常無載寶。而朝事。愚謂事之有無。雖不可必然。家語載容以富得罪。定公出奔。衛侯侯請復之。反載寶以朝。子曰。不如速貧。容聞之。驟見孔子。謝過。循禮。施散於此。正可見古人改過之勇。徙義之力。今人於已過。必諱。并欲爲古人諱。過此。正是大受病處。

右第七十二章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常。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侯國執事。

之人三卿爲上五大夫次之各官之正爲下魯自宣公禘去公室於臣祿皆不知其數故問子羔所食何比對以比祿於文公時之下執事語恭而禮正如此陳謂問其先世食祿始於何時對以文公時爲下執事則歷宣成襄昭定哀凡七世矣存考

右第七十三章 雜記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所與遊者乃邪僻之人故有可取故使爲臣而復上之公也禮達大夫之諸侯不以服桓公特命反服以報其恩且嘉仲之善用才也

右第七十四章 雜記

禮記 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三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個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恭儉禮之實服晏子裘敝不易則儉於已遺車不備五乘葬畢不置封樹則儉於親然其儉也意在救濟國僭侈之非是乃所以爲知禮也舊說及墓而反不拜賓送賓恐非儉意○按左傳晏桓子卒晏嬰相衰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嬰曰惟卿爲大夫蓋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大夫當天子之上士是當時之大夫皆僭獨晏子守正禮耳五個五乘乃天子大夫之禮豈當時習用而有若亦因而不覺歟但諸侯之大夫降天子大夫一等則三個三乘宜也而晏子一乘則太貶矣殆有意於示儉也餘詳雜記

右第七十五章

孔子曰管仲鏹簋而朱紕旅樹而反玷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鏹簋蓋有刻鏤也朱紕後明堂位大夫祭用少牢士特牲牲在俎不在豆合豚之肩不足以掩豆極言其豚之小也僭上則爲之上者難逼下則爲之下者難皆君子所不爲也

右第七十六章 雜記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輶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蒙袂病羞明以袂障之也輶屨極極而足並行如履輶之也貿貿無知之貌嗟謂其病來呼之使來也揚目直視之狀謝謝過也微言其所見小所守拘也○謝枋得曰不食嗟來此羞惡之心世間斷不可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婦人然丈夫亦然愚謂此心充之便可至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地位曾子微之是引狂狷使至於中行莫便以曾子語爲假借而甘於嗟來之可食也

禮記 檀弓下

卷七之三

三

右第七十七章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

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
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
爲之徙市不亦可乎然猶焉也危病瘠而面而上暴之冀
之冀神閭之左傳欲焚巫庭蓋時俗有此禮也于迂通推
迂故疏國有大喪則罷市而日用所需有不可缺者則徙
之巷口便於貿易謂之巷市蓋虐人之疾子不仁望之愚
婦人不智皆非所以格天惟巷市比之君薨則庶幾有自
責之意故可之○愚謂格天以實不以文省身改過用賢
去奸理冤出滯施舍薄征其實也苟無其實卽巷市亦文
儷可之辭

右第七十八章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

禮記檀弓下

卷七之三

肅

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正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
席毋使其首陷焉封豕同○子路家語子貢○吾聞之上
句蓋君之帷蓋不必敝也士則惟敝者藏以待用而已狗
守狗狗焉有功於人故以帷蓋埋之○謝枋得曰卽此見
聖人覆路馬死埋之以帷保與喬曰亦
載氣象路馬死埋之以帷以類記之

右第七十九章

禮記卷七之三終

門人羅暹春校字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

乾隆歲次癸巳

禮記卷八之一

任啓運章句

祭法

孔本第二十三吳本第十四內本第十三今定
爲第二十八○湯三才曰禮而無祭則無以報

天地百神之功祭而無法則無以明尊尊親親之
義故制爲祭法愚按今儀禮所傳少牢特牲二篇
止諸侯之大夫士禮耳天子郊社諸禮及諸侯之
禮皆無有其名義之畧可見者具在此篇黃氏儀
禮續分祭法人綱第五天神第六地祇第七人鬼
第八宗廟第九因事之祭第十今但就本篇差次
之先郊社外祭餘也次宗廟內祭親也并取他篇
之言法者附此而還廟還廟之禮亦因篇焉要其
詳不可得聞矣

祭法

祭于五禮爲吉凡天神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
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一

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
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正陵能出雲爲風
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祖述孔叢作祖迎爲是鄭讀祈禱非張如
正山上形圓而高亦曰圓其所以象天折方也泰折北郊
爲正澤中形方而卑亦曰方澤所以象地其正皆東南南
赤西白北黑中黃泰壇則上以報陽也埋牲幣于坎之內使
其土而通之使氣達于上以報陽也埋牲幣于坎之內使
祭天牲用蒼龍地牲用黃先儒謂此二至南北郊正祭其
壇名祭時四郊迎氣之壇也祖以送往迎以迎來周禮仲
春晝迎春於東郊擊土鼓仲秋夜迎寒亦如之月令出土
牛以送寒氣祭暑于壇祭寒于坎張子謂相近者寒暑無

曰尸曰甕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
霽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

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命掌人祿命之神周禮以燹燹祀司

禮記祭法卷人之十

四

禮記祭法卷人之十

五

牛幣王案盛遷豆爵獻之數與公侯同也伏生云其餘山
川視伯故小者視子男類炎武曰滅其國曰勝國因其地

曰因國若則伯上辰商人是因實沈主參晉人是因是也
彼無主後則在王都者天子祭之在侯國者諸侯祭之以

彼常有功德于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
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

其先曲禮也此明祭之上得兼乎下不得得乎上以示
連氣則四方備也周禮五神五臣言諸侯各祭其所居之方惟

平黃往幣各放其色歲徧者若二至四時其一周也建
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舊說位在庫門內雒陽外朝

之左右據穀梁則宗廟在雒陽門內也何休曰殷右宗廟尚
親親也周左宗廟尚尊尊也穀梁傳云毫社以爲廟屏尚

右第一章天地日月四方社稷五祀之祭○周世倬
曰祭天在南郊之屬其地其去國五十里

前期三月十牛之吉者養之十澹前期十日十
成百官族人習射澤宮選士與祭王致齊于路寢

之室前期三日十牛之吉者養之十澹前期十日十
配以後稷王服大裘立於廟北南向大司樂奏國

鍾爲宮射之實牲體王帛于柴燔之掃正壇而祭
親幸牲射之實牲體王帛于柴燔之掃正壇而祭

王親冕升正戶前置蒼璧薦血腥及豆等以饗
爵酌瓦甒之泛齊獻尸大宗攝后以饗爵酌瓦甒

詳月令
餘未詳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

親疏多少之數天子分天下之士以建國又分國中

之所以廣孝也然心皆無窮而分則有限故謂之親疏之

數親者附而遠者疎又制為多少之數自七廟至一廟無

廟此一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

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王制此申上文多少

都宮內列羣廟各有門有廟有寢而寢宇四周焉廟皆南

向明右陰為幽也而祭皆合于太廟北為昭南為穆北則

向明南則向幽也父子之次昭穆穆穆生昭昭常為昭穆

禮記祭法卷八之一

常為穆其祧則昭祧祧穆也三昭三穆兼二

祧四親而言諸侯無二祧故止二昭二穆太祖天子得姓

受氏諸侯始封有國大夫始封有家所謂別子為祖也大

天子昭一穆祭亦及會祖士一廟祭亦及祖孔云天子之

上諸侯之上士皆立二廟諸侯中下士一廟此言一廟者

降殺以兩故器言之寢正寢也庶人祭父而已方若堯

曰禮有定制諸侯不得同天子禮有定制天子不得異庶

人人生至見高祖而止故親之恩窮于高祖之名盡于高

親之服亦止于高祖以上無聞焉天子廟七太祖廟一功

德廟二四親廟四也諸侯五太祖及四親也大夫三太祖

一四親廟分祀二廟也諸士二不及太祖但分祀四親也官

而已若勤王賊亂則在王朝功宗元祀之列故諸侯之功
歸之天子大夫之功歸于諸侯此功德二廟惟天子獨也
愚按程子謂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朱子言程子意以七廟
五廟亦至高而止雖三廟一廟及寢亦必及高祖但有疏
數之不同然大傳云大夫于貽及其高祖則廟不及高祖
可知朱子云士無太廟祭及祖考官師祭祖則廟不及高祖
師不及曾祖庶人不及祖可知方氏謂皆祭及高祖則官
但禮父歿則傳重于孫重謂為後而主祭祀則世有受重
于祖或受重于曾祖者受其重安得死而虛不祭乎必祭
之終身易世常祧而并祧也若功德止二廟異室同堂諸
侯元祀宗功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
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壇為鬼父之事已終成也王往也視考而上矣皇
禮記祭法卷八之一

禮記祭法卷八之一

大顯明也其成而往者更大若矣不曰高曾祖父而為此

廟名者新君或子或孫或弟故君不必皆父而其君父之

事已成主必入此考廟則上高曾祖之名亦不必盡合也

祖考太祖也遠廟者其世數不可知視四親則遠也祧越

也越遷而去二祧即功德二廟十周為文武世室以其世

世不遷故謂之世室以祧主藏于二廟之夾室故謂之二

祧若諸侯無功德二廟其祧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亦謂

之若諸侯無功德二廟其祧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亦謂

之若諸侯無功德二廟其祧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亦謂

之若諸侯無功德二廟其祧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亦謂

之若諸侯無功德二廟其祧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亦謂

之若諸侯無功德二廟其祧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亦謂

之若諸侯無功德二廟其祧主藏于太廟之夾室故亦謂

多占丁七廟之數然愚有疑焉古者建國分爲九區于前
一區又分爲三中朝左祖右社是其地已有限矣立廟之
制外爲都宮內分七廟廟有門而堂有寢是規制又有定
矣若有功德必各建一世室則都內無可容都宮外亦無
無可擴也王肅謂諸侯有四親天子同之則尊卑不別愚
謂天子始建廟而七諸侯始建廟而五則尊卑已別矣若
欲國親上加二親則宗廟之上何稱顯考之上何號古今
書傳不一見乎馬昭禮緯云唐虞五廟夏初四廟無太
祖也子孫宗廟而五殷初祖契與親廟而五子孫宗廟而
六周初祖稷與親廟而五子孫宗廟而七是始即建七
廟也或疑七廟待功德當遷者而人故曰七世之廟可以
德也或疑七廟待功德當遷者而人故曰七世之廟可以
廟之主非謂始立廟時也若始建國營室廟爲先魯公初
封周公尚在文王王季不入諸侯之廟是五廟皆虛也烏
謂虛虛主乎或又疑廟無二主限于二祧功德者多何以
庶此愚謂孔子此言明齊桓作僖僖主并納于廟之大謂
一君不可作二主非謂一廟不容有二主也若商之雍已
太戊外壬河亶甲周之懿孝匡定皆兄弟嗣位必並祔而

禮記祭法卷八之一

同祧親廟有二主何必遠廟無二主耶故愚謂二祧既立
有其人則寢之無其人則虛之功德者多則昭皆入東世
室穆皆入西世室也或又疑同堂異室以爲上朱子謂
其失始于漢明帝合爲一廟則所以事始祖者藝而不
親又壓而不伸愚謂禮有經有權朱子論始祖四親當異
廟而不爲者耳非謂兄弟祔位也朱子義論始祖四親當異
宗當爲一廟而宗昭宗穆宗則知朱子所云昭常爲昭穆常
爲穆者乃定論而欽昭高穆爲狗時失而非定論矣且必
如其說則商陽甲兄弟四人繼立今使小乙稱叔兄小辛
爲父仲兄盤庚爲祖伯兄陽甲爲會叔父南庚爲高而辛
父祖丁祧毀不祭心安乎理得乎名正而言順事成乎視
同室異室之堅而不伸孰輕孰重故愚謂七廟既定則兄
弟嗣世必同堂異室並祔同祧而七廟必無增損其間也
周亦魯云文武二世室必周公所定懿孝之問君臣昏弱
何人能定此大典斯言得之矣或問弟先即位而兄繼之
如何曰兄弟之序不先君臣故躋僖爲逆祀也或問平王
崩孫桓王立如之何曰平王人考廟上不可驟祧二世而

其父別立廟祀之父未即天子位不可干大統也或問
立如後世世主太叔如何曰太叔崩亦與其兄同廟蓋並則
有嫌昭穆則無嫌朱子謂但以左右分昭穆不以昭穆爲
尊卑義可推也或曰然則夏初四廟何也曰無可爲始祖
者也諸侯非受命于王不爲始祖天子非受命于天不爲
始祖詩曰天命于鳥降而生商此契受命于天也履帝武
敏歆此稷受命于天也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此禹受命
于天也餘經而崇伯之封豨矣禹錫禹洪範九疇此禹受命
得不虛之也後世帝王崛起其禮皆然漢元帝上主于
國陵晉初祀在六世唐初祀在四世宋初祀在六世
世皆有昭穆而虛太祖司馬光謂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
止祀三昭三穆太祖已正東向之位乃祔昭穆爲七廟是
也王安石以爲祖爲太祖穆爲太祖之位乃祔昭穆爲七廟是
謂推太祖之孝思非也人子之心無窮而義則有定以情
推者人子之私以義斷者天下之公履南郊而議論曰幽
曰厲豈人子之所樂哉奉天以臨之義有所不敢私也朱子
常論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以子孫議其
祖父爲嫌則秦政惡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不爲過觀

禮記祭法卷八之一

此則但曰推太祖之孝思者豈定論哉或問天子七廟始
于何時曰其在商乎唐虞以上皆禪天子諸侯不甚懸殊
夏繼世入而天子之命者矣湯有天下乃定此制故七世
之廟始見商書也又按周禮主王季以上藏后稷廟之夾
室成康以下以昭穆分藏文武世室之夾室大禘則出之
有禘則出主壇而禘之非以壇爲廟亦非遷主壇而
毀之也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
禴壇禴有禴焉祭之無禴乃止去壇爲鬼祖考始封之君
亦止時享下于天子也○按諸侯不得祖天子故魯始封
五廟皆虛然封魯以爲周公故周公薨即入于太祖廟魯
公薨入昭第一廟至五世應遷以魯公實始造魯特立一
室祀之千義未悖也至季氏又立武宮以比于文武二世
室則悖矣若凡持而索則皆以別子爲祖不得祖周公也
非受命不爲始祖故齊太公有四親而虛太祖及六世乃

禮記祭法卷八之一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

不變也鬼歸也氣散而歸人物皆受天地之氣以生故皆

推人必氣反而歸乃死故物曰折而人曰鬼也五代唐虞

夏商周加禘郊宗魯為七代禘郊宗魯為鬼即太祖四親

亦以人鬼享之不特二祧尚其功德仰禘郊祖宗亦以功

德論之所更立之名可變而待以有虞氏禘黃帝而郊

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

而宗武王此以上禘郊祖宗更立之說上言七代此推

禮記祭法卷八之十一

曰四代所立祖宗或乃異代或其祖考功德不殊雖異代

可以無疑蓋唐虞以上貴德而已三代以下乃以其先之

有功德者為之後世因曰先人為祖宗也其契之後竹書

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箕伯治河帝舜十三年冥死於河舊

說字冥非○按鄭於大傳小記皆言禘祭天也祖所自出

太極五帝商周皆禘郊宗也此又言禘配昊天於圓

正郊配上帝於南郊王肅謂之謂禘宗廟之大祭無與於

天黃帝為顓頊所自出帝嚳為稷契所自出禘是以前

契配嚳非以嚳配天其世系本之史記然愚於此有深疑

者嚳四子長稷次契次豷次季杼豷之賢聖之有子而

立一最切不肖之孽何則豷之得豷年七十矣而稷契皆

自恭至於替腰漢劉疏呂梁碑亦言虞幕生窮蟬史記去
虞幕而繁窮蟬於顓頊不安耶詩言有城生商妻嫫母
耳且復非無人道而生何故棄之如詩所云朱子詩傳主
鄭無人道之說而於禘郊一絕不相關之譽為所自出
可怪耶或曰然則殷周大禘追所自出何人耶曰身所自
出父也父所自出祖也祖而推而上之至於始祖止矣始
受氣於天以生者也則始祖所自出即天也殷以上之禮
吾弗知周人與主虛位而東向蓋可知者以知知之不可
知者以不知知之為天也格於廟則天格於廟則天亦何
可格於廟耶此聖人明於天人之際所為仁至而義盡也
聖人所不敢質言而但虛其位者王必求其人以實之曰
帝嚳則誣鄭必求其神以實之曰靈威仰則誣也○又按
有虞宗堯即書所云神宗國語作郊堯宗舜其言郊堯必
帝入唐郊丹朱為尸事耳說者謂舜宗堯舜之子孫乃宗
舜理或然也夏言郊鯀恐非是劉基云夏之天下受之舜
舜之強鯀天刑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逆於舜

禮記祭法卷八之十一

又逆於天其弗享之矣愚言既修太原存錄功也故權

其保障太原之功而佚記之則可升以配天則不可商以

其始為太宗祖乙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此惟言宗湯或據

其始為周祖后稷非祖文王鄭謂此祖宗皆配上帝於明

堂亦非也宗祀明堂自周公始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

配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未聞虞夏以顓頊為

配帝明堂即周亦不問文武並配也禘嘗圖工想只武王

初因商制一二舉耳周公定禮只以稷配天於郊文王配

帝於明堂大抵禮記可疑者此節為甚而牧之野武王之

先儒更多附會故悉數其疑以俟後儒

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

下諸侯執豆遷遯奔走追王太王王季王王季歷文王昌不

命作牧文王繼之遂受天命義當追王然以子孫行之則
是子孫爵其祖父而以卑臨尊矣惟當崇帝所社之時率
諸侯而設奠以告若曰此王號乃皇天后土所命不敢以
子孫之卑擅爵之也鄭謂武王尊為天子祖父所命不敢以
侯之卑臨之故必追王恐非○按鄭據緯書謂文王稱王
九年孔又據緯書謂文王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
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中庸言周公追王太
王王季愚細察之惟此為確觀書泰誓止稱文考武成乃
稱太王王季文王金縢作於克商之二年周公稱三王逸
周書二月辛未告於天宗上帝祀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
王是追王斷在甲子後七日也中庸以制禮之事皆出於
公故屬之公耳孔謂此追王是改號周公又追王是改葬
毛奇齡謂改葬是廣其域高其封易其樹則王齊禘於清
廟檀弓逸文見蔡邕集○王成王也言成王齊而禘於清
廟顧蔡氏謂清廟乃明堂之太廟太室也○按詩傳清廟
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焉朱子
集傳引書王在新邑泰祭歲則此清廟之為洛邑明堂審

禮記祭法

卷人之十

南

矣蓋宗祀文王於是始祭經言周公推禮所由制此言成
王明禮所自行則鄭謂禘祭天亦不妄但不可謂南郊園
正亦名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大傳小庶子王亦如之而立四廟小記○禘有夏時之禘
記並同庶子王亦如之而立四廟有五年之禘有明堂之
禘五年之禘因夏時而降之明堂之禘又因太廟而例之
此乃學言五年之禘也王者既立始祖為太廟至子五年
又推始祖所自出虛位東向而以始祖配之此非諸侯所
有故曰不王不禘也或適子廢疾或王崩無嗣而庶子入
繼正統則其禘亦如之不以庶而降惟其祖父未嘗即天
子位則不得于正統之祭而別立廟記之或父或祖或曾
皆然言四廟舉四親之全以明其極若漢光武昭烈之為
也○按漢光武帝別立親廟雖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
陵節侯四世正與此庶子王立四廟禮合張純奏禘祫高
廟陳序昭穆春陵四世以臣並君非禮請罷之但於園陵
使有司奉祀特為南頓立一廟曰皇考廟近吳紱謂光武
創業非藩王入繼比竟當立已四廟而哀平諸帝別封一

人主其祀必祖哀平是漢人汪處愚謂光武雖非藩王入
繼比然其與亦以人心思漢且其身亦臣事哀平恐不當
廢其君而直以已四親篡之也春陵四廟仿古時禘以天子禮祭
之禘祫以干大統但立春陵四廟仿古時禘以天子禮祭
之無害張純必罷之使天子高會不得享天子之祭亦過
也若明嘉靖以藩王入繼而與獻稱宗入太廟禘祫列武
宗上則大亂君臣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
道視諸侯尤甚矣

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傳○祫合也時祫四親合食於太

侯及太祖而止不追所自出則但謂之祫不得謂之禘矣
大夫常祀正及曾而止并四親不合則并不得謂之禘矣
禮有兵戎之大事特告於君而求祫祭則及於高祖耳此
愚既申之矣即以廟祭言而異其時者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劉向說也三十月祫又三十月禘徐逸說也四月祫五
月禘趙匡說也四月禘十月禘張純說也禘必五月崔靈
思說也禘可春可夏禘必以秋某氏說也三年喪畢祫於

禮記祭法

卷人之十

主

太廟明春禘於羣廟自後率五年而再殷祭禘以夏祫以
秋杜祐說也禘在喪畢即吉之月無常期杜預說也喪畢
遷主祫通居王父之位禘之言通劉歆賈逵鄭眾說也禘
非常祭或一年或三年惟君意所行陸淳說也異其等者
禘輕於祫鄭氏說也禘大於祫王肅何休說也禘無祫
孔穎達說也取其序昭穆曰禘取其合羣祖曰祫祫為一
詳道說也上者有祫有禘諸侯有祫無禘張子說也凡合
祭皆曰禘祫是虛義不足實名三年吉禘為吉祫五年大
宗石室馬融徐逸說也禘祫各於其所祭言祫及壇壇祫及郊
食於太祖賈逵說也禘祫各於其所祭言祫及壇壇祫及郊
廟主合食太廟通義說也祫皆合食太廟祫則王季以上
合食后稷廟成康以下分昭穆合食太廟祫則王季以上
禘合食皆分三廟陳祥道說也祫兼毀廟祫祫不及親
廟趙匡說也禘止一配并不及毀廟陸淳說也祫兼毀廟
不追所自出禘兼毀廟親廟又追所自出程子說也禘及
功臣祫不及功臣何休說也禘及若遠故祀先后并及功

臣蘇軾說也禘不及羣廟給蒸則及功臣楊復說也給有大禘有時禘禘有大禘有夏禘馬端臨說也丞嘗皆給而萬斯大說也愚謂先王之祭有隆有殺有疏有數數而殺者所以親親疏而隆者所以尊尊國語曰祭月祀時享禮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賓客三年有朝夕奠所謂日祭也其月朔月半殷祭已近於月祭矣三年有廟高曾祖考皆月祭之所謂月祀也七廟之主四時皆祭祭則饋夏秋冬皆給所謂時享也三時皆給故謂之時給至三年則於於常時之給丞故謂之大禘亦謂之大蒸功臣與焉以大於朝所謂朝享也又三十月於夏禘特隆其禮上追始祖所自出文武以下各合食於世室以大於常時之給禘故謂之大禘所重在追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不名大禘以周後主祭文武以隆不合食也禘以四月給以十月首時之正卜而不吉則在仲月故或言五月也三年之喪二祭不行三年喪畢必因禘祭乃耐廟春值不遷故或以爲除喪之祭或以爲遷廟之祭而後世急於遷廟有春即舉禘祭禮記祭義

卷八之一

七

若此又禘可夏可春禘必以秋給在十月諸說所自起也以追自出則大禘重以及功臣則大蒸煩諸侯不追自出則禘與給同此又禘大給小給大禘小禘禘爲一所以紛紛也惟明於隆殺之宜疏數之節則諸儒之說一以貫之矣又按配位之說宋子曰西面又曰南面思配有二義一取諸合鋪筵設同几以某氏配無二位也一取諸對則疑西面爲是但古祭天地山川皆有配有尸孟獻子曰正月而尸止一人豈配者亦同位歟疑未決也

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雜記○周正建子故知至在正月不可言冬長至在七月不可言夏惟曰日至也孔

子言祭享自夏則禘當已八月而不可言至也然義固非與郊對舉也僖公八年七月禘於太廟以日至舉義矣○按左傳言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則改爲春元熊朋來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明王守仁曰自復至乾爲春夏自垢至坤爲秋冬此文王所

漢周公所定則改時亦無疑者若杞鄆用夏正宋用商正所謂修其禮物作賓王家亦有因民俗之舊如管子中節序與他書迥別有私自改正如曲沃莊伯改用夏正者詩幽風述后稷公劉時事故仍夏正承微三詩作於文王仍商正其餘十月六月諸詩皆周正竹書可據也春秋經皆周正左傳記晉事亦改周正大一統正王法也滅彼在周十二月而卜僖言十月之交晉人語也問有失於改者蔡氏不改時月胡氏夏時冠周月則細考之無一合者吾無取

右第三章 郊禘祖宗之祭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乎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曾重乎遠來方來庶殤皆不祭恐非愚謂不言庶殤非不祭也君所主太子適殤重適也非適孫則在殯之祭其父主之若既從祖耐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七

食則王祭祖從而耐食矣祭子兼適庶而言大夫有降庶故庶子庶孫不親祭士庶人無降故適庶皆親祭之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小記○庶子不得自祭殤子不立祖廟故不得祭兄弟之無後者以支二若皆從祖耐食故也若無廟可耐亦爲壇擇耐之支子不祭禮文同祭必告於宗子曲禮○支子不立廟故不祭宗子祭必告於宗子祭告於宗子宗子主之而時齊戒焉高會祖禘之宗皆然也○程子曰古人重宗祭後世不立宗而廢祭適足長慢不若使之祭也朱子曰兄弟近者自當如禮若遠則弟不立主祭時設紙牌爲位祭畢焚之亦可朱董祥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小記○鄭曰曰庶子可薦不可祭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於子祭於孫不祭以非正也孔曰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築宮使長子之弟或妾子主其祭朱董祥曰禮亦不得同於正祭○按韋公肅云春秋聲子不入魯侯廟妾也胡文定公云孟子入惠公廟仲子祭享無所爲別官祀之是妾子爲君得別立

右第四章 祭以上皆人鬼

其樂以起下文。

禮記祭法

卷人之十一

大

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左傳共工氏以水紀
官在大皞後炎帝前未受命故曰霸后猶司也人事曰司
神事曰后后土官名共工氏子名句龍常爲是官厲山卽
烈山蓋炎帝所興之地農亦官名烈山氏子名柱爲之夏
以前祀句龍爲社柱爲稷湯有天下欲遷社而難其人乃
遷柱而以棄代之班固曰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養而土廣
博穀衆多不可偏祭故封土爲社稷爲首種而土穀又非
有知也故以平水土播百穀者主焉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
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
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以德
修鯀之功今本無契爲司徒而民成湯以寬治民而除其
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

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

禮記祭法

卷人之十一

尤

典故言族以該之。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郊特牲。辟讀弭。春新穀孟冬祈來年。春新社稷高禩祈嗣類禡祈勝之類。報如秋報社稷報四方虞報曩夏報扞大丞報功臣之類。由謂人所願辟謂人所惡如司命司祿及凡爲水旱疾疫災沴而舉周禮有禴有禋有絜有報有說皆是也。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曲禮。呂大臨曰廢如已毀之宗祀方怒曰可廢可舉裁乎義莫敢舉廢循乎禮愚謂此必聖人操制作之柄乃得廢之舉之非世俗苟且因循息棄之爲也若分所不得爲理所不當祀則盪於典祀之外而不足以受福矣蓋聰明正直之謂神必不享非禮之祭而皆淫之鬼亦不能福人也。

右第五章 有功于民祈禳之祭統
天神地祇人鬼言之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王制。角制。

如繭如栗角初生者握四指所把也祀神以誠天子社稷

故禮彌重者角繭小賓客則但取肥大而巳

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制。牛羊豕備曰太牢。羊豕

子所報者廣諸侯所報者狹也。不言祭宗廟者植則用特牲給則用太牢禮不一也。凡祭宗廟之禮

牛曰一元大武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

以羊豕。曲禮。元首也。數牛以首。數魚以尾。牛最貴故曰

矣。牛必在滌三月索求得即更不必在滌矣。天子之大

夫以牛。士以上及諸侯之大夫以羊。曰少牢。中士下士及諸

侯之士以豕。曰特牲。按諸侯稱犧牲大夫稱犧與未嘗

不貴純國語牛羊在滌三月大夫豕不過十日禮言穠牛惟

具是天子未嘗不用索牛大夫士羊曰柔毛豕曰剛鬣豚

牲未嘗不在滌此特舉其大常耳

禮記祭法卷人之十一

主

曰脂肥。大曰羹。獻雞曰翰音。雉曰疏趾。兔曰明視。鮮魚曰

醢。祭稷魚曰商祭。脯曰尹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薺

合。稷曰明粢。稻曰嘉疏。粱曰鄉莫。韭曰豐本。鹽曰鹹醢。玉

曰嘉玉。幣曰量幣。曲禮。古無稷曰句疏一作蔬。此因

則脂剛豚肥則體滿故以名之羹。獻犬可為羹以獻。翰長

蔬開也。雞肥則鳴聲遠。雉肥則趾開。兔肥則目明。故亦以

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王制。庶人無常

已傳曰士無祿者獲饋是庶人不得用

稷也。○方氏苞曰春穀皆陳故惟薦韭

有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王制。衣衾之數

太皆從死者。爵其所自也。牲牢酌。父為士子為天子諸

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

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小記。陳。諸侯曰天子諸侯祭為

服以士祭為天子諸侯之父其禮屈故尸從生者之服禮

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愚按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

侯安有士祭天子諸侯者或國滅無他子孫有士大夫冕

者不得已而出此數若士無祿與庶人皆無尸

禮記祭法卷人之十一

主

而祭於公升而祭於已士升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升

而親迎然則士升而祭於已可也。雜記。冕上大夫希冕

王之服弁而弁士祭於王之服弁而弁大夫祭於

已故冠服異也。音禮。諸侯大夫祭於大夫祭於

已非也。○按周禮士記冕天子大夫祭於大夫祭於

之享先王冕冕先公冕冕先王冕冕先公冕冕先王冕冕

各以上服自祭降一等玉藻所云五等諸侯助祭於王當

成廟則豐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右第七章祭服

之等

成廟則豐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右第七章祭服

之等

成廟則豐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右第七章祭服

之等

成廟則豐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右第七章祭服

之等

成廟則豐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右第七章祭服

之等

成廟則豐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右第七章祭服

之等

成廟則豐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

右第七章祭服

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
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
夾室其鉅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
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
于君曰釐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
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覺釐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
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釐之豕豚大戴禮釐之下有以羊
向純衣作羊服下有宗人曰請令以釐某廟君曰請遂入
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而東上後作釐門割雞于
屋下釐室割雞于室中以交神故先祝以請命反命傳
命故次宗人以攝主故次宰夫以割牲故次雍人純絲也

禮記祭法卷人之十

圭

其色予衣纁裳扶杖之使潔也祝屬也屬諸執事而傳命
以釐一曰祝之為吉辭之詞若曰令月吉辰釐茲新廟于
孫保之永受胡福也祝不告神廟無主無所告也碑麗牲
之碑在廟中庭宰夫東上為攝主也自中當中階升屋也
廟門及左右夾室各一雞亦升屋而割血未升屋時先於
屋中試耳旁毛謂之餌以耳主聽欲神聽之也有司即祝
宗人也雍人當門室中有司皆向門室皆北面統于廟也
釐畢宗人告宰夫乃反命考成也室成以燕飲落之名器
之貴者牲曰羝牝曰豚按宮室落成禮經傳不見度廟
曰以酒食澆落之惡以此推之當是賓一人升屋中酌酒
酒流於前乃降主人向屋立賓
致祝辭主拜謝乃燕飲相樂焉

石第八章

釐廟之禮○大戴與下遷廟各為一篇
小戴采入雜記中吳澄入遷禮第四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齊練
第二輪既遷祖主于高廟復新之以待新主徙之日君平
之人將第三輪既大祥先新廟詳見禮弓

服從者皆平服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
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
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
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
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
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
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
及大溝渠祝下攢大祥後猶素縞麻衣素履此奉主入廟
位廟門外有司位廟門內橫相導之也祝主辭故在左言
嗣侯不言孝子某先君必祈廟嗣侯不必皆子明繼其位

禮記祭法卷人之十

圭

不敢嘖越也奉衣服行主猶未往更毀之際恐有未安
先導之相視也若將徙而先以肅遷也衣服非一先冕服
次弁至于新廟遷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
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
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
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
北面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于薦西反位
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
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筵于戶牖間始
也凡時祭在室則筵與中在堂則筵序下樽皆於東方今
惟布南面之席故設樽西方從其便也奉衣服入門左升

東階主之也。君亦東階從之也。遷而至者衣服而用脯醢之奠。若神相宅已與偕來也。止用脯醢非祭也。只可以從諸之也。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而爲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東西先鋒侯就西廂因便也。時祭先以明薦之享告而後闔戶。廟間使神饌之此但若神稍憩耳。反位乃以明薦之享告。謂將從於時給也。再拜亦若神許之也。徹理幣於階下。擯者曰其衣服皆藏之。寢守祧掌之時祭乃出以授尸。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祭謂時給祭之日。自賓宮奉主合食於太廟。祭畢奉主入。

禮記祭法 卷八之一

於新廟乃徹几筵。
右第九章 遷廟之禮。○按廟將遷必先毀廟。是景以窮之理。疑亦後人逸之也。故并取大戴文附之。

禮記卷八之一 終

禮記卷八之二 任啓運章句

祭義 孔本郊特牲第十一祭義第二十四祭統第二
第二十九。○儀禮惟存大夫士之祭禮。記祭義則通上下言之。不專大夫士。亦止言孝子之心於儀。文器數皆不及也。其儀文器數之義略見郊特牲篇。而天子諸侯之祭義則見於祭統。故吳氏爲義而取三篇參合之。但郊特牲所言乃郊社廟祭之義。而後宗廟此亦先郊社。故併附之。

郊之祭也。以至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於郊。故謂之郊。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責誠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

禮記祭義 卷八之一

以象天地之性也。郊特牲。○圖正之祭。以子月至日。其于也。天積陽而日爲陽精。故報天必主日。若寅月新穀諸祭亦謂之郊。而用辛日者。以武王牧野柴望得辛未日。故後世不忘其始也。圖正。在南郊。而新穀諸祭亦於郊。故皆謂之郊。天陽地陰。南陽北陰。故南郊以就陽位。圖正牲以養象天之色。而新穀諸祭則以騂亦周所尚也。犢無化壯之報。故曰誠。天地之性至誠無偽。其大生之德原無物可以格不盡飾也。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日不用辛。則用上。上辛不吉。則卜仲辛。下辛三卜不吉。則不郊也。郊用祖配。故先告之。若親受命然。祭告乃上先告祖。尊也。後卜于禰。禰親若與謀之也。○鄭以日至爲周禮。卜辛爲魯禮。非也。周亦有祈穀至郊耳。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上既得吉。有司

遂以所當戒當令之事告王而王于澤宮親聽之蓋齊戒莫重于王是即受教諫之義也庫門在廟門外先祭三日有司復獻王所命之事王又申飭之姓孫也百姓王之宗族子孫百官疏百姓親故戒之地有遠近戒畢王還路寢之室致齊焉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俱郊喪者

不敢哭本篇○郊特牲無敢字不致凶服特牲凶服者不敢入國門

○祭之日小宗伯逆盥省饋告時早晚及牲備具于王王朝服以聽其報示身重其事民皆當以上之敬為敬也國中王宮二百里郊祭吉禮之大故國中皆不敢以凶事干之祀壇獨酒而婦之以示潔反道反刻其土以示軌

吉以來嚴敬至矣故民不待戒令而自從其敬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賁

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郊特牲○璪藻同詳見玉藻天

龍為旂又繪日月於其上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按周禮祀天大裘而冕鄭謂服大裘不裘家語既至泰壇主脫裘服裘王肅主家語陳壇謂內大裘外襲裘愚謂陳

近之蓋裘上有緹緹外加襲襲上加禮衣玉藻以襲為充美言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褻是明言大裘之必襲矣

況表裘不入公門豈有祭天而表裘者鄭謂言冕不言服是止用其冕不用其服按享先王以下皆言冕不言服豈

有凡祭皆不服者賈疏附會鄭註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皆大裘按祭天時極寒故言司服于此當供大裘豈有夏

至而可服大裘者自賈氏一言而夏至祭地幾廢矣鄭氏堅執大裘之說于此不可通則曰此王魯公也魯有王禮

故稱王不更悖乎陸佃謂周禮乘王輅建太常是即道之車此素車大族是即事之車近周世樟謂祭天有帝牛不

兩車兩旂或有兩服其說可通但未見其必然耳帝牛不

禮記祭義卷八之二

二

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

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

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特牲○滌養牲之所滌除潔淨不

甲庠牲十月繫牲一帝牛一稷牛一黍牛一麥牛一苴牛

而以此不吉者供稷黍牛傷死亦上稷牛而稷牛別選

若皆不吉與死傷則不郊矣所以然者帝天神稷人鬼

視也夫萬物本乎天則天者萬物之本而反人本乎祖則

人之天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是而反人本乎祖則

而反物所由始亦大報人之本而反人本乎祖則

輔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程子曰萬物本乎天

以創業繼體有聖人之德者配焉程子曰萬物本乎天

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配焉程子曰萬物本乎天

成乎千常而人成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配焉

秋成物之時也其德秀曰郊而曰天所以尊之配焉以

故壇而不屋配以祖亦以尊祖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配

禮記祭義卷八之二

三

必備禮故屋而不壇配以父亦以親父也愚謂詩我將

宗祀文王以配帝而曰天右之文右享之孔子曰孝莫大

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未嘗別明堂稱帝不稱天也又

宜以嚴父莫大于配天未嘗別明堂稱帝不稱天也又

禮記祭義

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經，以致天下之和。壇高而顯，坎卑而隱，東物所自出，西物所入，坎壇人所為，故言制東西兩天所定。故曰：端月三日，生明在天之西，漸遠而東，則就盛矣。此又申上所以分祭東西之故。陽道饒故長陰道乏，故短。陽資始陰代終，蓋陰陽之氣惟別，故能和而聖人制禮所為，別日月之幽明以制坎壇之上下，別日月之內外以端東西之定位者，正以如是則陽長陰短，陽始陰終，乃交錯往來而有以成天下之和也。此日月之專祀春分、朔日、秋分、夕月、周禮所謂以實祭日月星辰也。

右第一章 郊祭之義而日月之祀因附見焉

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禮記逸文見漢志。○此專也。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曰

禮記祭義

卷八之十二

四

用甲用日之始也。郊特牲。○天有四象，而日為陽精之純，故南郊主日，地有五形，而土為陰質之太，故北郊主土。方澤之中，內為壇，外周以垣，設主壇上，北而南，君南面祭之，以答陰也。北郊日以夏至陰之始也。春祈秋報，則用甲子之始，以為敬也。○天神陽故南面，地祇陰故北面，此陰陽之分。天陽而用辛，要陰之盛，地陰而用甲，原陽之始。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此陰陽之合。

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薄，毫通。○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則陰陽和而萬物生，故大社必受天陽，使氣得以相達，惟勝國之社雖存，以為陰而屋其上，使不受天陽，又於北方為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一隅以受陰殺，則陰明而物死矣。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故敘民，美報焉。垂象天之道，載物地之道，交是車族取象于天，是以天事天而尊之，用徽系盛取財

于地，是以地事地而親之。民于天遠于地，近食地之財，故敘民，美報如下所云也。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

工乘供案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單，殫通。○中霤，家之土神，西井為邑，四邑為正，四正為甸，甸出車一乘，將祭，社則一里，二十五家各出一人，以供役，一國之人畢出，田獵以供祭，正乘之民共出，粟以供案盛，蓋以人無不取則於地，以為生，故參民報本而反其始也。○皇侃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

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俱郊特牲。○鹽，鹽通。

禮記祭義

卷八之十二

五

○周禮仲春，蒐火弊獻禽，以祭社。此言季春，心星出而後用火，其候有早晚也。簡，閱歷數也。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誓社誓衆於社也。習，習其左右起坐變動之節，此講武之法也。驅逐之時，禽獸流動，其利可觀，不敢犯令而多取，此獲禽之禮也。示之法，則耳習金鼓，自習旌旗，手習器械，其志不驚，可以戰克，示之禮，則不多殺，以昭仁，不多取，以訓儉，禮以事神，可以受福也。此因上為社田言之。

右第二章 社祭之義。○按社有與郊對舉者，北郊方

致天神，夏至日祭地，元春，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郊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鍾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龍雷鼓雷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于圓丘，奏之而天神降，靈鼓靈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于方澤，奏之而地祇出，此禮記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禮言昊天上帝，不言皇地，元省文耳。社有與稷並稱者，庫門右社稷，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壇，令社稷之職，夏官小司

享珥于社稷春官司服祭社稷則結冕秋官士師祭
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大
采朝日少采夕月皆非祭天春新社稷秋報社稷及
宜于社皆祭一國之地而非大地自胡氏有社無北
郊之說出而昧昧矣是篇言郊多屬園工而日用辛
地親故祭多舉其近也而胡氏之悞遂由此起矣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郊特牲○蜡古作蜡○大蜡八者陳祥

曜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也鄭去百種而列比蟲豸鄭

云天子八則諸侯以下不得有八蓋先蒿古天子諸侯不

得而祭也伊耆炎帝號神農始爲蜡而後世遂奉爲蜡

之主蓋蜡之祭義在報功故凡有功于蒿者悉報之也蜡

之祭也主先蒿而祭司蒿也祭百種以報蒿也饗農及郵

禮記祭義 卷人之十一 六

表噉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獮

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

水庸事也此乃申大蜡八之目伊耆始爲蜡尚未有八後

是定爲八焉司蒿古后稷神農未必祀于社疑亦後人定

之也百種司殺之神農古田畯神農之舍與田界相連

故曰表畯爲功故迎其尸而祭之坊堤也以蓄水障水庸

溝也以受水洩水皆農事所關故曰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

木歸其澤蜡祭祝辭昆蟲毋作草木生土安則無崩圯

水歸則無旱潦昆蟲不作則不害苗草木生皮卉素服而

於藪則不蔓稼皆頌其功而因以爲後祈也皮卉素服而

祭素服以送終也藪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

義也蜡以送歲之終而服如喪之殺以哀萬物之老也黃

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先祖五祀

於是祭也黃衣黃冠蓋黃者土之色用黃尊蒿事重土功

也草服麻葛之屬生于土不用絲○按周禮祭蜡則吹豳

雅擊土鼓以息老物是臘亦名蜡蓋彼統言之此所言之

也陳祥道曰天子且以黃衣野服與野老周旋俎豆間其

淡洽之意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

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移去聲○記猶識也蜡通則知其國

入爲出神事且不行則人益宜儉嗇也移寬縱之意使人

功以息其力申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

上息田夫之意禮記祭義 卷人之十一 七

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

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周禮羅氏夏官之屬下士一人

捕鳥獸而諸侯有以獻俘獻禽來者亦屬焉以所獲同也

冬獻禽而諸侯亦草服而獻亦草服之意羅氏受其貢

于使之反以天子命班爵祿侯亦以好田亡國若獻俘來

則班女諸侯或以好色亡國使作禽色荒也并言羅氏

職掌天子樹瓜華不敬藏之種也○俱郊特牲○亦因草服

如習勤勞占物候然非與民爭利乃不子貢觀於蜡孔子

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

曰百口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

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雜記○

蜡祭蠶

正屬民原以正齒位無算爵後聽其飲而凡里社皆得
祭之無監史之糾故至若狂子貢疑其非禮子言民積百
日之勞得此一之樂譬之於弓其勢之若張之息之者
弛之不然過勞則民力竭過逸則民志淫張而不弛與弛
而不張均失也豈文武之中
道哉記此亦以中移民之意

右第三章 蜡祭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燭祭用氣也。郊特牲。燭一
氣以飲神而燭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
先以血詔神于室次乃薦腥又次薦燭殷人尚聲臭味未
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
天地之間也。臭即氣也。牲未殺時不特無味并無氣殷以
聲音之感無所不通故先作樂三終使其聲

禮記祭義

卷人之一

充滿於天地庶神聞之而來格然後出迎牲以用臭味也
○孔曰此四時常祭若大禘四代皆先用樂熊安曰祭天
以樂為致神始燭為致神始血為陳饌始
宗廟以灌為致神始其致神陳饌並同 周人尚臭灌用
粢臭鬱合粢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
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
蕭合羶薌 羶薌鄭讀馨香今如字。擣鬱金煎酒芬香條
王生山川氣如白虹故用王之氣使粢之香達于淵泉然
後出迎牲行朝踐之事至饋食又以蕭合牛羊之羶黍稷
之蕭氣而燭之使臭達於牆屋蓋以氣臭無所不達故求
陰求陽皆用臭也奠謂將迎尸于室祝先以爵爵酌奠饌
用蕭合脾饋饋食又加黍稷使知牲殺及菜盛 凡祭慎諸
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

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凡人以陰陽之合而生散而死
周先陰所 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
尚異耳

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於此乎或諸
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詔祝坐尸謂天子諸侯
方東面坐尸於戶西南面祝取牲肺骨燎於爐上又取肝
洗於鬱鬯播之為制祭皆先入詔神於室出祭於主前用
牲者牲入未殺時先以幣告也升首者既制祭祝又升首
於室當戶北墻下也直正也祭以饋食為正也更筵於室
之奧戶升自北方坐於主北祝告主以祗薦歲事也索祭
者直祭之時祝又求神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于室于堂
于此也 孔曰祊有二明日釋祭設饌廟門外西室此正
祭在廟門內 祊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 倮音諒又音
附賓客之處 祊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 倮音諒又音

禮記祭義

卷人之一

九

鄭曰索也禮為尸有所俎設饌之北祝取尸所
祭饌所食牲體皆置其上為敬尸故設此俎也 君再拜稽
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
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
某謂國家也 拜以敬敬而帶首九服之甚親割致敬而肉
極於服之甚服之盡也諸侯內事稱孝子孝孫某侯某蓋
祭之義主乎孝養也外事稱曾孫某侯某以世有其國家
故也若天子則 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
稱孝王嗣王 祭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
讓也 敬禮之恭嘉事之美致之盡之則皆其心也相詔王
無事於腥肆燭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
讓也 腥肆燭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
已矣 肆鄭讀剔。牲體初解之肩膊肱皆二脊一凡七體
為薦腥又解之肩為三曰肩膊肱皆為四曰脾臠

殷春為三。曰正脊。脰脊。橫脊。胎為三。曰代脊。正脊。短脊。脊前曰脰。凡二十四體。為薦。薦沉於湯。去二體。與脰十一體。為薦。薦又烹熟之。升右腓。腓不升。止六體。為薦。薦以神道。故薦。薦以人道。故薦。薦之。故薦。薦。知神之所享。果何在哉。亦舉。舉。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盡其心而已。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佑。武。方。

後坐也。上供。如。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佑。武。方。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醕與。禮器。○武鄭讀無今。

鮮受三升。上畫禾。稊角受四升。上畫雲氣。薦熟之時。祝先奠。尊。劍。南。天子用。筭。諸侯用。角。尸入。即席。乃舉之。尸以位。

至尊。未敢安坐。祝詔主人。拜以安之。武隨也。古時尸惟有飲食之事。乃坐。餘皆立。以終事。夏時。猶然。其禮質也。商則坐尸。禮稍文矣。周則不惟坐之。祝且詔主人。安尸。以安其位。惟尸以勸其飽。隨其方所。委曲。致敬。禮彌文矣。至舉酬。

時。惟太祖尸。尊不與。昭穆六尸。且互相勸酬。幾如飲錢同飲之。適均者。文之至也。○按。逸。論。禘。禘。昭。穆。各用一尸。蓋。

禮記。祭義。卷八之二。十。

時祭太祖尸。一。二。三。四。親。四。凡七。若禘廟未備。則五大。給太祖一。昭穆一。凡三大。禘加自出一尸。疑四。周。

後親廟不入。則兩世。尸陳也。相饗之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極長也。天也。富也。特福也。○郊特牲。○尸肅然陳列。有相。

為神象。祝則其特命者也。祝以孝告。而尸乃命。跟主。首人。願其長久。盛大其錫。福之。及且富有。而無止極也。首。

也者。直也。而性首。西向。以神之尊位。相當也。毛血告幽。

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在內。故曰幽。毛。

皆善。則純矣。孔曰。此。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堂。

祝薦血。毛于室。時。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堂。

制祭。又薦血。腥。蓋血得氣而滋。故再薦。以明其氣之盛。事。

尸于室。祝授尸。心。小祝授尸。肺。肝。尸皆祭。齊之。蓋肺者。氣。

之管。肝者。氣之母。心者。氣之帥。皆貴其為。祭黍稷加肺。祭。

氣之主也。○大夫不祭。心。心。會。避君也。祭黍稷加肺。祭。

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膾。燔。燎。升。首。報陽也。脾。膾。燔。燎。升。首。報陽也。

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膾。燔。燎。升。首。報陽也。脾。膾。燔。燎。升。首。報陽也。

于室。佐食。取黍稷。肺。授尸。祭。又祭。齊。加明水。肺。為金。臟。明。

水。以陰。鑑。取之。月中。皆陰也。朝。踐。時。以湯。燂。取火。于日。取。

脾。膾。燔。燎。又升。首。于室。首。為諸陽之會。皆陽也。○孔。

謂此燔燎。在饋。熟。時。愚。謂。連。升。首。言。恐。是。朝。踐。時。明水。

說齊。實新也。凡說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

此水也。說齊。見下文。五齊。皆濁。以酒。說之。乃清。濯。獻。又加。

心。明。潔。著。于。此。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醕。酒。說。于。清。汁。獻。

說。于。醕。酒。猶。明。清。與。醕。酒。于。舊。澤。之。酒。也。○蘇。鄭。讀。今。如。

縮。汁。也。說。和。而。泚。之。使。清。也。酌。謂。五。齊。之。可。酌。以。獻。者。先。

以。事。酒。說。之。又。加。明。水。而。用。茅。以。泚。之。也。清。清。酒。也。汁。獻。

摩。鬱。金。汁。和。酒。獻。之。即。也。也。舊。醕。昔。酒。也。周。禮。酒。有。三。事。

酒。清。酒。昔。酒。而。事。酒。為。濁。齊。有。五。泛。齊。醕。齊。益。齊。緹。齊。沉。

禮記。祭義。卷八之二。十。

齊。而。泛。齊。最。濁。三。酒。無。滓。五。齊。多。滓。故。齊。必。以。酒。和。之。而。

後。可。泚。以。事。酒。和。醕。齊。用。茅。泚。之。為。縮。酌。以。清。酒。和。益。齊。

泚。之。為。醕。酒。以。醕。酒。和。鬱。金。汁。泚。之。為。汁。獻。又。申。言。人。之。

泚。之。亦。猶。是。也。孔。云。泚。之。齊。從。醕。說。經。齊。黃。目。鬱。氣。之。上。

汎。齊。從。鬱。止。言。二。齊。以。時。祭。所。用。尤。多。黃。目。鬱。氣。之。上。

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周禮冬。祭用黃。祭。祭。以黃金為酌。刻。鼎。俎。奇。而。遵。豆。

偶陰陽之義也。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遵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

用常。襲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奇音基。○鼎。俎。之。數。何。休。云。天子。上。公。皆。九。愚。疑。天。子。

也。備物。當。十二。以。則。天。數。鄭。云。九。者。牛。一。羊。一。豕。魚。一。乾。

禮記祭義

卷人之二

三

俱郊特往。越音居
𪚩𪚩同。或作𪚩𪚩當

義也

禮記

卷入之二

十

食旂酖皆于
釋祭行之

禮記

卷八之十一

十四

之誠易息

豈不誠教

淺如

絃躬秉耒以

乎取之敬之至也王籍以時入之終冠繫先古祖廟也躬
秉朱以耕所以竭力從事如此則敬致而情發矣○禮上
春天子將親耕舍人共種于后內宰詔后獻種于王及辨
農正陳禮太史贊王王耕一壠公卿大夫士班三之旬師
辨其人物與用以告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宰宰之將祭
王后親春原人及之春人供之祭之日大宗伯道之小宗
伯送之舍人實之陳之
肆師告滿后親設之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
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
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
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祭之日君牽
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
禮記祭義
卷八之十二

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腓臂乃退合祭腥泄脂孰而退敬之
至也
脂燭通熟通合祭腥泄脂孰今本作燭祭祭腥○
人雞人夫人家人分主六牲也朝朝之以擇牲也色純曰
犧體完曰餘養養于祿也牛人供之肆師展而頒之充人
繫而養之若親巡牲宗人視之充人以牲告既擇又卜卜
吉又時省謹之至也父昭則子穆故謂子為穆答對也子
與君相對率牲以入卿大夫奉告神之幣士奉薦牲之芻
以次入麗繫也神庭神薦毛告純也尚耳欲神之聽之也
取腓臂升臭也合祭無所不祭泄解散之即肆也
朝牲巡牲率之割之無往不親亦竭力從事之意
古者天
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
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十三宮之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

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
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祿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
之獻繭者其幸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縹三盆手遂布于三
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縹遂朱綠之帛黃之以為黼黻文
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斯音欣單縹通
縹一作縹○公桑公桑之桑蠶室養蠶之室近川便于浴
種亦使外有所隔易防閑也蠶繭上置棘使不可踰外
閉關人在外掌之也大昕春朝旦天子六宮卜夫人以
下諸侯三宮卜世婦以下此或舉天子或舉諸侯互見也
桑采桑也民乾也蠶惡濕故露乾乃食之蠶事盡于辰月
故曰歲單猶麥于巳月言秋也后躬桑以鞠衣受繭以拜
衣重其成也諸侯夫人當自檢狄以下禮之待獻繭之婦
盆手置繭盆水中手振其緒必三者禮成于三猶天子耕
禮記祭義
卷八之十二

右第六章言敬之豫早積于先也○家語止
首節與上合為一章此從孔本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
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
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
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數音朔禘孔讀初今如字○疏數以時言煩怠以事言不
敬與怠則以心言也合諸天道不疏不數之間曰春禘者
舉春以該夏舉秋以例冬或因虞夏舊名或時有舉禘禮
於春者也悽愴悲感意悽悽陽驚動貌感萬物之死而悲阻

考之往故悲感萬物之生而庶祖考之來故惕有樂以稱其樂無樂以稱其哀也○孔曰周四時之祭皆有樂殷郊詩言黍稷言庸鼓萬舞則秋冬亦有樂此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怒則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樂音效○禮大夫散齊九日君得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散齊若御內下樂不叩他事猶得舉之致齊則心一于是不他及也齊三日專指致

禮記祭義卷人之二

六

齊言之樂情所鍾如好古慕賢嗜心所喜如昌歌羊裘思居處笑語則得其音容思志意樂嗜并得其情性故三日如見之也入室謂除服時前此事尸于堂神猶若憑尸而在至此使饌事神于室本處位也而儼然敬以愉者如見親之欲色焉以孝告矣而肅然敬以懼者出戶如有聞焉祝闔戶待神之儀而儼然志氣之所注又如其既飲而有聞焉如此則真見所為齊者而亡者存兩著矣夫思居處則色不忘乎目思笑語則聲不絕乎耳思志意樂嗜則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其致齊也乃致其愛致其怒夫是以著存如此也然豈僅祭時已哉其著存不忘乎心也固有無時不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著存不忘乎心非特生敬養也死且思弗辱焉蓋一失身則辱已即以辱親即三牲五俎而身不可計吾親亦無以為享矣忌日之喪亦終身之一端

也故師以明之

右第七章言敬之純且久而不忘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饗饗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率性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鄉相並去聲齊平上二音不與天相質對故足以饗帝孝子無時不與親相質對故足以饗親其臨尸而不作者惟能鄉之故也齊齊專一之意愉愉和順之意敬以事言忠以心言勿勿志有所在而不敢自必之意諸猶乎也君與夫人交薦而下從之內外之官備陰陽之交合其敬且忠者皆實鄉之則欲神之饗神豈有不饗者哉○按侯伯朝踐君不獻故君制祭夫

禮記祭義卷人之二

九

人即奠盞子別夫人并不奠盞至饋食乃獻尸朝踐饋食薦豆皆在獻尸前惟加豆則隨尸乃薦之故鄭謂此釋祭也正祭君率性親殺釋祭君視率不殺正祭薦豆在君獻前釋祭在君獻後但玩文意不應指饋尸或錯舉之耳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如事生敬之至如不欲生哀之至稱諱如臨文敬其祀之忠也如見親飲食有悅豫之色者然惟鄉之故能饗之也詩小雅宛之篇文王正祭罔如見矣明日釋祭子將旦時思昨日饗我而來今不知何往思之而急起釋祭庶其復留而亦不俟明旦也方正祭時見其欲色方以

為樂已懼其往而哀更樂之情有一念並致者矣愚聞之
先子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孝子之事生也樂之必樂已
至必哀孝子之事死也皆一念並致者也○家
語與前第六章首節相屬亦孔子答宰我語 仲尼嘗奉

薦而進其親也怒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

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

容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

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

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犬何慌惚

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趙音從數音訓

饋定本作及夫何家語作必如此則何慌一作慌一作慌

惚一作惚○嘗秋祭名觀稍進也○趙音從數音訓

禮記祭義卷八之二

步疾而急也濟濟樂容貌漆漆光顯貌濟濟則其情疎遠

漆漆則志在白飾皆非所以交于神明惟君子助祭于若

當迎尸反入于室而饋然大合樂言謂于斯時也薦俎則

已薦禮樂則已享百官從君以享神者亦已備乃相向以

威儀故有此容耳此助祭之容非孝子之容且饋樂成

以後之容非始人席從君接神之容不可以彼例此也慌

惚交神所謂如親見之也○反饋之事

右第八章

言敬之至而通二聖以為極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

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官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

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

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

論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

子之志也此去聲屬音燭○將祭之先事固欲慮一有不

則有或遺之患然苟非胸無條累其清明之志與神為通

亦不足以治之也宮室修牆屋設謂掃除黜聖百物備若

宗器衣裳慮事豫矣其物備矣孝子以其虛中之意奉承

酒醴犧牲案盛而進之洞洞乎敬以遠屬乎敬以專其

如弗克負荷如將限越者其守身之孝所至極而形若

歟由是薦俎序其禮樂百官各揚其職其虛中之志意足

論於在廟之人而事尸于室專以其慌惚者與神明交而

後見饋明神明亦未饗之矣然不敢實言來饗而再言庶

或饗之者孝子之心終有所不自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

必所謂慌惚也蓋承上章而言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

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

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虛中之心一而已由是

禮記祭義卷八之二

其誠實則謂之信見其整肅則謂之敬見其節文則謂之

禮而總之一敬也至于進一退皆如親聽命者然則洋

洋乎在上在左右更有若使之者所謂如生也如存也禮

謂言不過失者過則踰節失則不及皆非天理之自然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訓其進之也敬以愉其

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

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

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敬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

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立始入而待事進進而接

終徹而退則正祭畢也謹身之儀儉色之和欲意之專敬

固當至而敬實深愛所自形故樂親之無非敬而細察之

則敬又有隨事以將其愛者必如是乃為孝子之祭也周

本禮之意下又反言以明之言徒有敬而無深愛之誠則

亦不能以恍惚交於神明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

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屢威儀，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

道也。此又以孝子生之敬養者言之，見敬皆深愛之形也。

溫柔曰和，忻喜曰愉。委曲曰婉，心者氣之主，氣動則

先見于面，而一身之容體皆應之。故有深愛存乎中，自有

深愛形于外，而如執玉奉盈，其敬之至皆愛之至也。不然

威儀恪敬，未嘗不存，而愛則已淺矣。○禮魯曰執玉，孝子

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

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

也，容貌必溫，身必訕，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

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

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

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陶鄭讀通，今如字，術述通。○此乃

一無所紛壯，一無所懈，如是則虛中矣。以之慮事則事可

豫，以之備物則物可備，故以治宮室，則宮室修，牆屋設以

治百事，則為俎供，禮樂序宿者，賓賓也。禮先祭宿賓，故謂

賓為宿賓，皆出戶告利戌，主人立阼階下，戶出而賓皆出

也。陶陶和適貌，遂遂疎放貌，其齊莊皆出于深愛，故其始

祭若迎其來而色必溫，若猶未來而行必恐，如懼無以感

格而不及致吾之愛者，然其正祭若接親之笑語而容必

溫，若受親之教戒而身必訕，如聽親語而猶未發者，然其

終祭尸已出而陽厭若懇親，少留而卑聽親自留而靜，懼

親將起而正，如親去我而將弗見，然及祭之後而陶陶

遂遂出而猶將復反，明日急為釋祭也。慈善不違身致

致愛有諸內者，形諸外也。耳目不違心，愛見顯聞，形于外

者，本于內也。思慮不違親，居處笑語志意樂者，思之而皆

存也。結諸心謂慈善，形諸色謂耳目，術省循習想像謂思

慮也。目將祭以及祭後無不如事生焉。此孝子之志也，所謂能饗親者如此。

右第九章 承孝子饗親而反覆形容之見必如此，乃

上並祭 義原文 庶幾文王之哀樂半孔子之懷惚也。○以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

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

惟賢者能盡祭之義。五經，吉內軍賓嘉也。他禮猶有因事

自動于中而為之心，有不誠則祭如不祭矣。此一篇之大旨。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

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

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

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

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

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

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必受其福。以順召順也。然世所謂福者，祈之神君子之所

謂福者，具之身，祈之神，未可必具之身，乃可必也。內盡于

已，由心休而純之外，順于道，由奉禮而精之，而後謂之備

而後謂之福也。內盡于己，以心言，外順于道，以事言，而內

盡又外順之本也。又推言之，言內盡於己，如事君事親，其

本則一，故外順於道，順君順親與順鬼神者，其道亦同。蓋

豈有不盡者哉誠心之真信心之實忠心之盡敬心之專內盡於已心休也物體樂時四者外順於道皆所以奉受福而孝子初無意焉其心可謂純矣

右第十章 言賢者之祭在內盡而外順下五章又申言之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高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高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生事盡養沒則無所用其養而而繼之然於道一有所違則非所以養而亦不足以爲孝故生之養觀其順沒而追養亦必以敬而時者觀其順於道也自生養至沒祭無不竭情盡慎焉孝子之孝可謂能終矣畜猶養也倫事物當然之理各有條理之謂倫適當

禮記祭義卷人之二

重

其可之謂時敬而時如敬以誦敬以倫既內自盡又外求敬以欲時不同而其敬又固以微別也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蒞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官主也主人主婦備而後鼎俎豆蓬備水草若芹韭陸產若麋鹿昆蟲若蜩范草木若蕭桂夫婦親之而後誠信忠敬之志盡然後物盡盡志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

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供齊

盛夫人蠶於北郊亦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

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

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純鄭讀續今如字○純絲言純一言冕互文也○蠶卽忠也○誠信則無不盡之心而忠

忠則專於事神而敬見盡志者不特在祭時也如是則能追養矣○陽道文故南郊東郊異陰質故北郊同

右第十一章 承奉之以物而言其本于誠信忠敬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中三齊如字餘側皆反○先釋齊字之義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

禮記祭義卷人之二

重

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著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

其邪物訖其著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

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

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泛言齊之事訖止也物出故曰訖耳不聽樂舉一以例其餘心不苟慮嚴于中以制外手足不苟動制于外以養中此交敬之功也無駁雜

之累故精無昏蔽之私故明○君子無時不敬豈有徇物縱欲之日哉所謂物欲亦聲色臭味之不能無者耳讀者勿以辭害意

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

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之謂齊如字○專言祭

之齊定謂不妄動定淡而齊淡而定亦所以爲齊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官宰宿夫

夫人亦設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宿一作夙肅。豫君純冕立於阼夫人

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

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淶水君執

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夫人始入立東房

西房周禮后亞獻后不與則大宗伯攝夫人亦然故此錯

舉之半圭曰璋蓋齊必以清酒況之其水則明水也薦進

也君執鸞刀割肺橫切之不絕食之俎上尸齊之降神之

時君初裸則夫人亞裸朝踐君迎牲則夫人薦豆饋熟君

羞肺則夫人薦豆皆內外相成也此一節道之以禮。孔

曰后副褱二王後及魯夫人亦副褱侯伯夫人瑜狄子男

屬狄上公有醴齊侯伯止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

盞齊此皆錯舉互見之

禮記祭義

卷人之一

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

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

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見境同。皇大也與天

心與竟內樂之義合百姓之歡心下樂之者合萬國之體

一節安之以樂。按冕而總干王威以象武王非諸侯敢

用惟魯得用耳若但冕而總干象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

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周人尚氣

廟詩以明文王之德武宿夜冕而總干時所歌以明武王

之功故周道以爲重然三重雖足以增君子之志要必有

自盡之志立乎其先而後三重乃足以增之不然志輕而

三重亦輕矣精明之志心休也三重奉之以禮也。按皇

氏述師說武王伐紂夜宿商郊士卒權樂歌舞達旦其

辭卽我武惟揚五句熊氏謂亦大武之一章今不可考

右第十二章言必本於誠信忠敬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

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

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

禮記祭義

卷人之一

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

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陽進而羸故以夏爲盛陰退而

下故爲陽祿從地自下而上故爲陰祿從天自上而

春夏爲陽祿以秋冬爲陰而就賞分言之又爵服爲陽田

邑爲陰秋冬有賞春夏無刑者陽可過陰不可過也記明

禮之舊記發公室出賞賜之物墨刑之小者草艾草也明

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

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矣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諸衆也衆德事君事順而備也發之爲祭祀亦誠信忠敬而志厚矣由是而參之以時則明于陰陽之理而義章志厚義章則足以交于神明而祭敬君敬則竟內之民皆化之而可以爲民父母矣德厚而志章心林也義章而祭敬奉之以禮也使人者王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攝之雖攝而明其義者固在也下又反言以明之

右第十三章承參之以時而言必本于誠信忠敬也舊在鼎銘章前李文貞公云當在此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夫婦之別焉見親疎之殺焉見長幼之序焉見貴賤之等焉見爵賞之施焉見政事之均焉見上下之際

禮記 祭義

卷八之上

夫

焉此之謂十倫變化推遷曰道兼疑必慎曰義恩禮皆順不消曰序尊卑有分曰等恩澤所普曰施多寡適平曰均情理所接曰際此總列其目下文詳言之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喪祭父母異凡入廟乃同一凡祝曰以祀某氏配以其氣已合也正祭詔神于室釋祭乃出于祊湯三才曰依神同其凡以無間待之求神異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嫌於迎臣故事尸以門斷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禮曰君子抱

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二十

曲此父子之倫也孫可爲王父尸昭穆同子不可爲父尸禮其以孫一氣屬也無孫取于同姓之昭穆遠之猶一氣屬也父在不爲尸嫌于父拜其子也必以適不敵以賤者憑吾親也天子尸以卿諸侯以大夫尚貴也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卿爲疑也明嫌之義也大夫尸無爵避君也庶人無尸禮不下庶人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

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校豆中央直者鐙豆下附也鄭云執醴之人亦兼執則執足授夫人執鐙以授夫人執柄以授夫人執校以授夫人執尾曰柄夫婦交致爵乃酢於阼於東房別於位也不相襲

禮記 祭義

卷八之上

夫

處別於器也易爵別於飲也男女不親授祭嚴故親之然必易處猶有別乎爾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月祭止及高曾祖祢惟本廟子姓在時祭與祖故別遠近親疎也按周禮家人辨兆域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葬各以其族據此則周后稷支子之後列第一行不啻支子之後列第二行遠近親疎灼然可見不

謂長幼有序賜爵族酬時也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辨其

一列皆長者前少者後賜以爵若酬者然。孔子獻不以昭穆酬乃以昭穆方怒曰授事以爵行於旅酬之前主義也賜爵以齒行於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族酬之後主恩也。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孔曰此據上公九獻言之凡祭裸二尸祭之啐之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飯畢主人酌尸尸皆飲之是飲五也于是行獻卿之禮獻卿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正九獻畢長賓長兄弟為加爵是飲九也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愚按王禮正九獻與公同但獻尸飲五當獻二王後及上公飲七當獻諸侯之為賓者飲九獻諸侯來助祭者卿以下未得獻也侯伯朝踐饋食各一獻即酌尸是飲三獻卿子男無朝踐饋食之獻但酌尸是飲一獻即酌卿也同爵中亦長者先飲。按鄭謂給十三獻正爵九加爵三并嗣子舉奠也知卿未得獻者周禮魯人量人受舉竿之卒爵而飲之賈疏大夫士受後獻祝佐食天子無獻故二人受餘瀝飲之祝佐

禮記祭義

卷人之一

三

食于執事為最尊尚不得獻知諸臣必不得獻也知諸侯當得獻者詩臣工箋諸侯助祭畢即于廟中遣之明日不從釋祭釋輕也以明日不與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賓之施也。一獻鄭曰酌尸也。孔曰即君獻卿時釋奠告廟樂君賜也。此策命卿大夫常禮。凡為俎者以大封賞則特假廟若卿吏以下於朝不於廟。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脾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

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凡獻必有以並賓俎設西階上餘各於其位方慈曰豆以肉為主豆偶陰也俎以骨為主俎奇陽也孔氏曰殷饋實脾之厚周文實肩之顯前貴於後據周言之均謂各得其分而無所遺政言其綱事舉其目功要其成為政如肉之均則善矣。陳平分肉均而曰夫祭有界俎胞翟關者惠下之道也唯宰天下亦此意。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界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俎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內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關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

禮記祭義

卷人之一

三

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輝鄭讀釋音明足以見知無不周處無不當也周以聖者守門殷前無有尊賤至濶而尚不遺則所接周備可知矣。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謏君與卿四人後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賤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餼儀禮作暮謏音東進鄭讀餼或如字。此又因上推言之尸餼鬼神之餘者薦腥肆醢神享之熟乃尸

食之也。讓起也。進微之進而饒畢乃微篋也。○按士一篋以大夫四篋以二諸侯六篋以四天子八篋以六留者為陽厭士嗣子及長兄弟二人饒大夫上佐食下佐食賓長二人饒天子世子公卿大夫士以次饒饒內諸侯世子不饒避王也。諸侯之大夫適凡饒之道每饒子不饒避君也。士適子亦饒卑無嫌也。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饒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先貴後賤而愈賤則愈衆則興施惠之象也。施惠廟中有竟內之象則政之施于竟內者就不偏哉。則即一饒而貴賤之等爵亦言上下之。祭宜屬此。

禮記祭義

卷人之一

右第十四章

承不逆於倫詳言之見祭之義所統者章及之而文不具略承他書合之儀禮祭之禮此

入止于基士視壺濯告具視牲告充視鼎簋告潔詩絲衣篇所云是也王迎牲親牽不親殺后奠盞祝薦毛血于塾之室遂薦熟禮所謂為祔乎外也尸甫入王降迎設饌于室王獻尸后亞獻即薦豆王與后各獻俎尸酢王親后致爵于王自酢尸酢后王致爵于后自酢王后獻視佐食賓獻尸王世子適孫適獻尸賓致爵王及后皆自酢尸作三獻之爵賓受尸爵獻俎尸酢賓賓獻視佐食王獻賓及公長兄弟獻尸俎王后祝不獻佐食王嗣尸后薦羞此酬之始也王命獻卿尸舉酬王嗣家尸乃尊兩壺于階間王命酬賓賓食之此旅酬之始也設醑立司正王命獻宗人

獻長兄弟昭穆世以其長所謂賜爵也兄弟二人舉酬于尸俎俎不舉尸舉酬王王嗣俎俎長賓賓酬衆賓以次徧王命獻大夫公卿又獻內賓內兄弟于房中王賜長兄弟爵長酬衆佐食佐食酬私賓酬宗人宗人酬公卿有司末兄弟酬佐食佐食酬私賓皆以次徧此酬之直行者乃薦羞于賓以下至私人后舉旅于內賓及宗婦以次徧太祖尸發爵行旅昭穆相酬兄弟子舉酬其長賓舉前奠酬長兄弟長兄弟酬次賓次賓酬次兄弟以次徧此酬之交行者王命獻大夫公卿及私人末賓酬宗人宗人及佐食相酬徧大夫公卿及私人末賓酬衆賓賓舉酬于尸太祖尸又致爵尸相酬及俎皆無算賓弟爵兄弟各舉酬于長賓兄弟宗人佐食公有司私人爵皆無算此酬之錯行皆佐食獻尸尸酢佐食佐食不出門歸賓俎徹俎從賓從王不送祝

禮記祭義

卷人之一

奎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宗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敎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敎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敎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敎之本也已為義今本作物猶舉事也順以備無所不順之謂備也外則順于君長內則以孝於其親君子之所以自盡盡其道然後能祭而祭之義端端其義而所以敎人尊君天子有善讓德於天孝親者即在乎此故祭者敎之本也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

所恥也。孝子孝孫之心莫不欲顯揚先祖之美然必有其實而不誣不然無美而稱與有善而弗知弗傳均恥也。若懼之銘豈不誣也哉此乃正言銘之義。不明不仁不足以自成其名亦不能以顯揚其祖故推賢者能之昔者周公且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言成王又言康王明周人世世重公亦諸侯賜皆得用時王之樂凡象太公周召者皆舞之方伯

禮記祭義 卷八之二

連帥加賜亦冕而總干象羣后之以師畢會周公實相武王伐紂故并賜以朱干玉戚然止舞以六佾下天子也惟大夏乃得以八佾舞之此于杞也康安也纂繼也記者言必如周公之功乃受重賜而無愧而子孫纂之不能為之稱而傳皆不誣也。王則公言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人臣之職故可用人臣不可用之禮樂。子則公言周公能為人臣之職而居周公之位行周公之事周公亦盡其當為之職耳豈得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愚按天為民而立之君君為民而求助於臣臣之禮臣臣之忠君皆奉天也舜禹伊周皆下占臣道之極所謂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心者也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伊尹皆天下之八商周於伊周祭以殊禮豈遂為過哉伊尹堯于沃丁之八年高常祀以天子之禮矣成王亦猶行古之道也其用天子禮報其安天下之民也非以其能擁立已也故就周公言必不可而就成王言又未嘗不可況所賜者大夏夏樂白牡殷牲特比于杞宋耳若大武周樂未嘗八佾大禘不追自出皆降于天子其為禮亦節矣而樂以為成王伯禽罪何哉餘詳明堂位

右第十六章 闕歸之義因前賜歸于大廟及有善本禮一節祭義一節曰祭統者明祭之大於義無所不統也

禮記祭義 卷八之二

三

禮記卷八之二 終

禮記卷八之三

任啓運章句

明堂位

孔本第十四篇本第二十六今定為第三十

大戴禮言營建之制小戴刪之此取逸書二節畧加修政見周公由此勸勞宜用天子禮樂為魯誇張氏而不知何人作也或以為馬融增入但鄭親受業焉前已有必魯陋儒為之芮氏以為當削但四代之禮樂服物官器畧見斯篇考古者亦不忍廢而愚以為魯之所借魯所未備亦可即此以觀其實亦不當如先儒樂以附會失入也今以祭統篇末及周公故即次其後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

禮記

明堂位

卷八之三

一

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

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九

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

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

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

侯之尊卑也逸周書首句無周公字有大字南向而立下

明堂在國之陽近郊三十里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

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其制自質而文紀瞻

曰明堂以順天時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選

造士故取其宗祀則曰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廟又曰太

室取其前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

室取其後堂則曰辟雍蓋古規制大學與明堂畧同天子巡守至四

禮記

明堂位

卷八之三

二

受日之明而戶牖皆得其用外周每面三區分言之則正

四區南曰明堂太廟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北曰室堂合中

太廟為九室四仲居太室五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為九室四仲居太室五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為九室四仲居太室五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為九室四仲居太室五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為九室四仲居太室五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為九室四仲居太室五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為九室四仲居太室五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為九室四仲居太室五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為九室四仲居太室五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室為九室四仲居太室五季各居其室以月數之即十二

而天下大服三月夏六月魯以夏正六月避天子也諱之故言六月

朝天子之殿也山節藻梲後廟重檐舌楹達鄉反址出尊

后氏以琖殷以尊周以爵爵小鳥其味屬爵其

后氏以雞夷殷以尊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

疏勺周以蒲勺夷彝通。蒲尊也。龍勺之尊。龍勺刻雞形于

之法也勺受酒處此謂勺與相相屬處周以圭為柄黃

勺之使文則遠是皇云周初為見首相相屬處周以圭為柄黃

氏以殷殷以棋周以房俎俎有虞氏以杭夏后

之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但木為之而已獻讀

疏謂刻之疏達陳讀謂刻鳳羽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

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為之而飾以玉制制圖璉制

禮記 明堂位 卷人之主

方簋外圓內方簋外方內圓兩四夏后氏之龍簋簋殷之

崇牙周之璧琫以龍殷又其土橫曰簋以懸樂器者夏但刻

采色周又其土以龍殷又其土橫曰簋以懸樂器者夏但刻

楹鼓周縣鼓足四足也殷實之以土鼓黃梓葦籥伊耆氏

之樂也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

也土鼓始築地以為鼓北新築土為鼓而以山擊之

掌擊上鼓是也拊搏草為小鼓實之以使指擊故也

不陳小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編鐘有十二以

不陳小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編鐘有十二以

為七音下五為五清鐘難干諧故曰和鐘磬難干諧故曰

句氏女媧古帝名始為嫫姆後配為崇鼎貫鼎大璜封父

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越棘通。崇貫

大璜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以賜于天魯公之廟

子故特謂之大胡安國云大弓武王之戎弓魯公之廟

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魯公伯禽也武公周公九

廟文武世世祀之故謂之世室魯以二公擬之按諸侯

五廟無二祧然封魯以為周公而周公實未嘗就魯魯公

且季文子以戰寧立武宮其非初制明矣米廩有虞氏之

庫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頻宮周學也米廩春

廟以藏宗廟之案盛本非學欲誇之以米有養義故比諸

後故立夏有虞氏服敦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教韓也虞

殷學焉禮記 明堂位 卷人之主

夏黃以山殷加火周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

又加龍制爾文矣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

周三百也其大率司寇宗伯則在下大夫中仍侯制耳通

國計之官或有三百非周官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綱練

殷之崇牙周之璧琫此喪車所載之旗

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

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

天下資禮樂焉總結上文。朱子曰有父弑隱公慶父弑

之變謂未嘗相變則証也愚按朱子所論誠然然魯畢竟

起謂周禮盡在魯以魯之削弱而綿綿延延歷七國之變

而後亡亦惟禮樂之故也夫以魯僭天子三家僭諸侯
禮樂之本而猶足保其國如此況以仁人行禮樂如孔子
所云一變至道其效更當何如哉

右第二章 并舉魯所有及所
參用者極誇其盛

禮記 明堂位

卷人之三

九

禮記卷八之二

禮記卷八之四

任啓運章句

曾子問

孔本第七篇本第十五今定爲三十一。篇

凶雜出擬議無從曾子圖其變而預爲籌夫子因
其問而豫爲處易曰主饋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
亂斯之謂敬曾子所問或事之所有或事之所不
必有但考求既備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
答或禮之所有或禮本之有而可以義起雖權制
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此
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愚謂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
力行之此篇便見曾子精察處推能精察方能力
行故王伯厚曰曾子
之學博而約者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

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

禮記 曾子問

卷人之四

一

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子據父而言冠者賓及贊者也
者三加醴醴設醴以禮新冠之人用醴尊古也饌始加再
加薦脯醢三加有乾肉折俎也唯三年之喪可以喪而冠
故曾子問齊衰大功之喪而孔子告以內外之不同也冠
必于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內不可同處故內喪廢冠禮不
行至成服時即因喪而冠爲冠者已揖讓入門其廢重喪
也除喪不復冠冠已行之始也若門外之喪則吉內不同
處故可以冠但有冠無醴因喪爲之殺也三加畢卽
徹饌埽地爲位而哭必吉內不相因也若賓贊未至則
廢俟喪畢而冠爲冠禮并未嘗始之也禮先設醴饌然後
迎賓。孔氏曰吉冠是古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
之服故可因喪而冠按子可不醴賓贊不
可不禮當一獻賓卽辭以束帛儻皮歸之如將冠子而未
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
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太廟歸設奠服賜

服于斯乎有冠無冠冠三見服諸侯服皮弁大夫服夏服衰大功因喪而冠除喪不改冠矣會子又問未及期日亦如此乎孔子言諸侯大夫未冠而居父喪喪畢必行冠禮惟喪畢以未及冠年以童子服朝聘于天子天子賜之冕服弁服則歸設奠以告廟而有冠無冠冠禮遂服所賜之冕弁以尊王命故不改冠耳豈有未及期日因喪而冠不改冠者乎有冠無冠冠禮者以成人體則父之所以重適于此受之王不受之父也。按內則言年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年無定也夏小正冠用二月而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月無定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即當二十亦可俟除喪而冠惟年十六以外當父母喪不忍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故曰以喪冠者惟三年之喪可也葬功之親同宮而適當期日乃因喪而冠耳因者從便之詞以者特用之謂觀武王既葬周公乃冠成王于廟是未十六天子父喪尚不以喪冠况齊功乎蓋以喪冠惟三年可葬功不可也因喪而冠齊功內喪冠者已入門則可未及期日

禮記曾子問

卷人之四

二

不可也此則字下有闕文當作則除喪而冠惟父母之喪可因喪服而冠曾子曰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且言禮以示成人禮亦不可略也孔子曰假如正月遭喪二月用童子禮必除喪乃冠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通上下言之父喪未及期日猶除喪改冠則齊衰以下更可知矣儀禮饗冠者以一獻之禮賓酢主則即燕主酬賓束帛儼皮贊者皆與。儀禮孤子冠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紼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孔云皇言諸父迎賓非也愚謂適則自為主非適則諸父兄主之

右第一章冠禮之變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

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弔婿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吉曰之期父喪稱父名以弔無則稱伯叔父母喪稱母氏無則稱世叔母禮各以其敵且別男女之禮也必致命者前請期自男不可不往謝之也必俟葬者先哀方重未及念此也然亦必吉期在葬後耳若期近亦當早謝之上某父名雖伯叔父亦言兄弟某之子繫父以名也兄弟昏姻之稱不稱夫婦方辭之嫌也許諾而弗敢嫁順子之孝心也免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女氏使人請前諾之自我故今請之自我也取親迎也弗取謂不親迎禮親迎之日父離子而

禮記曾子問

卷人之四

三

命之曰往迎爾相今思前親迎之日雖定于父而未獲受茲命猶有餘痛焉故遣迎而不親至婦三月祭于禩乃見女父母禮所謂若謂不親迎者也羅欽順曰餘哀未忘不忍遽行嘉禮未逮許諾所謂禮辭也女氏再請婿曰有先人之好在父重之以嘉命敢不敬從而後嫁之禮所謂有故也二十三年而嫁也此不言再請文略耳亦如之許諾而弗敢娶至女免喪乃使復請期也。徐師曾曰舊說以而後嫁為別嫁他族竊以父母喪而不嫁不取孝也除喪而後嫁取禮也且自議昏至請期夫婦之義久定矣婿免喪而別取非義也女別嫁非貞也若曰恐失時則三年不既失時乎愚謂此但以使使致命使人請對女氏許諾與婿弗取對而弗敢嫁與而後嫁之對文法整耳並無別嫁字何得証禮乎不言再請女恐事之違一請即諾之也

右第二章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

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嫁服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皆縞總聞喪則改
服白布深衣以生白絹八寸束髮而趨喪也女反其服亦
然○鄭氏曰女反奔父母喪服其氏曰女子在室為父
三年今既在塗則非在室也故服其氏之降其父母
為受重千夫家也今方在塗而反未受夫家之重加之何
其遽降之也愚按女在塗嫁夫為父母之重不二天也既
嫁而出復為父母之喪則從夫而為父母之重不二天也既
反則為父母之喪夫有女從義屬于夫則不得復降于親也
或女為父母之親者既葬女之伯叔父使人致命請終三年
之父母許則三年可也此則終三年而葬越十有五月而
嫁取或因送葬昇歸者此何禮哉此何心哉如哲親迎女
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
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卿大夫親迎卒
見于端士爵弁

禮記

曾子問

四

于端改服亦深衣也齊衰以下稍輕故在塗不變服○孔
氏曰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在塗聞齊衰大功
喪則廢若婦拊人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皇侃曰聞女
家齊衰大功喪女不反惡接亦昏禮畢女改服哭踊弔之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
又何反於初昏禮鄭氏謂同牢饋饗相飲食之道言祭重
于昏祭且不可復則昏禮可知○黃叔陽曰親迎
未至猶未成昏也舅姑與廟尚未見也齊功之喪視廟與
舅姑孰重除喪不復昏禮將苟合已乎終廢舅姑與廟之
見乎愚謂黃說非也禮正齊衰祖父母也父所服三年者
也旁齊衰世叔父母也大功從父昆弟也皆父所服三年者
也若也焉有父方葬繼哭踊而不行向何廟見之有且所謂
臣妾之喪葬而後祭祭且不行向何廟見之有且所謂
不復者入室不復行向何廟見之有且所謂
不行喪禮也非苟合終不見舅姑也先于云親迎未至
父在而母死則廢昏禮哭尸帷堂坐不俟終除服三年心
喪畢父命之皆執紼見明日風興見于舅遂奠茶于姑見

諸尊長廟見如常禮母在而父死則三年喪畢既時祭
卜吉告于廟廟入告于母母諾之皆執紼見喪御在席如
昏禮夙興見于姑從廟祭如常禮齊衰祖父母以下父喪
畢父命禮亦如之姑從廟祭如常禮齊衰祖父母以下父喪
同居父未變服昏禮畢乃哭可也小功以下昏禮畢乃哭
可也改服淡衣見舅姑拜相弔哭改服成踊如喪禮不哭
宮昏畢往如奔喪禮皆俟喪畢從于廟祭于禮其庶乎朱
子曰趨喪之後男婦外次女居內次自不相見開元禮壇
除喪後束帶相見不復行初昏禮大
功之喪既虞卒哭入束帶相見

石第三章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
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以既定夫婦之名故齊衰而
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弔以未有大婦之恩故既葬
而除鄭云女斬衰而弔思按昏禮納徵始定夫婦之約則
未納徵不弔無服可也既納徵則齊衰而弔反即除之

禮記

曾子問

五

可也既請期則親親矣故既葬而除然其弔也亦必父命
之乃親往其服也亦必于女家之外次若女在家則一聽
于父可耳宋氏軾云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况于女子斬衰
親弔此古禮之迂而無當者按此鄭氏互推之而知其然
本義不言期不親迎也坊記言親迎女之父母承子以授
聘儀禮言親迎父親受之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嗣
則未親迎不待未親受之女之父母并未受父親迎之命
也且女三月未廟見猶曰未成婦焉有甫請期而男親哭
于女親哭男若成婦者乎則必使人弔而稱父也然明儒
于女未嫁而守節者斥為專以一身許人則又不然男未取
女未嫁總聽命于父耳而之納徵而受請期而諾非父命
乎則改許他族亦父有二命女固守初命不從後命耳不
得目之為專也大約聖人制禮為可通也為可久也男可
再取女無再嫁非寬于男刻于女男取以奉父母承宗嗣
必不可缺女則從一而終耳故惟父所命者禮之通固守
初命者女之貞微箕侯于周服夷齊抗節西山亦各行其
志也故論理當放平考禮須參互觀男女有吉日死尚相
為齊則知無使人請而男別取女別嫁之理既嫁未廟見

昏禮不復初爲不見舅姑不廟見終身不成婦之禮也

會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

耐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

也廟謂舅之廟昏禮明日見於舅姑舅姑醕婦則成婦矣

如此未三月而死則舅可以主其祔而告于祖姑今不

特未從於時祭并未嘗見舅姑致未成婦皇姑祖姑也夫

不備禮也○按古者族葬之法以左爲昭右爲穆葬必以昭

穆與祖廟之法同生未廟見則死不得廟故亦不得祔

其可孔氏曰女之父自降服大功以非在家且壻服齊

衰非無主也

禮記 會子問 卷八之四

右第四章 以上昏禮之變

會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

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

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齊鄭讀實今如字虞一作奠。並有喪父母也輕謂母重

謂父皇侃曰葬奪情之事故先輕奠奉養之事故先重禮

將葬有啓殯奠朝廟奠祖奠遣奠次大門外之右平生待

賓客之處極至此孝子悲哀必暫停今以父喪在殯啓母

殯即行而哀次亦不止葬母畢乃設啓殯之奠而告于父

之殯遂修葬事此所謂葬先輕奠先重也即葬日必虞而

母亦不虞必待虞父乃虞母亦奠先重也孔謂先葬母故

啓殯諸奠止奠母不奠父似與本文不合又云待父虞祔

畢乃爲母虞祔疑與祭男女異尸必異祭但同日行之

右第五章

會子問曰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

子孫行事

白虎通義引此未殯作既斂歸殯下有哭而二

而後反於君所喪斂之事附于親身一有不至悔之無及

故雖君不奪親喪也殷奠則歸供君食者臣多親則子而

已亦重親也朝夕恆于君所親之朝夕奠亦使人攝之致

愴敬于君也○應氏植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

而往殯君若臨君殯而親歿則歸哭父母即來殯君曾子

殯訖乃歸殯父母思按同日殯先之君所不待事畢曾子

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於

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

禮記 會子問 卷八之四

所朝夕否

方始故恆居于家哀一于親惟以殷事之往見

尊君之意也大夫曰妻卿妾曰內子此亦互文也

婦爲夫之君如爲舅姑舉此見禮悉同于夫也

會子問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

送君

歸哭猶服君之服送君即歸孔云不待君之虞祭親

當往餘

會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

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一臣不在無缺禮而親所賴者惟子子不在則悔莫及也故必親之以重親也于此見聖人制禮尊尊而親親仁之至義之盡陳浩謂君親一也當互推之以盡其義恐未然

右第六章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君公故親喪為私凡前喪未畢而遭後喪其輕重相等則服後喪之服至前喪當除之日必為設除喪之祭以除之而後仍服後喪之服曾子曰若親服同故以除親喪為問孔子言有君服于身則親喪即為君服服之不為親制服緣于尊也況制服為始為重除服為末為輕始之重者且不為況末之輕者乎必君喪服除乃為親補行二祥之祭其禮記曾子問卷八之四八

右第七章

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又問君親一也過時弗除可乎孔子言君親並重而仕則先公後私親統于尊過時弗舉祭禮也是非弗能舉祭禮以除而勿除者患其過于先王之禮故不敢耳寧過祥之時不祭必待君喪除而補祭也孔子謂上節言適子此節言庶子庶子除服後無殷祭故孔子以時祭明之若奉有故不祭則夏不補春祭今適子之補祥祭乃存親非感時也按本文無庶子字且下過時亦不見為四時之祭故不從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

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無

使之即行無敢辭避也子夏問此固先王所制之禮抑初

非禮而有司過遺之歟孔子言臣居喪必還其事于君必

無金革無避之事致事必俟殯葬始葬哀迫未念及此也

君命不及其不奪人親者君之仁若命即及而子必辭其

不奪親者子之孝也○按君子臣喪弔之贈之豈子夏曰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老聃周柱下史孔子嘗從問禮伏生曰成王四年封伯禽

于魯書序伯禽宅曲阜徐戎淮夷並興東郊不開孔安國

禮記曾子問卷八之四九

曰伯禽卒哭即往征之時居母喪也蓋是時三監徐奄皆

叛王室幾危周公伐奄三年乃滅奄而封伯禽伯禽此舉

為君也為父也非為爭利也吾弗知也者甚絕之之辭

右第八章故以所聞并記之後子游問放此類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

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三曰羣

羣立旅行與人和適忘已哀矣練且如此前更可知情實

也弔人而哀在人則已之喪服為虛哀在親而哭在人

又於弔之事為虛也

右第九章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

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食大夫齊。衰者，食士則朋友食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饋奠之殷，奠始死，猶用餘闕，爲奠大斂乃特殺牲而多。朋友皆與此時喪主不親奠，哀迷未能行禮，故立奠者一人與羣執事若大斂主人先拜賓執事于階下，然後行奠禮。諸執事各以問，俎醢醢次第升進而奠者乃執酒醢升奠而出。曾子曰：已服重者自不可與人之喪，奠大功稍輕，宜若可與，故問之。而孔子以所爲服者之饋奠告曾子，不達疑斬衰以下已服甚重，何以得爲人不輕已服而重爲人乎？孔子言我非爲人之謂，謂己之饋奠也。天子諸侯之喪，羣臣皆服斬衰，大夫不用家臣，用兄弟之齊衰者，避君也。士不用兄弟之齊衰，用朋友之總，不足則取于兄弟之大功以下，又不足乃反取大功終不用齊衰，避大夫也。如禮記曾子問卷人之四

此則知大功止可爲所服者。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奠而不可與他人之饋奠矣。曾子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祭謂喪祭若虞卒哭之祭也。不斬衰者謂賵臣曾子下者，疑小功又輕于大功喪祭稍吉于饋奠或可與否而孔子仍以所爲服者之喪祭告之。蓋小功止可爲所服者祭則亦不得與他人之祭矣。○按以吉祭對喪言則饋奠亦可言喪祭就喪分之則殯止可謂之奠虞卒哭乃可謂之祭也。毛奇齡曰：虞祭尸入前全聽之賓尸入後主人酌尸主婦薦兩盞粟此親執事之漸何瑾栗曰：則曾子自自主之故虞卒哭之祭其所取大約與饋奠同。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

於人。曾子曰：士則朋友食疑有識亦近於朋友小功服輕何況小功可助他人之祭乎？則知凡有喪斷不可與人之祭矣。○按熊氏謂同羣總天子諸侯臣妾死于宮中天子諸侯雖不服而父母與朋友卒哭之祭亦不行，愚謂非也。總之不祭爲吉凶異道耳。虞祔非全吉也，況臣妾至卑可以廢而父母歷會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三月不虞祔乎？曾子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曾子曰：已有服不則已脫服可與人之喪祭乎？孔子言脫衰與奠亦嫌忘親之太速，惟擯相事或可耳。知脫衰之尚不可則有服之爲人助祭益不可矣。

右第十章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禮記曾子問卷人之四

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家語昭公作孝公天子下有喪慈母慈母父命妾之無子母之儀禮齊衰章慈母如母是也。若但命養之不命爲母子小功章庶母慈已者是也。二者皆有服若內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爲子師次爲慈母則此可者與外傳等而無服矣。時人厚於慈母榮爲之服故子游疑而問之。孔子正告以無服而又言服所由起以明其非禮魯孝公遭邾邾父之變慈母以其子易之告于王。

誅顏而立孝公故公德之而欲喪之有司以禮諱而公託言古天子喪慈母有練冠以燕居者遂為之而實非禮所
有也昭公年三十喪母齊歸非幼矣。按鄭註練冠以居
庶子王為其母孔疏母當以子貴以適小君在故歷屈此
大謬也禮子為母齊衰三年父在為母齊衰此母為父壓
賤一也士以下妾子為其母如母大夫父在為其母大功
父卒三年諸侯以上父在無服卒乃大功此妾為嫡壓加
以尊降貴賤異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
葬除之傳曰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練冠麻衣乃諸侯
妾子為君所厭之降服即所謂無服非國君立而為生母
之服更非庶子王而為其生母也大功章公之庶見弟為
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歷不得過大功也庶章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得過其
親也然則庶子王亦當用總之正服而不得以君在尊壓
之服服之明矣公羊傳母以子貴若成風敬姜皆禮所不
與也而鄭孔以意附會為一體外之禮何居唐武氏始請
父在為母齊衰三年不命大功明洪武怒懿文不為庶母
服詔生母慈母皆斬衰三年適子為庶母葬以一持之溺
禮記 曾子問 卷人之四 三

右第十一章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
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
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
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
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
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嘗禘皆合食於

太廟而昭穆皆太祖子孫則以太祖為上南北如以日月
山川從祀而皆天地之大用則以上帝皇祇為上泛陳之
以見無二之義一也師行當載祧主桓以信公小霸欲載
其主而五廟無虛主故作偽主而載以行反亦納之僖廟
而僖有二主矣鄰國之君弔于大夫則本國之君為之主
其子但當哭而不拜今哀公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是二孤
矣辯論而正之也鄭云哀公二年衛靈公薨三年季桓子
卒疑衛君是出公然春秋無文。按禮惟適長主喪諸子
不拜賓送賓今世眾子皆拜非禮也且四三孤也又按古
惟天子諸侯繼世稱孤春秋大夫繼世稱孤俗也非禮也
今世非繼世而稱孤尤非禮也

右第十二章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塗遇故也今墓
還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
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
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
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下殤八歲至十一也土周墜

禮記 曾子問 卷人之四 主

為之似牀無足以繩橫直維之史官名名佚衣棺衣而納
之棺即斂也古者成人葬于墓則棺斂以往下殤葬于園
則但衣尸以機載之手昇而往至園墜周之於用瓦棺葬
之以園近故也今葬于墓則亦遠矣豈不可者許之而疑
其詞聖人德盛禮恭不敢專以禮許人也故史佚遂以棺
斂子而後世因之鄭謂周公不許而史佚失其旨則孔子
當曰非禮矣。孔云機陰中央直繩則兩邊悉解而尸落
墜周中又言古下殤不衣不棺是直裸其尸而土親膚也
非恐

右第十三章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正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變其常禮不否通巷黨猶問里右西也凡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行喪內故止道右使行人由左也孔謂葬于國北道右禮記曾子問卷人之四

右第十四章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雜記文同今刪。上疑有曾子問曰卿大夫出遇君之尸如之何句而今逸也弁冕卿大夫助祭于君及自祭之上服蓋入廟則象神故以先祖遺衣服授尸于次此未入廟故但服助祭于君之上服孔謂人君禮使尸服助祭之上服卿大夫屬于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是也鄭謂若尸服弁以君先世或有為大夫士者恐未然卿大夫下而尸式非故也有前驅使人避之君尸尊也。按古內外祭皆有尸王入唐郊丹朱為尸周公祀泰山召公為尸晉郊董伯為尸齊嘗麻嬰為尸內祀服遺衣服曾子問曰卿外祀不知何服或天地親帝山川視公侯歟曾子問曰卿

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雜記文同館作官今刪。凡吉遂宿尸受宿受君之宿也出舍吉凶不可同處也待為尸禮畢乃釋服反哭如奔喪禮

右第十五章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厭飲足疑神本無象何必立尸俱如厭祭不亦可乎儀禮既薦熟先迎主入于室之與祝釋辭主人與祝皆出闔戶廟如食間以與幽隱故曰陰厭至送尸出以二簋黍入室筵屋漏下其禮亦然屋漏受明故曰陽厭謂之厭者使神厭飲之禮記曾子問卷人之四

主

也孔子言惟祭殤無尸以未成人無威儀可象也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矣。按祭天地山川皆有尸天地山川何威儀可象或所配之人有尸而天地山川之神固無尸也又禘祫禮昭一尸穆一尸原不必人人而象之蓋古禮無不答其必設尸象神與主祭者為禮也後世君尊不答臣拜則父可不答尸拜神可不答人拜而尸廢矣天子先陰厭後陽厭諸侯先陽厭後陰厭避天子也大夫士先陰厭乃迎尸避君也大夫有宿尸無陽厭士有陽厭無宿尸皆避君也陸佃謂禘祫食乃有厭名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鄭以目正祭祫禘愚謂從鄭無害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干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上疑有曾子曰祭殤必厭如之何而今逸也附鄭讀備言殤不備禮

何故兼此二厭惡謂謂廟無尸至虞乃立尸明
日附于祖父之陽不立尸則不以尸附廟總一厭祭而已何
有陰陽之分而孔子乃以宗子之陽與凡陽告之也宗子
之陽雖其弟直上繼其父非為陽之後而必成其為宗
子故吉祭必有特牲不從祖而附食祭猶主與不居室之
偶尊猶設于室戶之東不于東房以有君道尊之也惟無
尸故無佐食舉肺存以授尸之禮及設所俎以盛尸食餘
與為尸告利成于主人諸禮耳其餘凡陽若兄弟之子祭
于繼祖之宗從父兄弟祭于繼祖之宗無後者若兄弟祭
于繼祖之宗諸父祭于繼祖之宗則非無特牲而當室
東北之室尊亦設于東房禮更殺矣毛奇齡曰當室之白
必于席左大祭之陽厭在屋漏故有司徹納一尊于室中
庶陽之陽厭在室左無地可設拿姑就室旁東房以設尊
也按李巡謂日光漏入處在室東北謂之室是也毛作室
亦誤。孔氏曰凡陽得祭者以其身是適無後得祭者以
其既成人若庶孫未成人而陽皆不祭祭于宗子之家親
者以爵秩供其牲宗子主其禮徐氏乾學曰小記言為陽

禮記 卷人之四

七

後已冠而為之置後者也此弗為後乃其弟直為父後而
不為此陽之後者也孔謂弟不可後兄必取族人倫輩後
之是父有親子反舍之使不得親父也此豈近于人情愚
按滅紀奔而或為後後宜叔非後武仲也歸父逐而仲嬰
齊為後後仲遂非後子家也皆以庶
子直繼父後者然獨獨不然

右第十六章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章首有問詞而今失之宗子領眾男宗婦領眾婦所以備
內外之官無宗婦則內官無所統矣。此謂無子與子幼
者不然七十老而
傳子婦代之矣

右第十七章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上牲少牢也張子曰宗子為士立
二廟庶子為大夫當立三廟然不可二統故會祖廟立于
宗子之家以上牲往祭而宗子主之其稱介子貴之也稱
為介子薦廟以庶子得立也祖考廟亦然宗子庶人亦然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
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
子在他國使其辭假通接音墮○禮陰厭之時祝曰孝
也陰厭畢迎尸入祝命尸祭祭酒醑黍稷肺皆于豆間醑
尸尸酢主人主人祭黍稷肺所謂綏祭也尸命祝錫福主
人所謂綏也獻賓自酢又酬賓賓奠饌薦南至侑酬長賓
賓舉酬次賓所謂賓奠而舉也乃酬兄弟及宗人佐食公有

禮記 卷人之四

七

司私人徧所謂族也尸出祝徹尸薦俎設于屋漏為陽厭
上大夫先陰厭無陽厭下大夫不徹尸有陽厭此逆數之
故鄭曰不陽厭也吳澄謂但祭正統之親不及旁親之陽
後者亦通祭畢實出兄弟自徹其俎賓則使人歸之所謂
歸肉也攝主有正祭無厭祭不敢望神之飲也有獻酢無
旅酬賓奠不舉不敢與賓眾為禮也尸綏祭主不綏祭有
視而無厭不敢代正主受福也即其祝辭上稱祖不及配
不敢盡禮于祖也于賓有微俎無歸俎不敢盡禮于賓也
即其始而宿賓亦曰宗子某越在他國使其執其常事使
某請吾子泣之與祝辭等也昭穆同曰宗兄弟不同樂曰
宗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
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
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

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宗子有罪云國庶子無爵亦祭不忍。人賤不敢攝主也。宗子死乃告墓而祭于家之廟無廟則於寢不可使祖考之靈久食于野也。祝稱子不稱孝不敢以宗子自居也。其身沒則其子為繼嗣之宗而祖無適孫亦得進繼之矣。子游以下記者之辭若順也。首先求之也。子游之徒聞此故願于我世人不求其義而祭是証而已。○孔氏曰宗子無罪去國得以廟行則本國無廟庶子不得稱介愚謂宗子以廟行而子孫世居彼國則彼奉始祖之祭而此留本國之庶子反為別子矣。

右第十八章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

禮記曾子問

卷人之四

大

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言天子祭又言使宗伯攝也。簠簋既陳入廟有器時也。禮小史叙俎簠俎師展器陳告備廢止而不行也。蓋宗伯即攝祝必以天子名天子崩無可主名不得不廢后崩亦廢者內官不備禮不成也。下復言五祀者嘗禘之祭卒哭以前主未歸廟天地之祭既葬乃行惟五祀四時各舉其一俟既葬卒哭則關其二三故既殯行其一既葬又行其一但殺其禮也。士尸九飯大夫十一諸侯十三天子十五侑勸也尸三飯告飽祝勸之使盡當飯之數也尸飯畢主人酌尸尸酢主人主人酌獻祝及佐食此一獻後亞獻三獻次第行焉。今天子在殯故尸告飽即止不復侑食主人酌尸即止尸不酢主人至葬後則侑與酢俱行之至獻祝而止不獻佐食以下也。若尸未入則社稷五祀竟廢天地接祭至尸告飽而畢。○按喪三年不祭程子曰今人居喪百事如常何獨廢祭張子曰父在為母喪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居父喪而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不如無祭朱子曰論理當從橫渠論情則程子說亦權宜之不容已四時

禮記曾子問

卷人之四

九

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言社稷社稷為重也舉社稷而宗廟可知俎豆既陳薦熟時也諸侯稍卑故富祭亦察奉帥天子五祀不行及殯葬後之殺禮曾子問曰富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祭亦指諸侯日食大廟接陳曰疾也畧其節文務在速畢無逆尸于與于堂諸禮張曰使人接之以終事愚謂祭必窮日之力即疾亦必歷三四時日食廟火不能待時也疑曾子問曰大夫之祭問張得之若祭宗廟則太廟火亦廢曾子問曰大夫之祭問俎既陳還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

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不酢主人主婦醕尸尸不酢主人主婦也酢而已尸視佐食賓長獻尸即止無夫婦交致爵禮也諸侯絕菹故齊以下皆祭大夫降故惟總祭士卑雖總不祭然總之中則廢亦非不終其事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不旅不舉見上章小祥哀未忘故不旅酬不與人樂之也孝公過昭

禮記 曾子問 卷八之四 子

公不及故皆非禮昔者下記者之辭聖人不斥先君之失鄭氏曰喪奠無尸虞立尸尸不酢小祥無致爵大祥無備吉也

右第十九章 以上祭禮之變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旅衆也諸廟火皆廢朝侯赤西白北黑中州黃其兵東諸侯戟南矛西弩北盾中州鼓日食陰侵陽不正故以正救之救火不關斯義也殺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大夫擊門士擊柝范甯云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賈上公諸侯伐鼓于

朝自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太廟諸侯祖廟夫人本國小君諸侯相見于廟夫人亦有禮焉故廢孔謂天子之大夫則諸侯無服陳兩君之小君則彼君未歸誰主名以訃按古歷法疎故有遇日食者今則可早推而豫避

右第二十章 朝禮之變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代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言祖尊祖也告必奠幣對舉之互文也冕鄭云親用神冕此服之敬其事也愚謂天子三公八命驚冕出封加

禮記 曾子問 卷八之四 子

命衾冕卿六命衾冕出封加一命驚冕入朝仍用公卿之冕故曰神冕以朝本國臨臣民自當用加命之冕故言冕不言神也視朝畢即以將出告社稷山川主也又言宗廟者凡邑有先君之廟皆告之五百五大夫命之各恭其職也不言三卿或居守或從行未可定也道祭行道之神鄭云其神未聞或言黃帝子名累妾也告用牲幣重者用牲輕者用幣天子告祖禰用特山川用黃駒諸侯疑用特羊鄭讀牲爲制謂制幣長丈八尺諸侯不用牲未知所據孔云五祀之行在宮內喪禮之行在廟門外道路之行謂之較城外委土爲山形伏牲其上告禮畢車轅之遂行天子牲用大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諸侯五廟禰必親告餘或視史告之此出言祝史入言親告互文也朝服常日視朝之服鄭謂子冠緇衣素裳熊謂天子

以皮弁服視朝故謂皮弁曰朝服諸侯相聘以皮弁此亦以皮弁非也諸侯豈可以天子朝服視朝哉相朝于廟必各用冕服之上矣朝不用冕服山川不過者不告皆降于適天子也

右第二十一章 諸侯出行反國之禮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禮記 曾子問

卷八之四

圭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遷主也吳澄云當以高祖之父齊車金路也崩薨而羣主皆聚于太廟象爲死者而謀也去國而主皆行不敢棄其祖也祫祭合于太廟若侍食于始祖反本也出入皆辟人不敢瀆也孔云人太廟不蹕蹕于尊也有喪去國皆不蹕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以幣玉告即如奉祖命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奠而后就舍不敢先即安也反奠而埋之不敢褻也埋必于兩階間廟無中階人踐所不及也若有遷主則幣玉即埋之不以出熊安曰告一幣玉惟載告遠廟者餘皆埋之反惟告遠

祀埋所載幣玉餘但祭告不陳幣玉

右第二十二章 師行載主之禮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公家所造館舍公所爲公命致命而自主其家則曰私館黃震曰公館則情可伸故復私館則於主有嫌情不可伸故不復恩謂爲君使則以君命行以君命行則彼國亦必以君命館之雖卿大夫士之家亦公館矣而有私主焉非禮也自貶於禮者禮亦貶之

禮記 曾子問

卷八之四

圭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禭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非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戒備也三年之戒喪事所須鄭云衣衾是也陳云爲三年之備恐未得卽反與下不殯禭親身棺也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此以從者言若守則奔往迎喪也服事也陸佃曰大斂而入則內供殯事以待小斂而入則內供大斂事以待也麻弁經以麻布爲弁而加環經非燕屨不忍成服于道故不斬衰菅屨不可無飾于道故不括髮而免而漢衣然杖者爲已病也闕門見雜記禮大斂于阼階以階故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就殯方小斂則升自阼階以就斂孔謂樞自外來客之故升自西階恐未然一節言其禮皆與君同也唐明皇自東都至大行坂見輿車命焚之若出疆不載柩非古也自唐明皇始也

右第二十四章 君行死子外

會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裊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皆裊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

禮記會子問

卷八之四

吉

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攝主太宰總攝政而攝爲喪主也攝主以冢宰不以支祭故不用宗正服也束帛六乎四纁吉幣每端二丈此各丈八尺鬼神之幣滅于人也殯在西階上當楹告于堂上則太通于堂下則太遠故盡等而不升也命毋哭恐亂神聽也聲爲噫歎之聲以動神聽也某者子之母氏神知其嫡未知其子故以子生告也不言子某子未名也奠幣殯東明繼體也喪用仍凡其食有席無几此亦特設之明有繼體若顧命之設几也衆主人父兄子弟房中婦人也反位反東方朝夕哭位凡朝夕奠先哭後奠食畢復哭此因前一哭而奠故曰遂也舉幣舉而埋之兩階間也三日負子之日禮三月父乃名子此三日即舉名天地山川已有主也不言從攝主子爲喪主太宰但總國政不復攝主也太宗上禮太祝接神皆裊冕以奉子接神也少師主養子

禮記會子問

卷八之四

吉

若抱子以衰而言奉尊子也他執事冕而少師獨衰以拜稽哭踊皆少師爲之也祝主接神故在子先少師奉子次之太宰太宗詔贊君事故又次之其衆主人諸臣房中皆先人列位而待也殯以東爲前故少師奉子立殯之東祝立子東稍南在西階上之東南隅師以子各告子但拜稽顙不踊未即喪位也諸臣踊降階反位而視少師以子成服于殯東于是子踊而房中亦踊諸臣之祖者皆襲而子且杖成其爲繼體之主也太宰命以名告猶總國政也以名告五祀山川而百神爾主矣若天子太子生則當告天地社稷山川○熊安云未殯前世子生不告世子未名也毛奇齡云前無禮位可告也愚按此章先生即告三日乃以名告非未名不告也又按大戴禮天子生即告三日乃御堂下卜名命曰某太師吹律定聲內則言適子君命之律而定之三月見于父父咳而名之以重其禮非三月前子尚無名也禮見于太史奉書上堂曰世子某者三月前曰授太祖太宗社稷于子者三命名之重如此况君薨無主待子爲主何如其急而曰未殯不告乎竊意未斂則尸在尸在則以生禮待之直告于尸既斂則告于斂隨襲斂之地皆可以爲禮位殯即成服既殯則告于殯乃以神道待之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

右第二十五章 君薨而世子生葬而世子生之異禮

子未生君位虛懸或一二月或七八月而朝廷晏然
親視不作倘所生或女或男則擇一賢德可繼者
諸侯告之王王告之宗廟而畀之而莫之敢爭此國
有重臣之效也然季康子攝而南孺子之子死魯
隱公攝而鍾巫之難生則以周公之聖且不免流
言矣故凡攝者必非可讓此位之人也顧後世安得
有此
人哉

禮記曾子問

卷八之四

三六

禮記卷八之四終

受業傳 夔校字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

禮記卷九之一

任啓運章句

禮器 孔本第十兩本第二十九今定爲三十二。謂
行禮者用器之制焉城曰乃易立成器以爲天下
利之意先儒以禮運爲形上之道禮器爲形下之
器非也蓋說近之今由其文釋其意先以忠信禮
之本義義禮之文並提中間廣說禮文似屬制度
邊多然從禮文說入外心內心歸結非忠信之人
禮不虛道其意實重禮之本上且樂其發者外慎
其獨者內監義尤精何讀若習其傳而不察耶又
孔氏言郊特牲云云覆說以少爲貴之義是本一
篇而後人斷之以首句名篇耳今取郊特牲篇一
別其言冠昏祭射者各入其篇而餘仍合之

禮記禮器

卷九之一

一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同增美質措則正施則
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
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
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器者各適其用
信箭竹之小者筠竹青也竹箭之制在皮松栢之堅在心
何大枝也先王制禮于身則言語動作衣服飲食于倫則
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于事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于
地則自郊廟朝廷及閭閻州黨凡厚薄崇卑大小莫不制
爲一定之節文以各適于用則治已治人之道大備而爲
盛德矣夫人之生質雖有過不及之差而純一無偽之本
然未有不美者惟物欲之回邪日益而忠信之美乃日損
焉禮釋去其外誘之回邪而又使無過不及以增益其美
質措之身則身正如松栢之堅于內施之事則事行如竹
箭之制于外夫天下事不過內外之兩端而禮足以正之
行之則無不備可知竹箭有筠故葉不易松栢有心故柯
不改君子有禮故國治家齊明而物懷其仁幽而神饗其
德豈不誠
盛德也哉

此一篇之大旨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文者順理成章之意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先王制禮敦忠信之心以爲本

而又協之于義度之于理以爲文此所以措則正而施則行也不然則無本者喪其美質而無以立無文亦無以增其美質而有所不行矣何以爲大備盛德哉

因上增美質而言美質
增而回釋不待言矣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

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

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

—

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

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厝

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

節矣。殺去聲。匡。同。設。措置。得宜之意。地利有宜如雍
宜。黍。荆。宜。稻。青。利。蒲。魚。揚。利。金。錫。人。官。有。能。如。兵。農。

禮樂各一其長耳聽目視各一其職物曲有利如葛宜夏
裘宜冬水資舟旱資車之類定國之數如甸服侯服侯伯

七命子男五命倫次序也言禮必用物而所用之物必因天時所生地財所有乃順于鬼神合于人心而足以理萬

物也。此易故哉。蓋天時所生有陰陽之異。地利所產有水陸之宜。與夫人官之能。物曲之利。皆有一定而不能相通。

者故必因天所生地所養乃能順于鬼神而鬼神饗之也不然用非所用而以難得爲貴山以魚鼈澤以度豕君子

直謂之不知禮矣。而何以合人心也哉。故先王制禮。凡朝貢祭饗。先定其服之遠近。爵之崇卑。爲禮之常法。而其用

之次序又視其地之廣狹用之厚薄又視其年之上下則量人以爲出用之所餘足以爲凶荒之備年雖大歉而衆有所恃不至惶迫而搖動矣是非合天時設地財制用有節而能然乎

承上義理禮之文而言孔氏曰忠信爲本
易見義理爲文難知故下廣言理義爲文

事之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

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

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

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

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黿爲寶以圭

五

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稱去聲下同韋其猶詩作亟其

欲。時變動而不居。非後天奉天者。不能順體宜。稱則循理。奉法者。猶可及。故詩爲太而四者。遞次之也。詩大雅有

聲篇王者爲天子必善繼天之志乃爲天之孝子堯舜禪授湯武征誅豈以垂成已欲哉正追天之志而來致其

孝耳此時之所以爲大也郊社禘嘗慈孝仁敬其先後有自然之倫序而不可失故順次之社稷山川天神人鬼其

尊卑有一定之體而不可亂故體次之喪祭賓客其隆殺有事勢之宜故宜次之若夫行之適當其分如小祀以羔

門兩旁築土爲屋其上懸象法以示人故謂之象魏兩觀

其中爲門望之闕然故又謂之闕也天子外闕兩觀諸侯
兩闕一觀諸侯有國故有守龜以決疑有命主以通信臺

門以布政皆非大夫所得有也此又舉稱之義而申言之

傳見稱之尤不可少以起下章

申言理義有此五卷而末重言稱見稱之尤不可少以起下章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
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
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
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變諸侯五月
而葬三重六變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變此以多為貴也
重平聲。廟數詳祭法豆數詳祭義諸侯朝天子上介一
人次介末介各三人天子禮諸侯任一牢腥醢各三牢此
舉侯伯以見例若上公則九介九牢子男五介五牢其大
夫來聘各下其君二等也天子席五莞藻次蒲熊諸侯三
莞藻蒲大夫再莞蒲先設同席二為一重次加異席一為
二重五重則六席再重則三席熊謂天子祫祭五重諸侯
四重時祭及朝覲饗食封國命諸侯皆三重諸侯祭祀相
朝皆再重孔謂諸侯相朝三重祭祀二重愚謂非也天子

禮記 禮器 卷九之一

禮豈輕于祫諸侯相朝豈重于祭哉陳據之謂此五重以
給祭言三重在相朝言尤謬蓋此特舉多寡以明分非專
指一事也葬五重棺與齒也齒以淺色細布夾之實茅秀
及香草于中以藉棺下棺者二上橫者三為一重置棺加
椁槨上加折折上加席席上加杭木下橫者二上橫者三
為一重如是者五則五重也折見雜記餘並詳喪大記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膳以犢
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
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
就次路五就二句參郊特牲次路七就主璋特琥爵鬼神之祭
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一作特介以佐
賓天子天下一家無為賓之義故延守而通諸侯無介也
天子祭天用犢而諸侯膳天子亦一犢尊之如天也諸侯

相朝饗禮畢主君惟酌鬱鬯獻賓無運豆之薦大夫來聘
乃酌酒而薦脯醢位尊者禮重且明有馨德者不貴味也
天子一飯即告飽諸侯再大夫士三亦告飽必侑之乃食
若農工商賈飽然後已位尊者禮備且明飽于德者不貪
食也繁馬大幣在腹騶馬鞅在胸染絲而織曰副五色一
布曰就繁纓皆副為之大路殷幣祭天用之車質故馬亦
少飾也先路第二等巡守以先次路第三等以朝又次第
四等以戎漸加飾矣殷尚質故如此若周則玉路以祀十
二就金路以賓九就象路以朝七就革路以戎五就木路
以田前焚鵠纓纓周尚文所貴異也諸侯朝王執圭朝后執
璋聘諸侯用圭聘夫人用瑱皆特達堂上而馬皮不升玉
貴也琥為虎形璜如半環王饗諸侯侯相饗主酬爵時
子公侯以琥將幣伯子男以璜將幣王賤也鬼神單席以
異于人為敬不尚溫燠也君視朝時于大夫各一揖之士
旁三揖而已○按本篇所述多周禮于有以大為貴者宮
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土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宮

禮記 禮器 卷九之一

之量伏生大傳言天子之堂廣九雉公侯七雉伯子男五
雉皆三分其廣以二為內考工記天子明堂度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西北七筵宗廟王寢皆同其有以小為貴者宗
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
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爵受一
升甒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皆畫雲氣每鄭云大小未聞或
曰文四斛壺一石甒五斗有蓋無飾特牲禮主人獻尸以
角佐食獻以散尸入舉奠禪主人授尸酢以角孔云天子
諸侯大夫獻尸皆以爵無以散之文禮亡不具此祭用爵
之大小也饗禮各以命數為獻五獻謂子男也壺以飲有
臣在門內外饗以饗君在堂上此饗禮設尊之貴小也
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階以尺為級天子九級諸
侯七級大夫五級士三級

○此亦周制夏天
子一尺版三尺 有以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

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爲貴也祭天燔柴

于地孔云此祭五帝非也於禁斯禁也於木蠶之名禁形

類於故曰於禁其名禁者爲酒戒也孔云於禁與禁皆長四

尺廣二尺四寸畫青紫氣菱若花爲飾但於深五尺無足

禁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刻其足爲篆惟形天子廢去斯

侯之禁無足大夫士之禁足高三寸耳若舟則高一尺豐

承尊也張自烈謂禁無足於有足尤非禮有以文爲貴者

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子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

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

也纁赤黑色以黃入赤一曰纁再入赤曰纁以類人有以

禮記禮器卷九之一六

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太羹不和大路

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鼎俎杓此以素爲貴也琢當作瑑和

鼎亦極尊極貴之也杓就尊酌酒以入爵者孔曰孔子曰

祭天尊爵用木不用玉也陳謂杓沃盥之具恐非孔子曰

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省

也禮有豐殺之不同祭之而知其所貴之故則豐不得謂

之豐殺不得謂之殺矣引子言以結上文末句記者語

右第五章稱則歸于順合于體協于宜而時亦在其

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

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視天下之物無

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

獨也禮之多少凡以爲稱而其所以然者則皆本于心外

美在其中也則鼓動之意天地之德發揚于外生物之理

盛大有以鼓動萬物而物之生者亦得焉所謂顯諸仁也

然其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不可見所謂藏諸用也君子

知不備物不足稱天地之德而備物亦不足稱天地之

精微之德故有時樂其發則禮之周流洋溢與天地之精

微同體焉舉吾心之內外而皆與天地古之聖人內之爲尊

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

禮記禮器卷九之一七

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尊恭敬奉持之意即慎其獨也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內外多少自合其宜所謂聲爲律

則而不容稍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夫太牢而祭

有損益也謂之攘君子通大夫以上天子之大夫常用太牢諸侯之

謂之攘大夫常用少牢遺奠卒哭祔祭亦太牢匹偶也班

固云民與妻偶曰匹夫庶廟云士與大夫爲管仲饒益朱

介曰匹士饒僭竊也稱則爲禮不稱則攘矣管仲饒益朱

絃山節藻稅君子以爲隘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

豆斟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

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

受福蓋得其道矣管晏事見檀弓游於隘隘狹陋君子樂

其發而分未嘗不嚴故多不隘慎其獨

經 103-218

而禮未嘗不至故少不隘若敬仲之濫不免于攘即平仲之隘亦非所以為禮也夫上之行禮所以示民有常上失其道則無理義以為紀而眾亂也孔子語家語與上不豐不殺相屬又有故曰字蓋古語而子述之非子自我也記者分引之以結上文

右第六章

承上章而推其義舉多少而大小高卑文質皆在其中矣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性不及肥

大薦不美多品大饗不問卜不饒富二句曲禮○麾一作摩葆一作保○周禮

大祝掌六祈小祝掌三福祈禱皆有所故而舉若常祭則無祈也齊人謂快為應葆猶盛也嘉事謂冠昏祭罔受福然不以求福為心時固當盛然不必過求其快也豐備因可樂然不稱正有常規嘉事固可美然莫告有常式牲因欲肥膳然全具有常度薦固備物產然豆邊有定數此祭祀之當也王饗諸侯雖用祭器而不如祭之卜日雖有庭實而不以

禮記

卷九之一

八

饒益為富此饗賓之當也○鄭以此大饗為祀五帝呂氏為南北郊按南北郊名禮記五帝名大族孔子分大饗大旅饗帝為三等則呂氏非矣天官記五帝卜日春官記大神祭大饗大鬼皆卜日則鄭非矣周禮大洪天神曰祀地而曰祭人鬼曰饗故春祠夏禘秋嘗冬烝皆曰享先王四時之問祀追享朝享皆宗廟之名惟季秋饗帝有饗名以宗祀文王配上帝于明堂之太廟故被以宗廟之名諸侯相朝文王饗之皆于太廟用祭器故亦被以宗廟之名然推而重而物備始名大饗若郊則陶匱積物不備矣饗大夫以下禮不重矣故有饗名而不云大也

右第七章

因上懷與濫言之見不及不可過尤不可相間成章

曰禮也者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常猶不

備也人之耳目手足各有其位非其位與不備同甚言不當之失○家語冉求問臧文仲知禮而孔子答之

詞上有故曰字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禮有大小顯微備也

當也經禮如冠有三加昏有六禮祭有朝踐饋食之類曲

禮如進退升降拜辭辭避之類其節雖有三百三千之異

而設之必當則同行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

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竭情無歉于心盡慎不違于

于品物文著于威儀顯大之至外心君子之於禮也有直

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

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

禮記

卷九之一

九

推吐回反○直而行情所得伸無回曲也曲而殺如君前則名父父在為母期祭太祖不諱諸祖之類經而等上下一致如人十等通相臣父母之喪貴賤一之類順而討循次通誠如降殺以兩之類漸而播受取上物以及下如饗及殯脫履閣之類推而進推而下之禮使上同如昏禮攝盛大夫于給弟子舉解之類放而文加冕服旌施放而不致如朝而禘冕墨車郊而大輅越席之類順而撫拾取尊者之禮如祭士之子亦舉奠喪亦乘人專道之類凡以設之各當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其禮而已

右第八章

復統言之言禮必求其當蓋當則體順宜稱俱在其中當者人事之當然而所以當

亦然其道一也素白也王肅云舜尚青湯尚白鄭云青即禮之大體如三綱五經民共由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或素或青之類若其大體則夏造于前殷因于後其禮之大原出于天不變則道不變也

則天理之本然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

一獻孰然近情則義遠則敬蓋情所由始亦致其敬而已而口欲味曰欲色情以欲而漸流故于人情彌近者于天道彌遠如上古茹毛飲血而腥之薦乃祭所自始熟烹而祭乃祭之成故血腥爛祭豈近人情正以天道遠人故邇所自始以遠人為敬也大饗謂禘祫先王三獻謂祭社饗五祀一獻謂羣小祀郊血先薦禘祫血腥連薦社饗五祀血腥爛同薦羣小祀則直薦熟矣崔靈恩曰郊以燔為始廟以灌為始社饗以醢辜始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慤至陳作退悞○禮不貴近情如此則讓而至不然則已慤君子行禮可以我情在于斯即起而禮記禮器卷九之一十

聖致之乎蓋禮之始本于天成于聖其節文委曲正所以善致其情即如賓主相見必有介以道之又辭讓而後進不然則過慤而野過慤而躁而情反無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廟必先有事於郊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須一作郊惡池游沱同○郊以饗配必干郊所作官告之曰郊宮惡池出山西繁峙縣河之從祀俗名小黃河配林在山東萊蕪縣或曰在阿縣泰山之從祀祀俗名小泰山故先告之繫繫牲于滌散齊時先戒百官百姓致齊時又宿尸及賓其即事皆有漸不敢欲速而近情也故禮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詔一作紹相鄰去聲聲○損以損儀詔以達意損以治亂步以見方禮樂有此乃從容和順亦不務欲速而近情也鄭謂作樂有賦賡以

相替者之行步恐非

右第九章言禮有由始情當以漸致之不可迫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陳皓曰本心之初天所之脩之皆不忘其初也○翔曰反賦禮制之初聖所作反本在自驗其心脩古貴心知其意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簞之安而葵蘇之設○辨踊哭泣不立相詔之以發于本心之哀不待言暢也二者反本之事○酒三者已見祭義皆脩是故先王古之事○喪亦有相但告以節非教之當哀也

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有主主于反本脩而文然不忘其初故學者有所述○姚舜牧曰學禮而失其主雖多亦奚以為

禮記禮器卷九之一十

右第十章言禮有其初當反而修之不可忘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天地惟育精微之德故能發揚而外樂其發而萬物理焉此人心之德即天理之節故其用物必以內心之節觀之然後物理可見而因物以付之無不當也然人非聖人其心未必當于天理之節則作而致其情不能無失惟禮則聖人以大中至正之心體天道消息盈虛之理有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故欲察物必以禮察之乃能得也然則察物不以理則無以得物理之宜其作事不當物理而人不敢出言不當物理而人不信矣故曰禮者乃物理之極致而人當因之以各造其極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

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正陵為下必因

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臺臺焉財材通。物各適用

者放依也因也臺臺不已之意禮為物之致故先王制禮

必因所用之物而推極其義得乎物理之宜而後行之故

凡作大事必順天道之本然與時宜之適然如為朝夕必

因日月出入之時為高下必因山澤崇卑之勢蓋天時者

乃物理之自然若時雨之澤其化甚速非有所強君子作

事必順天時故其事之所達臺臺不已如時雨之化豈有

弗教信者哉。按此即前天時有生地理由宜之意而此

所該甚廣鄭以大奉為祭祀朝夕為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高下為祭天圓正祭地方澤似拘而是故昔先王尚有德

孔以兩澤為祭天感而得雨尤深

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此以用人明因

知仁聖義中和有道如孝友睦姻任卹有能如禮樂射御

書數三者皆賢則舉而置之于位其餘眾人如月吉讀法

禮記禮器卷九之一

四時講事亦聚而誓以善之常為惡之常戒皆因材而致

其義也。此即前人官有能之意鄭謂祭而擇士亦拘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

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

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假格同。此以

養中實也誠也吉土建都之地圓正明堂皆在焉聖人仰

觀俯察崇效卑法凡所以事天地者莫不因地之自然

故有時因名山以升中因吉土以饗帝而天地之自然

之物不期自致此天人相與之故感于至微應于至顯故

聖人垂拱而天下治要惟因物而致其義也。按封禪之

說皆以此名山升中為據范曄謂王者易姓必封土為壇

以告天著一代之始後世守但修之陳氏易之謂巡守

升進此方諸侯治平之績以告天按巡守而慶賞則有之

從無以諸侯之績告天之禮且觀侯考績在柴望後無緣

木考先告也讀詩時邁篇曰昊天其于殷之篇曰時周之

命則初受命而祭告誠有之後時巡但類而出至四岳不

再告也又四岳惟泰山有明堂餘三岳無有就者謂帝出

子震且岱代也易代于此一告耳凡祭天必禘于壇祭于

地為壇曰封除地曰禘非別有封禘一禮也金縢玉檢滋

妄天道至敘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尊尊在昨犧尊在西廟

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昨夫人在房大明生於

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

東酌鸞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聖人舉事

是聖人一天道也天不言而萬物成日月流行無非敘也

聖人無為而萬民化禮樂交錯無非德也即如廟祭之時

君在昨階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房而東酌鸞尊是禮交

動于上其堂下在西之縣鼓亦與在東之應鼓相應是樂

交應乎下斯其和德之所感又豈不足以治天下哉。○熊

謂射禮縣鼓與應鼓相連此是祭禮天子尊尊在堂下此

禮記禮器卷九之一

是謂侯禘陳謂禮樂之器以西為上犧周尊天下之禮致

故東鸞夏尊故西縣鼓大故東應鼓小故西反始也致鬼神也

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

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

下不停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

雖有奇袤而不治者則微矣祭義。○始人心之本然鬼神

謂所成皆其造化之迹也和用物各得所則用無不和所

謂利物足以和義也義者分之嚴讓者情之遜微少也無

鬼神以尊天地之功致和用而立民之紀致義以明上下之分致讓以去爭奪之心夫然後足以治幽治明而民之上下平交無不治矣。陳曰郊以反萬物之始歸以反生民之始亦通。

右第十一章 上二章原其始初此乃推而廣之以極其盛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禮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

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禮之節文度數

親等殺自天而出是禮乃反其所自生樂之欣喜愛雖出吾心而非治定功成無由以作是樂乃樂其所自成也先王反所自生以制禮則事之進退隆殺皆天則之宜而有以節人之事樂所自成以修樂則志之廣大和平皆形

禮記 卷九之一

卷九之一

南

見子樂而可以道人之志故觀其禮節樂和而世之治可知也。然禮樂之能無亂乎遠伯玉言君子之人敏達故觀百工制器之良即知其心之巧况禮樂皆心之發則觀其禮樂之足以節事道志而反所自生樂所自成之知不可知乎。夫禮之制樂之修祗吾心所發而能與人以治與人以亂故君子必慎之而不輕發也。太廟之

丙啟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益君

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

也屬屬乎其忠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

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此以下雜舉禮

以節事之意此三節則以祭言也納牲于庭先奉幣以告神而後殺故大夫奉幣以從天子及上公九獻制祭在朝

踐時侯伯無三獻故夫人即薦益割牲在饋熟時侯伯無五獻故夫人即薦酒子男并無夫人之薦此舉侯伯以見例也。制祭則牲則卿大夫從君薦益為節牲既熟將迎尸入室行饋熟禮先以羹告神于堂與鄉飲同義陳訓定為熟內俎鄭謂正祭助在廟門內釋祭在廟門外此言外指釋祭恩謂對室室言則門內亦外也。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疑絕言之敬忠求饗皆內心之誠。

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丙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

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

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

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革小祀止一獻其禮質畧社稷五祀

則漸文山山川則愈著至七獻以祀獻

禮記 卷九之一

卷九之一

左

廣則神明之矣而猶不若禘祫九獻者之為王事也舊說五獻四望山川七獻先公禘祫亦七獻愚謂祫視公禘視侯當不止五獻禘祫不輕于給上祀先公以天子禮無緣止七獻也。金鍾也鍾以金鑄而金之用莫重于鍾故或謂金為鍾或謂鍾為金此內金謂尸入而奏肆夏與燕居篇入門而金作皆謂鍾為金也。金次之謂諸侯所貢之金下言以鍾次之則又謂鍾為金也。東帛加璧以侑尸也陳于庭者以龜居前列為能紹天明故先之而金性從革不逆于庭人故次之與衆共財王若富有四海而不私其有皆與衆共之也。尸出亦奏肆夏以送之入如是出如是以肆夏為九夏之最重者鄭讀肆為陟謂助祭賓出當奏陟夏非其物備其樂盛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如此所以為王事也。此明外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獷

心之美。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獷

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

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郊特牲。此下五節以賓禮言郊先

以饋之半實柴壇上燔之後以其牛

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郊特牲。此下五節以賓禮言郊先

正祭于地無羊與豕故曰特牲太牢則取肥腍且羊豕具矣天子禮來朝之諸侯止視社稷而諸侯膳天子比于郊也慎無此壯之欲故減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下大饗謂王饗諸侯諸侯來朝廟中將幣贊酌鬱鬯灌之上公再灌而酢侯伯一灌而酢子男一灌不酢灌畢設太牢之饌先服脩于筵前而餘饌次之夫大饗先王用氣臭而大饗諸侯亦灌用臭先王不饗大饗君味而尚服脩亦不饗味禮賓如事神敬亦至矣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大饗兩君相朝饗之于廟亦用祭器敵則無降故席各三重受賓酢亦然若使卿來聘大夫為介燕之時不以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禮當三獻卿大夫席皆再重以為賓故讓尊于卿而專席則君於受酢之時亦專席不故以禮記禮器

卷九之一

七

君之尊臨賓故降而就之也此皆以少為貴以其內心也○按設席之時大夫亦再重大夫就席自微之而君不辭者彼自為卿讓卿亦不辭者又嫌于為主也燕禮賓酢族主人不酢君此于君有酢者異國之臣不同本國也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往德本作任○旅陳也天子巡守諸侯朝聘于天子及相朝聘凡行饗禮俱有庭實也物產有宜故不定其物地有遠邇亦不定其期鍾金也參之居庭實之間周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侯伯用璧琮子男用琥璜若享于天子則皆以璧琮此亦舉一以例也往德謂任猶尊也或謂有德而歸往或謂彼以德來我以德往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俱可通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且明之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歌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下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且鄭讀神或如字○蓮豆詳祭義且明詩昊天曰旦昊天曰明燕以賓門為大門卿以廟門為大門易以敬和易之中有嚴敬也闋止也主君獻賓樂作賓卒爵樂止賓酢主君樂作主卒爵樂止若賓非敵則賓及庭樂作主人獻賓賓卒爵告旨樂止主人獻公樂作公卒爵樂止款之款其以樂道和之妙也奠酬賓奠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以德音之音發賓主之德也旅幣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蓮豆皆以多為貴以其外心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養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禮記禮器

卷九之一

七

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俱郊特牲○因上言及樂事樂以道志之意又因祭饗而推言之及于養孤老見其義皆相通也天地之氣陽舒陰肅故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下之物不外陰陽陰陽和而萬物得矣則理天下詎外禮樂哉大戴禮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此舉春以該夏舉秋以該冬故錯言春禘秋食耆老也禘嘗皆以進孝養食皆以用恩而一用樂一不用樂樂禘用飲為陽食皆用食為陰聖人舉事無不順陰陽以理萬物此陰陽之所以和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按周禮時祭無不用樂春秋皆養孤子食耆老熊謂此節殷制秋冬止有管絃之樂無鐘鼓之樂然商頌言庸鼓有樂即祀帝言頌予蒸嘗能說未確也蓋漢儒各以所聞為說耳祀帝於剡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

道禮其本也。此因上更推言之。因統結之。天草故主敬廟親故主仁。喪一于哀故主忠。而附身附棺一

有不主則亦餘于親故必備服器乃為仁之至也。和物足以和義故賓客用幣為義之至。合言之則忠即仁敬即義。仁義根于心而無形禮見于事而有象。仁義雖禮所由生而非禮則仁義亦無由而見。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必本禮以觀之。所謂觀其發而人可知也。不然祭物不由禮何以得之哉。前言禮樂而此言仁義禮近義樂近仁也。

右第十二章。廣言用物之宜有以多為貴有以少為貴。總欲其稱皆以申義理禮之文之意。而末則欲人由禮之文以深探其意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

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貴也。甘者味之中白者色之質故可以受和受

采而忠信則人之貴也。人不忠信則習于禮亦虛文耳何以行之哉。

禮記

卷九之一

太

右第十三章。承上忠信禮之本而言前既廣言義理而後復歸本忠信見必本立而文乃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族大族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大

謂追享朝享舉一獻而三獻五獻該之。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四望蓋合五帝而祀之。若明堂之祀方明也。祀五帝不名饗者無專鄉也。若止祭山川名旅不名大矣。饗帝謂南北郊誦詩三百可謂博于文矣。而誠不至則不足以格神家語亦子對魯定公問郊語記者述之見必。有忠信之本乃能通義理之文而可以議禮也。

右第十四章。承上章以下二章。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遠閭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

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

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室事交乎階。質明

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朝音潮。逮聞未鄉晨也。偏任為跛傍物為倚皆倦怠之容。室事正祭而事尸于室室事既祭而賓尸于堂季氏上大夫其禮如此。若天子諸侯則既殯亦迎尸出為堂事下大夫則即于室為加爵不賓尸也。交謂執事者往來之疾晏朝莫夕之時質明不必逮聞晏朝不。必繼燭晷頤文而全恭敬故孔子許之。

右第十五章。子路忠信人也。引孔子語以明得其人之為貴。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

奧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綦左作忌與家語作竈鄭讀與今從

禮記

卷九之一

尤

鄭盛音成。文仲名辰臧孫氏哀伯達之孫伯氏視之。于夏父氏弗綦名時為宗伯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難聞公之庶兄聞先立則僖常為臣臣不可先君故躋僖為逆祀當時宗有司爭之展禽非之而仲為政卒聽弗其禮但盛食於盆尊以瓶酒耳豈可以實柴重禮祭之乎王肅謂夏祀配祀以先放今不從者以盛於盆尊於瓶非祀也。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郊特牲。家語季桓子將祭二日而鍾鼓之音不絕冉有問而孔子答之禮齊者不樂大夫散齊九日致齊一日以國事繁也季氏以九日猶在散齊中故音不絕孔子言此實入致齊期限中二日而猶鼓鍾其志散矣何以祭乎蓋以從政可以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訪之於東方朝市之無樂不可也。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訪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郊特牲。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皋問而孔子答之蓋禮釋于廟

門外之西室以常有事于此也于庫門則太遠矣訪于西
方以賓尸故尊之也于東方非賓之矣前朝而後市以先
義後利也皆于西則非辨之矣鄭謂朝時市于東夕時市
于西今朝市于西失之考周禮市無分東西者恐未然

右第十六章 雜引孔子語以明非其人則禮不虛道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郊特牲將
之僭禮而先舉天子諸侯所不臣者言之見此乃天子諸
侯以殊禮禮之非諸侯可用天子禮大夫可用諸侯禮也
天子尊二王後故使杞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所以尊其
賢然止二代而已若如祝鮀魚陳宋嘗不臣之也況他諸
侯乎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諸侯禮失國之
君禮所以尊其舊常與已等夷然止及身而已天子無客
若其子若孫未嘗不臣之也況本其國大夫乎天子無客
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大夫

禮記 禮器

卷九之一

主

而饗君非禮也天子禮諸侯故燕饗可以諸侯為客而天
有其國自為主而以客禮待天子也諸侯禮大夫故燕饗
可以大夫為賓而諸侯適其臣升自阼階者大夫不敢有
其室若饗君則自為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
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自夷王以下此明失禮所自起
天子下堂而以車出迎于門外秋觀以臣禮待諸侯則天
子負依以立諸侯執玉入觀春夏受贊于朝受享于廟秋
冬一受于廟蓋春尚和秋尚肅以明分也夷王名燬懿王
子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諸侯復立之王德其立已故
雖秋觀亦下堂出朝觀大夫之私觀非禮也大夫執圭而
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觀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觀胡為
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朝觀國者親往而臣從則

無私觀之禮蓋聘之有私觀者君不往但使執圭往使故
必中已之信于鄰國之君然亦君命之非私交也若從君
則不敢私觀所以專其敬于君而是時且有庭實比諸侯
于君之薦幣者則直匹君而與君貳矣臣敢如是哉諸侯
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

路諸侯之僭禮也天子之樂宮懸四面諸侯軒懸三面周
王諸侯石大武之樂象太公周召者侯得用之冕而總干
象武王者不得用也。按此明指魯禮為僭持義勝于祭
統明堂位而孔反臺門而旅樹反玷繡黼丹朱中衣大夫
謂魯當用梓哉。繡鄭讀繡今如字。臺門見前旅樹反玷見檀
之僭禮也。繡鄭讀繡今如字。臺門見前旅樹反玷見檀
服是絲則中衣用素皮弁朝服各端皆麻則中衣用布今
大夫以繡黼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之緣皆僭諸侯矣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

禮記 禮器

卷九之一

主

也周禮司烜氏有火共庭燎大戴禮天子百燎上公五
十侯伯子男三十庭燎以百僭天子矣周禮王出入奏
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
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
陔夏公出入奏騶夏燕禮賓及庭乃奏肆夏大射禮公升
即席奏肆夏蓋王夏惟天子用之肆夏以下諸侯得用陔
夏則大夫亦用之矣子名武晉大夫奏肆夏僭諸侯矣其僭
皆以時為盟主諸侯來朝故所謂禮樂自諸侯出又降而
自大夫出也。按鄭謂九夏頌之族類樂崩從之而亡是
也呂叔玉因時適有肆于時夏句欲以當肆夏并以執義
思文當繁過渠今讀其詩與尸出入何與而吳天其子諸
侯敢通用乎餘八夏以何詩當之耶蓋樂有金奏笙奏笙
奏聲小金奏聲宏有不歌而但奏者諸侯不敢祖天子
有歌詩而即以調合之者若今七調然諸侯不敢祖天子
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
也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叔牙
罪誅而季友隱其惡仍為之置後故仲叔叔以季為大宗

且立桓廟于家稱三桓焉其宗季禮也立桓廟非禮也○
按孔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得祀其所自出故魯立
文王廟公子為大夫得立宗廟于采地故邑有先君之廟
曰都王公子母弟無功德不得封食采地內亦得立祖王廟
故周禮都宗人家宗人享祭祖王廟愚謂皆非也天子之
子以上德封不得以上德祖天子且言無功德不封亦于
采地立祖王廟是無人不祖天子矣明堂位言以禘禮祀
周公于太廟不言祀文王左傳吳子卒臨于文王廟蓋魯
為諸姬之大宗昏喪必告而王姬歸齊季姜歸周多使魯
主之故立文王廟以為統宗之地所謂宗廟則子之所自出
非以為祖故有告而無祭也若以為祖則太廟當祀文王
而周公不得稱太廟給禘當于文王廟不于周公廟矣若
季禮為三家之宗而君在焉昏喪皆告于君君之嫁娶亦
不使季主不得援魯立文王為例而立桓公廟且以為祖
而祭之也邑有先君廟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
成康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絳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
沃故傳言曲沃君之宗非王子公子各得立廟于其邑也
又周禮都宗人家宗人享都家之祭祀凡祭祀歸福于國

禮記 卷九之一

三

國有大故令禘祀既祭反命于國並無掌祖王廟之文蓋
所祭者乃卿大夫之祖臣祭亦歸福于公曰禘禘祀亦及
先臣若所云百辟卿士之有功于民者或其所地有山川及
因國之無主後者非祖王也儒者說經欲以明禮而曲為
飾可乎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僭于此相貴以等
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通結上文言其始
侯敢于僭其極以大夫之強而諸侯為所脅至于越其等
列以相賈賈其貨利以相誘而天下之禮無不亡矣蓋甚
疾之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桓之殺若慶父
綏叔牙醢記者深忿大夫之強而諸侯脅故作此快
辭其實專殺大夫亦禮所不許必告于王乃殺之也
右第十七章復雜舉諸禮而推其義因歷舉其失禮
能增美而反人于回夫惟
不忍信因不講于義理也
終

禮記卷九之二

任啓運章句

禮運

孔本第九兩本第二十八今定為第三十三○
因章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子游門人所記而
城曰以運會言則自唐虞而三代大同而小康衰
而為紀宋幽厲為幽國而三代之大綱而小綱
皆時會為之以運行為言則自天地轉陰陽四
時播五行垂而為日星發而為山川明有制度幽
有鬼神變化流行皆太一為之也一篇前後義兼
兩端姚舜牧曰其大旨要在謹禮謹禮則能挽小
康為大同承天道以治人情乃君之大柄然治必
有本故貴立身無過之地其下教以守正教以作
則教以修義之柄禮之序明于順乃能守危總責
成君身見治人必先自謹也黃叔陽曰天人相為
符應先法陰陽而作禮樂終以禮樂而贊陰陽按
如此則運會雖有不齊而王者自能挽之矣張子
云禮運是一大片段文字混然持大體讀之自見

禮記 卷九之二

一

細碎求之必不得今欲
易曉姑析為十二章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
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正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觀並去聲○家
司寇凡祭必立賓言與非正賓也觀即臺門見禮器嘆魯
之意詳後四章英其最著者未逮而有志亦欲為東周之
意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
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
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

同矜鯨家

十字
本字

二

錯以設上

視義

111

大同盡善

不各有自然之則于其間此天道之本然也然天之道無
不同而人之情則有異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不能無過不
及之差惟聖人本天則以治之使不失其則也詩衛風相
風蕭蕭布散之意列則布散之而有行列次序也天資始
則一地資生則分鬼神又天地之功有故聖人之承天也
太始取諸天之一順承取諸地之布其屈伸變化取諸鬼
神之推遷而後達于吉凶賓嘉之禮以治情此天下國
家之所以無不正也鬼神兼後山川五祀祖廟言之

右第二章

本天治人一篇大旨下文反覆申言之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
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
吾以是觀之

禮記禮運

卷九之十二

四

其理夏時言等推類以盡其餘子游欲聞禮制之全孔子
言我欲夏殷之道故之杞宋無如杞宋文獻不足禮已無
徵然我即坤乾一書以知其意即夏時一書以察其夫禮
全而不足徵者皆如見之特無徵不信不可名言耳夫禮
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黃桴而土鼓猶
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此統古今文質之變以極言之中
古未有釜斲黍米裂豚肉而加之燒石之上以為熟未
有尊卑掘地汙下以注水而兩手掬之以為飲其為飲食
至陋而心知報本即以此為祭而且以由擊地以及其死
樂神此其致敬于鬼神者人情即天道之自然也及其死
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
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
初孰熟通○復見大記飯含也腥生肉鄭曰生米禮之初
如是生而和致敬于鬼神故及其死也人亦以鬼神事

之升屋號之不生然後飯腥于舍之時苴熟于葬之日其
飯腥者以未燔之前如是其直熟者以既燔之後如是其
以飲食之遺待之也所以然者神陽鬼陰陰陽合而生散
而死又生為陽死為陰今見其體魄之降為陰為鬼則知
其氣之上為陽為神神升故望諸天以號之鬼降故藏諸
地以葬之天陽而地陰也凡此順于鬼神皆從其初致
敬鬼神之一念而生此人情即本天道之自然也昔者
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
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
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
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醕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
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禮記禮運

卷九之十二

五

以居若獸之穴構巢橧巢木以處若鳥之巢茹毛去毛不盡
而非食之上古燧人始出火而用未廣神農修之乃金廣
也范形模也無屋曰臺臺有屋而四達曰榭榭而燒曰炮
加火上曰燔燔以熟曰烹貫有屋而四達曰榭榭而燒曰炮
鑊土以火陶炮燔烹炙皆以火熟酒醕亦火熟而後釀之
麻爾亦火熟而後可績可練可修火之利也朔繼事
神之事而通益之也故乎酒在室醴醕在戶黍稷在堂澄
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
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
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體通象鄭讀齊才細
反今如字○周禮五齊
一泛齊始造一宿而澤上浮此不言非天子不用也二醴
齊其米酒有體而未化即醴也三盎齊酒成而滯然慈白
色即醴也案六穀之總名釀酒以黍故中舉之四緹齊酒
熟而紅赤即醴也五沉齊酒極熟而滓沉即澄也酒三酒

也一清酒新醕者賓長獻尸自酢用之二事酒舊醕者卑
賤執事用之三昔酒冬醕夏成陪位無事者用之平酒室
內近北泛齊室中醕戶內醕戶外醕室上登堂下三酒在
登之南先平酒以從古味愈厚則愈卑牲鼎以備養列音
以備樂祝報以備事此皆三代謹禮之事備物如此當祭
之時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咸得而又夫婦有所以備內外
之官定陰陽之位雖未獻而已可格神矣作其祝號平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
俎執其殺與其越席疏布以暴衣其滌帛醴醢以獻薦其
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越一作趙音活
○此言朝踐時事周禮六號一神號若昊天上帝二鬼號
若皇祖皇考三示號若后土皇祇四牲號若一元大武剛
鬯五鬯號若明粢薌合六幣號若嘉玉量幣皆祝稱
之以告神也穀體解也熟謂謂之周禮廟祭不用越席疏
布孔云此夏殷禮孔子于此取之或殷略之義也滌帛潔
帛也王禮三獻延齊四獻醴齊其醢于饋食用之諸侯不
禮記禮運 卷九之二 六

用泛齊故醢即于此用之君獻尸賓長以肝從夫人獻尸
兄弟以燔從君初獻夫人亞獻君三獻夫人四獻故曰交
平酒血毛腥俎從上古熟彼醢醢燔炙從中古物備矣而
又君與夫人交獻合人陰陽之官使鬼神陰陽之既散者
冥莫之中亦于是合焉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嘉鬼神之魂魄乃所以合之也然後退而合享體
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銅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此言饋食時事合烹饌薦而復
既烹乃分別牲體之貴賤以供尸及賓客獻酬之俎也士
牲用豕大夫加羊諸侯加牛此又加大先儒疑上公禮若
天子又加馬與雞也餽羹肉汁之有菜和者饋見祭義祥
善也此從今禮饋食既享于神而恩意之及賓客兄弟者
又周流普徧至祝以孝告而人之心達于鬼神禮以慈告
而鬼神之心亦達于人陰陽交而幽明洽豈不大善乎夫
禮之初始于一敬然上古荒畧禮猶未成至三代歷質文
之變極損益之宜而情文大備此禮之大成而為三代之

也欲聞禮之極即此可觀矣
禮莫重于祭故專以祭言之

右第三章

極言禮之盛所謂郁郁乎文吾從周者也
聖人豈貶三代尊上古哉○家語別屬問

禮篇以
此為正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
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家語上
白今之君子莫知由禮何也句○周道傷于幽厲則欲觀
周禮必于魯然周公制禮以垂萬世而衰之者乃在其子
孫周公不已衰乎夫杞宋之郊亦為其祖禹湯常為天子
一代之制作子孫當世守之耳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稷周公所定之禮甚明魯諸侯而可郊祝嘏莫敢易其常
禮記禮運 卷九之二 七

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假家語作嘉宜從之○常古常行之古法周禮大祝掌六
祝六祈皆繫諸六典藏之太史屬于春官易變而增誣也
君明德以薦馨香則祝史正辭而其善大矣若但說史
藏其辭說而人不知則必矯誣求媚非昏昧之國而何哉
鮮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夏用醢殷用俎先莫于餽
守故以獻尸及君諸侯用之是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
僭禮之君也孔謂魯賜故得用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
也是謂僭君冕弁君賜之所謂大夫強而諸侯後也禮樂征
伐自諸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惟有家宰其屬亦置家司馬司
徒然攝官不備也四命受器乃備祭器大夫有采置而不
備無采并不得置天子之大夫判懸諸侯之大夫左鍾右
磬若未賜并不得用故少牢禮不言奏樂亂國君臣無別

上下
亂也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

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

臣同國曰臣曰僕貴賤之分也喪昏不使王者體人之情也若君不體臣之情而以三年之喪使之使臣

以衰裳入朝視其朝如私家也或輕其臣而使與家僕雜

居齊齒是卑仕于公者如仕于家而公朝無異于私家也

是君自卑而與臣同國也○觀禮弓矯固語是當時且不

敢以齊裳入卿大夫之家向况公朝蓋此節是言君之輕

其臣正以自輕所謂降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也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

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此世及

之制度也天子若文武之子孫賢如魯衛皆建國若毛鄭

亦有采地以爲卿大夫其餘天子子孫不得建國賢者分

以畿內之田不賢但養以畿內公田之祿諸侯子孫賢者

亦受采邑不賢亦養以田之祿大夫不得割采邑與子孫

禮記禮運卷九之二

但養以祿入而已如此則使之客得其分而禮制行爭奪息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

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天子巡守諸侯不

故舍天子于祖廟若非禮而輕適諸侯與舍其祖廟而苟

爲嫌慢是壞法亂紀自天子始也鄭曰禮籍諸侯之廟諱

天子雖尊猶有敬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

也自拱勛也亦通諸侯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

君與臣爲諱問疾弔喪見大記諸侯侯也天子棄禮而諸

不謹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

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

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

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

國僭差之禍起于天子諸侯之自失其禮則禮非君所執
難以治之明者嫌者似而難辨禮以別之則決微者細而
繁而易治禮以考之則定仁義相爲體而一輕一重各有
常焉禮以別之則辨此皆所以治政而君身賴以安也不
然則政不正而君位亦危矣倍者不法猶者不廉若君
則臣不臣也若臣位不正則思峻法以馭民而俗亦敝俗
敝則將施不測之恩威以誘民震民而法愈無常則顛倒
衡決常制蕩然而禮愈無列矣夫禮無列則朝不信道而
士不事刑肅而俗敝則民無所措手足而不歸其病庸可瘳
乎

右第四章此乃明前之發嘆之故見當時不由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

禮記禮運卷九之二

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謂

安也政治則君安故政爲君之所以藏身然政非君所能

自爲也必本乎天而散布之以降命焉夫天無所不統天

命亦無時不行君能法天則于社見地道承天之理可以

別嫌明微于祖廟見率祖率親之理可以別仁義于山川

見鬼神生物之理可以備鬼神于五祀見四時分職之理

可以考制度如此則足以治政而君亦安聖人之藏身安

而且久凡以此也○統言之則祖廟山川五祀皆鬼神故

前曰列于鬼神下曰並于鬼神分言之則草木之榮枯水

泉之盈涸鬼神之屈伸往來在山川尤易見故後曰山川

所以備鬼神其以假地見別嫌明微者易曰初六履霜陰

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凝于陽必戰故聖人參於

謙于無陽故稱龍焉故別嫌明微在于般地故聖人參於

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

山川而以身並之也。所謂體之身而藏於心。所樂謂誠其身而及乎物。聖人平日所居而安者。莫非天地鬼神自然之則。而所樂而玩者。又皆人情受治之所。當然此其所以身安而政無不治也。○按文義與易繫傳所居而安四分禮樂非。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生時生財皆天地之功用。則言天地而鬼神在其中。人皆受生于天地而又加以父師之養。教然天地父師各一其道而不能相通。惟若我成輔相可以參天地之功。正德厚生可以兼父師之道。以正用之。足以為民之治。然必先自立于無過之地。乃可以治民。故處其禮之序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

禮記禮運

卷九之二

十

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陳讀上三。明字為則。鄭讀則君則字為明。今並如字。○君當立于無過之地。故必自明其德。使民共仰其明。而非以明人為事。且為人所養。所事不身為養。人事人之事也。蓋君以明人為事。則自治疎而不自立。身無過之地。且養人則勢有不給。事人則失其尊之體。而并無以治民。故皆不為也。惟百姓則當則君之明。以自治。且供賦以自安。其分效忠以自成其名耳。蓋如是則禮之序自上而達于下。人眾著于君臣之分。皆知則君養君事君為吾分所當為。如此則心安理得。死亦其所愛。不如是則無以立天地間而生亦其所患矣。此禮之序。即民之所以治而聖人之所樂而玩者。原不越所居而安者也。○陳故用人之知去謂君不可則人恐開侮慢自賢之病矣。

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怨。用人之仁去其貪。

人皆知則君則知用之。觀法而

變詐去皆知事君則勇用之。宜力而暴橫去皆知養君則仁用之。愛戴而私利去。是君能以正用而用民。皆歸于正。

也。若武仲之知。則用其詐。卻獻子之戰。則用其怒。陳氏之厚施。則用其貪。而已。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鄭讀辨非。今如字。○死皆公義也。如君死社稷。義之正也。若大夫死其宗廟。則知有家不知其國。豈非變乎。晏子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晉樂盈范中行。之亂其家。眾多為之死者。蓋以為義而為之。不知其為變。夫惟禮不達而分不定也。

右第五章

此承前九王承天之道而申言之。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耐。能字。孔云。能三足。隨後世。借能代耐。幸有者一二而已。○知人之情。而因示以當然之義。合義則利。失義則患。然後民之所愛。所患。皆合于義。所以能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不異于大道之行也。何謂人情。喜怒哀

禮記禮運

卷九之二

十

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友弟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含禮何以治之。愛與而不不同者。愛因物生。欲自我出。愛泛悅之。欲求得之也。循十義而相信相睦。則為大利。反十義而相爭相殺。則為大害。聖人所以治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愛皆欲之屬。怒哀懼皆惡之屬。故欲惡為心之大端。心藏

右第六章 此承前治人之情而申言之

情而申言之。

禮記 禮運

卷九之二

主

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先以天地之和言之見人所以生所以養皆于是也天在上其所
 梁者陽而日星光垂于下是陽常下施地在下其所聚者
 陰而山川流通于上是陰常上濟陰陽變合而陽之稱爲
 木司春陽之盛爲火司夏陰之少爲金司秋陰之老爲水
 司冬冲氣爲土居中而附于四季和氣順布則日順軌而
 月躡之朔望盈闕皆以三五爲期而無眊肭仄隱之患也
 姚舜牧曰五行生數自一至五合之得十五故盈闕皆以
 三五爲期湯道衡曰盈者闕之始闕者盈之始愚按三五
 明成而魄生又三五魄成而明生故皆曰月生蓋天地之
 數河圖之中以十環五而洛書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謂戴
 綴實斜列四周皆得十五也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謂戴
 戴之意愚謂亦終禪之意蓋出前而觀則火所負戴而生
 我者木自後而觀則木禪火而木之氣亦終竭矣土生于
 火金生于土水生于金木生于水皆然五行四時十二月
 所謂逝者如斯夫終則有始天行也五行四時十二月
 還相爲本也本猶根也陰根陽陽根陰木根水水根金金
 根土春爲夏根夏爲秋根三月爲二月之根

二月爲三月之根循環無端無有止息也○五聲六律十
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爲陰法也加六間
之陰以呂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則十二管矣
蓋天之中數五五以爲聲天陽奇故正聲止于五地之中
數六六以爲律地陰偶故律必呂之而成十二管也夫聲
台清濁正變亦十二焉故十二律以節之而止言五聲者
宮商角徵有濁有清羽已至清故無羽清是四清卽五聲
之再周變宮變徵及變宮之清皆不用則所用仍五聲也
以今器色言宮之四宮也不用則猶五聲也上商尺角工徵凡變徵
六羽也而宮調乙凡不用則猶五聲也旋相爲宮者毛正
餘曰正生清由低而高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接七正
環而至于高如宮調四上尺工六而繼以四仕凡工也清
生正由高而低蕤賓中呂姑洗夾鍾太簇接五清環而至
于低如工四而下有六工尺三聲也推之七調皆然○舊
說宮商角徵羽五音尊卑之次宮徵商羽角五聲相生之
次黃鍾子大呂丑太簇寅夾鍾卯姑洗辰仲呂巳蕤賓午
禮記禮運

卷九之二

五

林鍾未夷則申南呂酉無射戌應鍾亥十二管順序之次
黃鍾一林鍾二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
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十二管相生之
次如第一黃鍾宮則林鍾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鍾
變宮蕤賓變徵第二林鍾宮則太簇徵南呂商姑洗羽應
鍾角蕤賓變宮大呂變徵第三太簇宮以下通以次還十
二律各旋五聲則六十律各加二變則六十四調按聲無
羽下能生變宮之理則毛氏次變宮于正宮下變徵于正
徵下得之且黃鍾爲陽律之首不待仲呂之生大呂陰呂
之首不待蕤賓之生毛氏謂黃鍾至仲周律得五清大呂
得四清太簇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然皆能補
救以全其清仲呂周六律蕤賓周五律皆無清林鍾下五
律祇清聲耳故調止于七則舊所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
云六十律六十四調皆虛談也

爲質也○和去聲○春酸夏苦季夏甘秋辛冬鹹爲五味加
本味之淡爲六和十二食十二月所食相爲質如
夏以苦爲主春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夏以酸爲主也

夏季黃秋

白冬黑為五色加天之名為六章十二本十二
月所服相為質如春以青為主夏以赤為主也故天者天
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天地無
居天地之中具天地之德是天地為體而人為心代天地
以有思者也五行無端而人具五行之氣是五行之用體
而人之用顯代天地以有為者也且五行之氣越于聲達
于味章于色而人皆資以為養則又取精多而用物宏所
以為萬物之靈也○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天道福善
禍淫善者人欲福之淫者人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
湯三才曰論其初造化是活的人是造化做就的論其後
則天地做不來的事都要人做轉覺造化是定的人是活
的

右第七章

明人所由生見人之
情原本于天之道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

禮記禮運

卷九之二

古

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

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人之所以生也由于天地之德陰
陽之氣故聖人作則必以天
地為本陰陽為端本者根諸自然之理端者因其自達之
機本尚無形而端稍有可見也四時日月即天地陰陽之
運行而可見者柄所以舉紀所以理量所以繫聖人舉事
因時以準其大綱而每日所行又細別其條理至于積月
之久又統大綱以考其成然後本立而末已該端引而終
亦見天地陰陽之理乃無餘蘊矣而猶未已也鬼神之神變
化無息而聖人以之為徒其無息同五行之功其各正而
聖人以之為質其各正又同是聖人所制之禮其義至精
而為法至當如規矩之于方員繩墨之于曲直宜足以精
治情之器而人情為田禮以耕之至于大化淑洽四靈且
以為畜矣○陳澧曰日星為紀如日中星為日永星為
以紀時而作事尹再恭曰每日星遷一度故曰日星器如
易立成器以為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
天下利之意

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勤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

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

行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

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天地

則萬物皆未本得而未從之故物可舉陰陽為端則物方

舉而情已著如事之屬于陰者必怒必哀必懼必惡事之

屬乎陽者必喜必愛必欲必欲若易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也得其情然後度所以治其情四時為柄則所舉

者綜其大綱而事已可勤如王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學

者春詩秋禮耕者東作西成皆是日星為紀則于每日之

中各有當行之條件而事可列月以為量又舉一月所事

而考其成功熟而有不熟若樹藝者制其宜植其本盡其功

而歸于成熟也鬼神為徒則循環無窮而事可守所謂運

而不已也五行為質則迭乘代起而事可復所謂終則有

禮記禮運

卷九之二

始也如是則禮義真足為治情之器而規矩誠設不可欺

以方員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凡事之行其得失皆有

考矣奧如國語與草之與謂深茂也人情為田禮以耕之

則其精暢茂而深密矣鄭謂與主也田有主則不荒人以

聖人為主則情不荒王謂人知向方如室有與並通由是

四靈為畜則和氣充滿萬物皆遂飲食所需無所不足可

知獨言飲食以禮始飲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

食人情大欲存焉故也

右第八章

此乃正言聖人之
本天道以治人情

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家語稱作儀儀作儀。鮪

鯢鯢散飛飛飛飛走靈物馴擾則眾物從之見人不驚

而取之亦易龜非可食而卜能知吉凶辨邪正故以人情

不失

言之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繪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
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禮家語作禮鄭王並讀贈陳如
禮而莫大于祭故舉祭言之先卜筮以定日然後陳列祭
祀之儀物如埋幣帛以贈神宣祝之辭說以告神又代神
之辭說以報主設為制度之詳如此故國有禮之可指也
而行禮之時百官各以其職御于君所事有職而禮更有
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
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
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陳澧心無
為也以守至正三老鄉老周禮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耶蔡曰在朝稱公在鄉稱老柯氏曰致仕

禮記禮運

卷九之二

七

之公孤六卿則三老也儀以助尸者少牢禮儀侑于賓以
異姓鄭王皆曰四輔也禮不達于下則無以正天下國家
而禮之達必自上始故其祭祀也以天統百神其位三尊
惟天子祭之南郊以定其位地產萬物其利溥國之里
社皆得祀之以列其利祖者人之始生物成物之功莫著
七廟至一廟使人知其本之仁鬼神生物成物之功莫著
于山川五嶽視公四瀆視侯爵侯之報其功中雷以居
井龍以養門戶以啓閉其事皆有功于人分四時之水火
舒斂以本其事國之有禮如此故當祭時宗祝在廟與論
道而三公在朝敷教而三老在學正同而又有一巫史卜筮
瞽侑皆以其官進御于王之前後左右以各職其事王惟
端拱無為穆然在中守其至正之心以交于神明而禮之
教已達于下矣詩曰奏假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
無言時靡有爭禮所達也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
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
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

之藏也天統百神故天位定而百神受職神從天民從君
之人成之理固一也地生萬物故地利列而百貨可極地生
本而人皆以法則為正不言山川所產即地利而興作
亦事也修定天位五者之義而禮已
達于下聖人所以藏身之固在此矣
右第九章舉禮之達于祭而與射御冠昏朝聘皆
可知故聖人以禮示之而天下國家可得
也而正

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
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太一猶易言太
而役以降命矣又推而上之則言天已與地為偶而分為
二不知未分之先固渾然一理也由一理分之而上下異
位則為天地由是轉之而動靜交運則為陰陽由是變之
而生長歛藏異用則為四時由是萬物化生繁然布列而
禮記禮運

卷九之二

七

禮之而不可遺者莫非鬼神官猶主也設官分職各有所
主也天以陰陽四時鬼神化生萬物而尊卑貴賤吉凶殊
敘之禮已具焉是物物皆天命而聖人之教以降命者雖
若出于人而其降而曰命乃受職于天而非人所能為也
夫禮必本於太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
朝聘養鄭讀義王如字今從王其官于天如是故制禮
朝聘必本于天天陽動地陰靜動靜互根陽先陰後故天
動而之地聖人本天制禮動靜亦然蓋理無形而難測天之動
也陽也制之為禮則有定而可循地之靜也陰也由是列
而之事有三千三百之詳變而從時又有因革損益之道
則協之于分而協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協之于
藝而協以人治人因物付物皆天則也聖人制禮如是故
其居人也凡其心思耳目手足皆有以養之丁善而不知
其行之也凡夫吉凶賓嘉之禮皆有以備其所用而不以
此聖人本天以治人之妙也貨行禮之物如玉帛牲饌力

行禮之強如一飲百拜辭解使去已讓推以與人此行禮之實有貨力而行之以辭讓雖不若大同之不必爲已而與謀作兵起迴殊飲食謂饗食燕諸禮十者皆行故禮義禮之目也。翔曰裁身所以安已居人所以安民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家語無上節至大端也止存協於至曰養競之氣而使之講信脩睦化人偷惰之氣而使之會束皆固也行之以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則生而養死而葬明而治人幽而事神之道無不備矣其于天道不惟承之而且以達之其于人情不惟治之而且有以順之實出禮記禮運

卷九之十一

本

入處也由禮則通不由禮則塞禮不可已如是則去之必喪亡矣君子以禮成身猶以藥成酒薄且不可況去之乎。按人之會束本無不固而習于怠肆自不覺筋弛而骨縱故曰君子進敬日強

右第十章

復承承天道而推其原盡其化見治人情所以必由此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用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聖王之治天下回禮義以爲紀矣而禮義非二情之宜而制爲一定之禮使人有所持循是禮乃義之柄而義即禮之序故必修之以治人也治田農夫之事治情聖王之責之甚專待之亦甚切故聖王直以人情爲其甲焉修禮以耕者回邪釋而後美可增猶荒蕪闢而後穀可藝也陳義以耨者禮隨宜以行猶種之隨宜而布也禮耕義耨而備有氣稟之偏物欲之蔽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義又將難出于其間如根莠之害穀故必講學以耨之禮耕義耨而無真淳想至之實以貫乎中則禮義皆爲其文講學亦爲徒說如穀之耗而不實故又必本仁以聚之禮耕義耨而無真淳想至之實以貫乎中則禮義皆爲其文講學亦爲徒說如穀之耗而不實故又必本仁以聚之則人猶若其難而鼓舞作興之妙容有未盡者故又必播樂以安之如此則所以治情無餘事矣。陳澧曰講學以播博而求之不一之途所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本仁以聚約而會之至一之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又曰本仁聚之功始條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終條理也講學貫乎中自始至終無所不講至其成也則禮義之功著乎先仁樂之效見乎後愚按此言治人之情陳說牽配俱未當也蓋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便是學綱有雕麟之意便是本仁象勺之舞飲射之歌便是咏歌以養性情舞蹈以養血脉便是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爲義之柄義爲禮之序則禮未制而義猶處于虛禮成而義乃形于實也夫

卷九之十二

元

先王制禮本以義起則禮雖有定而今有合于人情之宜當以義起者獨不可變通損益于其間乎此修禮以耕又必陳義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以種也。藝謂事所當爲分其理之殊也禮以義起則陳分音問。藝謂事所當爲分其理之殊也禮以義起則陳義以種可矣又必講學以耨者何蓋義因乎事而仁根于心仁之中原有是宜隆宜殺者而宜出焉是義不特爲事之分而實仁之節也故講學者不徒講夫藝之分而求協諸義并講夫仁之節而得其所以分別由知人以知天進而日上豈不強乎此陳義以種又必講學以耨得夫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學講于仁仁仁也。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已明矣知義爲仁之節即知仁爲義之本而本仁以聚自有不容已者既得夫仁則順德在我而咏歌舞蹈皆樂片樂之體已在是矣體仁足以長人得之者豈不尊乎此講學以耨故治又必本仁以聚而播樂以安亦自本仁以聚來也。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耨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

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耕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又反言以明可亂而功尤不可闕也達于順安則自達四體既正庸草非有意遠之如足于食者自漸而肥也四體既正庸草克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禮記禮運卷九之二

主

相正者君以禮待臣臣以道事君君不驕臣不諂也以德為車所行無非禮義以樂為御行之而和順從容也以禮相與世朝殷聘無失禮無過禮也以法相序或從長或專或睦或睦事或睦出也信相考內外如一亦始終不渝也此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外內之道大學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全也故謂之大順

右第十一章

復承治人情而詳其功極其效見本天之道已得禮之原此又推本太一是極其原也前言之至大順是極其效也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施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淡而通茂而有聞連而不相

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此以下承大順而極言周以事生以送死以事鬼神始之謹禮以示民有常者主此民皆習于常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不言講信修睦固人會束者自修之功不待言也大順如此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而不至於死結事之異者一時並行而不至於外讓事之細者綜理甚周而不至於差失極事機之幽深者亦燭之而能通事勢之茂密者亦折之而有開數事連接而來亦處之裕如而先後不相及一時並至亦處之各當而彼此不相妨如此則順之至矣曰大又曰至者其量無不包其妙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順之至如此可謂安矣而心惟危縱之則易守之則難故必明于順之道乃知禮之不可不謹而有以守其危也夫人之情當所喜所欲所愛則必豐當怒哀懼惡則必殺豐而不為之節則入于驕盈殺而不得其平亦流于吝嗇任情一往天理滅矣聖人制禮記禮運卷九之二

禮記禮運卷九之二

主

禮本天道之正度人心之安豐而不過于豐殺而不過于殺其大者所以持人之情而合其危也鄭謂君子居安思危守危長守此自危之心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須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擲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有此順之實也一本妖作妖孽作孽醴作醴振作振闕作規○所以順者禮而已矣故聖王之以禮治政也莫不因

發而中節推之天下無所不通愚按脩禮達順緊承上章達義體信直應首章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蓋信非他節所謂仁者義之本順之體也不仁則禮無其實矣

上大順而極其效見謹禮之至其神
等于是大道之公大順大同其致一也

○篇中言禮極其盛矣而要不外承天道以治人情
之一言蓋在天爲天之道陰陽鬼神四時五行皆天
道也其在於人則爲天命之性率其天命之性則性
善而情亦善焉所謂發而中節原不遠于未發之中
也然人氣質所賦鮮有不偏而物感之交遂附于情
以自汨其性而天道之本然者失矣聖人本天道以
治人之情非與情爲矯而與情爲安情得而性自得
矣此聖人修道之教所爲繼天而立極也原之大順
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三代之英一大道之行矣通
篇文勢前後呼吸是謂大順纔與是謂大同相應家
語原文可據也記者不解忽竄入是謂小康一
句致前後全不相應故愚謂刪此四字卽得

黃鍾至尊周律而得
五清大呂周律而得

四清太簇得三清夾
鍾得二清姑洗得一

清然皆能補救以全其精至仲呂周六律

麤賓周五律則皆無
清焉若林鍾以下五

律祖清聲耳不可立
故調止于七而聲

亦止于七聲有十
二而止于七者變宮

四清者羽清極無羽

歸本宮不用

卷九之二

五聲四清九聲七調二變十二律全圖

南呂商清
第七齣
仕

夷則變宮
不川清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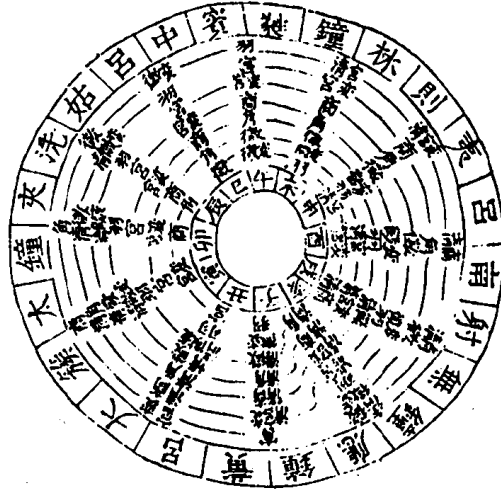
村鍾宮
第肆個

第五聲六

申
凡

姑洗
第四聲

第三聲 尺



禮記卷九之三

任啓運章句

樂記 孔本第十九 芮本第三十 朱子儀禮分禮樂記

○芮城曰漢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

子言樂事者撰樂記二十四卷及劉向校書又得

樂記二十三篇不知何人撰今此所傳十一篇乃

取之二十三篇內者史記樂書全載此記世以爲

褚先生讀樂記與劉向校定褚因取之今按

史記別錄篇目不同褚之所受當別有本耳鄭氏

註禮典別錄篇目同今目次違異蓋南梁有皇甫侃北

齊有熊安生唐孔氏作疏以皇爲據以熊補之則

更鄭目或皇意也愚按獻王所撰其內史承王度

傳之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獻王所撰其內史承王度

樂記張守節云公孫尼子次撰劉向校定尚二十

三篇有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

始第十五樂律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

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招本第二十一昭領第

章取史記說苑家語等書正其謬誤而斷爲二十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

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

及千戚羽施謂之樂此去聲○人知聲音之爲樂而不知

也○心之靜萬物之理具焉而不感于物亦寂然無可

見故可見者每于感物而動也感于物如世道之盛衰人

禮記 樂記

卷九之三

一

禮記 樂記

卷九之三

二

事之得失境遇之險夷順逆出曰聲此合曰音變無定
方有定人心既動則必形于聲有聲則必不止一音而清
濁高下自相應而生變由是以其變者譜爲一定之法使
清濁相得高下相宣則成方而爲合比之音矣由是又攝
之以八音之樂器及武舞之干戚文舞之羽旄而後樂成
爲○聲不止言語即歡笑悲泣皆有聲皆有宮商角徵羽
管絃子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商如雞鳴角如雉鳴木如
如負豕豕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
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如鳴
絃可吹可奏者皆成方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
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
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
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
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後凡喜怒哀樂之樂並同

音聞柔說范作調○人之心失所親則哀得所親則樂
其情則喜通其意則怒見可畏則敬遇可悅則愛此六者
心之感于物而動也唯枯槁寂寞無所感發則此六者
布之廣粗大而雄鷹高而急直無邪曲廉有方隅和不平
展柔則順從也言以者謂如此而又如此此六者心之形
于聲而生變也夫哀樂喜怒愛敬皆心所自有當其未發
則寂然不動猶性之本然至感物而動則已爲情之移而
非性之定矣此一節詳言心之所感起下當慎感之意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
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
而出治道也道行並去聲下道如字○人心之動係于所
心則必有志而志之所向易慢日道之以禮使有所循有
志必發于聲而聲之所發易和日道之以樂使無所戾既
發必見于行而剛柔異稟厚薄異情未必能一致則又政
以一之雖行未逮入于泰而或一念之操所與之非未必

不入于此則又刑以防之此四者其事雖殊其歸則一凡以慎其感而同民心為治之道固如此也○教民之樂不
○右第
則非民氣皆樂民德皆淳者不能故曰禮樂百年後興也
一章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呂覽和作
政險徐廣曰乖一作煩○音固生于人心而音能感人是
又生人心也觀之于古凡音之安樂由于政之和音之怨
怒由于政之乖音之哀思由于政之險而民困宮為君商
也正惟音出于民心而音乃足以生人心矣
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愆慝之音矣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意一作帖說苑作則無法○此下皆明聲音與政通之意
而此一節以治世言見政之通于音也宮最尊故為君商
次之故為臣角又次之故為民徵又次之故為事羽而
後有事也羽最卑故為物五者不亂然後其音無愆慝不
其政故必君臣民事物五者不亂然後其音無愆慝不
之病焉○按史記及律呂新書大約宮音最清寸數最多
三分去一以角為徵三分益一以商為羽三分去一以羽為
分益一以角為徵三分益一以商為羽三分去一以羽為
天之數五以角為徵三分益一以商為羽三分去一以羽為
一羽火二徵木三商金四角土五宮其生之序水
天地之中氣所謂元聲也故居中而為君歷商角漸高而
上至徵羽則以高為低下而仍與宮環接有君而後有臣
故商為臣民大故角為民民必有事故徵為事有而後有
後用物故羽為物君尊臣卑故宮商之間有變宮民貴而
物賤故徵羽之間有變徵而不言者變宮亦宮變徵亦徵
其二變皆闕而不用也其數黃鐘長八寸又十分之二寸
其一分以九為一其一分以九為一其一分以九為一其
而得其一其一分以九為一其一分以九為一其一分以九

二分一姑洗六寸又十分四仲呂五寸九分又三分二蕤
賓五寸六分又三分二林鐘五寸又十分四夷則五寸又
零三分二南呂四寸又十分八無射四寸四分又三分二
應鐘四寸二分又三分二其法如黃鐘八寸一為宮則林
鐘五十四為徵太簇七十二為商南呂四十八為羽姑洗
六十四為角此正聲也若由角三分去一則應鐘四十二
餘九分六分六為變宮在羽後宮前由變宮三分益一則
蕤賓五十六餘九分六分八為變徵在角後徵前此變聲
也其旋相為宮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羽過物則不用
全律而以半聲應之如林鐘五十四為商則太簇去半三
十六為徵南呂四十八為角此均法也若用之祭則去半
四十六為徵南呂四十八為角此均法也若用之祭則去半
用而徵即下生羽又以此均法為天宮林鐘為地宮黃鐘為
人宮祀天則去地宮祀地則避天宮宗廟則避地宮黃鐘為
于是有二八三八而相生者此用法也先儒之說大畧如
此惟王喬柱之說不然謂自黃鐘至大呂屬陽自蕤賓至
應鐘屬陰此大陰陽也折而論之黃鐘陽大呂陰此小陰
陽也夫樂之難不難于審聲難于定律旋宮之法不難于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宮難于黃鐘之宮黃鐘正則諸律正矣呂氏春秋載黃帝
命伶倫取嶠谷之竹斷兩節間三寸九分黃鐘為九寸黃
含少劉恕外紀無忌隋志皆同自史記以黃鐘為九寸蔡
氏新書因之而黃鐘之度茫然旋宮之義亦莫識矣夫黃
鐘當子之中一陽初動于卦為復則三寸九分陽之始也
升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陽尚微也故止升六分自是
而後已向于春故太簇五寸四分夾鐘六寸三分姑洗七
寸二分仲呂八寸一分蕤賓則得九寸焉當午之中于
寸二分仲呂八寸一分蕤賓則得九寸焉當午之中于
卦為姤陽之極也一陰于是始生而陽漸損故林鐘八寸
四分陽尚隆也故止降六分自是而後已向于秋故夷則
七寸五分南呂六寸六分無射五寸七分應鐘四寸八分
至黃鐘仍得三寸九分焉此太陽行氣之數也陽之性動
動者數三始于黃鐘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于蕤賓九寸
陽之老也自九寸約之復歸于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于
宗也史記不解九寸約之復歸于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于
生九分為寸黃鐘八十一分黃鐘之變而直以黃鐘之官遠
差不齊而宮商淆亂不知陽氣冬至後漸升而律反增則
氣有餘而力不足夏至後漸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

有餘况以應鐘接黃鐘繞間一月而相去四寸有奇何以
續氣數而和聲音哉章昭云九寸黃鐘之變悟變之音則
知黃鐘度極短聲極清而諸律可由是正矣夫天清而上
浮地濁而下凝人受于天地感物觸形而聲氣山焉清而
少者黃濁而多者賤以五音言之宮音清黃鐘為正宮其
數極少故為君臣數多于君故商為臣其音次清民數多
于臣故角為民其音清濁牛事多于民故徵為事其音次
濁物多干事故羽為物其音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鐘極
清大呂次清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極則以漸
而清復轉為黃鐘焉白九寸之說行清濁既消度數遂案
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反黃
鐘不為諸律役則旋宮之說何自起哉愚按地氣必漸而
升漸而降若如舊說則黃鐘十一月極長大呂漸短至應
鍾十月極短有降無升亥子何以相接恐不如王說為確
也毛奇齡據呂覽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居
上列為七聲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居下列為四清除
變宮變徵不用惟黃鐘為宮則歷十二律而五正五清皆
備大呂得四清太簇得三清夾鍾得二清姑洗得一清中

禮記 樂記 卷九之三 五

呂則無清矣蔡賓并無羽故竊以二說推之亦王說為可
通也李瑞言二說似異而皆可通以黃鐘原有高低音也
又曰如得黃鐘低宮音由本音而上以六律層高以至高
極而高宮音得焉得林鍾高宮音由本音而下以六律層
低以至低極而低宮音得焉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
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
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說苑上有無
陳作臣。此一節以亂世及亡國言見音之通于政與上
互相發也勸力竭之意宮宜重以舒其亂也荒商宜敘以
垣其亂也陂角宜防以約其亂也憂徵宜潔以疾其亂也
哀羽宜越以散其亂也危荒陂五者以音言驕驕五者以
政言無之所亂政亦從之故一音亂則一政乖五音皆亂
則政無不乖而國之亡不遠矣隋樂淫厲而哀萬寶常知
天下不久將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
聲意蓋如此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比近也慢即迭相陵之意路史樂作東歌而操北里大台
桑林是桑間樂也或以衛桑中一詩當之未是史記衛
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寫之音師曠曰此師
延為紉作靡靡之樂是濮上紉樂也政散故民流至于誣
罔其上以自行其私而不可止則流之極不亡不止也音
之生人心如此而感之不可不慎乎。張子曰鄭衛之地濱
河其土地薄故其人輕浮其地卑下故其人柔弱其地肥
饒不費耕耨故其人怠惰其人性情如此故其音亦淫靡
愚謂鄭衛淫靡固由地氣要亦君之失道使然若皆如鄭
武編衣好賢衛武抑戒磨聖又豈有不可治之地不可化
之民耶。右第二章

禮記 樂記 卷九之三 六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
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
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
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
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君臣
之事其兩相合謂之倫其各有條謂之理政即倫理之規
條禮即倫理之儀象音動于人之所感未必能一出于正
而樂以通倫理則無不正可知故凡物之有耳者皆能知
聲有識者皆能知音而唯君子為能知樂蓋所謂知樂非
止聽其鏗鏘必于聲音之中實能審之而知君臣民物之
之政之得失務使皆合于倫理而治道已備于是矣夫禮
之于樂同條共貫辨乎倫理之當然而得其宜之謂禮順
乎倫理之自然而得其和之謂樂未有不得乎禮而能得
乎樂者也非有德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
之君子其孰能之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
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

饗之禮尚平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耳目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呂覽遺音遺味作進乎音進乎味反。樂以達倫理之和故樂之隆不在極聲容之美禮以明倫理之節故禮之重不在極滋味之和如清廟升歌樂之隆也而其瑟以熟絲為絃而朱之使其聲渾復疏通其底孔使其聲遲其歌一人倡始三人從而和之初非極聲容之美而其中有不盡之餘音使人聆之而自得焉大饗賓客禮之重也而尊以平酒為上俎以腥魚為尚太羹滂賓而自得焉所以然者人道之正本無紛華靡麗之營自人情惡質好華思以極耳目口腹之欲而人道亂矣先王制樂凡以平人情而反之正也鄭以此大饗為給祭陳曰是樂祭皆未疏。右第三章。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七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天命之性天道之本然也感物而動者喜怒哀樂之發也通乎性之道人事之自然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故外物之至皆有以知之而好惡形焉好惡所當循理而動道心之正也適情則好適情則惡從欲而行人心之私也人能以人心為不可縱而常顧天之明命則好惡有節而已發之和常不遠。

千未發之中不然平日無存養之功則好惡已無節于內而物感之知遂足以誘之實其誘之之時又不反之于身以察其物理之正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物感無窮惟恃此虛靈不昧之心以爲一身之主以審其是非定其從違今既無節于內則物交物而虛靈不昧之心已化爲無知之物矣是天理常存而人自滅之而窮人欲也其又何矣。爲萬物之靈也哉由是而生心害事且齊天下而亂之矣。朱子曰人生四句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欲而不能無感于物感于物而動而性之欲者出焉則善惡于是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知知二句此指情之動爲言物至而知知者心之感也知二句此指情之動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八

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人情無節必至于亂節之舉凡哀樂之情男女交接之事皆與之以節而好惡節矣禮節樂和而不率又爲政刑以佐之至此四者皆達而民莫有悖逆則民心同而治道備豈不足爲制樂之本哉。右第四章。

右樂本第一章各本目次並同。○本謂人心也中分四

邪正二章言人心之邪正本于政治所行之得失三章言先王制禮樂以平人心之好惡四章言人心之好惡惟禮樂足以平之蓋上必以禮樂治民然後民心和是樂固正心之本而人心無不和乃可以成一朝之樂是心和又作樂之本也。朱子分前三章入樂記後一章入禮樂記。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

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
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飾鄭作飭
所以聯人之情而為同禮主嚴所以辨人之分而為異故
人用樂則相親用禮則相敬富親而親富敬而敬則有以
得禮樂之中而用之無弊矣其或過于同而流蕩者蓋忘
其敬過于異而乖離者反失其親似禮樂不能無弊此特
用禮樂者偏勝之過耳夫禮嚴而泰樂和而節內合其情
禮之異原有同外飾其貌樂之同原有異禮樂之道固如
此也故先王之禮也內得其義之和則義立者足以合
情而貴賤之等敬而不至于離矣其用樂也外得其文之
著則文同者足以飾貌而上下相和親而不至于流矣如
是而民猶不喻則又以法明示之于相親相敬而為賢者
則好之于或離或流而不肖者則惡之于不肖之至而非
毀禮樂者不惟惡之而且刑之于賢之至而躬行無弊者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九

不惟好之而且賢之則人眾著于賢不肖之分而上之政
亦均平而無弊矣夫天下之道不外仁義兩端仁主親義
主敬仁義皆性之德而禮樂自此生焉樂之同即仁禮之
異即義聖人仁育義正真有以得乎禮樂之本故其為用
自相合而不相離如此則民之治自行必無流與離之
弊矣陳謂又以仁義為禮樂之轉恐未安○右第一章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
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
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
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
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樂之文亦外見
意固出于中禮之義亦根心而等威隆殺之儀必作乎外
和出于中則情意安舒故靜序作于外則威儀交錯故文

惟靜也故樂非無五音六律之類而總出于人心之自然
則其靜者自易也推文也故禮必有三百三千之類而總
出于天秩之自定則其文者亦簡也禮樂之本體如此用
禮樂者果能得其所為簡則卑順之至人人知其大公而
皆無怨果能得其所為簡則卑順之至人人知其大公而
自不爭古聖人所以揖讓而治天下者此道得也夫樂由
中出而樂之至必盡乎人有一物不在太和之中非樂之
達也禮自外作而禮之至統攝乎已有一物不在所敬之
中非禮之行也必由已以達之至于暴民不作而刑措諸
侯賓服而兵息百姓共安于刑措兵息之天而天子一無
所怨如此則自上下無一非和氣所周流而樂達矣必
躬行以率之至孝不敢惡于人至弟不敢慢于人舉四海
之羣臣百姓皆有以合其親明其序如此則自近而遠無
一非敬心所流注而禮行矣○劉彝曰禮之用行而後樂
之道達周子所謂萬物得其理然
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右第二章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十

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
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
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分而言
之易者天禮之簡者地合而言之則天地之氣常交和之
至也而大樂同之天地之位常定節之至也而大禮同之
天地惟和故百物化生而聖人以和贊和亦有以育萬物
而不失其性天地惟節故各一其道而聖人以序贊序亦
有以奉天地而各致其誠蓋天地之功而用其合而和者為
神散而別者為鬼聖人之樂即神禮即鬼幽明雖殊其理
一也禮樂同天地如此而四海之內咸同節之理莫不合
敬同和之理莫不合愛矣夫禮有隆有殺事殊而敬則合
樂有聲有容文異而愛則同禮樂之情如此故或禪讓或
征誅事則有與時並或或繼治而名都或以戡亂而名武
名則有與功偕者耳愛敬之實豈有異哉○朱子曰在聖
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又曰禮主

鬼神屈伸之義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

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

降上下周還禘禘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

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

謂也綴音贊又音拙還旋通○綴王曰表孔曰述也表舞

器類于人行列其行列相連也兆位外之壘域著于物為

樂之情耳若器與文則或以時異或以功殊要以前人未

止故心通乎制作之原者則能因情以立文而前人未

情而前人已創之知古人探文之美者亦能因文以會

彙流以溯源也○陳澹曰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湯

武之改制皆聖者之作也周公兼三王畫倫物兼聖明之

作述也季札之觀樂亦明者之述若孔子之聖而述而不

作則有德無位也愚按古者制度未備不可不作而二帝

三王則又有作之德者也孔子有作之德矣即其得位而

夏時殷輅大抵參取前代者居多何必作乃為聖哉後世

并無述者之明而自擬于作者之聖其為作也妄焉而已

○右第

三章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

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于

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

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起于聲音用于

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官史記及賀

凌雅登云一作文非是○論理之可辨析者倫理之有次

序者無患無差謬也官猶主也樂作而各得其分各順其

序者無一毫之差謬者乃樂之情而欣喜動于其心歡愛見于

事者尤為樂之主禮制而行之中立之正無一毫之偏側

蓋樂之情禮之質而莊敬存于心恭順形于貌者尤為禮之

亦出于人心之自動人心之靈與天地之自然而樂之宜禮之

禮作樂所為與天地參也若夫行禮之時用樂之地如播

之千器遠之于聲用之于祭則人皆與能矣豈必待

明于天地之聖人哉方慤曰金石聲音皆樂而統言禮者

以成禮也○右第四章

禮記樂記卷九之三

右樂論第二各本目次並同○論即論倫之論舉論

之用而推其數詳補救之方也三章言禮樂之體而

極其效見功化之隆也三章言禮樂之和序同于天

地非聖不能行又探本言之而極其至也所謂論者蓋如

此○朱子亦分四

章並入禮樂記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

禮具于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享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

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

禮記

卷九之三

古

五治各有其功非專以千戚之舞為備樂可知禮之具
子治之辨則準今酌古各有其治非專以熱烹而祀為達
禮可知然則準今酌古各有其治非專以熱烹而祀為達
而熟烹若是者何哉蓋事與時並進與世宜前王作樂以
樂其功之所成而治之者徒極其樂竟忘其功反致樂極
而生悲前王制禮以昭其治之所定而襲之者有見于相
無見于精馴致極重而難反故必變之以補其偏按則繁
使因時世之變以取中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
道同如斯也及夫既變則功之所在勸教于勿壞樂愈敦
也而無樂極之憂治之所偏損過以就中禮斯備矣而無
偏重之失此惟參天地之聖人始足與于此也豈易言哉
舊說樂為人所好害在淫侈禮為人所勸害在倦略于文
義不其順陳謂武樂不如韶樂蓋善盡美熟烹不如脰血
得禮之意似貶三王不如上古恐非本義也。右第一章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于樂義近于
禮記 樂記 卷九之三 古

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上聲別

○天地之位高下異形而物生其間各有定位此即天地
自然之禮也天地之氣流行不息而細縕化醇此即天地
自然之樂也不寧惟是春生夏長天地之仁而仁之和亦
近于樂秋斂冬藏天地之義而義之肅亦近于禮蓋仁者
合而和氣之伸而為神義者別其宜氣之散而為鬼樂者
敦厚其和而循物者率神而從天之陽禮者別異其宜其
教正者居鬼而從地之陰禮樂同功于天地如此故聖人
作樂以應天之陽樂備而天之所以為和者樂悉載之而
出制禮以配地之陰禮明而地之所以為別者禮悉奉之
以行是禮樂乃天地之德所分寄之官也鄭謂天地官謂
天地各得其職王曰天地各得其位並通。張守節曰仁
愛樂和故仁近樂義斷禮節故義近禮劉彝曰樂發達于
陽之所生禮安定于陰之所成愚謂以二氣言則天地之
情常合台者陽之動也樂也天地之位常定者陰之靜

禮記

卷九之三

古

也禮也以一氣言則天之資始無形神之天尊地卑君臣
仲也樂也地之資生有質鬼之歸也禮也天尊地卑君臣
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
者天地之別也天地有尊卑而君臣之象已著山澤有高
而小大之事已分親上親下各有方而分者又以類而聚
飛潛動植各一物而合者又以羣而分而物所受于天之
性天所付于物之命已各正而不同夫是以在天則日月
星辰各成其象在地則水火木石各成其形天地之別如
此是禮未制而天地之別已儼然一禮矣聖人因之以制
禮正君臣之等明貴賤之位辨小大之宜類族辨物使之
各得其所亦如在天之成象在地之成形者然則禮未制
而聖人之禮在天地禮既制而天地之別即在聖人也此
一節申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之意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
散殊而禮制行焉之意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
禮記 樂記 卷九之三 古

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
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史記作墮耶

煖徐作暄。墮升也天陽地陰陰陽降陰雨相交曰塵送
相和曰蠱陽內而陰外則陽奮迅以出而為雷為風陽遇
陰之凝則旋繞而求散之而為風陽隨陰以升而既和則
反降而為雨春夏陽秋冬陰而四時方至皆陽其往皆陰
日體陰用陽月體陽用陰而日月之出皆陽其入皆陰月
就盈為陽就虧為陰百化興焉物之化皆感陰陽而動也
天地之和如此是樂未作而天地之和已備然一樂矣聖
人因之以作樂廣大象地清明象天奮發象雷霆周旋象
風雨終始象四時文明象日月其百物不失亦如百化之
與者然則樂未作而聖人之樂在天地樂既作而天地之
和具在聖人也此一節申流而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意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
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別一作辨升史記作登。百物之化

無別而物亦不生男女之合而聖人之樂之和也而非嚴
內外之禮則無別而亂且日升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
女固一小天地而男女精萬物化生者亦與天地相繼
萬物化醇者同功天地之和惟別乃生則男女之和亦惟
別乃成此別而和者正天地之情而聖人之制及夫禮樂
禮必始於謹夫婦而和之成恆遂與乾坤配也及夫禮樂
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
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者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
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者鄭讀
讀泰今並如字。陰陽者天地之氣鬼神者陰陽之靈高
遠者天體之虛廣厚者地之實鄭曰高遠天之三辰廣
厚地之山川著鄭曰處也王曰明也愚謂即乾知大始之
知居猶安也禮別而後樂和極其流行充塞之至則乾知
大始而樂即著之坤作成物而禮已安之荒之大始流行
不息而樂同其功是樂即天也坤之成物有常不動而禮
禮記 樂記 卷九之三 五

同其功是禮即地也天地之間一動一靜無有止息而禮
嚴而泰樂和而節其迭為體用者舉天地生成之妙盡著
於間故聖人之參天地者亦惟曰禮樂云而已禮樂之外
又豈有他道哉。按此二節即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之意司馬貞曰生萬物而不息者
天之功故易乾曰行健養萬物而不動者地之德故易坤
曰安貞。
右第二章

右樂體第三。劉向作樂理皇侃作樂禮熊安作樂體
惟劉向目錄第五孔疏于此言鄭目第三是樂施第
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是鄭固從劉次而後人變之
可知矣。體謂禮陰樂陽其體殊也皇氏分三章首
章禮樂備于帝王二章禮樂法乎天地三章天地應
乎禮樂今按其文其唯大聖乎即與故聖人
呼吸而天地聖人尤難分蓋姑分為二章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

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史作實。樂隨感而
者焉當哀而哀當樂而樂此情之發于性而不可變者也
禮隨時而易而易之中有不可易者焉天則之正人心之
安此理之根于天而不可易者也然人情之深淺有殊則
同之中未必無異夫理之樂微難辨則當異者或混而同
惟其心之所同當其分之所異矣。陸龍其曰前言不相
沿襲者禮樂之積弊此言不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
偽禮之經也禮樂偵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
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俱史記作順。朱
樂何以管人情蓋發而中節情之本然而欲動清遠則之
于變而情失矣動而不妄理之自然而色取行違則之
偽而理失矣惟樂道人情之和則窮夫本所自生即有以
知情所由變而任情者乃變而失其節禮彰天地之宜則
禮記 樂記 卷九之三 六

著夫誠所自動即有以去偽所由開而偽情者乃偽而失
其真此禮樂之所為管人情也而其所以能管人情者又
有故焉蓋人之情從天地之情出乾健坤順其默運于無
為者神明之德乃天地之情之本下施上順其相交而生
物者上下之神乃天地之情之用情之不可變即理之不
可易人道之君父亦天子臣亦地仁忠孝亦神明之德
事使作述亦上下之神特天地無私而人有私則情之所
發未必合夫天理之公而人之情與天地之情異矣聖人
作為禮樂舉天地之情一依像之而出則以天地之情
治人之情而此心此理之不能自達者禮樂為達之上有
下逮之不能自神者禮樂為降之興之雖共由者不過形
器之粗而神德之至精實凝合于是而無間而父子君臣
之各盡其道交致其情者皆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
為昭焉天地所合陰陽相得照照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
區萌達羽翼奮角胎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卵胎

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新史作欣鄭

而居天子之位者禮樂一作焉禮音通禮音通禮音通禮音通禮音通

莫不由斯也陳結曰斯時也豈惟管人情已哉萬物之有

性矣區曲生者萌直生者有翅者皆曰羽能飛者則曰翼

有翅而無羽曰鵩生者有翅而無羽曰鵩生者有翅而無羽曰鵩

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凝之馬勝孟曰氣和而物不失其

生也鵩之生也鵩之生也鵩之生也鵩之生也鵩之生也鵩之生也

禮先樂後亦未有不有其理而能樂和者也○右第一章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楊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

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

禮記樂記卷九之三

禮故後尸商祝辨乎饗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

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

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也弦通○干盾揚鉞也商祝習

樂師非和之主宗祝非敬之主商祝非饗之主北面與後

皆卑也和序之理得于心曰德見于身曰行藝者童者有

司之所習事若樂師二祝之所辨藝成但役于人故下事

成事領一職故後也先王知上下先後之辨務使和序之

理充于心達于行然後器數儀文之末皆可

以自我制之而為天下法則也○右第二章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

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自我出報因人生報有往來施

樂主于施人以禮來我以禮往是禮主于報然樂之施雖

施于外而我之生于心者自不容已樂乃樂施之所自

生也報之報雖因乎人而致之於人亦吾心所自動是禮亦

反報之所自始也夫所自生者吾之德和順積中而英華

發外則樂之施所以章德禮始於吾心之敬則報雖因人

情而為則樂之施亦反吾心之始也○朱子曰樂是和氣從

中而直出初無有於外禮只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所謂

何文都是人做雖是人做也因他原有這意思的

大略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

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旒一作旒

禮記樂記卷九之三

流緣去聲○此因上禮報情而言王賜諸侯同姓以金鉉

異姓以象輅四衛華輅番國木輅而自諸侯受之則通謂

之大輅也交龍為旂旗之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此舉

重而言條甲順也何休曰千歲之龜青黑緣國有守龜必

賜乃得有之諸侯朝貢獻其方物諸侯之情歸而天子賜

之乃所以報其情也○二節皇本誤屬法象篇之末目錄

史記屬本篇末今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

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也德盛

知敬學此教道之成穀熟民和年豐此養道之成皆非德
盛不能也民勞力于謀生勤于從善猶見其勞此其治也
淺民遠安于秋歌樂于仁義不見為勞此其治更深也
行則相與處鄰謂民勞則德猶薄故鄰相去遠舞人少也
民遠則其德盛故鄰相去近舞人多也應鑄謂勤于治民
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意于治民則德薄而樂殺
故舞列近而短二說相反愚謂治息民故必不賞以樂且
舞于庭中其位有定安得短長應說非也舜之絃歌固足
章已之德而諸侯于庭守述職各貢其方之樂舜使夔比
其律審其音為制樂名以實之是亦所以章諸侯之德也
但同為有德而德有深淺之殊則綴亦有疎密之異如
以表行而有德而德有深淺之殊則綴亦有疎密之異如
又稱其量也○南風之詩見尸子及家語其詞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溫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分伏生大傳曰舜元祀巡守四岳八伯樂正定樂名元祀
岱泰山貢雨伯之樂東岳陽伯之樂舞休備其歌聲比余
議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整哉其歌比大諸名曰南陽中
祀大交霍山貢雨伯之樂夏伯之樂舞謨或其歌比中諸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九

名曰初虞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諸名曰朱子秋
記柳穀華山貢雨伯之樂秋伯之樂舞祭其歌聲比小
謂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冬伯之樂舞祭其歌聲比小
冬祀幽都宏山貢雨伯之樂冬伯之樂舞祭其歌聲比小
中議名曰謨謨虞伯之樂舞祭其歌聲比小諸名曰歸來
終并論八音四會據此則古諸侯皆貢樂于天子天子命
典樂考其聲之所中而錫以名是即所以賞之矣而王制
有賜侯伯樂之禮豈後侯伯德薄不能制樂必天子賜然
後祭得用樂歟

○右第一章

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
章舜樂曰蕭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濩周樂曰大武象
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本篇逸文見白虎通義○咸池
地所養咸被德施也鄭謂堯又修而用之各曰大咸蓋別
作誼蓋南英華也顓頊和律麻以調陰陽若植物之始幹

帝嚳和五聲以養萬物若既植而有英華也樂律作帝嚳
曰六英顓頊曰五莖宋均註為六合之英華立五行之根
莖未詳孰是○大章別名大卷謂之章者能大明天地人之
道也蕭韶言之大舜舜五祀定鐘名論人聲也鳥獸歌樂與
特繁韶言之大舜舜五祀定鐘名論人聲也鳥獸歌樂與
大連之野六載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奏成所謂九
詔之舞也夏大也舜十六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
道興焉有天下遂常用之所謂九德之歌也漢護也言湯
道興民之急皇侃云一名桑林湯二十四祀禱雨桑林歲
則一舞百舞故治述作桑林之舞謂之護者幸雲雨之布
前南篇文王樂呂覽言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
人服象為虎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
以嘉周公之德未知孰是酌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
道而行之也周之武功莫大于武王伐紂然文王之伐密
伐崇開其前周公之剪奄滅殷成其後而大武之樂又公
所定故又繫以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
合曰大武焉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三

周之樂盡矣此極論諸樂而推咸池以明樂施之意封建
帝之樂名曰咸池言其施無所不至也至于堯而平地成
天正民之德厚民之生利民之用故作大章以章之而又
修咸池之樂以用之而黃帝之施而未備者乃無不備是
咸池之備亦備于堯也自是而紹繼之其所繼者一堯施
也夏又大之其所大者一堯施也至于殷周繼亂以兵其
迹似不相襲然時異勢殊有不如是而不可者蓋奉天救
民其心則一而繼治繼亂所遇不同故

其所施必至此乃為盡也○右第二章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
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
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天之所施有寒
暑之變必因風雨而後君之所施有教有事而教亦因事
而見蓋教遷下無形事顯于有象其實非有二也夫君之

設教本以濟世而不得其常則濟世者反以傷世如天寒暑不時而致疾者然立事本以求功而不得其分則求功者反以無功如天風雨不節而傷穀者然則吾之所施可不慎哉是故先王之為樂也于寒暑法其時于風雨法其節以是為治則所施皆善而民德既熟夫參豕為酒非以化于無形行亦象之而著于有象矣

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

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

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

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

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去聲。歌以教養曰參。一獻禮之

至輕者百拜極言其禮之煩也大事謂死喪大福謂吉慶此承上事節而言先王使民參豕為酒本以養耆老奉賓

禮記樂記卷九之三

客和族黨而流而無節且有因之沉酣爭鬪以致禍者故先王制飲酒之禮使樂而不至流也夫酒食所以合歡于樂之樂為近而先王必制之以禮蓋樂以象德非以道淫

流而無節必至于淫故禮以綴淫與樂以象德相為體用不可偏廢夫哀而無禮尚患其哀之過况樂而無禮能不

而流生禍哉故先王于死生哀慶皆必以禮終之也事節而教時不待言矣。右第三章皇

氏分樂者所以象德下為第四章

石樂施第五目錄第三史記第四孔本亦第四。中分三章一章言樂之施以章德而及賞

諸侯以下及殷周極其盛而言也二章言樂之施以象功而上及黃帝下及殷周極其盛而言也三章言樂之施以法

治而兼及禮之綴洋洋其弊而言也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

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荀子史記並作風移俗易說苑孔本並作移風易俗漢志作風

俗移易朱子從漢志下易音異。聖人心和而樂作故樂者聖人自寫其心之所樂也而以樂為教則又可以和天下之心焉蓋其為教優游和順使人默化而不知故先王立之為教上而司業之教國子下及小學之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是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

憂噤諸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

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

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志陳讀急鄭如字說苑志微作感激

記作緩說苑作奔無起末二字賁鄭讀憤今平聲肉一作

潤鄭讀柔上聲好去聲辟僻同狄張讀惕陳讀越王如字

禮記樂記卷九之三

今從陳。血為陰氣為陽人之體心有思知有覺人之靈也哀樂喜怒之常人之理也夫人之生莫不有是氣亦莫

不有是理有是氣則有血氣心知之性有是理則有哀樂

喜怒哀樂之常聖人常以理御氣使血氣心知不得其常矣

人惟聽血氣心知為主則于外物之感起我者即應之而

動而心之術形焉感于善則于外物之感起我者即應之而

鄭謂志意微細左傳其細已甚陳謂急從微細並通繁文

文理甚多簡節限度疎濶相屬聲之雄廣賁聲之大猛起

壯于始奮末振于終廉峻厲也勁堅強也壁外曰肉內曰

好此借以喻音之溫潤滑澤也狄成王肅云成夷狄之音

張守節謂往來捷速陳謂一終甚長淫佚之意疑陳得之

滌濫記濫也樂音之異如此民感之而心術因以異焉故

道民不可不慎也。樂本篇言心之所感異則其音殊此

言音之所感殊則其心異有于中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

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史律

禮記樂記卷九之三

學以為教之之地立之等以為教之之方而其教之之法則廣其作止之節奏使有可循察其倡和之文采使無可混凡以東民之德使就繩墨而厚者益厚也官音太列小者之使各得其稱如黃鍾終仲呂比之使各得其序凡日之理無不形見于樂如上生者親而餘律以次以宮者貴而象臣民事物以次賦黃鍾大呂長而諸律以次幼陽律男陰呂女而位取妻此所以感人為最深而移風易俗亦易也觀者上以示而下以法也引古語以証感人深之意。張守節曰上言民隨俗以變化此言先王制正樂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史律

苑作慢感陳云或作感宜從之條暢史記說苑並作淥蕩滅陸德明作機。條暢或崩散也煩分散及衝激也上三句與下一句世亂則事無序而禮慝無序則不和而樂亦淫樂淫則哀樂皆失其節哀之過則廢弛而不莊而慢易以犯節者有之樂之過則恣肆而不安而流湎以忘本者有之夫樂之聲樂者必廣而流湎忘本則其廣也適足以容姦哀者必狹而慢易犯節則其狹也反至于思欲條暢之氣于是乎傷和平之德于是乎絕此豈可為教者乎又反言以結之陳澧曰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反矣滅和平之德則與道五常之行異矣張守節曰此言邪化民也

右樂言第六言當作形聲之誤也張守節作言樂自錄第四孔本第五史記第六。先言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

禮記樂記卷九之三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其類相動也樂者聲之始而總一氣主之蓋一身之氣與天地萬物之氣相通姦則逆正則順逆以召逆順以致順物之所以感于我與我之所以感于物其理一也聲之所感其始至微而氣之所應且積而成象身之邪正迥別而樂之淫和頓殊莫不始于至微成于至著也倡聲之始和聲之合回者圓之周曲者方之半邪者隅之交直者中之徑蓋倡和者聲之感回邪曲直者氣之象為順為逆皆與吾身之志氣曲折相赴逆則感條暢之氣而萬物之失其性者由此動焉順則合生氣之和而萬物之得其性者由此動焉是萬物之得失視樂之和淫樂之和淫本身之邪正身之邪正由于所感然則君子可不先自慎其所感乎。應鑄曰聲感于微而氣之所應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甚著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應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性之所發為情然性無從善難立類難則行必岐故必比其從善之類而行乃成善公房云反去淫濁之情比便善良之類亦通真德秀曰五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惡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情慢之氣自內出邪辟之氣自外入不設於身體則內外交養矣愚謂聰明之所留即心術之所接無外之非內也情慢之所出即邪辟之所入無內之非外也君子慎于所感順氣應之內而心知順正情反而志無不和而耳目口鼻百體順正類比而行無不成則順氣成然後發聲而和樂可興矣。陳滯曰此學者修身之要法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章

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迭說此作代。聲育謂人聲也琴瑟堂上之大樂之體終始樂之序周還樂之節五色宮土黃角木青徵火赤商金白羽水黑八風條風良卦乾配之明庶震卦竹配之二風之律從黃鍾大呂太簇清明與卦木配之景風離卦絲配之二風之律從夾鍾姑洗仲呂京風坤卦土配之閒闕兌卦金配之二風之律從蕤賓林鍾夷則不周乾卦石配之廣莫坎卦革配之二風之律從南呂無射應鍾百度凡天地間可量度者數始于一終于地十故五音為天之中數六律為地之中數十二管按月之全數黃鍾宮九其九而八十一從此而三分損益林鍾徵五十四大簇商七十二南呂羽四十八姑洗角五十四始于一子之

一為九終于亥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也小太謂音相成若以大平小以小平大終始謂律相生若下生者正生清上生者清生正謂宮和商羽角清謂徵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迭相為經若旋相為宮以十二律與五音互乘可得六十律也倫即君臣民物事之理君子順氣成象德已至矣然後被之于樂以畜其至德之尤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有以動四氣之和而萬物之正性達于是乎者也清明以下申言動四氣之和而倫清以下申言著萬物之理夫耳當聰目當明血當和氣當平乃萬物本然之理惟為逆氣所感乃失其性而其理遂若不可知故必動四氣之和而其理乃著也馴至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則和樂之所感大矣。應鑄曰不亂不姦有常言其常而不紊相成相和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生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章

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君子順正行義愧作民而樂是君子小人各有所樂也然君子之樂也以道制欲則天性常定故樂而不亂小人之樂也以欲忘道則妄營愈多反惑而不樂矣此蓋古語而記者引之君子先反情和志以修其身而立樂之本然後廣樂成教以化其民而達樂之用至樂之教既行民皆翕然向道則民之德即君子之德而德之可觀者在此矣大學言明明德于天下新民即明德也易曰觀我生无咎觀我即觀民也不言此類反情內也內足以該外故略言之。右第一章。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說苑樂器作樂氣盛作德盛。輔廣曰德出于性故德為性之端樂以

章德故樂為德之華。愚謂人生而靜，無德之可名。至可目之為仁，為義，則已為性之端。至于樂，則所以象德。若夫金石絲竹，則止為樂之器耳。樂固不盡于斯也。豈足以知德之見性哉？然所性之德，實具于心，心有所之，而詩以言之，歌以咏之，舞以動之，則言亦德之言，聲亦德之聲，容亦德之容也。三者本于心，而金石絲竹之樂器從之，則由樂可以觀德。由德亦可以識性也。夫性為情之原，心為氣之主，必情深而樂之文乃明，氣盛而樂之化乃神也。樂為德華，豈有心德之和順未積于內，而樂之英華能發于外者哉？故樂不可以偽為也。期曰：肫肫其仁，若情之深，配義與道者，氣之盛。右第二章承上。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歩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禮記樂記卷九之三

卷九之三

三

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下見音現，聽過作飾德。樂有聲而後有容，有器而有可象之德。此心之德動而著于外，然後樂以象之，實而飾從焉。先擊鼓以聲衆之聽，此節奏之始也。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此文采之始也。由是日而成，以迄舞之終，每成其始，其歸皆有以飭其歸，其文采不一，其往皆有所以著其時，揚而連絕，不以飭疾之過，而報往而拔來，有時抑而導亦不以極幽之過，隱藏而難見，樂之治飾如此，要以動其本，樂其象而已。故本之所在，以之為已，則和而平，足以自樂而悅其味，而不厭也。象之所著，以之為人，則愛而足，以行道而推其欲，而不私也。是故立本之情，方見而治人之義已立，是即始可以見終，及人之化，方終而成已之意，是即終亦所以返始。舉凡天下之君子，聽之固足

以發其乘，乘好德之夏，即小人聽之亦足以戒其惰慢邪辟之過。故曰：生民使不失性之道，莫大於此也。按鄭以此節為大武之樂，以再始為十一年師次孟津，明年伐紂，故據周禮大司馬兵以鼓進，以金退，謂再始必擊鼓，飭歸必鳴鑼，陳旌辨其非武樂，而猶襲其歸，必鳴鑼，非也。姚謂當改金聲玉振，按此止一成之始，終非全樂之始終也。愚謂飭歸只是收束嚴整，至終無散亂淫放之意，不必求一器以實之。右第三章承上樂行而民鄉，方言之以極著其效也。

右樂象第七。孔本第六目錄第八史記第七。中分功也。二章君子德成而樂以象之。三章君子之樂象德而人又放象於君子，自然之符也。朱子分二章並入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三

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故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子諒當從韓詩外傳作慈良。君子之學，務致中和，而非禮無以致中，非樂無以致和，故禮樂斯須不可去，致盡其極也。自大至小，自動至靜，無往不與禮樂偕，乃謂之致易，不險直不曲，慈不慘，刻良不暴，辰四者之心，油然而生，樂之所感也。樂謂從容和順安謂無所勉，強久謂欲罷不能，天則漸入自然，神則變化無方也。真德秀曰：不格謹不肆，曰敬，色足輝曰嚴，貌足畏曰威，莊敬修于己，威嚴著于人，至此則人仰之如天，奉之如神，亦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禮樂斯須不去，故其成如此，不然斯須有間，則

和樂之心即變而鄙詐莊敬之心即變而慢易矣可不慎乎謂之入者朱子曰見非心實有是惡外誘使然也然既為奪而為主于內則亦吾之心矣○陳澧曰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愚謂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外貌斯須不莊敬而易慢之心入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祭義作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餘文並同今刪○上言禮樂之甚切于人此又推其原而極其效言樂之原由心之和動于內而作故治心宜以之禮之原由理之順動于外而制故治躬宜以之蓋樂本極其和故以治心而內無不和禮本極其順故以治躬而外無不順也致禮樂如此則顏色皆德之輝容貌即理之發民瞻其顏色而愛心亦生自莫與之爭求一人之不承聽無有也望其容貌而敬心亦生自莫之敢慢求一人之不承順無有也措之天下復何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和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祭義文同今刪鄭讀後陳如字○此又以禮樂體用之異及相濟之妙言之樂動于內有款欣暢達之意故主其盈禮動于外有收斂謹飭之意故主其減此禮樂之體也然禮之體雖減而用則貴于進必有款欣暢達之意乃不失之拘樂之體雖盈而用則貴于反必有收斂謹飭之心乃不流于放此禮樂之用也然禮減而不進則拘若畏難樂盈而不反則

禮記 卷九之三

三

治躬而外無不順也致禮樂如此則顏色皆德之輝容貌即理之發民瞻其顏色而愛心亦生自莫與之爭求一人之不承聽無有也望其容貌而敬心亦生自莫之敢慢求一人之不承順無有也措之天下復何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和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祭義文同今刪鄭讀後陳如字○此又以禮樂體用之異及相濟之妙言之樂動于內有款欣暢達之意故主其盈禮動于外有收斂謹飭之意故主其減此禮樂之體也然禮之體雖減而用則貴于進必有款欣暢達之意乃不失之拘樂之體雖盈而用則貴于反必有收斂謹飭之心乃不流于放此禮樂之用也然禮減而不進則拘若畏難樂盈而不反則

流蕩忘返能無弊乎故用禮樂者不可不觀益以就中也報者往來酬酢嚴而濟之以和反者知足知止恭而受之以節用禮樂如此則相資相濟皆適乎事理之宜而其用亦歸於一矣○陸隴其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禮不進則銷樂不反則放是禮樂其不足樂懼其有餘也二意互相發明○右第一章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入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于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耐古能字古本凡能皆作

禮記 卷九之三

三

耐自唐平宗盡改為今文惟此及禮運留一二未改耳論史記作論○不能免猶言不可少下乃言其不可少之故也文謂雅頌之詞論則講說而探討之也曲折而轉直徑而出繁瘠而詳撝省而約廉方而峭南園而潤六者不出節奏之中而節則其止奏則其進也方調劑適宜而人之所受治者也蓋人心有所樂則必發之于言形之于貌性術之變不外此兩端然無有不善者性之一有正亦有邪者衛之變變而失道能無亂乎亂則名為大而不實無異禽獸此人之大恥也人或不知恥而先王恥之故制為雅頌以道之於正使之吟咏則其聲足樂而不至于流使之講說則其文可玩索而不至于厭且被之絃歌播之舞蹈則其曲直繁瘠廉肉之節奏又有由之而不能自己者凡以道入于善使性術之變皆歸于正焉是先王立樂調劑之妙而盡人受治者也心者氣之主心放則氣因以邪心氣皆人所自有而曰接者放與邪非性之本然故以外至之辭言之也○心統性情術便是情之所往但性只有善故于性術言變變而後之于不善也心却有人心道是故樂心兩端故前于心術言形形乃見其善不善也

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族長當作族黨方白虎通作意○樂之妙如此則君臣上下之敬長幼之順父子兄弟之親皆人道之本然而和之則皆以樂也顧先王所以和之者又有本焉衛之變萬殊而性之本則一先王審夫術由于性變由于一則有以養未發之中者乃有以定中節之和由是比其金石千羽之物以飾夫咏歌舞蹈之節至于曲直繁瘠廉肉之節奏皆與吾心中節之和相合而燦然成文則萬民之和敬和順和親皆一以合之而有餘矣此先王本心之和人莫不受治者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三

其于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先王本性情之正故樂遂有以正天下情不當莊行列進退不當正與齊而人多不能得者聲音動靜不以道不能無亂也乃道之以樂之聲音習之以樂之動靜而人自得之矣蓋是數者本原于天地之命存之則為性之中發而中節亦為性術之和自人無以紀之于是有鄙詐之心而失其廣有慢易之習而失其莊正與齊先王以樂正之不失其廣而廣者仍得其廣不使邪氣得接而莊正齊者仍得其齊是樂即天地之命而人不能中和者惟此為中和之紀是人之所賴以治而必不可少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

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齊白虎通作也左傳喜怒哀樂以類者寡先王審一以定和則性術之發無不得正而又制為禮樂以為喜怒哀樂之飾焉軍旅兵之儀無鉞鉞之事兵有九伐之法刑有五刑之用皆有輕重之差進退之節不敢任己之怒而輕用之與樂之不敢樂而無節同故喜怒哀樂皆得其類而天下無不服從也怒者喜之反亦性術之變之所有故因論樂而推言之○白虎通三節皆孔子語○

右樂化第八

目錄第七史記第八孔本第十○中分化蓋申前七章之意而通結之○朱子一章入禮樂記二章入樂記

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孔曰賓牟姓賈名賓牟賈未詳孰是蓋周人也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三

案也已一作以非○五節皆夫子問而賈答也武王樂備戒鄭謂先擊鼓以警衆擊鼓已久乃始作樂病猶憂也賈言武王憂不得衆心故警之而猶待之愚謂周之得衆久矣此一節象春警師之事賈答非也○按竹書紀五十一一年乃武王之十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孟津而伐殷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出奔五十二年春周警師伐殷殺次于鮮原蓋自戰於後孟津久在周境中諸侯請至殺比干囚箕子微子亡武王乃言紂不可不伐然春警師而秋次鮮原猶望之也紂猶不悛冬十一月師渡孟津而紂亡矣商周革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命之際當細觀之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味史記作永○永嘆長聲而嘆淫液其聲賈言武王恐諸侯後至不及伐紂之事故致其慕望之情欲諸侯速至也愚謂此一節象師次鮮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之事望紂速改不忍遽窮殷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初舞時手發而揚足蹈而厲賈言象武伐紂及時急進下子言太公之志則賈答非也

武坐致右意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鄭讀軒○坐跪致地左足仰而起之賈言武無坐法武樂尤不宜坐疑有司失其傳下子言周召之治則賈答亦非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

禮記

卷九之三

書

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方氏曰上通去聲下通平聲○免席避席也遲待遲緩也亂樂之卒章實國夫子是也之言以為皆許其說故言戒備病不得與樂失恐不逮事則既總于宜及時急進而猶立而待之此如山之立巖然不動其待之者又援而且久何夫子言此總于山立者正武王之事武王初無利天下之心故遲之遲而又久如此則前無病不得衆恐不逮事之心可知因并告以發揚蹈厲乃象太公鷹揚之志而非武王之及時事武舞至末皆坐乃且夫武始而象周召文治之敷而不可謂武原無坐法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史記分下有陝字鄭為句今從王肅○成者樂之一終此乃舉武樂之全告之周都豐鎬在封之西而濟必于孟津則自南至北故既總于山立遂望北而出象始伐紂也再成象牧野之師正滅商時事三成復轉而南象誅黨惡諸國四成象疆理南方

五成象周公召公分陝以治武功戰而文事興焉六成則象武王治定功成也熊安謂一成自極南第一成起北至第二成再成至第三成三成至第四成極北四成從北頭南轉至第二成五成至第三成六成至第四成即南頭之南位也應謂舞之周還象風雨則一成中亦必有許多回法曲折若如熊說則合六成止走得一去一來恐不成舞矣

禮記

卷九之三

書

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史記作四○夾振鄭謂天子與大夫舞者而振鐸皇說近之一擊一刺為一伐馴伐象討四方黨惡者蓋三成之事盛威中國不忍一之民陷于塗炭賊亂之道利用威也分夾而進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以前蓋再成之事事盡濟者連一日則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民多受一日之害故用師之法利用也然一或之初久立于綴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至矣猶有待焉如不得已初無利天下之心也○按逸周書既勝殷庶方不服者分師俘之侯來伐靡集于陳辛巳以俘馘

時以其地封召公為燕豈因武庚之亂卽亡契祝在今
原祝阿縣陳今陳州宛邱縣祀今汴州雍邱縣封陳者
公爲滿封杞者東樓公武王分天之明立封子祿父使守
先祀祿父叛亡乃封微子于宋此但約言之也下車未下
車特言其急于是耳比干墓在牧野行訪也商容隱于太
行山故使人求之鄭謂商家禮樂之官非是逸周書命關
天封比干之墓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表商容之閭
應謂既釋箕子卽使箕子求商容非也伏生大傳武王十
二年克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王因封
之十三年來朝王訪焉作洪範是此時箕子未嘗爲周用
應說謬也弛政去其虐政以弔民也倍祿加厚其祿以優
賢也○按投殷無義參考他書知卽封字之誤而或乃因
此一定謂武王殷有拘繫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
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
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

禮記

卷九之三

五

之曰建業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畔黨同史作
健鄭讀健陳謂句鑄簡當在虎皮下考家語史記韓詩外
傳並在諸侯下陳說謬○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旁金履
祥謂自靈寶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畔以血塗之倒載入
後刃也名猶命也既告武成大封諸侯而命之曰自此始
紹藏兵器然後天下共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王肅謂言今
所以棄弓矢而不用者皆將帥之功故建之爲諸侯而名
曰建業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也亦通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
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
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說脫通記家語作配其上

有郊祀後稷而民知尊父句五者作六者韓詩外傳作
者而在弟也下則不數說句○嚴軍散遣軍伍也郊射
大射也鄭謂左射東學右射西學孔謂天子射于東學使
諸侯射于西學陸德明謂此並天子禮愚疑卽上射下射
周禮上射左此郊射時尙仍殷制故天子爲上射而居右
也朱子曰革鶴也陳曰甲鎧也鄭曰庶人張獸皮射之不
用鶴左傳潘黨謂甲而射之是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鶴
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貴革貴德不貴力也裨冕搢笏詳玉
藻虎賁周禮夏官中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
人其常職孟子言虎賁三千人則伐商時所用也謂之虎
賁者其力如虎奔走王之前後以衛王也明堂班布政令
之所宗記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謂此時明堂未建當
是文王廟思謂明堂以下統周制言之不專指克殷時也
天子養老親執干戚而舞大武此以論大武故養老一節
別言之餘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
亦宜乎達謂所布者廣交通謂所貫者周要亦互文也聖
禮記 樂記 卷九之三 五

禮記

卷九之三

五

人舉事其心公其道大其始無急于得天下之心其後
亦不迫期夫天下之化如此則遲而又久更何疑乎
右賓牟賈問樂第九諸本並同史記第十○皇本在魏文侯章
下吳澄 同皇本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
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魏本晉大夫畢萬之後世本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子州
左傳州生莊子降魋作降生獻子茶茶生簡子取取
生義子多生桓子駒騶生文侯斯與韓康趙籍子夏
共分晉地周威烈王初命爲諸侯常師事卜子夏
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

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相王去聲徐雅叶古下叶五○旅衆也或造或退衆皆齊一無亂火也和者不乖中者不偏以廣又無所不包音又善矣弦瑟也也匏笙之至大者四十六簧笙簧詳月令拊以韋爲表狀如草囊中實以桴用手拊之故謂之拊張守節曰樂有堂上堂下之分拊則堂上樂工弦歌擊鼓則堂下樂工吹管籥是也匏笙簧皆會守拊鼓也鄭曰文謂鼓武謂金相印相也齊人謂桴曰相以實桴故名相雅如漆桶而弁口大三圍長五尺六寸以半韋輓之有兩紐疏而中有椎所以節舞思按雅樂無用金饒者蓋樂之音節其始必舒徐不迫故曰始奏以文其後必嚴整不渚故曰復亂以武其中繁然並奏似乎亂矣而理之實相爲佐助故曰治亂以相促節相應似過疾矣而審之實無相奪倫故曰治疾但以此四句卽自始作至以成備翕純鏗鏘之意恐不當而循習之則足以修身而及家國天下古樂之妙如此豈有倦而欲卧者乎方慤曰平無上下之偏均無遠近之異

禮記

卷九之三

毛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瀟而不止及優侏儻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俯或作府儻同優係同○俯猶曲也一作府言聚也也雜而聚之無行列也濫汎溢溺沉陷音又淫矣侏儻短小之人優雜無別如獼猴也聽之雖終今君之所問者樂無一可言○行者又何爲聽之忘倦乎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凡鏗鏘可聽皆理可通乃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

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侮既受帝社施于孫子此之謂也當去聲叶平莫詩作貊當依此長丁丈反毫有詳言古者聖人在上天地順而四時和百姓醇厚年穀豐熟人無疾病無妖祥太和如此天下亦已定矣然民生遂而無以教之民質厚而無以明之猶未爲大定也聖人于是作爲紀綱焉禮含文嘉曰綱有三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紀有六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兄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綱大紀小綱以統紀則有條紀以從綱則不紊如此則天下大定矣然後正其六律以和五音舉詩頌之可歌者被之琴瑟以弦之則其音皆有德之音而可謂之樂矣此樂之所爲與音異也詩大雅皇矣之篇莫莫然清淨也言王季之音所以莫然清淨而爲德音者惟其德之克明故也其德如何能祭是非日明能分善惡曰類教誨不倦曰長實慶刑威曰君其德如是

禮記

卷九之三

美

故王此大邦而慈和徧服無不順焉上下相親無不比焉卽至于文王之時而追數其德略無遺憾是以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其德如是則其播之音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溺音與德音相反者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好上聲趨數促速通敖辟倣倣通喬或作驕呢狎婉孌音之柔趨數短意狎狎音之淫燕女音之縱四者皆溺音也淫蕩而無制溺沒而不出煩亂而無統喬亢而不下四者志之失溺音所由出也色見于外者德舉內而言淫于色外亂人之威儀害于德內亂人之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无

心志則不可謂之樂而但可謂之音此音之所為與樂異也詩周頌有聲之篇言有和敬之德播之于樂則其音和鳴用之祭祀而先祖是聽矣因詩又言豈惟祭祀哉內而家廟外而朝聘亦何事不可行耶。陳澧曰淫溺較深煩皆較淺然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詩作厲正溺音之邪如此則為人君者自宜好在德音惡在溺音而于德音反惟恐其于溺音反不知倦何哉唯其平日不能謹于好惡之幾適情則順逆情則具故至于此然則人君亦惟謹于好惡求順于理無徇于欲而已矣且人君者臣民之本上行下效捷于影響一好一惡動關治亂可不謹乎詩大雅板之篇言君誘民甚易以証上行則民必從于君故行乃從愚謂遠近雖殊要其感應則皆捷也。然後聖人作為執鼓柷敔鐃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竿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宗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柷敔旄狄也詳見月令堯典為景祐樂記大璫八孔上一前五後二繫飾其上阮逸曰如雁卵者曰雅璫如雞子者曰頌璫篪同有七室鹿牛尾也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後世因之翟雍羽餘詳月令執鼓六者其音質素故曰德音之音由是以金石絲竹和之則彌文矣文武二舞舞之則更盛矣而要以章人君謹好惡之德則猶是德音之音也將見用之祭祀則先祖聽即用之宴享亦賓客利用之朝廷亦官職序傳之後世而父子兄弟各循其分亦何事不可行也哉。鐘聲鐃鐃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

禮記樂記

卷九之三

中

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濇濇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竿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聲絳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鍾古作鍾橫古曠反磬史作擊今如字擊或作最非謹或作擊動或作擊又張本會作信聚作嚴。經振而起聲專而確哀聚而切聲維而多謹宏而震五者器之聲也鍾聲一作眾音從之如號令一出而眾人從也橫氣盛之貌號出而眾從則氣盛而威武之象立矣磬聲專一不雜故足以立辨辨之明者雖死亦不可搖故足以致死也琴瑟之弦不一而大小宮商徵角可辨故足以立廉有分辨則必志于義故足以立志也竿笙簫管之竹非一而翕張出入雜然同聲故足以立會所會者多則眾聚矣故足以聚眾也鼓聲壯盛足以動人心而作其氣故戰而進眾必用之五者聲中所寓之象也謂之立者聲作于此而義自通于彼也武臣能立武者死封疆之臣能致死者志義之臣能立義者容民畜眾之臣能聚眾者將帥之臣能進眾者故君子聽之如此又豈有欲聞者哉故君子于好惡必清其原然後于正樂有所合也。不然志淫好僻聽鄭衛而不知倦詎有所合哉。右魏文侯問樂第十 九目錄皇本並第十一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贛貢同。師乙樂師名乙者蓋魯人也宜者歌或而養其德性之正也執謂擇而處之乙下但舉德性之正而安樂以涵養者告之若夫補偏救弊則在乎人之自

耳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
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
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
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
物育焉劉向本覽而靜至慈愛四十九字錯簡在五帝之
易縱而靜則無懈弛之憂柔者多弱而正則無詭隨之失
廣大易廣而靜則不疎疏達易達而信則淳固恭者易勞
儉者易窮或過于峭厲謙則廉而不刺肆大也肆直或不
于恩慈愛則義不過溫良或不于果決能斷則仁不迂
此皆德之已成者也有是德則于是歌為宜故歌者必先
審已之德然後取所宜歌者數陳咏嘆以陶其性以養其
情至性情無有不正則已動矣已動則吾之性情本與天

禮記

卷九之三

聖

地為體吾之性情正則天地之性情亦應之而正四時天
地之氣之運行星辰天地之精之懸象亦有不和不理
者哉而萬物之與吾同天地之氣以生者自無不育矣故
乙惟言直已陳德而補偏救弊之道要亦不外此也故
商者五帝之道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
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
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
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劉本商人有前錯四十九字
宋人也遺聲失傳故又表而出之見非燕女鼓琴之音也
事者至則斷難利可欲則讓難勇理明而氣又足配之義
守定而欲不足奪之也保猶安也既有勇有義又常歌商
歌齊則足以保其德而馴致所安之域也上言有是德則
宜陳是歌此言用是歌則足保是德故歌者上如抗下如
互相發也舉商齊而風雅頌可知矣故歌者上如抗下如

隊曲如折止如擗大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
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足之蹈之手
之舞之也題史記作般孔本未有子貢問樂四字蓋古篇
篇篇題之舊故于此刪之○抗舉也如抗聲之高如隊聲
之下俯直句曲也端長而下垂之意長言之所謂歌永言
也嗟嘆抑揚反覆之意上七句歌聲之妙下
則歌者之情其妙有入于化而不自知者也
右子貢問樂第十一有目錄皇本俱第十○有天然後
之命以立而天地之心即具于地然後有人人受天地
之靜也已發為情陽之動也性無不中而情有不和
蓋人非聖人其發不能無失情失而性亦漓矣先王
教人平好惡之情以反人性之正此樂之本也故樂

禮記

卷九之三

聖

本先之樂者通倫理者也倫何在與天地同和者是
理何在即天地之和者是論也者其倫也理也者其
體也極其妙故樂論次之探其原故樂體次之言樂
必兼言禮者萬物得其理然後和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如此則禮樂俱天地之性不遠乎天地故
情矣人之情不遠乎天地即人之性不遠乎天地故
以樂情次之樂法天地而無過則可施故次之以樂
施施然後有形故次之以樂形形然後可象故次之以
以樂象至於化則由形象之可知可循以達于倫理
自然之妙情無不和性無不中而天地之命在我矣
故以樂化終焉其下三章則舉聖賢之論樂者次之
先孔子次子夏次師乙亦其序也朱子曰看樂記大
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曉得
不須言說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
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都沒安放處又曰今
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于器數則不復曉
蓋失其本矣愚按禮樂之書皆亡而樂尤甚劉向尚
有奏樂樂器說律等篇則度數名物必備有存者尚

愈于唐宋諸人之臆說也傳禮者乃舉而廢滅之又
何心哉○毛氏樂錄謂今之七調即古之七律四調
即宮乙即變宮上即商尺即角工即徵凡即變徵六
即羽如宮音則工凡六四乙上尺自下而上四宮音
居中去凡乙二變不用高低宮則自四而上尺以次
上下及工六旋為高宮用高宮則自四而上尺以次
下上及尺上旋為低宮四黃鐘正宮乙大呂變宮上
太簇商尺夾鐘角工姑洗徵凡中宮變徵六徒實羽
若變宮調則大呂乙居中去六工二變不用商調則
太簇上居中去四尺不用角調則夾鐘尺居中去乙
工不用徵調則姑洗工居中去上凡不用變徵調則
中呂凡居中去尺六不用羽調則蕤賓六居中去四
工不用此呂氏春秋上層七律也至下層五律則林
鍾即黃鐘之清夾鐘則大呂之清南呂即太簇之清
無射即夾鐘之清應鐘即姑洗之清變徵與羽清極
故無清此聲止于十二律亦終于十二也如其說則
可無樂亡之歎或又有嘗其以世俗之樂論樂而古
樂乃真亡者然樂之不講久矣得此已不勝空谷足
音之喜故附錄之
禮記 卷九之三
以俟知樂者正焉

禮記卷九之三 終
男翔校字
乾隆歲次癸巳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

禮記卷十之一

任啓運章句

表記

五○本第三十二內本第三十一今定為第三十
言仁者天下之表蓋道莫大於仁君子仁道立而

可為民表人當於是取法也鄭謂德見於儀表似
未然篇中雖皆述于言然皆以已意為主如中庸
例多以已語及詩書語參錯成文且有即子言而
增損字句以就己意非如論語專為記言也坊記
緇衣亦然程子曰表記亦近道乎其言正凡八支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歸乎者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君子成德之名隱而顯言
身雖隱而道則顯也班朝臨民則見其於流軍行法則用
其風發教施令則尚其言然君子固有不容矜持而德容
之教人自畏之不待嚴厲而德威之肅人自憚之不待言
然而實德所孚人自信之此至德之符自
然之驗固有隱而顯者初不以窮達異也

禮記

卷十之一

十

右第一章

言君子之為民表者如此君子之學求仁
而己求仁之道敬而已矣始於慎獨之食

影不愧終于篤恭而天下平未有不敬而能仁者
故此第一支以敬言之其下八章雜引夫子言以
終此章之義○表記八支皆以
子言之起惟第七支亦作子曰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

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

言在躬表記三篇記者多引夫子語以發端凡是故以下

躬書作身○不失足動必以禮也不失色無威慢也不失

言無鄙倍也記者引夫子言以申上章見君子操存省察

無時不然所以能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也甫刑
即呂刑也然也敬畏之至故不失口而無可擇之言舉言
一端而貌與

右第二章

推君子之所以為表者不失足不失色不
有口則雖欲檢之而不及檢
者矣微忌者所以直內而修身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初以見美外心

內心之敬故禮必相襲也若前事之襲當襲而
因前事之襲則瀆而非所以為禮矣蓋民之情瀆則亂
於其政則人憂其瀆懼其襲故于人所易忽者謹之謹之
于其似可忽且忽之亦無大害者而後于所不可
忽者不待言而惕若矣此聖人謹于微之意也

右第三章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襲也易

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辭無禮而接見是相襲也易

禮記表記

卷十之一

二

象卦系辭言求教若初筮之誠則有辭亦有禮故可接

右第四章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擇日

始仕時幽明之際上下之交尤不敢忽也徐師

右第五章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祭以接鬼

然至于獻酬笑語則樂起而敬易弛朝以正尊卑固極敬
然謀政圖事或至日中於則倦起而辨易失故必慎終如
始不可以樂與倦繼之也

右第六章

此因上章而又言其極蓋敬非難也敬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篤厚也積于中

揜辟禍三者皆君子自然之效非有意

右第七章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

焉如不終日莊敬心之欲安肆心之縱志足以帥氣則實
其身則筋弛骨緩頰惰委靡而日偷一日矣儻焉參錯不
齊之貌久習于安肆而一日勉于莊敬則耳目手足俱
與心不習愈參錯而難齊則一日有不能終者此小人之
情狀也夫君子而豈使其躬至此哉蓋純亦不已者天德
之剛自強不息者君子之學能日強則由勉而安可進于
天德矣○程子曰常人之情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
則日就規矩徐師曾曰日偷亦言君

禮記表記

卷十之一

三

右第八章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狎謂輕侮謂輕玩莊敬日強

狎侮者死焉而猶不畏則則入于生安矣莊敬日強

右第九章

子曰無以爲生亦無以爲死君子知天命之可畏

故戰戰兢兢至死不容少懈若于路之結轡會子
之易贊死而後已凡以此也小人不知有此肆欲
妄行無所忌憚視然人面鬼貌尸行而心之死則
已久矣豈不重可哀哉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彼
狎侮者何以死耶○記者引夫子言以申首章之
義者止此是爲第一支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

利也。仁者天德之元，人心之主。天下之理必以是為歸。故曰：天下之表，義者天則之宜，人心之宰。天下之事必于是取裁。故曰：天下之制，報者彼以是來，我以是往。順物而施，因物而應，自合乎天理之則，人心之安。此仁之所以為至義，所以為盡也。故曰：天下之利。

右第十章 天下之理，仁而已矣。仁，萬善之統也。君子之學，所以自仁其身，出而為治，亦所以仁。

天下之制也。義之與仁，分之則二，合之則一。蓋義報亦即為仁之用，而非有二矣。其下三章又引夫子之言以申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

刑僇之民也。仁者民之所德，不仁者民之所怨。為君者，因之所怨，而以怨報之，則民皆戒于不仁，如此則報誠天下之利矣。其詞與論語小異，彼以常人之施報言，此以君之治民言也。詩人雅抑之篇，太甲前書篇名，記者引詩言言之怨，雖小人且譽之德之施，雖小亦必報之。見報之必不能已也。引書言民有德怨，而非君為之報，則無以相安。君而不以民之德怨為報，則亦無以為勸懲之法，而觀示四方。見報之尤不可以或爽也。不然，以德報怨，則民無所懲而委情靡賜，至于不振，非人所甚憾。故其仁厚猶足以免其身。若以怨報德，則不特民無所勸，而拂人之性，于是為甚矣。災必逮其身，直為刑僇之民矣。所謂殘賊之人，謂之元帝是也。刑僇之民，夏桀商紂是也。

右第十一章 承上報者，天下之利而言，以德報德，仁也；以怨報怨，義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之人而已矣。

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無欲而好，不待有所勸。如是者，天下之人而已矣。豈可樂望之民哉？故議道自己，必求至于安仁之域，而置法以民，必使之有所勸，有所懲也。

右第十二章 承上仁者，天下之表，而言議道自己，所以仁其身，置法以民，亦所以誘進天下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功，然後其仁可知矣。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人之所趨，故有其事雖仁，而意所從來不盡然。可知過者，人之所避，有事實過而揆之理，而正問之心，而安則出于其心之誠，而非有為而為，可知矣。安仁者，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利仁者，好仁而無以尚，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者也。安仁則仁在己，利仁則深知仁。

禮記表記 卷十之一 五

之可好而不仁之可惡，亦將有得于己。若夫強仁，則必實不知仁之可好，與夫不仁之可惡，特以畏罪而不欲為不仁耳。是三者之所為皆在于仁，疑若功之同者，而畏罪者之心則猶未可知其情異也。按論語言觀過知仁，謂過之中亦可見仁，其非謂必求之過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諸子遠聖言而失其本旨，類如此。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此下記者之言，言仁道本一如人之而難仁，出乎人心之自然，道立於義理之當然，其順逆難易亦自如此者。安仁之人，道在于身，隨其心之所欲，無非道所當然，則即仁即道，即人即義，而左右合矣。若夫利仁之人，或為好仁者，則慈祥之意多，而不足于義，人見其親，不見其尊，或為惡不仁者，則嚴毅之氣勝，而不足于仁，人見其尊，不見其親。人見其尊，不見其親，人見其親，不見其尊，道行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陳據至道三句。

改上篇有至有義有考玩上文知不然故從原本○言道者左也似不若仁者右之安而亦有至者焉始於勉終即于安也道者義也原不若仁者人之願而更有考者焉未

右第十三章

承上義者天下之制而言利仁者能以義自制強仁者亦制于義而不收為非

也至于道有至則由義以進于仁義有考則畏義而不取入于不仁是置法以民者亦莫非所以為仁也○此為第二支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憚怛愛人之仁也率

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禮記表記

卷十之一

木

謀以燕翼子

鄭本有武王豈哉句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闕皇

恤我後終身之仁也詩云作躬皇作遘○仁之理無所不

有數也安仁者仁而已矣利仁者則或多或少乃見其

而取之者又有長短小大焉至道者由利仁以進乎安仁

之域其取之者小而短進于安仁則中心憚怛其所遇而

事其取之者小而短進于安仁則中心憚怛其所遇而

愛自形仁在于我自及于人勉為強仁則循法而行就

兢畏罪是資乎仁以治己初非有得于己也詩大雅有聲

之篇任事燕安也翼覆藉之意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

事乎謀及其孫以安庇其子此武王之事也引以証中心

憚怛其為仁太所及亦長之意國風芑風之篇言我今

日之事猶有不及謀者退恤後世乎引以証率法而行其

為仁小所及亦知之意

右第十四章

此又因上章而言見利仁強仁之事皆所以為仁而其數自別也其下四章又

引夫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

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仁者本心之

謂重矣終身由之而不盡其道可謂遠矣非宏不能勝其

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是天下取數之多誠莫如仁也如是

而欲以身體之至死不憚不亦難乎然此乃義之盡也以

此自責則可若樂以此度之人則人之能至此者寡幾無

一人可與于仁不若以人所可能者望人曰能如是亦足

為賢而人亦鼓舞而思有以自見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

是也

右第十五章此承上仁有數而言見任重道遠者君子之所所以仁其身以人望人者君子之

所以誘進天下于仁亦前章義

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之意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

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

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

後已鄉嚮通勉勉通○中心安仁則仁者也故不可多見

其大則在自勉而已大雅烝民之篇仲山甫宣王臣

樊侯字也言德在人宜乎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謀度其

能舉者仲山甫一人而又自憾其不能有以相助引以証

其為器重之意小雅車牽之篇言高山為人所仰大道為人所行夫子讀詩而嘆其好仁言鄉道而行至于中道其力已竭猶不敢怠勉勉于行死而後已引以証其為道遠之意如此則雖曰始于利仁終必至于安仁也

右第十六章

承上器重道遠而言見仁雖難能而勉之則可至此利仁之極幾于安者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

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近情王石梁曰當作情近信也言可好者莫如仁而不仁者多皆失其所好則有志于仁即不能無過其過亦易辭也又引子言仁與禮信皆性

之德而具于心苟未能然而恭不侮人亦近于禮儉不奪人亦近于仁情不欺人亦近于信矣記者言人于此三者

敬以行之務自盡于己又讓以行之不敢上干于人則有過亦必不甚故易辭也又反覆咏嘆之言天下惟微者多則

罪于人而恭必寡過過者必致疑于人而情則可信則則常許于物而儉則易容以此則可以得其所好而失亦鮮

禮記表記卷十一之一

也詩大雅抑之篇基積于下而累之則日高也恭足以爲德之基而儉與情亦可知己蓋仁雖難能而恭儉情三者亦所由至于仁之道也

右第十七章承上言仁雖難能而爲之則有其基此利仁之未至于安而能自立者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

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

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制行之行去聲呂云移當讀

言今見大戴禮餘皆記若語也唯君子能之則不可樂貴

之人人矣若以己之所能病人人所必不能者愧人則責

之太過而人益異其難是絕人于善故君子不爲也且夫

人之勸勉每起于其可能人之愧恥每生于其可能而不

能故聖人之制民行也不以己之所能制之而但就民之

可能者制之使之勸勉使之愧恥則聖人立教之言行矣

結者周之使不忘移者遷之使不覺極者相逐而偕至禮

節而信結者教之實異其容貌衣服者教之方又使其同

禮記表記

卷十一之一

九

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

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

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

色詩云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記詩作

上文言服君子之服則必不可輕僂跳躍而文以君子之

容是所謂衣服以移之也有其容則必不可譁浪笑放而

文以君子之辭是所謂容貌以文之也外有其辭則必思

兩有其德是信以結之內有其德又必思外善其行則禮

者乃在衣服以移之始是故衣服乃使勸勉愧恥之妙也

君子服衰經則容貌必哀服端冕則容貌必敬服甲冑則

容貌必武皆服其服必有其容也則服君子之服能無文

右第十八章

承上言仁雖難能而君子之誘進人者固有其道不特使之畏罪已也此亦強

服以移之妙也

也又反覆以申衣服以移之妙也

仁之事而亦庶入利仁之域矣。此為第三支。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

桑盛秬。粢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人皆知賤

不知貴。亦有所事。貴莫貴于天子。而其事上帝也。且必親耕以供桑盛秬粢焉。夫然後義明于上。而天子有事諸侯必勤以輔之。凡大夫以下。莫不各勤其事也。

右第十九章。自此以下皆以下。事上明君子之義。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

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

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

禮記表記

卷十之一

十

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

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

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凱

作豈後同。厚猶至也。役用也。有庇民之大德。可以君民

矣。而猶不敢有君民之心。是愛敬其君之至。故曰仁之厚

也。統而言之。則曰仁。分而言之。則曰敬。仁者。禮之存

心。本無可見。而恭儉敬讓。則所以用之。而見諸行事之實

言。其恭則不以功。能濟人而自尚其事。不以人多歸已而

自尊其身。言其儉則不以尊位為樂。而寧處其卑。不以厚

祿為欲。而寧處其寡。言其讓則于賢必推之。使進。寧卑已

而尊人。言其信則小心以事君。唯恐失君臣之義。役仁役

禮如此。凡以求吾心理之至是而已。若夫得失皆天命也。聽之而已。何容心哉。詩大雅旱麓之篇。凱弟易回邪也。

條枚茂密。無心于葛藟而葛藟自施之。君子凱弟。無心于百福而百福自歸之。引以証君子推役仁役禮而得失皆聽天命之意。近禮弟近仁也。古之聖人若舜好生之德。禹之祇台德先文之佑。冒西土公之勤施四方。非皆有君民之大德乎。然舜之讓德。禹之祇承文之服事公之孫虞。非皆有事君之小心乎。詩小雅大明之篇。文王惟以翼翼之小心事君。而上帝自與之。以多福。即至于方國之受亦以德受之。而非有求福之回也。舉文而舜禹公可知。

右第二十章。言必如舜禹文王周公乃為人道之極也。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

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

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

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

禮記表記

卷十之一

十一

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惠張子作意。或曰善也。○諡

善。惟節取其一善之大者。舉之。恥名之過于實也。夫子論

諡。若此。然則人豈可名過哉。故君子之有事也。不為誇大

而求處情。實不為高奇而求處篤厚。不敢開抑賢士。而以

身下之。自卑卑如此。宜無稱矣。然不伐不矜。而功名寔莫尚

者。故民自尊之也。又言夫子言后稷。豈尋常手足之力可

及。而后稷不以大功自處。但言吾不過便習民事而已。君

子之自卑。固如此也。

右第二十一章。歷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所為義者止此。○此為第四支。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

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

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

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說音悅樂音洛。首二句夫子之言其所謂仁
統全體記者述之則專以君道言也詩大雅河之篇凱如凱旋之凱強盛而喜樂也強教肅之以禮說安和之以恩說安則樂而濟以強教故不荒強教則有禮而濟以說安故又親此君子修之政以及民者也威莊禮之形而安則嚴而泰孝慈樂之實而敬則利而節此又君子修之身以在民者也君子出乎身加乎民無往不兼父母之道故民亦以父母之以母親之也然非實有剛柔不偏陰陽合撰之至德而講寬嚴並濟之法則遇事而調之其失且有彌甚者此仁之所以難而平日豫養其德于中和者誠不可以已也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

禮記表記

卷一之一

主

而不親水懦弱易玩火猛烈難犯土即地也天遠而地近自命造化之可見即神之至而伸者命自無而有鬼也極言尊親之難兼而仁之難盡如此

石第二十二章

自此以下皆以上之治下明君子之仁。亦以申前仁義厚薄之意。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恣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音音春恩按從春無義當作應與僭慈通齊鄭

讀騶騶如字。命理之本然者尊命但願民彝物則之本然而無所勉強尊神尊其變化鼓舞之方尊禮尊其品物威儀之則一由命而幽之一由命而明之皆所以尊命而所尚異也泰動也養而愚任天而動機智不生也木上疎曰喬言其子立無與也木未離曰杵言其純質無華也野與不文則忠之過而人于鄙俗矣蕩知過索隱而不安行習之常故不謂勝行之過氣矜而漸入詭僻之途故無恥則質之變而入于欺詐矣賞用爵列如九命罰用爵列如八議之類利便捷之意文矯飾之形賊鈎深致遠而棄性倍情蔽則昧乎天理之本然也至此則文又極其弊矣三代之治因時救弊而其弊又即生于所救之中所賴繼起之聖人善于補救而不失其平耳

右第二十三章

歷言盡仁之難以起下二十七章之意下三章放此。王石果曰未敢信

為孔子之言愚謂記者皆七十子之徒記述聖言而未得聖人之意類多語病則有之若謂僞撰而托之聖人則亦太誣之矣

禮記表記

卷一之一

主

子曰夏道未濟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濟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濟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未濟辭教令不煩也求備責之詳大望責之厚即所謂濟辭也夏道近人故民亦親其上而不厭至殷則教之者詳求備于民矣然上之制禮未密而民亦易從不見其強也至周則民之情益蕩而上之制禮益詳有似于強之者然皆因人心自具之理而為之節文未嘗濟亂其神也風氣日開而日薄故立法亦通加而進詳至周而刑賞之制皆詳悉而無以復加矣秦漢以降棄禮而專求之刑罰刑愈煩法愈密上下相逼不并其神而濟亂之乎

右第二十四章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虞夏不求故寡怨於民殷周皆因世道之敝而矯之然未濟禮未濟神皆非有求勝其敝之心也蓋一有勝其敝之心則此勝

之心已與民爲隔而不足以爲故矣舊讀
勝平聲謂殷周立法其微甚多恐未是

右第二十五章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

之質不勝其文自質而文者時爲之而虞夏之質殷周之

質故見爲質而其質文足以副其質故質爲至殷周亦尚

質時不求勝其文故見爲文而其質文止足以稱其質故

文爲至也

若如太古之質周末之文則偏勝而不足以爲

至矣○先子曰書言五采施於五色是虞夏之文易言白

賁无咎見殷周之質

禮記表記

卷十之一

南

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之教

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

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

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生無私有

與也死而不厚其子所授得其人也憐傷之切怛痛之深飢

由已飢溺由已溺必水土平五穀熟而民生遂也忠盡其

心利順其理逸居無教則我于民有未盡之心教不順其

理之自然亦無以使我民自得五教教以寬而民性復

也如是則誠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夫人之安者或不

于威威者或不足于愛愛者或以財則與之未必敬惠有

化于上之親而所尊者仁化于上之尊而所畏者義以義

人忠直者或至犯顏義勝者或多恃物文而至于浮

則性蕩寬而至于縱則容奸而其時之君子皆無之此所
謂民協於中也又引書言舜惟以德爲威故忠利之教不
至于嚴急以德爲明故憚怛之愛不流於姑息而尊與親
兼盡其道也或曰惟威者民皆畏之惟明者民皆喻之也

右第二十七章

歷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所謂仁

也○此爲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

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先

其言明道以告君也吾明其道而君以吾道爲可行然後

拜受其職其不爲輕進可知既受其職則必自致其身以

求踐吾所言者其不爲徒說又可知如是則吾責難于君

君亦以是責難者責我上下交修也既言於前雖死不

易

禮記表記

右第二十八章

臣道之極此所言臣道之常也君道

不分二等君議道者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

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利者行

言大言入則望大有濟于斯世小言入亦望小有濟于斯

民而記者述之則謂利及于人亦及于己而我之受祿亦

隨之但以小言受大禍則禍浮于功不可以受而以大言受小禍恐不能遂其展布亦不可以受也又引易大畜象辭為受祿之証或曰利即祿也○呂大臨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一介之善一官之治小利也諫行言聽斯利從之矣先儒以利為祿實非也人臣事君各効其忠而已言入而望祿實乃小人之道豈所以事君哉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乃君之所以報臣非臣所望於君也愚謂呂說甚正不可不知

右第二十九章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不下達責難於君也不尚辭積誠以感也非其人弗能安靜恭敬而與正直之人則神聽之而以福祿與汝矣不尚辭也恭不下達也惟與正直之人則非其人弗自矣

禮記表記

卷十之一

七

右第三十章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調謂同○尸謂大臨曰凌節犯分以求自達曰謂懷祿固寵惟恐失之為尸利也愚按不諫之為貪利易見諫之為調難知明末陳啓新之流聖人早親其情矣

右第三十一章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臣左右親近之臣貴養君心於和順之地宰冢宰操燂陳之柄故貴正百官大臣三公九卿皆任天下之重故慮必周於四方其序先君德而次朝廷及天下宰亦大臣而任尤重故別言之

右第三十二章

言臣當各盡其職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諫正君之失陳揚君之非詩小雅鵲巢之篇言心乎愛君者見君之瑕不直告之而但中心藏之無日而忘者蓋欲格君之非又不欲揚君之失務為積誠以感而潛移默奪也○湯三才曰龍逢比干之諫可不謂陳乎然非二臣之心延于不得已也愚謂二子當其變此章論其常

右第三十三章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難進進以禮也易退退以義也人人以義理自持則大賢上而小賢下位有序矣不然人有競進之心必至不肖進而賢者退豈不亂乎記者言賓主相見進退而退速亦以預養是心于禮義使不亂也

禮記表記

卷十之一

七

右第三十四章

子曰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少儀○量君之足以行吾道而入故無怨於君量已之足以勝其任而人故遠罪於己

右第三十五章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進而言違去也去而濡滯是以去要利也○呂大臨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不忍于父母之邦也孟子去齊三宿出盡王猶足用為善也然卒出境以去君子之義可知已

右第三十六章

因上易退而言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慎始不苟于干進敬終不怠于官成

右第三十七章總言始終之節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喻孟曰在物者有命故可移在己者有義故不可奪○徐師曾曰君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順受而不苟為趨避若使從君于昏則有義在焉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迫之而終不肯從也

右第三十八章言其節之堅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就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辟避通就熟通

禮記表記卷十之一

○食其祿必忠其事不可以臨難而避居其職必守其官不可以位卑自諉不然或避難或辭職是處其位而不履其責大亂君臣之義矣記者又申之言言聽計從不教自恃而必慎慮以從即已有去志而時與事有不可辭亦不可倖情而去必熟慮以從俟其事已終乃致仕而去蓋必去者義而不遠去者仁故曰臣之厚也又引易言惟不事王侯乃可高尚其志耳可居其位而不履其事乎

右第三十九章因上不可使亂而言不特干名犯義謂之亂即苟免苟安亦亂也

子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詩姜作疆責作奔○天者理而已矣君命順則君理則君順天而臣順之君命逆理則君已逆天臣必逆之乃能以君順乎天也詩衛風鵲奔篇疆疆公

行有後先之故豈以人之無良者我可以爲君而阿意以相順乎申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之意

右第四十章因上執慮而從而言蓋熱慮而從者必其事尚可委曲將順者也若逆命則斷不可從矣○君所受命天也臣之受命于君亦天也君知受命于天則不敢輕使其臣臣知從君之天則亦不敢苟徇于君三代以下君驕臣諂以貌相承以法相御以術相取皆不知有天命者也而君臣之大義亡矣歷引夫子事君之訓而終此意深哉○此爲第六支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說文器中空曰盡美于外而此中無有也而葉則木端矣○忠信者禮之本譬之木焉白根而幹而枝而葉則木端矣○天下有道入敦實行則由愛敬之心而發子事爲枝爲葉其暢茂條達自不容已也天下無道入無實行以矯偽之心而發于言爲枝爲葉其繁蕪凋飾亦斐然可觀也此誠偽之分而世道人心迥乎殊矣陳澧曰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辭盡見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

禮記表記卷十之一

必有德也此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道無道言之亦通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踴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

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餗此下記者之言賄之能而但問之是以口爲惠而實不至矣如水言其淡如醴言其甘此以辭不以辭之分也行至故成行不至故壞詩小雅巧言之篇餗食之進也其言孔甘如食之美然而其行則盜亂之招也不終壞乎○翔曰淡則餘不盡之味甘則美先

右第四十一章此以下皆以交際言之

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餗此下記者之言賄之能而但問之是以口爲惠而實不至矣如水言其淡如醴言其甘此以辭不以辭之分也行至故成行不至故壞詩小雅巧言之篇餗食之進也其言孔甘如食之美然而其行則盜亂之招也不終壞乎○翔曰淡則餘不盡之味甘則美先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衣食皆去聲說音稅○以言與人曰譽口與之而實不至是不忠國風曹蜩蜩篇言我憂子之無歸也其于我歸息乎是不徒以口與人

右第四十二章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諾者許之已者却之始而却之雖不免致責大矣故君子不輕諾也國風衛氓之篇晏晏情之密且旦許之明其諾如此似乎可信然固不思復此言也踐言

禮記表記

卷十一

主

右第四十三章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欺人以所不見也與君子之恥也

右第四十四章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陳作考今從之○情相接之詞然者考成也謂自驗其言情而信則不以色親人辭而考則不以辭盡人不以口譽人而實亦至矣○王石渠謂孔子惡巧言此決非孔子語毛奇齡謂善工曰巧讀上聲偽工曰巧讀去聲按詩書論語皆無朝善上者

右第四十五章

通結上四章此為第七支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

襲也不犯日月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四立迎祀五帝春分一之月日也下筮不相襲天子諸侯之祭用卜大夫士用筮皆其日也

聽于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

柔日不違龜筮大事如南北郊小專如五祀時享無時日之意外事若類禘山川內事若宗廟剛日若甲戌庚子柔日若乙丁己辛癸卜吉即川以申不違卜筮之意

曰牲牷禮樂粢盛是以無害于鬼神無怨于百姓陳移不日置樂盛下謂三者皆卜非牲有卜禮樂樂盛無卜○時日既下遂以牲牷禮樂樂盛致其誠敬以交神明鬼神享

禮記表記

卷十一

主

之是以錫之福而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則百姓亦賴其德而無有怨惡矣

右第四十六章

蓋以申第一支未盡之意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

后稷祀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兆詩作聲○富者福也福者神其為福也易矣然神福之而祿及子孫其為福也不又備乎孔子讀詩生民篇而贊之記者因以其詩實之見猶懼罪悔者辭之恭止求無罪悔者欲之儉而迄于今則祿已及子孫矣明子所云者指此

右第四十七章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耆龜神物能解

天明故其器可畏可敬而不可廢記者言是二者皆大人之器而龜尤重于筮故天子有守龜無守筮諸侯亦有龜龜而不敢比于天子但言有守筮也龜尊不敢以行故天子道但用筮諸侯用筮若于道亦不敢以行故天舊說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在他國亦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嫌于有異謀也亦通諸侯出行必卜所居之室筮不出故反以龜行要亦非實龜也天子巡守必處諸侯之太廟有定法無為用卜矣

右第四十八章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祭器筮龜尊象之如神明也一句孔子之言孔曰事君諸侯于天子事長小國于大國卜之而用祭器以享與事鬼神同則其敬可為民則而不瀆于民民亦敬其君而不褻其上矣

禮記

卷十之一

圭

右第四十九章 古人重卜筮非出于鬼神也不故自恃其聰明而必受命于天也後世不能自聳其德以至于神明而惟著龜是問則顯且惑焉而已○此為第八支第一支言敬而此復言敬者君子之學始終一敬也一于敬則為上為下治幽治明無所不當而所謂仁義禮一以貫之矣

禮記卷十之一 終

禮記卷十之二

任啓運章句

坊記 孔本第三十節本第三十三今定為三十六○ 坊記 坊所以止水陳結曰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遏水之流愚按上篇言表示人所當從此篇言坊示人所當戒其文雖述夫子語亦以已語參錯成文如表記也程子疑為董仲舒賈誼輩所作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

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首二

下語見大戴記記者述孔子語以見名篇所取義坊民以危道心惟微微者口消而不覺危者日縱而有欲然人心惟欲無涯而求遂其欲者每苦于不足此貪妄之心所為潰決四出而不可禦也德所得于天之性禮則天理之節文也因其情之自然而制之以禮則可以得其情之所安而

禮記

卷十之一

性不至于蕩滅所謂禮以坊德也如是而猶有縱欲無節者則刑以威之使知所懼而不敢肆則刑以坊淫所以濟禮之不足也即畏于刑而未忘于欲則欲羨畔援之意猶存故又告以富貴貧賤皆有命在而非我所能為則或知其無益而遂止此命以坊欲又所以濟刑禮之不及也

右第一章

此一篇之大旨下皆承坊民之意而推言者生民有欲惟禮可以制之刑者聖人之不得已而命亦聖人所罕言也然則言禮而刑與命已在其中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憚於上故亂益亡約氣盜取

非其有亂則越禮而犯分也。聖人禮以制之，不拂其情而與之以節，富不足驕，若家富不過百乘，貧不至約，若一夫受田百畝，貴不僭于上，若卿大夫士各有限制，不得踰分而求快足也。

右第二章

子云：食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

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去聲，樂音洛。樂則知性，分自有可樂而欲求得其不，當以貧而約也。有

禮者，自忘其富，好禮則知品節，必不可越而務遵守之。不

當以富而驕也。尚德者，自不見己之有衆，以寧則知衆之

不足恃而不教，以衆暴寡也。三者已非德之至極，而猶不

多見蓋深歎之。之詞詩大雅桑扈篇，民之貪亂，且有甘心

荼毒者，安望其好樂好禮而以寧乎？聖人制禮坊民，家國

禮記坊記 卷十之二

有等而猶有畔，背衛國者，况無禮乎？正以見世道之漓，人

心之險，而禮之不可一日以已也。按論語言貧而樂此

增一好字，與下句爲對，而深淺迥別，則不特記者所自

標末必悉當，卽每章首述聖言而失其旨者，亦多矣。

右第三章 皆申首章之言，爲第一支禮之所坊者多

所存也，自此以下分二大支。一言辨上下，一言別內外。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

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疑如陰疑于陽，旣盛而

始而可危，章之別之則疑者，辨微者著矣。位謂班列之上下，三者皆所以章別之也。

右第四章 言禮所以辨上下，其下又雜引孔子之言以申之。

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大夫，不稱

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盩厔，猶尚患之。蓋作渴。○家無

庶幾于道也，尊無二上，若官有衆，宰會有士，盟師有元師，

席有長賓，皆是也。春秋之法，諸侯請謚于王，則葬以論係

傳若蔡桓侯，不請謚則葬從其臣，民之辭若齊桓公，晉文

公楚越僭王，若葬楚某王，則無異于天子，故不書葬也。

諸侯大夫士，通相君臣，然諸侯稱君，不稱大夫，稱主不

稱君，爲嫌也。盩厔之鳥，夜鳴求旦，人尚惡之，况居下而僭

乎上。

右第五章 承章疑別微而言。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

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君之路車，出有陪乘，同

姓皆先君之後，而同車

則疑其君故不同車，異姓無疑矣，而猶不同服，總以示民

不嫌也。春秋時試君而代其位，多出同姓，故尤謹之。○鄭

氏曰：惟在車則同車同服。

右第六章 亦上章之意。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

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

貴故有辭，安貧賤故不辭，君子固不以大言受小祿，然終不若祿過于我才德之可恥也。

右第七章 承上有所讓而言。下七章皆此意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

君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

君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

君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

君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

君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

君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

君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

君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

君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

君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惡酒肉之不美者古人而老少異饌教尚齒也。一坐而上下異位教尊貴也。進爵必讓恐去君不遠也。詩小雅角弓之篇言民之無良者其相怨皆止知有己不知有人。噉位而貪進矣。夫上以讓教民猶犯之况受爵不讓不以爭教乎。亦終必亡而已矣。引以証犯君之意。

右第八章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莫尊于君而已之君猶為之謙則在已者無所不謙可知已。

右第九章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肖先亡者而後存者

禮記坊記

卷十之一

四

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詩有作勛。利實也。實無定數祿有常額臣有為國難而死因國難而亡君有恩賜必先及其家厚之道也。借借死託託生詩抑燕燕之篇莊姜言莊公既死戴嬀當大歸之時猶以先君之思勉我引以証不肖死之意號無告生無可託但悲號而無與訴也。

右第十章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貴有德之人而不吝其祿尚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有才之士而不惜其車則民皆勉于才德矣。約言一朝視之不為口惠也。先言口雖許之而實不與若采芣以使用相許曹彬是也。

右第十一章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人君每施周徧而民亦戴之如天矣不然上違民欲則上犯理而下違上令則下亂政豈不膏失之哉。信心之實讓心之虛實心為民而又不敢自是則上信者民必不敢欺上讓者民必不敢抗而戴之如天是報禮之重也。詩大雅板之篇引以証上酌民言之意。

右第十二章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

禮記坊記

卷十之一

五

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詩履作體度作宅。不爭不以己為是也。爭在事怨讓其美于人更不止無怨也。上詩衛氓之篇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無咎已之履度錫王之功而皆歸美于卜筮善則稱神與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稱人一也。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祭義。申上兩引詩之義見善則稱人非徒口讓也。上易謂易書下易謂掌易之人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而易悉載之而出是聖人建之以示人也。故當卜筮之時雖以子之明知尚不敢自決而必聽命于天其嚴恭寅畏之意實有與天通則夫善則稱人其虛懷下善之意亦實有與人通者而非僅退讓之虛辭也。應鑄曰易書也抱顯人

也易之道不可屈故不此而而臣之位不敢踰故不
曰人直曰易愚按此知亡之卜龜亦用易特今亡其術謂
易止可用之筮耳孔子贊易
不曰以上筮者向其占乎

右第十三章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
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梅賾書君作后此作斯○作忠臣忠
命周平公尹東郊蓋伯禽君陳皆與成王同學四年伯禽
就封于魯繼公之定念此君陳繼公之治洛也其後世為
周公榮沈曰言切于事為謀合于道為猷良以德言顯以
名言蓋君陳與王最親起居服食左右皆其所同故當如
此此成王舉其舊績以明其賢非謂臣道盡當然也梅賾

右第十四章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泰誓曰子克紂非子
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泰誓周書引以証
善則稱親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讞弛解而去
之意故其美志必繼之事必述之也論語亦子言而別稱
者見已所述多得之傳聞不若論語為親受樂門人所記

示謹也高宗逸書篇名鄭疑即高宗之訓今見周書無逸
篇者讓作雅蓋高宗之父小乙在商為中主事必多可改
而未改者高宗三年之內絕不言其罰改三年之外
乃言及之人既喜其能改又嘉其不遽改也謹悅也

右第十六章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
不匱念當作怠○親命所當從則從之而不敢怠所謂教
其美也其有不可從則幾諫以望其改而不敢倦所以
弛其過也其至親姑過而或加以責讓亦起孝起敬而不
敢怨凡以求諫親于道而已詩大雅既醉之篇見孝子之
孝無有止
息之時也

右第十七章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
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瘵禮父之黨四母
之黨三皆父母
所愛也睦之則父母之心悅故可謂孝因是睦之心而
設合之之禮若所謂以速諸父以速諸舅也詩小雅角弓
篇兄弟本出一人之身故能孝者必友而其心綽綽寬裕
即推之而徧睦父母之黨不難也若不孝者于兄弟且交
相病矣况
其黨也哉

右第十八章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
也車賤故可假衣貴故不可假
敬父之執友如父以廣孝也

右第十九章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
所推也

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小人能養不能敬君推其敬也受爵且不敢同于父而必辭之君况其他乎書逸書今見太甲篇時法也尊也古者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皆稱辟以為效法所在不敢不敬也若于父而不敬則由父而上不且辱其祖乎蓋非孝則無可推也○按上牛節即答子游問孝語而文與知所引述多非本文蓋論語大馬即小人之比馬周疏所云少失父母大馬之養無所施也

右第二十章 心于敬親者無往非敬如此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

子以此坊民民猶薄于孝而厚于慈不稱老不敢自以為父也不言慈不敢以

父道自居也戰者若已猶孩赤然欲親之樂不歎恐使親憂也

禮記坊記

卷十之一

八

右第二十一章 心于愛親者無往非愛如此皆因不置而言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

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

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上老而民與孝理之常也乃上之

樂之立主以依之且修廟以奉主祀祀以奉尸教民不

右第二十二章 又因則民作孝而言

子曰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

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

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

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右第二十三章 因言禮而類及之此一章賓主饗食之禮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敬

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

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

禮記坊記

卷十之一

九

也故堂上親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承奉也室戶內諸酒俱詳禮運酒猶食也味薄者近厚者

遠所以教民不貪于味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故尸飲

三然後主人獻賓此大夫士禮若天子則尸飲七矣詳祭

統上飲多而下飲少所以示民有等祭畢宴同姓于寢所

以教民睦族夫堂上若觀室中之禮堂下者又觀堂上之

禮則所以示民教民者可不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言賓

主無不中禮以明室中堂上堂下無不可觀之意

右第二十四章 言祭禮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霑飯於牖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

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庭示民不偕也子云死民之

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言賓欲進而不葬者遠進為禮之飾以形送死即遠而不遠遠且遠而終不借為情之厚也徐伯魯分下子云別為一章按禮弓所述喪禮孔子從殷者多此斷指反哭一事餘詳禮弓

右第二十五章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既葬反哭猶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不忍代父為主也既即位封內三年稱子不稱君不忍代父為主也魯史官開晉奚齊之弑在獻公未葬時尸柩猶在故稱君之子卓之弑在獻公既葬後即稱君此國史之體而在孝子必沒喪乃稱君者公羊子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

禮記坊記卷十之二

無君緣始終之義不可一年兩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愚按孟子堯舜崩皆三年之喪畢猶避位天下民歸之乃即位故竹書皆三年後始書元年不以曠年無君為嫌也至商乃于次年書即位矣至周乃益詳未葬稱子先君尸柩猶在也葬即稱君國不可一日無君也此臣民之辭也在國史則逾年正月必書即位不論未葬及葬之在此始終之義也在嗣君則于封內三年稱子此孝子之心也孔子春秋三年內弑則稱君正名義也會盟則稱子存惻隱也

右第二十六章二章言喪禮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

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在國有君長其理則一而人于君不免貳心蓋疑父必無二而君可擇似不妨貳者聖人立教使即以事父之孝事君事兄之弟事長所以示民不貳也故既有君則不可謀事他君唯始將出而筮仕則可稱二君以上所事耳若既仕而又謀仕非貳心乎先王制禮君父同三年斬正見孝以事君其理本一無可疑耳子之於父不敢有所擅不擅有所私臣之

右第二十七章前言君臣父子詳矣此合言之見

禮記坊記卷十之二

子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鄭本無辭而後三字或有之今按有之為是則利有攸往凶彼脫凶字而此引之亦畧也○禮相見之禮既見乃用幣是禮先于幣若朝聘之執圭時為禮及享始用幣帛也辭謂行禮之辭情謂欲利之情若君子先財而後禮不問其辭而惟任其欲則民將惟知有利而至于爭奪矣故君子執贄請見者不見則不視其贄見為禮而贄為利也易无妄六二爻辭言農者必有耕與菑之事始能享獲與畲之利若不耕而望其獲不菑而畲其食是無事而食其祿也无妄之利能勿凶乎

右第二十八章下之因敘讓申言之言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歛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詩尚有此有不獲穧二句此疑文闕也○詩小雅大田篇刈禾而盈把曰秉不成把曰穧有餘而不盡取與穧共之引以証不盡利遺民之意仕已食祿不當又稼田已獲穧不當復漁食取物之新不當更求物之貴大夫食用少牛士用太庶人獲獸食其肉寢其皮大夫士當各有所餘以遺民也詩衛風之篇下體根也葑非根莖皆可食但食其莖則根之所發彌多而有以遺民并根食之則利盡矣上不盡利則尚德之名昭而享其利者願為之死可專利以失民乎

禮記坊記

卷十之一

三

右第二十九章言上之不盡取于下也○自四章至此皆以明上下之分爲第二支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莠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末二句舊在詩上今從陳歸本伐柯齊風作析薪又幽風亦有此四句但無兩之字○首言刑以防淫此言禮者刑禁于已然禮防于未然也人之大欲男女爲甚故特言之詩齊風南山之篇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則將之以禮而夫婦有別矣

右第三十章言禮所以別內外其下又雜引孔子之言以申之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孺卒春秋大例如取齊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死則曰夫人姜氏薨昭公娶吳爲同姓故于其至但曰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死書其字曰孟子不書夫人姬氏薨也○春秋無夫人至自吳之文蓋仲尼削之

右第三十一章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一作煬繆一作夢○祭至禮廢無嫌也大饗王享同姓及二王後后以瑞爵酌饗卑亞饗散賓如事神也異姓自侯伯以下則宗伯攝之諸侯相饗同姓夫人親獻異姓使人攝之或曰陽夢二國名或曰進禮好內曰煬名與實爽曰繆兩侯蓋同姓之國繆侯享陽侯其夫人美陽侯遂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其後各國以爲鑒雖同姓亦使人攝而夫人亞禪之禮于是乎遂廢也

禮記坊記

卷十之一

三

右第三十二章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避遠以避嫌故遠之

右第三十三章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

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首句夫子之言好德如好色誠也好德則遠色矣漁色如漁者之取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禮諸侯不取國中卿大夫士之女上荒于色則下民化之而縱欲亂常人道之紀于是乎絕矣故遠色乃所以立民之紀也餘並見曲禮

右第三十四章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禮婦謂夫之父母曰舅姑夫謂婦之父母曰舅姑夫三兩加琮大夫士庶以屨二兩加束帛夫人受琮取一兩屨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親引女手授夫于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母于堂蓋女以從夫為正故親迎即承子禮記坊記

卷十之一

授之教以不敬違之義也時俗廢禮有親迎而婦不至者故記著歎之

右第三十五章

明自三十一章至此皆以明內外之嫌為第三支

禮記卷十之三

任啓運章句

緇衣孔本第三十三篇本第三十二今定為第三十七〇漢劉歆王云緇衣篇公孫尼子撰以所言多好惡之理故以緇衣名篇其引子言與已語參錯成文亦猶表記坊記也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易事上平下易知下之情通乎上惟上易事故下易知易知則上下一心而刑自不煩矣〇劉氏彝曰上之好惡失其正喜怒失其常則上難事下于是有臣其誠信以為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為詐偽者苟可以同上而倖免無所不為則下難知此刑之所以煩也

右第一章虛言之以起下章之意孔氏曰篇名緇衣而首章不及惟君明乃能好賢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國詩作邦。緇此賢人之服緇衣也甚宜微則我將為子更為之又將適子之館既還又授子以絮好之無已也巷伯小雅篇名言取此器人投畀豺虎豺虎亦惡之而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亦惡之而不受推投畀吳天明惡其罪耳惡之無窮也上之好賢如緇衣則下咸勸于善之可慕不必爵賞之頻加而自勉于謹厚上之惡惡如巷伯則下咸休于惡之不可為并不必刑罰之偶試而自生其畏服也大雅文王之篇文王克明德慎罰其好惡無不公無不盡也人能法文王之好惡則萬邦自作乎矣

禮記緇衣

卷十之三

引以証民作愿咸服之意

右第二章天下之物有善必有惡人之情有善必有惡

好惡也誠意所以實此好惡也大學之格致所以明此好惡使無不中也即至于天下平亦推此好惡以盡其極耳不然意之不誠則為優為過知之不真且有奸人所惡惡人所好愈堅而愈辟者故大學言

好惡最詳而其
道必自格致始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

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

世也子慈通舊如字孫遜同命呂刑作靈○格去不正以歸于正也遜掩蔽苟免之意即所謂免而無恥也論語未註至矣故君民下記者之詞慈信恭三者存之心即為德其行之有品節隆殺即禮也親遜不倍即格也德禮之效至于如此則國之保有長世可知甫刑即呂刑苗民九黎氏國法豈尤之惡顯頂誅之分其子孫為三苗之末復為舊惡堯與誅之其存者猶不悛舜又竄之三苗之君不遜民以善故民皆習于惡君不反身修德而作則刑

卷十之三

卷十之三

二

探賈與死五虐之法以威民是以民與胥漸泯民勢勢而舜遂過絕苗民無世在下也末二句記者約呂刑語政刑之效至于如此君民者宜知所法鑒矣

右第三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三句記者語表正則正表邪則邪

右第四章

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遜焉豈必盡仁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

下土之式遂教化浹洽而無不仁也上詩小雅節南山傳必無一人之不仁哉蓋民之所瞻惟在于上故一人有善則人皆賴之上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則下土自從而式之故禹仁而百姓遂無不仁也

右第五章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

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

國順之說稅同棣古岳切詩作覺○爭先人言向之者衆而相競也章志好惡之公可共見貞教好惡之正可共法記者言上之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道民之心慈愛百姓而百姓亦知上好仁爭從事于仁以說其上矣詩大雅抑之篇格大而直也為民之表者大而直則德行在我四國自從之陳云當依詩作覺能自明其德

卷十之三

三

右第六章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綹故大人不

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

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

譽于儀詩綹同譽詩作愈○單曰綹比曰綸綸小綹大黃者謂不惟王言一出民所則效其端甚微其末甚大記庸言之謹庸行之信祇在人倫日用之常若一求高則危而不安言之未必不可行行之未必不可成誠敗常亂俗而已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引以証謹行之意行謹而言可知○晉人清言其禍至于神州陸沉浮言之不可倡也如是

右第七章

仁者心之德而為仁未有不謹言行入
者孔子告顏淵為仁曰非禮勿言勿視
聽繫易曰庸言之謹庸行之信閑邪存其誠孟子
告曹交堯桀之分亦止服言行三者故下三章以
言行衣
服言之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

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行去聲○開導勸誘

不為則必身自不為而後人信從此二句孔子之言記者

又言言必期其可復當慮其所終行不可有所偏當稽其

所敝謹言慎行如此則民亦化之上詩大雅抑之篇大雅

文王之篇君子道人以言則必先自慎其言禁人以行則

必先自慎其行而出話之慎威儀之敬又不外于一心之

敬焉人如文王常繼續其明德之功內無不敬而言與行

禮記緇衣卷十七之三

自各得其所止矣此明

德之功即新民之本也

右第八章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

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行鄭讀去聲朱子如字今從鄭○衣服不貳所服

也如是則上之德壹矣以齊其民德壹有不壹者哉詩

小雅彼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記者引詩以証言狐裘黃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

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

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古鄭云當作詰後同○君之待臣

之奉職終始如一故述其事即知其志此上下所以相得

絕無疑惑于其間也尹吉述書篇名史記湯誓命作湯

誥伊尹作咸有一德書言君臣之感孚合為一德今其文

見梅書咸有一德篇記者引以証不疑不惑之意詩曹風

鳴鶴篇言威儀之著于外一無差忒

引以証可望而知可述而志之意

右第十章此承首章而推言之前為下統言臣民此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是朝廷百官尤四方萬民之

也則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黜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陳政義作善墮作瘠非○皇氏曰義善

者勸之實之于惡者懲之制之所以示民厚也如是則民

必不貳于惡矣詩小雅小明篇君子之所以靖共其職者

惟正直之人是好也章

在義則必肅在惡矣

右第十一章此承第二章第三章而推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

明所好者未必善所惡者未必惡也難知匿情飾貌故為
高論以欺君也記者言君能章好慎惡無私而當理不為
偏任不為兩可則上不疑而民眾著于善之必當為惡之
必當去矣臣正身以正君其身有可象之行不徒為諫諍
之辭且不援君所必不能及者以強君舉君所必不能知
者以煩君則下不難知而君亦喜于陳善之有方不若于
責難之生畏矣上詩大雅板之篇不敢斥君故呼上帝板
板反也人君好惡反常則民盡病上疑而百姓惑之証也
下詩小雅巧言篇人臣不止于敬則
王必病下難知而君長勞之証也

右第十二章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
恥也故上不可以廢刑而輕爵祿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

播刑之不迪甫刑無不字當為衍文。刑責教厲之大權政之行教之成全賴于此而可忽乎記者申

禮記 緇衣 卷十之三

之言惟爵及匪人故不足勸刑及無辜故不足恥上之人
斷不可忽也康誥甫刑皆周書也上教于刑則刑不
被刑之可恥矣舉刑罰而爵祿可見

右第十三章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

臣不治而過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

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太母以遠言近

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

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

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當作祭。大臣不親則章慶有所不能盡而百姓不察此蓋平日

君于大臣忠敬之心不足而但以富貴虛席之故大臣不
得治其職而左右之臣且比昵于君以搖奪之也記者申
其意言民之治否視乎大臣大臣不可不敬大臣之安否
由干邇臣邇臣不可不敬必敬禮大臣慎遠邇臣若宮正
以下皆受命于家宰則大臣之好惡邇臣先從之不特大
臣為民之表即邇臣亦為民之表矣夫大臣之不得以謀
大遠臣之不得以開近內臣之不得以遠外皆國家一定之
體小不謀大則大臣不怨遠不言近則近臣不遠內不圖
外則遠臣不蔽邇且不可使疾也况大臣可使以不親而
將死而告穆王語見逸周書舊注楚沈
諸梁誤也引以証邇臣之不可比意

右第十四章

特君為民之表即大臣亦民之表不可
不敬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

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

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仇鄭並讀述朱子上遂下

警陳並讀警今從鄭。大人以位言人非其不仁未嘗不
知所當賢所當賤乃明知其賢而畏而疎之明知其賤而

昵而比之則民益與賢為疎與不肖為昵即日教之亦何
益乎詩小雅正月之篇維攸攸之憂仇仇私昵之意求則

而如不得亦知其賢也而又與彼為仇與此為仇是親其
所賤也亦不我力則終不親其所賢矣書之始恐弗見而

終弗見也

者亦然

右第十五章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繫

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

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於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敗于西邑

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易音異今書無度上無厥宇今或作見梅書天作先○小人細民君子有位者也孔子言凡事無不以敬成以衰敗記者申之專重弱于民意謂子人言儒弱不能以自伸鄙心謂理義有利有損則趨之當于已則叛之其向背無定也慎之則不至于弱矣引書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一有不慎則顛越其民之命而覆亡亦及于已必如虞人之于桀其機既張而當

發之時再省其括之度而後釋不敢輕發也口易啓羞則言不敢忽甲冑起兵則武不敢廢衣裳必命有德則寧藏之於干戈必計有罪則寧反之已誠以天之降禍猶或可逃已之過端必無可避是以不敢不慎而又慎也夫民之治亂君臣皆有責焉而君為主伊尹常言我何事西邑之夏桀而天敗之尹幾及焉惟君能以忠信自終相亦有終耳不然及爾顛覆矣梅書改爲先見謂見

右第十六章此承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而推言之見不特言行衣服當慎朝廷政事尤所當慎也○前六章皆言君當重其臣此又言君身尤重也旨益切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

以率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梅書作牙資鄭讀至屬下句梅書作咨屬上句下亦增一咨字祈祁通○子泛言君民一體而記者則專以化道言也心莊二句先申心體之相關下乃言君民之相關亦若此大民以君爲心則君不可不正已以率民君以民爲體則君不可不愛民以全已詩逸詩先正先世之能正已以正人者言明清而庶民生不自正而民勞則君不可不自正矣君雅周書天寒暑而民且怨况君有失政乎則君不可不愛民矣

右第十七章陳謬曰承上大人溺于民之意而言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臣告君孰不以正然身者言之本身立于正而後言之則言信而君亦樂從不然身不正則于義或從或違而不壹其

右第十八章以上皆言君道此二章乃言臣道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

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詩也作兮○物猶實也格猶式也質正也謂擇其正者方謂取正于人亦通志記也親之無厭倦也略約也君子平日言必有實行必有法出以事君終身必行我所求之志而不肯貶道以事君即死亦不變生平所守之正而貽不令之名也記者申之言所以然者固有道焉平日多聞多志學已博矣又擇正者而守之親之則知益精知既精矣又求約者而行之則行益慎此所以有物有格而終不可奪也師衆虞慮也與衆慮之言無不合有物可知身

之威儀始終如一有格可知如此則必不可奪矣

右第十九章

申上章之意陳本合為一章

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

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正鄭讀作匹呂如字仇詩作逮○毒害也邪之與正不容

並立夫子泛言君子小人之性情不同而記者述之則因

其類之異而見君子所友之必正也鄉方皆類也好者正

右第二十章

此下三章皆以朋友言之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禮記

卷十之三

十

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賢所當

其貧賤而輕絕之惡所當惡而以其富貴而不敢違絕是

志在利而不顧道義矣詩大雅既醉篇言所賴乎朋友貴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

行歸或作懷○留者戀而不絕去之意人以私惠加我而

人之好我在示我以大道耳豈在區區小惠哉其不留之宜矣

右第二十二章

陳澧曰好惡皆當循公道故君子于私惠弗留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

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詩作駁

在車中衣之傲非一日而人皆見之以與言雖隱而必聞

行之必積于誠可知已

右第二十三章

以下結一篇之意而此一節言慎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

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

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

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寡鄭讀願允也詩作允矣周田漢博

禮記

卷十之三

十一

梅作寧王今並不從○言飾而夸則行之必難行飾而偽

則言之亦應故言行必相顧也記者言君子寧寡于言而

務于行則言行皆無所飾而民化之亦不得大其美而飾

言以夸張小其惡而飾行以掩覆矣詩大雅抑之篇言之

玷不可為言必寡矣小雅車攻篇君子之行為大成信已

成矣君奭周書篇名周則謂民也文王之德化及于民故

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而遂集大命于其身是此時之

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也按孔疏稱此為伏生所傳舊

文改者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

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兇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

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

人吉夫子凶梅書說命惡德下有惟其賢云云無民立而

欽事作禮易偵作貞。論語本言無恆之人雖賤役不可
為記者則謂無恆之人不可求占于卜筮也無恆之人忽
作忽松雖先知如著龜尚不能決其成敗况于人乎詩小
吳之篇猶謀也無恆而履上則鬼神亦厭之而不告矣又
引兌命言人而無恆是謂惡德爵之不及乃理所宜故民
惟立而正事則爵將自至不然正事之不立而惟求之祭
祀雖極其豐亦為不敬蓋事不正是煩而亂也其事神也
豈不難乎又引易恆卦爻詞言德不恆不惟所求不獲且
有承之以羞者是無恆斷不可也然恆又有二道婦人之
恆以順為正夫子之恆制義為正婦人之吉夫子之凶是
無恆固不可而恆又貴于
立正諸積非所宜為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恆也。君子之學慎以始之恆以

禮記 綱衣 卷十之三 主

民要不外此故篇
末以此三者結之

禮記卷十之三終

孫男 慶同校字

禮記卷十之四

任啓運章句

哀公問孔本第二十七節本第三十四今定為第三
十八○大戴禮為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

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為
一今仍小戴之目而別為二章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

曰正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正

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

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

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大戴
神下

有明字。民所由生氣以成形理以成性人知無養則無

以生而不知無禮且有生不如死者故曰民所由生禮為

禮記 卷十之四

大也自郊社以及日月風雷岳瀆事之有禮祀實崇極燎
血祭之等故曰節位有尊卑故曰辨親有殺交有時故曰
別治已治人皆待夫禮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
節有成人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
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
序宗族即安其居節 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
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居節大戴作居處。王
肅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
過處陳澧曰嗣傳續不絕之義君子知人所由生莫大于
禮則以禮自治必矣然禮者天理之自然人心所同具固
百姓所能也君子即以百姓所能者教之其間有理之所
同自天子至庶人不能違者其會也有分之所限自天子

至庶人不能越者其節也。君子皆因之而不廢。于是稱情立文。制爲品節。使無太過亦無不及。而禮之事成矣。然品節雖成。而文物未具。則猶不能繼。續之以至于久遠。故又制爲雕鏤之器。文章黼黻之服。以繼續之。乃可以徧天下。及後世而用之。無窮也。夫君子以自有之會節。教百姓。故人順之。而又謀其所以嗣。喪算則有三年期。功總麻之數。祭則有一年四會。食則有一會。食之。差而後其節。事辨位別。親交者。無不繼續于無窮矣。然文物之盛。原以明理而隨情。苟因雕鏤文章。黼黻之華。而遂欲窮工極巧。則反縱欲而失其所以爲禮。故于已之起居服食器用。無不從公節儉。以節不盡之利于民。所以或豐或儉。各適其宜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

禮記 哀公問 卷十之四

莫爲禮也。實貨財也。淫德放蕩之行。固者意之堅。求盡民之財。盡民之力。而終不愛也。午猶逆也。伐傷害之意。取民必盡。則與民同利者異矣。違逆衆心。而害有道則與以所能教。而民順之異矣。務逞其私。而不問理之所在。則與盡禮之節文而儉于自奉。又異矣。用民如此。又何能行禮哉。黃叔陽曰。哀公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固民自盡也。多嬖寵。是淫德荒怠。敖慢也。伐齊伐利。是午其衆以伐人也。止求自逞。不以其道。宜鼠食郊牛角。拒信兩廟災而莫能爲禮矣。

右第一章

言禮之切于人而行之亦在乎其人也。○家語又多異。今姑依此釋之。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入道政爲大。愀。斂肅貌。作猶變也。德猶福也。公曰。敢問何

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家語無君之四句。○君爲正。君之所爲。皆出干正也。公曰。敢問爲正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爲正一作爲政。非。物猶事也。大倫正。則庶事從之。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合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

禮記 哀公問 卷十之四

本與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政以愛人爲大。然愛而無節。能無亂乎。故禮爲大。禮之品節。雖煩而敬爲主。故敬爲大。父子君臣。莫不當敬。然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三綱爲萬事根本。而夫婦又三綱之本。故尤以大昏爲大也。大夫夫婦之合。其情易親。而大昏之禮。必冕而親迎。若是其敬者。蓋興起其敬。正所以爲親也。不然。始于親者。必終于疎。雖欲相愛。不可得矣。夫弗愛則無以爲親。不敬則無以爲正。二者皆失。然弗愛必由弗敬始。此君子所以必興敬爲親也。○湯三才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荊之母爲夫人。而以荊爲太子。國人惡之。故孔子倦倦爲此言。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

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也。此節舊在昔三代上。朱子謂當在此。直言朱子讀如字。陳讀朝廷。○朱子曰。治宗廟謂祭祀也。配天地之神明。

記在昨夫人在房與天地之大明生于東月生于酉義相
合也直言出政教記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是也皆
申上政之本之意葉氏曰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亦
通此乃由夫婦而及父子君臣宗廟父子相繼直言君臣
同體而治之皆繫于夫婦物事也物恥終紀之廢弛國恥
知體之卑辱應歸曰是時魯政衰弱哀公欲振興之而不
節申敬為太此節申禮為大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
迎不已重乎孔子慨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

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也然猶焉
之禮大夫于女之家諸侯使卿迎于其國其至或迎于竟
于郊于館量地之遠近爵之崇卑以為節天子則使卿往
公監之然亦當親迎之于館或門外也哀公不行昏禮變
卿私人故疑冕而親迎為太重孔子直舉繼先承祭之重
以明之言天地者朱子謂通天子言之王肅謂公曰寡人
魯孟春得郊祀故也主謂適長子孫世主祭祀公曰寡人
禮記 哀公問 卷十之四

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公知已重
之問為失言故言惟鄙固故有此問然非有此鄙固之問
則亦不得聞此言若以得聞為幸者請少進望于所不問
者亦詳告之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
何謂已重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
媾精嗣續化生其理一也孔子遂言曰昔三
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
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
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
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
及身子以及子妃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儼乎天下矣夫

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孔氏曰妻供深盛奉祭祀故
迎所以敬其妻冠于阼階所以敬其子內有主則外足以
治國家下有後則上足以承祖考至子之親尤為一體
譬之木親為本而子為枝也身之不敬即辱其身而傷
親矣本傷而枝有不亡者乎夫天下雖大而入之有身有
妻有子一也我敬其身使人各敬其身我敬其妻使人
各敬其妻子則我志氣之所至直充滿于宇宙之間而民
皆則而象之古三代明王之政不越此矣獨舉太王者鄭
謂太王不以土地害人是視民之身猶己之身民之妻
猶己之妻也王謂太王愛妻女國無繇民是愛己之身
及己之妻也推而愛民之身及民之妻也姚舜牧曰太
王之追遠有他哉亦敬而已矣詩曰帝遷明德天立厥配
作邦作對奄有四方則亦敬身敬妻子以儼乎天下可知
已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
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禮記 哀公問 卷十之四 五

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朱子曰則法
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
故不可不謹也愚謂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者敬身之實不
命而敬恭則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
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
也是謂成其親之名也已孝莫大于尊親敬身而使親有
論語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是非人所不能為也孔子告哀
公曰謂之君子之子為君子父亦尊親也是人所共勉
也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
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
不能成其身朱子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
于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樂天謂樂循

天理愚謂不能愛人則不知為君之難而寡樂息惰不自
 持是不有其身也不有其身則必放逸于分位之外而
 不能安土矣不能安土則欲日肆理日亡視一切禮法如
 桎梏而又安能樂術天理哉此身之所以必不成也方謂
 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公曰敢問何謂
 一身且無相容故不能安土與下語不實公曰敢問何謂
 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
 合天道也朱子曰戴記止不過乎物四字今以下文推之
 斷從家語○物者固有當然之則大而君臣父
 子小而言動食息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于性分
 之內君子循之而不敢稍失是乃所以合天道也公曰敢
 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
 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
 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朱子曰戴記作不閉
 其久非是今斷從家
 禮記哀公問卷十之四
 語○不已至誠無息也天道不息君子純于天道亦不息
 如日月出從不已指其易見者言之王肅曰不閉言能通
 能久言無隱思謂不閉者誠于中必形于外所謂微也能
 久者不息則久故微于外者亦悠久也無為而物成者悠
 久之功漸摩浸漬不見有所作為所謂久道化成也已公
 成而明者成物之功尤被四表格于上下所謂高明也公
 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
 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
 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
 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愚謂于質
 愚暗于理煩累于事言以氣質之蔽故于事理多不通曉
 也子志之心猶言啓乃心沃朕心蹴然變容起敬之貌又
 最大旨申告之仁人之所以為仁孝子之所以為孝不違
 事親循乎天理而已事親如事天敬之至事天如事親順

之至張子云存心養性為匪懈不愧
 屋漏為無忝事天事親非有二道也
 右第二章言禮之該乎政而極
 其至即所以事天也
 禮記哀公問卷十之四
 七

禮記卷十之五

任啓運章句

仲尼燕居

十九○石梁王氏曰文雖具首尾然辭旨散漫未必孔子之言愚謂以仁言禮其旨甚精王氏以爲散漫亦習其詞不察其旨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

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

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無所虧流無所滯周

流無不徧即下仁鬼神昭穆諸事也學莫切于求仁而非

禮則亦無以得仁故欲仁之周流無不徧必以禮也給辦

也恭遜之容但取辦于外而無情實也有敬之心而無禮

之文則失之野有恭之貌而無禮之實則失之給勇于有

禮記仲尼燕居卷十之五

爲而無禮之節文則失之逆三者皆過然野與逆但失之

直情徑行而其本未亡惟給則失于外者大類于慈仁而

實則本心已亡乃奪慈仁之甚者也故又特舉以爲戒凡

再言子曰者皆語已畢而復起若更端也○按子告顏子

曰克已復禮爲仁而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此仁之所

以周流于身而無不徧也天德也此篇言禮所以仁鬼神

仁昭穆仁死喪仁鄉黨仁賓客此仁之所以周流子曰師

子天下而無不徧也王道也有天德然後有王道子曰師

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之而過者術而就不及者仲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

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

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食之禮所以仁

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

也饋謂統之而扼其要子游因制中之言因思有過有不

及即倚于氣質之偏而不純乎天理之正則乖戾差謬

之惡于是乎生必禮以制中乃有以扼其惡使不生而全

其美也夫子然之而子游又請其領全之實夫子言無往

非禮即無往非仁舉鄉社而外祀皆可知舉嘗禘而內祀

皆可知饋食喪食也射鄉鄉社及鄉飲酒也食饗詳前世

子記禮必有義郊社言義餘言禮五文也鬼神誠昭穆

之孝饋食之哀射鄉之和賓客之敬皆動于吾心之自然

而禮以將之舉無有過不及則惡傾而好全周流普徧無

所往而非仁矣張子曰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事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

諸掌而已乎郊社嘗禘視射鄉食饗尤重故特舉之見其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

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

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官室得其

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

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

明貴賤之類軍族有禮如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類官室
若旅樹臺門四注三注各有其度量取諸黃鍾之宮鼎與
而耳目聰明各有其象味之時若春酸夏苦秋辛冬鹹樂
之節若升歌下管合樂問歌車之式若圓蓋象天方軫象
地鬼神之饗若燔燎實柴朝踐饋食喪紀之哀若襲衾棺
葬辨說之章若在廟言廟在朝言朝官之體若三公論道
六卿分職政事之施若施典邦國施則都鄙加于身如視
聽言動錯于前凡所按之人所行之事皆是也理無不明
得其宜也豈不啻天下而仁之哉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
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
相與佞倂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
見老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閻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

禮記

卷十之五

三

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室失其度
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
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
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家
上有言游退于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十三字○佞倂無
所向往貌王肅曰祖始洽合也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洽
合是乃所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
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
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闌下
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

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撤
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
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
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禮之大體要歸一仁而詳
無所不該禮有九而大饗有其四見大饗之義廣也四之
目在下仁與情德事其五子未言不敢臆說知明其義事
習其儀事之聖人言由此學之亦可入于聖也兩君相見
諸侯相朝也樂與作也國語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
樂夏禹樂以箏吹之諸侯相饗禮亡鄭云既升堂主人獻
賓賓酢爵樂止爲第一節賓酢主君樂又作主卒爵樂止
爲第二節升歌清廟爲第三節下管象武爲第四節此四
節費禮所獨行中規五節還中矩六節迎賓時車上和鸞
中采齊七節客出歌雅詩以送八節徹器歌振鸞詩九節
此五節非饗禮所專故曰禮有九饗禮有四也王謂入門

禮記

卷十之五

四

縣興一節升堂樂闌二節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節陳薦
俎序禮樂備百官四節下五節與鄭同愚謂子言禮有九
大饗有四不言大饗有九節四節與他異也且升歌下管
月用樂皆然不止大饗中規中矩凡行之容皆然尤不可
別爲饗禮之一節恐鄭王皆非也言行此饗禮之時揖讓
以致敬管籥以和而復將之以薦俎其和敬之意周流
動盪于禮樂之中至于執事之百官亦莫不默喻和敬之
妙此正食饗之禮之所以仁賓客者君子觀之而知其仁
也而不僅仁也白一身之周折以及始而迎賓終而送客
徹俎無一物而不在禮則禮之所該者甚多即如入門
而金作以奏肆夏可以見人情之和升歌清廟使人如見
文王可以興于德下而管象見周公之勤可以奮于事禮
樂感人之妙如此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但以禮樂相示
而已然則人習之而知其意者詎不可入于聖人之域哉
分言之曰情曰德曰事合言之則其周流 子曰禮也者理
動盪皆仁也夫聖人亦仁之至而已矣 子曰禮也者理
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

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禮歸于一仁則禮固至心
管雍徹之樂行焉是樂亦即理之節而非有二也故君子
之于禮必以其心自具之理為之本無理不動也亦必有
詐樂以和其節而作焉無節不作也然不能詩則少溫
柔敦厚之風而其于禮亦拘固而成繆不能樂則少和順
從容之意而其于禮亦朴而不文皆無節者也若夫薄于
于德則是自絕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又何以禮哉子
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禮虛而言文偽言
也制度禮之體文為禮之用制度則平古文為出子貢越
于今而行之必在有德之人所謂道不虛行者也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

禮記

仲尼燕居

卷十之五

五

子貢見

能樂于禮素因也則不能禮則于樂亦偏故以夔為問而夫
子再言古之人見不可輕議也達精通之意夔以典樂聞
而不聞傳其知禮則或不通于禮亦未可知然古之人全
德者多我不見古人未可輕議也○金履祥曰禮樂同體
異用伯夷讓于夔而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
是夔固可掌禮矣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
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前吾語女謂前已告女若所
其宜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
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
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
莫敢不承事矣言而履之非空言也行而樂之非勉強也
子張少誠或言而不行或行而不久故以

此古之方知之禮之固也萬物服體禮之所與眾之所
萬事皆從其理也亦謂奉上之令禮之所與眾之所
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
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目巧之
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
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
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
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山
此塗出也遠近猶言處戚男女以人言外內以地言失禮
則最近者亦莫不亂得禮則盡人類莫敢相踰
之重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禮記 仲尼燕居 卷十之五 六

禮記

仲尼燕居

卷十之五

六

子而無見曰矇矇矇去其翳而使能
視去心之蔽而使開明亦猶是也
右第一章 按論語之文多簡而約蓋撮其大旨惟此
即以前者并其餘詞複語而記之諸子善學聖
人善讀一章之上如見其形讀者不可不味也家
語名論禮篇而文多脫
簡不及此篇之完善
禮記卷十之五 終

禮記卷十之六

任啓運章句

孔子閒居

孔本第二十九篇本第三十六今定爲第四十○程子曰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愚謂論語亦有五美四惡六言六蔽文法蓋先引其端使學者精心以聽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詩大雅洞酌篇廣被之意

務然和序者禮樂之原不達其原而言禮樂亦末也五至

王肅謂五者相因自然而至陳謂至極而無以加亦通無

序不和皆足以致亂先知之而早杜其機則四海享和平

之福矣故可謂之民之父母也○姚舜牧曰先知其敗而

禮記 孔子閒居 卷十之六

早爲之所此憂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

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

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

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達禮樂之原則心得其序

志發爲咭嗟嘆之言而詩至形爲斟酌損益之政而禮

至其布之也從容不迫其被之也鼓舞不倦而樂亦至矣

至于樂至則樂人之立者必憂其不能立樂人之達者必

憂其不能達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其未必徧未能保

而戚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

地爲量也哀即喪也不見不聞即無體無聲無服也言五

至而三無已在其中矣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

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

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

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

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詩其作基述作

順于物理協於人情至和洋溢有樂之實無樂之音也無

體之禮節民之性防民之淫萬物秩然有禮之實無禮之

形也無服之喪哀矜之心惻憫之意疾病相闕有喪之戚

無喪之制也三者仁之至極民受其賜而不知故曰三無

基積于下以承乎上有深密靜也逮逮富而閑習之貌匍

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狀也周頌昊天篇言文武之受天命

者自下達天和氣充塞而宏深靜謐是樂在無聲之中抑

風柏舟篇言不當行禮之時而威儀之美至無可選擇是

無體而皆禮也谷風篇言凡民至疏遠而一有死亡我即

匍匐而往救是無服而皆喪也子夏長於詩故以詩爲問

禮記 孔子閒居 卷十之六

抑亦欲咏嘆淫佚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

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

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

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叶叶崩明

喜聞去聲施于之施音異○無所不包曰大純粹以精曰

意使鼓舞于不倦也氣志不違十五句皆詩詞今逸者過
平不可復考矣君子服此無聲之樂始而平已之私釋已
之躁氣志之問無有乖戾是不違也由是應事接物各當
其理是既得也出是我之所順物亦順之是既從也君子
服此無體之禮先之以慎故遲遲行之以敬故翼翼施之
上下各得分願故和同君子服此無服之喪始於一心之
不忍而推以及人故內恕孔悲由是推之而及於四國又
推之而及於萬邦此皆下學之功行之而造其極也日聞
四方和氣洋溢萬物得所也日就月將絳熙之功有進無
已也純德孔明萬物一體無有私蔽也如此則德愈感矣
氣志既起心和氣和大地萬物感而太和也施及四海言
法行則莫不尊親也施于孫子親賢樂利久而不忘也至
是則德愈盛效愈遠矣○陸隴其曰五起自內及外自近
及遠始起于心乃行于身漸微于人臻于天又終而至千
悠久愚按因上引詩而
來反覆繹釋意味深長

右第一章

禮記 孔子開居 卷十之六

三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
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
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
德也○日齊詩作日跡○三王之德參天地蓋古語子夏引
在地之上天悉覆之在天之下地悉載之容光之隙日月
之明無不照之是無私也王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奉此以勤勞天下復何私哉詩商頌長發篇遲遲久也
謂言人有私則有遠而天無私故其命于物者皆不違所
謂物與天無私也但天無私而人氣質之偏物欲之蔽皆不
能無私故與天不相似惟湯之無私乃與天齊也而其所以

以齊者則不外一敬焉蓋理之與私互為升降私日升則
德日降矣湯惟自降其私力行不怠故其為聖之德以敬
而日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是惟湯能奉天之無私
故天遂命之以為法於九州而勞天下也不違者克己之
勇所以致其大遲遲者達天之養所以俟其化徐天有四
師會曰遲遲謂遲而又遲初無心于得天亦通

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
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蒼欲將
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
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

春四方于宜此文武之德也○耆欲二句家語作有物將至
春生秋斂冬藏夏長風之散雨之潤霜之肅露之和其氣
行于天下莫非天理自然之妙此天之無私乃天之教

禮記 孔子開居 卷十之六

四

也神氣即能生長欲藏者地皆載之而于其間風之動雷
之鼓尤為神速庶物因之而露其生其形之行于地上亦
莫非天理自然之妙此地之奉天而無私即地之教也而
日月之奉天地而無私者更可知矣天地無私故清明在
天地聖人奉天地之無私者更可知矣天地無私故清明在
亦如風雨霜露風霆之神氣故清明在天地聖人奉天地之
之民已應之立斯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若天欲降時
雨而地之山川先動而為之山雲者然此聖人奉天地之
無私而人自化之者也詩大雅嵩高篇嵩高天之貌嶽四
嶽也甫甫侯申中伯皆太嶽之後姜姓之國蓋因太姜而
封也翰築牆板蕢其害宜布其德文武有安天下之志
故天即為降生賢佐以為四國之蕃四方之宜此文武之
德無私而參天地者也詩宣王時作而以為文武者甫固
有自地者天雨遠雷雨近常有平野雷雨大作而高山晴
皎自如故既以風雷屬天又以風霆屬地愚按雷有自地
發者易所謂雷出地奮豫有自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
天下者易所謂天下雷行是也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

國大王之德也今開並去聲弛皇本作施詩作失協詩作

○三代之王皆天命也其先必有此無私之德積久而聲

聞于天然後天命歸之詩大雅江漢篇言其德之明而不

已故其令聞亦不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下又獨言文王者

湯武之王有武功焉故特舉以見例明三代之王皆以文

德不以武功也言夏禹禹以子夏厥然而起負牆而立

曰弟子敢不承乎立所謂問終則負牆而

右第二章天有四時二節家語在經解深於春秋也

之故異也今去聖愈遠古書日亡無從是正各就本文為訓詁耳

禮記 孔子開居 卷十之六 五

禮記 卷十之六 終

禮記卷十之七

任啓運章句

經解 孔本第二十六節本第三十七今定為四十一

○春秋未經筆削止得謂之魯史不得謂之經

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易象

春秋亦可統名禮也後世六經之名乃漢儒因孔

子所言及孔子所贊修刪定者名之耳陶潛羣

輔錄自子思子張外言顏氏傳詩為諷諫之儒孟

氏傳書為疏通知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恭儉莊

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

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潔淨精微

之儒豈諸子能各行其教於人國耶何行事不概

見耶本篇明人君修己治人而謂之經解

者據篇首所述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禮記 經解 卷十之七 一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

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

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

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

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

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辭或作淨○溫和煦柔

通不滯于一知遠不蔽於近廣博其量宏易良其情平潔

靜行之美精微識之通恭主容儉主事莊見于外敬主于

中屬辭比事聯屬其辭使其事之美惡相比而見也春秋

魯史名國故與邦交繫焉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樂以

養德性易以窮陰陽禮以檢身心春秋以辨時政之得失
上以是飲下以是學故國人莫不化之然相沿為俗則亦
有弊習於淳厚者未必能察情偽則失之愚知古今之事
而不能知人論世則失之誣好樂而難則失之迂拘曲謹而
志生而奢矣窮則極而失之誣好樂而難則失之迂拘曲謹而
知和之為貴則煩傳聞失實而足非願謬于聖人則亂此
又弊之所必然而不可不慮故惟有其得而無其失上之
人乃為善教而下之人乃為善學也記者引夫子言見教
之不可不慎以起下文之意○後世經學如書傳謂文王
常稱王九年周公殺管叔及居天子位七年皆是誣李尋
京房之說易劉歆之傳洪範五行穿鑿破碎不免賊說天
春秋者謂孔子許祭仲之廢君大衛輒之拒父直是亂天
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
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
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

禮記經解

卷十之七

二

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以下記者之
禮樂春秋皆聖人所以教而不能無弊者以言教不能以
身教也故君子必先自治焉聖人之德與天地參其德之
廣大固足以兼利萬物聖人之明與日月並其明之溥博
又足以明照四海盛德大業至矣而猶不遺微小外而朝
廷內而燕處即一行步一升車無不致其養焉必至居處
皆有禮朝廷如是燕處亦如是進退皆有度行步如是升
車亦如是然後以之治官則百官當其才以之治事則萬
事循其理即以之教民亦必無六者之弊矣詩曹風鳩鳴
也豈有身不正而可言教者哉

右第一章

言教民以經不
若導民以身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

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
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和無所乘仁
然之利義剛斷之方此一節亦古語記
者述之以治民必有其器之意起下文禮之於正國也猶
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
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
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仁信義皆治民
之器而器之中尤有其要者則禮是也蓋凡器皆為一物
而衡與繩墨規矩則足以治物衡與繩墨規矩設而輕重
曲直方圓無所逃禮之足以治姦姦詐亦猶是也姦以匿已
詐以欺人姦詐皆民之害有禮以察之而後義有所施害
去則利興而信亦有所用至于好惡皆當則民悅是故隆
而上下相親所謂和與仁者亦不外此而得之矣

禮記經解

卷十之七

三

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
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
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隆者尊而奉之由者踐而行
內貴之故稱士無方則放濫而無所不為賤之故樂曰民
也君子審禮故有方無方者力辨之所謂不可誣以姦詐
也夫禮之實在敬與讓敬主于心讓徵于事能敬與讓則
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室家鄉里無不善者上之所以安下
之所以治均不外此又引孔子言以結之苟
治民而不以禮則無其器而治亦無以成矣

右第二章

言治民有器
要莫切于禮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

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

禮記經解卷十之七

四

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君臣之亂，始於無義，列侯之亂，始於不敬，臣子之亂，始於無恩。鄉里之亂，始於無序。男女之亂，始於無別。刑禁已然，不若禮禁未然也。易辭孔謂見易繫辭傳黃庭堅謂見易大傳今易無之，是文逸也。程迥則謂緯書通卦驗之文引以証教化之微意。

右第三章

承上二章見自治治人莫善于禮也。夫禮禁亂以下一百五字見大戴禮察篇與

君子之道辟則坊與相屬蓋記者各以已意聯綴也

禮記卷十之七終

孫男 慶范校字

禮記卷十之八

任啓運章句

儒行

孔本第四十一篇本第三十八今定為第四十

作李觀謂此家士自夸之辭其條雖十有五而意旨多複其語雖依傍聖人而稱說多過或云哀公輕儒孔子有為之言夫聖人豈務夸大以要其君者哉愚按其辭於肆與聖人溫良恭儉讓氣象全別而與田子方貧賤驕人語相似故疑魯國時游其門人所為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正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正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正不知儒服。掖腋通也。逢大也。逢掖，肘袂也。但以其間幾於以儒為戲，故子以不知。哀公曰：敢問。答之而以君子之學微啓其端，見所當問也。」

禮記儒行

卷十之一

十一

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物猶事也。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珍已貴矣，而置之席上，則尤珍。喻言德之可貴也。並通聘以幣聘之問容訪及之舉加之位取分以職也。德可貴人自尊之學既博人自親之忠信可託人自任之力能任事人自用之而儒者之心止知自盡無求于外也。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方讀去聲陳如字粥徐子禮亦通動見於身作為其事大讓謂委之而去故如慢小讓謂辭而終受故如偽太謂容貌之尊嚴忠犯人主勇

奪三軍故如威小謂容貌之退却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故
如塊然將無能貌人之有才每喜於自見故難進易退若
無能也容者德之暢貌者志之符容貌如此心德可知已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
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
者先家語作誠○齊難齊莊可畏難也或曰難當作莊誠
信中正所以養其身與世不爭所以愛其死養之不
固不能有爲而不爲意外之備則亦不能留其身以有待
也備慮之周豫儲之早○呂大臨曰上四句敬也次二句
恕也惟敬與恕則忿怒怨室德立道充可以當天下一
之大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也 儒有
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
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

禮記 儒行

卷十之人

三

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
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家語立作仁近人下有情字○
也儒者內重外輕不貪富利似遠於人情然道有可
行未嘗不出讓苟可就未嘗不從則又見其近情也 儒有
委之以貨財淹之以好樂見利不虧其義却之以衆沮之
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蹙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
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
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家語勇若作其勇餘文亦大同
聲○委之言其專淹之言其久切迫脅之強以所不爲沮
恐怖之止其所必爲利不能淫害不能屈如此雖猛獸之
勇舉鼎之力不足以程之也以守義爲主故不以挫於前
而或微不以期于後而存疑以信道爲主故入或責已重

受之而不爲報復人或誘已亦聽之而不究所從來如是
則表立者自有可畏之威而非人所能挫信成者不煩容
難之謀自無待於重習也○方慤曰動皆當理故未嘗悔
機足應變故不必豫陳辭曰知過必改故不再理義不營
故不極極終也終爲所毀也姚舜牧曰威以時奮先主以
漸則過猛謀以時出先加以智則過深故皆所不爲也義
皆可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
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
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親可近者情之和不可劫不
則寧死不辱矣要其所以然者則義之有素焉其平日居
不求安食不求美微有過差辨之即改必不至微色而發
聲蓋者欲後則不屈于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儒有
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戴亦作載更平聲家語
言甲冑亦以自衛者禮義以處事言干櫓亦用扞外者忠
信則人不忍欺禮義則人不敵侮仁之體大而尊故尚之
如戴義之體方而嚴故守之如抱以忠信禮義與仁爲所
雖處亂世而不變焉可謂能自守矣○呂大臨曰前自立
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求此自立論其所
信所守足以任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而有本
末先後之差焉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
甕牖易

禮記 儒行

卷十之人

三

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
仕有如此者家語同。徑一步長百步爲畝此折而方之
各一丈也篳門編剝竹爲門圭窬門旁小戶上銳下方狀
如圭也蓬戶編蓬爲戶甕牖牖小而圓若甕口也易衣家
人共此上衣出則更服之也并日兩日適得一日之食也
孔謂數日止一日得食王謂并一日之糧爲一食或謂并

數人止得一人之日。糧也。並通答。猶合也。疑顧望而未決。行。道也。此以。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積。今世行之。後世。上皆自治之事。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謔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信仲同。楷。禾名。大。以爲正法之喻。身雖居今而學必稽古。若道必宗堯舜。治。必法三王也。今世行之。則兼三王。紹二帝。所事所因。足立。百王之大法。即弗逢世。而明王道。正人心。其無時不以天。下之憂爲憂者。亦後世師也。此以下皆以及人者言之。

禮記 儒行 卷十之人

四

九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家語無幽居二句。以用也。學博。矣。而猶日知所未知。行高矣。而猶。日勉所未勉。此其能寬裕之本也。如是而幽居則有其守。上達則有其用。無往而不寬裕矣。蓋禮以忠信爲本。而用。之則和爲貴。必以忠信之美立其本。又以優游之法妙其。用也。優游之法。何如賢者固可慕。而衆未嘗不可容。我之。方固可毀。即衆之无未嘗不可合。此則其寬裕之事也。毀。方謂磨礪以去其圭角。无合如屋瓦之覆上下曲相成也。陳謂陶瓦之事。其先正圓。毀之則方者四合之仍圓于涵。容之中。寓分辨之意。亦通寬容之廣。格待之悠也。許翻。曰君子當大節毋爲瓦全。寧爲玉碎。非精義而言无合是鄉原也。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家語程功積事。下有不求厚祿。句。君得其志。下有民賴其德。句。不避親怨。惟其賢能也。小賢小能可放一官。任一職。則程算其功。積累其事。而進。

之有才德皆大不可小知者。則直推其賢而達之。蓋進。自下以漸升。達則自幽而出。顯也。薦賢原以爲國。故不望。報于其人。即君用之而大得其志。苟利國家。儒有聞善以。足矣。亦不望君以進。賢受上賞而富貴我也。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救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家語無此節。相告相示。欲共爲君子也。相先相死。欲共爲義也。久以時言遠以地言。相待我所已至。望彼至。之相救。彼所難至。則而之。始終不渝也。任舉以德業之。銀鉅共相負荷。若詩所云。佛時仔肩也。呂謂上舉援以待。天下賢能此任舉以待朋友不與之同升。不升不待之同。進不進義有厚。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薄故也。似偏。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森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

禮記 儒行 卷十之人

五

有如此者。家語無此節。身自潔其身。浴德日新其德。此特立獨行之。不徒以口舌爭也。下二句又申言之。翹。招同。急。束縛之。馳。驟之也。務格若心。故默而化之。君若弗知。即有時陳言若。翹君之過。而陳言而伏。仍未嘗迫以強之也。其行未嘗不。高而不臨人之卑。以爲高。其學未嘗不多。而不加人之少。以爲多。世治可進而必以禮。原未嘗輕世。亂而退而易。世之心。終未嘗沮。即有時人同乎我。而中有異。不以同。我而遂與之。有時人異乎我。而中有同。不以異而遂非。之事。上處人際。治際。皆卓然不苟。如此非有爲有守能。如是乎。應。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諸國。思謂同弗與。異弗非。若伯夷。太公同就。養西伯。而伐商之舉。太公涼之伯夷。諫之而太公又未嘗。不稱伯夷。而爲義士。蓋一經一權。各有其道。各行其志。原並。行而不悖也。言。特立。能爲矣。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守也。此加以獨行則更能爲矣。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

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家語
引在強毅上○不臣不仕志之所規爲者大故不輕出也
慎靜戒慎恐懼約之至靜之中故以持己也尚寬民胞物
與無不在吾懷保之內仁以及物也夫天下與物太寬者
或失之仁柔而又強毅則與人致靜於內者或論於虛寂
而又博學以知服博學則能文章矣而文章究非所貴也
則但近之強毅則有廉隅矣而廉隅不可不飭也則更砥
厲之本末兼修體用其備而本末體用之分又未嘗不明
故雖分國以技而視之如錙銖終不臣不仕蓋必達可行
于天下然後行之其規爲之大固如此也算法 儒有合志
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
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家語
無其行本方立五字○方猶鄉也術猶路也行即術也所
志同所業同是同道之朋也山是而所造之地相等是並
禮記 儒行 卷十之人 七

爲仁之地也而未已也仁爲德之全而守之太狹則不
致之於遠故必寬裕乃盡其修爲之道也而猶未已也仁
禮事而無不在接人處事一有不當雖無害于仁之大體
要亦涵養之未純故必孫以接人而後仁見于能禮以節
事而後仁著于貌則內外兼資本末交養無道而非仁矣
至於言談歌樂皆順德所自流分惠散財亦推恩所必及
則仁之暢於身發于事者自有所不能已矣仁至於此則
上下同流萬物各得其所猶且不敢言仁蓋仁無盡體仁之功
亦無滿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尊 若恭散奉持不敢
逸樂不致上下人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不
辱君王不累長上不閑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矣
常以儒相詬病閔一作慙○鄭氏曰隕穫困而失志之貌
如有所割充騁氣之盈詘吝氣之歉愚謂隕穫者自貶以
有求充詘者得意而自喪愚原累繫也言道足於己不以
禮記 儒行 卷十之人 七

富貴貧賤之境遇而移德尊于己不以君長有司之勢分
而動此真儒也若無儒之行而爲儒之服則妄而已爲世
訕笑不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曰
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今本無曰字家語有之○館具
儒之言倍加敬之于儒之行倍加義之不敢相詬病且曰
吾終吾身不敢以儒爲戲蓋悔儒服之問近于戲而痛自
也改

右第一章 孔氏曰前五條賢人之儒其十六條聖
人之儒末則孔子自謂也○儒行一篇初
覺其粗及舉而按之身平生可自信者會無一二
也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雖能無對此而
戰戰兢兢張子曰某舊疑儒行今觀之
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

禮記卷十之八 終 門下晚學耿毓孝校鐫

禮記章句十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前有康熙戊戌自序蓋其未通籍時所輯也按禮記諸篇之分類自劉向別錄首肇其端如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類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魏有孫炎復改易舊本以類相從而唐魏徵亦以戴記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上之秘府其書今皆不傳至宋朱子嘗與呂祖謙商訂三禮編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其大綱存於文集而晚年編次儀禮經傳通解則其條例與前所訂又有不同元吳澄作三禮敘錄別投壺奔喪補儀禮之經冠婚鄉飲燕射聘義爲儀禮之傳其餘三十六篇爲通禮者九爲喪禮者十有一爲祭禮者四爲通論者十二此則啟運是書之所本也然啟運之意則以朱子經傳通解一書中喪祭二禮續諸黃氏其於禮記不爲完書而僞本吳澄考註分合增減尙多未安

惟

國初芮城所定三十八篇名禮記通識其條分規合遠過僞吳氏本然於啟運之意猶有異同因復更其後先補其缺畧定爲四十二篇以大學中庸冠於首明倫敬身立政次之五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其移易章次如深衣篇全附入玉藻內而又取少儀之句以附之服問篇全附入小記內檀弓則分其半合諸問喪三年問問傳喪服四制而總謂之喪義郊特牲則分其半入禮器篇內而其半分入冠昏祭義其餘補附叅合或章或句尙非一處蓋與劉向別錄之以全篇分類者大不同矣

豐川禮記彙編八卷

〔清〕王心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彙編

八卷》提要

豐川禮記彙編自序

嗚呼斯禮也節文天理儀則人事天壤間蓋無一人一事一時而可廢者乎上古無徵自唐虞以來詩書所載帝王繼起非一代矣而天敘天秩歷百世而終不可易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誠以萬古之天理不容一人一事一時或泯萬古之人事不容一人一事一時或遺卽所以節文儀則斯者不容須臾或廢也嗚呼禮真宇宙之綱維乎周道之衰禮崩樂壞吾夫子憂寐欲行周公之道於當世而知其終不能用也於是刪詩書定禮樂以垂憲來世顧又恐學之者泥器昧道驚末

自序

忘本也則又屢寄之慨嘆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反覆指示於道器本末之辨使知大禮與天地同節源流端委同條共貫正不徒區區儀文度數之詳遂可云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天不相道燼以秦火先王之軌物典制出自吾夫子刪定者舉壞亂散軼不可收拾漢興徵文考獻獨得先儒記禮之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剛合爲八十五篇小戴暨馬融氏又損益爲四十九篇夫禮之大旨一言可該卽其弘綱大用亦屈指可數一書而爲篇至四十九爲言幾十萬可不謂博且詳哉但諸篇類齊魯之士搜採殘篇斷簡會萃而成

雖其中先王之大經大法夫子之微言大義時有存者要之麗雖無次真偽相參不惟吾夫子之言不尊不特多誣滋惑即諸儒之記述亦雜亂無章而不可究詰迄於今戴記一書雖家絃戶奉與五經並列而究之道器精粗之紛淆情文本末之混濶天壤間無一人一事一時可廢之矩矱蓋幾如亂絲之不可整理而荆榛之不可復行焉故宋楊敬仲氏採記中吾夫子之言及他傳記中言之本吾夫子者爲先聖大訓一書元吳幼清氏則又爲纂言之編就本編中科別類聚而於左仍標彙篇大旨令讀者開卷了然戴記一書經此兩纂亦庶

自序

二

幾稍有眉目矣然楊之聖訓傳者既少兼博採諸小戴之外吳之纂言雖於四十九篇分條就理然亦良楮是非之雜陳究之今博士家不惟於二書百未一觀亦究之不復究竟其是非常不以定從違而其所習而尚者一惟是雜亂無章之篇也且今大學中庸摘出另行則是去其精英獨留四十七篇糟粕爾嗚呼繫宇宙之綱維者此禮記斯禮之節度者戴記是禮記一書上之關道德政刑之矩範下之關學術人心之樞機而二千年來相緣崇尚之書直至於此近代大儒先生靡不以此爲病而著之論述者無不殷望於有心禮教之士悉

意裁訂也然亦終無人焉起任其責而邇來一二士友談學則亦頗知禮教之爲先矣奈淺者止於儀文度數膠者又執儀禮爲經戴記爲傳之說而莫辨精粗本末之分夫儀禮十七篇雖傳其出于西周然究之禮之儀節也戴記雖雜出漢人然中寓先王之大經大法吾夫子之微言大義則禮之根柢也儀節者可隨時損益根柢則百世而不變可隨時損益者爲經乎抑百世不變者爲經乎此當世老士宿儒又往往致嘆於後世議禮之家終無益於世教之綱維而徒成一聚訟之府也昔與家復庵氏每論及此輒慷慨激昂德余共相釐訂以

自序

三

便子弟講習維時苦於書寫之無人將作而復止自是復庵每相邀訂即敬亦時往來於私衷顧終於事機之牽阻也今年夏尚書一解黽勉告竣乃念自乙酉至今閱年已如此之久而余且老矣復庵仍遠宦四方建樹於功業之場竊恐此願竟成道旁之築終已抱恨於夢魂邇來前此共訂之義例手自編校前後統分三編第一揭吾夫子論禮之言爲聖訓拾遺而以孔門諸子之言行附焉蓋楊敬仲氏原題先聖大訓而茲曰拾遺者以此編專編小戴中聖言此外遺言尚衆且中間多附會之說不敢信其言之舉出先聖而且無遺訛也拾遺

則姑誌闕疑之義云爾而仍於大學中庸二篇仍列諸記中蓋禮編得此禮之包絡根柢乃備於此且可見聖門師弟之傳述也又次則括記中禮之大體與雖細節而雅馴可遵行者爲諸儒記要蓋吳幼清氏雖類刻其全編終是金錫同器鼠璞未分必也進惟正退浮瑣分門別類各就備理是乃所謂翼經明道耳又次括一切散節僻論違時乖宜之條統成幾篇標曰紀錄雜聞附於卷末以明先代之遺言雖時異世殊不可復用而輕棄抑又未忍且當世之所習也又烏得而遺諸然瑣而僻且乖時宜矣雜聞云者無關經世因古姑存後有好

自序

四

學之士於暇日而不忘攷究未嘗非博物之助即力之不逮而稍緩於綜核要自不妨耳總之是編也目不見先聖先王之全經無由折萬世典禮之衷而範世教於莫外今特就戴氏彙記中畧別綱目大小條理精粗翼海內深心大力之士或得因端竟委沿流返源庶斯禮有昭明之日而我兩人精衛填海之微誠不至抱恨他日耳然以復庵遠去子弟輩識力無一可助予之不逮中間題識詮次往往多不當之愆曾無當於天壤不易之綱維此則予自耐於心而無可如何者也後有君子能正予之不逮爲宇宙整此一大公案則予寤寐之殷

祝也更如本吾夫子剛定之大旨觀會通以行典禮一天下之道德而統四海以同風此又天心民命之攸繫而予寤寐之殷祝而重禱也夫

豐川末學王心敬爾緝謹識

政唐魏徵以載禮錄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後先訓注詳善從之太宗美其書詔曰類相逆則爲篇第更更注詳文義堅正玉潤元中魏克來唐用類禮列於經命元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釋主之學張說言載禮所傳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融魏魏夫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抄襲

自序

五

諸儒非之至微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遂留中不出宋文公惜微書之不便見以爲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然則載禮記前亂事重之與又不獨序所稱宋楊敦仲元吳幼清兩先生之書以爲然也因讀豐川先生此編序遂附識之以見先生之學之識與貞觀聖主賢臣煥百代而有同心也其業偉矣

大清嘉慶十三年小春朔時泉後學孫希元誌

編定戴記求正同志書

從來類書之體必頭項分明然後綱目清楚讀者知所向方禮教範圍世道之綱維生人之不可須臾離者也而宇宙行世論禮之書獨惟戴記一編尊奉爲經與書詩易春秋並稱爲五則此書之所關亦重矣顧其書既非先王之全經又不關吾夫子之手定特漢人彙採諸儒之雜記而成則亦類書也而中間頭項淆雜而無章致使聖言儒記禮義禮數綱目朝野輕重緩急之不清並使雅俗真偽之不辨無論踏駁無次未足上配四經亦覺淆雜無章於類書體裁亦且未當夫既尊此爲經

禮記彙編

一

矣是欲以此範圍世教使來學知所崇尚也而若此末學淺識將何所從違乎今踴區區之愚於四十九篇分別義例使以類相從顧不自知其萬有一當否也一戴記原編前此聖言與諸儒雜記混雜篇中今搜摭聖言冠首而編諸儒之記於後竊冀聖言與儒記之界限一清一戴記原編通論禮義與散論禮數先後無分今列通論禮義於前而編一切散紀度數於後竊冀大禮義數之界限一清一戴記一切王朝與行下之禮同編無分今編王朝之禮於前標明行上之條編行下之禮於後標明行下之條竊冀朝野上下之頭項一清一戴記

諸篇大綱小紀無分今於行上行下之內俱列大綱於前小紀於後竊冀本條之綱目一清一戴記原編行上

禮制中亦並無輕重先后之分今編行上之禮則自班朝制祿次及度地居民終以天子班賜諸侯竊冀朝禮之先后次第一清一原編王朝之禮內制與外制先後無分今編先內治而後及巡守出征竊冀王朝內外之序一清一原編行下之中亦並無先后輕重之分今編先大端而後細節竊冀行下之禮輕重先后之次第一清一原編不惟大綱與小紀淆雜論與俚說淆並一切適時可行與違時乖宜亦無一不清今一一分別編定

禮記彙編

二

上下竊冀適時乖宜之界限一清然此就小戴論酌劑耳若統論三禮則儀禮之現存者既不客人可損卽其缺亦不客人一字之增周禮亦然俱不可爲經獨戴記統論禮之義儀可少伸更正剛訂之力耳然如愚見正須合大戴二書搜採其雅正而綱刪其碎瑣不經庶乎整齊禮書之一大公案也蓋大戴除小戴摘採外尚不無可採之論而小戴則中間正有幾半可刪之說非合二書統一裁正竊恐無以盡傳禮之精蘊耳顧又如愚見於吾夫子之遺訓散見二戴家語孔叢莊周篇中者亦須統彙爲編略分上下前後以明記述者之識力高

下與傳托真偽是亦後世存護先師遺言之一案也然道待人行。人存政舉。非學安得有人。非人又安得有禮。故聖學一脉是又天心民命之攸關。往聖來學之攸賴。而三千三百之樞機也。奈今日聖學一案竟成一門戶意見之岐塗。不特與孔門明新止善天德王道合一一脉。天地懸隔。卽其於當世共尚之朱學。抑且迷宗而失旨。此真有待於後死者之折衷矣。而於今細思折衷之道。則必上溯二帝。下沿今日。統成一編。前列二帝三王。與五朝見知佐命諸聖賢。以明道統淵源。而要歸則會於孔孟。蓋學術至孔孟乃窮達貴賤。統成天德王道。

禮記彙編

三

合一之宗。內聖外王會歸之府。至如自漢以來。董王周程張朱陸薛王顧高十餘子。則亦因其姿之所近。各分支派。詳其底蘊。以明從入之不同。所造之異。致後學必自此升堂入室。由偏會全。始可會極而歸極。若執見不化。私吝未融。入主出奴。皆成半途之廢。更若既昧列聖之宗傳。並不達諸儒之精蘊。而徒以口耳標榜。爭長競短於吾道蕩平中。竟成一聚訟之場。此則孔孟之罪人。諸先賢之罪人。而吾道之蠹賊爾。今日必徹底分別。明示法戒。庶幾大統明懸。岐路顯分。倘天心愛道。篤生中行上士。親前鑒後。便可全體大用。眞體實力。融會貫通。

以上接鄒魯大中至正之傳。而不至差入意見偏岐之路。庶幾將來有見聖之日。爲世道生民之幸。而宇宙範圍之經曲。始不失其正。得人而行乎。是真今日斯文在茲之巨任。而吾輩後死之切責也。顧又不知迂見之是非何如。且不知蕭蕭白髮。茫茫天壤。此生能一遂此願否也。亦惟高明進而教焉。幸甚幸甚。

禮記彙編

四

凡例

一原編四十九篇往往於吾夫子之言。清雜諸儒記中不尊不特既非尊聖明經之體。兼諸儒記間中多碎瑣不經之論。夫以碎瑣者而中雜聖言。已屬雅俗不倫。至不經者而與聖言連類並存。抑又懼其鼠璞無分。故特摘四十九篇中言屬吾夫子者。爲聖訓拾遺。然如既遵聖訓。表以冠端矣。而又曰拾遺者。緣論語易翼春秋尚書。出吾夫子手裁者。久奉爲經矣。此編僅於四十九篇中。零星收採。而此外亦尚有紀存之

禮記彙編

凡例

一

論未能盡括。又中間亦似有諸儒附會之說。不敢盡信。爲一一出吾夫子也。拾遺之云。寓未盡義。又寓闕疑義爾。

一記中除聖訓外。只六篇整頓大文字。六篇者大學中庸禮運樂記月令王制也。然仔細推詳。大學乃斯禮之包絡。中庸實斯禮之根柢。禮運屬斯禮之終始。樂記屬斯禮之用所由行。月令屬斯禮大經大法施行之次第。王制屬斯禮治世之綱條。是則禮運樂記月令王制等篇。終屬博文之教爲多。而大學中庸則約禮之教爲多也。編禮而離此二篇。無論外四十餘篇

包絡不弘。根柢不深。卽禮運與樂記亦未弘之包絡不深之根柢耳。故大學中庸二篇。雖朱大儒已摘配四子。要之窮理之全體所該。大用所行者。正須合而觀之。庶幾觀會通以行典禮。情文本末。董然俱舉。而禮教有大明之日耳。故今仍列其目於聖訓後焉。然中間吾夫子之言。不另摘者。大學經傳不容分中庸原以子思之言。合孔子之言。前後義旨。聯貫而成。編不可分。不分乃見二篇之脉絡根柢也。

禮記彙編

凡例

二

一記中禮運篇首夫子與子游問答之論。既採入聖訓之首。而自夫禮之初。以至篇末舊說。或以爲皆吾夫子之言。今玩其中雜孔子曰三字。則似非其言之舉。出孔子矣。抑或者似吾夫子。既爲子游敘述。古今禮制之後。子游述其聞於夫子者。成篇故於夫子之言。並參入之歟。又或是子游門人。先述夫子子游問答。乃及吾夫子之自述自言。而遂廣言之歟。今皆無從考據。則亦不敢定其何似。但是細按其論述於此禮之初。終源流敘得條貫秩然。斷非出於聖人之門。而原本聖人平日之訓。不能及此。故特將全篇採入聖訓焉。

一記中曾子獨稱子。而其言亦獨多。竊意曾子承夫子

一貫之傳。大學孝經。皆出傳錄。當時孔門於夫子歿後。獨爲尊信。故獨以子稱。而此後齊魯記禮之士。多出其門之後裔。故記其說爲獨詳耳。今圖書中既摘其大學篇。配論孟中庸矣。故今亦特輯其言爲篇附聖訓之後。蓋其中間雜後儒附會之說。當亦不少。要之因其存而類以存之。既寓崇賢之義。又其散論於諸儒記要中。殊難類敘。另輯爲篇。亦稍覺眉目分明。便於考究爾。

一記中曾子而外。有子子游子夏子張子思之言行頗多。意有子爲孔門當日尊事以孔子之禮。而子游子夏子張承文學之傳。各授生徒。如荀卿所記之說。故一時齊魯之士。多出其門。而子思則吾夫子繼述之賢裔。兼承曾子之通傳。及其門者。遂流傳不替乎。但細觀諸子之言。其中多禮制之末節。亦雜不經之議論。竊意齊魯間諸儒之附會不少也。但記中既係諸子兼多散論。無歸聽其雜諸諸篇。又覺眉目混淆。故亦摘出彙附曾子末。而題篇曰聖門諸子拾遺。

一樂記一篇。中間於禮樂多截然之辭。亦未敢盡許爲達於禮之本原。然要是尚窺禮情。蓋禮有情有文。一切制度品節。是謂禮文。若共合天理。宜人情。由中而

禮記彙編

凡例

三

出理順心安。則卽此隱寓樂義。而實禮之用所由行也。禮豈獨儀節。而樂豈獨鐘鼓管絃已哉。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之道嚴而泰。敬而和之道也。夫嚴與敬。則禮之體。泰而和。卽樂之用。禮原非獨自爲禮。而樂原非獨自爲樂也。而記中微言顯及焉。則此篇卽謂爲禮之情禮之本。亦可矣。有情而文。斯真有本而末。乃行。且所以論禮者。皆禮之義。又禮制之所先也。余於此編。一切論禮之條。無不先義者。故亦獨揭此篇附諸子拾遺後焉。

禮記彙編

凡例

四

朝野巨細。亦漫無倫次。而仍悉以附會不經之談。幾如入荆棘之叢。不可復尋道路。嗚呼。敝也甚矣。故今於孔門師弟之論。與樂記外。細擇其篇中論禮之大體。可以遵行。與雖繁文散節。時世異宜。而其意旨亦尚可資會通者。彙爲諸儒記要。而於王制內各條。分行上行下之別。列先後次第之序。使紛如亂絲者。稍就條理。獨其中有統論大義。而不及事宜。且有一則而兼及數端。殊難附於篇目者。故因類而總彙爲篇。以附於樂記之次。

一義明而數始可陳。故統論之後。卽繼以月令。蓋謂是

二帝三王以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施行次第也治天下者必如此乃見王者順天而治其大體與天地同節而大樂即與天地同和之義爾蓋大學一書屬大禮之包絡而月令一書則推行之節度是固帝典敬授人時之規模謂呂氏之編微有增益則有之若以其出於呂覽而槩疑爲附會則無識矣今試問其通篇主見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一段高明廣厚同體天地之襟識即漢儒尚少人窺探至此會謂秦人士所能意撰耶故愚斷以爲此篇屬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之權衡所當首揭爲王朝經禮之綱焉

行使好古者誦焉
一記中不合時宜且屬瑣節末事與夫附會不經之條不惟倫次之難爲力亦且僻瑣之不足貴然槩而棄焉則先代之遺即微物猶且不忍輕擲矧皆斯禮之緒餘而先民之遺說歟故仍編於後題曰紀錄雜聞而篇仍其篇次仍其次以俟博雅君子稽而考之爲聞見之助焉爾
一篇中條目欲其各以類從易於檢讀固有合數篇彙爲一篇之篇亦有本一篇而前後易置之篇然要之本篇字句悉如其舊未聽一字增損惟喪禮一篇去其瑣俚入於雜聞留其雅正統合數篇敘以成文中間發端之詞往往重複隔闕間亦節刪數處僭越之罪知無所逃然亦遂使渙然各出之篇成一篇全美文字易於觀誦則亦後學之便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篇也知我罪我且聽諸三代之公論矣
一是編總期禮之綱目分明不淆又期於綱目之篇秩然可接故合四十九篇櫛條析理使以類相從又錄比次第使以序相貫蓋鄙意竊冀於二千年來士林共苦雜亂無章之戴記稍就章條庶與易詩書春秋

四經相配。令後之考禮者易于尋究。後之學禮者知所先後。以不負吾夫子刪定遺意。顧以識暗學疎。無能會先王先聖作述之大旨。發諸敘言識記之中。闡往聖於千載。而肇來學于後世。則生平學古無力。未能深造。自得之罪。不可追也夫。

禮記彙編

凡例

七

豐川禮記彙編目錄

凡例

卷一 上編

聖訓拾遺

卷二 上編

聖訓拾遺

卷三 上編

大學 古本

中庸

卷四 上編

目錄

曾子拾遺

諸子拾遺

樂記

卷五 中編

諸儒紀要

月令

卷六 中編

王制

班爵制祿度地居民興學教士制刑
士倫才任官執技事上射禮臣下之
明禁尚齒質成制用養老歲凶之禮待臣下之
禮尚齒質成制用養老歲凶之禮待臣下之
先聖先賢祀禮祭祖廟之禮郊禮喪服社禮
子立后之禮世子生禮敘世子之禮大

卷七 中編

嘉言善行

紀錄雜聞

目錄

二

世子事親之禮 侍庶子庶宗之禮 天子
之禮 朝聘之禮 出征獻敵之禮 天子
之禮 侯之禮 以上禮行於上之條

王制 人子事親之禮 事君之禮 事師長之禮
禮 冠禮 昏禮 喪禮 祭禮 鄉飲禮
十卷 以上禮行於下之條

豐川禮記彙編卷一 上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手編

男 勳 功 謹 錄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聖訓拾遺

記中所載孔子之言不敢謂其盡出孔子即原出孔
子者亦不敢謂記者盡得聖意然自漢以來既尊為
孔子之言則聖訓矣聖訓何可與諸儒之言同類而
編故特抽出以冠編首蓋先聖訓後儒言即禮之當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然也當然者其曷容以後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
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
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
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
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
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
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
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

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明其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本於天。徵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二

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挾飲。黃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

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棗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饗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醢。與其薦。疏布以幕。衣其漚。醴醕以獻。薦其婦。名。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三

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銅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嘏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醢尊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屍弁兵。草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

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讒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慎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子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四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思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僻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五

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求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行也禮義

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
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
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淪。鳳以爲畜。故鳥不羈。麟以
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故先王秉耒耨。列祭祀。瘞瘠。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
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
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
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六

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
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
祀。而正法則焉。故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
之藏也。

是故。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
爲四時。刻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
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
也。曰義。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

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
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失其禮。故禮之於人也
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
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
陳義以種之。講學以播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
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
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
禮。猶無耨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
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七

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
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
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
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
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
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死。並
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
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
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之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
傲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
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極龜龍
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
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
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人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
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
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
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
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
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
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祭備
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
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
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

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
德不倦荒怠放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佚有道求得當
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
君子莫爲禮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
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
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
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九

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
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
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而
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
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
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
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
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

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百官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十

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

人忝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蹠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仲尼燕居子張子貢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友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十一

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

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勤得其宜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佞倂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官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錯於前凡衆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主

之勤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缺畝之中事之聖人已爾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寢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華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

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蕩於德於禮虛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索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主

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旣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孔子問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

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君子未嘗離情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古

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逮逮無服之喪因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

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古

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驟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茶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夫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

猶偕死而號無告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

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

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士爾筮辰無咎言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十惟王度是錙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

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七

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讜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

孝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

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

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

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太

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

利而忘義。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

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

飲三。實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

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室。示民不偕也。子云。

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

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

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誅也。故君子有君不

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

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

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九

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誅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

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

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

貴祿而賤行。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

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

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忘其身。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

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何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子

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子曰陽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狎恭以遠恥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子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

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

非民無以辟四方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懽懽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圭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仁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輿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僂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親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是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鷄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圭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

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民也，故自謂使人。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三

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子曰：憂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恣而愚，而野，朴而不文，服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

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交而不慚，賊而蔽。

子曰：憂道未濟，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若天下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三

生無私，死而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懼懼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交而靜，寬而有辨。而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貴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人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利。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子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美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膊焉

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子曰君子不以口容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則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曾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毛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且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飭儉其祚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獲於上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恩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遷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流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天

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遷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枯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曰。淑慝爾止。不愆于儀。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天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皆緣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僉康誥曰敬明乃罰而刑曰播刑之不迪。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頓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手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閑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棄國成不日爲正卒勞百姓君難曰憂日暑雨小民惟日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日怨。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立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辱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至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

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日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夷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子曰南人有言曰大而無節不可以爲上策古之遺言與竇象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罔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悔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孔子曰人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聖

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譎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施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聖

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聘觀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言行之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目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備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書

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

更其守。驚蟄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單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苔之不敢以疑。上不吝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

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書

下弗推。譏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言。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而翹之

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祇鷹鷂。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說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吳

豐川禮記彙編卷二 上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手編

男 功 勤 謹 錄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聖訓拾遺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而於西階南。大祝禪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禮記彙編

卷一 聖訓拾遺

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禪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人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廟。三月乃名於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廟。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於祖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廟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二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醺無冠醺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

非禮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三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損相可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

如之。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緇總以趨喪。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四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譬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事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

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視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視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五

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

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六

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視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素師天子。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

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七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柩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并自

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曾子問曰宗子爲上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祀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九

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殯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殯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殯不耐祭何謂陰厭

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殯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殯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殯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下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九

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茹患吾聞諸老聃云。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曾子問曰下殯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殯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

宮中更佚曰吾敢乎哉伯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卿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十

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于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十一

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賁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賁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

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親於鄉而知王德之易易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賈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聚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主

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蓺引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賈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於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主

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客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鉞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冕撝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視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謂曰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膋蕭

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
心。見間以俠鯁。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
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
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
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侯爲藉百畝。冕
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
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
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
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
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古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
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
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
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
遂獻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
之。用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
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
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
公敬之至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

賜未知其樂也。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淫。非爾所知
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弛
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壺似重有憂者。而曰然者。
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
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
言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萬
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圭

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
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
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
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
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夫大
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餼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隘
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
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省也。衆之紀也。
紀散而衆亂。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勿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隨其後。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夫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也，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視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感

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微不稱在。

仲尼嘗奉柩而進其親也，慙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然，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白反也。容以遠若容，以白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七

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

乎尸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主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太

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孔子曰緘之於庫門內禘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筭筮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

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一九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申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三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

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廝而立衍也天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幘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主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口醢之矣遂命覆醢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顏淵之喪饋鮮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桓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垂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

廟門之外歸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

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

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

高而來者勿拜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夫子曰噫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縚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垂

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焉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

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

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

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

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殯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五

禮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魯人有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

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紱。

孔子惡野哭者。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五

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質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

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鼠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豐川禮記彙編卷二終

禮記彙編

卷二 聖訓拾遺

三

豐川禮記彙編卷三 上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手編

男 勸 功 謹 錄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大學 錄古本以

舊說大學首章乃曾子聞於夫子。其下傳文則曾子之言而門人述之。今觀篇中有曾子曰三字。或未是出曾子手。而要是曾子之門人所以傳其師聞於夫子者。而加以曾子詮次發明之論耳。蓋修齊治平禮

禮記彙編 卷三 大學

一

之大用。於是乎在。格致誠正。禮之大本。於是乎在。是大學一篇。乃斯禮包絡而聖門轉相傳述其由來自遠也。今縱是摘配圖書。仍不可不並存禮編。使有志斯禮源流者。融會貫通知斯禮之包絡原如是。廣大綿密而不可徒盡以節文度數庶斯禮之本末昭然不爽乎。故目宜次聖訓之後。且自昔相傳篇首屬聖經。則亦似宜與聖訓同類而編。而今觀古本。則篇後悉賢傳。又似宜後聖訓而編云。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禮記彙編

卷三 大學

二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萋萋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和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禮記彙編

卷三 大學

三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畏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放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禮記彙編

卷三 大學

四

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勇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禮記彙編

卷三 大學

五

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畜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中庸

中庸乃子思子憂禮教日衰，繁文日盛，窮思返本而作，與大學之作同意。蓋禮至叔季，忠信薄矣，不可無中庸爲根柢，而中卽禮之體，和卽禮之用。體道之君子，始於戒懼，終於篤恭，而天下平。是乃所謂敦厚崇禮也。故中庸者，性命之奧，禮教之原，其來遠矣。今欲窮探禮源，洞本知歸，斷須並列此篇於記中，使讀者究其淵源，然後橫渠姚江所謂三百三千，無一事非道，卽無一事非仁，非命之旨，始可渙然水釋於誦讀之下，而禮之本末源流可一貫識爾。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禮記彙編

卷三 中庸

八

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

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鳴。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

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曰。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子曰。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

禮記彙編

卷三 中庸

九

經 103—343

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禮記彙編

卷三

中庸

十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

禮記彙編

卷三

中庸

十一

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

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禮記彙編

卷三 中庸

主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

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禮記彙編

卷三 中庸

主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福禍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誠已而已也所以誠物也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

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天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天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天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

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與於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禮記彙編卷三中庸

夫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男

豐川王心敬爾緝手編

勸學錄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曾子拾遺

是篇亦不敢信爲盡出曾子之言行一無後人附會但載記既傳其出於曾子而且類無所附故亦彙爲篇與諸子之言行並存其不敢附大學篇末者大學乃大綱領此篇則細節目不可類且大學乃相傳原禮記彙編卷四曾子拾遺

本而此篇不無附會亦不應類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流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歲及於親敬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義義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

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買。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買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禮記彙編

卷四 曾子拾遺

二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造而不徑，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始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讀則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諱父母於道，參直養

禮記彙編

卷四 曾子拾遺

三

者也，安能爲孝乎？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藥。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慕，魯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塋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禴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禴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禮記彙編

卷四

曾子拾遺

四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或問於曾子曰夫旣遣而包其餘猶旣食而饗其餘與君子旣食則饗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旣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曾禮之未失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

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伯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禮記彙編

卷四

曾子拾遺

五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平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問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問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問人辟之。涉內。曾子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禮記彙編

卷四

曾子拾遺

六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故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晡。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晡。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

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禮記彙編

卷四

曾子拾遺

七

諸子拾遺

是篇雖雜引諸賢論禮各條竊疑禮經淆散後其中或出齊魯間儒生附會曲傳之說不少顧諸子在聖門多彬彬號爲知禮選且通相傳述而親炙雅言淵源俎豆繁文要指豈無一二得諸緒餘者故彙摘成篇曰諸子拾遺而附於曾子後焉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損由左

公孫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禮記彙編

卷四

諸子拾遺

人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親禮蓋與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曾子謂子思曰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

矣遂哭於他室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陳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

禮記彙編

卷四

諸子拾遺

九

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諸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諸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

靜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侏中矩句中鉤繫繫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禮記彙編

卷四 諸子拾遺

十一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爾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僂茲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笑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大樂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

禮記彙編

卷四 諸子拾遺

十二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放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敔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笙簧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

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禮記集編 卷四 諸子拾遺

三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綌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豈不知

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徵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血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愔，愔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襲，襲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奠而食之，末有見其變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編者，必編然後反服。」

禮記集編 卷四 諸子拾遺

三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設棺，牆置娶，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樂記

此亦係通論禮義故與大學中庸並列於前蓋如其大義之精微弘通不敢謂與大學中庸並要之窮本探原之論亦時有焉均屬考求禮義者所宜究心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啍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禮記彙編

卷四 樂記

古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

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訓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禮記彙編

卷四 樂記

五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

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僇。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

禮記彙編

卷四 樂記

夫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各與功偕。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

還。褻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論倫無忠。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禮記彙編

卷四 樂記

七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就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

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禮記彙編 卷四 樂記 六

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謠。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夫黍禾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

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噭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噭噭。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滌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禮記彙編 卷四 樂記 五

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啻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

禮記彙編

卷四

樂記

三

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歩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

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俱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典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

禮記彙編

卷四

樂記

三

得照姬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蟄蟲昭蘇羽者姬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殞而卵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堂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

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禮記彙編

卷四

樂記

幸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以進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

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禮記彙編

卷四

樂記

幸

豐川禮記彙編卷四終

豐川禮記彙編卷五 中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手編

男 功 勤 謹 錄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諸儒紀要

此採諸記中論禮之大體而兼及其儀物度數雖繁曲而有可遵行者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治天下也

曲禮曰毋不做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誨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誨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鸛鳴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鹿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懣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曰增美質措則正施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聲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若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遠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

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三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竟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獫狁，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

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桑扈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致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疊疊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四

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風，鳳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

福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懸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五

已覺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三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

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襲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襲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此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

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小以大小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六

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廟廢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爲貴也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夫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甔檀杓此以素爲貴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

肥大薦不美多品。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七

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流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撝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天子穆穆。諸侯皞皞。大夫濟濟。士跄跄。庶人僬僬。

執龜玉。舉前曳踵。蹢躅如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八

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毋求勝。分毋求多。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

而不往亦非禮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毋援來毋報往。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九

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

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

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

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

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儼人必於其倫。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

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則曰未能從宗廟社稷

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

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

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

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

富數畜以對。

執玉執龜策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

不拜。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

武室中不翔。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十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

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

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髦雖有罪不加刑焉

百年曰期頤。

適墓不登壘助祭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

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

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

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

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十一

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姬娣士不名家相

長妾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

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

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男女相荅拜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十二

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

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

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

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綴拾矢可也

婦人之摯椁榛脯脩棗栗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

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藥。韞。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

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

諱。教學臨文不諱。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吉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矩。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鑾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各

則諱。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

同襲總。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

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諸侯不臣

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吉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庶人無故不食珍。

路馬死。埋之以帷。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假。

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

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

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

其所欲

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歃毋吃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噉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歃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享客歃醢主人辭以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卽席客毋作兩手捭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五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男女不雜坐不同櫨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櫨內言不出於櫨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湔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

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凡與客入者毋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遽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五

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閭門左扉立於其中

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

史載筆士載言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泣牲曰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七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職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指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

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內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大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屍曰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牲禘祫禘祫嘗祫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諸侯祫禘一牲一祫嘗祫烝祫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盥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祫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六

易墓非古也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求牲致陰氣

也蕭合烝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蕭蕭凡祭慎諸此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祭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

禮記彙編 卷五 諸儒紀要

七

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犖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月令

前編備論禮義此下敘斯禮經制之詳而首編是篇者王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縱時有損益要之官天地府萬彙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莫此爲要也故以此繼禮義諸篇而冠禮制之首焉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三

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春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

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氣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三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癘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暉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始雨水桃始華倉鴈鳴鷹化爲鳩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

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禩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於高禩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蜚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五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終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後氣早來蟲螟爲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

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五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餞獸之藥毋出九門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其曲植遶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圭

蟬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是月也天子始蒔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犴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圭

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小暑至螳螂生鴈始鳴反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養壯俊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箎篪飾鐘磬祝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

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繫鴈駒。班馬政。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莖榮。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

禮記集編

卷五 月令

毛

山林可以處臺榭。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殺。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廢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各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木潦盛昌。神農

禮記集編

卷五 月令

毛

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

玉食稷與牛其器國以閔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輅駕白駟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

禮記彙編

卷五月令

孟

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贍傷察劓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墻補城郭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大旱陽氣復旋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

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暉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有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群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輅駕白駟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

禮記彙編

卷五月令

孟

撓不當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寶窖修囹圄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

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鴻鴈來賓。會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天子若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駟。載白旌。衣白衣。服白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奎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

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摺扑。北面

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乃趣獄。刑毋留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饉。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奎

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

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旗。衣黑衣服。玄

玉。食黍與彘。其器閔以掩。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是月也。命太史贊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

無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徼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孟

武習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水益壯。地始圻。鶡旦不鳴。虎始交。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旌。衣黑衣服。玄玉食。黍稷。與其器罔以奄。

飭死事。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孟

川名源淵澤井泉。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筍。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闔延門閭。築園囿。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

季冬之月日在娑昏婁中且丑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鴈北鄉鴈始巢雉雊雞乳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苴其器閔以奄

命有司大難勞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五

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水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水水以入命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耨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

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

豐川禮記彙編卷五終

禮記彙編 卷五 月令

五

豐川禮記彙編卷六 中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手編

男 功 勤 謹 錄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王制

月令於王者治天下之道體備而施宜是固包括周禮一書而順天時動者也然而目則不詳王制乃所以詳之即王制原篇亦尚未既其詳必合諸篇乃詳之然終是括小戴一書之紀載為編纂豈遂能盡王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制之精詳乎亦視月令之目為稍詳耳故篇中採王制之原編為前茅而仍合採諸篇散見之條目以成後勁庶幾首尾宛然可因類求詳也然如卷中不止王制而統名王制者以是皆王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即統名王制無不可爾又按王制原篇本漢文時令博士採先王之遺制而成今此彙編則又採合四十餘篇中諸儒之散論而成是月令乃推行之次節此篇屬治禮之綱條本宜此篇編月令之前顧月令全體大用則詳而此篇湊泊條目仍略則詳者又屬禮之全體而略者仍屬禮之節目以是仍編是篇於

月令之後焉讀者必由此篇以按月令之推行仍由月令而求詳王制之大全庶先王範圍曲成之大經大法可意會爾

班爵 此下禮行 有五等之爵行於王朝邦國然後禮制可推而行故以班爵首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制祿 有祿然後五等之爵有所養故序次班爵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

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爲開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

禮記集編

卷六 王制

三

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開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

方十里者九十六。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衛。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禮記集編

卷六 王制

四

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

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若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度地居民 地與民必參相得然後祿有所出。爵不徒貴而綱紀政教可施行也。故度地居民。次班爵制祿之後。爲然度地居民中。一切田畝賦稅關市山林墓地。用力使民與事安居。與夫四夷達情通欲之節。皆無一可略事也。但原篇中時以一二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五

語提綱而未詳其目。今若如前後諸條。另標條目。既慮目不成篇。若混而不標。又覺節目不備。故今並仍其舊。稍爲詮次。而著諸敘中。俟好學深思之士。博通而自求其詳焉。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萬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六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

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

興學教士 地大民衆非王道不治。然王道非人不行。故教士爲治道大本。然非興學育才。何由得才而任。況逸居無教。則將近於禽獸之可慮。與故度地居民之後。仰事俯育。有其資矣。興學教士。驅而之善。王者之所不敢一日緩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七

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造士 興學所以教士。然必造就有方。而後士之德可成。而材可達。故教士而後造士。標一目焉。然亦豈云教士非造士哉。緣後世亦無不知設學造士者矣。而終不收教士之效。則學校之教徒設。而造就無方耳。故不得已於興學校下。仍標此目。以明士之材質。原有清濁高下。成材遂不無大小長短。中間節候亦遂不無遲速敏鈍。造之者雖不能使才之皆大。皆長。要之可使大小長短。各成材而

適用。此王者陶鑄一世人材之大鑪冶。亦移風易俗之大機權也。非特立一目。竊恐不能足其義矣。命卿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八

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掄才任官 官有大小高卑。任有難易鉅細。卽人材之生亦且不無長短優絀之異。宜任官不當其才。無論瘠曠之弊。國家受之。卽中間用違其長任。乖其宜。弊不可言矣。是則掄才任官。又王者御世之權衡。所以釐百官而熙庶績之要領也。而篇次造士之後。耆明乎必造士然後可以掄才。又必可

使之任官而後收造士之報爾不然任官無實材
所云興學造士者皆虛文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
於司徒曰造士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九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
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
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
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
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
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執技事上 國家無一事可廢故人材於諸技皆
資然亦有教之造之掄之任之之道焉故目仍次
造士掄材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

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
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
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
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射禮 記中舊與鄉飲聘饗爲倫卽諸儒敘論亦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十

往往飲射讀法連類並及茲目序掄材之後者先
王重射固以教天下比禮比樂實是寓武於觀德
之中與五刑並重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選候
造士亦無不於射取之射又掄材之要道也故特
敘篇於此焉

射者仁之道也求諸正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

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而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射之爲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細地是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十一

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十二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制刑明禁 刑所以弼教。禁所以明刑。王道仁育。必以義正。故刑禁卽敘。掄才任官之後。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成獄辭更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省然後制刑。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弼於市命服命車不弼於市宗廟之器不弼於市犧牲不弼於市戎器不弼於市用器不中度不弼於市兵車不中度不弼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弼於市姦色亂正色不弼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弼於市衣服飲食不弼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弼於市木不中伐不弼

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弼於市闕執禁以譏禁異服譏異言。

質成制用 用國之大事然非節則財不足財不足卽治不可成國非其國而禮亦無所指矣故質成制用節財濟用之要義而古聖王之制用也必視歲爲準使耕三餘一耕九餘三然後通三年以制用爾蓋生財固有大道而質成制用尤爲王政先務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三

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仇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綽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仇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濫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歲凶之禮 國用必不可廢而天道豐凶則時有也故制用必資成而歲凶之用則尤宜制蓋總一

質成制用之旨爾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圭

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待臣下之禮 昔孔子之論使臣曰以禮述九經

曰敬大臣體羣臣明乎明良合而後治理成上下交而後其志同也故君之待臣必有禮焉不可以廢廢則明良無由合而上下無由交欲以成治理而同其志寧有異乎故探撫記中待臣之禮爲一門義雖不備要之可因類求詳沿端會意爾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

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大夫七十而祭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刑不上大夫

尚齒 天下之達尊三齒居其一且尚齒王者明

禮教讓之大端也故王者尚齒之禮無處不寓焉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圭

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並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喪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喪矣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七

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養老 養老卽尚齒尊年之義，推而廣之也。然禮

視尚齒則同義而殊事，備文而多節，故亦標一且。

凡養老，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粢，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給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六

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

恤窮 操寡孤獨疲癯廢疾天下之窮民無告而王者之所心惻也故恤窮爲王政大端尤爲王政首務匪是失父母斯民之義矣。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嫠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九

者也皆有常饘瘠癯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郊禮 王者莫重於天地祖廟之祭而郊爲尤重篇次恤窮之後者先人後神之義也且王者必萬事理萬人安然後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天地祖廟而神祇可望歡悅爾。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

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丰

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胙臂乃退燔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

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冶。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三

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社禮 王者郊天祭地。所以明父天母地之義。以

明報也。故社卽次郊。他如蜡與岳瀆山川之祭。統之皆祭地類也。又記中嶽瀆之祭。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謂。但舉其端。而目亦不備。今不復另加標題。附次於社。亦猶日月星時之統附於郊云爾。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食。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畲而祭司畲也。祭百種以報畲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卷六 王制

三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三

先聖先賢祀禮 聖以立德。賢以建功。勲著當世。型垂來茲。皆功德在世。教生民者也。推而崇之。表而揚之。報功崇德之義。樹厥風聲之權。兼寓於此矣。目雖不詳。因其舊記。表標綱要。俟善讀者推類求焉。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舜受之。其也。周弃繼之。故祀之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汭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

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治。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祖廟之禮 王者報本追遠之義。莫重於祖考之祭。且自盡其孝。以教天下之孝。禮莫大焉。故合考諸篇。採其義之可遵尚者。彙諸篇中。然如其說之統乎上下。不能截分條段者。則仍如其舊觀者。

無謂前題既有行上行下之分。茲又混淆無別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三

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數。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

奠於牧室遂奉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賈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

禮記集編

卷六 王制

圭

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烝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草也故曰禘嘗

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

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醢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禮記集編

卷六 王制

圭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菜鞮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後宜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曰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圭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喪服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蓋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且王者自報其親卽以此教天下各報其親其義固與祖廟之祭並重而情尤迫切乎而篇次於祭者先祖而後親倫序之當然先吉而後凶又禮用之本序也故記中載天子之喪禮文雖不詳而亦必另標其目蓋明喪禮固王者自盡於親之大事也而如記中兼帶諸侯卿大夫之喪者本文難於割絕故悉如其舊俟讀者

自擇爾。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譬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圭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于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於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髡偏者不袒。

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
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
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
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
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
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
謂臣下也。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王

天子立后之禮 古者天子立后。其義爲獨重而
詳。豈徒曰惟后配君。以承宗廟。廣胤嗣而已哉。記
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
教順成俗。然後內外和順。國家理治。蓋后之所關
如此其重也。編中採摭二條。列立后一門。要之文
雖不備。義則可推爾。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
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

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
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
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
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
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
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
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
也。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王

世子生禮 世子國本。故生禮爲重。篇次親喪者。
先親後子。禮之序也。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吉者宿齊。朝服。褻門外。詩負之。舁人以桑弧蓬矢六射。
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
大夫之妾。使食之。

教世子之禮 一人元良。萬國以貞。教可忽哉。且
生卽神聖。古人無幾。其次未有不由教成者。故教
之之禮。卽詳於生之之後。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擇恭敬而溫文。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三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成。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世子事親之禮。世子承父之統。今日之世子。他

日之儲君也。將欲教天下之孝。而弗自盡於孝。他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三

日將爲人君。而弗自孝。吾親可乎。文王武王之爲世子。此千古儀型也。故編中採爲世子事親之禮。一門因類求詳。則在讀者善會焉爾。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樂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

初然後亦復初。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待庶子庶宗之禮 王者尊祖故必敬其宗敬宗故必收其族九經親親之事雖未標明庶子庶宗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聖

要其中原寓待庶子庶宗之道也故記中禮雖不詳亦必另加標題以明親親之經而篇卽次教世子者因元子而禮及衆子愛吾子吾孫而並推廣吾祖吾父愛子愛孫之心是卽所謂禮以義起睦之敦正孝之敦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

之精義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加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廟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賵賻承舍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其刑罪則織剝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聖

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廟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

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從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重

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天子視學之禮。設學所以教王太子王子諸侯

卿大夫之元子。及凡民之俊秀。而天子視學。則鼓舞勸勵之機。絃是乃國本成就之關也。典莫此重。禮奚容畧。而篇次敎世子庶子後者。明乎如是而後一人可望元良。一切適于俊秀。可望德成材達爾。

天子視學。大昕鼓敎。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美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兪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饗禮燕義 饗與燕皆上之於下所以洽交接明
愛敬之道也王者之交接通乎貴賤諸侯之交接
亦兼高卑蓋盛世禮節樂和之義無處不周而於
此尤爲倍篤然饗必兼燕而燕不盡饗故舊各爲
篇而今仍別其次云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
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
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
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
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美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
尊以就卑也

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
饗祿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
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
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
無聲凡聲陽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
實水上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
之義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
孔子屢嘆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賁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
萬物得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
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
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
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
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
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
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美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
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
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
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
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
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
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
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
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

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田獵之禮 田獵似游豫事。然以之習軍容。簡材士。則兵寓其中。以之共祭祀。享賓客。則品物所需。蓋王者四時必講之禮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蠲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五

巡守之禮 內制備矣。外制亦何可略。禮固範圍中外而不遺也。巡守。王者不忘遠之道也。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綈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

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岳。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廟。用特。

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禘。

朝聘之禮 分土建侯而行朝聘之禮。所以教忠導睦。卽古述職之義。而親鄰之道也。立之制而仍限之期。王者達四海之情。與所以簡天下之勞。備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早

具於此焉。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卿爲上損。大夫爲承損。士爲紹損。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饌。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聖

三積饋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情。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

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聖

出征獻馘之禮。天子有道。守在四維。王者有征。耶。然以天威電懾強梁。容時有焉。征固王者之必不能無事也。而篇次朝聘者。蓋禮之變也。有征則有獻。而馘必於學。明殺人之中。亦有禮焉。且以教士之必明於戎事。必習於威武云爾。據此而可知學校之教。徒尚以文墨。失其實矣。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天子賜諸侯之禮。賜諸侯既寓懷柔之義。亦見

慶賞之節。故王者制禮。慎而重焉。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斃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敘。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頌宮。

豐川禮記彙編卷六終

禮記彙編

卷六 王制

三

豐川禮記彙編卷七 中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手編

男 功勳 謹錄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王制

人子事親之禮。此下禮行於下之條。孝。百行之原也。故以

首行下之禮。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一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韞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

管。還大觶。木燧。偃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

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

箴管。線纈。施絜表。大觶。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

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

水。少者奉水。長者奉水。少者奉水。長者奉水。少者奉水。長者奉

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餽醢酒醴芻蕘菽麥蕡稻黍粱秣唯所欲聚栗飴蜜以甘之薑苴粉榆免藟滌澁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總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二

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起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簞而褥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既食恆餽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還愼齊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噦噫咳欠伸跛倚睥視不敢唾涕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擗褻衣衾不見裏。

父母唾涕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樂祭祀不爲尸。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三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情。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四

若飲食之。雖弗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喪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忘。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蔭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舅而后與之。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五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事君之禮。忠。天地之大義。人臣之正分也。且資於事父而敬同。未有孝而不忠。不忠而可謂孝者。故事君之禮。卽次事親。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

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諂。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可泔者不寫。其餘皆寫。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六

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

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事師長之禮。記中事師無專條。獨無犯無隱三

言。與事君事親連類及之。並師嚴道尊。臣學事師

數處兼及之。然要之揆以在三之義。禮莫重此。此

目亦奚可畧。且如曲禮中詳事長之節。而中間如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之說。請益則起。請業則起之。

論則亦似先生原兼師道言。不專屬父兄族長也。

故古於師通稱師長。而今特別師長爲一目。蓋欲

其明乎事長之禮。而事師之禮。從可推爾。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有隨之。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將適舍。求無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扇視瞻。毋回。戶

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踏席。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七

振衣趨隅。必慎唯諾。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

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聽必恭。

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益則起。請益則起。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

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無袒。暑毋褻裳。

並坐不橫股。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凡爲長者羹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奉席如橋衡諸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未酬少者不敢飲。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人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

尊客之前不叱狗。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劔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劔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事宗子之禮 古禮最重宗法故記中條雖不詳亦必另標一目附於事師之後。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九

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教幼男女之禮 語曰少學如性成習慣如自然

言乎教幼之宜詳也男將承吾宗女將承人家幼而不教長而成習敗吾宗敗人家者於是乎在不慎與故撫記中教幼之節爲一門。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

與世子同名。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幼子常視毋詆。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十

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饔豆。蒞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教成人之禮

男子生而有天地四方之責而皆

視所學。所學皆由於所教。蓋教之正。卽中材不失

爲良士。教之不正。卽高材流於偏畸。故樂正四術

四教聖世之所務謹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

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父

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至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敬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十一

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上禘不視學。

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

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履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詆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刊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三

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

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學能博學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三

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禮記集編

卷七 王制

古

恥之

冠禮 古者冠禮通乎上下。今雖久已不行。然先王所以重成人之義。莫先於此。爲父兄者。何可不知。卽爲子弟者。亦何可不知。是亦行下之禮所務講也。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冠玄纁。奠

摯於右。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

禮記集編

卷七 王制

注

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咡。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昏禮 合二姓之歡。以重繼嗣。今之昏禮。雖不盡

依三代之制。然亦惟此尚存其遺意。融而裁之。不簡不繁。是爲貴耳。然如不娶同姓。則厚別之義。此

尤慎矣故篇末以此二語附焉。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夫

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俊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

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

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大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七

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醢醢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舅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喪禮 戴記惟喪禮獨詳且諸篇中議論龐雜者固多而情文曲至者亦復不少於此見古人送親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八

之終獨慎也編中悉退細瑣不經與乖時違宜之條於禮記而獨擇粹然近禮可行之餘於是篇蓋余於王制三十餘日頗費採輯補綴之力於是篇則獨殫剛補融會之力云。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置置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二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屍在棺曰柩動屍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九

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或問曰。兇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直杖。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速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三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踴躍哀之至也。有笑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笑。哀之節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禪之。

喪禮哀感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喪食雖惡。必克饑饉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三

當門。隄。若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奠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迫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踴踊盡哀而止矣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圭

婦人不宜袒故發冢擊心曾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成墳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心悵焉槍焉慄焉慄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幸復反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制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若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踴躍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圭

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馴之過隙然而送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

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出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虞而立尸有儿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一名不偏諱。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章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有薦新如朔奠。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祭義 追吾之親更推以追親之親生人報本之

大義也故是篇合行上行下之雅正可遵行者備

錄不遺其不分於行上之別者則本文之難於割

絕爾。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禮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章

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

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美

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此時其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

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其將受命已徹而退散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美

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

室而出於祓。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禘

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更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凡爲祖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賤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祖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祖者所以明惠之

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辨。辨者。昭穆也。昭穆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辨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辨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閭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禘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道。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

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辛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瓊裸尸太宗執璋瓊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淺水君執鸞刀羞嗜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不樂不弔齊之立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現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

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怒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倮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襲之也故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辛

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膾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淺齊貴新也凡淺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尊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

象也。祝將命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沬於清。汁獻沬於醖酒。猶明清與醖酒於舊澤之酒也。

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及入舞。君執千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重

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謾。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賤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

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俊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重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

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古之君子。論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肅

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菜魚曰商祭。鮮魚曰艇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醢。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鄉飲禮 重鄉飲。所以尚齒。兼寓教孝教弟教讓之義焉。且不廢射。又寓武於比。禮比樂之中矣。是爲治天下國家者。善俗厚風之弘義也。倘人之不擇。具文而草率。何風俗善厚之與有。故子於敘鄉

飲有重概焉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揭解。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土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少酒。賓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肅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且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

故聖人務焉

祭薦祭酒敬禮也。啐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美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月。日。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

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卜筮 卜筮垂於易書。然聖人成能而人謀鬼謀。卽百姓所以與能者。稽疑成務。有莫外焉。聊舉其端。斯爲禮之無不周矣。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禮。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禮記彙編

卷七

王制

美

嘉言善行

是篇於前諸篇倫類難附。然如其言可爲法行。可爲範時有得乎禮之微義。而可示型後世者。故附編之。後曰嘉言善行。以便讀者誦習焉。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其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而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禮記彙編

卷七

嘉言善行

美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體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

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

禮記彙編

卷七

嘉言善行

美

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禮記彙編

卷七 嘉言善行

卑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蒧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蒧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而趨，出平公呼而進之，曰：曠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曠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蒧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

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禮記彙編

卷七 嘉言善行

卑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

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篋之與之邑襄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看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俯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禮記彙編 卷七 嘉言善行 聖

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井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

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遽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弼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禮記彙編 卷七 嘉言善行 聖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

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享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哀公使人弔賁尚遇諸道辟於路薳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賁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禮記彙編

卷七 嘉言善行

聖

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機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幃諸侯輅而設幃爲榆沈故設機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難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

討祭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豐川禮記彙編卷七終

禮記彙編

卷七 嘉言善行

聖

豐川禮記彙編卷八 下編

男 勳 功 謹 錄

豐川王心敬爾緝手編

後學 平遠潘淳元亮 同校 平湖陸綸懷雅

紀錄雜聞

既幸時宜亦復碎瑣不經者往往而是不知小戴當日刪述大戴時舍幾許足傳之條而於此錄存是屬何意然如明堂位深衣投壺等篇留之見先代遺法又其餘諸篇於喪祭獨多而於喪尤詳則亦見古人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一

於親生事死葬備致其周詳留之篇末好禮者覽而觀之安在非敦厚崇禮之助。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何爲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父子不同席。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凡進食之禮左轂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蔥涿處末酒漿處右以脯修置者左胸

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殺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啜炙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俊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二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爲天子削爪者副之巾以緇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綵爲大夫累之士薙之庶人訖之。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水潦降不獻魚鱉獻鳥者佛其首畜鳥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房者執右

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遣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

執簫左手承附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

左首進戈者前其鋒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鐵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纁受珠王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包直簞筭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三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軔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

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則襲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君命名雖賤人犬夫士必自御之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髮拜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馮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郵勿驅塵不出軌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四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

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

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笑側聽於君前有誅

龜策几杖席蓋重素紵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

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公事不私議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微絲鞵屨素箴。乘髦馬。不蚤鬻。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五

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葵。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喪冠不綬。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翬。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鬻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六

曾子之喪。浴於櫨室。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

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

子曰。古者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

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

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

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

氏。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經也者實也。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七

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婦人不葛帶。

既葬各以其服除。

池視重霤。

君卽位而爲椁歲一漆之藏焉。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父兄命赴者。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喪不剃鬘也與祭肉也與。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君於士有賜帝。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

殯車一乘。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

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八

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

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

也曾黜倚其門而歌。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

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扶君下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練練衣黃裏練綠葛要紼繩屨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

祛褻之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

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紼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升。紼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天子之殯也。取塗龍輓以槨。加斧於槨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禮記彙編 卷八 紀葬雜聞

九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祖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任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禮記彙編 卷八 紀葬雜聞

十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稊。

膳。臠臠臠。醢牛炙醢牛。醢牛膾。羊炙。羊臠。醢豕炙。醢豕臠。芥醬。芥臠。雉兔鶉鷄。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醢爲醴。黍

醃漿水。醃滷酒。清白。差。模。餌。粉。醃。

食。蝸。醃。而。苾。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參。不。蓼。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醃。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醃。醬。實。蓼。

服。脩。蜆。醃。脯。羹。兔。醃。麋。膚。魚。醃。魚。膾。芥。醬。麋。腥。醃。醬。桃。諸。梅。諸。卵。鹽。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禮。記。彙。編。卷。八。紀。錄。雜。聞。士。

春。宜。羔。豚。膳。膏。薤。夏。宜。胎。鱖。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膾。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麋。膚。鹿。田。豕。膚。皆。有。軒。雉。兔。皆。有。苒。爵。鴝。蜩。范。芝。柿。菱。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

梨。薑。桂。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載。庶。人。者。老。不。徒。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藪。和。用。醃。獸。用。梅。鵝。羹。雞。羹。鴛。醃。之。蓼。魴。鮓。烝。雞。

燒。雉。薤。無。蓼。

不。食。雞。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醃。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膳。之。粗。梨。曰。攢。之。

牛。夜。鳴。則。廋。羊。冷。毛。而。毳。狸。狗。赤。股。而。躁。噪。烏。矚。色。而。沙。鳴。鬱。不。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鵲。鴝。肝。舒。鳧。翠。雞。肝。鴈。腎。鵲。與。鹿。胃。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范。麋。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醃。以。柔。之。

禮。記。彙。編。卷。八。紀。錄。雜。聞。士。美。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閭。

天。子。之。閭。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閭。三。士。於。坵。一。

淳。熬。煎。醃。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醃。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聚。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醃。為。稻。粉。極。溲。之。以。為。醃。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薤。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

後調之以醢醢。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胾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執出之去其醢柔其肉。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

爲熬捶之去其醢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

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穆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

合以爲餌煎之。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圭

肝管取狗肝一轅之以其管濡炙之舉樵其管不麥取稻米舉極漫之。小切狼膍膏以與稻米爲醢。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闢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男女不同櫛櫛不敢縣於夫之櫛櫛不敢藏於夫之篋篋不敢共漏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

長賤事貴咸如之。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有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

莫敢當久。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凡接子擇日豕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豕子則皆降一等。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

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圭

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

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

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大告宰名宰辨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

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

夫入食如養禮。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

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

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

夷王以下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

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

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徵諸侯僭大夫

強諸侯脇於此相賁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

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

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弗親

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荅已也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圭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

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

死無諡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

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

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諸侯玄端以祭禪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

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

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

食特牲三俎祭肺父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

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君羔幣虎犴大夫齊車鹿幣豹犴朝車士齊車鹿幣豹犴。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櫛髮晡用象櫛進祲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刺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晡身乃屨進飲。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七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詘無所不讓也。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

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纓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

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緇冠玄武子姓

之冠也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綬五寸情游之士也

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居官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

後綬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

大帛不綬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

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紕紕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續爲繭緇爲袍禪爲絢帛爲褶。

朝服之以緇也自季康子始也。

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褻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六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爲躡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

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

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

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醬不祭若祭爲已俵

卑。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

侯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枌。士側尊用禁。

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褰。綬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克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取。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九

充也。

笏。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指必盟。雖有執於朝。弗有盟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

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東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鞶。君朱。大夫素。士韋。韋圓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鞶。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

一命緼韋。幽衡。再命赤韋。幽衡。三命赤韋。幽衡。

王后褱衣。夫人榆狄。君命屈狄。再命褱衣。一命褱衣。士褱衣。唯世婦命於奠醢。其他則皆從男子。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十

以及衿。聽鄉任左。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荅之。拜則走。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饗。則客自徹之。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有慶非君賜不賀。

有憂者。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

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圭

董桃劾於大夫去劾於士去董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

拜爲君之荅已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大夫親賜士

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

室。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齊則結結佩而曾鞞。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

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

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瑞玖

而緼組綬。

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根與闕之間士介拂根賓入不

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

欲發而手足毋移國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

行頤雷如矢弃行剡剡起屣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

也。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圭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戎容暨暨言容謖謖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立容辨卑毋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

色。

凡曰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

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

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

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

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

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損則稱名。公士損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終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重

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

山。壘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篚。俎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琯簋。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毚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祔而舞。大夏。昧。東夷

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

天下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褕立於房中。君肉袒迎

牲於門。夫人薦豆。籩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

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禘。秋嘗。冬烝。

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重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

屏。天子之廟飾也。

轎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

乘路。周路也。

有虞氏之旒。夏后氏之綬。殷之太白。周之大赤。

夏后氏駟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者。殷尊也。犧象

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尊。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

雞夷殷以筭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魯公之廟友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頻宮周學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圭

媯之笙簧。

夏后氏之龍簋虞殷之崇牙周之璧鬯。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嶽殷以楨周以房俎。

夏后氏以揭豆殷玉豆周獻豆。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有虞氏之綬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鬯。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齊衰惡筭以終喪。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

爲父母長子稱穎大夫弔之雖總必稱穎婦人爲夫與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圭

長子稱穎其餘則否。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

亦如之。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

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

宗所以尊祖禰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

禍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庶子不祭。禍者明其宗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禮不王不禘。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若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夫

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

葛皆兼服之。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不主士之喪。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嗣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耐葬者不筮宅。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爲妻禫。

禮記集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五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爲父母妻長子禫。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丈夫冠而不爲殯。婦人笄而不爲殯。爲殯後者。以其服服之。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箭筈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

尸。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妾無妾祖姑者。易姓而耐於女君可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禮記集編

卷八 紀錄雜聞

手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軌。

下殯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訃而反。以報之。

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姓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姓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總小功虞卒哭則免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圭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問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舊曰聞名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圭

敵者曰贈從者臣致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禭親者兄弟不以禭進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贈馬入廟門贈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贈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始入而辭曰辭矣卽席曰可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鬣執箕膺擗。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恤弔。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娶也寢則坐而將命侯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綬申之面拖諸僕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三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葛絰而麻帶取俎進俎不坐。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

未嘗不食新。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二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馬弗賈。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

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

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縶守犬田

犬則授撥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鞵皆右

之臣則左之車則說綬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

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囊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

屈韜執拊劔則啓櫝蓋襲之加夫禕與劔焉笏書修也

直弓茵席枕几頤杖琴瑟戈有刃者櫜箛籥其執之皆

尚左手刀卻刃授頤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

刃。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善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

情以虞。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歡小飯而

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饌皆居右。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鱠祭臚凡齊執之以右居

之於左。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

執范乃飲。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君子不食困腴。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凡洗必盥。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凡羞有清者不以齊。

爲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隊祭耳。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飲酒者譏者醺者有折俎不坐末步爵不嘗羞。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三

聶而不切膾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薤

實之醯以柔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警亦然凡飲酒爲

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離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

辭不歌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咩而對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面再

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

肩臂肅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惟豕則以豕左

肩五箇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膳食器不刻鏤君子不

履絲屨馬不常秣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輶有祿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

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輶爲說於廟門

外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

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輶而行至於家而說

輶載以輶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美

適所殯士輶輶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

之某死君計曰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

人曰寡小君不祿天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

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他

國之君曰君之臣某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

外私寡大夫某某不祿使某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

寡大夫某某不祿使某實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某死計於

士亦曰某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某死計於大

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某死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綦。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大夫之喪。旣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毛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衰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僮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於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君不撫僕妾。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毛

黨服。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總冠緣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裏衣不以襚。

遣車視牢具。疏布輶。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張。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綳而後蕤。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禋

暢曰以掬。杵以梧。柶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

三尺。刊其柄與末。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醴者稻醴也。甕甕。簋簋。實見問。而後折入。

重。既虞而理之。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小斂大斂。敬皆辯拜。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

待反而後奠。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繭神爲一。素端一。皮弁一。曾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繭裳一。曾弁二。玄

冕一。褻衣一。朱緣帶。申加大帶於上。小斂環紼。公大夫士一也。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罕

弔者卽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

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

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

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

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

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於殯東南。有

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

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禭者曰。寡君使某禭。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禭者執

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禭子拜稽顙委衣於殯東禭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禭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上介則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相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轡執圭將命客使自下出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禮記彙紀

卷八

紀錄雜聞

畢

則者出反位於門外

上客歸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綵相者反命曰孤須矣歸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於門西介立於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

拾踊三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紼衾士盥於盥北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畢

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

葬而後祭。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啐之。衆賓兄弟

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殯視成人。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各心瞿。弔死而問疾。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聖

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土。

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半。下大夫之虞

也。牯牡。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祝利。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

曰伯子某。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輟。

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

以襲而後設冒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

以吉拜。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

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遣人。人遣之

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遣人可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聖

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

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

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

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

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

者待盈坎。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

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垣。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紼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之小功則不可。

凡升經其衰後袂。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聖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

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

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

柳之徒爲之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紫。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聖

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外宗爲君夫人由內宗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

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

夫人至入自闔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內亂不與焉奸患弗辟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諸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

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成廟則毀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剖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餌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於君。曰：「毀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毀。毀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毀之。以殺豚。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禮記彙編 卷八 記錄雜聞 學

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鬋首。髀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禮記彙編 卷八 記錄雜聞 果

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衽。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既正尸。子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

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

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哭

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小斂。主人卽位於尸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壻帶麻於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人拾踊。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

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賓出徹帷。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手

君子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輒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輒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輒杖。於大夫所。則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輒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輒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始死遷尸於牀。輿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櫟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管人汲不說。緇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爲塗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奠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於坎。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三

君設大盤造米焉。大夫設夷盤造米焉。士併瓦盤無水。設牀。祖第有枕。各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鹽。食於簋者鹽。食菜以醯醢。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三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紵不在列。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紵五幅。無統。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祿。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

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紵不紐。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

禮記集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垂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紵紵紵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於斂上卒斂卒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紵紵紵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

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卒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鋪紵紵紵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紵紵紵踊。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

禮記集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垂

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

既葬柱棺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

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既練居室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室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妻

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祝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

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卽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君弔。見尸柩而後踊。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

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君裏棺用朱絲。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絲。用牛骨錯。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妻

士不絲。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三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君大夫鬻爪實於絲中。士埋之。

君殯用輜。輶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幃。橫至於西序。

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

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娶二。黻娶二。畫娶二。皆戴

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

壽荒。火三列。飯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飯。纁二。畫。纁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榆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纁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君葬用輓四綵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輓。二綵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綵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凡封。用綵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母譚。以鼓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

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幸

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

君裏槨虞篋。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篋。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

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

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乃考文叔。與舊者欲作幸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

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

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

之鼎銘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秉

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卽位袒。與

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

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

踊。襲免經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

括髮。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墜卽位。與

主人拾踊。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

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

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說

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賓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

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卽位而哭。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卒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所識者弔先哭於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殯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殯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殯則否。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問

奎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

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升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傳曰畢後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冢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問

奎

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室室中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剪屏半剪不納期而小祥居

望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緦。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繅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緦。無所不佩。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壹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壓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

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損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貳

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昨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諸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太師曰諾。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三

尺二寸壺頸修七寸復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魯令弟子辭曰毋幪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幪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鼓○○○○○○○○○○半○○○○○○○○○○
○○○○魯鼓○○○○○○○○○○薛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

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魯鼓○○○○○○○○○○半○○○○○○○○○○薛鼓○○○○○○○○○○
○○○○○○○○○○半○○○○○○○○○○

豐川禮記彙編卷八終

禮記彙編

卷八 紀錄雜聞

三

禮記彙編八卷

浙江吳玉
埤家藏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取禮
記四十九篇自以己意排纂分爲三編上編首孔
子論禮之言曰聖賢訓拾遺次以大學中庸又次
以曾子拾遺諸子拾遺又次以樂記中編括禮之
大體曰諸儒紀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
嘉言善行下編聚列瑣節末事及附會不經之條
曰紀錄雜聞其意蓋欲別勒一經據漢儒之上然
自孫炎以來弗能也況心敬乎

附錄

夏小正解一卷附徐本夏小

正考異一卷

〔清〕徐世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光緒新建陶氏刻

豫章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夏小正解

一卷》提要

夏小正大戴記第四十七篇也其書古亦專行疏證別出其目北周盧辯有注今不傳采芸下有舊疏證云似邪曰可食初學記引作邪蒿各本久脫惟傳本有之畢尙書以爲盧君所說辭單義隻絕學無述重可惜哉吾鄉徐先生巨源有夏小正解一卷去傳著經時苗新義所據經文亦匪一本擇善而從不爲墨守誠異煖煖姝姝者也畢氏攷注莠蔓下云舊本蔓作幽徐巨源曰卽詩四月莠蔓是也足徵先生此書信好通人矣余旣校刻之復參攷諸家條其同異撰舉異一篇附諸簡末學

序

者庶有所稽焉光緒十有五年五月同里後學陶福履

夏小正解

新建 徐世溥 巨源 著

正月

正者正也從所建得名夏正建寅故以寅爲正月正月之名自夏始也猶曰建日也

啟蟄 啟發也前此墜戶矣

鴈北鄉 陽鳥也視斗東西以爲南北斗西栖而南翔今東指則北鄉也

雉震响 雉者雞之類蛇之配蜃之胚也蜃化于亥蛇

夏小正解

蟠于巳雞鳴於寅正月寅建雉應木氣觸巳之形感亥之合故應其類而鳴也震大也前此則雉矣雉而

未震

魚陟負冰 負冰者猶有冰焉薄而可負未能暴也云

雉陟升也前乎此者魚降履泥也

農緯厥耒 緯橫也反耕之跡也耒跡交橫言耒以包

經也詩曰衡從其畝

初歲祭未始用暢 暢鬯也用鬯酒祭農具於先農以

祈歲也初歲者正月元日歲之初也

時有俊風 俊美也風和則美寒則厲令已入春餘寒

雖在而和風則時有之矣俊美而可親也

寒日漚凍塗 風雖後而日猶寒然塗凍漸釋如漚之

矣塗路也漚之者日匪日不漚

田鼠出農率均田 萬物之理有盈則耗有贏則詘詘

伏于未贏之前而耗兆於爲盈之日故育木則有蠹

有田則有鼠蓋春伊始農甫相率均田而田鼠已出

焉先言鼠出而後言均田以著消息之理明未兆之

謀也

夏小正解

獺祭魚 魚陟而獺祭焉物固有所制聖人觀之以佃

以漁

鷹則爲鳩 質隨氣變性與時移也則爲者猶曰鷹固

能爲此于時爰爲之耳美其從善也

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 雪猶拭也孔子以黍雪桃是

也塗既滌則澤亦可雪矣及者是時而雪之將以

從事于公田也初服者先之之辭詩曰遂及我私

采芸 是時也惟是可采耳說文曰葦似苜蓿葉似邪

蒿香美柔滑可以臠可以佩

鞠則見 黃葉耐寒猶有存者值其莖葉俄過故物鞠

則見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中午位也下寅位也學觀象者自斗始步二十八舍者辨中星始著其中著其下焉左右前後之名皆可按圖而推之矣古禮上酉故寅爲下

柳梯 梯者若梯然始生參差如有層級故曰梯鶉火之精下爲柳雨水戌亥柳星正中應其氣而梯也

梅杏桃則華緹縞 緹縞花之色也赤曰緹白曰縞

夏小正解

三

緹者桃桃縞者梅如緹縞縞者杏也梅杏一物也梅入北方變而爲杏故文反梅爲杏梅杏並言者南北氣同也大戴傳曰桃桃山桃也按桃治也詩曰析薪桃矣觀其理也凡桃劫其皮則茂桃之謂也桃桃者蓋經桃之桃爾桃而華得其宜故也

雞桴粥 桴者抱之轉也抱者抱之轉也抱形同抱而轉抱抱音同桴而轉桴猶於越之爲干越從于轉也于於同聲于干同形故於轉于而于轉干凡古文之訛皆有所因之次第也桴卽抱之義粥讀如育之義

二月

往稷黍禪 禪壇也種黍之場也黍以三月上旬種爲上時故二月稷其壇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餒也卽獻羔之禮也詩稱祭韭記載開冰皆于是時焉姓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子則養其母故羔見俊而助厥母粥羊生甚蕃恐傷之也

綏多士女 綏安且樂也桃華冰泮婚姻以時則士女皆安且樂也奮木鐸戒容止亦所以綏之也

夏小正解

四

丁亥萬用入學 丁上丁也而必丁亥者夏水德王故尙亥萬舞名此所用文萬也何以知萬文武文萬羽籥武萬干鼓執籥秉翟文萬也振干庸鼓武萬也以是知萬之有文武也何以知此用文萬入學故也何休曰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其舞名萬繇是與頌觀之則夏商固有之矣

祭鮪 今所謂鱒也祭薦也春三月其蟲鱗故獺祭魚而人薦鮪

榮莖 爾雅藟苦莖郭璞曰云莖葵也說文云莖根如

薺葉如細柳蒸灼食之甘內則所謂薺茸粉榆者也
大雅曰薺茶如飴而爾雅曰苦者何也古人語倒猶
甘草謂之大苦耳卽今旱芹是也非附子苗之薺彼
薺乃毒物何以稱如飴哉

采繁 繁蓬蒿也蒿青如高故從高稱蒿繁白而繁從
繁稱繁象形諧聲會意也由胡疑有誤傳曰繁母也
繁母者旁勃也皆豆實也詩曰予以采繁朱子儀禮
經傳存采繁而去由胡

昆小蟲抵蜥 昆明也二月小蟲動而可見也蜥音持

夏小正解

五

蠹類室不洒掃禍薦不熏滌則蜥生焉春陽氣動厥
民析于是振動糞除其牀薦與突抵其蜥而去之也
來降燕乃睇 秋去故曰來喜斜飛故曰降善睇故曰
睇來降而後言燕者來降而後曰燕也傳曰莫能見
其始出也

剝鱗 傳日以爲鼓也

有鳴倉庚 有者始有之也倉庚一日商庚鵬也今荆
州每冬月于田中得土堅圓如卵者破之則鷄在其
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候春始破土而出出谷

遷喬恐似此矣

榮芸時有見梯始收 采芸之芸葉也此灌木之香也
今所謂七里香者是也芸華于春夏之交故仲春時
有見梯可以辟蠹于是始收之也

三月

參則伏 井宿中而參西移矣中則見不中則不見不
見則類伏也穀雨之交戌亥參沒則誠伏也匪伏逆
之謂

攝桑 攝收也爲飼蠶也

夏小正解

六

委楊 楊葉茂而下垂委委然也

羴羊 疑卽委楊也音同故重出而譌耳

鼓則鳴 螻蛄別屬一日螻蛄謂之蟪蛄傳曰天螻也

頒冰 將出火也古者頒冰出火皆于三月申豐曰獻

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

疾無不受冰此之謂也斯禮也夏后氏已然矣

采識 凡識其名與莖葉根之氣味性可以爲蔬或藥
者則采之也識卷耳者采卷耳識芣苢者采芣苢
藥苢藻葑菲芑唐荅鵲綠藍皆識也兒童鬪草之戲

則以多爲貴不必所識矣

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妾子猶日婢子女賤者之通稱
舉賤以包貴也三月后妃親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
功所謂宮事也執者何桑也養者何蠶也季春之月
女之賤者皆執桑養蠶以從事于宮中也

祈麥實 先其先熟者

越有小旱 時則然也

田鼠化爲鴛 鷹爲鳩鳩爲鷹不言化者未離其族也
鼠爲鴛獸也而爲禽矣故曰化

夏小正解

七

拂桐芭 芭華也桐有三四月華者白桐俗所謂泡桐
也拂桐花白刺桐花紫梧桐結實岡桐無花

鳴鳩 正月化矣至是乃鳴先鳴而後鳩者鳩先而鳴
後也

四月

昂則見初昏南門正 昂則見旦中也南門二星在庫
樓之前昏中也正者正於午位

鳴札 傳曰寧縣也大率蟲也其鳴札札然象其聲而
名之曰札當時方言今不可考矣

圓有見杏 杏春華夏實四月則其實見矣故曰見杏

鳴蟻 蟻大抵螻蛄之屬非含沙也傳曰屈造之屬也
凡釋者貴以通言土名通之釋札以寧縣釋蟻以屈
造是猶釋苳萊以接余彌令人不可解矣不若苳萊
之猶可揣其爲水草也何以揣其爲水草曰左右流
之

王荳荳 荳小豆也五穀之屬之最先實者皆尊稱之
故孟夏之月瓜爲王瓜而荳爲王荳荳者亂苗之草
是月也荳中有荳焉言荳則其去之之意具矣

夏小正解

八

取茶 茶卽今茶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卽是物
也今四月採茶與小正合矣

莠幽 莠者秀之訛也象形再傳而加草幽者莠之訛
也諧聲再傳而變韻莠幽卽莠莠也詩曰四月莠莠
是也幽七月之章凡稱日者因周正稱月者仍夏令
越有大旱 淮北則然夏都安邑從畿甸記時也江南
則四月苦霖矣

執陟攻駒 陟者躍而之謂攻者教也駒騰陟久則弗
閑且馳故執其陟而教之卽月令所謂繫騰是也教

之而日攻者羈串卓棧固駒之所苦也

五月

參則見 誤也芒種昏軫而且畢夏至昏亢而且危參無見焉者

浮游有殷 蜉蝣也是蜉蝣出之時也殷衆也

鳩則鳴 凡禽皆屬陽惟鳩與鴉禽中之陰者也故鳩望昏而嘯鳩夏至則鳴

時有養日 傳日長也晝永氣昌物得所養故曰養日乃瓜 于是始食之也

夏小正解

九

良蜩鳴 蜩蜩也五色具者曰蜩蜩黑者曰馬蜩小而青赤綠者曰茅蜩小而青赤者曰寒蜩首有花冠者日蜩蜩通謂之蟬

屢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傳日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按傳似以此承上文指良蜩而言者然蜩不伏至秋則蛻耳六字以爲夏五可也

啟灌藍蓼 啟薶土也灌沃水也藍有五蓼有七馬藍蓼藍吳藍冬藍甘藍馬蓼水蓼青蓼香蓼紫蓼赤蓼木蓼也古人種蓼爲蔬藍以染齊民要術曰種藍一

同葵法藍三葉澆之薶治令淨五月新雨後拔栽之此之謂也五月種藍八月用染故月令仲夏令民毋刈藍以染觀此則蓼亦五月種芸矣此所指蓋蓼藍香蓼

鳩爲鷹 感陰陽而變也鷹之爲鳩也纔四月而復爲鷹然則一歲之中八月爲鷹而四月爲鳩矣物之性固善時少而不善時多與

唐蜩鳴 後鳴者也再紀之別其物以紀候也按此則匭者乃蜩之總名也

夏小正解

十

初昏大火中 大火心也心中則季夏矣詳小正之上下如今世之就水言也水東流故寅爲下東爲下則南爲上矣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蓋斗南指也日正在上者正指午也斗柄五月指午終古不易者然則此與六月互訛也當曰初昏斗柄正在上而六月曰大火中乃合

煮梅 爲殺核也

蓄蘭 傳日爲沐浴也

菽糜 糜粥也豆通謂之菽煮豆爲粥以解暑溼

頒馬 月令所謂游牝別羣者是也

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 文與五月互訛當正之

煮桃 桃與黍宜故古人以黍雪桃天子嘗黍羞以含

桃于是民間皆煮桃矣食黍之時也

鷹始擊 正月鳩三月鳴五月鷹六月擊從善難而不

仁易也

七月

蒹葭 卽詩所謂蒹葭也大葭曰葭細葭曰荻可薪

夏小正解

上

可藩蒹者刈而收之之謂爲冬計也古之人先寒備

寒先暑備暑夫蒹者必去之物也故凡言蒹者言刈

也

狸子肇肆 大抵木實也木實之至七月而繁者

溼潦生葦 卽萍也南方夏生北方秋生餘暑蘊蒸積

緣所化或曰蘋蒿也詩曰食野之葦古人以水草之

交爲糜則鹿食亦食水草也

爽死 爽爽鳩也死者搏鳥而用之卽鷹祭鳥之別文

也

華葦 先生葦而復言華葦者以著候也猶正月魚陟

而復言蠲祭五月其蜩鳴而復言唐蜩鳴也

漢案戶 漢天漢也其光直戶如案然

寒蟬鳴 蜩之後化者曰寒蟬

初昏織女正東鄉 織女三星在天棓輦道之間七月

初昏東鄉是也是以知五月參見之訛五月大火中

六月斗柄正在上之互錯也

時有霖雨 月令所謂大雨時行者時日微異爾大率

向自南而北春閩粵夏吳楚秋齊豫秦晉其大較也

夏小正解

上

作者各志其方之候

灌荼 四月之荼今荼也此荼所謂委葉者也九月采

荼故七月灌之備冬蔬也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其行度適至於是也

八月

剝瓜 瓜必剝而後可食者也五月乃瓜始用瓜也瓜

未繁故曰乃僅辭也八月瓜盈矣故言剝瓜猶曰剝

之云爾盡辭也

玄校 玄玄鳥也校分也燕卯來酉歸正當二分之時

故曰元鳥氏司分者也于其歸則知秋分矣以候時也

劉棗 幽詩亦云

粟零 古者以粟爲黍稷梁秫之總稱按粟乃梁也今之所謂粟古之所謂梁也孟詵曰前人不識粟後人不辨梁本中穗大毛長粒粗者爲梁穗小毛短者爲粟八月零者正粟也然則夏固謂之粟古人未嘗混也行夏之時從夏之稱可也傳曰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此粟爲今之粟明矣

夏小正解

三

丹鳥羞白鳥 丹蝠也白蚊也羞養也食之故曰養八月蟠伏而食蚊也鳥者有翼之通稱

辰則伏 辰水星也大勢隨日行常以八月與日同至鶉火之次凡星遠日則見近日則不見與日同道光爲日掩故似伏也言其大較爾長庚亦然

鹿人從 鹿人虞之掌鹿者猶周禮之有雞人羊人也仲秋將獵故以鹿人從或備上下之用也

鷩爲鼠 復其舊也感陽而翔感陰而藏故鳥鼠一物也觀諸鳥鼠同穴益信

參中則旦 旦而參中也曰參中則旦者行度至是而後旦也斗柄懸同

九月

丙火 丙讀如納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卽此謂也蓋因于夏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星見于辰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于戌使民納火故春秋傳曰以出丙火心爲大火火見而出火伏而丙避鴻鴈 迢遞而來迤邐而飛之謂避道遠而翔徐狀其羣成列之容也

夏小正解

四

主夫出火 主夫主火之人若周禮司燬之屬出者既納而出之所以節宣火政也伐薪爲炭禁焚燎取柞猶出火之謂也

陟元鳥蟄 陟升也蟄者非但潛之謂凡伏則曰蟄有陟而蟄有降而蟄有陟而復下蟄燕春巢冬穴故先言陟而後言蟄也

熊羆貉貉則穴若蟄 色黑者熊大而色黃白者羆貉貉一物也疑有誤貉狐屬北曰狐南曰貉則黃鼠也江東呼爲鼯若順也穴居順時而蟄也

而榮鞠樹麥 而猶爰也于是始有也鞠有黃華日榮
樹麥疑正月事也簡誤置爾

王始裘 霜降而寒貴者先服

辰繫于日 卽水星也常以秋八月與日同南也如
繫之于日然

雀入于海爲蛤 將冬其蟲介故羽族爲介也

十月

豺祭獸 鷹豺皆食其類鷹秋摯而豺冬祭者羽族輕
迅毛族沉悍故羽族先張也

夏小正解

圭

初昏南門見 昏當作旦房旦中則南門可見不然何
繇見諸

黑鳥浴 十月爲陽月氣寒日暄黑鳥乘暄而浴也

時有養夜 夜長氣靜人得所養也故曰養夜

元雉入于淮爲蜃 鷹鳩爲鼠往反之物也鷹化爲鳩

不離其屬鼠化爲鴛羽毛往復雀爲蛤雉爲蜃自飛

禽而水之族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秋冬兩舉織女者秋冬織女中天
近南可爲斗柄之次也

十有一月

王狩 禮也

陳筋革 筋所以爲弓革所以爲甲也陳者省而驗之
凡弓人爲弓函人爲甲用冬水良故十月省之過是
凍矣

畜人不從 八月鹿人從備丁鮮也十有一月既狩而
畜人不從遠禽荒也

萬物不通 天地閉陰陽否

隕麋角 凡獸皆屬陰鹿獸中之陽者故一陰生而角

夏小正解

去

解麋陽獸中之陰者故一陽生而角解角則殞矣新
角生于內故角隕于外也獸之有麋猶鳥之有鷦且

陽中之陰也

十二月

鳴弋 弋雉也鳥之飛而過者通謂之雉古文佳卽鳥

也去佳存弋故繳射飛鳥爲弋言弋去其鳥也歲莫

夜寒征鳥厲疾飛鳴而過不知其名故槩言之曰鳴

弋是冬夜之狀也

玄駒賁 玄駒螳也賁者猶詩曰賁然來思云爾

五

本从舊 蚤和拂 芭舊本 葩从舊 巴初學 札王滄 蚩从舊

注 莠从舊本 秀月令注 幽从舊本 萆浮游本 浮游从朱子本程 蜉游从朱子本程

木 戴大戴 蟬沈泰本鄭本 鳩从舊本 鵲傳本 鴝養日 養从舊本

白 玉海乃瓜 乃瓜从舊本 乃衣瓜傳本 良从舊本 蝮爾雅注 匪从舊本

蝮 爾雅啟灌 洛齊民要術 灌沐埤雅 肩唐本 塘爾雅

注 撞黍未糜初昏大火中下畢本有此四字傳本有救應二字此从舊本無之履案下救糜傳云

以在經中則經 煮梅从舊本 鬱某畢本 菽糜从大戴本玉海

應有菽糜二字 卡糜畢本 將閑諸則顏馬下大戴本有此四字傳本 摯从舊本

驚 月令注釋文 藿从舊本 荏鄭本 羶狸本 捫大戴本 肇从舊本

本厚 畢淖 潢从舊本 潢畢本 萃从舊本 莽黃叔鄉本 向畢聚 聚从舊本

江巡撫
採進本

總題曰榆墩集選蓋其集中之一卷也其註鳴蜮

以屈造是猶釋荇菜以接余彌令人不可解矣其

是亦不務與僻不尙穿鑿之旨然註喪死以爲喪

是又未考尙書大傳時有俊風俊者大也之文而

以意解之矣

夏小正註一卷

〔清〕張爾岐輯定 黃叔琳增訂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夏小正註

一卷》提要

序

三代之文唯夏后氏爲最古洪濤乃權得之於廬阜
字青石赤索之於岫嶠雖苔蘚剝落斷碣殘碑好古
者猶披荆撥霧而探之矧經傳紀載備有全文如大
戴禮夏小正尤有信而可徵者顧大戴既爲之傳與
小正本文合而爲一自漢訖唐無異至宋儒朱子儀
禮通解始特標本文而別出之蓋自唐一行創立大
衍考訂前譌如小正中南門正參中則旦皆一一推
步測驗而仁山金氏又廣稽博引以補戴傳所未及
夏小正 序
朱西山蔡氏及前輩張氏爾岐亦各有考證得失辨
析疑義之處似無待後人之補綴矣然往往各述所
聞各是所見至或以小正一書爲子夏所譌或以蜮
鳴爲射工菽糜爲菽糜糜爲獻糜死爲蕢乃瓜爲
乃衣丹鳥爲螢白鳥爲蚊蚋卵蒜爲本大如卵則所
記有可疑者又不少也余不揣謏陋蒼翠諸注復加
參酌竊以爲二典所載敬授人時璿璣齊政其大者
也竹書紀年夏后元年正月頒小正其小者也何小
乎爾以所載多訓民之事故小也土生三代之後撥

拾於煨燼之餘幸得三代之全書而卒讀之以視嗜
奇好古諸君子披荆撥霧而探索之者其勞逸為何
如也旁搜冥討辨哲奇疑雖未敢自負博雅之林而
所藉以銓品前脩津梁後學者或庶幾管闕蠡測爲
高深之一助乎時

乾隆十年歲在旃蒙赤奮若清和既望北平黃叔琳
崑圃氏序

夏小正

序

原序

大戴禮記夏小正第四十七其書重複頗難讀朱子
始覺其爲經傳參和所致乃簡別之錄附儀禮仁山
金氏履祥作通鑑綱目前編據朱子所定系夏禹元
年正月下而爲之註與戴傳多異同愚並錄傳註庶
幾得失互形自見俯愧寡昧不能折衷姑以俟諸君
子濟北張爾岐書

夏小正

原序

夏小正附錄

考異

癸癸

十有一月納蒜卯卯蒜也者本如卯者也納者何也
納之君也徧考經傳祭品皆用韭不用蒜夏小正納
卯蒜疑當爲納韭卯正月罔有見韭記韭之初生也
十二月納韭卯記農人收之納之有司以昭祭事王
彪之賦曰蒲韭冬藏謂卯蒜者本如卯納者納之君
夫卯蒜納之君將何用此語蓋漢以後人附會

五月蓄蘭傳爲沐浴也唐徐堅初學記歲時部採艾

夏小正

附錄

懸於戶上注引玉燭寶典云以禳毒氣又引荆楚歲
時記曰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採艾用灸有驗
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當作蓄藥以蠲除毒氣
據上文所引書知引夏小正蓄藥字非誤蓋古本也
諸書說五月五日採藥者甚多今作蓄蘭徐氏所引
同案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蕙今本蓋出此然小正所
記皆要事若言爲沐浴蓄之淺矣當從歲時記所引
作蓄藥以蠲除毒氣方有關變理陰陽之事此傳蓋
非原文後人見誤本如此因附會之也

右二則見臧玉林經義序說

夏小正

附錄

二

凡例

夏小正一卷戴氏傳元金仁山別爲之注濟陽張稷若輯合傳注附以己說今用張氏本其注與傳文重出者於義無取概從刪雅又注之在經下者如辨音正字之類張本併列傳後特別出之繫於經下

凡注義與傳違異者張氏既有論說愚更折以義聞并備錄諸家之說參異証同以求其或舊無訓釋輒以鄙意增補悉用張氏別不敢謂筆相混經傳中句讀離合文字後魯諸本互有異同畧依朱

夏小正

夏小正

夏小正一卷其義與傳違異者張氏既有論說愚更折以義聞并備錄諸家之說參異証同以求其或舊無訓釋輒以鄙意增補悉用張氏別不敢謂筆相混經傳中句讀離合文字後魯諸本互有異同畧依朱

夏小正

漢戴德傳

宋金履祥註



濟陽張爾岐稷若輯定

北平黃叔琳崑圃增訂

傳曰何以謂之小以小著名也

註曰小正記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

其大也孔子得夏時以說夏禮必有於此者觀周卑子所述夏令時微則當時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聞矣又曰戴德作傳與正文合朱子饒禮別出之張氏曰仁山綱目前編據朱子所定繫夏禹元年正月下而別爲之註與傳頗異同今並錄之得失互形自見按竹書紀年夏后氏帝禹元年正月朔頒小正即是書舊傳或云子夏作謬也

夏小正

正月啓蟄

金氏於上增春字後亦增夏秋冬字今刪呂氏春秋高誘注蟄蟄如什

傳曰啓蟄言始發蟄也

註曰今驚蟄二月節漢正月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

豈古陽氣特盛啓蟄早歟國語云陽暉憤盈土氣震發蟄振固宜然亦始動非出蟄也按正月建寅之月子曰行夏之時漢三統歷

驚蟄先雨水後四分歷始易之

鴈北鄉

呂氏春秋作候鴈北唐月令作鴻鴈隰隰古歸字今陳註月令作鴻鴈來蓋因唐本字誤耳鄉讀

如向

傳曰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

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

居生且長

反焉耳九月遊鴻鴈先言遊而後言

傳曰緯束也束其素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素

正歷霜雪而不凋以爲近於貞也木竭於火故六月則病焉至七月復榮矣蔬之屬莫有久於此者

也故君子
樂有之也

時有俊風

傳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合冰

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

風故大之也按君子之感時也有所慶焉有所

也俊風至而草木皆萌焉其文凡中虫昆蟲之屬

皆以風化也易緯曰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立夏

清風夏至廣風立秋涼風秋分闔闔風立冬不

周風冬至廣風爾雅東谷風南凱風西泰風北

涼風此於春不舉條風谷風而舉俊風以爲此長

養萬物之風也君子之於物也生之則即思所以

懼故於俊風慶之也

夏小正

寒日滌凍塗寒日滌句金氏
通凍塗爲句非

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

多也註曰日滌凍解而爲塗也張氏曰寒日滌言
寒氣日變而暖也金註則遺寒字義按凍

塗者凍土融而化爲泥也天地之道有陽必有

陰君子之於陽喜之爲其剛且明者之近於仁也於

陰抑之爲其柔且暗者之鄰於惡也然君子非有

怒於陰也定陰之所成焉爾至此陽和之氣日

盛而積寒之氣遂日滌而去焉陽善於變而陰自

從而化妙於無形轉於無迹也易坤之初六曰履

霜堅冰至危乎其履之者也此於初歲曰寒日滌

凍塗幸乎其滌之者也夫君子之自新以新民亦

若此之滌也

田鼠出

傳曰田鼠者噉戶監反爾鼠也記時也註曰爾雅

云以類聚藏食按易曰艮爲鼠星象則處爲鼠

焉虛也者耗散之名也北方之宿牛主耕農故之

懼也爾雅鼠名十二而無釋文蓋以二名互相釋

也是謂鼯鼠即鼯鼠也田鼠有二目小尾長者鼯

鼠深尾短者鼯鼠皆貪殘而害稼曰出惡其出也

則何以記傳曰記時也以爲是能穴田且藏食者

人何以爲力耕多藏之兆也故記之以爲民也

農率均田

傳曰率者循也均田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註曰率相率也夏后氏一夫五十畝均之以脩其

疆畔不相侵越按均者墾治之偏詩曰均均原

術均之故均均也若夫脩封疆審端徑

術則必命出正爲之而農乃循也

夏小正

獺獻魚今本作獺祭魚祭本作獺祭魚張氏曰獺

傳曰其必與朱子曰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

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

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

之獻大之也按獺似小犬而短足紫毛穴居能

穴是其知也正月十月兩祭魚是其

仁且禮也其必與之以獻大之也

鴈則爲鳩

傳曰鴈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

測參二
十四星

柳梯張作

傳曰梯也者發乎也註曰梯始發如梯也按易

梯也者發乎也註曰梯始發如梯也按易
草強而揚起謂之梯梯柳之與梯一物而二種本
與波紋若相織也初春生莢即開黃藥至晚藥成
結小黑子花落紫飛藥其花紫其子也入水為萍
苦瓦為瓦松著裴屬為蛇隨物而化無自性也無
自性者陰之至也

梅杏地桃則華梅古作某亦

傳曰地山桃也按梅也者木之先也百花之魁

夏小正

媒焉是生物之始也故謂之梅古文曰在木上口
也者葉象也見葉未有華也杏反之口在木下見
葉乃見葉也書曰木作曲直曲直作酸梅為木主
故最酸杏火之故火酸也杏熟則肉與核離陽中
有陰能自辨焉爾農書曰杏花則肉與核離陽中
志亦以占時也桃小桃也正月必花實皆自閉不
可食桃則兼食桃也月令仲春桃始華此不再記
者已從其類言之也桃者少陽之木其華之序先
梅次杏次地次桃曰則者盡其詞焉爾謂至此而
陽盡出也易緯曰大壯初九桃不始華倉庫必火
為陽也故君

緹縞本鄭樵云縞音浩縞音晃

傳曰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

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註曰鄭云莎草也張氏

隨離字典作離又作養莎草可為養
而不沾雨故謂之莎按爾雅莎其葉是
蒿即莎又廣雅地毛莎隨也鄭雅爾雅註云莎
草即香附子其根生塊似黃爾雅誤以為實也如
皆無實之類

雞孚粥音育義同下仿此

傳曰粥也者相粥之呼也作呼或曰孚姬伏也

養也按易曰巽為雞春秋題辭曰雞者積陽所
鳴以類感也徐鉉曰雞之言稽也故曰雞者積陽所
雞之言期也徐鉉曰雞之言稽也故曰雞者積陽所
伏之孚也文從爪從子伏子以卵生積陽之時也
之不均也至十八日則雞自伏子以卵生積陽之時
者誠也誠也誠也誠也誠也誠也誠也誠也誠也誠也
獸之育功以乳雞無乳也則祝之曰啄啄而雞能

夏小正

啄矣韓子云祝祝庭中拾螻蟻此之謂也故曰相
粥呼也易巽為雞九家易曰應八風也二九十八
主風精為雞故雞
十八日剖而成雞

傳曰二月往稷黍禋張氏曰禋從

者之衣單張氏曰二月非種黍之時此謂稷黍
黍謂之地耳地既耕又摩使平不謂之稷今謂之
耕欲其深稷之言憂也憂其未深復耕之日舉趾也
言暑也黍以人暑種書大傳曰夏昏火中也可以黍
稷此未種其言稷黍何也為黍而稷也孔子曰黍
穀之最貴者也以薦宗廟尸始飯必以黍終飯必
以黍黍穀之最貴者也以薦宗廟尸始飯必以黍終
之勢者也力勞則陽氣憤盈於外
故衣單蓋野者于是已不急衣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

傳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

而不食於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

之也或曰爰朱子作夏有養祭祭者用羔正月獻

以享司農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為生而記之

與羔一作羊腹時也按腹懷之腹下以乳之釋

之獨羊有乳鹿者是而非其子亦乳之也在易象兌

為羊廣象兌為羔而後天允與坤大坤母也故羊

最恤其母乳於母必跪恤母也稍長能食草即不

夏小正

禮也四德具焉故善與義之文必從羊也蔡謂不

食乳則羔母得自養釋傳意當是謂羔之大者

綏多女士綏關增本作綏

傳曰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註曰周禮會合男

女有家所以安之也按禮始於冠本於昏冠成

人之道也教以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少之禮行焉

昏人道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兄弟有君

丁亥萬用入學

傳曰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

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註曰萬者舞也此月令

釋菜也二月不必有丁亥或謂以丁亥命樂正賀

入學習樂知必用丁亥也少牢禮來日丁亥鄭註

于太廟禮曰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賈疏

必用亥者月令乃擇元辰註曰郊後吉亥陰陽法

式亥爲天倉祭祀求福宜稌於田故先取亥無亥

乃用餘辰此入學用丁亥融謂取文明之義則千

必用丁亥不必亥也春夏陽而仲春尤陽之正也

故習舞以養和舍采金註作釋菜因俗本之說也

祭魚

傳曰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

也者魚之先至者也其至有時謹記其時註曰此

獻王鮪者也按月令春季薦鮪于寢廟乃爲麥

祈實似薦鮪以祈麥也小正祈麥實在三月祭鮪

在二月則以美物薦非有祈也故別之也卑雅鮪

似鮪而青黑體無鱗甲肉色白大者長七八尺岫

居至春始出

榮莖音謹別有斬音者爾雅所謂及郭璞

傳曰莖菜也或作色誤註曰爾雅郭璞註莖

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莖菜榮華也張氏曰

華草謂之榮先言榮而後言莖何也望其榮乃知

其莖也本草味甘爾雅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

謂之大苦也內則莖菹以滑之冬用莖夏用菹亦

春夏用生秋冬用菹也詩莖茶如飴朱子注云莖

耳

采繁張氏本下有田胡字乃是誤以傳文合經文又誤由作田

傳曰繁由胡由胡者繁母也繁旁朱子作友或作勞或作方張本

皆誤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註曰爾雅繁嵒嵒即

生驚張氏曰爾雅繁嵒嵒又曰繁由胡是繁與繁

二物載云皆豆實是繁與山胡二物按蒿有二

謂初生相似者氣惡不可食唯入藥治產後俗

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蓋紫

之言繁也繁始生一莖耳採食其上體留下體寸

謂四旁皆勃然生又採其食之則旁生獨聚故

謂之旁勃謂其母曰由胡謂由此而叢生散出如

胡也由一作游或曰游胡游散之義傳曰皆立食

謂自母及子自春及秋皆用之也廣雅埤雅俱以

夏小正由胡爲白蒿一名旁勃張氏特未深考耳

昆小蟲

傳曰昆者衆也由張作寬寬張作也此方本脫由寬

寬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

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也按昆之由寬寬者何

爲變氣也者神之盛也則寬也者神之方至

爾雅注疏蟬子在別者名蟬此云昆及小蟲之微

大抵皆別屬也按北戶錄廣人掘取大蟬爲蟬

倦游錄嶺南朽木中生白蟬能飛見火則羣飛入

水被脫即爲蟬土人以土澆取之爲蟬名天蟬及

又有大赤蟬爲蟬木杪大如數升器土人并蟬及

醢以黍及薑醢之爲醬味極美是古人取爲祭

言取蓋蟲舍蟬蟬以藩庶物仁未嘗不行也抵有

擬手期也此當音訓金氏訓作大抵誤

來降燕乃睇

夏小正

傳曰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

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眇也眇者視可

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突穴上疑與之室

何也埤泥而就家人一作人內也註曰月令所謂

按類函引小正無突穴等字止作燕言室何也埤

泥而入人之室也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孔氏曰

經 103-475

樂共

時有見稊始收

傳曰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

夏小正

地皆若是也穉者所爲豆實註曰穉一名英結穉稗之草以其穉苗故

如生卽收割之張氏曰傳以稭爲豆實是萌蘖之
可食者如筍蒲椿楮之屬按周禮豆實有韭菹
昌本菁菹蒹蒹蒹蒹蒹蒹蒹蒹蒹蒹蒹蒹蒹蒹
見稭則耐久而味足如今之茗以穀雨前收者爲
佳也若稭稗之稭則春方耕夏又耘不必一一而
割之矣稭音題木之穉者春仲時有見稭如椿芽
枸杞之類皆可採以爲豆實與仰稭之稭意同
草則曰莠木則曰稭稭木之穉者金氏說非

三月參則伏

傳曰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

之時故曰伏云註曰至此參初昏而西沒也唐開元歷推夏時季春日在昴十一度

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
按月令昏七星中七星星也唐柳星也

攝桑

傳曰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張氏曰葉始出而尚合也。按葉未敷而已記

之故曰惡桑也李時珍曰白桑葉大而厚雞桑葉小而薄山桑葉細而長子桑先莢後葉王盤曰荆桑多莢枝葉堅勁齊桑少莢枝葉豐腴

菱楊一作菱

傳曰楊則花而後記之。註曰舊註萎作苑。按楊花必委地故謂之萎。至萎

前後記之
非所急也

羴羊

傳曰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犴犴然記變爾或曰犴

夏小正

羝也。按羝之言圍也。蔡氏曰：羊性熱，則聚。羴雅云：羊性善羣，故羣字從羊。每一羣以一雄爲

主衆牝羊皆聽之俗謂之壓羣此之羴羊蓋謂使牝羊羣繞牡羊若牛馬之遊牝于牧也

鼓則鳴
斛鼓音

傳曰：螻蛄也。註曰：天螻蛄，一名石鼠孫。炎曰：螻蛄，社狗。崔豹曰：一名石鼠孫。炎曰：螻蛄，

雄者善飛亦善鳴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腰以前甚澁腰以後甚利故用其前爲塞藥用其後爲利

藥以能穴土故謂之土
狗或以爲五技鼠非也

頰冰。

傳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註曰。月令仲春開水而夏用三月。蘇

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

陽氣猶伏而未發其盛在丁則納冰於地中至
於二月四陽作蟄蟲發陽始用事則啓冰而朝
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
食肉之禱老病疫氣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
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正不震無災霜雹
厲疾不降民無天札胡氏曰亦聖人輔相調變之
一事也

采識

傳曰識草也註曰識當作識爾雅識黃蔞注識葉
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
茹食按識黃蔞亦
苦菜也詳顏氏家訓

妾子始蠶執養官事

傳曰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

夏小正

去

始也執操也養長也註曰言蠶事也張氏曰妾勝
御子內子按妾子妾及女
子也古者女謂之子論語以其子妻之詩之子
歸是也執專執也月令所謂禁婦女毋觀莊省婦
使以勤蠶事也日過分而日長矣日長而執事與
之俱長王者之勤民甚樂乎其長也曰官事勤之
化自官
中始也

祈麥實

傳曰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按
黍稷自神農以來有之若麥則后稷始創藏之而
樹藝之故頌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劉向曰來牟
麥也始自天降名之曰來謂至是始來曰牟俾也
其功與黍稷侔也繼乏續無于是為急故祈之
越有小旱

傳曰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註曰所以祈麥實
者恐或有小旱也
正月於農事三月於蠶麥言之不厭其詳按此
特記時雨與後越有大旱時有霖雨為類君子之
於時也辨之也審於民也慮之也謹於旱有憂焉
於雨有憂焉其命節也曰雨水曰穀雨曰寒露曰
霜降汲汲乎乘時也切切乎憂
時也皇皇乎因時補救之也

田鼠化為鴽

傳曰鴽鴽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
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按田鼠夜行而食殘陰
類之惡者鴽則鴽一名鴽
母其雄名鴽其雌名鴽夜則羣飛晝則草伏無
常居而有常匹詩曰鴽之黃黃則雅言鴽能不亂
其匹也乃陰類之善者陰從陽化故走化而飛
化而善也故言化盡其辭也其夜飛猶有陰焉猶

夏小正

七

未離其類故秋
感陰復為鼠也

拂桐芭

傳曰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
貌拂拂然也按拂言有白乳如拂拭之也桐無
子者榮有子者樹又名梧脂脉如膠
亦木之陰者陰為陽所散
故曰乳盡乃華芭華也

鳴鳩

傳曰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
而後知其鳩也按鳩鳩也一名鷓鴣江東亦
呼鷓鴣左傳鷓鴣氏司事墀雅
曰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者是也朝鳴則墀莫鳴
則雨其飛最高故註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廣雅

謂為斑鳩誤矣
斑鳩乃鴉鳩也

四月昂則見

傳曰四月昂則見下闕文○註曰是時日在畢黃

名旄頭西方白虎七宿之一其廣十度今以窺微
鏡測之凡三十六星昂西之宿也房卯之宿也日
出於卯而房之宿為兔月生於酉而昂之宿為雞
雞日精兔月精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昂日精故
盡其辭也陳子龍史記測議曰昂宿皆云
七星或云六星近測之實三十六星也

初昏南門正

傳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蔡

夏小正

不

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初昏南門正昂則見
也南門者北辰所見初昏南門正昂則見
之星傳庫樓十星在角舍南維南門二星在庫樓
氏云在庫樓上誤

鳴札

編作蜚

傳曰札者寧縣也縣音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

札註曰按附雅如蟬而小有文謂之黃小者謂麥
謂麥張氏曰今按附雅蟬類最多或云蟬母似蟬
及所引皆謂小異按考蟬類最多或云蟬母似蟬
而小傳所謂寧縣疑即蟬母然蟬母四月五月鳴與
蟬母鳴者異矣或云蟬母與虎懸別出未可指
為一物也邢疏引某氏解此云鳴蟬蜚者也緣其

音而名之
其說近是

圍有見杏

傳曰圍者山之燕者也按見杏杏實正熟可供

夏禘

鳴蜮或音

傳曰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舊註射工含沙射

斯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不可得鳥知其鳴是
鳴者非此蜮也傳所云屈造亦不可得鳥知其鳴是
月蜮蜮鳴蜮高誘曰蜮蟻又淮南子曰鼓造辟兵
壽止五月之望許慎注鼓造蓋謂泉也亦曰蜮蟻
豈域即蜮之省文
而屈造即鼓造歟

夏小正

充

王荇莠

荇房

無傳註曰王荇即王瓜莠當作秀本草陶註即土

生苦茶註曰王荇即王瓜莠當作秀本草陶註即土
文也王荇疑即王瓜王瓜有瓜生苦茶秀此疑有脫
田野及垣墉間葉如梧樓閣而又有刺如毛初
開黃花子如彈丸生青熟赤爾雅所稱黃薺菜瓜
者是也生北地者苗葉相似子繁熟如棗皮黃肉
白一種生吳地者苗葉相似子繁熟如棗皮黃肉
可食初生黃白老則赤黃一種實如酸角瓜色
正赤味苦爾雅所謂鉤酸者是也別一種王瓜
草以葉似王瓜名根作塊赤黃能祛風去濕一名
接莢一名草莢即所謂赤莢也皆未知孰是然合
之俱當曰王荇生不當曰莠或曰莠
如字莠者似瓜非瓜若苗之莠也

取荼

傳曰茶也者以爲君薦將也註曰茶苦菜也爾雅而細斷之有白汁則今苦博也張氏曰茶有苦甘誰謂茶苦此苦茶也有女如茶此茅秀也茅秀輕白故以狀女色傳以爲薦將者是按周禮掌茶取以供喪事又詩予所將茶傳云甘苦疏云獻之秀穗嚴華谷謂亦英茶之類英茶即茅秀張說是也金氏以苦贊當之謂似苦荳而細斷之有白汁非者

莠幽金氏以莠字連上取茶

無傳註曰莠當作秀即月令苦菜秀張氏曰秀幽而誤歟毛奇齡曰小正秀幽詩秀萋一名萋幽聲相近繞棘苑郭注今遠志是也一名萋一名吳葵其根爲遠志其苗爲小正按秀萋鄭疑爲王黃秀陳翥則以爲秀幽李迂仲云鄭氏爲誤又內經註引

夏小正

干

月令作吳葵華吳葵即萋然則秀幽之爲秀萋蓋有本矣

越有大旱金氏以爲上必有圖文非張氏曰以幽字作句故疑有闕

傳曰記時爾氏謂上必有圖文則因前以小旱屬新麥實而云耳然月令等祀何嘗不曰新穀實歟

執陟攻駒

傳曰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

也按學記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攻也者專治之善教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且以老馬引車而繫駒于車後使習見老馬之服轅則以之駕而不驚也數舍之使有餘力不以爲勞

也易曰發蒙利用刑人以正發也老馬駕車刑在前也曰川悅教之而數舍之不竭其力使可悅也君子察此可以往吝之招也故曰

五月參則見見實通反

傳曰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一作星也故盡其辭

也按唐一行曰五月節口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星傳參七星九度半太中

浮游有殷

傳曰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畧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註曰陸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

夏小正

三

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人燒炙之其如蟬也樊光謂冀中蠅蟲所化按浮游似蛄蟻身狹而長叢生冀中掘土而出故詩曰蟋蟀居閭猶門也甲下翅有文采故詩曰衣裳楚楚能浮水上而游故謂之浮游

鳴則鳴作鳴

傳曰鳴百鵠也一名博勞博與鳴者相命也其不伯勞與鵠一也

辜之時也辜負之也命是善之故盡其辭也註曰

恐鵠鳴之先鳴今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蓋五月一陰生乃百草不芳之候也按郭璞謂鵠似鷄而飛稍大張華謂似鷄而鳴而紫黑易緯云好巢棲其飛城鵠鵠其聲喚左傳伯趙氏司至者也樊光云以夏至來以冬至去也亦能殺蛇鵠之於樹故蛇聞其聲即止不動蓋鳥之陰者其鳴陰始生也

地雅云倉庚知分鳴鳴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
可驚之候也陰氣至而鳴鳴可續之候也詩曰七
月鳴鵪八月載績是促
人續者為衣也故善之

時有養日大戴記

傳曰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未故其記曰時有

養日云一作也按此即月令所謂日長至也古

十八刻今法日九十六刻日長五十二刻夜短三

短三十六刻五分夏陽故舉日長五十九刻十分夜

日中星鳥宵中星虛春陽舉日秋陰舉宵其義一

也本始末終陽始陰終而陰陽又各有始終夏至

陽盛極即陰之始冬至陰盛極即陽之始不可不

察也君子見微知著故於夏至日陰陽爭諸生蕩不

言死生懼陰也於冬至日陰陽爭諸生蕩不言死

孫陽也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終日

夏小止

不違仁使天君常泰所以安陽無

暴其氣使百體從令亦善養陰也

乃衣大戴記無衣

字作乃瓜

一傳曰乃衣者他本作急衣他本作之辭也衣也者

始創衣也傳本無衣也者始創衣也七字朱子曰

衣也張氏曰所引舊註不知所本按月令孟夏

天子始絺孟冬天子始裘小正不記始絺絺者適

情之事非所急也何可不記也若民則惟知絮寒而

禮制
瓜蔡氏以瓜字
連上作句非

傳曰瓜也者始食瓜也張氏曰衣瓜疑有誤義

瓜是制是蒞戲之皇廟後八月言制瓜此不言制

疑不獻也時物不薦不嘗新不獻而先食之何記

歟物有貴賤其薦者必其貴者也瓜之為物也小

而善腐易曰包瓜象始生必潰之陰物不可以久

雷也謂是瓜可以爽口可以解暑則食焉而巳然

而祭之故亦云急瓜也非不可獻之物或始食瓜

之文也張承蔡氏作乃衣瓜故疑有誤義耳

良蜩鳴

傳曰良蜩也者五采具按註曰按爾雅當作蜩蜩

見於色五采者五行之色也蜩微物也而五采具

故美之而稱良焉爾雅曰蜩蜩蜩蜩蜩蜩蜩蜩

諸茅蜩蜩馬蜩蜩蜩蜩蜩蜩蜩蜩蜩蜩蜩蜩蜩

之類最多各以時鳴而良與唐又別也

優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據傳五日上

傳曰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

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以其字望也者

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

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按國蟬也何以謂之國區猶伏也傳曰蟬蟬為

腹育腹育為蟬又曰朽木為蟬九轉九為蟬人有

不鳴又折背而出泥土盡落乃登高而發聲蟬無
口而鳴以旁其翼初生處若魚之鰓與風相吸乃
作聲蟬之升也近陽其鳴又以日之陰淮南子曰
蟬三十日而死疑五日以上當有三字謂既與十五
日而鳴又十五日而伏也蔡氏謂蟬與蟪蛄與
也全背且鼠伏甲子蟬伏
庚申未聞以十五日伏也

啓灌藍蓼

傳曰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
啓灌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五月取以爲漿製草
名取以爲繩張氏曰月令五月令民毋艾藍以染
鄭註此月藍始可別蓋種藍之法先蔣於畦生五
六寸許乃分別栽之所謂蔣也藍蓼藍之似蓼者
今名小藍藍有數種此種最優五月始栽八月方
可爲澆五月取汁唯大葉藍耳金以啓灌爲取汁

夏小正

誤按大藍染碧蓼藍染綠槐藍染青凡數種也
但本文云藍蓼不云藍古禮經濡需濡魚濡鼈
皆實蓼漢楊震種蓼以供食母訓何別錄有尹都
尉種蓼篇本草蓼有七種紫蓼赤蓼青蓼香蓼馬
蓼水蓼木蓼諸蓼皆冬死惟香蓼宿根重生可爲
生菜李時珍曰古人種蓼爲蔬收子入藥後世飲
食不用惟蓼用其汁則藍蓼當是二物皆于是別
蓼之也蔡氏謂灌澆灌也又埤雅引夏小正啓灌
作灌沐釋云灌澆灌也沐訓
沐也俱與後灌茶灌字異訓

鳩爲鷹

傳見前 按其喙始曲能搏擊也既善矣復變而
則君子之望人善也樂其速其之
不善也遲且閑之而況於速乎

唐蝟鳴

傳曰唐蝟者匿也 莊曰按爾雅當作蟪蛄張氏曰
今蟪蛄也 按唐之爲言大也其采具者謂之良蝟
聲大者謂之唐蝟也唐蝟也寒蟬也其鳴之精也蝟之良蝟
也匿也唐蝟也寒蟬也其鳴之精也蝟之良蝟
若是乎其感物而鳴無虛時也則唐蝟之非匿也
唐蝟馬蝟也大而黑五月鳴又名蝟蛄蛄曰蝟蛄
聲任不稱生於其小而紫者爲蝟蛄蝟蛄月而止故
曰蝟蛄不知
春秋則匿也

初昏大火中

傳曰大火者心也 註曰心星也今則亢中矣 按
位中帝前太子後庶子其歲七度說苑曰古有四
時主春者星張中可謂主夏者火昏中可謂主
秋主秋者虛昏中可謂主冬者昂昏正可謂主
田獵蓋藏皆上告天子下告之民此惟記火中重

夏小正

火也火也者天
子明堂之位也

種黍菽糜

大戴記脫此句。註曰前種黍當作種此
種當作種張氏曰豈有二月種而五月始
舊者本文爲正按糜音門下從禾
舊作糜誤糜訓所謂豈可種者即

傳曰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朱子曰菽豆也糜赤粱
最多少豆扁大如指頭冬種夏收收當熟時謂之
蠶豆此菽火中而種實圓色黃間有純黑及青者
統謂之黃豆英枯乃取子二三可實可成可醬磨
之腐酢之油取用爲最多有實如腎形者食馬名
料豆赤豆綠豆種稍遲子小英中子五七數者莢
皆附餘豌豆莢生似綠豆扁豆莢扁大長豆莢
長皆蔓生取其莢以爲蔬又刀豆莢最大似刀可
爲菹料豆補腰腎赤豆溫脾綠豆清心火扁豆白
者補脾皆
入藥也

黃梅

傳曰為豆實也註曰書言若作和羹爾惟薑梅古

經屬言醢醢醢也古人未嘗無醢醢食加豆有

蓄蘭

傳曰為沐浴也註曰為沐浴及佩也即今澤蘭俗

按本草一名水香俗呼燕尾香實水療風四時常

夏小正

菽糜糜舊作

傳曰以已通孟子無在經中又言之何也是食矩

關而記之張氏曰金氏無此節傳所言亦不詳其

禮獸人夏獻麋菽或獻之訛賦按張氏此條都

不審的菽叔不獨於獻麋記之且與傳義不符蓋

頒馬將問諸則大戴記及金氏綱目前

傳曰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問諸則或取離駒納

之則法也按開闢通詩曰片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傳曰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

之不當在心也蓋當依依尾也按依當如依鳥

舉別名亦前鞠星之類也尾主子孫故

黃桃

傳曰桃也者地桃也地桃也者山桃也黃以為豆

實也按本文言桃不言地桃實可食地桃之實

小

夏小正

鷹始擊

傳曰始擊而言之何也諱煞殺同之辭也故言

擊云註曰始擊搏也按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

也於此一言之而後祭鳥行戮皆不言諱殺不忍

人

七月蒹葭註曰蒹

傳曰未蒹則不為蒹葭蒹然後為蒹葭故先言蒹

按長而中空皮薄色白者曰蒹曰蒹葭葭短小

而中空皮厚色青曰蒹曰蒹葭葭短小

狸子肇肆狸一作

傳曰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

註曰狸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按狸伏獸故於文從狸方身交黃黑彬彬其物善爲小步以擬度發無不獲也

惶潦生萃

傳曰惶下處也有惶然後有潦有潦而有萃草也

註曰萃一名萍大者名蘋鄭曰水中浮萍江南謂之藻按藻人所鑿易城復于惶惶城下池也藻道上無源之水凡水急流者不能生萍故曰有藻而後有萍也爾雅疏小曰萍大曰蘋小者如菰圓淺水時有之不可食天者如蘆根細如須亦有花季春始生可蒸爲菹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夏小正

者也此專以小言蓋是時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故潦潦皆生萍

爽死

傳曰爽也者猶疏也註曰未詳按爽死疑即左

者而祭之因曰爽死以紀時也或曰爽薨也草名蓋夏枯草之屬其志亦記時也能明日故謂之爽

感初陰即死

葵并綱目前編

傳曰并也者有馬帝也註曰并亦有華者即蘋也

似著可以爲簪按今名落蒂科以掃地可斷蟻

蟻古人以爲雪馬之蟻馬者國之大用重馬故并馬之帝記之曰有馬帝也明所以記之金氏誤爲萃失其旨矣別有萃名蘋蕭者高三四尺葉大於

掌紅花似葵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非萍亦非蘋更非并也

漢案戶

傳曰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註曰漢天河也起箕尾間分兩道案戶者直戶也古者戶皆南向則是時初昏天漢直南也按漢起尾宿分道一經天升江海市樓過宗人涉天津至腰蛇一由箕斗天升河鼓左旗右旗涉天津至車府會於腰蛇過造父直趨閣道天船漸下而南行歷五車天關水府傍東井入四瀆過孤矢涉天狗之墟抵天社海石之南踰南船帶海山貫十宿架蜜蜂傍馬腹經南門絡三角龜杵而屬於尾雲漢皆無數小星不可別似白光耳

寒蟬鳴

夏小正

傳曰寒蟬者蜩螗也註曰爾雅疏蜩一名寒蟬又

氏曰爾雅注云青色不云青赤色按蜩雅亦云青赤與疏同又方言云寒蟬蜩螗然考蔡邕月令

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蜩螗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則知寒蟬非瘖也寒蟬初不能鳴得冷風寒

露乃鳴方言原其始故云瘖耳別有一種不能鳴者陶隱君謂之啞蟬此雌蟬非寒蟬也○爾雅蜩

妹枯蟬蟬註云蛭蛭也一名蟬姑陸佃以寒蟬蟬姑爲兩物此傳云蟬蟬疑誤

初昏織女正東鄉

無傳註曰織女三星按詩歧彼織女其廣九度

正東矣荆州占曰織女三星在牽牛西北星足常向牽牛扶筐

時有霖雨

無傳註曰小正四月越有大旱而霖雨在七月莊子亦言秋水時至今則霖雨在四五月呂令
滯暑在季夏今則在仲夏蓋古今風氣不同而南北風土亦異故也故凡書傳所載與今不同者率以是推之

灌茶

傳曰灌聚也茶種葦之莠為蔣褚別本之也灌未

莠朱子作秀下同為蔣葦未莠為蔣張氏曰以綿絮裝衣

蒲榮者茶則不復用矣

斗柄縣在下則旦

無傳

夏小正

八月剝瓜

傳曰畜瓜之時也按曲禮為天子剝瓜副饋通

絕而不屬華析而不絕也又郊特牲天子樹瓜侯

不斂藏之種陸佃云瓜性少延輒腐故以戒諸侯

畜藏此傳言畜瓜則可為菹者形小肉厚長者近

大者口東瓜一種老赤黃亦長大如鍾如餅者曰

飯瓜皆可煮為蔬南瓜并可飽貧人以代飯亦名

瓜性惡香觸腐氣至一帶不收制字象其實在花

蔓之間傳不訓剝者制字義在剝棄條

傳曰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傳本色然婦人未

嫁者衣之張氏曰時蓋蓼既成可染也詩載玄職黃亦在八月按月令令婦官染采在
季夏蓋黃蓼赤諸色貴以為朝祭諸服者先染之
此二色稍卑故悉染之以九月授衣於是始也氏曰染必三月而後用此
染於六月用於八月也

剝棗

傳曰剝也者取也按詩曰八月剝棗以養老也

棗所謂棘也剝者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

即收收法感而落之為上是也本草云九月採取

林師之豫曰北山有棗使叔壽考

傳曰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按

夏小正

剝人取之不待其落也栗苞生外殼刺如蠟手不

可近八九月熟則苞自裂而子或一或二或三自

隕於地乃隨取之故曰零也東觀書曰栗駭蓬轉

蓋栗房秋熟蟬發其實驚躍如爆去根餘其遠所

謂栗駭其以此駭禮婦人之聲栗栗取取其早起

以示勤栗取其戰栗以明敬也亦以供豆實盧肆

祭法曰春祠用棗夏祠用杏秋冬祠用栗內則

日新之栗曰撰之陸佃云儀禮棗烝栗烝烝之

之謂新擇之之謂撰

丹鳥羞白鳥

傳曰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傳本

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其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

不盡食也周月令作君鳥養羞陸佃曰凡欲羞之

也。差之義也。先仁後義。不逮取之於下。是若道也。
按舊傳。丹鳥。營也。季夏。腐草化為螢。稟離明之
氣。蛟則水草之交。所生。螢。稟陽有君象。故謂之君
鳥。逸周書。時訓曰。君鳥不養。蓋下臣驕慢。蓋營
在七月。但食風露。不逮食白鳥。所以養之。養之而
後食之。明君之不逮取於下也。八月。乃食之。然不
盡食。暑進之而已。故蓋者。不盡食也。明君之不逮
取於下也。故曰。是若道也。自今月。令說為羣鳥。蓋
蓋而說者。紛紛矣。蔡以丹鳥為蝙蝠。尤不然。蝙蝠
蚊。四五月。久食之矣。或曰。夏時色赤。曰丹鳥。秋
時色白。曰白鳥。蓋是時。則鳥獸希革者。又進而毛
毳也。觀呂令羣鳥。養蓋。則丹白非蚊。炳螢火之謂
之。矣。愈更。

辰則伏。

傳曰。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註曰。大

夏小正

昏而沒也。心星也。心為天子
明堂之位。故於星為大辰。

鹿人從。

傳曰。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之離

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

不言。或曰。人從。一本作人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

者於內。率之也。註曰。鹿人從。古山虞掌獸之官。從

春。聚鹿焉。獸道也。又曰。人從也者。謂若人之相從

樂而不淫。則獸也。而有人道矣。鹿春聚鹿。故多瘠

夏。至以後。始復肥焉。是鹿之養。以離羣而善也。善

則不志其離。何也。其離之時。不可知。君子之立言。

言其著。不言其幽。則但言人從。而其之離。而生者

已可知也。按鹿人。虞人也。從。即易象曰。即鹿无

虞以從禽也。之從。是時。獸居山林。而鹿人往。從之
也。鹿人往。而人從之。故古本一作人人從也。後有
云。禽人不從。從與不從。各以其時也。金氏以為若
人之相從。樂而不淫。則獸也。而有人道。非正解也。

駕為鼠。

傳見前。

參中則旦。

無傳。

註曰。當作參見。張氏曰。五月旦參見矣。何至
八月參中。則謂參見。金氏之說。蓋本之大衍歷議曰。
當作參見。不知此議。殊乖事實。八月辰伏。自以昏
時伏。參中。自以平旦。中何得。以昏時之辰。參中。
之參。謂其始見乎。按月令。仲秋。旦參。中。唐月
令。八月節。曉畢。中。八月。中。曉東井。中。參在
宵之下。畢與東井之間。則旦參中。不誤也。

夏小正

九月內火。

傳曰。內火也者。大火也。大火也者。心也。註曰。古者

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內火。張氏曰。三月大辰

昏見。金云。旦見誤。按左傳。火朝覲。在霜降後。則

張駁金

遷鴻鴈。

傳曰。遷往也。註曰。去也。按月令。八月鴻鴈來。九

未至南也。九月來賓。謂至中國。若賓客之來也。竹

書。於四裔之朝。皆曰來賓。鴈非中國之鳥。而知有

中國。故其來也。曰賓。賓之也。遷之為言。遞也。長幼

相序。飛遞遞然。見其遷而知其鴻鴈也。或曰。遞遞

以迎之。是時。稻梁棲。或若委積。以迎之。而賓

至如歸也。故言遷也。金氏曰。去失其旨矣。

主夫出火

此節當在丙火下
註曰夫當作火

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註曰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禁於是

民之用火於野者不禁季秋雖內火然火之用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而以火田之類於是使主火度其用而出之若民則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
○或曰主夫謂主火之官蔡氏謂主掌也夫燧也謂取火於日者

陟玄鳥蟄

傳曰陟升也玄鳥者鶯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

陟而後蟄也

註曰古人重玄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書降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蟄者玄鳥去則多蟄於鳥岸土穴中沈存中筆談常載其事

夏小正

能罷貉貍鼪則穴

能罷一作熊熊貉網目前編作豹○張本誤以若蟄二字入經

傳曰能罷貉貍鼪則穴若蟄

註曰此周官所謂蟄獸也張氏曰謂

伏處穴中如蟲之蟄也按在水則為能似鼪而三足在陸則為能似貍而四足故能之文加三點為熊加四點為貉似熊而四足故能之文加三點木亦能人立故熊上加縱目為熊熊色黑黃白是也熊好舉木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其騰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冬在右足冬蟄則不饑至春乃出貉即貍也能勻物而取程度而食故文從勺亦名曰程自惜其采棲於山林伏於巖穴若霧雨則十日不出故亦能蟄貉猶雅引小正鼪鼪能為曲穴以避雨場亦以防患爾雅引小正鼪鼪作鼪鼪鼪鼠大而赤黃一名地猴一名鼠須其氣

臭惡善入穴捕鼠亦能制蛇虺莊子所謂卑身而

伏者鼪鼠最小若鼠初生故謂之鼪能入牛象之

耳亦謂之鼪鼠象最畏之故於地築小穴語象以

耳鼠在則象以足踐穴不敢移此六者於此時皆

元鳥也若蟄傳因上

榮鞠張氏曰榮上

有而字誤文

傳曰鞠草也

註曰月令鞠有黃華是也按爾雅名節華以重九節名也感金之氣故華獨舉黃者金以黃為貴月中德也陶隱居云莖紫氣香味甘氣味苦者不堪食乃蕙非菊也

傳曰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張氏曰戴記傳脫樹麥二字按麥金穀

故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得四時之氣之全然今

南種麥必於登稼之後在上一月者多若北地則

八九月種之至來年二月猶有下種者謂之春麥

但樹之早則根深而獲多遲則獲亦薄矣故曰時之急

王始裘

傳曰王始裘何也衣裘之時也

張氏曰戴記傳晚令孟冬天子始裘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以供王張季秋獻功裘以賜羣臣則於季秋言王始裘正也

辰繫于日

朱子有金氏無辰繫于日辰大火也九月日在大火故曰無傳辰繫于日古人重火故于火必詳之

雀入于海爲蛤

傳曰蓋有矣非常入也註曰蛤蚌屬按雀爲蛤
鳥殼堅厚如蓋大殼有黃紫花紋
似雀毛俗名昌說即雀所化者也

十月豺祭獸

傳曰善其祭而食之也註曰月令在季秋古人於
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殺之時豺獸自
相食故此時取之以爲乾豆賓客之用按豺似
狗而前高後廣長尾色黃霜降之日必殺獸而陳
之以祭獺祭獺象天陽也豺祭方象地陰也祭仁
者之事也豺獺不仁之物也祭方象地陰也祭仁
則君子斯進之矣獺祭魚非其類也鷹祭鳥豺
祭獸則其類也君子惡傷其類故月令於鷹祭鳥
言而小正并不言不忍遽盡其辭也於豺始姑許

夏小正

其祭時已十月也蓋時變爲已急矣月令秦法也
於鷹言始行戮於豺并言戮禽時變爲急急矣愚
於是而想見夏之先賞後
罰先禱後威也仁之至也

初昏南門見

傳曰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張氏曰唐一行
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岐
按前議八月參中則非此議則是按月令孟冬
昏危中唐月令十月節昏虛中十月
中昏危中則南門之見其鄉晨歟

黑鳥浴

傳曰黑鳥者何也鳥也浴者飛乍高乍下也張氏
記傳缺黑鳥浴二字按鳥有三種人而巨喙白
頭爲老鴝亦名鴝鵒小而白腹爲雅鳥亦名鴝鵒

尤小而細喙母哺之六十日子反哺如之謂之慈
孝鳥冬月成羣其鳴啞啞謂之寒雅則此是也蔡
氏曰十月氣寒日
暖乘暖而浴也
時有養夜

傳曰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張氏曰若日之長者
此即月令所謂日短至也古法日長三十六刻夜
長三十八刻今法日長三十六刻夜長五十二
九刻五分詩曰夏之日冬之夜此時
夜之長如夏時日之長也餘見前

雉入于淮爲蜃

傳曰蜃也者蒲盧也註曰蜃大蛤也按古人凡
之果贏故謂大蛤爲蒲盧此蜃所化則蜃也似蛇
而大背有紅鬚自腹以下皆逆鱗蓋蜃能化雉而

夏小正

雉亦與蛇交其所下卵不聞雷則爲雉若下卵時
適值雷震則卵入地五尺積久成蜃因大雷雨則
發地而出地泉湧湧水色皆紅謂之發異隨流入
海五百年而成蛟蛟五百年而成龍亦有未成蛟
而發者或掛巖木及峭石而槁蜃能吐氣如樓臺
蓋陰陽之異氣所生也其大蛤名蜃者則用飾器
以頌祭肉故名祭肉爲蜃別一物也豈雉入淮時
又各有所感應陰則爲蛤感應陽則爲蜃如雉卵之
聞雷歟
聞雷歟

織女正北鄉則旦

傳曰織女星名也按何以記重織也農耕而女
織女北鄉而南面織人之所以生也而天則有象
者麗目而心怵矣

十有一月王狩

孕者也夏獵爲苗爲苗除害也秋獵爲獮順殺氣也冬獵爲狩闢守取之無所擇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茆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驅狝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公羊子曰夏不田止以驅害苗之獸而已原不必殺也豈惟夏不田而已卽春擇其不孕所殺幾何至秋乃殺冬殺更多陰盛也小正惟仲冬王狩然則三時皆不獵歟於物如此於人可知則夏政之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亦可想見矣

傳曰陳筋革者省兵甲也。註曰爲弓甲器用之備按取所獲之獸其筋

革可供兵甲之用者則陳之左傳所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也

夏小正

晉人不從

傳曰不從者弗行于時月也。張氏曰時是也是月農務未畢者猶不從

獵也詩曰二之日其同則無不從者矣按如張說則蒿穡通詩十月滌場則穡事宜畢矣而猶有不從者重農事也如今江南冬至前正糶麥時此亦所謂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也

萬物不通無細此句目前編

無傳張氏曰月令所載閉藏諸事皆此義也按此四字朱子不別爲經但存弗行于時月也

之下似卽裔人不從句傳文然義亦難曉姑從張蔡氏別出之若金氏竟刪之則敢矣

隕麋角。

傳曰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

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註曰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按爾雅速牡

麋鹿居山陽獸麋之言迷也多欲而善迷鹿陽故
夏至感微陰而角爲之解麋陰故冬至感微陽而
角爲之解不言麋角隕而言問麋角何其隕也有
隕自天陽雨至而隕者已在麋角著焉爾

傳曰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

後知其弋也。註曰弋當作鳬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鳬鳴弋猶言鳴弦弋者以生

絲繫矢而射謂獵禽也。按金氏二說前說是與鳴鳩側爲合。若以爲鳴弦則射者男子之事。弋鳧

夏小正

與鴈何時凌有而
必係之十二月乎

黝駒黃古文引小正皆作黝駒不知何時改爲玄

傳曰黝駒也者蝥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爾雅按

小者蠃。又曰蛾蚋。大者蚰蜍。飛者蠃。赤色斑駁者蠃。一名打蠃。一名蠃蟥。一名石宮。齊魯謂之蚰蜍。

梁益謂之玄蚰物小而有力能舉等身之鐵其行甚捷故曰賁知君臣之義朋友之信雖粒粟必與

衆共之其用最嚴欺妄則死蓋微物之具德者將雨則先出臣他物至此多墊而蟻獨奔行地中

動感
世陽

納卯蒜

傳曰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納之君也

收藏之帶者榮之帶者也。能補陽爻。按納卯。大如卵者。疑納卯。為二種。抱朴子曰。夏后時始食卵。此正記其食卵之始也。

虞人入梁

傳曰：虞人官也。梁主設罾罟者也。張氏曰：月令命

按虞人澤虞也。周禮人掌以時獻為梁。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而此名虞人者。舜命益作虞。曰。若上下草木鳥獸占稱魚曰。川禽夏承虞制。猶未分官也。

隕麋角

傳曰：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註曰：重出。按月

至麋角解。小正於夏至不言隕鹿角。諱之也。於冬再言隕麋角。著之也。陽生於子。長於丑。氣至此如

夏小正

夜之將旦而曙矣。蓋陰陽迭為消長。自然之運也。其氣也。然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陽也。天地之心。特藏於陰之中。而不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用。有敘有舒。天地之心。有生無殺也。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凡物之體。上為陽。下為陰。首者諸陽之會。角尤陽中之陽也。鹿又陽獸。而微陰甫至。角遽為之隕乎。易於姤曰：女壯。甚危乎。其壯也。曰勿用。取女。甚戒乎。其取之者。也。姤之上九。曰：姤其角。鹿恃其陽之盛也。一廢而數。應環之日。數交而不倦。其為取女也。甚矣。陰一至而即姤。其角為之隕焉。君子之所羞言也。故諱之也。若夫麋本獸之陰也。陰不宜角。而麋之角且大於鹿。是陰盛而與陽爭。幾為坤之龍戰於野矣。且麋之言。迷也。迷復之凶。君子懼焉。乃陽一至而角為之隕。不敢亢也。易於復之初曰：不遠復。於二曰：休復。以不仁於上。乃曰迷復。凶。麋之隕角於子者。其不遠之元吉乎。隕角於丑者。其休復之下仁乎。何其性

迷而獨不迷於復也。故君子甚樂乎其著之也。然其隕也。非自隕。有隕之者也。在易之臨十二月。之卦也。初九曰：咸臨。九二曰：咸臨。成者。無心之感。天地之氣。動於至微。而象於至著。易之再言咸臨。者。動於至微。而小正之再言咸臨。者。象於至著也。

夏小正

聖

夏小正終

學山園張氏校定正本

夏小正註一卷

編修顧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硯北易鈔已著錄夏小正一書原載大戴禮中自隋志始別爲一卷宋傅崧卿始分別經傳而爲之註朱子沿用其例稍加考定附於儀禮經傳通解中而未言所本元金履祥亦未見傅氏之書遂以爲朱子舊本采附通鑑前編夏禹元年下而句爲之註與傳頗有異同

國朝濟陽張爾岐合輯傳註爲一編附以已說叔琳以傳註多相重複乃汰其繁蕪以成是註亦以已說附之其稱傳者大戴禮之文其稱註者履祥之說註中稱張氏曰者爾岐說稱按者叔琳說也其中如改種黍菽麋作菽麋而下菽麋作菽麋鹿人從引易卽鹿從禽丹鳥白鳥不主螢火蜩螗及蚊蚋之說以匿爲蟬以納卵蒜爲二物皆與舊說不同至鳴蜩傳中屈造之屬引淮南子鼓造之文謂爲蝦蟆則牽合甚矣

夏小正詁一卷

〔清〕諸錦撰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夏小正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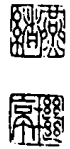
一卷》提要

夏小正凡四百七十三言雅質在月令周月解時則訓之上三才具見與幽之七月相表裏言小者趣民事也檀弓注簡子經容齋稱善曰取大戴傳以下及本朝說家約之作夏小正解詁有知我者庶免秦延君說書之誚焉乾隆十六年龍集重光協洽相月諸錦書



夏小正集解於管見

秀水諸錦家七話



正月啟蟄

寅寅出日堯命之夏遂因之春秋傳啟蟄而郊淮南子蟄始始始蘇皆正月中四分歷始列雨水後為二月節云驚蟄者避漢景帝諱

鴈北鄉

傳曰先言鴈而後言蟄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鄉其居也

三言一字為一勾上言啟蟄此言震响知蟄蟄為正月中氣在雨水前決矣漢太初以前猶然震雷也响

魚陟負冰

月令魚上冰

農結廩來初歲祭來始用暢傳結東也仁山金氏曰祭始為來報之人暢也通

罔有見止

見者初見也草木萌動

時有後風

五春條風至一稱融風

寒日滌山凍塗

滌除也送寒氣塗塗泥解散也

田鼠出

言出惡之也

農卒均田

詩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獺獻魚

獺獻大之也何大乎爾祭獺類也獻魚不類也

幸之也

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

公曰稼不善則非民及者猶汲汲然

采芣

仁山金氏曰芣蒿也香美可食

鞠則見

鞠菊同大菊一名燕麥其華似菊春時有之舊說異

名非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夏時孟春之月

柳梯

稊同美楊仰柳俯

梅杏桃則華

地山桃

親蕩

大戴作親編。蕩蕩草其色親蕩以親為賓非莎無

實

雞孚粥

子而字化之粥如字祝雞聲呂黎詩犀雌粥粥

二月往親泰禪

舉泰以該餘也北人上泰特言之親泰親其地以為

泰也或曰泰當為夢祥解褐

初後羔助厥母粥

善之也

慈多女士

昏嫁以時

丁亥萬用入學

丙事尚丁必丁亥者記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

大廟學大學也大舍菜

祭鮪

仁山金氏曰春獻王鮪

榮莖

莖音謹菜也可為食內則莖莖以滑之詩莖菜如飴

即此別音斯者為頭爾雅謂之莖朱子蓋從郭璞誤

引

采榮

榮白蒿也可為豆實亦飲漿一曰由胡一曰旁勃一

曰茵陳

昆小龜抵帳

小蟲體也抵帳子為祭醯

來降燕乃睇

言來者與鴻鴈同降者入室而營巢也

剝蟬

蟬也及可冒鼓

有鳴者庚

倉庚黃鸝也即黃鳥一名商庚一名楚雀一名搏黍

一名黃栗留一名鷦黃詩云鷦黃鳴也事勤

祭芸

仁山金氏曰芸至是而始華也

時有見梯始收

穉糞同草木之稚者收之以為豆實若芻蒲落苧菁

芹椿杞之類

三月參則伏

夏時季春之月

攝桑

采桑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攝字盡之

姜楊

姜之為言委也

豨羊

豨之為言圍也若潞北然

穀則鳴

饔帖

頒冰

授大夫以脩矣病喪於

采識

方氏泰曰采其可識者蒿荼藍蓂之屬一曰識當為

識黃陰黃氏叔琳曰亦苦菜詳顏氏家訓

妾子始翳執養宮事

妾子自賤以及貴也宮事自上以及下也禮曰築宮

仞有三尺竦牆而外閉之

祈麥實越有小旱

周頌思文臣工二篇盡之記之以脩雩祀

田鼠化為鴽

善之也

柝桐芭

芭華也

鳴鳩

鳴也者命也黃氏叔琳曰鳩鸞鳩也一名鵲鳩江東

亦呼鵲鳩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四月維夏昴百之宿也一名旄頭南門星也在庫樓

下

鳴札

以注鳴者麥札也時則麥秋立傳曰寧縣

園有見杏

黃氏叔琳引盧諶祭法曰夏祠用杏

鳴蟻

蟻當為蟻蟻鳴也舊說含沙非是

王荇芳

仁山金氏曰王荇即王爪芳當作秀

取奈

英茶茅秀傳曰以為薦蔣周官有掌茶苦菜

芳幽 感陰生西河毛氏曰芳幽即詩秀萋一名道一名吳

越有大旱

謹穿祀

執陟攻駒

傳義備一日謹游北

五月參則見

夏時仲夏之月

浮游有殷

浮游即浮蟬一名渠略朝生暮死殷衆也

鵲則鳴

鵲鵲伯勞伯勞反舌埤雅倉庚知分鳴鵲知至

時有養日

傳曰養長也

乃衣

君子處必掩身

瓜

始見瓜也猶鞠則見圃有見韭圃有見杏之例

良蜩鳴 蟬也聲清以旁鳴者

匿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亦蟬也匿之為言偃也猶腐草為螢物化

啓灌藍蓂

藍蓂二物啓灌分而流之也藍可以染蓂可以麴亦

為蔬子入藥

鳩為鷹

去善而之不善也

店蜩鳴

靜濁匿化張氏爾岐曰蜩螗今齊人猶稱匿螗小而

紫者為蜩螗

初昏大火中 仁山金氏曰心星也今則元中矣

種黍菽麻 脫此句

黍也菽也麻也並言之趣時也黍前後兩言者亦冀

幽并地所宜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言種則嫌過

時二月種五月種疑有錯簡

煮梅

內則梅諸卯鹽

蓄蘭

仁山金氏曰為沐浴及佩也楚辭浴蘭湯以沐芳紉

菽縻

未詳或曰豆粥

頌馬將間諸則

分牝牡凡毛馬物馬皆是間開通黃氏叔琳曰比物

四驥開之雜則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傳曰見斗柄之不當在心也蓋當依依尾也黃氏叔

琳曰尾主子孫故曰依九子如鉤其廣十九度今子

五度

煮桃

桃諸卯鹽

鷹始擊

此一言擊而後祭為行戰時不言諦歟也

七月芳華葍葍

葍

狸子聲肆

陰類黃氏叔琳曰聲肆如鷹之始擊

澶淦生葍

傳澶下處也葍葍同土潤海暑致然

爽死

靡草死謂葍葍屬然記在四月爽則未詳或曰

今夏枯草

葍葍

馬帝張氏爾岐曰似葍可作舊

漢案戶

天河也當戶直

寒蟬鳴

蛻也一名寒蟬得冷風寒露乃鳴

初昏織女正東鄉

蔡氏曰斗柄直指則織女正東矣

時有霖雨

錯簡當在澶淦生葍上

灌荼

葍葍秀灌也也褚以備衣製亦供喪事

斗柄懸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

剝瓜也

亥校

詩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亥校即此義舊說校字未安

剝棗

剝音撲自下擊之也

栗零

零自上而降也物性殊

耳鳥羞白鳥

希草耳鳥也毛毳白鳥也羞迫也羣鳥羞羞義曰物初生赤後白舊作編幅縈物者非

辰則伏

仁山金氏曰大火初昏而沒也心于星為大辰

鹿人從

迹人從也蓋秋獮傳曰迹人來告蓬澤有介虞焉

駕為鼠

片之

芥中則旦

夏時仲秋之月

九月內火

火大火心星也八月辰伏故內火

遺鴻鴈

黃氏叔琳曰遺之為言遞也長幼相序遞遞然見遺而知其鴻鴈也

主夫出火

四字當在內火下仁山金氏曰夫當作火

陽玄鳥

仁山金氏曰來曰降往曰陟音之也玄鳥下舊連鵲

字方氏泰曰鵲字當連下熊羆為文

鵲能罷貉貉能罷則穴

能罷一作熊羅貉一作豹穴取之也周官穴氏掌攻

鵲獸以時獻其珍異皮革革下云王始衷可知

榮鞠

仁山金氏曰月令鞠有黃華

樹麥

順時

王始衷

黃氏叔琳曰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以供王服季秋

獻功表以賜羣臣于季秋言王始表正也
辰繫于日

張氏爾岐曰辰大火也九月辰在大火故曰辰繫于
日古人重火故于火必詳之

雀入于海為蛤

咸陰藏也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狩祭獸

善之

初床南門見

夏時孟冬之月

黑鳥浴

黑鳥雅鳥一名醫斯亦謂之慈孝鳥其鳴啞啞亦曰

寒鴉

時有養夜

養長也

雉入于淮為蜃

黃氏叔琳曰咸陰則為蛤咸陽則為蜃聞雷與不開

雷之異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黃氏叔琳曰何以記重織也

十有一月王狩

冬獵曰狩

陳筋革

省兵甲也

齊人不從

詩二之曰具同載績武功張氏爾岐曰農務未畢猶

有不從獵者

萬物不通

朱子此句系於齊人傳下金氏綱目前編迄今以張

氏黃氏本

隴虞角

陽長慶之也

十有二月鳴弋

仁山金氏曰弋當為盛

黜賁責本題字後改為亥

也其行甚捷他物多執而懼獨奔行地中感陽動

納卵蒜

蒜形如卵亦皆蓄之意抱朴子曰夏后時始食卵卵

蒜二物

虞人入梁
黃氏叔琳曰虞人澤虞也
閭康前
衍文

夏小正終

大廟內事也擇菜祭先師未可例以太廟孔悝丁亥
假廟亦適遇是日耳非他丁不可必亥逢丁也且二
月不必皆有丁亥設非丁加亥將不舍菜乎竊思此
句如郊用辛例郊用日至而適辛猶入學用丁而丁
適亥耳舉丁亥所以為後入學用上丁仲丁例猶
志辛所以為後郊用日至例指現事以告將來也
至入學心丁註有解

思文臣工雖皆歌來牟然小序集傳未有指為
祈麥者想另有據
越有小旱越有大旱亦如時有霖雨例耳蓋無
時不可旱霖要之早由陽驕故接夏則易旱霖由
陰勝故至秋則多霖膜潦大事也各就其多時紀
之重民也倫雩祀謹雩祀似於經無証

織女正北鄉則旦猶之初昏織女正東鄉參中則旦例
蓋紀曉夜之星以候時也似不可於織字別生曲解則
通篇皆無說矣
所因吳云戶初在織女一象黃氏云上

40
102



夏小正詁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有毛詩說已著錄是編解夏小正之
文或採他說或出己意欲仿鄭元之說檀弓註簡
於經故所註最畧然頗斷以臆見如正月雉震响
此自感陽氣而震動舊解謂雷在地中人不聞而
雉聞之已爲穿鑿錦乃斷雉爲一句震爲一句响
爲一句意訓震爲雷正月安得有雷乎雞孚粥讀
粥如字解爲祝雞聲引韓愈詩羣雌粥之爲証然
則二月出初俊羔助厥母粥亦解粥爲祝雞聲乎
古文簡與傳寫多訛固不必一一強爲之詞必欲
盡通之則不整不止耳

禮經奧旨一卷

〔宋〕鄭樵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經奧旨

一卷》提要

禮經奧旨

宋 莆田鄭 樵漁仲著

三禮總辨

儀禮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 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述官府掌職之禮 禮經者乃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爲一書三禮並是鄭註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穎達采取其說以爲正義

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說曰經禮
學海類編 太 禮經奧旨 一 經義

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說曰正經三百動儀三千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詳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諸記言官府職堂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安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其惟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太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后蒼禮記數萬言就曰曲臺雜記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冬官

以考工記足之獻於武帝時藏之秘府五家之傳莫得見焉五家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禮之經禮記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為文或親承聖旨學海類編 禮經典旨 二 經義或師儒相傳謂之註者不敢傳授特註己意而已皇氏以為自漢以前為傳自漢以後為註然王肅在鄭之後亦謂之傳其說非也

三禮同異辨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為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後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

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於晉璧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編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為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尚存得以推者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聞道均矣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為之大功曾子曰為之齋衰曾子學海類編 禮經典旨 三 經義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典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為一代之典昔者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為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令為周禮王制為商禮况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本當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

實銅壺時簪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禮皆不相合儒服

一篇子夏先傳之語凡發傳曰以釋其義者凡十有三

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之辭蓋出於講師設爲問難以

相解釋此皆後儒之所增益明矣儀禮之書作於周公

春秋以來禮典之書不存禮經之意已失三家僭魯六

卿擅晉禮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於禮而詳於儀

故穀烝之宴武子不能識彝器之薦籍談不能對郊勞

贈賄魯昭公非不知禮而女叔齊以爲儀也非禮也捐

遜周旅之閒趙簡子非不知禮而子太叔以爲儀也非

禮也而古人禮意未有能名者傳至後世漢舊儀有二

即爲此容貌威儀事徐氏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音辟爲

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吏皆詣學學之則天下所學儀禮

者僅容貌威儀之末爾今儀禮十七篇鄭康成王肅等

爲之註唐正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疑周禮儀禮非

周公書其後賈公彥始爲儀禮疏因齊黃慶隋孟哲章

句刪取其後爲疏五十卷韓文公嘗苦儀禮爲難讀又

作讀儀禮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吾不及

其時進退揖遜於其閒嗚呼盛哉安得讀儀禮如韓文

公與之論儀禮哉

禮以情爲本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

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

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

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以還日趨乎文

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於

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爲未足

積而至於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即其真情而觀

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

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

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讓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紀之

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裸獻酬酢其本

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菽飲

水亦可以爲養裝冒絞紵可以爲葬斂于足形亦可以

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瓊葉兔首亦可以爲享區區

之文不忠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尙可以義起有

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之禮本本情而

己

禮文損益辨

禮文損益有三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與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報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因而尚赤戎車乘翰者改而乘騶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

學海類編

下

禮經與旨

入

經義

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於文方以臺門納陛為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為儀吾故以黃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器檠檠而加以犧象因其難辨畢葬而加以黃目因其四璉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鈞車大輅而加以玉輅於以示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皆積累數百年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

之出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為一朝之盛徹田為糧公劉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為天下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舉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立也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得有舉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而定為三雍之制使諸侯得為觀臺泮宮而不得為靈臺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損益不出於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辨

學海類編

下

禮經與旨

九

經義

三代正禮殘缺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體履或雜敘得失編而錄之以為此記漢興孔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漢興記數萬言於后若說禮一百有三十篇集而上之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樂記二十三篇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
其言委瑣有故無據得之王制語而五禮之本無聞焉

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官太尉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教之以以刑取夫子之禮運載夫子之說大道有虧於名教經言而損益之解引易之緯書而膏祕之說多牽天子之緒論明堂位論周公踐祚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葬葬者梧夫子墓馬楨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誇大者伊川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數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禮記出於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

學海類編 下 禮經與旨 十 經義

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為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剛定李林甫所註端拱中李

至判國子監當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尚重於依違而不決况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過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學海類編 下 禮經與旨 十 經義

禮記傳授 並傳小戴學

五 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小戴——盧植——慶普——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說為之註 唐孔穎達疏

月令

月令呂不韋招秦客作呂覽一書著十二月記合十萬餘言名呂氏春秋書成垂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漢儒取其篇首皆有月令故名之今以其書

考之周無太尉惟秦有之而月令云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無臘祭惟秦有之而月令云臘先祖是祭名不合也秦以十月為歲首而月令云季秋為來歲受朔是時不合也周以大冕郊天以大裘五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是事不合也古無有養壯佼之名月令有之此皆秦人法制是制不合也案始皇十二年不韋已死至十六年始皇并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方秦以建亥歲首而不韋已死至十六年數歲矣今其書以來歲受朔之文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書由今觀之淮南學海類編下 禮經典旨 主 經裏

有時則訓其文全與月令所同差不過百字戴德撰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月令然乙鳥作丹鳥若考之夏正又皆不合二家之書皆如月令所載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舍二家而取月令附於戴記以傳後世亦已精別之矣漢制多舉月令唐及本朝亦遵奉之今監本禮記月令乃唐明皇剛定李林甫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當請復古文本下兩制館建議胡旦等皆以為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依唐註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註

月令之書取重於後世如此今歷法多用之未可以官名祭名時事之用秦制而輕議之也月令十二月日在至傳則以十二月田在虛危而藏冰

王制

夫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漢文帝時諸儒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果何人哉而能為不刊之典以傳無窮其論封建受田授地班祿之制則依倣孟子言禘祫烝嘗之說則採春秋之說而失其旨言訟獄正聽之辭則採三代之意而錄秦人之官言學海類編下 禮經典旨 主 經裏

巡狩則竊書之文言官則竊左氏之語其餘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之以己見甚而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而大聘與朝又是晉文公霸時所制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牾者多矣孔子之時杞宋之文獻不足而夏商之禮文不足徵矣孟子之時諸侯已去其籍周制又無所稽矣所謂王制者將周制乎抑夏商之制乎

中庸 子思孟子言性 傳道有淺深

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庸之

說皆散在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語以成篇如樂記者然

中庸之書雖出於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於孟子其實傳於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間不能無毫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孟子之所謂性也中庸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孟子之所謂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分性善而為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為一言其中節而和者不言其不中節此所學海類編 六 禮經典旨 古 經義

以啓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說也未若子思之言為得也中庸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行為此言聖人之道皆出於天下之所能行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則取必於天下之人天下苟有丹朱商均之不肖而不足以爲善則孟子之論廢矣未若子思之言千載同是而莫敢非之者夫中庸之書出於孔氏傳之子思又傳之孟子其立論則同其明道則一而少毫釐之差則後世莫不爭出

所長角立其說以與之敵况下而荀卿楊雄韓愈之立論欲以取信於人不其難矣乎

周禮辨

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闕略人生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按書傳曰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書之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此是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攝政時淮夷奄已於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時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眾以書序言作周官爲周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諸命書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何休或謂漢儒附會之

學海類編

六 禮經典旨

古

經義

說乃劉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
子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
二境閭蠻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
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
固詳於理財而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
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為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
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為三代矣使漢儒有
如是之學尙或為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漢世武
帝視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
學海類編 下 禮經與旨 末 經翼
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
豐而實未嘗行也謂周公居攝六年將致政於成王故
王受其書而歸豐送令君陳而老焉及周公卒成
主其事而訓為實未嘗行之也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
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
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
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
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
凡此皆預為之未經行也雖然此一說也而不知周禮
其所以難通者其規模與他經不類周禮一書有關文

軍司馬與有省文送人匠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備數
官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有六伯十一之類是也有不常制夏采力相有
舉其大綱者四兩馬卒之類是也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
下而同治此事司馬有常行者月之官分職各率其屬正
司上下爵祿事食有常行者月之官分職各率其屬正
是也有不常行者月之官分職各率其屬正
也有不常行者月之官分職各率其屬正
盟詛不及三王以上半皆預為之而未經行也
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
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
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
學海類編 下 禮經與旨 主 經翼
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使之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
安使之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
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王
王監二代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
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說
官名為戰國閒事會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
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閒卒不置
學官博士王莽立博士生徒廢唐有生徒無博士可勝歎哉文中子家居
未嘗廢周禮太宗歎周禮為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

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或謂使周禮果出於周孟子答北宮錡畢戰爵祿井地之問胡不取之以爲據而僅見言其大略何邪

周禮傳授

女子李氏

河閒獻王

劉歆

列七略授二人

緱氏

杜子春

學海類編

下

禮經與旨

太

經

杜子春

年九十永平中授二人

鄭眾

賈逵

馬融

年六十六作周禮傳

鄭康成

作周官註引杜子春鄭眾之學釋其意

賈公彥

作疏唐時人也

禮經與旨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鄭樵撰考其文卽六經輿論之一卷也

六經輿論本危邦輔託之鄭樵此更僞中作僞摘

其一卷別立書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學海類編

中失考甚矣

三禮考一卷

〔宋〕真德秀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禮考一

卷》提要

三禮考

宋 浦城真德秀景元著

儀禮

朱子曰儀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便有婚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朱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爲書也於奇辭奧指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婚朝

學海類編

入

三禮考

一

經集

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

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禮必合彼二書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喪祭二禮名曰經傳通解後之欲復古禮者尙有攷于斯書

周禮

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按周禮一書後世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

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未有能善用之者竊恐時異勢殊民情土俗不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則可耳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其流之弊安知其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

程明道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有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

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呂祖謙曰夫朝不混市野不逾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姦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

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逾尊舉

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

學海類編 下 三體考 二 經義

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

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

或作十論七難以排之朱子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非聖人作不得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明白矣然而其制度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

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有省文有省文遠人匠有互見

九等品有兼官公孤不備教有豫設公四封侯

六伯十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有舉其大綱者爲卒

一之類有不常置白卿至下各隨有常行者爲垂

之類有不常置合民詢國今觀諸經其措置規

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梃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所謂

兼三王監二代盡在于是

學海類編 下 三體考 三 經義

又按自周禮出于漢六官而亡其一劉歆以考工記補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篇謂司空之篇實出于五官之屬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邱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徵作三禮考註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

禮記

程明道曰禮記雜出于漢儒然其閒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

學海類編

下

三禮考

四

經義

類亦甚有至理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

朱子曰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

周行己曰聖人制爲冠婚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

按禮記雜出于漢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

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博士刺史作

又按禮記一書當以禮爲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先儒謂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此四科讀此四十九篇思過半矣

學海類編

下

三禮考

五

經義

三禮考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宋真德秀撰諸家書目不著錄惟曹溶學
海類編載之書止五頁引程朱諸儒之說凡九條
條下係以案語然案語內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
周禮又引吳澄三禮考注德秀何由得見之其僞
不待言矣

三禮考註六十四卷序錄一
卷綱領一卷(一)

〔元〕吳澄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成化九年

謝士元刻本

三禮考註序

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夫豈人
古哉上之所以為教下之所以為學
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為教也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
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
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運於掌
矣周衰去于戰國燬于秦穿鑿附會于
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
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
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叙正元
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
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取
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為經禮記為
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繇俟
後聖而不惑其公之志乎我

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吳邑康宗武受學於
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壁
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為己作以公
支言叙錄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
儀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
八篇九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晚
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
意於孫當當嘗為之而未就今此書增

入者禮義率混淆無別決非當所為豈
壁所增邪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
考之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叙錄用劉
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出戴
記叙錄成於蚤年此書不載年譜先後
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簣矣其
可徵無疑也九考註所取經若諸侯爵
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傳

若冠義等取諸小戴者纂言悉實不錄
今此書增入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
祭義學記樂記諸篇皆複出先後取舍
矛盾甚九叙錄所載若冠義昏義等
篇編註精審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公
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彙混
淆註釋粗畧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
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

其以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
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
外曲禮八篇威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
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
內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
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
學記樂記為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
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

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沒授其意於孫
當其謂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
所聞其誠然邪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
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
其書未及成而為後人所亂者如此成
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
江右得是本於憲副夏正夫正夫得於
編脩張廷祥廷祥得於祭酒胡若思若
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錄者與長樂謝公
仲仁時守建昌時正畀繡梓以傳且屬
倫校讎之乃訪善本于臨川文正之子
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藏康氏文貞所
聞其亦然邪倫時卧病深山僻無書籍
仲仁乃取通解註疏諸書旁正而訂之
善本未得恐不無訛謬也然聖賢之遺
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用心亦可尚矣

河南按察使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
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
篇逸禮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
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
好古君子上

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
從纂言所類別為記以附焉則先王之
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
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
武之政其庶幾乎

成化九年癸巳七月丙申

賜進士及第翰林脩撰吉豐湖西羅倫叙

三禮考註序

三禮考註跋

三禮之書宗朱子謂其體大未能
緒正元草廬吳文正公始考定而
為之註蓋成朱子未成之書也書
成未及板行故學者罕傳焉成化
庚寅秋大理卿仁和夏公奉

勅巡按江右行部至盱間出此書命

士元鋟梓以廣其傳蓋欲成文正
之志也竊惟三禮經也考註疏也
經所以載道也疏所以明經也經
明則道明道明則於脩齊治平也
一以貫之耳三禮為用實切於人
是宜文正所以拳拳也然文正成
朱子之志於百年之前夏公成文

正之志於百年之後其前後所以
相成者非徒成也將欲成後學於
天下來世也文正嘗曰由朱子而
未至於今將百餘年澄嘗私泚於
其書實受罔極之恩而今而後學
者得是書而誦習之豈不猶文正
受罔極之恩於朱子乎舊本傳寫
舛訛雖嘗正之然亦未盡完善也
若出善本而重加校讎者不徒無
望於同志君子焉鋟梓告完用書
簡末以俟

皆成化癸巳秋七月朔旦後學長
樂謝士元謹識

三禮考註序錄

元翰林學士臨川吳澄幼清撰

翰林脩撰吉豐羅倫校正

建昌知府長樂謝士元重校刊行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缺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之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註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為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為排舛毀譽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維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云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江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勝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不同尊卑古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為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然此經學者亦罕傳習朱子考定易言詩春秋四經而三禮體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憊倦也經傳通解乃其類編草蕞將俟喪祭禮畢

而筆削焉無標不逮遂為萬世缺典澄每伏讀之而為惋惜編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象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為十翼若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為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冠於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最久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專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始因晁氏本定為經二篇傳十四篇朱子於書詩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為一以實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為諸儒所亂者惟

二禮經然三千三百不存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缺則類編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為綱而各疏其下脫蕪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葉本而已若執葉本為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夫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其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夫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者既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也哉徒知專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於後學也哉嗚呼由朱子去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愚也不肖猶幸得以私淑其書實愛因極之恩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

之事抑亦職分之所當然也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後經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揉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有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

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為腐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尚教易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與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咸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舊禮稀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賈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太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雷也帝于大廟也王居明堂也周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手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

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後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至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云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雷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存具於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五篇澄所纂次也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戴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未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次入記依

儀禮篇次萃為二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雖然無倫禮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觀義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觀禮之義而又取戴記祭法祭義喪服喪義共為傳十五篇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魏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綴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顯

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傳
搜旁采勦取殘編斷簡會萃成篇無復詮次讀者多病其雜亂
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
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
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
谷而朱子亦不及爲幸而大綱見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
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
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改止就其本篇
之中科分擷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義聯屬章之大指操
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
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別之禮篇而投
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皆義鄉飲
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
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
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
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魯子問六
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
曰祭禮者四喪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
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
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鳴呼由漢以來此書千
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

無望於後之人歟用敢竊取其意脩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
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
取乎非但爲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
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
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
總四十篇處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
可考竊意大戴類梓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
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
小戴書其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耳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
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及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
舉廟諸侯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
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
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
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
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
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三禮考註序錄終

三禮考註

周禮綱領

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許多條貫皆從廣大心中流出文公

語錄

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
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可用處聖人須別有權變
之道語錄

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
聖人做不得唐太宗召魏徵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
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
言乎良父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
之道不可也

用周禮者王莽敗於前王安石敗於後非周禮不可行也成周
之時其法度典章自承流宣化執法奉公上自朝廷下至閭里
外至郡國其相處如閭門之內故雖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是以
法度雖嚴而甚寬雖詳而甚簡天下之大百官有司之衆而行之
如掌握之上蓋其精蘊本末蕪舉之耳王莽王安石之時如何
而欲舉前古已墜之典行之且暮之間乎子程子曰有開雕麟
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知本之說也

儀禮綱領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發行得

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
成書語錄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儀
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

前此三禮同爲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儀禮取禮記以
此知其無識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理流行發
見爲用象

漢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
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使河
間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矣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大體是害不得底雖如秦之

絕戒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不得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
守而行之九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下至士
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

禮記綱領

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絕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
文最絕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
舒如何說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語錄

禮樂刑政之爲教如寒暑生殺之爲歲

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

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禮經雖亡缺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於鄉見士大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得行禮樂問禮之用和爲貴和便是樂否曰和是禮中之樂禮便是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又是樂中之禮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
問接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其簡畧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賢而上下大縣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於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此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三禮考註綱領

三禮考註跋

少師 謚 文貞 廬陵 楊 士奇

右錄三禮考註六冊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爲儀禮十七篇儀禮通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爲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叙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書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其書感康氏亂後郡中晏壁彦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爲已作余近歲於鄉侍講仲熙家見壁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鄭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衆之叙錄其篇數增損不同叙錄補逸經八

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選廟諸侯舉廟之外中霤掃于太廟王君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霤掃于太廟其篇題皆不著叙錄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後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叙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老長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爲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爲經義爲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無別又其卷首亦載叙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爲無疑豈壁所增耶壁素與余

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已意改古人之作
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爲然故知其爲人任意率畧而
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錄此書不及再見不
得質問姑忘之以俟知者

三禮考註跋

求校三禮考註書

大理卿 仁和 夏 時正

周官一經不取信於後世不行於天下久矣兩漢以來好古博
雅之士頗知尊尚儀禮自新經義行而遂棄經任傳故今其學
亦無師傳草廬吳先生奮起紫陽之後遂述儀禮經傳通解兼
取周官曲禮諸篇表章考定註釋之計六十四卷名曰三禮考
註於是一經之旨粲然復明於世然後知禮之本於人心自然
爲人道當然初非聖人故爲是以強人之從也信其必可行於
天下以致雍熙太和之治也而先生有功是經有功斯世大矣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人聖人本之天而因
乎人議禮制度考文亦既身任之矣而後筆之經者所以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也孟子曰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又曰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此之謂也後世事不師古雖欲善治
卒之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而至於季釐不
振此先生所以惓惓是經而有望於後世也時正自弱冠先人
教之曰聖賢傳心之要允執厥中數語是矣帝王經世大畧舍
周禮吾何從焉每識不忘特以望洋望白紛如及來江右語之
憲副夏正夫遂持是錄本見示且曰將爲建昌守謝士元入梓
以傳願終成之既諾而受以卒業顧惟放逸猶多且復傳寫訛
謬不有校讐將遺舛誤伏惟 閣內翰先生博極群經淹貫百

氏究窮禮學切有淵源作為文章特稱奧雅識兼時務才擅多能其為當世推重而僕也揖光霽而聆玉屑久矣茲者乃敢引之彈心紹術講道餘閑為之刊正筆與削益歸於謹嚴疑與信致精於核實俾聖經之深文隱義與聖人之全體大用昭揭斯世日星朗臨庶好禮者有所依歸當與易書詩春秋並傳而願治者有所持循將與唐虞夏商周同歸矣世道復升後學多幸諾金不靳擁篲來迎

求校三禮考註書

吉

成

三禮考註目錄

周禮

○卷之一

天官冢宰第一

大宰 小宰 宰夫 內史 外史
御史 司祿 司勳 司士

○卷之二

馮相氏 保章氏 大卜 卜師 龜人
蓍氏 占人 筮人 占夢 眠侵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宮正

宮伯 內宰 內小臣 閹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女御 女史 女祝

○卷之三

醫師 疾醫 瘍醫 獸醫 掌皮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縫人 染人

獸人 廩人 驚父 膳人 腊人 凌人
酒正 酒人 漿人 遺人 醢人

醢人 鹽人 膳夫 庖人 內饔
食醫 外饔 亨人

○卷之四

地官司徒第二

筵賓宿賓

陳服器

迎賓

醴

字冠者

見兄弟姑姊

醴賓

孤子冠

○卷之十八

士昏禮第二

納采問名

醴賓

納吉

請期

親迎

徹饌成禮

贊醴婦

舅姑共饗婦

祭行

不親迎三月婚見妻父母

○卷之十九

士相見禮第三

請見

爲期

即位

冠三加

冠者見母

賓出就次

見君見卿大夫鄉先生

醴

庶子冠

納徵

陳器饌

夫婦即席

婦見舅姑

婦饗舅姑

饗送者

舅姑沒三月奠菜

復見

士見大夫

大夫相見

他邦人見君

相見而吉

侍坐於君子

見君見大夫退

稱寡君不稱妾君

自稱於君

○卷之二十

鄉飲酒禮第四

謀賓介

戒賓介

設席陳器具饌

主人獻賓

主人酬賓

介酢主人

一人舉爲旅酬始

樂賓

旅酬

徹俎

賓出

息司正

嘗爲臣者見

士大夫庶人見君

燕見君

相見而視

君賜食賜爵

先生異爵者見

執幣執玉

迎賓

賓酢主人

主人獻介

主人獻衆賓

主人獻導導酢主人

司正中庭奠饌

二人舉觴爲無筭爵始

燕

賓拜賜主人拜辱

○卷之二十一

鄉射禮第五

戒賓	設席陳器具饌
張侯	迎賓
主人獻賓	賓辭主人
主人酬賓	主人獻殺賓
一人舉觶	獻導
導酢主人	樂賓
主司正	司正舉觶
請射	司射誘射
司馬命負侯司射作射	司馬命去侯司射命射
上耦次耦升降相左	三耦初射
設福取矢	比衆耦繼三耦而立
三耦拾取矢進退相左	三耦再射釋獲
賓主人射	夫人及衆賓射
取矢視筭	飲不勝者
獻獲及釋獲者	三耦賓主人拾取矢
大夫衆賓拾取矢	三射以樂爲節
取矢視筭如初	飲不勝者如初
三耦及賓主	三射畢
飲酬	二人舉觶
徹俎	燕
賓出	賓拜賜主人拜辱

陸

○卷之二十二	思司正
燕禮第六	具饌設縣陳器
戒群臣	主人獻賓
即位	主人獻公及自酢
賓辭主人	下大夫二人膳爵
主人酬賓	主人獻孤卿
公爲賓舉旅	公爲賓若孤卿舉旅
再膳爵	樂賓升歌獻工
主人獻大夫	樂賓笙間合
公爲大夫舉旅	徹俎
司正中庭更解	主人獻士及祝史
燕射	賓膳觶于公
公爲士舉旅	主人獻庶子以下
無筭爵	賓出
公與客燕	
○卷之二十三	
大射儀第七	
戒百官	張侯
設樂	陳器設位具饌
即位	納賓

無美爵

復射

賓腰爵于公

燕

公為大夫舉旅

拾取矢如初

取矢視筭如初

大夫耦拾取矢

獻服不及釋獲者

三耦再射釋獲

再射取矢視筭

三耦初射

司馬命負侯司射作射

納射器比三耦

樂賓

公為賓若孤卿舉旅

主人獻孤卿

下大夫二人腰爵

主人獻公

主人獻賓

賓獻主人

賓獻主人

主人酬賓

公為賓舉旅

再腰爵

主人獻大夫

主司正

司射誘射

司馬命去侯司射命射

取矢再請射

公及賓諸公卿大夫射

飲不勝者

三耦諸公卿大夫拾取矢

三射以樂為節

飲不勝者如初

三射畢

徹俎

主人獻士及祝文

公為士舉旅

主人獻庶子以下

大射畢

命使介

具幣齊

夕陳幣授使者

釋幣于欄及行

受命于朝

遂行

過他國

習儀

及竟

三展幣

郊勞

至朝

致館

設飧

擯出迎賓

揖賓入及朝門

受玉

受享弊

君不見

聘享夫人

有言有故

禮賓

賓私覲私獻

介私覲

公送賓問君門大夫勞

賓即館

卿大夫勞

歸賓饗餼

羹飪筮尸祭

歸上介饗餼

歸衆介餼

聘使請觀

賓問卿面卿

介私面於卿

賓出

問管使者

主國大夫有故

賓見訝者

夫人歸禮於其介

大夫餼賓介

食饗燕羞獻

大夫饗食賓介

還玉及還璋

報享

公館賓	公拜四事	公設大夫羹遂設鉶	公設大夫禮第九	○卷之二十五	小聘	私喪	遭主國喪	歸反命	賓拜賜遂行
贈送	釋幣于門至于彌	聘君薨	賓介卒	陳器饌	拜至	公設醯醬遂薦豆設俎簋	迎賓即位	戒賓賓從	鼎入載俎
賓祭正饌	賓祭加饌	侑弊	賓祭	食上大夫禮	大夫相食禮	不親食	歸賓俎及賓拜賜	卒食	賓食正饌
○卷之二十六	鄒禮第十	至郊	賜舍	受舍	釋幣于彌	戒日	郊勞	鄒禮第十	至郊

行親禮	侯氏請事主勞侯氏	○卷之二十七	喪服第十一	斷衰三年	齊衰杖期	齊衰三月	大功九月	小功殤五月	總麻三月
行禮	賜半服	紀方明	齊衰三年	齊衰不杖期	殤大功九月七月	總麻既喪除之	小功五月	朋友	錫衰
衰制	衰制	衰制	衰制	衰制	衰制	衰制	衰制	衰制	衰制
布總制	布總制	布總制	布總制	布總制	布總制	布總制	布總制	布總制	布總制
經帶制	經帶制	經帶制	經帶制	經帶制	經帶制	經帶制	經帶制	經帶制	經帶制
○卷之二十八	士喪禮第十二	死于嫡室	復	復	復	復	復	復	復

櫛齒綴足	始死奠
惟堂	命赴拜賓
哭位	君使人弔
君使人祔	縫
為銘	掘坎為塋
陳沐浴襲飯含之具	沐浴設明衣裳
飯含	襲
陳小歛衣	陳小歛奠
陳小歛服	饌床第夷衾設盤
陳鼎俎	布席布衣
小歛	小歛奠
有禭者	
陳大歛衣奠及殯具	設燎
大歛	徹小歛奠帷室
大歛奠	殯
君視大歛	居坎
朝夕哭	成服
朝夕奠	徹大歛奠
朝夕奠	朔月奠
筮宅	哭擗哭器
卜日	
○卷之二十九	
既夕禮第十三	

請啓期	陳廟祖奠
啓	朝祖
載柩陳器	遷柩祖奠請葬期
公賵	賓賵奠賵贈
遣奠	薦馬苞牲
讀賵遣	柩行
公賵	至壙
寔	反哭
適殯宮	虞卒哭祔
○卷之三十	
士虞禮第十四	
陳牲及器	即位筵几
設饌饗神	迎尸入九飯
主人醕尸酢主人	獻祝佐食
主婦亞獻尸及祝佐食	祝告利成尸謬
陽厭	無尸饗祭之禮
卒哭	饌尸
祔	小祥
大祥	禫
○卷之三十一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筮日	筮尸

○卷之三十四	儀禮逸經	組出送賓饋饌
○卷之三十五	公符第一	
○卷之三十六	明堂第二	
○卷之三十七	諸侯遷廟第三	
○卷之三十八	諸侯遷廟第四	
○卷之三十九	奔喪第五	
○卷之四十	投壺第六	
○卷之四十一	冠義第一	
○卷之四十二	昏義第二	
○卷之四十三	士相見義第二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四	鄉飲酒義第四	
○卷之四十五	鄉射義第五	
○卷之四十六	大射義第六	
○卷之四十七	燕義第七	
○卷之四十八	聘義第八	
○卷之四十九	公食大夫義第九	
○卷之五十	觀義第十	
○卷之五十一	服義第十一	
○卷之五十二	喪大記第十二	
○卷之五十三	喪義第十三	
○卷之五十四	祭法第十四	

卷之六十四	樂記第八
卷之六十三	學記第七
卷之六十二	表記第六
卷之六十一	少儀第五
卷之六十	內則第四
卷之五十九	立孝第三
卷之五十八	入官第二
卷之五十七	盛德第一
卷之五十六	盛德第一
卷之五十五	曲禮
卷之五十四	祭義第十五

三禮考註卷之一

元翰林學士臨川吳澄 考定
翰林脩撰 吉豐羅倫 校正
建昌知府長樂謝士元重校刊行

周禮

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祭統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戒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畧然冬官久亡以考主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爲非性歆獨識之而五官亦復錯雜傳至于今莫敢是正澄何自而考之乎本之尚書以考之也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敘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五典辨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敘非教五典辨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職也宗伯掌邦三禮辨九人上下司馬掌邦六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官之文則其所敘非統六師平邦國之事可以知其非春官之職也司寇掌邦三木三木之職可以知其非司寇之職也司農掌邦六畜六畜之職可以知其非司農之職也司馬掌邦六馬六馬之職可以知其非司馬之職也司馬掌邦六馬六馬之職可以知其非司馬之職也司馬掌邦六馬六馬之職可以知其非司馬之職也

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維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維在地官者如閭師柝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維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維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維在他官者如術敘氏司隸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維在夏官者如獸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饔人之類吾知其爲夏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此歐蘇氏之所未悉也可不著之

天官冢宰第一

鄭氏曰天官者冢天所立之官天者統理萬物天子使冢宰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澄按周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夫百官至衆惟冢宰統之四海雖遠惟冢宰均之至於君有大故則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然則冢宰之任不其重矣乎。今考之天官非庖厨膳羞之末則醫藥疾病之細非衣服縫染之務則寢處次舍之事豈統百官均四海者所當爲耶以書考此知非冢宰之本文也決矣然邇人縫人等官未審於六官中當何所屬而朱子則以爲此是設官者之深意不敢遽爲之說姑發其疑以待後者辨明也考其文繫他官之所掌者黜而歸之於彼他官之所掌文繫天官之所掌者取而歸之於此庶幾與

之不亂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神音率建立也周公居攝營邑於洛中七年致政成王使居維邑治天下而立國都焉辨別也別東西南北之四方正祖社朝市之位體猶分也經猶畫也體國者分營其國之宮城門涂猶人身之有四體經野者畫治其野之立甸溝洫如織之有經緯也設官者謂設置冢宰司徒之官分職者謂分別掌治掌教之職極中也爲民極者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冢大也宰治也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天官之屬冢宰皆帥之以佐天子掌邦治而均齊天下之邦國也自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六官之首同文者以其建國設官爲民不異故也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大宰即冢宰也治典者理之使不易其常然治必先於官府而推之以紀萬民紀則錯綜而不遺於經爲詳也教典者導之使不拂其常然教必先於官府而推之以擾萬民擾則馴習而不違於安爲詳也禮典者交好常有以相親然禮必先於統百官而推之以諧萬民諧則相信而不乖於和爲詳也

政典者分守常有以相制然政必先於正百官而推之以均萬民均則至公而不私於平為詳也刑典者辭命常有以相戒然刑必先於儆百官而推之以糾萬民糾則職悉而不差於詰為詳也事典者財利常有以相資然事必先於任百官而推之以生萬民生則惠養而不窮於富為詳也夫六典者五官聽焉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雖各列其目而大宰實統之歟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聽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灋亦典也百官所居曰府官屬者六官之屬舉者能揚其職也官職者六官所治之事辨者能任其事也官聽者六官連而舉之會者使之上下相承也官常者各官領其常職聽者使之多寡相稽也官成者官府之成事品式也經者使其條目不紊也官灋者各職所主之灋度正者使其戒懼不至廢弛也官刑者司刑所掌五刑也糾者察之以戒儆人心也官計者三年大計弊斷也斷其誅賞以廉察人才也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則亦法也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邑在邑曰都在國曰鄙祭祀者宗廟社稷諸神之祀馭神者典秩尊卑不可相踰法則者兩伍股輔家臣之屬馭官者職守嚴整不可相紊廢置者都鄙之吏有勤怠功過馭之者舉其能而措其不能祿位者都鄙之士馭之者攷察其善惡之操而定其位賦貢者田賦之十一取於民稍縣都之十一輸於王馭用者量其出入豐殺之數禮俗者都鄙之民有冠昏喪祭之俗馭民者制其禮文之節刑賞者有惡者宜刑有善者宜賞馭威者明其刑賞以示勸懲田役者四時之田役馭衆者因其時而役使之也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以馭其強四曰以馭其行五曰以馭其威六曰以馭其威七曰以馭其威八曰以馭其威

○行去聲予音與

澄按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觀此先後有序則知大宰八柄其次不倫今以內史八柄先後之次易之則文義為順若誅殺二字雖異而意則同不易可也○柄所秉節以起事者也詔告也人臣非爵無以貴之必有德而後任故曰馭其貴非祿無以富之必有功而後授故曰馭其富廢棄也有罪者不可任擢其爵而棄之故曰馭其罪置者置諸其位也有才者不可棄以其序而進之故曰馭其行誅責讓也臣有小過則責之故曰馭其過臣之罪可殺而有八議之弊

之吏生以福之故曰取其福予者予之以財必推恩而後賜故曰取其幸臣有罪而當沒入奪其所有至於貧故曰取其貧此王之慶賞刑罰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統者統合於上而繫屬於下也親親者親睦九族則民莫不其親敬故者不慢獲交則民不慢其故進賢者進用有德則民知德之當務使能者任用才藝則民知能之當勉保庸者安有功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尊貴者榮有爵則民知爵命之不可凌達吏者察舉能吏則民知交通之情禮賓者禮接諸侯則民知交際之歡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陂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疏古育字欽去聲

三農山澤平地也九穀黍稷稻粱麻麥豆也生種也順草木之性而養之曰毓虞衡掌山澤之官作用之也陂無水之地牧有畜之地蕃風也飭化勸力之化也八材者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鍛疏曰剝羽曰析行曰商坐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疏曰有六者婦有姑者絲麻之已練者桑麻之未績者男賤曰臣女賤曰妾疏材百草根葉之可食者閒民耕閒田者無常職謂不如八者之有常業也

轉移執事者今雇傭為工者也於此見先王之時無一職不得其養無一民之不任其職者矣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斂去聲劉所教反幣音蔽

上取於下曰賦財泉布也此九者取於任地與餘財非取於民也邦中者王城內外之地也四郊者六鄉百里之內而外距六遂之地也邦甸者去國二百里六遂之餘地天子使吏治之者家削者去國三百里大夫之采地也邦縣者去國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采地也邦都者去國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采地也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山澤者虞衡所掌山澤之財州人所取金錫玉石角人所取齒角骨物者也幣餘者職幣所斂掌事之餘財前六者皆任地之賦以其田賦之十一取於民又於一分之中復以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輸於王後三者雖非任地然有司所掌亦謂之賦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養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燕頌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式用財之節度均之使有無之適中祭祀者祭祀有大小其禮有豐殺賓客者諸侯之君為賓諸侯之臣為客其禮有等差喪荒者喪有賵賻含禭之禮荒有散利遺民之義

飲食衣服之品制有其宜工事者百工之事有其法幣帛者
贈勞賓客之幣有其數錫祿者未殺所以養牛馬各當其用
既頒者分賜群臣各有等差好用者因其所好而用之也
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墳貢三曰廟貢四曰幣貢
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斚貢九曰物貢音由
下供於上曰貢致者非取之而自至也祀貢者犧牲菁茅煢
貢者絲枲紵紱器貢者銀鐵錡冊幣貢者織編織皮材貢者
枯柏篠簜貨貢者金玉璫珠服貢者玄纁纁纁旂貢者羽毛
璫璫物貢者魚鹽橘柚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
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
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兩
音綱繫音計長上聲
兩耦也繫猶綴也盡人心以類合而皆聽命於上不搖之兩
則渙散睽異莫相統一聽其自兩而無繫乎其間則人心莫
知所從周官設法以維持之使人心歸于一也牧九州之牧
各有分地得以服民長都鄙之長食其祿而不得其地故但
以貴得民師即國家學校之師以其賢德可為人之模範儒
謂黨學里校之典教者以其有造足以感化夫民宗如大宗
之子合天下親疎之族主大夫之治都鄙而不為長者采地
之利足以得民吏鄉遂都鄙之吏既專其政則民亦悅其治
友如鄉田之民出入相友相任以事者數如後皆為數之

其利富厚者是九者皆有得民之實而不可使之奔軼四出
而無所聯屬故先王繫之有道所以固結人心之本不容一
日釋者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乎象魏使萬
民觀治象挾日而飲之音玄挾子修反
周以建子為正吉朔日也始和者始調和六典以下之事頒
布治職文書于邦國之諸侯都鄙之卿大夫以天官之治法
畫之為象懸於雉門之兩觀使衆觀之必旬日乃收歛之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
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
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政陳其殷置其輔監古衙
反
牧者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以地得民者也監者公侯伯子男
各監一國以司糾察者也參者大國次國三卿是也伍者大
國次國小國下大夫五人是也殷衆士也上士中士下士是
也輔者庶人在官府史胥徒是也長者公卿大夫王子弟食
采邑者以貴得民者也兩者兩卿之類正者六官之長象宰
司徒是也貳者小宰小司徒是也攷成也攷其成績者宰夫
之類是也於此可見成周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之法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
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治理也典六典也待謂待其成而攷之則八則也灋八法也

成八成也禮賓禮也蓋有國斯有禮有土斯有民邦國官府都鄙雖不同二者之治亦相參而用耳

祀玉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祓滌濯及納事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事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帥音舉事音

五帝大昊少昊帝黃帝顓頊也誓者誓之以言戒者教之以事具謂備其牲彘鼎俎之物脩謂設其鼎除糞灑之事前期十日散齊七日致齋三日也戒散齊也卜既得日戒百官執事祓滌濯祭器之屬納牲告殷之夕王袒而迎牲射牲割牲大宰則剪其毛而贊爲豆明行事之時王奠玉幣奠爵大

宰執以從王至其所而授以奠焉惟玉几所以依神王爵所以薦神獨於事先王用之

大朝親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朝在朝大覲在廟大會同在國門之外集於方明壇上帝帛也玉幣諸侯將享之禮獻進也玉獻諸侯貢珍之禮玉几王見諸侯之禮爵飲器玉爵諸侯獻王之禮

大喪贊贈玉含玉含尸贈反

贊助也贈玉既受所以送先王含玉充死者之口實天子以玉諸侯以璧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執事而敬者可以言祀臨事而懼者可以言戎百官不能無怠忽之心是以王命作之而大宰贊而戒之也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九邦之小治則家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治朝在路門外日朝以聽國事也四方之聽朝者天子巡守征伐諸侯各朝於方轍之下也二皆天下之大權天子親之冢宰贊之其小治則冢宰又聽而待之是則政無大小冢宰皆兼統之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會古外反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蓋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今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大宰受之且聽其所致之事詔王行廢置之法至三歲又大計群吏之治而行誅賞之法是以誅賞明而會計當上下體統各得其正矣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官之糾禁

小宰者大宰之貳也官刑在王宮中之刑政令者即宮正所謂辨其內外幾其出入去其滯怠苛暴之民之政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會其什伍教之遺藝之令糾禁者政令有違未發則糾禁之既發則禁止之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逆者迎受勾考也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大宰兼總治體而專操縱之大權小宰則以其貳而察其善否之實以均財節邦用者大宰兼總國用而專其欽散之大權小宰則以其貳而謹其出納之吝

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叙秩次也謂尊卑之叙也百官所居曰府任官府之職曰吏位朝位也公卿大夫士中士下士其位凡六等治功狀也

正師司旅府史胥徒各有治事者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是也食者祿之多少稽其事而制其食乘其事而下上其食是也會者會其政事財用是也情者爭訟之辭納訪之情是也惟其位有貴賤治有小事有先後食有多寡會者詳畧情有好惡以此六叙而正之莫不一於正矣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六官之長為六卿六卿各帥其屬其屬各六十合六官三百六十象周天三百六十度大事從長若庖人內外聚其王之食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為一官是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六官之職不同治職曰節財用者分辨財用會計是也教職曰懷賓客者賓與賢能是也禮職曰事鬼神者掌天神人鬼地示是也政職曰聚百物者掌九穀六畜是也刑職曰除

賊者比追胥施刑賞是也事職曰生百物者居四民時地是也由是推之職事合治總悉舉故曰辨邦治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飮餼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祭祀之聯謂大宰贊玉幣宗伯昭祓濯之類賓客之聯謂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與享客所掌賓客之事必聯事合治而後成也喪荒之聯謂大宰贊賻玉含玉大司徒大司馬接民通財之類軍旅之聯謂六軍軍將皆命卿大司馬以致萬民之類田役之聯謂田以簡衆役以任衆如大司馬掌由役之事數強之聯謂飮民之財強民之力如大宰掌

賁九賦卿大夫國中貴者賢者皆舍征之類此書之大者小事亦然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實官以貨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政者征傳者付別彼列反乎上聲會古外反

載天下之成法曰成政力政役徒役民有爭以其地比居者其聽之簡閱也稽計也師以用衆田以簡衆皆以簡稽之書聽之在鄉之間在述之里有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之傳別謂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皆以傳別之書聽之也禮命禮之九命有年祿之多少位之前後者以

其書聽之書契謂官貨於民者官之所予民之所取其責償也以書契聽之貨劑謂兩札一書同而別之長曰貨短曰劑彼之所買此之所賣皆以其書聽之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官給於民曰出民輸於官曰入皆以其計簿聽之則邦治可成矣

以聽官府之六計獎群吏之治一曰聽濬二曰聽能三曰聽敬四曰聽正五曰聽濬六曰聽辨

聽平治也獎猶斷也此六事可斷群吏之治也聽濬也濬而曰濬取其方而可見也吏治亦然濬濬六端能欲其屬敬欲其趨正欲其勤法欲其有守辨欲其有決皆其方而可見

以濬濬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單旗田後獲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共音恭舍上聲

法式也九事錄則立國之大事不素戒而先具必有緩不及事之患故當戒其所當為之事具其所當用之物小宰皆以式法掌之而待其事焉共其財用者天府之屬共之而令之以法者小宰也治其施舍者卿大夫之屬治之而令之以法者小宰也治則有所治而贊於我訟則有所訟而決於我皆令百官府各以其職而聽之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禮將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受幣受其金幣玉之事裸之言灌者以圭瓚酌於爵而獻尸尸受酒而不飲因灌於

地故曰灌也又曰方祭之始用爵也之酒灌地以降神宗廟之禮也王用圭瓚酌爵也以裸神小宰則將而送之賓客亦有裸上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小宰皆贊之受爵謂賓所以酢王之爵受幣謂侯如敬賓所以享王之幣若喪禮則諸侯致助送之會禮荒禮則諸侯致贈委之幣玉無所贊也自受而達之爾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群吏致事

月終每月之終也月計曰要受之名以尊卑之序也歲計曰會大宰受之小宰助之而已歲終使六官各致其功狀以攷焉本末相因執要御詳之道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變以木鐸曰不用德者國有常刑

夏正建寅曰正歲周正建子曰正月大率懸治象之法于象魏小率帥治官之屬往觀焉鐸大鈴也木鐸金口木舌古者有勅令必奮木鐸以警衆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官屬有不用治象之法者國有常刑不赦也

乃退以官刑應禁于王官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汝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退而以官中之刑應表懸之令于百官各脩其職致其法以待其事聽命于王或有不共警以大刑尊君之誠專則近君之法嚴以大刑警之則官中皆脩職守法刑措不用矣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

王臨治朝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其位而司士又於此正朝儀之位辨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在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即治朝之儀掌其禁令察其不如儀者也

叙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令者賓客有求於朝也復者諸臣反命於上也逆者萬民有言於上也待之有叙則下得以致其情於上待之無叙則上無以選擇於其下故賓客之令有輕重諸臣之復有先後萬

民之逆有緩急宰夫皆叙群吏之治以待之則賓客臣民俱順矣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歲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府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才治反

徵者上所召令者下所稟官法官府之八法要則月計之書也師六官之貳僚爲所受教者官成官府之八成凡則旬計之書也司各司其職者若天官宰夫是也目則日計之書也旅謂衆職事若上士中士下士也官常八法之治四者數謂事之多少府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官契謂要書藏謂所蓄

藏者史理文辭而述事者官書謂史所述者贊治若今文書起草也胥治文書之次叙謂才智爲什長者官叙即胥所治者治叙謂應所治之先後也徒趨走以應呼召者官令謂官府之令徵令即上所召也前四者皆王臣後四者庶人之在官者職專則所掌者大而尊職卑則所掌者小而詳大要在夫稱職者也

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音辟長上聲

治法者治官之法也財謂九賦所入之泉穀用謂九式所出之貨賄物即官府縣鄙之物辟名謂作僞文書與實不相應

者足用謂事不之用用不廢事長財謂出內之者常有餘用
善物謂守視之謹無所虧損皆稱職也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賦滌濯

式謂用財之式法謂治事之法戒具者大宰掌之小宰掌之

宰夫又掌之祭祀之事大體重故聯事合治不嫌尊卑之同
薦謂脯醢此有司所共宰夫又掌之若祭祀之滌濯者大宰
之事宰夫特從之而已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禮事五禮之事比者校其美惡也官府之具者共其財用也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
之殮牽與其陳數委於僞反積丁四反飲膳賜反食音似

禮記集說

卷一百一十八

賓客牢禮之數見於行人又見於掌客宰夫又掌其數可見

賓禮之重也牛羊豕共爲一牢牢禮之法者謂多少之差及

其時也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者委積謂米禾薪芻給
賓客通用也膳獻禽羞飯獻也飲食燕享也殮夕食小禮也

其詳具載於掌客行人所掌焉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

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府司
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族帥有司而治之帥音率治平聲

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贈也器明器也古者喪弔之儀不

過俾君臣之情全始終之義凡邦之弔事以諸侯諸臣言之
大喪小喪則以后及世子夫人言之三公六卿大夫之喪則

又有事卑焉掌之有異禮治之有異職稱其分而已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
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歲有會聚宰受之而小宰贊之月有要小宰受之而宰夫贊

之日有成宰夫受之而皆得以令群吏正要會焉蓋一事之
脩積而至於事無不脩一日之謹慎而至於日無不謹宜夫

歲會月要日成之治宰夫皆得以令之也攷治者小宰既有
常刑之戒令果有違時令失期會者告冢宰而誅之其法至

詳矣

正歲則以灋警戒群吏令脩官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
而以告于上

禮記集說

卷一百一十九

法治法也警謂懲之以言戒謂束之以事既嚴戒數之規復

行誅賞之法其實豈不重歟

內史外史御史登按此春官也今攷此三官之所掌皆

非春官之事內史掌主之八柄與天官冢宰詔王正相合特

先後之叙不同爾夫上下之分有道揆有法守大宰以八柄

詔王取群臣者明道揆於上而所掌者非特法守而已內史

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者謹法守於上而道揆所不與也

大宰言詔王取群臣則義徐進止制於上而大宰有同於君
道故也內史言詔王治而不言群臣則以內史者有司之事
而治則在王於取群臣非所宜也蓋外史掌書外令與宰夫
八職其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正相合御史掌治以贊冢宰

非春官明矣然則內史外史御史皆天官之職也焉得列之春官乎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柄同乎音與

內史猶今之內制翰林之職也大宰八柄與此不同合依內史之次序已考定之

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貳副也書也上以道制而下守之為法上以命使而下稟之

為令內史掌其貳貳也政事即典法則之政事所主在治凡

有所正皆政也凡有所為皆事也會計即職貢賦之會計也

所主在財歲終之會皆會也三歲之計皆計也

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叙六叙王有所訪於下曰訪受訪者受其所訪之對也臣有

所復於上曰納受納者受其所納之言也掌敘事則詔王以

聽其事受納訪則詔王以聽其情如是則人情畢達於上矣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贊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

制標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諸侯有邦之君也孤卿大夫在朝之臣也贊簡也以竹為之

方亦策也以木為之大曰策小曰方策命以簡策書王命若

春秋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也四方之事書諸

侯奏事之書也祿仕者之俸也賞賜者土田車服之類內史書王命有所致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外史猶今之外制即舍人之職也內史掌書王命王政之所

從出也外史掌書外令則頒之邦國諸侯而已四方之志其

九丘之書歟三皇五帝之書其三墳五典之類歟達書名于

四方謂四方之未有其書則先達其名固所以廣先王之道

若使者奉詔令以使於諸侯則書其令亦所以明王政之所

從出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

贊贊書凡數從政者

御史者侍御於君之史官大宰以八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

官成治萬民治出於令而贊之以書者御史也蓋內史書王

命外史書外令御史為之屬則贊二官之書以百官班籍繫

屬故亦以書致之於書王命言贊大事也於從政者言數常

數也即其數而數從政則曉其不職者而使之各脩其職亦

贊書也

司祿 澄按此地官也其文闕似不可考然由其名可以知其

職如司勳司儀之類皆名與職副今日司祿則所司者必仕

者之俸祿也祿以馭富天官之職也則是官也不當麗之地

官明矣故取而麗之於此

司勳司士 澄按此夏官也今攷二官之掌非軍旅之事司勳

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乃天官小宰以敘進其治與宰

夫賞治法以效百官之治而誅賞之意者司士掌群臣之版
詔爵詔祿詔事定食乃天官宰馭貴馭富與小宰作事制
食之意也是焉得為夏官今歸之於天官也孰曰不宜
司勳掌六卿賞地之禮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
勞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
祭於大燕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

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卿焉等差功績也王功謂輔
成王業若周公也功至大故曰勳國功謂保全國家若伊尹
也功次之故曰功民功謂法施於民若石稷也庸常也為民
立官有功於民曰庸也事功謂以勞定國若禹也盡勤勞者
可立事故曰勞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皋陶也疆而有力可

任治故曰力戰功謂討敵出奇若韓信也戰以多算而勝故
曰多銘之言名也王者旌旗曰常畫日月其端言常明也冬
祭曰烝生則書于旌以識其人之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使
配享詔謂告其神以辭貳副本也

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祇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
田無國正正音征

政令謂賞田之賦役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預知故無常也
頒賞地者頒授賞田之法也參之一食者三分計稅王食其
一功臣食其二也加田無正者既賞以田而又加賜之則免
其征稅也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

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版名籍也損益謂黜陟也有損有益則有登有下其數有多
寡也故每歲登之下之辨其年則知齒之壯若辨其歲則知
任之久近貴謂大夫以上賤謂士以下邦國謂諸侯也都家
謂大都小都家邑也縣鄙六遂也士謂卿大夫之適子已命
者庶子卿大夫之未命者

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詔王治者告王以當治之事德謂賢者爵謂五等諸侯之爵
也有德者告於王而爵之祿有官者之俸有功者告於王而
祿之事職也有才能者告於王使各治其職食者有司之餼
稟不待詔王特以任事之久而定其多寡也上與下曰賜賜

者出於王之特恩無常數也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
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
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卿音向

朝儀謂視朝於路門外之儀也正其位使不差貴賤謂自王
公至大僕從者也辨其等使不亂天子南面而治故三公北
面而以東為上孤佐王故居王右而東面以北為上王族故
士謂王之族故為士而宿衛者虎士虎賁之士皆從王立於
路門之右而南面以東為上大僕侍御之長大右司右也大
僕從者小臣祭僕之類也亦從王者故立路門之左而南面
以西為上

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

南而故還揖之大僕王正近前職朝之位王視朝畢乃入路門刺者皆退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

治者治其進退損益戒令者戒其怠忽令其當為擯士者告見初為士者於王也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物者也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

屬而制牲羞俎豆相音象帥音率

法事宗廟祭法之事賜爵神惠及下也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所謂長幼有叙也制牲制體也羞進也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主適四方使為介從才用反使為史反

作使之也作士從謂選可使從於王者使謂自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也

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援援方寄反

事謂奠斂之事按摯軍行所以執持摯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又執持摯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

大記曰君纁被六大夫被四前纁後玄士二被用纁人君禮

文欲其數多國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

三歲則精士任而進退其爵祿守手又反下同

祿

三禮考註卷之一

三禮考註卷之二

周禮

馮相氏 保章氏 大卜 卜師 龜人 筮人

人 占夢 眡授

澄按此春官也故馮相氏掌歲月日辰之位保章氏掌日月風雲之變當時天官之職謂之天官則仰求天意等事本其職占卜眡授亦其類當以類從同體於此所疑如是不敢自以為必是也然按書堯典命羲和攷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等事宜細事哉則天文之職合屬於天官無疑矣或謂卜筮伎藝之末近乎不切夫豈知卜筮者先聖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疑

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昔者天之錫禹九疇而明用稽疑居其一則知卜筮之原出於天其用施於人不可廢也自古人君稽疑行事未有不決於卜筮者春秋左氏傳所載甚多又如詩書所紀昭然見信於天下後世者考之舜以天下與禹必曰官占唯先嚴志二公憂武王弗豫必曰我其為王穆卜成王之營洛邑必曰卜惟洛食見於書者如此大王之遷岐則曰爰契我龜武王之邑鎬則曰維龜正之衛文公之徙楚丘則曰一云其吉見於詩又如此豈可小之哉若夫夢寐有無之間似不可信考之詩書所載夢得說夢維魚夢豐年孔子不復夢見周公豈妄也哉此天文卜筮之發非細事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以會天位馮音憑相息虎反

馮乘也相視也言登高臺以觀天文有日月星辰之象可觀也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雒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左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每月一辰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文曰陬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為十日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轸西方奎婁胃昂畢昴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叙辨其叙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其月之建卯日月會于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于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于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秩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于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蓋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者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保守也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而古凶驗焉因而守之所以名官曰保章氏天星天文星度也志記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

全前考卷卷一 周禮天官

故曰天星星謂五星辰謂二十八宿為十二辰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日有薄蝕暈珥之變月有虧盈朧側之變五星有贏縮圍角之變故總言星辰日月之變動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以天象言則為變動以人事言則為遷二者相參辨之矣凡日月星辰之變動皆由氣不和望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扶問反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九州星土之書雖亡可考者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裁祥所應亦皆可證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

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為衛丘其星為大水厥管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鵠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折木為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折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鵠火秦之鵠首越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裁祥其應有可徵矣以十有一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歲星在木則火為相之類五星順慶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滿於玄枵是謂蛇乘龍祥慎以為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釋龍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以為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大歲皆可參決妖祥之事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候象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與暉暈十輝同義左氏所謂凡分

至啓開必書雲物占法青爲蟲赤爲兵荒白爲疫黃爲豐黑爲水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蝗荒之擾象則亦祇授叙降之意蓋水旱之降爲常年荒年之降爲豐年其叙如此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十二風者良爲條風從大呂大簇之律震爲明庶風從夾鍾之律巽爲清明風從姑洗仲呂之律離爲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爲涼風從林鍾夷則之律兌爲闔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爲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爲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諛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乘則異

別則離此天地之不和而爲妖祥也故命之使知所趨避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物事也上文五事即救政敘事之所從出也政者國之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脩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序事於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若臣交脩厥德政事舉而天降祥矣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卜赴也赴來者之心也卜灼龜象龜兆之從橫也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可占之謂兆三兆之法專掌於大卜占龜故也而兼及於三易三夢者易與夢亦占也其屬有筮人占夢而大卜爲之長故兼掌其法以三兆爲主玉兆瓦

兆原兆其義不通陰陽奇耦與夫象之上下左右而已凡以玉名者皆陽也故卜得陽數之奇而其象在上在左者曰玉兆凡以瓦名者皆陰也故卜得陰數之耦而其象在下在右者曰瓦兆原之爲言再也或陰陽奇耦之錯列上下左右之未定再推之曰原兆經常也百二十者焦贛之體也蘇轍有五色五色者洪範所謂曰兩曰霽曰蒙曰瞿曰克頌辭也其頌千有二百則占兆之書也以十日十二辰之數與夫四時五行休旺相乘之法以推之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夏得人統其易以艮爲首謂

之連山言艮爲山如山之相連而不絕也殷得地統其易以坤爲首謂之歸藏言坤爲地萬物歸而藏乎其中也周得天統其易以乾爲首謂之周易言乾爲天天道變易而不可窮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是夏殷之時已有六十四卦文王時因而重之爾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觴者綺反

夢者人精神所感可占吉凶也致夢者出於思慮所形有因而至者觴夢者角一俯一仰爲觴畫之俯仰與事相接夜形諸夢咸陟者無心感物爲咸陟者升也升則無所拘自然而然初無所自運則祇授所掌十輝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

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煉每煉九變則為九十以占其變則吉凶應矣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征者謂王師出征而卜其久速象者謂天象變動而卜其妖祥與者與人共事而卜其成虧謀者謀事於人而卜其得失果者卜其行之果與否至者卜所俟之至與否雨者卜零祈之雨與否瘳者卜疾疫之瘳與否此作龜之八命以龜兆占之可也而燕言三易三夢者其占一而已筮人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筮與卜相應以三兆三易三夢之占而觀

國家之吉凶此王者恐懼脩省之誠以詔救政莫切於此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國大貞大事求正於龜也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卜大封割邦土以封諸侯三事至重故眡龜骨之高以示涖卜者然後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大祭祀亦重事雖不作龜亦眡其龜骨之高以示涖卜者然後親命龜以所卜之事國大遷大師則次於祭祀雖不命龜亦親奠龜西面而正於卜位此大卜所以任其勞也凡旅非大旅為之陳龜則輕於貞龜凡喪非大喪為之命龜則輕於眡高命龜此大卜所以任其要也若凡小事用卜

則為之卜師以下大卜特涖之而已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龜者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則下甲中有直文者所以分其上下不可以為兆可開鑿而然以為兆者上下各四故曰四兆馬曰方功義弓者去古既遠莫詳其義參之下經言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是知其開龜之兆而非占兆之書明矣

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眡治卜也揚猶熾也熾其火以灼之而作其龜之兆致其墨

則墨之大而明者可以言吉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弁也陽前弁也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則辨開龜之四兆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則詔相大小以所命之事謂大卜於喪祭皆命龜故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為地龜曰繹為東龜曰果為西龜曰靈為南龜曰繹為北龜曰若為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果色火反靈同靈力胃反又如字

六龜之屬各有名物以其非一也天龜俯地龜仰西龜左倪北龜右倪皆其守然也東龜前弁南龜後弁皆其甲然也爾雅曰俯曰靈仰曰繹前弁果後弁繹左倪不類後倪不若以經推之俯者其形如天俯而向地有神降為靈之義故天龜

曰靈屬仰者其形如地仰而向天有始而續終之義故地龜
曰經屬前奔者前長而奔象東方發生有果於必為之義故
東龜曰果屬後奔者後長而奔象南方假大有獵而相較之
義故南龜曰獵屬左倪者左有餘而向乎陽在西方則於陰
為類而言不類亦甚言其為類也故西龜曰鸛屬右倪者右
有餘而向乎陰在北方則於若為類而言不若亦甚言其為
若也故北龜曰若屬辨其色謂玄黃青白赤黑也辨其體謂
俯仰前後左右也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覺龜祭
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牲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凡物以陰而凝以陽而熙取龜以秋時欲其凝而堅攻龜用
春時欲其熙而解六龜各有室色其物而各入于龜室上春
殺牲以饗乃所以神其龜之用先卜謂前期以下奉龜以牲
待其下也

蕪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辨燠燠燠其燠契以授
卜師遂役之蕪時燠反燠在消反燠音後

蕪荆木也灼龜用之燠灼龜之木也契開龜之鑿也二者皆
待卜者之用凡燠燠必用明火者以燠燠之火未足為明日
者純陽之精以火燠取之明之至也燠者契之銳頭也以此
燠契炷於燠火吹之使燠以授卜師遂役之下師揚火以作
墨致其墨故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眡吉凶

龜有頌簪有故八卦即三易之體八頌即八命之頌八故即
八事之故以簪占頌以卦占簪然後兩眡其從違而斷吉凶
又於吉凶多寡之間以長短決之左氏傳所謂筮短龜長不
如從長是也

凡卜簪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

簪以著卜以龜占體占色占墨占圻皆龜也而曰凡卜簪者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以下為主故也色謂兆之氣墨謂
兆之廣圻謂兆之聲體謂色墨圻之全君為尊故占體周公
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此之謂也大夫者大宰宗伯之
泣卜者史者大史之職王藻言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則
先後之序此言君占體而後及於色墨圻則尊卑之序歟

凡小簪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繫音計
比音彼中去聲

幣謂禮神之幣命謂命龜之辭既事則書其辭於幣而繫之
於龜以俟歲終則計其所占之中否而進退占人也杜子春
曰以帛書其占繫於龜曰繫帛

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
簪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祠
六曰巫參七曰巫环八曰巫目九曰巫比
以辨吉凶巫當作筮

二易筮之書九簪之名簪亦有九更謂筮遷都邑也咸謂
以乘心獻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筮事衆之要當也

易謂筮民衆所故易也此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也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一春相筮凡國事共筮相筮者揀擇其善筮之可爲筮者以共占筮之用

占筮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寢之吉凶

歲十二歲時四時天地之會升降往來之會陰陽之氣五行休咎旺相之氣又參以日月所次及星辰所次此占夢之法也若左氏傳昭三十二年十一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且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亦占夢之法者也

一曰正寢二曰噩寢三曰思寢四曰寢寢五曰喜寢六曰懼寢夢之所形關乎天地陰陽之變此占夢所以有六夢之法正夢者安靜而夢商高宗夢帝賁良弼是也噩夢者驚悸而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所想若孔子夢周公是也寢夢者覺時所道若狐突夢太子甲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夢若漢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漢光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此六者惟正夢爲正餘者皆變也以日月星辰占之則吉凶可知矣

李冬聘王嚮獻吉嚮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焉嚮遂令始難歐疫金首釋難乃多反歐音驅

聘如聘女之聘迎之來也贈如贈言一贈送之往也二者皆

禳禱之法聘贈必以季冬者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王者行除舊布新之政故占夢之官舉吉夢聘而迎之以增福而獻於王又舉惡夢贈而送之以弭災且舍萌於四方謂之舍萌者則除其萌孽之始遂令方相氏始難歐

疫始難所以迎和氣驅疫所以送戾氣

眠寢掌十輝之法以觀妖氣辨吉凶一曰寢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膏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齊十曰想掌安宅叙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辨其事

輝者日之光氣也陰邪侵之曰侵象謂陰系附日而凝結成象如赤鳥也鑄謂陰氣刺日如童子所佩之鑄也監謂陰氣

抱日如冠珥而背瑤也闇謂陰氣蔽日方晝而暗也膏謂陰氣蔽蔽日光膏然也彌謂陰氣貫日彌天不竟也叙謂雲有次叙如山在日上也齊謂蠅蠅升氣於日旁也想謂雜氣無迹形似可想也以供範五行推之陽者君子陰者小人陽者中國而陰者夷狄妖祥禍福可以類求安宅則抑其休祥使安其居叙降則叙其凶禍禍福而使降正歲行事而歲終數斷其事則反禍爲福轉妖爲祥寧才在茲乎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澄按財賦雖邦國大計然非宰相職也世謂周公以冢宰制國用故理財之事宰相當究心是以漢文帝錢穀之問周勃

不能對唐以宰相兼度支職者謂得成周遺制是大不然蓋世人不知冢宰非宰相也特六卿之一爾按書周官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夫是之謂宰相三公職在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職在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曷嘗有理財之事乎至於分命六卿則以天下之事分職而掌之以冢宰六卿之首統百官均四海其權稍重於其次五卿故以制國用委之然所以制國用者不過制其虛贏多寡量入為出非獨區區從事於財用之末也後世之為宰相者專以理財為能事可歎也哉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

焉

九功九職之功也九貢九賦九職大宰掌之而此掌其貳者以其物入大府故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財皆受其入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外府也蓋玉府掌王之金玉內府掌天下之貨賄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又如受藏受用其府各異及其用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式法于大府而請之于有司若云某物頒于某官其用取于某所利權散主而政本實一此成周制用之良法也

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

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稍去聲削所數反

式謂用財之式法謂治財之法內而關市之賦非常賦以之待膳服可見先王自奉之薄邦中之賦乃常賦以之待賓客可見先王待人之厚外而四郊百里之賦以之待芻秣邦甸二百里之賦以之待工事近者使之輸重遠者使之輸輕外而家削為大夫之采地其賦以之待匪頒邦縣為卿之采地其賦以之待幣帛邦都為公之采地其賦以之待祭祀卑者共其禮之常尊者共其禮之大山澤所共者薪蒸茶炭以其賦而待喪紀職幣所共者邦財之餘以其賦而待賜予七者皆有定式夫膳服為至其所御故列於九式之首賜予非常之恩故列於九式之終而關市之賦未嘗置無以為幣餘之賦亦本吾之自有是約已以厚民者也夫豈厲民以自養哉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三十年之通制雖有凶荒水溢民無菜色於是知冢宰有三十一年之制又知有九年之蓄則所謂邦國之貢者三年之中必蓄一年之蓄以待弔用所謂萬民之貢者亦於三年而留一年之蓄以充府庫其外皆以給國用如軍旅之費田役之費百官有司餼餼之費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斯也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澄按十二字宜衍文者西漢獻祭非出於武王之求亦非武王之好召公且力諫之以爲玩物者忘死聚財而冀其餘以爲玩好之用周公肯建官掌此導人君聚斂以繼已所欲哉越裳曰雉且却而不受吾於是知周公之心矣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賦謂當入之數用謂當出之數象宰既已制夫國用大府於此會之上下之相承如此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金玉人所寶者兵謂允之戈和之弓之類器則赤刀弘璧琬琰之類良貨賄賞之美者玩好二字宜衍文玉府隸于大府所謂受藏之府此其一也凡獸人之皮毛筋骨獸人之獻征

壓人之皮角筋骨澤雲之國澤財物職金之金錫玉石丹青皆入于玉府則如玉府所掌爲良貨矣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裘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把掌王之燕衣服杜席牀第凡樂器若合諸侯則共珠璣玉敦共平聲齊側皆反舍去聲敦音對

服玉大圭之類佩玉珩璜之類珠玉則琢玉爲珠以飾冠冕也食玉所以養至陽之氣含玉所以爲死者口實角把角七也以揆齒燕衣服者巾絮履衣袍襪之屬杜席華席也燕器渡器虎子也裘而及於復衣裳角把角把而及於燕衣服杜席床第凡樂器亦飾之玉府所掌備矣合諸侯謂諸侯會同則爲壇三成割牛耳取血以飲之珠璣所以盛耳玉敦所

以盛血 禮注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王之獻有獻於賓客文織謂帛之有文出於織者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內府主良貨賄藏之內者貨賄即大府頒于受藏之府者良兵良器即受於玉府者邦之大用待大事而用也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其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使去聲共平聲好去聲予上聲

幣者諸侯之幣禮獻者諸侯之貢物金若惟金三品之類玉若球琳琅玕之類齒若象牙革若犀兕之類內府皆受而掌焉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編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外府對內府而言二官所掌不同皆出於九貢九賦九功之法內府掌其貨賄即大府所謂受藏之府也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即大府所謂受藏之府也然外府所掌以邦布爲主以共百物爲用不知何從而取之謂其取於九貢九賦九功則九貢各有其名九賦各有其地九功各有其具

職固不可疆其所無有而亦非其所盡有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及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賚賜子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賚者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者見非法不服也幣謂禮幣賚謂行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會計也司會之職諸府聽其會者也六典所以治邦國八法所以治官府八則所以治都鄙大宰掌其正小宰掌其貳司會亦掌其貳而兼糾察稽考之法焉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

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九貢出於諸侯司會則取一曰祀貢以下之成法貢於天子故云致邦國之財用九賦除關市國中幣餘三者外餘皆出於田也據多言之九功者以九職任萬民使之出稅故云民職九式所以用九賦使之均平有節也

掌國之官府如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紀載為書合驗為契人民曰版土地曰圖凡百物財用之所出皆有書契版圖焉司會掌其書司會掌其貳而逆群吏之治而後聽其會計也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歲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參互者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為目則一日之計也合衆目而為凡則一句之計也合衆凡而為要則一月之計也合衆要而為會則一歲之計也一句之內以凡攷目以目攷數是之謂參凡與數相攷數與目相攷是之謂互如是而日成可以無遺矣積日而月又以月要而攷月成積月而歲又以歲會而攷歲成詳畧並施久近兼察四國之治周知無隱則吏治怠而無功者詔王及冢宰廢之吏治勤而有功者詔王及冢宰置之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

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序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正音征

司書主會計之簿書九正謂九職之正九事謂九職之事邦中之版以攷人民之數土地之圖以攷邦國之域但掌其書而已參攷則在司會蓋有版圖而後可以周知入出百物有其書而後可以叙其財受其幣以書而叙財則有餘者不敢隱以叙而受幣則已用者無所欺職幣一官專主振掌事者之餘財以此入其宜矣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

凡言上者不專指王也關乎國體者皆曰上施於邦計之常者皆曰財用若工事幣帛賜予皆上之財用太宰既掌其式大府又掌其法司會既會之司書又攷而書之豈一人所得

私也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

三歲通計者所謂民財器械之備之田野夫家六畜之登耗山林川澤之興廢靡不周知夫羣吏之治然後可以逆受而勾攻群吏之徵令其當否自不容掩矣

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攻焉

凡稅斂者非特貢賦所出也法各有書司書掌之要貳者物數之要書之貳也事成則入于司書以備家攻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內者主賦之入者即鈎攷夫大府之所入也總者其要也數者其詳也執其要而御其詳官府都鄙之財皆不迷乎是書之貳矣然未及夫都國也蓋有土斯有民有民斯有財先王管戒之以無封疆子爾邦固不可專利以傷財尤當量入以爲出凡邦國之賦用一以官府都鄙之數而逆知之也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謂御史所寫受凡受財者羣吏受于大府而貳令則在職內受而書之則彼此可以合驗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彼此可以參攷以職內之入逆職歲之出則財用皆可自擊而周知移用者以有

餘補不足於是國事可濟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攻之

賦之入出職內職歲各掌之是財之出入相關也至於貳財出賜之數則與職內同待會計者職歲貳其數以待司會之所會而後攻之也

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

財用之出則群吏受之太府其出也則受式法于職歲

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

賜予九式之賜予也其出也有先後之叙故以存與職幣而授之以幣餘之賦也

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司會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所謂逆會也及者至也職歲主式法以財用至歲終逆會之時職歲則以大宰九式之法而贊之故曰以式法贊逆會

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莫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幣謂給公用之餘國之餘用二有幣餘有餘財兼掌餘財而獨以幣名官舉其大者而言也用邦財之幣謂軍旅也三者有餘幣則依式法而收斂之振掌事之餘財振猶極也極有檢舉之意掌事者足用而有餘則職幣檢舉之以防隱欺之患皆辨別其物色而莫定其錄籍矣又著於書以表識之以待

夫上之小用賜予焉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幣餘之賦雖小然不可不計其所出之數以防泛用之患故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事則不止乎小用賜予職幣則以式法贊司會而勾攷之

宮正 官伯 內宰 內小臣 閹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女御 女史

澄按宮庭內事固非執政大臣所當與而屬之天官何耶自古國家危亡之患多生於房闈否則生於閹寺夏商之亡漢唐之衰其禍以此夫婦人女子與夫刑餘之人敢肆其奸以敗人之國者以其無所制而得以逞其不軌之心一旦禍變

孰得而剪除之哉如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是已果麗於家宰則小大受制於執政大臣常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惡誠可以消患於未萌也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宮正宮中長也戒令糾禁者戒其怠忽糾其緩散令之使有為禁之使勿為也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內治當時侍衛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官壺朝廷均為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宮正列屬於家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王業豈有不盛也歟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愆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滿怠與其奇衆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行去聲藝平聲稍所裁反去上聲奇音其基邪同

時四時次所以待直宿也比較也按次其人之在否宮中之官府官府之在官中者舍所以待休沐也衆寡不同故以四時比較之版其人之名籍以待戒令及比也柝以兩木夾於門為機相繫以警夜也夕比若今宵禁也官正時比之法者為之版以待則籍其名之多少夕擊柝而比則計其人之在否國有祭祀戎夜紀之故則其比亦然王官有內外內外嚴密不可不辨啓閉之際以時而禁然後為之稽其功之見

於諸者糾其德之見於行者總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稍食或有奇衆滿怠之人則斥而去之禁檢會其人使之什伍相聽則勉於道藝而數成矣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命

稍食所以養吏月終會之行事則吏之行事歲終會之大事祭祀戎是也王宮宿衛最為嚴肅而倉卒煩劇人情易撓凡平日所以比其衆寡合其什伍禁其內外幾其出入者皆為有事之備矣今即其所居而待其所為其意深矣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設盛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

獻也朝事之後有饋食之禮王膳往而烹之祝則延尸於室
納烹以獻熟王用玉爵酌益齊以獻尸后薦八簋八豆亦酌
益齊以亞獻諸臣爲之助祭所謂盞齊沈酌是已此饋食之
三獻也饋食之後尸始飲食於是而有卒食之禮王用玉爵獻
脩酌以饋尸后薦加邊豆各八簋邊豆各八亦以脩酌亞獻
諸臣爲之助酌所謂凡酒脩酌是已此卒食之三獻也九獻
之序如此蓋王主祭后亞王而諸臣助焉於是尸以玉爵酢
王以瑤爵酢后以散爵爲諸臣之酢蓋以人道之往反報施
終焉內宰於此贊之服謂裋衣以下六服位謂房內戶中及
阼所立屢詔其出入進止之節使與禮樂相應夫王以九獻
此獻三獻之禮賓后以此亞王而內宰則以此贊后承賓猶

承神之義者也

凡喪事佐后使治內外命婦正其服位

使使其上士內謂九嬪世婦女御外謂卿大夫之妻王命其
夫后命其妻故曰命婦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
準制祭之以陰禮序音準

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後立市陰陽相成之義次者
司次介次也叙者胥師賈師之所位者也量謂斗斛度謂丈
尺準謂布帛幅之廣制謂布帛匹之長法皆自上出焉至於
立社於市地之道也故祭以陰禮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北郊正陰之地郊必有官桑蚕室天子親耕藉于南郊以
桑盛后親蚕于北郊以供祭服上以奉郊廟下以化天下皆
是禮也魯語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
紵卿之內子皆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所謂率外內命婦以此詔之也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
與其爲良而賞罰之會內官之財用

內人九御是已稍食稟給也功事絲枲之事布帛繅小則良
縷大則粗良則賞而粗則罰內官者夫人以至世婦也內人
言稍食內官言財用其尊卑輕重於是有辨別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正歲人事之始均即歲終之會施即歲終之稽憲禁糾察守
者言守后宮者皆有禁令之法憲之使知所儆戒糾之使不
至渙散亦謹始之道也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種且罷
反種音六種華勇反

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
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二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先種
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稷王親耕以勸農后親蠶以勸織內
外之義也今王后親蠶盡其職矣而又帥六宮之人生獻種
稷之種于王而種藏於後宮見何類之祥生獻之示蕃盛之
義不特王后而已帥六宮之人則夫人至女婦咸與焉可見

螽斯不妬之風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主其服位后出入前驅

內小臣后之小臣以奄人爲之奄謂精氣閉藏者漢唐之季宦寺撓權之弊不忍言矣宦家則不然內小臣以上士爲之取其謹厚篤學司以掌王后之命者食上士之祿所以旌其賢惟其人之賢故用之正服位爲前驅也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祖

祭祀言禮賓客賓禮喪紀凶禮三者之事王后與焉九嬪以下從內小臣擯之贊禮事也或詔后之或助相之或齊正之異尊卑也祖祭器以机盛酢者也

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好事謂恩好之事以物問遺於諸侯之親者好令謂恩好之令以言問勞於卿大夫之親者皆后之所以睦外親也陰事則群妃御見之事陰令則王有所求爲於北宮之令皆王之所以睦內親也而胡宏氏曰婦人無外事以真索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將安用焉若夫人臣尚無意外之交會謂王后可乎乃不知先王之政王后相成按禮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上公來朝夫人致八簋八豆膳大牢致享大牢侯伯來朝亦如之子男來朝夫人致禮六盛六豆六邊未始不接群臣諸侯也好命其可憐乎

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禁服函繩不入宮禁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絕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關掌掃門庭

闈者通門者晨昏啓閉闈亦主禁禁皆以該之闈人門隸也王之門有五庫庫雄應路中門即雉門也喪服衰經也凶器明器也潛服若裘甲者賊器兵器也奇服危奇無常者怪民狂易之民也禁之者所以隆主威而嚴禁衛也內人公器賓客之無帥導而幾出入者所以防閑之也以時啓閉者循其常也出入爲闈者致其肅也掌掃門庭者爲所守也如此則內禁可知矣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官門闈門凡賓客亦如之

燎地燭也設於門以爲明蹕官廟門蹕止行者以致肅官正所職者此則止於司闈門中蹕單可知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官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相臨並去聲

寺之言侍也內人女御也女官刑女之役官中者戒以飭其怠忽令以使之齊肅有司即官卿世婦之官佐世婦治禮事者九嬪之上內嬪內子贊之世婦則寺人佐之也若內人則親之有服者有弔臨之事則立而詔相之賁者之禮也內監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

言御叔者防上之專妬也功事絲枲成功之事也大裘謂王
及后之裘翼袿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以布衣

疾殃禮之所當祀者不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群小祀而已合此則淫祀也天下國家祭禮皆天子專之於外后特供祭祀亘遷於內而止耳豈復於宮中自爲祭祀之禮哉況膾饗之事又非古典正禮且祀祝之官賢君之所去又烏用之於宮中哉宮中用此禮必有巫蠱等禍作於不測矣此職宜

三禮考註卷之三

周禮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死傷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凡此聖人音七傷首羊造七到反

醫治病工政謂聚毒藥以供醫事令謂使醫分而治之毒藥藥之辛苦者頭瘡曰死身瘡曰傷分治者醫各有能也凡藥有有毒者有無毒者無毒所以療病有毒所以發病而藥物之性隨四時而生死金石之性稟五行而厚薄其類不一其性必偏而人之身感陰陽寒暑之偏而有病病以偏而感藥以偏而用必相攻而後相濟用之不善則無毒者亦毒矣必欲醫者知用藥之為毒而不敢輕辨君臣佐使之制調溫涼

燥濕之宜審表裏吐納之方達造化性命之理則雖毒不毒矣故其職以聚毒藥為主者重之也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稽計也食祿也十全所謂治十人皆愈也失謂其不效者失四為下則其祿最薄失五者黜之而無祿罰之重者重民命也豈他職之可比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瘡疥秋時有癰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者音消聲以掌之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皆足以傷形人有六疾謂寒熱

末勝感心皆足以傷氣運行於榮衛周流於四肢交通則為和有餘不足則為疾苟調養不得其道而與之值焉是以氣疾交攻甚者或至於病此疾醫於治病言養者精察夫六疾之本而順適夫六氣之運此醫之良者也癘疾者氣不和之疾瘡癰也首疾頭痛也瘡也上氣逆喘也凡人四時之間冬傷於寒陽主於內春木用事而陽發於外然後寒氣搏之為瘡首之疾春木為肝而主色火勝於夏以子勝母故暑氣溢而為疥痒之疾夏傷於暑陰主於內秋金用事而陰發於外然後暑氣搏之為癰寒之疾秋金為肺而主聲水勝於冬以子勝母故寒氣壅而為嗽上氣疾是四者皆四時不和之氣故謂之癘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賦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五味醢酒醢客養之為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虫石穀也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而生氣之勝則攻之其不足則養之也五氣者肝氣溫心氣熱脾氣和肺氣涼腎氣寒是已五聲者肝聲呼心聲笑脾聲歌肺聲哭腎聲呻是已五色者肝色青心色赤脾色黃肺色白腎色黑是已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察其盛衰休王則吉凶可知矣九竅者陽竅七兩耳兩目兩鼻一口也陰竅二大小二腑也其有形而見於外者兩之謂陰陽變謂陰陽之變觀其証之變而有通塞之二候九藏者正臟五謂心肺肝脾腎及六府中胃膀胱大腸小

勝四者臟腑皆有形而藏於內者參之謂陽陰與沖氣察其
脉之動而有浮中沉之三部以要而言九藏皆不出於五藏
而上關九竅兩之參之而得其要則五要可用而醫無過誤
之失矣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少者曰死者曰終折以謂治疾不愈之狀也入于醫師者
醫師得以制其機且以爲後戒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祝音注齊去聲
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
跌跌者祝當爲注以藥附之也刮去膿血也殺以藥食其
惡肉也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止病曰療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
黃蘗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其中燒之三晝夜其烟上
若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刮去敗血
殺謂去惡肉蓋腫者欲散潰者欲合傷者欲復斷者欲續
故必先攻之以五毒而後養之以五穀療之以五藥節之以
五味也五氣氣當作穀穀武侯反音讀音直畢父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
養腎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此言各以其類相養也酸木味水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
之經言異物以筋藏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苦火味火出

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
通利件來似穀然治瘍以骨爲主而筋脉氣不可以過盛用
藥宜得其中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傷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
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傷灌而刮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
之食之食音嗣

六獸所養或共犧牲或共膳羞或以任重致遠其爲用廣矣
此獸醫所以列於疾醫瘍醫之後然先王仁民愛物之心未
嘗無等差以獸之病爲難知則必灌以藥而使行焉不過節
之養之而已以獸之病爲易見則必灌以藥而刮去其惡肉
亦不過藥之養之食之而已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人之疾者瘍者其醫獸之病者瘍者其醫一在人以十全
爲上死終爲次下而有懲勸之法在獸則進退而已又所以
貴人而賤畜也

掌皮膚秋斂皮冬斂革春斂之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
未練治者曰皮已練治者曰革秋則物成之時鳥獸毛絨物
成則堅實故秋斂皮若革則如人力練治之其成差久故冬
斂革皮革乾久乃可用故於春斂之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
工以大府之所授者頒之也

共其能仁爲繩以待邦事
此言凡爲繩者邦事凡孫祀禮紀無不用焉

歲終具會其財齋

齋者所以給予人之行費也歲終會之雖微不敢忽也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

婦功謂絲枲之功絲以為帛枲以為布其功之小大苦良有

常式以婦事之模範及其用財舊數而授之嬪婦及內人女

功之事齋故書作實課授絲枲以為之資故為女功之事實

蓋布帛之用不一而足非資九嬪有所不能給若內人女御

受內宰婦職之教不過以女功獻王后而已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實之物書而揭

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授當作受若音古賈音價

辨別也比較也賈之辨其價直也

典婦功掌絲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歲與其出以待興功

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絲入謂九職嬪婦之所貢興功之時謂溫煖宜絲帛清涼宜

文綉也外功外嬪婦內功女御也以物授之若絲帛則授以

素絲文綉則授以采絲也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

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黻組就之物喪紀共絲綉組文之物凡

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物會之

良當為苦謂受其寵惡之功以待有司之公用若其良功則

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也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

曰就絲綉線縷著肝口基庵之屬青與赤謂之文邦器因序

舜風之屬

典婦掌布總縹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

枲麻也總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縹曰紵草者縹之屬

待時頒功而授齋者頒其為功之資也

及獻功則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

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受苦功者待喪紀之時頒用之或用於衰功之衣服或用於

賜予皆邦用之非常者所以受而藏之也歲之以待用歲終

以苦功之已用者與其所藏者而會之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授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後縫

箱飾焉衣袷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役女御者縫人掌役使之也箱飾者袷也袷形如扇以木為

匡天子八袷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袷二其袷皆加璧諸

侯六袷大夫四袷衣袷柳之材者先經衣其木乃以張飾也

柳者諸飾之所聚也檀弓曰周人墻置蠶春飲傳曰四器不

踴躍與妻同妻以飾箱象生存有帷事也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染如黼反暴步卜反夏戶雅反

染之為事順陰陽發斂之理明寒暑燥濕之節必因四時之

序而後可以調適萬物之性春暴練者春陽燥達宜曝曬其

練若考工之湄氏所謂以沚水漚其絲以爛灰渰渰其帛晝

曝諸日夜宿諸非是也夏纁玄者謂夏暑氣熱潤宜和擇於

火旱而寒暑暴烈也凌水室也三其凌者謂三倍
納水以備其有消釋也

春始治鑑凡外內鑿之鑿鑿馬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
共水鑑賓客共水大喪共喪鑿水夏頒水掌事秋制

鑑如甌大口以盛水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始治之為將

獻羔啓水也酒醴亦用鑑者恐溫氣失味也夷之言尸也實

水祭中置之床下以寒尸也酒漿酒人漿人也先王歲冰出

冰之政皆所以順天時而防民患春秋左氏傳曰古者日在

北陸而歲冰西陸朝親而出之蓋夏月盛暑王以冰頒賜皆

凌人掌其事制謂清冰室 制直傳反與純音同盛音成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式法作酒之法也酒材作酒之材也作酒之式法曰政酒之

出入曰令給用有多少之式造釀有厚薄之法酒之政令酒

正所掌是已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公酒者鄉

射飲酒是也蓋酒之職有三酒人漿人曰女酒女漿可用於

王宮而制以大事之式法一也酒正則用於朝廷祭祀賓客

燕饗二也其三則公酒也卿大夫之賓與賢能州長之會射

黨正之屬民飲酒族師之春秋祭醴凡公酒所當用者以式

法授之非所當用以式法禁之 音古効沽謂善惡亦作酒

之法式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沉

齊辨二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六飲之物

一曰泔水二曰醫三曰醢四曰醢五曰醫六曰醢

泔水泔水二曰醫三曰醢四曰醢五曰醫六曰醢

泔水泔水二曰醫三曰醢四曰醢五曰醫六曰醢

按按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醢醢入于酒府則知六

飲之文逸其二蓋按人掌之皆入于酒府而酒正受之乃辨

其物以待用則知四飲當為六飲之文蓋酒正掌酒之政令

辨五齊三酒六飲之物其五齊三酒則酒人為之六飲則漿

人掌之皆入于酒府而酒正則總受之故酒有五齊三酒之

文與酒人相合而四飲之文與漿人獨少其二由是知四字

當作六字無疑其文當云一曰水二曰漿三曰醴四曰涼五

曰醫六曰醢如此則文義兩全矣 齊和也凡以度量節作

者謂之齊五齊味薄而有量故言齊用於祭祀非飲也泛

者成而滓滓泛泛然也醴醴醴也成而上下一體滓汁相將

也二者皆濁以茅漚之漚酌也蓋猶羹也成而猶然然白

色也緹者成而紅赤也沈者成而滓沉也三者皆清亦用漚

之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故曰辨其名事

酒酌有事者之酒也昔酒久釀而熟者也清酒清而久於昔

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務致其實而已此所以為辨

其物也水者臨期取用之也漿即今之酸漿謂米汁相將也

醴者即漿人之醴清也醴濁而漚之則清矣涼則致用乃和

也醫者醴濁為醴也醴亦薄粥也清作涼者蓋三酒既有清

酒則清不得復為飲矣 載昨再反翁喘動反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六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六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

大祭祀天地宗廟也中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也小

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也法者九式之法所謂祭祀之式酒正初以式法授酒財及五齊三醑之成又以式法共祭祀之用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八尊者五齊三酒凡八尊也三貳者用酒一尊又副以兩尊備乏也再貳者再益副之也一貳者一益副之也酌數謂酌以注尊中者其數各有多少齊酒不貳杜子春云五齊以祭不益也三酒則人所飲者故皆益之矣祭必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也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醢糟皆使其士奉之

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也糟謂醢醢之不洩者洩之曰漬不洩曰糟后致飲無醢醢配不洩者與王同體也亦曰以少爲貴士酒人衆人也

凡王之燕飲酒其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者若孤子皆其其酒無酌數

王所與燕飲者同姓之伯叔異姓之舅及公卿大夫之貴而親者也共其計者度其斟酌交獻之節酌其多寡隆殺之度也主燕子宮中之宿衛也耆老歸政之老也孤子死事者之孤也無酌數以醉爲度不可拘以數也

酒賜頒旨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法謂尊卑之差雖王者非常之恩亦無非天下之常法也若夫秩酒則有常矣王制九十日有秩者老臣也書契者書所以載其所得之數契所以驗其取予之要者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此謂授酒材及用酒多少也誅賞謂賞罰作酒善惡者

酒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後世婦共賓客之禮酒
飲酒而奉之

酒人主造酒者禮酒爲無饗之酒皆有常禮飲酒則常禮之外給賓客之稍禮者使士共而奉之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饗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陳酒謂歸饗餼之酒也

漿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人于酒府

漿飲也涼謂寒粥以糗飯雜水也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醕醢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稍禮者非殮襲之檀謂賓客淹留而稍給之者衆人所給亦六飲而已

遷人掌四遷之實朝事之遷其實雞黃白黑形鹽鰓鮑魚鱸鮓
食之遷其實棗栗桃乾棗榛實加遷之實蓬矣栗脯蓬菜車脯
蓬遷之實糗餌粉餼糗芳弓反糗持文反鰓火吾反鱸所中反

遵竹筴如豆者其實容四升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也
熬麥曰𩚑黃泉實也稻曰白黍曰黑形並謂稊稴爲虎形也
臚謂牒生魚爲大脔也鮑謂於牖室中糗乾之也鱠謂折乾
之也饋食者薦熟食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
士祭禮也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熟食是以皆云饋食之禮
乾糝乾梅也榛似栗而小加遽者謂尸既食後亞獻尸所加
之遽也饔飱臬重言以四物爲八遽也羞遽者若少牢主
人酌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也糗粢
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饘糗皮還反餅而
志反饘昨質反

凡祭祀共其饗薦羞之實殺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饗羞之爲
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導事掌之

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喪事之薦謂殷奠時也。內羞房中之羞也。殷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葵菹醯醢脾折醢醢蜃蚶醢豚拍
醢郊洎麋醢饋食之豆其實葵菹醯醢脾折醢醢蜃蚶醢豚拍
魚醢加豆之實芹洎兔醢深蒲醢醢落洎鴈醢荀洎魚醢羞豆
之實醢食糝食醢吐臧反或昌審反醢乃弓反郊音郊麋京倫
反羴力禾反麋薄佳反拍音搏落音迨又禿改反又徒来反

醃肉醬先膊乾其肉乃後垂之雜以梁麴及塩漬以美酒塗置甌中百日即成醃醃肉汁也昌本昌浦振青蔓菁茹息葵

也。有背爲鱗，無骨爲醢。藏蟪蛄，大蛤，蜺，蛾子，胖，祈牛百，
也。蠃，蛤也。拍，脅也。或曰有也。芹，楚葵。深蒲，蒲弱。入水濛，故曰
深蒲。或曰桑耳也。泔，水中魚衣。醢食，以酒醢爲餅糝。食取牛
羊豕之肉，小切之，與稻米合爲餌，煎之。或曰醢，餐也。餐，之然
反。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於後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
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饗以五齊七醢七涇三鸞實之賓客之
禮共醢五十饗凡事共醢

齋當為齋五齋昌平脾析齋豚拍深蒲也七醢醢醢醢魚
 毛鴆醢也七菹非菁茹荇芹苴菰菹也三醢麋鹿麋肉也凡
 醢醬所和細切為齋金物若膳為菹少儀曰麋膳為菹野豕

為軒皆腓而不如腐為辟雖免為死脾皆腓而切之切葱若
和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醢沮之稱菜肉通用賓客之
禮共醢者謂致饗餼之時軒去声辟音壁免音花內則曰羹
夏魚為醢腐為醢野豕為軒免為死脾其文與少儀畧異

醢人掌共五齊七道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道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道醢物六十簋共后及世子之醬齊道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簋凡事共醢

醃醃而後成此膳夫於百有二十甕所以總名其爲醬也在膳
夫曰甕醃人曰豆甕可以備禮數而待父豆可以和齊道而

共膳醢人雖備五齊七道以充豆實而不加之以醢則齊道不成其味二者相待而用故醢醢不嫌其為二職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普鹽散鹽實各共其形醢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醢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鹽醢以待戒令

苦鹽出於池不凍治者類也散鹽出於海煮水為鹽末鹽是也形鹽若虎形是也飴鹽出於石鹽之甜者戎鹽是也齊事和五味之事也鹽醢者鹽即醢之不凍治者也醢則化之以水鍊之以火用以和五味之齊取其紫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養者何有養其德者有養其德者夫膳夫所掌雖至尊之體亦所以養君之德用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躬肥鮮有甘之是耽而貪冒沈酣之弗戢其蔽君德之罪為何如此晉文公之宰夫所以責司聰司明之罪也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醢有二十齏

進物於尊者曰饋六穀餘黍稷粱麥苽也餘即稻黍即粟稷黍屬粱稻屬麥謂小麥大麥秋雕胡也六牲馬牛羊犬豕雞也六清水醬醢醢醢也八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腎也醬謂醢醢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齏醢人共醢

六十齏凡此皆饋也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則朝食也后與王同處一日之中食有三時而同此一舉也鼎有十二者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俎以薦牲者牛一羊一豕一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所謂正鼎九也膳一膳一膳一所謂陪鼎三也侑勸也大司樂云王大食三侑膳夫授祭者王將食必祭示有所先也有虞氏主首夏后氏主心殷人主肝周人主肺品嘗食者每物皆膳夫先嘗之也以樂徹于造謂食畢則徹置樂於故處

王齊日三舉大夜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齊謂散齊致齊也三舉者當祭而齊則於朝於日中於夕凡三殺牲盛饌蓋不敢廢朝之餘食應物之可廢者有以漬其精明也臨川王氏曰祭祀之齊不敢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凡可以乱其精神者無不去也後者弗見不獨則弗見凡可以廢其志者無不去也夫然後可以交於神明大荒凶年也大札喪厲也天災者日月晦蝕也地災者山崩地震川沸也大故致戒之事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昨俎凡王之

稍事設席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燕食謂日中與夕食也奉膳奉朝之餘膳也膳夫親徹胾俎胾俎飯尊也稍事謂非日中大饗時而間食也又日有小事而飲酒也為獻主者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

及世子之膳蓋凡肉餽之饋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及而膳之以舉見者亦如之

后及世子之膳蓋內膳就尊掌矣膳夫所掌者但省視而后進之也肉羞謂肉與脯醢也肉加羞挂綴治者謂之情不加蓋挂以監札之者謂之膳諸臣祭祀歸胾于王曰致福其禮大牢以左有九箇少牢以左有七箇適承以左有五箇然後

祭僕役之膳大以給王膳也舉見者諸臣以華進於王如圭璧皮弁則禮以珍之惟卿之羔大夫之鴈士之雉庶人之鷄工商之雞皆入于膳夫而膳於王亦如之者謂亦以為膳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不會司膳之多少者僅舉者而示之以敬也

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無養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蓋膳同養其類

庖厨也六畜六牲也給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六獸狼麋兔麋鹿野豕是也六禽鳩鵲鸚鵡雉鳩鵲也鳥生肉麋乾肉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

其祭祀之好羞其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獸凡令禽獸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如去声

好羞若文王之昌歆曾自之羊豢其生也好之其死也羞之乃事死如事生之意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今禽獸有賓客至庖人乃令獸人取之以獻賓也以法授之者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也其出入亦如之者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賓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也

凡用禽獸春行宜羔豚膳膏香夏行宜騂膾膳膏臊秋行宜犢膳膏腥冬行宜麋膳膏醢膳其君反音樂膳所聞反音樂膳治也

澄按禮記內則之文行字當作宜字以義象之宜為是用禽

獸謂煎和之以獻生也羔豚物生而肥者膏香牛脂也膳謂乾雉鰯謂乾魚膏臊太膏也膳醢物成而充者膏腥豕膏也一曰雉膏鰯謂魚卵謂鰯鰯脂也人身與天地相流通參以四時之休王而後可以知萬物之性庖人之用禽獸察此而已春草始生則無豚肥秋草始實則鰯鰯肥夏則鰯鰯之性為燥冬則鰯鰯之性為定此其所行者順乎物之性也而其所膳者則有理焉牛土畜也其膏香而土養於春大金畜也其膏臊而金養於夏雞木畜也其膏腥而木養於秋羊火畜也其膏醢而火養於冬膳以五行之養者膳其物之大盛者而已以其所膳者濟其所順養生之道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不會

膳餼四時所膳用之禽獸

內膳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制亨煎和之事辨體各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膳羞有內外內膳所掌者王世子之膳及宗廟之事皆事之在內者也割解牲體也亨煮也煎和謂齊以五味也體名謂脊脊有臂膊之屬少牢解羊豕前體有臂膊後體膊股有正脊挺脊橫脊有短脊正脊代脊其體九十一也肉物謂醢醢之屬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醢醢謂切肉肉傳火曰燂百品味謂燕羞之屬

王舉則陳其牲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其后又世子之膳羞

以牲體實之者取於饌以實於俎取於俎以實於俎俟饋者俟膳夫之饋也

辨腥醢醢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腐羊冷毛而羴羴犬赤股而踠踠馬黑脊而駁駁雞不盈握弗食雞為臠臠雞舒尾雞雞肝為腎雞臠臠雞胃為胃由冷音來臠芳表反臠音轉胃亡亮反臠音班臠音判臠音保臠音郁

澄按內膳掌膳羞制亨等事且辨為獸腥醢醢香之不可食者今考其文而參以禮記內則知此為未詳故取內則之文附此腥醢醢香可食者而其中有不可食者焉所當辨也牛不夜鳴其夜鳴者病也酒朽木臭也冷毛毛長而縹結也

毛長謂之羴羴羴惡也犬股無毛謂之赤股躁急也臠臠惡而腥也羴失色不澤美也聲細而散曰沙羴謂氣不通泄也

有視謂俯首望視也交睫眼睫毛交也如是則腥而不可食矣臠臠謂馬之脊黑色般臂謂馬之臂毛有文也縹內則作縹姑臠也舒為臠也縹臠肉也胖骨側薄肉也舒見臠也縹似縹而大無後趾與脾毗也藏之深奧處也其不可食者既辨其腥醢醢香矣其可食者亦從而辨其體各肉物之用膳夫又為之品嘗其食其致謹如此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其羞脔刑臠胖骨醢以待共膳凡王的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其合作具下音供臠火吳反胖音半反

羴燕羞也脔鍛脯也刑剝羹也臠臠肉大臠也胖如脯而腥者骨牲體也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臠春時養齊臠夏時養齊臠秋時飲齊臠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醢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大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齊才細反和去聲徐音杜放上聲

澄按食醫之文無一字及醫藥等事止言調和膳羞徒有其名而無其職則當去其名與職而取其文合於內膳亦不順乎和調也齊亦和也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百羞用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醬八珍謂八物臠

比也食飯也飯宜溫故視春時羹宜熱故視夏時羹宜涼故
視秋時飲宜寒故視冬時飲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
火金木之載於土也內則曰羹粟飯羹以甘之羹宜粉榆充
蒸謂澆以滑之羹宜粉榆四物草木性之滑者其新者曰充
乾者曰羹澆久澆也餅本汁也澆滑也粉梗也或雕胡也夫
膳食之宜則五行之理周流宣暢散於萬物而通行於一身
或以相生為義或以相濟為義皆所以順萬物之理而調陰
陽寒溫之性君子之食常放者故子王也蓋君臣上下雖有
定分而養生之理則一焉音怡也羹音謹羹名羹音九
似羹而素大羹之白者名粉免音問羹音考羹思酒反羹音

外祭堂外祭祀之制事共其脯脩刑膳陳其具俎賔之牲體魚
腊凡賓客之殽饗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皆老孤子則堂其制
享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堂其饗賜脯肉之事凡小
喪紀陳其具俎而實之

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也腊小物全乾者殽者
客始至之禮饗者所將幣之禮致禮於賓客莫盛於饗饗有
體薦體薦則房蒸立而成禮所以訓恭儉也食則有飯有醑
酒雖設而不飲以飯為主凡特饗客如事神敬之至矣孤子
死王事者之子士庶子衛王宮者

享人掌其饗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者最辨膳羞之
物祭祀共大羹鉶羹饗客亦如之

饗所以養肉既熟乃膏子昂水火之齊謂水之多少火之熾
咸皆有限量也饗今之饗也羹肉汁也大羹不致五味鉶羹
加鹽菜蓋大羹盛於登謂之上古羹乃淡肉汁亦謂之清鉶
羹者謂陪鼎脚臘膳牛用犂羊用豕豕用豕豕用豕豕用豕
於鉶羶若羹之於豆即謂之庶羞脚牛羹膳羊羹膳豕羹皆
香羹之名音去及反

三禮考註卷之三

周禮

地官司徒第二

鄭氏曰天職生覆而為萬物之所資始者主乎道地職形載而為萬物之所資生者主乎化治無所不覆而以道為本故掌治者謂之天官載無所不載而以化為本故掌教者謂之地官 澄按周書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知地官自大司徒而下多非其本文所載皆土地稼穡之事是冬官文雜於此者大半蓋六官之文互相交錯惟地官與冬官錯互為多冬官之文既在地官而地官之文則多在春官今離合而正之始似可駭玩其詞

察其旨則雖聖人復起不易是矣自冬官之外與地官互相交錯者離合而正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撫邦國

澄按學者皆謂冬官亡而補之以考工記不知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今日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自是以下即冬官之文其本文止存數章爾今出冬官之文而歸之冬官取其本文數章者依其序而次之而冠之以書與孟子之言則大司徒之職稍著焉且司徒之官其來尚矣舜命契以五品不遜滋作司徒欲敷五教在寬遜順也欲其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而順於道

也寬和也敬敷以和則德業興順而事教易成也夫是之謂民極故六官皆言為民極而司徒之教實主安撫萬國無殊和順於道則五品遜者宜哉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撫邦國訓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

澄按經文之亡固不可補也此可補者以其有依據爾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依此而演之以補大司徒之職孟子曰舜命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故依此而演之以補五典之文自今觀之雖曰補之以書與孟子之文以意推之舊文未必不

若是也蓋司徒職掌五典不過人倫而已以補闕文宜得其當 徒教也主民教故稱司徒訓誨也司徒掌邦教教之道以人倫為先父子之道主恩故父必慈子必孝君臣以義合主敬故君必使臣以禮臣必事君以忠男子願為之有室女子願為之有家因制其皆因之禮以成夫婦使各有配偶而不亂是謂有別長者尊稱幼者卑稱卑不得抗尊尊不得凌卑是謂有序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亦以義合不誠無實則交道離故曰有信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禮教辨則民不越六曰以

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蹏八曰以慈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功偷音偷德音暴

唐虞司徒所教者五教而周司徒施十二教蓋五教舉其綱十二教則詳其目五教在於端其本十二教則兼舉其末其教教讓親和辨等是德禮之屬也教安中恤節能與制爵制祿是政刑之屬也祀禮者祭祀之禮追養致孝示民以敬所以不苟且陽禮者飲射之禮敬者齒讓導民以順所以不鬪爭陰禮者昏因之禮男女合好至親所在所以不怨曠樂禮者尊卑什樂之禮尊卑齒位至和所在所以不乖離以儀辨

等者有君臣上下之儀有父子長幼之儀隆殺有等而民志自定所以不踰越以俗教安者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所以不偷薄以刑教中者如鄉之八刑以弼教而歸於中所以不蹏亂以慈教恤者如軍旅之誓使之憂患相救而恤其事所以不怠惰以度教節者冠昏喪祭之度各有等殺以節其欲所以自知止足以世事教能者士農工賈世傳厥習以精其能所以不失職十者皆謂之教教之常也而聖人不徒教也以賢制爵則不賢者莫不謹於德以庸制祿則無功者莫不興於功是二者聖人奔走天下之權而人心之激勸所係故不言教而列於後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安其民而使之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若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是也養老若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糧是也振窮謂賑孤獨有以憫其無告恤貧則春耕秋歛有以助其不給寬疾則累其事任使得以保其正命安富則平其訟役使得以保其常產易曰容保民無疆養民不窮之政乎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敬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俗猶言舊俗也敬宮室者野廬邑室各得其所使之安居

而不忍棄族墳墓者祖先考妣相親以葬使之依慕而不忍舍此民德之本也由是而聯兄弟則受田同井手足相助其情義有所不能忘由是而聯師儒則黨序遂序同其襟義其道藝有所不可間由是而聯朋友則同門合志交相琢磨其信義有所不可去民德至此歸厚矣惟同衣服而後一其習古者長民衣服不二以齊其民而民德歸一非民德至是而成乎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灑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乃施教灑手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去聲

正月之吉一代政教之始也始和者始調和所教之事教教典也法所以行其教也物猶事也典猶事也教民以三事既成則卿大夫舉其賢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明而不惑曰知公而不私曰仁通變能化曰聖制變得宜曰義誠實不欺曰忠喜怒中節曰和善事父母曰孝善於兄弟曰友親其九族曰睦親其外親曰姻倍於友道曰任振其貧乏曰恤六藝者五禮曰吉凶軍賓嘉六樂曰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五射一曰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二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

也五曰并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五御一曰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而和鸞相應也二曰逐水曲謂車隨水勢之屈曲也三曰過君表謂揚經旃以爲門表經旃以爲機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經旃也四曰舞交衢謂車在高道其旋應舞節也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禽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六書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其形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四曰風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六曰諧聲如江河之類形聲一也九數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貨變易三曰差分以

御貴賤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累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微互見八曰方經以御錯繆正員九曰分限以御廣遠

刑八曰亂民之刑
刑者教之反也糾者察也謂察取卿中八種之過而斷罰其罪也不第謂不敬師長不任謂不能相保不恤謂不能相愛造言謂訛言惑衆亂民謂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害吾六行之教也六行與此二者相爲消長以二者之刑而列於八刑之後則六行之教脩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僞謂詐僞中者無過不及也情爲欲之動和者無所乖戾也人僞曰勝則黨僞反側流於不中人情曰勝則放僻邪侈流於不和惟以禮樂防之則其教易入何者中者僞之反也禮所以節止民之修僞使其行得中則誠著於內而莫非中焉和者情之反也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則性復於內而莫非和焉禮樂其教民之本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正治脩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一澄按大司徒之文既多亡逸而漢儒雜以大司空之文今出冬官之雜於此者餘此司

徒之文特止此爾故曰司空之文未常亡而司徒之文實亡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

澄按此以下皆歸小司空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澄按冬官大司空之文則多在大司徒而小司空之文則全在小司徒今取小司空之文復還冬官而小司徒之文止存此爾蓋秦火之後簡編脫誤一至於此然則司空之文未嘗亡司徒之文實亡豈不信哉 治成謂治事之計憲禁令謂

以禁令表而縣之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以六卿之尊而掌六卿之政教禁令之法故以職稱教法十二法以下之法也鄉吏謂州長以下受之以教所治之民以攷六德六行之賢者察道德於六藝之能者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驛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夫家謂男及笄者謂四時歲時亦其男女老少之數

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後多役少也野則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也征之者給公上之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而不收役事也入其書謂言之於大司徒

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大比者大比民數之時也賢謂德行能謂道藝漢之舉孝廉即興賢也其舉茂才即興能也不曰舉賢能而曰興者合衆而尊寵之與其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賓敬之也易曰利用賓于王是也厥明其賓之之明日也王拜受賢能之

書重得賢也天府掌宗廟之寶藏者王以賢能之書上之于天府敬其事也內史貳之謂副寫其書以詔王爵祿之退而以卿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咨三曰主皮四曰和咨五曰興舞

詢衆庶者問於衆庶而求其人也和謂有德容謂有儀主皮謂射而中蓋燕人唯張皮射之無侯也和容一曰能為樂者一曰蕪包六行六德者然皆未然意其謂蕪習禮樂者也與舞謂能為六舞者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里

役之事於內也言為政當以順民為本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群吏致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傳令則達之

六鄉之教曰政者其要也曰事者其詳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也大詢者詢國遷詢立君之類即所謂謀及庶民也各守其閭謂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

序

二千五百家為州教治者因其所治而教之也政令者所以輔教治也兼而掌之曰法勸之勸其為善也戒之戒其為不善也屬合也序州黨之事也黨正屬民於黨之序而行鄉飲酒禮州長會民於州之序而行州射之禮鄉大夫又以時詢之於鄉序而行鄉射之禮又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又考其德行道藝而行賞與之禮雖教也一本於禮云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泚其華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謂鄉老大夫卒於是也師謂征伐

田謂田獵行請巡狩役請役作凡此數者皆須徵聚其民致之致於司徒也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灋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養典

州長言讀灋者一歲凡四正歲建寅之月順民時之始一也春祈以祈膏雨二也秋社以爲豐年之報三也正月建子之月乃一代政教之始四也歲終則會其政令而正歲則又讀灋法終則有始之義人才之在所舉者曰與不在所舉者曰廢養典乃鄉大夫之職州長則贊之而已贊之者以鄉射之禮詢之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

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祭亦如之黨樂教反音諫

五百家為黨黨謂祭日月星辰水旱之神蓋亦為壇壝如祭社稷云州長以正月讀灋而黨正以四五月朔讀灋者彌親民者於教彌數也蓋水旱疫癘之戒於是乎禁之於此糾戒異乎祭社之常禮也在州長則詳於教而畧於政在黨正則詳於政而畧於教也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國索鬼神謂十二月大蜡也蜡之爲言索也郊特牲合聚萬物之神而索饗之當是時屬五族之民與之飲酒于序舉獻酬交錯之禮而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曰

五十者立六十者坐六十者三豆七十者五豆八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萬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以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一命齒于鄉里者則異姓有相敬之禮再命齒于父族則同姓有相睦之義三命則其將隆矣抑於父族之下非所以貴貴躋於父族之上非所以長長先王立為別席之禮位於尊之東以為儀以其有禮為衆所遵法夫齒以重鄉里之情爵以嚴朝廷之分二者不可偏廢各當其禮而已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冠古亂反

師軍師田田獵行行狩役工役法什五比聯之法民情以禮

為本國事以法為本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澣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之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所謂校也間有之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所謂比也黨正於歲之四時皆澣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若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又音蒲

百家為族泠氣為人物之害春秋卻而祭之曰酺所以合民飲酒也蓋百家之族共為一校學者羣焉月初屬之讀邦灋而考之又合於宗族鄉黨之所稱協於耳目聞見之所接族師於此審其不謬也從而書之待州長考其德藝而薦之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邦比之法即五家為比之法也一族四閭其吏即閭胥也卿大夫既登夫家之衆寡族師又從而登之蓋人之齒歲有增長人之仕則時有通顯與夫廢疾之不堪任六畜車輦之可以用不可不校登焉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聯焉也不特二比二伍而已任田里之事以八閭之聯而帥

二族之民使之以保相保以善相受刑罰慶賞之不相背職事葬埋之不相棄固所以協其情也及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在軍為卒長以八兩之聯而統二卒之衆且為之合其卒伍簡其兵器帥之以鼓鐸旗物之用掌之以治令戒禁刑罰之法亦所以協其力也以是推之自四閭之族以至為黨為州為鄉之聯自四兩之卒以至為族為師為軍之聯皆是法也成周兵農之制可得而考矣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衆衆民鄉首也舍音捨政音伯二十五家為閭徵令者宰夫所謂徒掌官令以徵今是已數衆寡辨施舍者贊族師校登者也祭祀即州社黨祭族酺也

役田役也政州則黨飲也地官所掌皆有常職閭胥特爲之聚衆庶而已

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勸懲罰之事讀占歲夕就同

比者比人數也讀法以戒教之敬以直內敏則有功田里相助爲任鄉閭相濟爲恤於是乎民加多而行彌著由是而爲孝弟睦姻有學者由是而爲鄉州之德行道藝者母乃德之本而教之所由生歟勸懲者失禮之罰也小胥曰勸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皆所以示罰也勸懲罰而使之知所警書其敬敏任恤而使之知所勉二者其可偏廢之哉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辜奇義則相及

五家爲比相受而不相棄相和親而不爭人情之常天理之正也奇者常之反義者正之反有辜奇義則相及則使之相率而趨於相受相和親之義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內納周

孟子曰死徙無出鄉人徙則國疆矣惟自鄉而徙于國中及郊則猶鄉民也比長則親至其地授之不得已而徙于他先王不拂其情以旌節而後達若無授無節則奇義之民也故納之于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國若親主仁以仁心求罪人之情也

師氏掌以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孝德以爲道本二曰敬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師者教人以道之稱嫺善道也德行以內外而言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德之純乎天理者故爲道之本敬德德之盡乎人事者故爲行之本孝德德之極乎人倫者故知逆惡而不爲孝行即孝德之發也故能事父母友行者敬德之發也故能尊賢良而友之順行者至德之發也故能事師長以求大道三德三行專爲教公卿大夫之子弟而設而其在學則世子亦齒焉此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所以皆得也

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第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虎門路寢門也王曰視朝于路寢門外畫虎以明勇猛者守讓之宜也司祭也祭王視朝有善道可行者以詔王中失謂事之中禮失禮者貴遊子弟謂王公之子弟謂之遊者以其無官守者也是師氏於國之子弟在王所者無一不善而正言正行日接於聞見之素則王朝之詔教者未爲至而養成君德於燕閒之際其爲詔教也大矣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王舉蹕王行也蹕治謂王於野外聽治之時兵服謂旂布弓劍之類蹕謂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內列謂蕃營之在內者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惡者嫩之反也諫王惡者以禮義正之也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而後教之以六藝六儀也五禮至九數註見前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翼翼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詔詔車馬之容匪匪翼翼夫禮本乎中樂本乎和射本乎端馭本乎正書本乎禮數本乎義是則六藝者非德而何祭祀本乎敬賓客本乎和朝廷本乎肅喪紀本乎哀

三禮考註卷四 周禮卷十五

軍旅本乎嚴車馬本乎謹是則六儀者非行而何德行裏也藝儀表也養之以道而表裏俱善而保氏之教成矣諸五燕又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闡

闡官中之巷門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疆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考卿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諫猶正也德成乎朋友糾其德則使之勉而無渙散勸之朋友則使之致力以相輔行成乎道藝正其行則使之善而無奇表疆之道藝則使之自疆而不息巡問則詢之以言觀察

則考之以事行赦宥者又許其自新也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敬猶禁也恐民之陷於衰惡過失而救之也衰惡而悔慢長

考語言無忌而未臚於罪者過失亦由衰惡醜蓄好訟若抽

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臚於罪者以禮防之所以救其惡也

禮文之中而誅讓防禁存焉斯民入於禮則出於刑矣

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二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役諸

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二罰而歸于園土

罰謂出金或撻擊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衰惡之狀著之

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耻辱之役之

司空使之任勞事也其坐役之數存於司寇過失輕於衰惡

不加明刑不坐不役唯夜則收之園土而已

凡歲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天患謂災害夫賑民艱阨每歲之常而天患民病則非常矣

王必遣使持節以施惠焉是先王於天患民病救之之意有

重於民之艱阨者矣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

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

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正音征

澄按此夏官也夫夏官掌武事而諸子乃掌國子之倅使之

脩德學道豈不職哉漢儒因其有授車甲合卒伍之說遂

屬之夏官豈知人君教養國子將有用焉其才既成則治民

治矣惟上所命豈可執一而論哉取而麗此孰曰不宜國
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倅副貳也戒令謂致於太子之事也
教治謂使之脩德學道也位朝位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
伍弗征者以國子爲太子爲國之貴遊故司馬不得以兵賦
征之也

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
正群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群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
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攻其藝而進退之正音
征從去聲

國正弗及者非唯司馬不征其兵賦凡鄉遂所有甸徒力役
之事皆不及也存猶問也問其遊惰者使之俱就學也學大

學也射射宮也

訓方氏 匡人 擇人

澄按此夏官也考其文意皆訓迪教化之意非司馬掌兵之
職屬此無疑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威
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訓者教道四方之民也上下君臣也傳道謂世所傳誦往古
之事若孟子所謂堯舜之道是也觀新物謂四時於新物出
則觀之以知民之所好惡志進行僻則當以政教化正之也
匡人掌達灋則在邦國而觀其憲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匡正也以法則而正諸侯也法則者八法八則也愿好偽之

惡也反側背違法度也書曰無反側王適正直匡人正之
使不得悖違法度唯王命之所使也

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
和說而正王面

擇猶探也主探王意以告天下也正王面謂以王之志與政
事諭於民故民皆悅而正鄉於王矣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爲
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
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抵父師長之讐抵兄弟主友之
讐抵從父兄弟弟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
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凡有

闕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澄按爲親復讐者人之私情敵因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
無公法則已如有公法則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
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唯欲斯民之和協也
如其不從教則不睦之刑從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屬
乃掌萬民之難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
人君之公法不復可行於世與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曰從
人之私情則父之讐與共戴天辟諸海外亦未爲得盡亦
使之弗共戴天而後可也又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
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勿讐讐是則死果如是殆將
使天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來報復無有已時聖王令典

決不若此之繆昔皋陶為士警曉殺人以天子之父殺人若以調人和難之法處之皋陶可勿論也然皋陶必欲正典刑而辭亦不得敢自私也執謂九人父相殺戮而有司不問又從而使之相辟或使之讐或使之勿讐縱橫顛倒唯謂人之命是聽可笑而已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辟合也辟與判同成名謂子生三日而父名之也二三者天地相承獲之數也陽數奇故男以三十為限陰數耦故女以二十為限過此則失時也判妻即萬民之判也判妻言其禮之正

者焉此家之娶妻即彼家之入子也入子者若其已書之籍則娶妻者若其未書之籍一事而已矣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中音仲

澄按昏禮者禮之本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然昏因不能以自合故聖人立媒氏以掌其判蓋欲使男女以正昏因以時今乃縱其淫奔而不禁是何理哉春秋有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之貶詩有桑中鵲巢漆南之刺此蓋聖人之所深惡豈有設官掌判而縱其淫奔者哉 仲春陰陽交合之月順天時以成昏禮也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謂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無故謂無喪禍若有後禍則不拘時而成昏雜記曰已雖小

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無夫家謂嫁寡也會之使有所歸焉成周之時外無咼夫內無怨女用此道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遺葬者與嫁殯者兩者兼純當作緇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取配合之義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也蓋五兩用五疋疋四丈從兩頭卷之則五兩為十端每端二丈也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而遷之使相從也殯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倫故禁之蓋當時有是俗也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澄按社稷人君所當奉祀者也然不可以獄訟而瀆之也以

獄訟而瀆之固已不可況以淫亂之訟而瀆之乎勝國之社鄭氏謂亡國之社夫亡國之社非國家之所當奉祀者又何訟之聽鄭氏謂亡國之社本其上而移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宜露夫惟淫之醜既以形之於訟安有不彰露者哉況有司聽訟正欲明其罪惡以正典刑使罪人知之以為懲戒如果欲使之不宣露不必聽其訟可也按詩行露召伯聽訟之詩也其詩曰誰謂女無家何以聽我訟蓋召伯以方伯之尊俯聽男女之訟則知陰訟決不聽之於亡國之社也 陰訟謂爭中善之事以觸法者也附于刑謂不在赦宥者歸于士使就刑也

三禮考註卷之四

三禮詩卷之五

周禮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蒙

眠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鍾師

鼗師

旌人

籥師

簫師

鞀鼓氏

典庸器

澄以上皆春官也司徒掌教莫大於禮樂故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至於三物教民而禮樂亦居六藝之首是知司徒兼禮樂以設教也以掌樂之官屬之春官設矣按禮記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脩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然則樂之

為教孰謂非司徒之事乎况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小胥掌學士之微令無非掌學教化之事而禮記言司徒故教取士乃曰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由此觀之大司樂而下至於典庸器皆教化之官當麗於地官司徒無疑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成者成其行之屬者均者均其習之偏也五帝即此以名學成周因之以為教國子弟之法其義一而已矣國子弟謂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諸國之子弟安當貴以均後一訪

物我其良心教不可緩然命大司樂者以樂之入人也易也人也深便斯人鼓舞於其中血氣和平志慮純一非僻不作動與理會此成均之教法也今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於規

程之中寓性命之理所以勉其為成均者又言治建國之學政於防檢之中寓勸懲之術所以糾其不為成均者又命多才藝能躬行之士使之備表於上訓迪於下然則成均者教人之名充之為道德者教人之實非於道德之外別有所謂成均也樂祖者舜命夔典樂死而承之以為樂祖瞽宗殷學也大司樂之教有樂德樂語樂舞凡道德之教聲樂之本衆瞽之所習者聲樂之文能為衆瞽之所宗然後可以行道德之教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與去聲卷音推

教之切要者樂也而德者樂之本語者樂之則雖者樂之效故首言樂德次樂語後樂舞樂德而曰中和祗庸孝友者中者德之理和者德之容祗為德之敬庸為德之常孝與弟者德之施樂語而曰興道誦言語者興者因物而發也道者道達人情也誦謂諷諫微言以喻意也誦謂誦書舉古訓以告之也言者自言之所蘊也語者因問而答之也樂舞而備六代者樂業盛於六代言其舞之善則其辭音之善可知也蓋樂所以節夫舞也雲門大卷廣帝樂也書其德如雲之

山能聚也大咸則咸池堯樂也咸言其德之通及池言其
潤澤也大濩舞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也大夏禹樂也言其德
能大中國也大濩陽樂也言其德能治民而救護之也大
武王樂也言其德能成武功也六代之樂無非所以形容帝
王之盛德發暢天地之和氣而措生人于理是周人以樂德
之全者望國子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
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勳物

六律六同總十有一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
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三分而益一下生者三分而去一
終於林鍾六寸則極短也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

六律名曰律者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也大呂應鍾
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爲六同名曰同者以其爲律之偶而同
於陽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大
合樂者備作六代之樂也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賜諸侯樂
或將以祝或將以嘏此以和邦國也或奏之鄉射或奏之鄉
飲此以諧萬民也或奏之燕喜或奏之饗賓此以安賓客也九夷
八蠻五狄六狄其君之壽止曰子及其朝也與之燕喜而樂
以作此以說遠人也備祭索萬物羽籥之族鱗介之類莫不
祭之而樂亦以作此以作勳物也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
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也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

管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南呂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大武
以享先祖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示音也
分樂而序之謂於祭祀則各用一代之樂而因序次之也天
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
之以祀天神事之也蕤賓黃帝樂而天神用之亦以尊而祭
尊也天神謂昊天上帝及五帝日月星辰以下也大簇陽聲
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堯樂也其樂次於黃帝猶地示亞於
天神也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四望岳鎮及四瀆也蕤
賓陽聲第四應鍾爲之合五鍾一曰林鍾夷則陽聲第五小
呂爲之合小呂一曰中呂先妣姜嫄也周立廟以后稷爲始

祖其母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祀之謂之閼宮無射陽聲
之下也夾鍾爲之合夾鍾一曰圓鍾先祖謂先王先公也六
代之樂於律呂五聲八音無不備上既言律呂之合矣故此
又言五聲八音五聲有清濁高下故言文八音咸備而後揚
故言播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山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
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
五變而致介物及上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圓鍾爲宮
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應鍾爲商大呂爲角大簇爲角
應鍾爲商大簇爲角大簇爲角大簇爲角大簇爲角大簇爲角
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圓鍾爲宮大簇爲角大簇爲角大簇爲角

而鼓鼗鼗孫竹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立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
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
得而禮矣

漢按此文不唯不經仍自相背反既曰以六律六同五聲八
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祭祀合樂之際六律六同五
聲八音六舞並用矣而其下則止用黃鍾大呂雲門祀天止
用大蕤應鍾咸池祭地止用姑洗南呂大磬祭四望止用樂
賓函鍾大夏祭山川止用夷則小呂大濩享先妣止用無射
夾鍾大武享先祖如是則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各自爲

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凡作樂必律呂音聲一時並舉充
而不相奪倫然後成樂今既各自爲用何自而成樂乎況周
家祭祀已行之迹莫詳於詩之頌今考昊天有成命之詩郊
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考維天之詩望祀四嶽河海是四
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考之詩禘祖而其末則曰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是妣與祖亦無各祭之文考周頌之詩盡是祭祀
之詞其言作樂未聞有分樂而序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
樂以分祀之禮此其不足信又曰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
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
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物及丘陵之示四望而致毛物
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園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鼗鼗鼗
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蕤爲
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鼗鼗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
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立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
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
路鼓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
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既曰六樂文之
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
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
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況考之於詩有贊

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鼗鼗祝團蕭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
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孰謂夫此而不用乎先儒有釋
四聲之說者樂無商聲者祭尚柔而堅剛也考之於詩武
奏大武而言勝殷過剋之事乃告成大武而言於樂王師之
事非堅剛之意乎況前言祀天神止奏黃鍾歌大呂祭地示
止奏大蕤歌應鍾祭先祖止奏無射歌夾鍾與此又不同既
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
變則餘三變又不預焉況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
不知何分而象德邪考神之作樂感格之效自近以及遠先
格祖考次格鳳凰百獸等物今乃自遠以及近一變致羽物
及川澤之等示神物至九變而後及人鬼舜樂所以感物

一皆應入則撞鐘之鐘左右鍾皆應以鐘為節則以鼓為節可知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射者樂會時也采蘋采芣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射所以觀德也歌詩所以節射也射人於天子言九節五正於諸侯言七節三正於卿大夫言五節二正賓射之正也此言凡射則大射燕射皆可推之矣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大凡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皆備詔來瞽呈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享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樂有政有事序事則陳列之先後節奏之次第也樂政則聲音律呂六代樂舞之關於大政者也小事謂小祭祀成謂所奏一竟詔來瞽謂樂師當奏樂時告之使來也畢舞畢之青號也謂當舞則呼召舞者學士謂國子也歌徹歌雅以徹也今相謂使人扶樂師之瞽者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謂習其儀也樂官謂大胥至司千倡之凡養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射夫謂教耦以弓矢舞謂習其儀也樂官謂大胥至司千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令舞秋頒學舍令舍采音釋義

胥有才智之稱學士謂卿大夫樂舞者版籍也致謂按此版籍以致其來也漢大平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制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至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為舞人亦周之遺制也舍釋也采芣同古者士見於師以采芣為贊菜蘋芣之屬合舞謂等其進退使應節奏也頒學者頒其才藝之所稱合聲亦謂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六樂之會謂將大合樂而習之也序出入者以大武之樂言之武舞之位以象大司馬之四表大閱以四表為辛伍出入坐作進退之節舞位亦然周都殷之西南殷都周之東北武

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而至三表矣此再始以習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四表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三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二表矣此復亂以帥歸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櫛畢者也蓋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殺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出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而後可以分治分治而後可以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為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為一此樂記言復綴以崇而繼之以夾振之而駟伐者又本其始也此樂官則比叙其所教之人以考其藝之精粗展樂器則展視其所用之器而審其聲之完否人與器俱善則樂官知矣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敔學士序宮中之事

以鼓敔者使之興舞也序宮中之事者宮正教國子之宿衛者以道藝而大胥則承其事焉

小胥掌學士之敔令而比之敔其不敔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官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

學士即大胥在版之國子也蓋學士之未至者敔之使來學

至者令之使有為比則校其能否敔者罰爵也撻者扑罰也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有簾者宮縣四面皆縣如宮之有牆也軒縣去其南面以避王也判縣又去其北面以示其德半於君也特縣又去其西面以示特立之義也觀此則知尊天子之義焉辨其聲則鐘磬敔鐃其聲不一必待辨而後正

凡縣鐘磬半為增全為降

堵如宮牆之半堵縣於性禮之全縣蓋天子宮縣每面鐘磬各十六枚則四面各六十四枚諸侯以下不降殺焉諸侯三面各四十八枚卿大夫兩面各三十二枚士一面各十有六枚雖軍車多寡不同而每面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鐘磬各八枚兩面共鍾磬各十有六枚士特縣則各八枚而已唯其得每面之半故謂之堵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所會在

天為十有二舍在地為十有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冬至日月會于星紀位在丑氣合子為黃鍾大集會亥揚位在子氣合丑為大呂雨水會蕤賓位在亥氣合寅為大簇春分會降畢位在戌氣合卯為夾鍾殷兩會大衆位在酉氣合辰為姑洗小滿會實沈位在申氣合巳為仲呂夏至會鵲首位在未氣合午為蕤賓大水會鶉火位在午氣合未為函鍾處暑會鶉尾位在巳氣合申為夷則秋分會析木位在寅氣合亥為應鍾陽道常鏡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之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為天地自然之合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稱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登按上言六律六同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有十二律也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簫下生者三分六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分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簇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分一

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
六寸九寸六分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
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
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
射長四寸六分五寸六十一分寸之六十五二百二十四應鍾
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有二律各具五聲而五聲實
本於黃鍾黃鍾爲宮其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
而去其一故下生徵而其數五十四又三分徵而益其一故
上生商而其數七十二又三分商而去其一故下生羽而其
數四十八又三分羽而益其一故上生角而其數六十四多
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於
角而之聲清於商唯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皆文之以五聲
然五聲寓於八音而八音實寓乎八卦金鍾也屬乎金石磬
也屬乎乾土塤也屬乎坤革鼓也屬乎坎絲琴瑟也屬乎離
木祝敔也屬乎巽匏笙簧也屬乎艮竹簫管也屬乎震金石
土爲陰陰逆推其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爲陽陽
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土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
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五聲八音間奏迭舉而樂成
焉要其所本則聲音皆出於十有二律者也抑嘗考此以觀
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之說可以知其詳也前言以祀以祭以
享則各用六律六同之二而五聲八音全不用後言禮天神
地示人鬼則於律同聲音皆用之特不全備前後相次如此

當以大師之文爲是
發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
爲之音
風者風也雅者正也頌者美也賦者詠述其事也比者因物
取類也興者因物寓意也六詩之義教國子也大司樂曰以
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是六德之本出於大司樂所教
而後大師播之於六律之音則知大師之教六詩其爲國子
明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敔大饗亦如
之陳百備
登歌清廟堂上之樂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也下
管堂下之樂也敔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
先引故曰敔擊拊以導歌而後擊者歌爲奏鼓敔以導管而
後樂罷播爲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樂
此樂奏之序也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射節謂瞽實籥首采蘋采蘋之節六律陽聲也六同陰聲也
即陰陽以候其氣則毀灰一動而八風從律以十二律應十
二風而後可以察天地之和兵書曰王者出師之日大師吹
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驩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
士卒同心徵則將患數敗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大師以
是而聽軍聲宜其言函應焉且占軍旅之勝者無過於天

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則以同之所謂聽者可信不誣

大鼓即簪而厥作簪蓋凡國之諸祿正焉簪同音

鈸興也又陳也簪也陳其生時行迹而誅之為作誼也

小師掌教鼓祝祝故壇廟管弦歌

革音曰鼓微如鼓而小持其柄推之旁耳還自擊祝如添富

中有椎致刻木為虎背有二十七刻以木轉之以上樂也壇

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鋪上平底有六孔以取聲蕭編小竹管

如蓬而小併兩而吹之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有堂上之

樂有堂下之樂有上下兼用而不可闕者弦歌用之堂上鼓

鼗壇廟用之堂下祝致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為作止之節

者也書曰鼗擊鳴球搏拊琴瑟周禮卷十五擊祝致用之以節堂上之

樂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祝致用之以節堂下之樂也堂上

言其聲堂下言其器大師所言聲歌下管者不易之定制小

師以弦歌列塲簫之下者是小師所言者教樂之序而大師

所言者用樂之序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厭凡

小祭祀小樂事鼓輶

擊拊擊石也應聲也亦小鼓也此所以贊大師也大師言大

祭祀師贊登歌擊拊此復言之者大師令之而已大師言下

管合奏鼓輶此言下管擊應鼓者擊應以道又歌雍以徹

之小師畢其詳而大師總其要也

擊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六樂聲音有謂以六代之樂而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也五聲若大不踰宮細不踰羽之類八音若升歌在上匏竹

在下之類是之謂節然上下大小欲其周旋而相應故曰和

擊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其音定繫戶計反

無目睥曰瞽有目睥而無見曰瞽背文曰瞽以聲節之曰瞽

也世即諸侯卿大夫之世本真繁即帝王之真繁亦從而瞽

誦其書也九德即大禹九功之德六詩即古者六義之詩

瞽瞽掌凡樂事播鼗擊磬頌磬笙磬掌太師之縣九樂事相瞽

瞽視也視之明者為瞽以瞽瞽無所見故設三百人以扶工

謂之瞽瞽因使之掌樂故曰掌九樂事頌鑄也瞽音了

大喪獻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擊磬獻亦如之

音威

擊讀為憂戚之戚大喪獻樂器威也威謂戒守鼓也擊鼓聲

疾數故曰威亦如之者雖喜樂戒懼之際未嘗無擊節也

此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品凡

聲高聲低正聲緩下聲肆聲散聲陰聲陽聲連聲微聲細聲

行修聲雅舍聲鬱薄聲豐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

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或作胡本反又

古本反籥音聞又於瞻反籥則百反籥音發舍音掩籥才計反

同即六同也凡聲者聲之病也硯讀作鏗又作衮高謂鏗

空高也正者不高不下也下謂鏗形下大也下則鏗形

有兩組疏畫以教械樂謂賓醉而出為之奏陔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明不失禮也舞者牛反亦多黑少之色觀其千反凡祭祀饗射其其鐘笙之樂燕享亦如之大喪教其樂器乃奏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鐘笙之樂鐘聲相應之笙鐘與笙堂下之樂也升歌在上鐘既應歌而笙亦應鐘故曰鐘笙也

鍾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擊皆鼓之守鑿亦如之大喪教其樂器率而藏之鑄音博

鑄大鐘也與鍾師所擊不編之鍾皆有金奏掌金奏之鼓即

鼓人所謂以晉鼓鼓金奏者也鑿者鼓鼓軍事是也鑿其鑿也音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鳴此奏所謂三鑿一鑿及守鑿皆鼓之者皆鼓其金者也音法云反

鍾師掌教誅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誅與拜反又音拜

誅以常為服東夷之樂曰誅則誅師掌東夷之樂者何也文王之世東夷先服王化以基王業祭祀大饗誅師帥其屬而舞誅樂所以示四夷來王昭先王之德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

旄人掌旄人掌旄人所掌旄舞而所教者散樂夷樂也散樂者野人之舞夷樂者四夷之舞燕樂者有燕閒之意舞燕樂而散樂夷樂咸在者言樂之無所不備也

鍾師掌教國子舞羽敔樂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教其樂器率而藏之

籥如遂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敔籥持羽籥之舞文舞也鼓者於祭祀賓客饗食之時以鼓作之也

籥章掌土鼓敔籥中春擊土鼓敔籥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敔籥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敔籥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中音仲

風雅頌既相連詩字疑作風字為是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

兩面可擊也記曰土鼓臚耕耨耨耨伊耆氏之樂以土鼓應陽籥不忘本也逆如逆女之逆自外而入於內也迎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也夫寒暑有異氣春秋有異候而均取於擊土鼓敔籥風者皆以人心之和而召天時之和者也故生

事之始終繫焉於此而祈年即詩所謂春夏之祈於此而祭蜡即詩所謂秋冬之報田祖始耕田者神農也田畯古之先

教田者蜡者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祈年雖主於田祖而籥章以樂田畯者田畯喜而民得以耕饁順民事之始也祭蜡雖主於索饗萬物而籥章以息老物者老物息而

民得以室處順民事之終也土鼓之用一而有二詩之異風以導其氣雅以作其情頌以告其成所以發達天地之和聲

故聲和而氣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土鼓之有闢亦大矣
龔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而歌之燕亦如之
丁卯反九具反

龔氏者樂工所獲之革履也四夷之樂東方曰鼙南方曰任
西方曰柷離北方曰柷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獫狁之難而東南先服故設柷師之職以掌東夷之樂至武
王克殷四夷左衽罔不臣妾於是始備四夷之樂皆所以昭
先王服遠之功彰聖德之無所不被然主乎舞而已施人掌
舞夷樂是旄人舞之而龔氏以聲節之庶乎其可也若
謂用之於祭祀燕饗之際恐非周公之制作其漢儒好奇而
傳益之也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師其屬而設荀陳庸器饗食
賓射亦如之大喪獻荀饗

庸功也庸器即伐國所獲之寶器也若禮記所言崇彝寶鼎
及以兵物所鑄銘也且周曰文王伐四國武王克殷得玉鎮
寶器藏之天府復獻之典庸器者以備聲樂之飾也樂器即
荀義所以懸鍾磬橫曰荀直曰簾上設版謂之業明王者有
其業而可以作樂也祭祀賓客陳之亦示先王之道也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
之大喪獻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舞器者干戈之舞羽籥之舞也羽籥文舞也干戈武舞也禮
記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是舞以舞家所用

之器也又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文籥師承贊之
是籥師教羽籥未嘗不執干戈司干掌干戈而未嘗不掌羽
籥特籥師以教國子為主故各官以籥司干以周所尚為主
故各官以干其實一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
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
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鼗鼓云反擊
音高

鼓人以鼓名官而四金亦在所教四金所以和鼓節鼓止鼓
通鼓也和軍旅正田役見於大司馬之職鼗鼓大鼓也長八
尺鼗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教擊鼓者大小之數也

辨其聲用辨其聲之當用也如神祀用雷鼓社祭用靈鼓鬼
享用鼗鼓與大司馬同然大司馬以靈鼓祭澤中之方丘此
用於社祭則亦同於地示而已地示大小用靈鼓則知天神
大小用雷鼓鬼享大小用路鼓也軍事用鼗鼓則大司馬所
謂諸侯執鼗鼓是已役事用鼗鼓則綿之詩所謂鼗鼓弗勝
是已金奏用晉鼓則鍾師以謂掌金奏之鼓是已今以六鼓
聲用而教之唯雷鼓專用於天神靈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
用於社至其氏則用之以驅猛獸矣路鼓用於鬼享至大
司馬則用之於教戰大儀則用之以待遠客者與遠令矣以
至辟雍作樂鼗鼓維鍾仲秋蒐田軍將晉鼓則又鼗鼓不止
乎軍而雷鼓不止乎命矣矣要之六鼓聲用各有所主此鼓

人所以不容於不辨

以金鐸和鼓以金鑼節鼓以金鏡止鼓以金鐸通鼓鐸音浮鐸音濁

鐸鐸子也圓如碓頭上大小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鑼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鐸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鼓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大司馬云鼓人皆參鼓司馬振鐸是可以通鼓也鼓行鳴鐸是鑼可以節鼓也鼓退鳴鏡且却是鏡可以止鼓也此特用於軍事而六鼓所用亦可以類推矣鉦音征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帳舞者

兵舞千戚之舞帳舞列五采繒爲之所以形容百物之神有

捍蔽後除之功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帳舞凡在此祀典者鼓皆此二舞而用之

凡軍旅夜鼓警軍動則鼓其衆田後亦如之

凡軍旅之戒懼莫如夜夜爲之鼓警所以警衆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日之於月合宿於朔月之於日相望於望在黃道則有交初交中之度凡相掩蔽則爲薄蝕王者修德應天故親伐鼓以救之鼓人詔之大僕於大喪之崩及室皆戒鼓傳達於四方鼓人詔之亦如救日月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帳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舞則皆教之

舞師所教六鄉六遂之民也鄉遂有山川社稷四方之祭祀與夫旱暵之事即州長之社祭也黨正之祭祭索祭也族師之輔祭也兵舞者千戚之舞用於山川有扞衛之義帳舞者以采繒爲飾用於社稷則有後除之義羽舞者以折白羽爲飾用於四方則有翼蔽之義皇舞者以五采羽爲飾用於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凡野舞皆教之者備鄉遂之舞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三禮考註卷之五

三禮考註卷之六

周禮

春官宗伯第三

鄭氏曰春官者象春所立之官也宗事也伯長也春者生乎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祀神為上所以使天下知報本反始之義隆按書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執此以考之今文多載地官之文而他官之文雜在此者亦有之至於世婦之職析而為二其一雜在天官或離或合各歸所屬則春官之文或幾乎全矣

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隆按詩書所言二帝三王天地宗廟之事多矣未聞天神人鬼地示之說且神者聖人所不語子路問事鬼神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至於上下神示之禮則又深排固拒觀此可知聖人之意矣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言鬼神如此而已未嘗分也劉歆遂裂為天神地示人鬼之異鄭氏又謂聖人之精氣為神賢智之精氣為鬼怪之甚矣嘗聞河南程子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性者氣也來者中者者不忘伸者無息又聞五峯周氏曰天

之道一往一來否泰相因變化無方人日用而不能不可以知慮測識不以才能作為者謂之鬼神鬼神者特以往來言之道固一體不可分也漢儒之說抵牾如此何足信哉

以吉禮辨邦國之鬼神示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繡裳祀司中司命繡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禘以醴醢祭山川以醯醢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楮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繡音酉韻古風字經亡魯反又莫拜反禮學通反辨能力反音別

書禮曰言者有受福之義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取精意以享之義三者皆積聚實莊體焉或有玉帛繡燎而升煙以報陽也昊天上帝天之主宰也冬至於圜丘祀之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星四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陰祀自血起血祭者貴氣臭也杜稷土穀之神杜以句龍配食稷以后稷配食五祀五官之神木神句芒火神祝融土神句龍金神蓐收水神玄冥四郊迎氣而祭五帝則以配之也一曰五祀者門戶之神司出入中饋之神司居處寵之神司飲食行之神司道路五嶽位衡華恒嵩也狸狌者山林之祭其牲並埋之川澤之祭其牲並沉之福壽者被牲皆中曰福祿之曰壽四方百物若八蜡及祭百種是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特也獻醴者獻體謂薦血腥時也裸者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未神時也享薦也肆獻裸

五年之禘也饋食三年之祫也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於
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
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群廟
之主以食此之謂祫祠禘祫四時祭名春物初生未有以
享以祠爲主故曰祠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禘秋物漸
成以薦新爲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殺故曰烝

禘祫哀邦國之憂以禘祫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禘祫哀
禍哉以禘祫哀國敗以恤禮哀寇亂禘會同音又音禘
哀謂救患分裁也喪禮謂親者爲之服疎者有含禭荒者人
物有害也凶以天災言札以民病言其哀之如散利之類弔
者慰弔之也禍哉如水火之類禘者會財貨以補其亡失也

國禘見國敗謂師敗績恤相爲憂之也兵作於外爲寇於
內爲亂合尸賄反禘音送

以禘親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時時曰問殷覲曰視見音覲朝音潮

親謂使之親附也朝如日出於寅之朝而朝於天宗如萬物
相見於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覲謂物成之時各勤其實以
報乎上遇謂閒歲之時其相見若解后之遇會謂非時會集
以謀征伐之時同謂王不巡守而衆見諸侯以命政問謂諸
侯遣卿非時到問於天子視謂諸侯遣卿以大禮而衆見於
天子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

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同謂威其不悞及稽差者也大師謂天子六軍用衆者出師
之法也大均謂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
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少是所以優恤其衆也大田謂四
時之田而因以習兵簡閱其衆之能與否也大役謂徒役若
築作之類所以任用衆力也大封謂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
合聚其民也於此見聖人公平廣大之心矣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
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脰
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脰上忍反膳音
煩

嘉善也因人之心善而爲之制也飲食謂族食族宴也文王

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疏云親兄弟歲四食從父兄弟歲三
食從祖兄弟歲二食族兄弟歲一食昏冠昏燕姻言冠燕笄
言親成男女謂親其恩成其性或云成本戚字當爲衍文賓
射謂王與賓交射也人君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在朝
賓射在朝燕射在寢饗燕饗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
訓其儉也燕者牲用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屣升坐無筭爵
以醉爲度行之在寢以示慈惠也凡朝聘之賓客皆一饗其
燕與時賜無數脰膳謂祭祀之肉兄弟之國同姓諸侯也賀
慶徐氏曰從替其喜曰慶加物曰賀異姓之國王之皆因甥
舅也脰膳者特厚之禮故於同姓言之賀慶者皆偏之禮故

於異姓言之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儀者文物也命者王命也位者爵位也一命受職如王之下士及列國之士子男之大夫是也受職謂始為正吏受職事也再命受服如王之中士及列國之大夫子男之卿是也受服者受皮弁之服與命曰受玄冕之服三命受位如王之上士及列國之卿也受位者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四命受器如王之下大夫及公之孤也受器謂始有祭器也五命賜則謂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賜之以百里二百里之地則者地未成國之名也六命賜官王六命之卿也賜官

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蓋大夫不得具官有地而得置官者設二官以兼攝眾事唯六命之卿始得具官也七命賜國謂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而諸侯伯之國也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則加命之使得專征伐乃一州之牧也與命云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作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是之謂方伯也受以義言也賜以禮言也作以功言也賜以君為主受與作以臣為主實一而已矣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信音申

等猶稱等也鎮安也所以安鎮四方也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圭為王飾長尺有二寸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半

一寸又曰鎮圭繅藉五采五就又用五絲紐約中央以備失墜

此王祭祀時所執也公執桓圭桓柱也又曰變桓謂之桓象官室有桓楹也二伯執之見其為國柱石之義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二圭皆琢人形其直曰信其躬躬曰躬其長皆七寸信圭之文繅細躬圭之文龜略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可食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故璧以為飾禮圖蒲穀璧作車稼之象今或謂之蒲璧者刀刻其文蓬蓬如蒲花之數穀璧者文如粟粒禮圖恐未可據也二璧同其制異其飾內有孔謂之好外有玉謂之肉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環璧兩邊肉各三寸孔三寸通九寸

以會作六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

人執鴈工商執鷄

曄之為書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孤執皮帛孤者三孤少師少傅少保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束帛十端每端長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為五匹皮以配帛手執帛以致命而皮施于地其皮之貴者虎豹也卿執羔取其守介而不失其類大夫執鴈取其候時而行士執雉取其守介而不失其節庶人執鷄庶人者府史胥徒在官者鷄鴨也取其不飛遷工商執鷄取其知時鷄旦有有飾有無飾天子之孤飾以虎公之孤飾以豹諸侯之卿大夫飾以布士以下無飾焉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象璽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

幣各放其品之色

禮神者始告神時屬于神坐也薦之在於作樂迎神之後鄭氏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標焉是也蒼靈禮天蒼象天之色圓象天之形禮天以冬至黃琬禮地黃象地之色琬八方亦象地其制每角各刻出一寸長六寸厚八寸禮地以夏至青圭禮東方圭刻上左右各半寸其銳以象春物初生長九寸厚一寸博三寸禮東方以立春赤璋禮南方半圭曰璋夏者陰陽各居其半故用璋禮南方以立夏白琥禮西方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狀虎形高三寸禮西方以立秋玄璜禮北方半璜曰璜冬者陰陽亦各居其半故用璜禮北方以立冬六玉各象其方色而牲幣又象六玉之色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天之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為主即樂記所謂者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為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以制禮防天下之不中者也地之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為主即樂記所謂者不動者唯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厚重或至於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為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以作樂防天下之不和者也太宗伯之言陰陽者所以明禮樂之各有其體樂記之言動靜者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為

用知一動一靜於天地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者實禮樂之本也此下經所以復言禮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也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上經言禮樂之所從出故中和所寓有天地陰陽之異體及此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高卑上下之際渾乎其為一致不知其孰為天地孰為陰陽邪蓋百物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而禮樂本天地中和之理故皆有以合之以事天地宗祖無不感格以諧閭閻庶幾無不和順至于飛潛動植無不得宜又皆不出乎天地陰陽之妙而中和實有以感發之孰謂禮樂為形器之末哉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即執事而卜日宿絜滌滌玉鬯省牲饗奉玉盞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祀大神國丘之祀也享大鬼禘祫之事也祭大示方澤之祭也執事謂饗士與祭有卜日卜其吉日也滌滌滌祭者玉禮神之玉也鬯所以求神之鬯也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鬯豈宗廟無禮神之玉有鬯豈無禮神之玉也黍稷謂之釐以玉器盛之故謂之玉盞大號謂大號凡此曰宿絜曰滌曰省曰奉曰詔曰治曰相皆大宗伯躬親其事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蓬徹王不與祭祀謂有故如疾及瘠瘦是也王后不與謂后應與祭而不與者薦豆蓬及徹皆王后之事今以不與故攝之

大賓客則擗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果裸同

果裸也王之祿賓客上公再侯伯子男一后亞祿若后有故而不與大宗伯攝而載祿載者以舟而載之也司尊彝言六彝者皆有舟是也言載彝以舟而酌之以陳饋也又曰載者承之以往也言以饗曾載于陳饋也后於賓客不親授受其禮賓雖親酌實盛載以往故大宗伯之攝亦以載言之

王命諸侯則饋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相詔王禮者也出接實曰饋入詔禮曰相王之行禮相有五入而大宗伯則上相也王命諸侯則饋饋者進也進之使前

以受策命也大故謂凶也旅祭也有所陳列以祈焉而不

如祀之備也四望謂四岳四鎮四瀆也大封封諸侯也后土社也王封諸侯取大社之土包以白茅而授之爲其將有是土故先告焉敬其事也頒祀謂班其所當祀之神禮也都家即三等采地鄉邑即六鄉六遂其禮雖小大異等必以王命而後行之其禮制皆有所不踰此所以繼於大封之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者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社稷門之內雄門之外兆爲壇之塋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王氏曰五帝也而兆止於四郊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

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見前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即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川之外又有當祭者故各因其方而祭之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二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大宗伯掌其本數小宗伯又掌其末度禁者禁其所不得用令者令其所得用用等者器幣尊卑之差也吉禮所謂祭者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濫祀無福逆祀有罰令者天子祭天地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賓禮所謂祭者變禮易樂爲不從改制度衣服爲畔令

者朝覲宗遇會同爲君之禮存規省聘問爲臣之禮軍禮所謂禁者非賜弓矢不得征非賜斧鉞不得殺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嘉禮所謂禁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昏因不通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爲之會男女凶禮所謂禁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或短喪而暮或朝祥而暮歌令者歡醵而深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廟祧之昭穆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桃謂之桃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吉凶之五服吉服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齊衰也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有以辨之則吉服不可下階上凶服不可重降輕車旗宮室其節或九或七或五各當依品命也三

族者父子孫人爲之正名也收服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三爲五者以父而親祖以子而親孫則五也以五爲九者以祖而親曾祖高祖以孫而親曾孫玄孫則九也辨親疎者重服則親輕服則疎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疏曰振九族之內凡適子正體皆爲正室皆謂之門子小宗化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尊以尊代宗蓋嫡子者即所謂宗子也

毛六姓辨其名物而煩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畜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毛擇其毛也六牲司徒主牛宗伯主鷄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毛之則名物爲不同六畜謂黍稷稻粱麥武

六宮之人共奉之黍稷稻粱乃婦人之事也

辨六畜之名物以待賓將辨六畜之名物以待孫祀賓客果音

大舜者鷄鵲爲祥黃鵠爲祥雉爲祥以威約也標將謂酌而進之也六事謂敬享孝慈尊尊尊尊大尊一尊者以威

五齊二酒疏曰案司尊彝唯爲祭祀陳尊彝不爲賓客此六

尊彝言賓客則在廟享賓客時也唯野享不用春秋傳云犧

豕不出門者是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辨賜衣服之制見於司服車旗之制見於巾車宮室之制見於典命小宗伯何以掌之蓋賞賜必待王之命書曰車服以庸詩

曰錫鞶以收放綬章又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此小宗伯掌其賞賜者於王命也

掌四時祭祀之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牷滌滌祭之日逆盥省牲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瓊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祭祀之序事如卜日省牲之類貞正也大貞謂若卜立君卜大封畋高作龜是也凡卜大事必用玉帛詔號如神號幣號

之類省牲則豫擇其純牷滌滌則須致其潔逆盥謂受饌之盛以入也告時謂告農陳之時告備謂告饌具也將送也將

瓊果謂祭祀之時王以圭瓊酌饌饋尸后以瓊瓊酌而亞裸

賜卿大夫士爵則饋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

將幣之賁

饋之如命諸侯之儀禮賓客亦小宗伯於當裸之時送二裸

以受王與后將幣之賁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饔飩於郊遂頒禽大甸及執

事禱祠于上下神示旬音田

有司謂大祝之類立軍社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奉主車謂以遷廟主載之也軍將有事謂將戰也大甸四時之田也有司大司馬之屬禱饋也以禽祭神若饋之也頒禽謂分其所獲也大甸謂國遭水火及年荒之類禱事謂大祝及男巫女

至也求福曰禱得福曰祠

王崩大辟以柩壙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祗祔祔器遂哭之下葬兆甫葬亦如之既葬詔相復祭之禮成而祭墓為位謂亡婢反縣音玄

大肆謂陳尸而伸之也謂浴也以柩壙洽尸也執事大祝之

屬泣臨也小宗伯臨斂事也帥異姓而佐蓋同姓方嚮哀故

以異姓疎者相佐助也衰冠之式謂衰服衰冠之法式也及

執事梓匠之屬祔謂祔明器也聖兆基之營域也甫葬甫

始也窆穿墳也喪祭謂窆附也疏曰自始至葬未忍一日

異於生故無尸而歛象坐以薦羞既葬送形而往迎鬼而

返日出而奠虞安也所以安神也聖之朝為大遣奠及日中

即虞其不忍父母之精神離散蓋如此登墓為位蓋祭后土

之神為壇於墓之左

凡王之會同軍旅旬故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殃亦如之凡

天地之大禱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位大宗伯凡小

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謂有田

肆習也為位治壇也類依祭禮之正而為之但差異耳一

曰類者以社稷宗廟類之於一處而行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

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

養犧牲繫手牢頒于職人

中謂乃宗伯之屬故大宗伯建三禮乃其大略至於玉帛牲

牲之物簿官屬之器皆肆師立之也大祀天地宗廟也次

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也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

林川澤四方百物也玉帛牲牲牲之隆者牲幣殺也止牲則

又殺也牲色之純者曰牲祈珥謂祭以除災祈大祝大祈是

也珥謂將制牲以饗先割耳旁毛薦之也春秋知人執節子

用之傳云叩其鼻以衅社注云衅釁也此所謂珥即是蓋以

樂妖也展省闕也牲之全者為犧頒于職人謂使庖人受而

養也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祗祿祿亦如之祭之日表齋

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裸築鬯相治小禮錄其怠慢者掌光中

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謂有司

卜日得吉日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蓋卜日之後十日方祭

也宿為期謂肆師與衆人先卜祭之夕期於明日以卜也祗

濯滌於祭前之夕相其禮也表齋盛謂於六齋之上為之徽

識以表揭黍稷之名徽識小旗也表器陳謂祭之旦於堂東

陳祭器實之肆師乃展是也築鬯謂取鬱金香草築實而養

之將以裸也兆謂壇之塋域也凡為壇四面皆築城若宮牆

然凡肆師所告皆告之小宗伯

大賓客並建几築鬯將裸大朝觀佐饗共設匪醴之禮饗食

授祭

泣臨也筵几之設司几筵設之而肆師臨視之也築鬯養裸

將謂養小宗伯賓客之裸也償謂所接賓客之人也有上脩

中饋末償此云佐饋者為上饋之佐即中饋也其設匪饗饗以實幣璽以實醢醢饗食饗者饗大年以飲賓獻依命飲食者亦亨大年以食賓饗依命飲授祭謂授賓以祭也凡祭祭其所先進者其所祭則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也疏曰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與祝侯饗于疊及郊大喪大淵以壘則祭饗令外內命婦序哭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壘者且授之杖侯去聲中去聲

侯饗謂侯迎善祥饗謂饗却殃氣也壘五百里郊謂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大淵謂浴王之尸外內命婦外則卿大夫士之妻內則三大夫以下至女御也序哭謂以服之輕重為哭之先後也授杖者王喪杖竹后喪杖桐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甸音田貉莫翻反又音陌

師甸者田而後用師也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為位謂為壇壝而置其主國之社主用石如此以車載之則木主也封于大神謂為壇以祭社及方岳也師不功謂戰敗也助牽主車謂車載社宗之主恐為敵所得故助牽之欲行速也貉師祭也祭表貉謂於所甸之處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以下也

嘗之日泣下來歲之艾猶之日泣下來歲之戒社之日泣下來歲之稼

艾者除田草也嘗者嘗穀之祭戒謂習兵以戒不虞也稼謂

於秋社而問來歲稼之所宜也王者之於民愛之切而慮之周故肆師泣卜其來歲者如此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大故謂水旱凶荒祭謂社稷之類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禮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放焉不信者刑之

大史史官之長也又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典即大宰所掌六典法即八法則即八則逆迎也為王迎受其治者也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瀆不信者刑之辟瀆亦反

約劑誓也約券書也其書藏於大史氏貳副也辟開也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告春谷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序事者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也頒班同布也告朔者天子頒來歲十二月朔于諸侯諸侯受而歲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行之而閏月者日之行也日一度凡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一周天而一歲止三百六十日是餘五日有奇也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常以二十九日過半而與日合是

月不足於三十日也二者之餘每歲凡十一日有奇故曆家置閏月以歸其數門路寢門也王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每月各有室唯閏月無所居君子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也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致焉不信者誅之

執事大卜之易與之者當視其占皇次位常謂貴賤之位有常處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大師大起軍師也大史以書而知天道大師以聲而知天道知天道者知天時以龜吉凶也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

道

大遷國抱法以前大喪執法以泣勸防遺之日讀誄凡喪事致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葬執其禮事遺棄戰及舍音釋

遷國王遷都也法司空營地之法遺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小喪謂卿大夫之喪賜謚謂大史掌以王命賜之謚也

射事飾中謂於射而飾中以待射中所以盛美者待射中則飾其葬也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

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禮事升降進退之事大史守其禮節也竟境同

小史掌邦國之志實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其音定繫世辨父

志記也謂諸侯之國志其土地風俗之書莫定也繫世謂帝繫世本之書昭生穆穆生昭辨之則知其世繫也忌諱者先王死口為忌名為諱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祖皇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太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

讀誄

組以盛牲簋以盛菜用禮法讀禮之法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

命猶天之命天子制命於上諸侯諸臣承命於下而皆有儀焉諸侯之五儀則公侯伯子男之異其名諸臣之五命則四

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之異其數然諸侯未嘗無命以儀焉

貴故也諸臣未嘗無儀以命為節故也此設官典命之意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

七命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

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上公王之三公有德者周公召公加命為伯也以九為節若

國之城方九里官方九伯步貳車九乘建常九旂服九章

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年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

凡此皆以九為節此禮也亦儀也自公而下降殺以兩故侯

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皆以七以五而為節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

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止言三公不言孤者孤與卿同也由大夫推而下之則王之
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可知也自三命已下無出封
之制其爵為卑雖以陽數命之而不為嫌唯五七九為陽數
之奇故以命五等諸侯六四八為陰數之偶故以命公侯大
夫之三等及其出封以有國家皆加一等則三公為九命之
上公卿為七命之侯伯大夫為五命之子男其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祇其出封之命數也蓋成周之制
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齊魯晉衛是也有以諸侯而入為
天子之公卿大夫者魯伯彤伯衛侯毛公是也或出或入乃
成周內外相權之制典命止言其出封加一等之制而無入
朝加減之文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豈
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七則諸侯七章之服也
六則孤卿六章之服也是出服諸侯之服而入服孤卿之服
則入減出加之義明矣
升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
皮帛繼子男
諸侯得以世爵象賢也世必以正適分也適庶不正禍莫大
焉於是父死則適子繼之適子死則適孫繼之杜僭亂之原
定上下之志莫先於此然使諸侯自以適繼而不聖主命則
何以奔走天下故周之王者雖不祿萬世之定分而亦未嘗
無輕重隆殺之權凡世子受命于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飭
之意故訓之誓誓者擯其君而至其待之之禮降其君之

禮一等若未誓則未有嗣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而無
正禮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定萬世之
分而王政行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祇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
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祇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
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各祇其命之數
公之孤四命則上同乎天子之大夫執皮帛以祇小國之君
則又上同乎天子之孤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以虎皮大國
之孤執帛而加以豹皮此其辨也其卿大夫則同乎侯伯之
卿大夫士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則
各祇其命之數子男之卿大夫士則又遞降公侯伯之卿大
夫士一等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則
亦各祇其命之數蓋當時有不命之數則亦表異乎不為士
者矣
大行人
澄按此秋官也考其文掌賓客之禮儀非禮官之事邪合職
于此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
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惡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職至反
按聖人體元居正法天立道凡所以承意從事者未嘗不

天之序朝覲巡狩祭祀飲食田獵事無巨細皆順四時而不敢紊按書舜之巡狩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有一月朔巡狩禮記天子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又曰食齊視春時黍齊視夏時鬻齊胝秋時飲齊視冬時若此甚多大抵人君舉事未有不順四時先後之序者獨此本文先秋後夏烝義不順且大宗伯亦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先後次序秩然不亂何獨此文先秋而後夏譌舛無疑合以宗伯之文爲是○行人主國使之禮者也大賓要服以內諸侯也大客謂其孤卿也春朝至殷同六事皆以王見諸侯爲文也圖陳比協皆考績之言也王者春見曰朝則比圖其事之可否夏見曰宗則陳其謀之是非秋見曰覲則比

其功之高下冬見曰遇則合其應之同異時見曰會謂無常時相見也發禁謂征伐之罪也殷見曰同謂十二歲王不巡狩則衆諸侯皆來朝也施政謂攷其制度也政邦國之九法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

時聘殷見二事亦以王見諸侯之使爲文也時聘曰問謂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所以結其恩好也殷規曰視謂一服來朝之歲天子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也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替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缺問去聲服上忍反

此四事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問問者問一歲存問於諸侯也喻所以通其志於上下也歸服者祭而致胙也交所以同

其福於上下也賀慶者諸侯右喜則賀慶以贊之與之同樂也致禴禴者禴祈禳之祭也諸侯有裁則致禴以補之與之同憂也

以九歲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綬籍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
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客之間九十步立當車
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主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綬籍七寸冕服七章建常
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
步立當廟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主禮一裸而酢饗禮七
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

之禮諸子執穀^{音五}寸纁^{音五}五寸黼^{音五}五寸黻^{音五}五寸建常五旂樊纁五
就武車五乘介五人禮五年朝位賓客之閒五十步立當車衡
擯者三人朝中將幣三享王禮一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
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緣音羅
籍在庭反狩音留樊畔干反乘去聲軼之氏反食音嗣積子賜
反勞老報反

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凡五等諸侯之禮曰圭璧曰纁藉曰冕服曰常曰燕纁曰貳車曰介曰禮曰朝位曰立曰擯曰將將曰王禮曰饗曰食曰積曰問曰勞其禮各有隆殺焉圭璧圭璧執之以見天子者也公則柏圭九寸侯則信圭七寸伯躬圭六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亦

五寸緹藉者以五采布衣版莫玉則以藉之也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冕服者著是所服之衣也公九章自山龍以下侯伯七章自華蟲以下子男五章自宗彝以下常者旌之旌也旌者其屬於慘垂者也公九旌侯伯七旌子男五旌纓者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者成也公九就侯伯七就子男五就貳車副車也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介者輔已以行禮也公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禮者太儋謂饗饌也三牲備爲一牢三牲者太牢牛也中牢豕也少牢羊也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朝位者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節出入立當軼軼者車輪之穿爲道綫也侯伯當立疾疾者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也子男立當衡謂車前橫木也王立當軼謂車後橫木也公之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四十步擯所使授擯而相禮者也用命數之半公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將幣者以之致也其禮行於祖廟之中王禮者王以爵禮禮賓客也使宗伯攝酌圭璜而裸王拜送爵又攝酌璜璜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賓乃酢王也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三享者皆束帛加璧璫實唯國所有皆享其下獻上之禮也饗禮者設盛禮以飲賓也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食禮者以飯爲主也舉者一曰舉牲體也一曰舉樂也公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

舉積者牢禮米禾芻薪也出入謂自來以至於去也公出入五積侯伯出入四積子男出入三積問者問無恙也勞者慰勞其苦倦也公三問三勞侯伯再問再勞子男一問一勞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朝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厭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此二節皆以君命來聘者也執皮帛者孤尊故既聘享而自以其贊見也執束帛而以豹皮表之故謂之皮帛小國之君言次之也不交擯謂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而親自對擯也朝中無相謂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也以酒禮之謂以舉酒不用爵也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裸酢饗食之類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貢祀物犧牲之屬嬪物婦人所爲物也一曰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繡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九州之外謂之蠻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爲貢王之所以撫

邦國諸侯者歲稱存三歲稱視五歲稱省七歲稱象符諭言語
協辭命九歲稱贊史論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慶量

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二歲王巡守設國

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各以其所貴實為贊者蕃君不
執玉故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其贊若大戎獻白狼獻白鹿
是也撫猶安也曰存曰視曰省皆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歲者
巡狩之明歲以為始也魯猶聚也七歲省而合其象胥九歲
省而召其贊史皆聚於天子之官教習之也象胥譯官也胥
云謂謂象之有才智者也書名謂書之字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奠而見之若有大喪則
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

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王事謂以王之事來也小聘曰問殷中也父死子立曰世

三禮考註卷之六

三禮考註卷之七

周禮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
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
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為承而擯

禮籍謂名位尊卑之書也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入

王朝于王也為承而擯謂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次擯也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

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頒省聘問臣之

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

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

也管節如今之竹使符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節之

用竹者竹有自然之節將命者期於無失節也達天下之六

節謂使之四方亦皆齊法式以齊等之也

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

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璜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

以和諸侯之好故璜青鎮圭青虎璜青黃好呼報反

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也合同也六幣所以享

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圭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

實以馬與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用璧琮諸侯也用璜璜

子男也圭璋以下其大小各降其瑞一等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役則令
稿澮之若國有禍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之凡此
五物者治其事故稿澮報反澮音會

賻補之謂賻表而補其不足也若漢世一室二尸則官與之
棺是矣稿謂稿師也禮謂隣國有寇難則合會財貨以與之
如春秋歸粟于蔡是矣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
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
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
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樂音洛

萬民之利害謂若禁國則某事為民便某事為民害也逆順

者違王法為順背王法為逆也悖逆至犯令謂人之為惡者
也札喪凶荒厄貧謂人之不幸而遇災者也康樂和親安平
謂其人之為善而又有福慶者也以此五者詢問諸國別而
書之使王得以周知若民利興政俗善惡人少裁禍與福慶
集則治可知也反是則不治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
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官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諸侯土揖庶姓時
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
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相去聲卿音向

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也儀以文言客
以聽言達意曰辭參合乎上曰令以手拱人曰揖先已後人

曰讓合諸侯有事而會也為壇謂作壇於國外以命事也三
成者三重也官謂選士以為壇康也觀禮曰諸侯觀於天子
為宮方三百步每旁一門壇十有一尋深四尺是也王春帥
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
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
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
以教尊尊也詔王儀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
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也諸公中階之
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
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下手揖之也異姓王外親也時

揖平手揖之也同姓王族也天揖舉手揖之也及其擯謂諸
侯執玉見王時也各以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
三人上中等下等謂莫王侯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
尺也壇十有三尋方九十六尺則堂高二丈四尺每等丈二
尺諸侯各於其等莫王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
王玉將幣謂享也禮謂王以幣告擯之也皆於其等之上
王無則諸侯毛

謂以領髮之黑白分坐次之尊卑也朝事尊尊尚辭也燕則
親親尚齒也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
三揖皆受拜送

相爲賓謂相朝也積諸賓停止而致米粟之屬問謂問閭則問之三辭辭以禮來也旅擯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也一日旅讀爲鴻臚之臚旅陳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勞謂慰勞其行道之勤也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謂送使者此一節從來至去其禮如是皆卿大夫致之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殮如致積之禮

主君郊勞蓋禮有三勞其再勞皆卿大夫及三勞則君親也交擯三辭者謂各陳九介使傳辭而賓主之擯俱三辭也車逆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迎之若欲遠就之也拜辱

者賓拜謝其自屈辱來也三揖三辭辭讓而後升堂也車送三還謂賓出車若欲遠送而主君三還辭之也食曰殮小禮也故但遣大夫如致積之禮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若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辭賓拜

金和考卷七 周禮卷四

門當以禮詔何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然所謂止之者蓋亦絕行在後爾賓三揖三讓讓升也授幣之授當作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之時也賓亦如之賓讀如擯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擯及出車送送賓也三請三進謂請賓就車每一請則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謂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食音圖

致饗餼還主享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熟食曰饗生曰餼致者主致之賓也此六禮者唯饗食遠賓爾其餘則主君親往是特賓爲主人主人爲賓君或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幣幣幣致之也還主謂歸其玉也蓋聘以主璋者禮也享以璧琮者財也已聘而還主璋輕財

金和考卷七 周禮卷五

而重禮也致贈謂送之以財傳所謂贈賄者是也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賓之拜禮因言賓所當拜之禮也賓繼主君謂續主君也續之者謂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主致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謂玉帛皮馬也唯饗陳之續不如主國之禮或饗食主君

及燕則亦速之也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讓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

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謂賓主相待與諸公同饗餼享食有隆

款也登廳命謂賓登堂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迎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

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客辟者逡巡不答拜也唯君相入者客乃臣也故其相不敢
入矣客登拜謂客登之時主君拜其至也客三辟謂三退而
負序也

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又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稱
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
拜客趨辟

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覲也既覲則有私獻中門之外大門內
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臣

曰二三子不恙也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
曰道路修遠客甚勞勞介曰二三子並勞

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
致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從才用反

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者君拜以送客也
禮賜謂乘禽君之嘉惠也如入之積從來至去凡三積也

禮還反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
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
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
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客稱尺蓋反

上下猶豐殺也幣猶事幣也行人之儀謂擯相傳辭時也不
朝不夕謂不正東向不正西面也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客稱
常視賓上之前卻而兩面之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微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
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
介之傳遽總反遽其無反難乃旦反焉音美

行夫所主國使之禮傳遽若今時乘傳而使者微福慶也惡
喪亂也道有難而不時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者
王命不可廢也夷發聲夷使使於四夷者大小行人而行夫
主爲之介故曰使則介之

天府掌祖廟之序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龜藏焉若有

大祿大裘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守藏並去声

藏庫藏也祖廟后稷之廟玉鎮大寶器謂若赤刀大訓弘璧
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璽衣大貝鼈鼓充之戈和之弓垂
之竹矢之類

凡官府卿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中
丁卯反

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同藏者民爲國之寶也更充親
於民也如登賢能之書者數也登民殷之數者政也計獄訟
之訟者刑也無非治中之書也於此詔王察之則吏道益謹
民心益固可以永保天命而玉鎮寶器爲可守矣

上春農寶鎮及寶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

玉以良來歲之熾惡若遷寶璽則奉之

上春孟春建寅之月也彙殺牲以血塗之也吉事四時祭也以事而有喪朝于祖廟之奠也彙之者以神道敬之也問事之正曰貞季冬建丑之月乃除舊布新之時陳玉禮神以問來歲之美惡敬神命也遷寶璽者有故而遷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天文志云司民之軒轅角其十七星之兩角有大民小民司祿爲文昌下能之六星先王於祭二星之時而獻民數穀數者知國本之所在矣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藏去聲執於人曰瑞若鎮圭之等是也禮於神曰器若四圭之等是

也名物即鎮圭之類名以命之物以色之用事朝日之類服飾繅藉之類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晉與指同謂神於神帝之間繅藉爲藻

大圭不琢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晉之鎮圭琢四鎮之山有鎮安四方之義用以朝日故執之玉人曰大圭長三尺行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服之者晉之也又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中之者執之也繅藉謂之服飾則成於組就用以藉玉倍五色則謂之五采采色一成爲一就五就則五色皆成以日爲殷陽之宗有參天地之功故用大圭鎮圭繅藉也古者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倍陰陽之義也此言朝日而不

及夕月者事陽卑陰也言朝日則夕月之禮可知矣祭者殺刺也并上終葵首終葵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爲終葵首有人名推爲終葵者圭首爲推頭者爲終葵首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此圭璧繼於鎮圭之後即大宗伯之以玉作六瑞者也然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此命數也繅藉所以藉圭璧而辟殺焉焉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

圭璧上起若篆文之形刻上曰圭半圭曰瑋瑋之言宗八

方所宗故八方中座員以應無窮施象也大夫襲來曰觀襲來曰聘此諸侯遣臣聘觐於天子者也五等諸侯以桓及蒲

繅其圭璧而其臣持瑋之而已五等諸侯或三采三就或二采再就而其臣持二采一就而已此尊卑之有分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繅皆五采是二者各爲一器即者謂邸以瑋琮猶托宿之邸也則

是四圭而托於瑋琮兩青圭而托於黃琮也大宗伯之六器以養禮天以黃琮地黃琮圓象天而四圭以象天道

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之偏旅者通用之也蓋旅以上帝四望爲主而謂之大旅則天地神示以下皆與於祭

此所以兼用禮天地之土也

裸圭有瓊以辨先王以裸賓客

圭頭為器可以祀也裸祭謂之瑋瑋祭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祭口徑一尺裸而後肆解牲體以為饋食者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瑋瑋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射食亦反刻也造去聲造贈謂造館贈之也

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圓象天而一圭所邸於天道為不足故以祀日月星辰半圭為瑋而邸以瑋射刻以貫之故曰瑋瑋射瑋方象地而半璧所邸於地道為不足故以祀山川造贈賓客日月星辰成象於天其用則一而山川賓客何以同其玉山川有阻固之功賓客有藩屏之功此所以不

嫌其為同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土圭只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而求地中故曰土圭以致四

時日月者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秋

冬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

短以制其

寸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珍鎮圭以徵

以徵守恤凶荒者以徵召守國諸侯以府庫發倉

庫以恤民

之凶荒牙璋瑋其璋為齒牙之象以起軍旅治兵

守者出征

則以起軍旅而討有罪守國則以治兵守而防患

難

璧瑋以起度

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鍾在禮則起於璧瑋璧之圓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度其上下則橫徑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為尋尋為常尋為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後世因璧瑋而可考則王者之五度信矣

駟圭瑋瑋瑋瑋之渠眉疏璧瑋以歛尸駟與組同歛去聲登按古先帝王皆無丘壙之處至秦始皇尚侈靡塋塚之上宿草未合而發之者至矣漢文薄塋治霸陵用瓦器不飾以金西都之末群盜竊起漢之諸陵盡伐而霸陵獨存孰謂周

公而肯為秦皇之謬行而不如漢文之儉德邪歛尸以玉決非周公送終之禮

殺圭以和難以聘女難乃旦反

殺善也圭之飾若栗文故曰殺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以易行以除患好行皆去聲

凡圭形皆上銳琬圭則圓其銳而無鋒芒之刺以和順為義也琬圭則刻其末而有鋒芒之利以剛斷為義也凡諸侯之有善德者天子遣人以琬圭旌表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聘亦執此以命事凡諸侯之有過行者天子遣人以琬圭詰責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覲亦執此以命事然交好本於執德之不回故治德為大而結好次之邪惠生於率行之不謹故易行

為大而除應吹之此其先後之序國與利同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王含王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飯上贊舍去聲

共者供其物也奉者奉其事也此職皆言玉瑞玉器之名物用事而於職未言之供之奉之者重事也

司服掌主之吉凶衣服辨其各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祝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希陟里反

用事謂祭祀視朝甸內吊之事先公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啻至諸熱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群小祀林澤墳衍四

三九卷第七 周禮卷之七

方百物之屬衮卷龍衣鷩冕衣也畫以雉謂華蟲也毳屬衣也畫虎雖謂宗彝也希刺粉米無畫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王之吉服六自衮冕而下皆有章數唯大裘無章以黑羔皮為之冕即元冠無旒之冕是冕與衆尚乎質也若衮冕以下之五冕則人道以文為貴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天子十二章之服也而其祭祀燕用諸侯之五服者大章小章俱備十二之數也畫張律反整直留反裨婢支反慶居例反刺七亦反

凡兵事常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甸音田

韋謂韋之熟者冠也其服用十五升白布積素以為裳王

以為兵事之服皮弁與韋弁同但以為鹿皮為弁也王以為眡朝之服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王以為田獵之服吉服不同而同於用冕兵田眡朝之衣不同而同於用弁所以尊首飾也

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經服凡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緇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其服則錫衰緇衰疑衰也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縷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經書天王唯於此喪事一見之謹終之義也諸侯之於天王王后有父母之適焉故服斬衰齊衰王於諸侯亦有子之道焉故服有錫衰緇衰疑衰之等差也素服如喪禮禮禮修省之意與膳夫言不舉之意同易以戚反

三九卷第七 周禮卷之七

公之服自鷩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鷩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積

衣有襦裳者為端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獨幅是廣袤等也其袷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

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上經言王之吉服雖燕諸侯之五服而有文章小章之辨至此言諸侯諸臣之六服亦各以大章小章爲等至如王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其爵雖同而命數之隆殺亦有大章小章之辨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敝衣服奠衣服敝衣服皆掌其陳序

司裘 內司服

澄按此天官也司裘與司服之職相近宜相附麗若夫內司服則又有說焉大抵六卿之屬官或別以大小或別以內外如內饗即有外饗內府即有外府內史即有外史今既有內

周禮卷十四

司服必有外司服故內司服掌王后之服而司服掌王之服

然則春官司服合外字而居於此之前

言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大裘者黑羊裘服之以祀天示質也良裘者王所服之善裘也功裘者輔人功治之者仲秋獻良裘之時則爵羅可設故行羽物以順陰陽之始季秋獻功裘之後則霜露既降故特頒賜以禦寒氣之盛

王大射則共兕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共音供備音各

大射因祭而射也王將有郊廟之射以射擇諸侯群臣及貢

士可與祭者也侯者其所射也以所服豹裘之皮飾其佩又方制之以爲重謂之鵠者于侯中所謂皮侯也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諸侯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諸侯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麋五十弓所射之正曰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也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于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鵠也又曰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也用

周禮卷十五

虎侯豹侯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鄭康成曰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

大裘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

皮事大會

獻裘陳列其裘也一曰象似而作之也凡爲神之偶衣物皆小於平時所用者皮車遣車之章路明器中所用者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衾衣揄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帶音嗶輸音通緣音段

衾衣者畫衾也爾雅所謂伊洛而南雉之素質五色皆備而成章者曰衾王后之服刻繡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也揄狄狄當爲翟亦雉之名江淮而南雉之青質五色

皆備成章者曰撝揄即撝也闕狄則闕刻繡而不畫者此三者皆祭服后從王而祭先王則服褙衣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褙立于東房是也其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狄漢世后有圭衣者蓋亦三翟之遺俗也褙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是也展衣白衣也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展當為褙衣綠當作褙褙于王之服亦以燕居者也據即今綃單說文云鮮色也蓋絲織而成不刻不畫者素沙今之白綃衣也謂之沙者竊意即今之紗夏月所服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綃為褙推其色則褙衣玄揄狄青闕狄赤褙衣黃展衣綠衣未見其色也

古本反

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凡祭也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之世婦凡命婦其其衣服共喪亦如之后之喪其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內命婦之服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綠衣外命婦之服孤之妻鞠衣卿大夫之妻展衣士之妻綠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褙衣內具之物生時所用綃綉縹縹素之類所以見事死如事生之意說如鏡反其類乙反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軍

澄按此夏官也掌王祭祀朝覲之事非禮官之屬邪合題于

此夫一人之尊勢官位崇者聲名文物之異於諸臣也今乃與侍御者同服袞冕袞冕何邪況當奉祀之際齊明盛服左異於常而乃下與侍御之臣同服錯亂等威將何以感格神示哉是知袞冕袞冕四字當刪節服者使王之服中節也維之以縹王建大常之旗六人維之則一畔有三人持之也諸侯建交龍之旗四人維之則一畔有兩人持之也送尸迎尸皆執戈而從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縹十有二就皆五采王十有二玉弁朱紱

澄按此亦夏官也掌王之冕弁非禮官之屬而何五冕袞冕至玄冕也舊註言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無旒

此說非也郊祀而用大裘仍被裘衣於上而冕即十二旒者也安有無旒之冕哉延冕上覆也紐小鼻在武上弁所置也縹縹同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縹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延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串而貫五采玉馬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之間廣皆一寸朱紱謂以朱紱為下紱也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縹衣之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縹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一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諸侯公之纁纁九就纁玉三采其餘如王之纁纁皆就玉填王弁 釋音民

澄按後既有諸侯此當作諸公纁惡玉也三采謂朱白蒼也

其餘如王之事謂玄冕朱裏延紐朱紕與王同也纁袴皆就謂皆三采也公之冕用玉一百六十二玉璫謂塞耳者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笋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常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塞音塞

會謂縫中也五采謂五采玉也玉璫謂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也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基是也邸下祗也以象骨爲之弁經王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加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纏而不糾各以其等謂纁旂玉璫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王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王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王三十二三

命之卿纁三就用王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王八纁玉皆朱綠常弁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

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無人吊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旂士變冕爲爵弁其常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掌其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

追師 履人 夏采
澄按此天官也然爲冠履與夫掌大裘以冕服復于大祖皆禮官之事合麗于此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副編次追衡弁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其弁經亦如之音惟編步典反

追冠名年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治王及

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副之言覆也所以覆首而爲之飾也其遺象若今之步搖從王祭神則服之編者列髮爲之其象若今假紒服之以桑也次者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也服之以見王其燕居亦纁弁總而已追治也詩云追琢其章后之衡弁皆以玉爲之而追治使有文也衡所以維持冠者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璫璫唯后之祭服得用也弁所以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檀衣者則得用編衣祿衣者得用次外內命婦自於其家亦得用也音計髮如寄反是謂大計反纁所買反縣音玄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赤舄黑舄赤舄黃纁青句素履葛屨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言履必言服服各有履也履者白舄單履曰履王吉服有九舄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也其下白舄黑舄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爲上禋衣之舄也其下青舄赤舄鞠衣以下唯履爾赤纁黃纁者以赤黃之絲爲下緣上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履皆纁纁純一曰纁纁中紃也句當作鉤鉤爲之拘著舄履之頭以爲行戒也纁纁皆有赤黃青今於纁言赤黃於鉤言青互見也土冠禮曰玄端黑屨青鉤纁纁素積白履纁纁纁純爵弁纁纁黑鉤纁純是則履各象其冠色也舄履有鉤有纁有純純者緣也三者皆所以爲飾爾命履者命夫則

練纓命婦則黃羅功覆者命覆之次也散纓則去飾者純章
允反辨音經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祖以輿車連綬綬復于四郊禮記集說

復謂始死招魂復魄也士喪禮曰士死于適室復者一人以
爵弁服升自東榮中屋北而招以衣曰皋其復三降衣于前
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唯哭先復言死而哭哭而復奠其復反也夏采掌夫子之復
其大禮大槩亦如是于大廟于四郊以其皆平生所有事之
處也冕服于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則建綬此行道之
儀也綬當作綬今作綬綬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所以如

是者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大常今以之復則去其旒異於生
也適丁暨反適直江反卒也

中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
公車自王之五路至服車五乘也用謂祀賓之類旗物大常
以下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也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鈿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
金路鈿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
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華路龍旂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
四衛木輅前樊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錫音陽樊音陽

一曰玉路以玉飾諸末也錫音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綬

錫也樊馬大帶也纓馬鞅也玉路之聲又纓皆以五采屬
之十有再就謂十二成也大常旗之畫日月者十有二旂
旗之正幅為綵旂則屬焉者也以祀者以郊祀上帝也二曰

金路以金飾諸末也鈞者畫龍之鈞也其樊及纓以五采屬
飾之而九成大旂者旂之畫龍者也以賓客者以會賓客
也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以功德出封者也三曰象路以象
飾諸末也象路無鈞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
之而七成亦者通帛之旗也以朝者以日視朝也異姓王
之甥舅也四曰革路鞅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也龍旂之
言龍也以白黑飾鞅雜色為勒也條纓者其樊及纓以條
飾之而五成也大白殷之旗猶周之大赤也即戎者兵車也

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也五曰木輅不鞅以革漆之而
者淺黑也其樊者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其樊也其纓者
以鵠飾當為纓也不言就數者飾與革路同也大麾者不在
九旗之中其色正黑夏后氏之旗也田者四時之獵也蕃國
者九州之外蕃服也

王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翟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駟馬
有容蓋翟車具面組總有掩翟軍組輓有斐羽蓋重直龍及服

一曰重翟雉羽也錫者馬面也錫也總者者馬勒直兩耳與兩
鑣以總為之也此車后從王祭則乘之二曰厭翟次其雉羽
使相迫也勒面者以龍勒之常為當面飾也績總者畫雉羽

之也。后從王享諸侯則乘之。三曰安車。安車者坐乘車也。凡婦人車皆坐乘。彫面者馬。飾彫畫之不龍其青也。駟者以青黑。色續爲之。安車無莢。謂去飾也。后朝見于王則乘之。三車皆有容。有蓋者。轎車也。山東謂之裳帷。或曰轎。容蓋者。如今小車蓋也。詩曰。翟服以朝。即翟服也。四曰翟車。不重不嚴。以翟飾車之側者也。具面者以具飾。勒之當面也。有帷則無蓋矣。如今駟車是也。后出桑乘之。五曰輦車。皆無飾。但漆之而已。爲輕輪。而人輓之。組輓者。絲繩也。有髮所以禦風塵。羽蓋所以蔽日也。后居宮中從容乘之。轎昌慶反。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旗。尾纛。飾小服皆疏。素車焚蔽。犬旗。素飾小服皆素。漢車漢蔽。鹿旗。素飾小服皆素。然旗素。

飾漆車。蒲蔽。犬旗。素飾小服皆素。漢車漢蔽。鹿旗。素飾小服皆素。然旗素。

一曰木車。謂不漆者。蒲蔽以蒲草爲蔽也。蔽車傍禦風塵者。舊讀作弗。弗亦車之蔽。如字亦通矣。犬旗以犬皮爲覆。參也。參謂參簪小龍也。以覆蔽兩者。尾纛以犬尾爲之。戟之弋也。疏飾蔽與覆皆以布爲之。緣也。小服皆疏。謂刀劍短兵之衣皆疏也。此車始造。覆參之二。素車以白土塗車也。焚蔽以蒲草爲蔽也。素飾謂蔽與覆皆以素繒爲緣也。此車卒哭乘之。三曰藻車。藻水草。蒼色。謂以蒼土塗車。藻蔽以蒼繒爲蔽也。藻淺。以鹿皮覆。參也。華飾以皮去毛者。緣之也。此車既練。乘之。四曰駟車。謂邊側有漆飾也。翟蔽以細簪席爲蔽也。然旗未詳。髮飾以皮之赤多黑少者爲緣。此車大祥乘。

之五曰漆車。黑漆車也。蒲蔽若今時小車之蒲。漆席爲之。駟胡犬也。崔飾以皮之黑多赤少者爲緣也。此車既禫。乘之。力丁反。發吐刀反。漢文反。

服車五乘。孤乘夏。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士乘棹。車庶人乘役車。纁莫干反。

服車謂服事者之車也。夏。纁謂以五采畫轂約也。夏。纁亦謂以五采畫。但無環。附墨車不畫也。棹車不韋輓而漆之。役車有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者也。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于職幣。散上聲。齋音咨。不在等謂不在前五等之數者。歲終則會。謂計其完敗多少。

凡賜闕之。謂不計完敗。蓋雖敗不更賜也。毀折入齋。謂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也。

大喪飾遣車。遂。歆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蓐。噤啓關。陳車小喪共。隱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遺去聲。從去聲。共音供。

歆與也。謂陳駕之也。隱路載柩車也。更續謂更受新車也。共其弊車者。謂以弊車付于車人。其材或可再用也。

大祭祀鳴鈴以應。錫人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各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音稅從去聲。

說謂舍車贊駕謂贊僕與趣馬以路從者王出止乘一路而典路以餘路從行亦以華其國也趣舍口反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軍之萃闕軍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獻革車大射共三之萃音作廣古曉反輕去聲

萃與倅同猶副也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謂王在軍所乘也廣軍橫陳之車也闕軍所用補闕之車也革車革與屏同謂對敵而自隱蔽之車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三者持旌告獲者藉之以為自蔽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折通帛為旒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折

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旗道車載旂旂音載旂之然反旗音餘旂音兆旂音遂

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畫微識也如城門僕射及亭長著綵衣乃其舊象通帛大赤也正色無飾雜帛以帛素飾其側也全羽折羽皆五采繫於旒旌之上所謂注旌於千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王建大常畫日月象天地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伏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教政而已大夫士雜帛即殺之旗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建旗六卿六遂之大夫曰師都都者民所聚旗畫熊虎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建旗縣鄙建旗州里縣鄙皆鄉遂之官旗畫

鳥隼象其勇捷也旒畫龜蛇象其捍難避害也道車王朝夕出入之車也旂車主田獵之木車也縹全羽旌折羽皆五色

象其文德也皆畫其象為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

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事名號即所謂徽識也題殿臣之名而樹之於位使各就焉或曰事或曰名或曰號異外內也置旌門掌舍職曰為帷官設旌門

大喪共銘旌建獻車之旌及塗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幣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更平聲

置旗者豎旗以致民之至弊之者民既至則仆旗也更旗者

取舊與新也

三禮考註卷之七

三禮考註卷之八

周禮

掌今 幕人 掌次

參按此天官也然掌王之帳舍供帳乃禮官之職合璧于此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人設柱桓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
門為帷宮設旗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註音陸桓音
戶重貞龍反共音供

會同之舍諸侯來朝於王城之外設方明壇以行會同之禮
柱桓謂行馬也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也車宮者王宿阻
險之處列車以為藩也轅門謂仰車以其轅表門也壇壝宮
者王宿平地築壇又壇上起壇增以為宮也棘門以戟為門

也帷宮者王止息或張帷為宮也旌門樹旌以表門也人門
立長大之人以表門也 考音劣

幕人掌帷幕幄帟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
幕幄帟綬大裘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裘共其帟 幕音

帷幕皆布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幄帟皆繒四合象宮室曰幄
王所居之帳也帟謂王在幕幄中坐上承塵也綬謂組綬凡
帷幕幄帟皆有綬以繫之大裘亦共帷幕帟綬者為賓客之
飾也

掌次掌王之次之灋以待張幕王大旅上帝則張壇案設皇邸朝
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法謂大小丈尺也大旅上帝謂祭天圓立國有故而祭亦曰
旅此以旅見而祀者也張壇案以覆為床於幄中也邸後版
屏風謂之皇邸者染羽象鳳凰也朝日於春分拜日於東門
外也祀五帝祀之於四郊也次謂幄也大次謂初往祭所以
止居之處也小次謂既祭而退俟之處也重帟謂覆帟重案
案上設重帟也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
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有邦事謂以事從王或以王命出也

凡喪王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
張刀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重平聲

張帟謂極上承塵也旅幕公卿以下衆人之幕也刀次尸所
居更衣帳也耦次謂耦俱升射之次在於洗東

環人掌訝 掌交 伊耆氏 司烜氏

澄按此秋官也考其職為迎送賓客及祭祀之禮非春官而
何合璧于此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節令衆
纛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幾平聲

環關也送迎賓客謂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所
上也令野廬氏也環之謂環而守之也門關無幾不得苛

留人也一日環人送迎賓客則出入不幾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

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賓則令聚櫟及委則致積至
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
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委去櫟積于四反

訝與同主迎賓客者等籍九儀之等差載於書籍者以等
差而為降殺之節也國賓謂諸侯國客謂諸侯之臣官謂牛
人羊人合人委人之屬櫟亦通行夜所擊也今聚櫟令野廬
氏也致積以王命而致賓也次如今官有門外更衣處待事
通其承索也前驅道之以如朝也詔其位告客以位處也入
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也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
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

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才用反相息苑反

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
之也賓者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道者營護之也凡迎賓
之禮使卑者迎尊故卿當訝諸侯大夫訝卿也

掌分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
德意志憲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
說好去聲惡烏路反辟音避說音悅

交通也掌交通諸侯之好也節以為行信道言也王者德之
所行意之所發志之所之慮之所定皆言之使知王之所好
而行之所惡而不為也又和諧諸侯之心使之好王通達
民之情使之悅王此善交通上下之情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
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難去聲

通事朝聘聘問也九稅九職之稅使諸侯征之得以為利九
禮九儀之禮使諸侯守之各安其分九牧九州之牧使之小
大相維持九禁九法之禁使之避免患難九戎九伐之兵使
之奉法畏威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
杖

伊耆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
伊耆之舊德而以名官歟咸讀為西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
尚敬故去杖而以函蔽之既事乃復授之也有爵杖謂將軍

杖鉞也齒杖王之所以賜老臣也

司烺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
明燭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燭燭燦燦中春以木鐸修火
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燭焉中音仲燭音業

燭火也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又曰方諸陽遂取日之火方諸
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火謂之明燭以照燦陳水謂
之明水以為玄酒明燭謂以明水燭燦燦盛黍稷也燭燦

燭也燭於門外曰墳燭門內曰庭燭皆所以照祭為明者火
禁謂用火之處備風燥也屋讀如刑劉之屋屋誅謂東三
明燭若今揭頭明誓其罪法也司烺掌明燭謂無親屬收
者為禁之也一曰劉誅者不於市殺而適甸師氏

百燭燭行火之政令四時燭火以救時疾奉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燭凡國失火野焚則有刑罰焉燭古 燭火內音納

澄按此夏官也其所掌與司烜同合鑿乎此 舉火曰燭行猶用也燭猶易也燭國火卿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救時疾四時之火各以其宜則民疾可救矣出火內火者三月心星昏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祭燭者報始鑽燭者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敷於地上一重曰筵進上再重曰席憑之以佑其力曰几五

几則王彫彤漆素是已五席則莞蒲次繖熊是已用則若若賓之類位則若朝若朝之類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對國命諸侯王位設繖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繖席畫純加次帝繖純左右玉几祀先王酢席亦如之依音倚 繖去聲 紛上聲 純音申

筵謂之繖其繖白黑采以絳帛畫依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八僂坐尊也紛繖為粉繖白繖也純繖也次帝虎皮為席繖繖之繖以五采王之席三重莞則進之清堅者紛繖以爲之緣繖則帝之柔繖者畫畫以爲之緣次則帝之次列成文者黑白繖以爲之緣酢席者王獻尸尸酢王爲酢席於堂中西鄉繖音弱 繖如亮反

諸侯祭祀席蒲筵繖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酢席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筵國賓于繖前亦如之左彫几

昨當作酢繖畫文也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天子之席三重諸侯重繖也然天子有次帝繖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筵繖純而不同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繖不若畫之工也天子酢席與祭祀同而諸侯則異其席者尊卑之辨也天子設於左右而諸侯則陰事尚右陽事尚左者亦尊卑之辨一几席之末而大分存焉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常席右素几其栢音栢席用荏菴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荏菴音九敦

音導

表貉之祭席用熊示服猛也几用漆飾示正固也漆几右之陰事也樽席樽中所藏之席敦繖曰繖覆也吉事變几則從王所在變而設之凶事則不知神之所之如顧命之日仍在位皆設爾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辨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禘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彝尊其燕飲用兩象尊皆有蓋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探用鉶彝故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尊尊其饋獻用兩尊皆有蓋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用虎彝犀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象尊其燕飲用兩山尊皆有蓋諸臣之所酢也獻音獻 酢音作 酢音

者以靈爲尊祠楹烝嘗爲四時之祭時祭之外親近者爲祖考每月朔朝於廟曰朝享親遠者爲遠廟之主有禱則道祭之曰追享二者爲四時間祀而列於祠楹烝嘗之後故曰六享舟之爲物量其所受則有憐物之利受過其量則有沈溺之害寧之爲物應時而動則有澤物之利動不以時則有浸淫之患知舟寧之戒則知先王設器之意齊才計反隅者過

凡六弄六專之酌齊飲酌醴齊縮酌益齊說酌凡酒脩酌
酌讀爲廣脂讀爲游浚舒餘反

獻酌者廟享祿尸饔齊謂養爵和也以求神之始酌以獻之也縮酌者朝踐尸饔齊則齊之濁以茅縮之也流酌者饋

食用益齊則清濁之中者新之也脩酌者卒食酌夫尸亦
之所飲脩以致味也凡酒以沈視縮則益爲清以縮視釅則
釅爲淳蓋宗廟之中始以神道求之終以人道事之愈近則
愈親故爾酌余振反

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齊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大盛大變之謂其其肆器及狹其其裸器遠程之大祭祀與量齊人受舉之卒爵而飲之闕亡卅五

澄按夏官量人掌建國法管軍量等事鬱人掌祭祀裸而
應與量人相通固知是鬱人無疑○鬱鬱金香草十葉爲員

百二十貫爲築築費以和鬯酒裸器謂彝及舟
裸者求神之始天地裸而宗廟有裸以人事之也裸王
璋璜也灌之以致其厭以備夫用儀者奉送之儀節者
早晏之節沃盥者洗手洗壻之事肆器陳尸之器夷裸也狸
之者遺奠之彝與爵於相廟之階次也酢當作假

營人掌其柁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壇用大蠶禁門用鬯齋朝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陳事用概凡騶事用散大喪之大綱設斗共其鬯鬯凡王之齊事共其柁鬯凡王躬臨共介鬯禁音詠齋在弓反肅鬯作自操有押概古愛反肅乎通反散上聲斗音

營者釀拒爲酒而芬芳休暢也拒如黑黍一搏二米乃天地

至和之氣故名之曰爵而因以名官共相嘗者直共相嘗之
酒無爵也飾之以布爲巾幕而畫黼文也社壇者四圍委土
曰壇壇內除地爲壇壇內爲壇大壇用瓦崇門崇祭于門也
醜謂鮑濟讀爲齊取井觀去帝以齊爲尊也自中尊也蠶
水中蠶也以螺鈿飾器也概者以黑漆爲尊而朱帶落腹曰
概取概樂之義也鬲者鬲而鬲以祭四方百物按牲骨曰
鬲陳牲曰辜散者尊唯用漆別無他飾然四尊自蠶概散皆
漆也蓋四尊皆容受五斗漆外而朱中口徑八寸底徑八寸
高二寸下徑九寸底至口上下中徑二尺五分乃容五斗之
數頤浴也蠶塗也尊者之尸既浴之以蠶又蠶之以鬲使之
香美也設斗斗勺也所以斟水沃尸也共介鬲者至尊臨手

使介執鬲進前以除穢氣如用桃刻然

幕人掌共巾幕祭祀以疏布巾幕八尊以畫布巾幕六尊凡王
巾皆繡幕莫力反

澄按此天官也考其文則祭祀之事所掌尊彝之器合麗于
此○幕覆也幕八尊以疏布天地之神尚質也六彝以畫布
宗廟尚文也其布畫以雲氣王巾皆繡者四飲三爵之幕皆
畫繡文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及以樂徹則佐傳豆蓬賓客之
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
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傳直事反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加豆蓬加爵之豆蓬佐傳豆蓬佐

宗也卿大夫之喪掌弔臨蓋諸侯之喪則王后亦弔臨卿大
夫之喪則但使內宗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豆豆膳豆蓬及以樂徹亦如之
王后以樂羞蠶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序外內朝奠哭者哭諸
侯亦如之莫暮同

王后之獻謂獻酒于尸贊宗伯者以后有故而宗伯攝禮故
贊之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
人共蠶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
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苦罰之凡王后有祿事於婦人則

詔相凡內事有違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澄按世婦天官有其職矣而春官又有之天官之職曰掌祭
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禮概爲蠶盛及祭之日泣陳女
官之具凡內羞之物掌焉膳于卿大夫之喪考其文與春官
之職無異得非一官而稱爲一邪今合于一官麗之于此
也○女官刑女之役于宮者六宮人女御共婦職者內外宗
女之有爵者外內命婦九嬪及外命婦之親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蠶蠶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
而脩除穢役于司隸而後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躡之
外祀國外之祀小宗伯所謂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
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已兆域之禁令如脩除兆

域之廢毀者是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盛祭祀共蕭茅
其野果疏之薦疏羅上聲

澄按此天官也以文考之當屬于此蓋以時言之則耕耨者
春之時也以事言之則耕耨供養者禮官之事是果天官
之職乎○耕芸草也藉之言借也王藉王以孟春躬耕而藉
三公以下次耕之而庶人終耕千畝也蕭茅同案獲也穀以
稷爲長是故曰案在器曰盛蕭者蒿也如特性云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牆屋茅以共祭之宜亦以縮酒藉也縮酒者束
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淅下若神飲之故曰縮甸在遠郊
之外郊外曰野故供野果疏羅桃李也疏瓜瓞也

喪事代王受胙裁

澄按古之明君飭已發命有案則刻責自咎有戒則恐懼自
修未聞有胙裁而使臣下代之者夫胙者過也已有過以速
裁雖使人代之豈能代此固宋景公之所不爲執謂成周之
君有是哉漢文帝祠官祝釐尚且辭而不受不欲一己獨享
其福况以胙裁移之他人乎周公大聖必不肯立官掌此以
啓人君不畏禍自修之心也

王之同姓有舉則死刑焉

澄按甸師掌耕耨王藉以供案盛實在縹紫以感神明胡爲
而掌刑滅之事邪鄭氏義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屠于
甸人以証之此不經之說也

帥其徒以新蒸後外內饗之事

新蒸供饗者大曰新小曰蒸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
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壇國有大故則令禘祀既祭反命于
國

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王子弟則立祖王之廟其祭祀王
皆賜爲焉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禘祀反命
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官室車旗之禁令凡以神仕者掌
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
以夏至致地示物鬼以禘國之凶荒民之札疫示祈同鬼有

婦人明對反

家謂大夫之有采地者猶鬼神示之居謂闔閭鬼神示之位
坐辨其名物謂辨其祭祀之多寡依位之尊卑也百物之神
曰彫禮禘禘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威焉若將祭祀則各以
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既祭則獻
其隨與其服隨許惠反

王立七廟遠廟爲祧先公遷主歲於后稷之廟先王遷主歲
於文武之廟遠衣服大斂之餘也黜黑也聖白也隨謂尸所
祭肺脊黍稷之屬威其隨則埋於西墻之東也

職受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僇禮施

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諸侯王子弟為圻內諸侯者卿大夫士謂朝之臣也國之喪禮者朝廷之喪禮也國有司謂王臣往治其事者詔贊主人贊佐居喪之嗣子也詔其號謂告以牲號齋號之屬公有司謂諸侯本國之臣其所供給亦令之而催督之以見天子哀大臣之喪而敬其事也

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刃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及窆以度為丘隧共喪之

器及葬言轎車家人及室執斧以泣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蹕為反也保蹕反

公墓之地地之屬於公而非私者自天子至大夫士皆葬於此辨兆域者葬卑左右前後不可相侵也為圖者畫其界限使葬者有據也先王居中以昭穆左右夾處也居左右后王墓之左右以前在卿大夫士之墓前居後在諸侯之墓後各以其族各以親疎附葬也死於兵者謂戰敗無勇或作亂不義皆投之塋外以示黜罰有功者謂勇敢克敵或死於忠節便之居前示旌賞也丘封者墳也爵高者墳高而樹多爵卑者墳卑而樹少有日謂葬日已定也請度請量度所窆之止

也甫始也丘隱墓前道也象人者以獨為人執斧者示威也位者丘封之左右前後也禁者所以為坐限也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邦墓萬民所葬也族葬謂各從其親亦以左右為昭穆也度數謂墓之制度等差使其下不僭上也墓厲謂坐限遮列之處

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禱梓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祝之秀反筮初革反

永長也貞正也順祝者謂天人和同納于大順也年祝者謂五氣時若常大有年也吉祝者謂欽時五福吉無不利也化祝者謂化被六極以為和氣也瑞祝者謂天不愛寶而形為上瑞也筮祝者謂龜筮不違於是謂大同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禱四曰祭五曰攻六曰類七曰類反

祈禱也類老合類而祭若類上帝是也造者即其所而祭若造下祖是也禱所以除災變禱凶荒等所以禱水旱攻謂治去其害說謂以辭責之是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辭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誨六曰誅

祠當作辭謂辭令也辭為言辭辭命謂命令之辭謂諸
戒之辭會謂會同之辭謂謂言禍作之辭誅謂誅累生
時德行之辭上下以位言謂以情言謂以勢言辭以通
之一而已矣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
曰幣號

號者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神號者專天曰皇天上帝鬼號者
尊祖曰皇祖伯其示號者專地曰后土地祇牲號者牛曰一
元大武之類齋號者黍曰齋合之類幣號者幣曰量幣之類
以其致美於牲幣所以致敬於鬼神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街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

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繇祭九曰其祭街美然反擣而泉反

九祭者皇尸祭食之法也命祭者尸坐祝命尸取韭菹祭于
豆間街祭者尸取黍稷切肺祭于豆間街多也炮祭者次實
羞羊燂尸擣鹽以祭也周祭者依轂之序而徧祭也振祭者
凡牢輪魚腊皆擣鹽而振之擬祭弗奠也擣祭者取菹擣鹽
而祭也絕祭者割肺絕本而祭也繇祭者割肺之大本而紾
之以為繇祭也其祭者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也
此皆饋食觀之可知天子之禮制也

辨九擇一曰積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
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以享右祭祀奇紀宜反

衰音報

擗者上下交際之禮擗首下於衡而伏地也頓下首也首頓
於手而已空首頭不至地而空其首也振動者戰慄變動以
首叩地也吉拜謂舉以下之喪者拜而後稽顙凶拜謂三年
之喪者稽顙而後拜許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者俯其
首而肅之也享謂朝踐獻尸之類右謂角食勸尸之類祭祀
謂祀天神祭地示之類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胥蒙逆牲逆尸令鍾
鼓右亦如之米馨令肆肆相尸禮既祭令徹胥蒙逆尸令鍾
磬祀祭天神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胥蒙逆牲逆尸
血之事石則尸食而侑之相尸禮謂贊其出入坐作之儀徹
徹俎豆

大喪始崩以肆設棺尸相飯贊欬徹奠言甸人讀禮付練祥
國事飯扶挽反

肆陳也泔浴也相飯謂含也禭六辛之屬禭也付通卒哭
後附祭祀廟練小祥祥大祥

國有大故天戒彌祀杜糴禱祠大宜于杜造于祖設軍杜類
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杜則前祝大會同造于
宜于杜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會音釋

大故兵寇也天戒瘳瘳水旱也宜造類祭名也杜祖國內之
禮設軍杜國外之禮四望則軍行過山川之禮前祝前羣
祝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貨逆祀命者頒祭號於邦國都鄙

建邦國謂新創邦國之城后土社神也齊正也邦國都
祀當祀者在所賢不當祀者在所禁此所謂頒祭號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禋禘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
雨寧風旱弭災兵遠暴疾

澄按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深惡夫子路也疾
病之在聖人且不禱况兵與事而可禱乎夫人君正心誠意
以修其身以遠羣之患也脩兵備器以治其內地彌兵之患
也舍此不為一付小祝果可以恃則人君可以不脩其身可
以不治其內可以安坐而保天下國家矣此必無之理也若
梁武之作懺悔罪終惟侯景之禍蓋亦反而求之本歟
大祭祀逆蠶盛送逆尸沃尸蠶養陪養徹養奠凡事佐大祝

蠶盛輕於牲也其曰養者所以佐大祝也
大養養蠶設熬置銘及藝設道蠶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蠶祈
祝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
同小軍旅掌事焉

熬煎殺今之火脯也設於棺之四旁所以惑蟬蛸也銘旌以
書死者之姓名也分禱分牲體以祭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廬乃奠及祖飾棺乃
載設飾及塗御廬出官乃代及壞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
祭祝號王弼則與至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
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歛飾棺焉葬有爵說吐活天詩悅矣
勸謂執事居廬前以勸帥六引也防謂執按居旁以防其顛

倒也及祖者及祖廟設祖祭之禮飾棺加帷荒也
也代者鄉遂師也脫棺載而除棺飾者便於窆也小喪
后及世子以下之喪祭謂虞祭巫主執桃刻之事勝國之社
周勝於殷亳社是也卿大夫之喪則禮有降殺勸防之事皆
掌之也

旬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禘亦如之師旬致
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饋餼舍奠于祖廟乃歛禽禘牲禘品皆
掌其祝號饋于餞反調音謀一音禱

貉兵祭也四時之田大司馬行之設禘祭於所表之山曰表
貉虞中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屬之此山澤之虞也歛禽
酒禽也禘禱也禱牲與馬之祭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祭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
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載血以詔明神曰盟詔明神以戒之曰詛載辭者以盟詛而
載之於辭叙國之信用者使人用之而有先後之序質邦國
之劑信者行之邦國則有以信其約

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
巫而造巫恒禁祀則共巫主及道希及祖館凡祭祀守瘞凡喪
事掌巫降之禮應音丹指于都反

巫亦祝也能事無形以舞降神也雩旱祭也恒久也巫久者
先巫之故事雩器名宗廟盛主之器也主木主也道布神巾
新布三尺也恒以茅為藉而藉也館盛茅之器今之簞也守

瘞者祭地示則守瘞次以待埋牲玉也巫降之禮謂人之精
神陟於天巫爲之降其神也

男巫掌望祀望祈懷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彌以
除疾病王弼則與祝前

望祀望祈者爲望其方而降之求其神於誕謾恍惚之中而
有號焉冬堂贈者謂歲終設祭於堂以贈送疫鬼之爲不祥
者無方者惟巫之所至無筭者惟巫之所用送之於冬而招
之於春者以春陽之來則吉祥可招邪祟可弭而疾病可除
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蠱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
之大戕歌哭而請

祓除如上已祓除之邪氣也蠱浴則以香草薰浴去汙穢也
旱暵舞雩陽亢而陰不足女巫所以助陰氣也大戕歌哭而

請者所謂祈哀是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檜禳之事
以除疾殃梗檜禳反

澄按此天官也考其文掌祭祀禱祠之事非禮官之屬邪合
麗于此○內祭祀謂宗廟之禮內禱祠謂高視之禮招以來
福祥梗以障疾疫檜以除穢殃禳以卻變異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貶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
既祭帥群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
廟

澄按此夏官也有司有事於祭祀者勞者以王命勞與祭之
有司小廟高祖以下也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
而受之

祭祀王不與者謂同姓有先王之廟者賜之禽使自祭也致
福謂臣有祭祀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饌其牲體
數體數者大年則以牛左有臂膊折九箇少年則以羊左有
七箇特牲則以豕左有五箇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
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嚶小祭祀
賓客享食頒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

大僕

澄按此夏官也掌詔王之小灋儀非禮官之事乎合麗于此
○燕出入若道卿諸死是也

御僕掌群吏之逆及燕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饗而登大
喪持鑿掌王之燕令以序寸路故

澄按亦夏官也掌逆復及祭祀非禮官之事乎合麗于此○
群吏之逆謂自士以下有言于王者燕民之復謂停柩若幼
有復于上者相饗謂奉饗授中庭謂爲王登牲體于相者妻
棺飾也持之者夾殯中更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戌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
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

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役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幣幣而賓禮之凡作事主之大事諸侯次車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賓相二字並去聲

澄按此秋官也傳王言諭夷狄非禮官之事乎合羈于此

象謂通四夷之有者皆則有才智也其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夷變地方曰譯總名曰象周之德先致南方也國使謂蕃國之君來聘聘者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賓者作使也王之大事王者征伐四夷之事則用諸侯為弔翰若威令文詰之辭皆量其事體之輕重而用之

封人 牧人 充人 牛人

澄按此地官也其掌皆祭祀壇壝牲牷等事豈教官之

職乎合歸之禮官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編其木橐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衣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福音福編持忍反

飾牲者被牲以文繡也福衡牛角端橫木也福設於角以備觸也衡設於鼻以繫繩也編則繩之可以牽牲也木以滌之橐以藉之歌舞牲亦牲入朝門時隨歌舞之言其肥者以飲神也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也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有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事也備似鹽反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毛之陰祀用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而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車用老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牲音全畜口江反

牲色之純也毛之者取純毛也陽祀祀郊廟陰祀祀地社望祀祀嶽瀆群赤色熟黑色苍色之雜也外祭疆郊也毀事侯懷也犧體之全也牲色之純也散牲繫於國門不繫者非時之祭祀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牲則養充肥也牢閑也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繫于國門使

守門者養之展具也具牲若今夕牲也贊助也牽牲入將致之充人助持牲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此碩牲之禮也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犧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豆與其盥養以待事職讀為待一作托傍去聲養音老

公猶官也享牛獻神之牛也求牛求終也祭之明日釋祭所用之牛也祭而有繼者若子求人非一處也犧所以繫牛也牛人擇於公牛之中以授犧人使芻養之牢禮殮饗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膳所以問禮賓客者奠牛殷奠遺奠所用也

傍在轅外挽牛也居前曰牽在旁曰傍任猶用也互所以勝肉盆所以盛血簋所以受肉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產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醢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幾音義

澄按此秋官也所掌祭祀合歸春官○伏謂轅祭之時伏犬而以車轆之也瘞謂埋祭也幾珥讀爲勾珥勾珥者瘞禮之事沈謂沈牲辜謂驅辜以牲裂之祭四方百物也醢謂非純色者相犬謂相視而擇其善惡也

宰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豢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禋燔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澄按此夏官也羊人掌羊牲以共祭祀非春官之職乎○豢升也首者陽氣所聚升首所以報陽也用毛牲曰祈羽牲曰珥祈求福之祭珥珥災之祭法羊殽燔積膳之羊侯禋者侯四時瘞氣燔去之也燔新成穀牲取血以塗之也積讀作漬謂燔燔燔軍器也又曰積積燔牲祀燔燔實於布泉也

小子掌祭祀共羊膳羊般肉豆而掌珥于杜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禋飾其牲燔其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燔羞受微焉燔他力及陳音陳

此亦夏官大鄭云羊膳膳爲全羔也玄謂肆讀爲豢羊豢者豚鮮也羊般體解節折也肉豆切肉于豆斬牲者師田則斬牲徇于軍中言不用命者如此牲也

春人掌共米物絲祀共其糝盛之米賓禮共其牢禮之米凡祭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此亦地官米物非止一米也糝盛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簋蓋實卑禮之米可以爲簋官實

饌人掌凡祭祀共饌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簋簠之實饌食亦如之饌音治

此亦地官饌人主炊官也春人共饌盛之米饌則炊而熟之六食六穀之飯

搞人

澄按地官搞人苦報反夏官稌人古老反地官搞人主充食者當爲搞師之搞稌官稌人主弓矢當爲芻稌之稌二官之

職不同而地官搞人麗之春官併之饌人何耶二職掌饌食等事六籍經素火未免差謬故饌人搞人雖爲二職又雜他官予取而合之

掌共內外朝充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養祭祀之犬

外朝者司寇斷訟之朝內朝者路門外之朝充食者留治文書之人若漢尚書諸上直者士庶子謂卿大夫之子第宿衛王官者蓋士者嫡子庶子者其支庶也

鷄人掌共鷄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嘽旦以鴈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饗饗共其鷄牲嘽呼同鴈古平反

辨其物者辨其陽祀陰祀之辭牲黜牲也呼旦以叫百官辨之以夙興從事也凡於祀而禘饗者非一方也置郊之四廟皆禘饗以雞血厭歠也

三禮考註卷之八

三禮考註卷之九

周禮



鄭氏曰夏官司馬者象夏所立之官也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先王制官以探本設司以俟末政以禮為本政以馬為末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司至於馬則所司皆舉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九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帥皆下士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伍一比也兩一間也卒一旅也旅一黨也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師長司馬者其師史也成周寓兵於農方其無事為農則萬二千五百家而為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為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軍將皆命卿即鄉大夫之卿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辨位以等邦國建旗以作邦國建牧以監以維

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稱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澄按司馬掌兵之官以討亂者也制畿封國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建牧立監等事恐非其職且將帥握閫外重權仍更擅周九法如此幾何而不召僭叛之禍乎周公立法建官決不如是按書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左氏亦云天子建國未聞司馬掌兵而檀人主制畿封國之權若謂止於掌營城郭建都邑是又司空之職司馬何預焉又按職方氏九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又按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則建牧立監又非司馬之職按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司服掌公侯伯

子男孤卿大夫之服各有差則設儀辨位亦非司馬之職世

之學者又有汪王制之文必以進賢興功誠司馬之職夫王

制之文出於秦火之後傳者或差亦有不可泯者今考王制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其後則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所謂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者字之譌也司馬之職不與銓衡之事余意司馬當作冢宰字按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則論辨官材以爵之者乃冢

宰也蓋昔之選用人材始自司徒司馬論秀至於告于王而後付之冢宰以八柄而爵祿之也譬今取士以禮部而官之則吏部也然則觀賢決非司馬之職按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則施實分職乃冢宰之職也按司空之文差在地官小司徒之職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又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則簡稽鄉民乃司空之職也豈有司馬以一官而侵數官之職乎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貢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育平壇音善行去聲

馮猶乘陵也伐聲其罪以攻之也暴內暴其國也陵外陵諸侯也壇之者置之空地而更立其次賢者也削之者削其地也貢固恃其國之險阻也侵之者兵加其境使之自服也正之殘之者誅其人而殄其官也犯令謂違棄上命陵政謂陵蔑王政杜之者杜塞之使不得與鄰國通也鳥獸行無人倫也滅亦誅去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扶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屬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蠻縣平蠻

澄按司馬職在掌兵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恐非其職蓋此本文前有制畿封國之言故其後不得不申之以此然以義考之疑其非也以畿字論之惟王都千里得稱爲畿故詩云邦畿千里會此之外或列爲五服或曰九服歷代雖不同然未嘗名之以畿今以畿名九服於義不可畿字當作服字此蓋職方氏之文差誤在此職方既有九服之說則此段當刪如此則司馬專於治兵而不侵他官矣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一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令力呈反參音三

澄按司空之文差在地官考小司空之文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一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與此文正相合夫是事也司馬掌之則司空不得侵其職司空掌之則司馬不得侵其職要之當是司空之職至於軍伍則司馬之職也今以小司徒之文考之亦有司馬之文雜在其間蓋文之舛錯乃至於此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澄按此司馬之文錯在司徒者也今取而歸之於此削去乃以九畿之籍與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兩段而以此一段置

之仲春教振旅之上則文義相聯屬而司馬之職專而不雜矣用謂使民時也伍兩卒旅師軍者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敬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鐃編鈞之用王執鉞諸侯執黃鉞將軍執青鉞帥師執提旅帥執鼙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同馬執鐸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鼙闔禁大弊穀禽以祭社中音康音卑鐸直各反鏡文交反鼙音朗鐸音毛

九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而春日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使之就農也以旗致民

謂植旗而期民於其下也鐃鐃皆似磬而大小異鐃其至大者鐃以通鼓鐃以節鼓鐃以止鼓提者馬上鼓有曲提持之故曰提公同馬伍長也有國大司馬也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貉貉以犯田法之罰也表者置衛守禽之屬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火弊者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於乘除陳軍皆殺而火止矣穀禽者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也春田主然祀以土方施生有所養爾

中其數教會如振旅之陳辨吏糴車徒讀事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職以辨軍之衆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至那獸禽以享均養備未反饗音耕

家言車止之也軍有車止之法防寇敵也撰弄同籌車徒謂
數擲之也讀書勢以簿書校錄軍實也號名者微識也帥謂
軍將至五長也以門名者所被之微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
縣鄉謂縣正師至鄉長也家謂食采地之臣也鄉謂州長
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也百官謂以職從王者也此六者
皆書其官與名氏焉以門名者古之軍將為營治於國門魯
東門魯仲宋桐門右師是也以鄉名者如南鄉郵東鄉為人
是也表事為戎夜守苗田謂為苗除害也車弊驅獸之車正
也夏田主用軍示取物少也約亦謂薄物以祭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折軍
吏載旗師都載旗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
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備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
於中秋言教治兵者禮春夏不與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旗
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
畫大常畫日月旂畫交龍旗畫龜虎旌畫龜蛇旒
畫鳥隼纛田順殺氣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
也坊者四方報成萬物之祭也
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
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
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鑼各帥其民而致賡明弊旗謀後至
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手陳前斬牲以左右徇
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

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鳴鑼
吏與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
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或三
車三鼓徒三刻乃鼓退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仲冬農隙教大閱以簡車馬習戰陳尤詳於三時蔡所田
之野謂是除其軍以便馳驅也表所以正行列者於百步而
立一表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總三百五
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矣建旗後表
之中謂第四表之中也賡明弊旗謂期衆之至須早故明
以什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陳前謂南面鄉表也中
軍謂中軍將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氣也鼓人師帥旅帥也司
馬謂兩司馬振鐸以作衆也及表乃止謂自後表前至第二
表也三鼓振鐸者掩鐸之上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氣也又
三鼓而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謂自後二表前至第三表也又
三鼓而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謂自第三表前至前表也鼓或
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闕則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衆敵服
矣鳴鑼且却謂軍退則卒長鳴鑼以和衆鼓及表乃止謂退
自前表至後表而止也
遂以什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
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也百步有司巡
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馬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
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

後行徒衛校而進大獸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獲
皆驅車徒皆謀徒乃弊致禽餽獸于郊入獻禽以享蒸驅去

冬田為狩言守而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立兩旌為之以
和和出者用次第出和門者也左右者或出門而左或出門
而右有司平之者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居卒間
以分地者軍吏所載之旗各有分地而調其部曲之疏數也
前後有屯百步者軍徒異群相去如是之遠也險野人為主
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驅逆之車驅者驅出禽獸使居
前也逆者逆要不得令走也群司馬謂兩司馬牧如箬街之
有續結項中以止軍語也大獸公之輸於公小獸私之以自

界獲者取左耳當計其功也及所獲全旗仆之處也鼓賊車

譟象勝敵而喜也宗廟冬祭曰烝大四時之田名雖不同而
事則無異其得也非徒利於原獸之獲而實以寓其講武之
政故於春曰如戰之陳於夏曰如振旅之陳於秋又曰振旅
之陳於冬曰教無庶脩戰法春而辨鼓鐸鑼鐃教坐作進退
夏而辨名號之殊或夜守之殊事秋則辨旗物冬則立四表
聽或警凡此衆事於四時教戰莫不然也其每時各言入者
豈非互見其義哉然冬者三農之既暇也百物之皆備也故
教戰而曰大閱獵獸而曰狩田見其獨詳於三時也是故後
至有誅期責草也新注以徇法必行也鼓人之三鼓鐸鑼鐃
之聞月殺莫不聞也旗之有時而作有時而偃衆莫不見也

車徒之以行以驟以趨以走其疾徐有法也及表而止不敢
以踰也車之三旌徒之三刺其赴敵有節也至於和門之出
而左右分列則部伍之不亂也車徒以屯而軍師巡察則次
舍之不紊也險野人居前易野車居前則以戰以守必無敗
也從獸而或驅或逆猶遇敵而或攻其前或攻其後也擊鼓
以行衛校以進猶攻敵以將令之必行士心之不惑也及殺
獸之所而鼓聲皆驅車徒皆謀猶勝敵而勇氣之益倍所向
之必克也王者之兵固不尚於詭詐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善陳不戰善戰不敗於是可見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
於安寧之時不欲黷武故因蒐狩之禮而寓講武之法然後
繼夷不侵而盡究以息夫歷代創業之君固多明於是法而

承平之主尤宜留意周公之誥成王則曰誥爾戎兵召公之

戒康王則曰張皇六師大司馬之因田而教戰其意亦若是
乎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事伐有興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蒞大小帥執事蒞饗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及戰巡陳職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懼衆
獻于社

及師大合軍謂王巡狩或會同之時也若大師謂王出征伐
也及致謂聚衆也比較次也左執律所以聽軍聲也右秉鉞
所以為將威也

若師不功則殿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後與衆事

其要以待考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饗平
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肅入音勞去聲相去聲並音治

爵謂敝冠喪服也軍敗以喪禮處之奉主車謂送神主歸廟
社而勞謂師敗則主親弔士庶子之死者而勞問其傷者皆
大司馬相其禮大後築城邑也與慮事者城築本封人之職
而司馬與其謀慮也植謂植幹也要謂簿書也大射者王將
祭而射于射宮以選賢也六耦者王射三侯以諸侯為六耦
平士大夫謂王喪則平一群臣之喪服也

小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政以治六軍焉掌邦之九伐之戒以
逆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中春佐大司馬教振旅平列陳辨敵

鐸鐸鐸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以蒐田有司表貉
誓民鼓遂圍禁火辨獻禽以祭社中夏佐大司馬教蒞舍群吏
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與夫軍之夜事以苗田車弊獻禽
以享杓中秋佐大司馬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各書其事與其號
焉以獵田羅弊致禽以祀枋中冬佐大司馬教大閱群吏戒衆
庶脩戰備漢人萊所田之野為表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
物鼓鐸鐸鐸帥其民而致誅後至者陳車徒如戰之陳鼓進鳴
鐸車戰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
戒二閱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鐸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以枋田乃弊致禽饗獻于郊入獻禽以享然凡小祭祀會同饗
師田發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屬

澄按小司馬之文闕漢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愚竊取大
司馬之文以補之云

軍司馬 典司馬 行司馬

澄按此三司馬之官咸闕不敢妄意而補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禮掌
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政音在

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上謂公卿大夫之嫡子庶子
衆子也衆庶謂其都之民也政謂賦稅也學謂脩德講道也
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家司馬大夫家
臣為司馬者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宮室市朝道

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灋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
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量度也謂以丈尺度地之廣狹其國之法謂辨方而正位市
朝者王立朝后立市朝在前市在後漢書所以通往來門以
出入渠以通水壘軍壘也舍軍舍也軍社社之在軍者出師
必載社主以行也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醢之數量掌養祭莫寵之俎實凡宰
祭與饗人受筭壘而皆飲之

澄按量人之職掌建國之法至於營軍之量否則量其地而
處之初不預祭祀之事蓋衍文也若夫凡宰祭與饗人受筭
壘而皆飲之此又營人之文華錯在此其詳在爵人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柵之固。其土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財器九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後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畫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警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濶九國都之竟有溝池之固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九守之守去其害而有其利者也

國所依阻曰固掌之者浚溝之土以爲城堅池之土以爲郭外有渠以通水而植木其上九此皆所以爲固也設其飾器謂兵甲之屬也以通守政謂兵甲財用或多或少以轉移相給也警敵者戒守之鼓以警備者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

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國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

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爲守之唯有節者達之塞入聲

在國曰固在野曰險周知者觀其圖則徧知其險阻也山林

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五溝者遂溝洫澮川五

涂者徑畛涂道路樹之林作藩落也藩塞阻路謂閉絕要害

之道以備敵寇也

掌固

候人掌其方之道治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

乎朝及歸送之於竟竟竟竟竟

候人主候迎賓客之官道治謂治道也設候人者選士卒

以爲之也方治謂其方來治國事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慮環四方之故巡邦國博謀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國邑降降降降

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也致師者謂將戰先使勇士犯敵所

以致其來敵也慮陰謀也察軍慮視軍中有陰謀者執之

也環四方之故謂卻其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者也博

謀賊謂敵人所遣陰謀者見則執之也訟敵國謂敵來

則往與之訟曲直也降國邑謂欲降者受之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祗朝則

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而掌其政以待

逆將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遽逆御僕與御庶子

正王服謂王所當衣也正王位謂王之立處也出大命王之

教也入大命群臣所奏行也諸侯之復逆謂或有所報也或

有所陳奏也前正位而退謂王既立大僕乃退居路門左以

待朝畢也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非唯以鼓爲朝事早晚之

節蓋亦如後世之登聞鼓焉窮朝窮夜失職者遽令謂事

當急聞者之政令也御僕御庶子二官皆凡事於鼓所者若

聞鼓聲則大僕即速迎此二官而奏其事也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諸侯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

馭而前驅九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殯戒鼓

傳達于四方變亦如之縣鼓自服之禮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

手勞王燕飲則相其饌王射則贊弓矢王祗燕朝則正位掌擯

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自左馭謂導引而居左自馭不勝嚴以避王也戒鼓謂擊鼓以警衆也葵下掉也首服之法謂先舉斧總廣狹長短之數懸書宮門示四方也燕朝謂朝於路寢之庭禮王國宗人之嘉事則燕朝也免音問聖葬八反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懷來也來遠方之民也諭德延舉於四夷使之自至也遠物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者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重節委積以備其用館食以安其居飲食以順其好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好呼報反

合者合同四方之事也通財利貫達有無以相濟也同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也壹度量丈尺金銀不得有大小也除怨惡邦國不得相侵虐也同好善謂所好善必同歸于正者也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祀轅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較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轡轡右祭兩馭祭軌乃飲九馭路行以肆其馭以采齊九馭路儀以幣和爲節馭音助祝音呪軌音軌一行山曰較犯馭者對主象山以菩易棘栢爲主既祭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王自左馭謂大馭當下車故王自馭以制馭使不行也馭下祝大馭下車祝神也酌僕以酒飲之也右祭兩馭馭謂兩轡轡者車軸之端也謂僕以右手舉酒澆車軸之兩頭也祭軌謂又以酒澆車轍也肆夏及采齊樂章

也行謂大馭至路門也趨謂路門至應門也轡在街和在軌以金爲鈴爲節者以節其舒疾也善音善馭音止轡音轡

三禮考註卷之九

三禮考註卷之十

周禮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賁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王敦辟盟遂殺之贊牛耳挑剗使陳並去聲數音蜀

戎右騶乘也兵革使謂王使之有所誅斬也會同充革車言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敦盤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盤盛血以敦盛食有疑則盟盟詛也辟開也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爲衆陳其載書之辭使衆心皆開辟也遂殺之謂持歃血以授當歃者贊牛耳謂割牛耳取血盛以珠槃使尸盟者執之而戎右贊其事也挑剗謂血在教中以挑條爲帚而掃拂其下戎右爲之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齊則皆反齊去聲

齊右者充玉路金路之右也陪乘謂參乘蓋齊右與齊僕同車也牲事則前馬蓋王見牲則拱而式齊右居馬前却行以備驚奔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軍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道右者象路之右也象路曰道車者王出入道中也車儀者動容周旋之儀也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停車之政正其服祀較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戎僕掌馭戎車者戎車革路也帥出王乘以自將也倅副也服謂乘戎車者之衣服也

戎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齊則皆反食音嗣

以賓謂待賓也法謂度數儀謂動容送逆之節謂王迎送賓客也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儀如齊車掌馭車之政令朝音朝

道僕者御王以行先王之道也朝見群臣曰朝暮見曰夕燕謂自內外朝乘象路以還燕寢政以正之令以命之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

旌及馭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比馳志反驅也並去聲直吏反

田路木路也以鄙謂巡行縣鄙也驅者驅禽使前逆者逆而還之使不得出園植旌謂豎旗以告獲也比禽數其多少也

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入叩馬而舉之抑之皆以止奔也馳則放而不叩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使皆去聲

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車田車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也分公馬而駕治謂調六種之馬

衛牧氏掌司國國之大祭祀令禁無驅軍旅田役令衛禁驅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諸音呼去聲

澄按此秋官也然軍旅田役令衛牧固非刑官事也詩東山征伐曰勿士行枚釋者謂行陣衛牧之事則是用兵之事明矣況大司馬亦有遂設行徒衛牧而進之則是官舍麗于夏官者也詭喧聲也枚狀如箸橫衛之為之繕以結於項司馬謂於朝會而察其詭譎也禁鳴呼歎哭者為其感眾也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九軍旅會同合其軍之卒伍而比其衆屬其右九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群右謂戎右齊右道右也勇力之士屬焉以當於其中而選群右也司馬法曰弓矢圖受矛守戈戟助九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鑼以令金鑿奮以令糧九軍事縣

壺以序聚據九役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音本據拆通

令軍井謂穿井成則縣壺其上令眾知有井也令舍謂軍當舍止則懸鑼於其處令眾知當舍於此也令糧謂軍當給糧則懸奮於其處令眾知是處有糧也蓋壺者盛水之器鑼者駕馬之物奮者盛糧之器軍中人多號令難聞故各以其器為表則省煩趣疾而便於事也縣壺者懸壺水以為沃漏者聚者聚擊據據蓋以兩木相敲以備守也必有更漏則守戶而哭者可相代矣守壺以水為沃漏也守鑿以火夜則視其刻數也分以日夜者九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其箭有四十八也以火爨鼎水謂冬而水

凍漏不下則以火沸水而沃之故曰沃漏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歐疫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方相並去聲難難通先去聲方良音問兩

方相猶言放想謂司畏懼之貌蒙熊皮者以驚歐疫鬼如今魘頭也時儼謂以時而儼月令季冬命國儼是也索室謂入家室而索求鬼物逐之也大喪先匱謂為之前導若指示砲車然方良問兩也國語曰木石之怪魃罔兩水石之怪龍罔兩壙穿地為窆今之墓穴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埽素報反

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桃無寢前曰廟後曰寢祀埽曰埽埽席前曰拊糞拊同乘石謂王登車之石也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拊方問反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微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先去聲

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以卒伍謂聚虎賁各有局分也舍謂王出而止宿之處也閑謂柵垣即門外行馬也使於四方者為兵寇道路不通故使虎賁為使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九

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看軍旅則介而趨
旅者主旅力而衛王者夾王車者下士十六人分君左右而
中士為之帥服而趨亦謂夾王車也介甲冑之屬

司甲冑

司兵掌五兵五看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
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禁祀受舞
者兵大喪獻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看幣化反

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看者千櫓之屬辨其物則其
用各有所宜辨其等則其制有長短小大也兵輸謂師旋而
納兵器也用兵謂出給衛守也祭祀授兵授以朱干玉戚也
獻五兵謂陳明器之五兵車之五兵即前之五兵也若少卒

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黃父故士戈看授舞者
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看建乘車之戈看授旅賁及虎
士戈看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乘去聲

受如杖長尋有四尺故士謂王族故士也乘車王所乘車也
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藩盾謂盾同藩衛者如今之扶蘇
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
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服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
楯簣者夾弓庾弓以授射新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使者勞者其矢服皆從其弓楯音箄庾音庚新音岸

法謂曲直長短之數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弓弩成於陽
氣方和之時故仲春獻之矢服成於陰氣將堅之時故仲秋
獻之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唐
弓大弓往體來體若一甲革謂以革為甲也質正也樹楹以

為射正也射甲與楹試之習武也新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
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
矣唐大以授學射者既中後乃習強弓則易也勞者謂勤勞
王事者矢服各從其弓謂每弓一服百矢也

九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九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
諸守城車戰殺矢絜矢用諸近射田獵絜矢弗矢用諸弋射恒
矢庫矢用諸散射絜音傑庫音倉散上聲

枉矢殺矢絜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絜矢弗矢庫矢弩所用
也枉矢者名曰變星飛行見有光今之飛矛是也而絜矢象
焉利火射謂結火以射敵也又利守城車戰以備前稍重後
微輕而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而無矢象焉絜之言侯也二
者皆可以俟侯射敵之近者又可以射禽獸以其前尤重中
深而不可遠也絜矢者絜高也謂結繳於矢也而弗矢象焉
弗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而刺羆之以其前稍重後
微輕而行不低也恒矢者安車之矢也而庫矢象焉庫之言
倫比也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以其前後訂而
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
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絜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

之屬中所謂志也射事物天謂實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二獎弓句首鉤

弓性體寒來體多則合多性體多來體寒則合少天子之弓

王欲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廣大也其體稍曲故合七弓而成一規大夫之弓夾度也其體愈曲

故合五弓而成一規士之弓斗力也其體極曲故合三而成規句曲也獎惡也句者獎則直者為良矣

九祭把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禮賓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

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九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簞服矢共增矢九亡矢者弗用則更射青石

更平聲

射性示親殺也澤謂澤宮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并夾謂矢

箭也明弓矢謂明器之弓矢也簞竹簞也增矢不在簞者為其相親親將用乃共之更價也凡亡矢者用而棄之則不償

若不用而亡之則償也考此文上迷六弓八矢了無一言及四等者工弓人亦不及四等得非有逸文乎

繕人掌主之用弓弩矢簞增弋決拾掌詔王射禁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簞簞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繼之吉動也善也增謂射之矢也弋即繳也謂以生絲續而繫矢者也決謂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若右手巨指一曰引弦強也拾謂引弦者一曰轉并也若右臂裏以韋為之無

會計謂亡敗多少不計也

養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簞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工于司弓矢及繕人

九齎財與其出入皆在養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試當作考箭幹曰案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養人齎其工者

給市財用之直也弓六物謂王弧夾更唐大其斗力強弱分為上下中三等入各有所宜弩四物謂夾更唐大也矢八物

謂在繫殺鍛鑄箭莖也皆分三等盛矢之簞亦如之弓弩矢簞春作而秋成故春獻其胎素及秋方獻其成書其工拙

之等降以制其奉食之厚薄也乘其事謂計其事之成功也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則又賞

之其否反此亡者闕之謂弓弩矢簞棄亡者除之不會計也弓人職曰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長六尺三寸

謂之中制中士服之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此其制也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

面其擊三公執璧孤執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位者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也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三公北面以答君也孤卿大夫東西面者以佐佑王

也各執擊以見者致其始見之禮也諸侯北面者從三公之後也國有祭事則告助祭諸侯以齊戒之期相其執事其善

治射事者則達之於王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
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騶虞七節三正孤卿大
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騶虞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
新侯一獲一容樂以騶虞五節二正

射法射禮之法射儀者謂侯獲容與樂節也兩人為耦六耦
十二人也侯今之射塚也天子之射三侯者熊虎豹也容者
乏也待獲者之所蔽也騶虞九節者樂凡九節也五節以聽
四節以射正者所射之鵠也五正之侯畫以雲氣五采蒼朱
白玄黃諸侯之射二侯者熊豹也騶虞七節者三節以聽四
節以射三正者畫以朱白蒼也卿大夫之射一侯者豹也采

五節一節以聽四節以射二正者畫以朱綠也士之射新
侯者新胡大也以新皮飾侯下於大夫也五節者亦一
節以聽四節以射也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
卒令取矢祭侯則為位與太史數射中佐大司馬治射正上
王大射將祭而擇士之射也狸步謂一舉足為一步也狸善
搏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
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
弓之下制長六尺令去侯立于後謂射人主令人去侯所句
立于其後以矢行之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卒令取矢謂射畢
則射人使人取矢也數射中謂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射正謂

射之法儀也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
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
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爵不敬
贊射牲者贊王也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作大
夫介者諸侯來朝王使公卿有事則大夫為介謂之作者射
人請之於大夫也凡有爵者謂命士以上亦作之為介也倅
車謂戎車之副也僕人謂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
位故與之同遷尸遷尸者於大歛之後遷於室堂謂之歛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獲者素

服不者服不服之獸也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獸而
使馴服也抗舉也賓客來朝布皮帛則服不氏舉而藏之也
乏謂待獲者所蔽也以旌居乏而待獲謂待射者中而服不
氏舉旌以獲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歐鳥為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射食亦反

註闕

羅氏掌羅鳥鳥罾則作羅罾中春羅罾鳥罾鳩以養國老行解
羅氏能以罔羅罾鳥者郊特牲謂之大羅氏鳥謂卑居鵲屬
也罾十二月大罾萬物也作罾用也罔與羅同網之猶罾者
罾為罾罾而罾出者如今南郡黃雀之屬也是時鷹化為鳩

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羽物謂之頒賜畢音匹

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外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高謂飲而養之阜盛也蕃蕃息也鳥之可養者謂鸞鸞之屬外鳥謂其不可養者貢鳥物謂鸞鸞之屬以時而來若膳獻之鳥謂雉及鷩鷩之屬

馬實掌養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賈綱惡馬賈賈通

賈平也主買馬而平其價直也量三物者三馬之材必量其高下然後可知其價也戎馬以共兵戎之事田馬以共田獵

之事駕馬為下之材以共冗事物價賈物色與價直也綱惡馬謂馬之惡者以索綱維之使之馴習可乘也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價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松則聽之禁養蠶者更音矣

受馬於有司謂無馬而請給官馬者書齒毛與價謂若買而書契也更償也入馬耳未詳齊其行者謂量其所載輕重與其道里之遠近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也原再也天文展為馬蠶為龍精與馬同祖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類物莫能兩大蠶盛則馬衰禁再蠶者恐傷馬也

校人掌主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獨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

特居四之一

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種上聲齊側皆之入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之長政謂差擇乘養之數種謂馬之至良可以為種者玉路用之一物者謂以一類相從也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焉此六馬之辨月令曰班馬政者此也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旂旂一僕夫六旂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駕馬一圉八六麗一師八六師一趣馬八六趣馬一馭夫

良馬五路之馬皆良善者也乘馬一師四圉謂一乘之馬四

匹則一人為師四人為圉養也三乘為阜阜之言四也阜一趣馬下士也三阜為繫繫也繫一馭夫中士也六繫為旂旂聚也旂一僕夫上士也六旂成校六馬各一旂共成一校校有左右馴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九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麗耦也駕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甲之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

開猶闕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廣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
開也。六種者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羣馬也。邦國六開者
則齊馬道馬田馬爲三開而羣馬三之四種者無種與戎也。
家四開者卿大夫良馬一閑羣馬三閑二種者止有田馬也。
特居四之一特壯馬也。三乳一壯欲其生之衆也。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頌馬攻特秋祭馬社減僕冬祭馬步
獻馬講馭夫。

馬祖天駟也。經書曰房爲龍馬執駒爲拘執馬之小弱者蓋
春乃通澁之時駒弱壯未定爲其乘匹而傷之也。先牧謂
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澁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齒不可乘
用故因夏頌馬而攻鑿其蹄馬社謂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

士作乘馬減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又曰馭五路之僕也
馬步謂神爲馬之戒害者。馭馬謂馭成馬於王也。講馭夫亦
謂簡習馭馬之人也。

九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飾幣馬執朴而從之。凡賓客
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由僕則帥驅逆之車。凡
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
馬而頌之等馭夫之祿官中之稍食。

毛馬齊其色也。幣馬以馬與幣同。馭者朴鞭策也。賓客諸
侯之朝王者受其賓客之馬遣車之馬遣車之芻靈也。黃駒
黃中之色天子過各山川殺駒以祈沈也。物馬齊其足力者
稍食餼廩也。

趣馬掌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馭說之頌辨四時
之居治以聽馭夫。趣音走反說音悅

趣馬趣養馬者也。詩曰馭維趣馬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以
爲六等也。馭說者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叙而頌之
也。居謂牧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音雅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瘕受財於校人馬死
則使其實粥之入其布于校人。買價通粥音通

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
是以使與醫同職乘治之謂驅馬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
也相助也布泉也張氏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頌之孟春實牧中春通澁掌其政令

九田事贊焚萊

牧師主牧馬者頌之謂頌馬按圉人所牧處也焚牧使牧地
以除陳生新草也仲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
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羣牛牝馬遊牝于牧此秦書也秦地寒
凍萬物後動故遲一月焚萊者山澤之虞也。

使人掌十有一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
開之牲牧及執駒駢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
七尺以上爲騊六尺以上爲馬駢音華

使之畜應也以閑者應之所應也自阜馬至圉馬凡九事皆
有政教焉阜馬者使之盛壯也佚特佚逸同不使過勞以安
其血氣也馬三歲曰駢二歲曰駒教駢始乘習之也攻駒謂

乘其蹄鬻者閑之先牧謂先牧之制閑者散馬耳謂以竹括押馬耳其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申習不驚也圉馬謂養之也直選謂選擇可備賁平之人也天子所駕五路之馬曰龍

陳北驪牡玄駒裏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孽孽始牧夏房馬冬獻馬射則充提竹券牒則前闔音近

養馬之所曰圉羣馬茲也春除孽者馬既出而除之也羣羣謂羣新則以牲血塗之也房無也所以陀馬使之涼也充猶居也提竹券所用以射者茨蓋也闔苦也

圉人掌羣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獻馬亦如之

公和考註卷十 周禮 卷十五

圉人所掌者以芻牧而養馬者備使令於圉師也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喪紀之馬死後所薦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也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澄按此秋官也考其文皆守禦畜牧等事觀於役服不氏可見矣合屬于此

司隸掌五刑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羣羣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六守王官與野舍之屬禁

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制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

稍事之使主官心及近郡五隸謂罪隸及四翟之隸也物謂衣服兵器之屬謂五隸之民任器謂百官所當任用之器此官主為之積聚也煩辱之事如士喪禮所謂隸人涅廁是也服郵服以其功素安執邦兵以其所素習此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也野舍主所止舍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官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務步浪反

罪隸盜賊之家為奴者封國謂諸侯家謂立大夫也牛助為牽傍者有助國之牛或牽之於前或傍之在旁皆罪隸為之送致之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官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官在野

外則守厲禁蠻隸者征南夷所獲也所掌者為校人養馬其餘執事並同

罪隸焉閩隸掌役畜養馬而阜蕃牧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閩南蠻之別類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家事而以閩隸役之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官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夷隸謂征東夷所獲者與鳥言謂夷狄之人其音如鳩舌或通曉夫鳥獸之言也

貉隸掌役服不氏以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官者與

其守厲禁者如繫獄之事

貉棘謂征東北夷所獲者凡隸獲至此其選以為役者其餘
謂之隸民也役服不氏謂受役於服不氏也不言隸者蓋
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國疆也通獸者若春秋傳曰介葛
廬聞牛鳴曰是生三犛言用矣是其驗也

三禮考註卷之十

三禮考註卷之十一

周禮

秋官司寇第五

鄭氏曰秋官司寇者象秋所立之官寇者害也先王之治
先之以德禮而輔之以刑政故司寇掌刑而屬於秋官秋
者天氣肅殺而刑以義為主也刑官司至於寇則刑官之
事無不舉矣○澄按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執
此以考之其本既多舛錯仍有不經之說使人惑焉今考
其舛錯者辨而明之其不經者亦畧論其尤者他官之文
錯在此者併出而各屬之於彼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

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
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詰猶言究治也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典者其民未
習於教且以柔克治之也平國者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
民已熟於教宜以正直治之也亂國者暴戾叛逆之國其民
不率於教宜以剛克治之使不敢為惡此三者所謂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
鄉刑上儆糾等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糾猶察也功績功也力勳力也命謂將命守謂不失部伍也

德謂六德者謂善事父母能謂能其事職謂修其職志應情也暴雷作恭言不恭者當糾也

以圖土聚教龍民九害人者實之圖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圖土者殺龍音疲

圖土獄城也聚龍民其中而困苦之以教之為善也龍民者民不勝作勞有似於龍也施職事謂以所能役使之以明刑耻之謂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而著其背使知愧耻也反于中國謂舍之而使還故里也不齒三年謂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也出圖土謂囚之赴仁者著直累反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

二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澄按古有贖刑之法特為有過誤之可赦者設也不聞凡有獄訟皆入矢與金於官然後受而聽之也鄭氏曰謂訟以財貨相告微以罪名相告夫民之爭辨者皆訟也既訟而累繫者皆微也必曰貨財相告然後訟之訟則其爭辨者不謂之訟耶凡民之相訟無非有罪名者也何必以此名獄哉况先王之時為弓矢自有其官戎器又不許鬻於市民何從而得束矢以入于朝貧者又何由必備鈞金而後與人訟使必入束矢鈞金而後聽其訟是若吏實法者之所為也周家之法宜若是乎夫所謂兩造者兩訟之人至於其前而面辨其曲直也兩劑者兩訟之人所書之詞歟既有兩造之人必有兩

劑之詞又何可分為二一則使之入矢一則令之入金必待入矢與金而後聽訟獄則質而無矢與金者若有不平之事何處赴愬哉

以羸石平龍民九萬民之有罪過而未羸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羸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省而舍之

此又言罪之小也羸石文石也櫛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書也民有罪而未羸于法屬附也謂罪輕而未入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謂坐羸石之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使州里任之任保也役之月訖又使州里之人保

任其不可再犯然後寬而釋之也

以肺石達窮民九遠近憐憫老幼之欲有後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無兄弟曰憐無子孫曰獨有後於上謂有所告後於王與六卿也長諸侯或卿遂大夫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邦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敘之凡邦之大盟約祗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彥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威勝之縣音玄

天府謂祖廟之藏也邦典六典也邦法八法也邦成八成也

弊斷也

大祭祀奉大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惟誓百官戒于百族及

隆按祭祀之事宗伯掌禮之職也刑獄之官非所當預惟此文既外故犬人司烜氏俱隨而列之秋官今既歸犬人司烜氏於春官則此錯文亦可削焉則禮官專掌禮刑官專掌刑不致相侵職也

九朝雖曾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蒞戮于社九邦之大事使其蹕蹕

屬者士師以下也蹕止行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弊

外朝在雉門之外詢謀也國危謂有兵寇國遷謂徙都改邑立君謂無家適選於庶也群臣卿大夫士也群吏府史也擯謂揖之使前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九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附獄者也用情訊之謂以情理訊問之其有可以出之也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也不躬坐獄訟謂訟于

者當使其獨及子弟也同族不即市謂刑諸甸師氏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者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以八辟麗邦濫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麗附著也議親若宗族有罪先請是也議故謂舊知也議賢若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議能謂有道藝者議功謂有大勲勞

者議貴若吏墨綬以上有罪先請是也議勤謂憔悴以事國者議賓謂所不臣者若三恪王者之後是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刺殺也中謂刑之當罪也訊問也聽民所刺有者民言殺則殺言寬則寬也上服刑墨也下服官刑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小祭祀奉大牲九種祀五帝實饌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蒞戮九國之大事使其蹕蹕委祀司民獻民數於主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澄按司職掌邦禁官雖有小大之殊而其職則必無彼此之異今考小司寇之文其末有銜詞曰又大比登民數小祭祀奉犬牲大賓客后世子後前王辟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若此之類豈刑官之職歟既曰登民數又曰獻民數辭已重復若論制國用則登家宰登民數則屬司空祭祀奉牲又屬宗伯文既錯雜職亦淆亂是安得為司寇耶請削而黜之於施上服下服之刑之下即次之以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則文續而意完小司寇之職亦專掌而不雜矣

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登乃命其屬入會致事會音槍

登中于天府謂上其所斷獄訟之數憲刑禁憲長懸之也謂以刑禁懸之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官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間左音佐縣音玄

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也左右助也謂佐助國家之禁民為非也官王官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野郊野也軍軍旅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官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職下帷皆所當禁野有野律軍則有謹嚴夜行之禁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戾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

若都若都猶左右也以言折之曰誓若湯誓之類以言告之曰誥若康誥之類止使勿為曰禁察其有犯曰糾表而縣之曰憲以五戒左右其刑罰則無犯法之民矣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職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鄉合鄉所合也聯者所以聯其居也追追寇也胥作偕謂司捕盜賊也弊訟決獄也致邦令者以法報之

等士之八成一曰邦約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摘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八成謂正亂之成法也均讀如斟酌之酌謂刺探邦之機密而泄於外者也賊謂潛謀陰結將為逆亂者謀謂敵國行間規伺虛實者令謂故恃傲狠以干號令者摘讀如矯詐之矯謂詐為符璽以行號令者盜謂竊取國之寶藏者朋謂私黨相阿使亂政者誣謂誣用造妖以惑眾者

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灋治之今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九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辨當作既約音要

荒廢之法謂戒賄賂自貶責之類移民謂就賤收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防盜賊也緩刑舒民心也傳別謂為券書以分別之而各得其一也約謂信約之辭也

若於勝國之杜稷則為之乃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勝國之社毫社也亡國之社綴以刑官為尸畧之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與諸饌水九則珥則奉大牲

澄按大牲一物大司寇奉之小司寇又奉之士師又奉之文

日重復况考之文大司寇止用之小祭祀大祭祀弗用也則

知大司寇奉之之文并謬無疑至於用之於小祭祀之祭又

不應與小司寇及士師二人而同一物也饌水亦一物也小

司寇既實之矣士師又洎之焉亦不應二人同實一物也不

唯其文重複亦非刑官所麗之職

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

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會會正歲帥其

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賓謂諸侯來朝若燕饗時逆軍旅謂反將命者犯師禁謂干

行陳者正要會定其計簿也將去聲斤力剛反陳直刃反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

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

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屬其議獄訟獄訟成士

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要音腰斷音殺

掌國中謂國中至百里郊也九六鄉之獄皆在國中要之者

謂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令之効也麗附也受中謂受獄訟之

成也協日刑殺謂可刑殺之日也肆之謂陳尸市朝免猶赦

也王會其期謂王欲赦其人則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之

日則王以此時親往議之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

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九國有

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屬中士以下也前驅為之道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

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屬其議獄訟獄訟成

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王欲免

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掌四郊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九六遂之獄在四郊

若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

有邦事則為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九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

者

大事王所親也六鄉在內故曰國六遂在外故曰郊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

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

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屬其議獄訟獄訟成

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大

卿會其期

掌野謂自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也

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

之辭而辭其喪亦如之九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朝士等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
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長丁文反罷音

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
門路門又曰畢門天子諸侯皆有朝外朝一內朝二外朝
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一曰王五門雉門爲中門設兩觀
與今之宮門同閤人幾出入於是也群士謂在朝之上士中
士下士也群吏謂府史也樹以槐棘者棘取其赤心而外刺
槐取其懷人而黃中嘉石肺石當在雉門外左右蓋雉門幾

出入則窮民不得入也

肺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設者九得獲貧賄人
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慢朝謂臨朝不肅敬者錯立族設謂遠其位而傳語也傳報
也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凡傳獲之物必委之于朝待來
者識之十日之外無來取者則大物沒於公家小物以與無
民也傳子損反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基期
內之治聽期外不聽九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
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九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
辭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九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

無罪

治獄之日皆有限期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縣士三
旬方士九旬諸侯之國以一年爲期也在期內者皆聽其訟
出期之外則不聽之亦息訟之道也古者出責必有息判半
分而合者券書也若今時訟辭有券書者爲治之同貨財者
謂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之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
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漢世加
貴取息則坐賊也覆責謂轉責使人而歸之而本主死亡若
其親屬貸還貨財則多寡之數或相抵冒必以其地之人相
比近而能爲証者乃受其辭而治之否則不聽也凡盜賊軍
鄉邑及家人謂盜賊群輩如軍攻剽鄉邑及家人也殺之無

罪謂凡民皆得殺之也若漢法無故入人室廬上人車船牽
引入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也九報讐者書于士謂先
言於士官然後殺之則無罪也

若邦內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應刑貶
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災害之歲則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
爲民困故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刑罰之罪而罪之三月而一
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名聽其灋以議獄
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掌都家謂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也成平也春秋傳曰晉
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

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陽有失實者罰許大反

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縣法縣師所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大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籍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謂告於司寇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禁之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

其禁禁造七報反

訝迎也四方之獄訟謂諸侯之獄訟者有治於士者造焉謂獄疑辨事先來詣於訝士乃通之於士師也如漢世郡國外時遣主吏詣廷尉議者亂獄謂若君臣宣滌上下相虐者猶漢遣呂步舒治淮南獄是也往成之謂往其國正其罪也賓客謂四方諸侯來朝覲者行人謂掌賓客之官送逆謂來迎而去送也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羈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辨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麗附也立如是之法而附如是之罪也墨黥也刺其面而以

墨涅之刺截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刺爲俗或古刑人亡逃

者之世類是也官者濫刑也男子割其勢女子幽之末巷中若今宦男女也則斷足也周改贖作則殺死刑也此與呂刑五刑之屬不同自重而之輕也書傳曰決關梁喻城郭而寇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爲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其罪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昨寇賊劫畧攘奪矯虔者其刑死又按夏刑劓墨各千宮辟五百官刑三百大辟二百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其五刑之屬三千則同而其中之多寡則異也周官司刑則五刑止於三千五百蓋司刑之大辟五

百則過多故穆王又從而損益之歟

三禮考註卷之十一

二禮考註卷之十二

周禮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弱幼再赦曰老旻三赦曰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忘者妄旻忘報反

刺殺也宥寬也赦釋之也。不識謂不審也。若報讐者誤以甲爲乙而殺之也。過失謂若舉刃所伐而誤中人也。遺忘謂若問帷幕而忘有人在內以兵矢誤投射之也。幼弱年小而微弱老旻年老而昏老愚愚生而癡騖童昏者漢律年未滿八

歲及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即此三赦之法也。上服情重者墨劓及死刑是也。下服情輕者宮刑是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擊之約次之治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川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約於妙反藏

約言語之約束也。劑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群望及祖宗也。民約謂征稅遷移及仇讐既和之類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爵賞所及也。器約謂樂器車服所得用也。擊約

謂王帛禽鳥相與往來也。大約劑謂邦國之要也。書于宗彝之彝小約劑萬民之約也。書于川圖猶後世之鐵券丹書也。珥而辟藏謂將開府視約書則先殺雞取血以灋之然後發視也不信謂不如約也。大亂謂僭亂舊約若具疑稱王及晉文公請隧以葬之類六官辟藏謂其罪非小故六官同開故府以視其約其不信殺謂不如約則誅之。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誅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餼醢羞炙爲于僞友

登按先王之世今行禁止方其命令之出如雷風之鼓舞萬物爲之震撓無有不從之理其或不從則必民之頑而殺者刑之必不赦故鄉士掌國中戮其犯命者逐士掌四郊亦戮其犯命者縣士掌野亦戮其犯命者蓋民犯上之命則何所不至此王法之所必刑者也。司盟與之盟是遠上之法禁而長下之罪惡其可乎自古皆有罪民無信不立先王懸治象以示民正欲以信示於民今則犯命不誅是上示下以不信矣至於民之不信者又從而赦之又與之詛何也。按司約不信者服墨刑甚者殺之而禁暴氏亦誅不信者而司盟輒與之相友夫司盟與司約禁暴氏之鄉士遂士縣士皆秋官也職在誅惡而自相贊矣如此至公有獄訟者亦使之盟詛既

曰獄訟則事繫有司矣有司當辨其曲直斷微弊訟各聽其法以示至公可也今乃誨之以詭恠不經之事以爲省訟之計吁將以省訟吾恐其長訟也 盟者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載者盟辭也書其辭於策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明神之明察者如日月山川是也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北面詔之者讀載書以告之也載之者寫其副以授六官也爲司盟共酒脯謂既盟之後祭司盟之神使不信者必受其禍而其酒脯則司盟之官共之司鷹掌盜賊之任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 量去聲賈價同

厲犯政爲惡者也任器謂盜賊所用傷人之兵器貨賄謂所盜財物也賈而揭之定其所直之賈而識之也春臺謂春人棠人之宮亂毀齒也男入歲女七歲而毀齒

司鷹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國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國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國國土也弗使冠飾者著黑幘若古之象刑也任之以事若今罰作也不虧體謂刑人者但加以明刑不虧財謂罰人者但任之以事 若丁男及饑莫公反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梏王之

同族華有爵者桎以待罪及刑殺告刑于王華而適朝士加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華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華音拱一音勑

遂按天官甸師乃耕籍之司已歸之春官矣今秋官乃有甸師氏之說掌戮亦然要之秋官中當自有一職蓋刑殺乃秋官之職也甸師既掌耕籍王籍不應越職而司刑戮按禮記稱甸人今此則稱甸師氏而天官則止云甸師恐本非一官特名偶相近爾不然則名同而職異如夏官有環人名雖同而所掌不同故予疑秋官中當自有甸師氏之職而闕職一竊竊爲盜傷人爲賊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兩手共一木曰桎有爵者必告于王庶乎王有以宥不宥則加明刑之版而

刑之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殛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閭者使守關官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園

戮者使守積 謂有罪者使守積也 反積于陽反若今棄市也謂諸盜殺反聞者搏之謂去其衣而殛其尸也殺五服之親者則殛之不存其形也辜之言枯磔也殺王之親者則殛之不全其體也陪尸於市使衆視而懲之縣者無妨於禁禦故可守內戢也 以貌惡遠之故可守閭

刑則人道絕矣故使司圜足者驛禽獸無急行故可使守圜貨財藏於隱處故使有守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憲表也謂以刑禁懸之也刑即司寇之五刑禁即士師之五禁也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大事祀戎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擗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司猶察也斬殺戮謂更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謂傷之重也擗獄謂罪人之劫獄者過訟者止遏民訟也

禁禁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擗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人戮其犯禁者

禁者止也亂謂悖於人倫暴謂敢作威怒力正謂協衆從己以邪爲正也擗誣謂擗曲爲直誣善爲惡以冒犯禁也言語不信謂謾誕者奚隸謂女奴男奴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揭而軍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其金版鑒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丹丹砂也青空青也受其入征謂主受金產諸物之租稅也

揭而鑒之謂書其物之多少而印封之也守藏之府謂王府內府也入其要謂以凡數入之于大府也金罰謂小罪而罰之出金也貨罰謂出泉貝也入于司兵者金以作兵器貨以作工直也金版者餅金謂之版其所用未聞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燎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樂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擊音計又古的

廬賓客行道所舍也達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比猶校也宿

息謂賓客所息之廬又晝止之處也井所以供飲食樹所以爲蕃蔽守涂地之人謂道所出廬宿旁民也聚燎謂所聚擊柝以宿衛也相翔謂昌翔觀伺欲爲寇盜也輦互謂迫隘之處不時謂不夙則暮者不物謂衣服操持異於常人者二者當幾禁之

錯氏掌除舛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出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舛禁錯清預反舛常通

錯者骨肉臭腐蠹蟲所錯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官之職也舛謂死人骨之尚有肉者也不蠲不繫之物也刑者謂黥剕

之獨任人謂國上所收罪人必服謂衰經當大祭祀之時
此三者不欲見戲惡也置揭謂以木為牌而書于苑之旁欲
人識而取之也有地之官謂部界之吏即後世之鄉亭也凡
死者之衣服用器皆縣之於鄉亦待其人之至而以還之也
殺機同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禁晨行者禁宵行者
夜遊者

寤覺也夜時謂夜之早晚以星分夜夜則星見曉則星沒也
夜士謂巡徼之士主夜禁者禦晨行謂遏止未旦而行者無
刑罰半夜前曰宵禁宵行則有刑罰矣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
四人子男則二人凡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趨僕右曰殺誓

馭曰車轅誓人夫曰敢不驅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太史
曰殺誓小史曰趨條狼音游鞭力申反一音鞭

條除也狼道上之狼也趨辟謂疾行而辟除行人也凡誓
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且命之謂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整
衆也車轅謂車裂也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師樂師也蓋大
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皆使請也太史小史主禮事者也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標者與其國號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
之禁從跡者與其共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
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絕條狼音游鞭力申反一音鞭

脩治也閭里門也國中城中也宿謂宿衛互謂行馬所以障

互禁止行人也據謂行夜擊折御養也國所養謂養卒也追
胥謂追逐盜盜者徑踰謂不行正路者

賁氏掌設弧張為阱擣以攻猛獸以靈鼓攻之若得其獸則獻
其皮革齒鬚其如字一音更

真謂以繩縻取禽獸之名也弧張弩之屬所以為射禽獸
者也靈鼓六面鼓也敵之使驚趨阱擣也須謂順下之須備
謂介也賁音有尤學音游輸音港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詭禮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庶音美

庶者表也驅除毒蠱之害毒蠱謂蟲物之病害人者賊律曰
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詭謂祈於神也嘉草謂藥物禮除

也與漬同攻之燠之也令之使為之比校次也

允氏掌攻蠶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允謂得蠶獸所藏者蠶獸能熊之屬冬藏者也各以其物火
之謂先燒其所食之物於允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也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拊之以時獻其羽翮翬音翬

翬鳥翮也讀為翬翼之翬猛鳥鷹隼之屬以物為媒而拊之
謂置食物於綯中鳥來下則拊其脚也隼息允反

翬族氏掌覆大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
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若他力反又丈列反又勢微反族音獨反

若讀為摘族讀為爵族之族謂巢也覆毀也夫鳥惡鳥鴉鵲之屬澄按不妖天不覆巢先王之仁也妖禽雖若可惡然初無害於人亦何惡之有天地之間萬物之類有善有不善不能免也故麟物不能皆龍而蛟蜃生焉毛物不能皆麟而豺狼生焉羽物不能皆鳳而鴟鴞生焉正如君子不能無小人耳使夫鳥有害於物如田獵之害據白蛟之傷人鯉魚之戕物驅而去之可也如其不害於物先王何苦覆其巢以肆其不仁之心哉所以去之之術乃止於書日月星辰歲之號而已今使其大鳥為巢於林試書其號以縣之於其巢大鳥未必畏而去之其不經之說莫甚於此宜刪

郭氏掌除蠹物以攻榮攻之以莽草重之九庶蠹之事葉音談

前斷戒也蠹物謂穿食人器物者攻榮謂折而去之莽草謂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今山中人謂之崩莽以毒鼠得名庶謂除毒蟲者

亦爰猶言拊接主除蠹蠹者除牆屋為蠹者賊也其中也蠹大蛤也以蜃炭攻之謂搏其炭而坩之則走矣坩塵也以灰

西毒之謂水調其灰以洒之則死矣郭氏掌去龜龜焚牡轉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燂被之則九水蟲無聲

蟪蛄為蟻蟻蟻蟻也月令曰蟪蛄鳴齊林之間謂蟪蛄蟪蛄

耿鼃也二物尤怒鳴聒人耳故去之牡鞠鞠之不花者以煙被之謂風從東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烟被水上也葉音或

又古獲反葉音或

壺謂瓦鼓擊之也水蟲孤蟻之屬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也神謂水神龍罔象也樺榆木也午當作五貫象齒謂以木五穿象齒而沉水也澄按蟲之類多矣或生於陸或生於水皆其所安也生於水而不安於水乃為害於陸生於陸而不安於陸乃為害於水是則可除也今水蟲生

於水而安於水何除之有且所謂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知何從而殺之鄭氏謂水神者先王典祀之所奉祀者也今而殺之慢神莫大焉且神之存也固不可知及其殺而死也烏得而見之哉况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蛟變之大者今欲除害而反連獲變致淵變為陵可謂不祥之甚矣宜刪

庭氏掌射國中之大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葉音石

澄按鳥為莊固自不足恤不然則退自脩省胡為而射之使其有是物復而射之可也今乃不見而射何理至於神也而射之尤其謬也

解其有司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九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九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所作謂之事所遺謂之故聽則君長聽也朝大夫都家之吏有司都司馬家司馬

都則主都家之八則

都主主治都之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

家士主治家之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

胥師 司聽 司稽 胥

滋按此地官也考其文皆與前篇諸職等事當是秋官之屬今取而屬之於此無六官之屬未有一字名官者今胥以一字稱良可疑也且官以胥稱者亦多矣若大胥小胥象胥皆以兩字名故有所別異是知胥非逸一字即當與胥師合為一官也

胥師各掌其父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行偵厲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斷余無反

胥師市中聽之其父治事之所也市有政則下之所正市有令則衆之所聽平其貨賄則其價不得擅為高下憲刑禁者表示之使不敢違債責也惡惡也詐以飾行偽以債應皆責罰之大治大訟皆斷於司市

司市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關者與其說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說亂也禁以上之令以論之闔以力爭器以口勝說者虐物亂者逆理出入陵犯謂私隱以致凶屬遊飲食謂私好以結亂

司市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司稽主在市稽留之人巡行也犯禁謂犯上之禁令不物謂奇言異服惟民也搏執也盜取非有賊則害人執之以徇于衆也既徇于衆然後施刑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

聽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提我而辱之鞭度以父為鞭而量物也坐作出入不正者則捕之市之麗于罪者提辱之且罰之使出布也

三禮考註卷之十二

三禮考註卷之十三

周禮

冬官司空第六

鄭氏曰冬官者冬所立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則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家使民無空者也。司空之篇士灋與購千金求之不得也遂以考工記補之。蓋按周書農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考之地官之文合於此官即冬官之文也。今之冬官特考工記耳。豈冬官之職乎。蓋冬官之文自大司空而下盡在地官大司空之文則大司徒之文半是也。小司空之文則小司徒之文是也。特其末有數語是小司徒之文耳。自鄉師以下至司稼亦冬官之文也。其在夏秋之官者止數官耳。今皆取而列之冬官云。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土以佐王安擾邦國。

司空之官其來尚矣。舜命伯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事。此掌邦土所以爲司空之職也。夫爲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化之而猶有不率者則大者加之以甲兵小者加之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考工記止一事耳豈足以補冬官哉。

天司之職必北地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

邦國

司空所以掌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者以天下之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是以齊其教而不易其俗者必本乎土地之圖大司空一官既專建邦之土地之圖矣下經又曰天下土地之圖者蓋建其圖者司空也以圖而入于王府者天下也自其所入而言之則曰天下之圖自其所建而言之則曰邦之圖建之者何掌於王官無察乎人民之數然後因其富庶而行其教則其佐王安擾邦國也至矣。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廣古曠反。

土地之圖若後世郡國輿地之圖也。周偏也九州楊荊豫青兗雍幽冀并也。廣橫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濟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也。王都千里曰畿疆猶界也。封者起土以爲界也。社后土也。稷田正之神也。壇壝與墳皆也。田主謂植樹所神有依也。所宜木松柏栗是也。名其社與其野若以松爲社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也。

以上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

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事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英物其民智而壽五曰原隰其動物宜麋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庫

笑音類聲音解

會計也計五地之所宜者曰土會動物天產也植物地產也毛物狐貉之屬鱗物魚龍之屬草物柞栗之屬膏物蠶絲如蠶笑之有蠶一曰楊柳之屬羽物翟雉之屬穀物李梅之屬有核也介物龜鱉之屬英物薺棘之屬叢物虎豹之屬叢物隹常之屬此五地各有所宜者固不待辨而見若夫其民毛而方則知山林得木之氣毛者木之氣方者曲直之義感乎

木之氣然也其民黑而津則知川澤得水之氣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感乎水之氣然也其民事而長則知丘陵得火之氣專園也事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感乎火之氣然也其民智而壽則知墳衍得金之氣智曰者金之色壽者堅瘦之義感乎金之氣然也其民豐肉而庫則知原隰得土之氣豐者土之體庫者下之義感乎土之氣然也民之生於五地者各應五行之氣則五地所宜之物亦可以類而推故下文曰以土宜之法辨名物者此之謂也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音解

十二土謂十二分野之上各有所宜辨其名謂白壤黑壤之類辨其物謂所生之物相視民居使得其所利則就之害則避之自揚之三男五女至并之二男二女則所謂阜人民者為可知自揚之其畜鳥獸至并之其畜五擾則所謂蕃鳥獸者為可知自揚之其穀宜稻至并之其穀宜五種則所謂叢草木者為可知以是而任土事而為土宜之法而又曰辨十有二壤者壤亦土也言物之自生曰土土猶吐也人耕而樹藝曰壤壤者和緩之貌蓋因其地之性而不疆之以所不及知夫此則土宜可辨而地無遺利者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土有肥磽之異齊至不均也國有多寡之異法所以均之也辨五物則五地所生之物辨九等則駢剛赤緹以下之九等均之者何以頒田之法推之上地而地之所獲皆與上地等征稅也如此則凡五物九等之所以制地征者亦然以作民職則三農以至闢民以此作之也以令地貢則九穀以至山澤之物以此令之也以歛財賦則邦中之賦以至幣餘之賦以此歛之也故曰均齊天下之政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

而封樹之深去聲

澄按土圭之法不見於他經惟見於此又典瑞玉人之官以是測日景長短求與土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居之至大戎之難而周已衰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王畿即謂成王居之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王國也此其說失之明矣且王者之居必求地中何邪古之聖王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滹坂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求地之中也賈氏以五岳以降惟湯居亳得地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五岳之間周之岐鎬處五岳

卷之三 周禮 五

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岳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爲都何邪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說者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有是理乎若千里則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況謂東表去中表千里畫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昃矣是地於日爲遠故得夕景西表去中表千里畫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爲

近而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昏才差千里之間地中得正時在東之景已夕在西之景方朝若然則夏日之至畫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爲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爲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爲夜以夜爲晝矣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仲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聞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爲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倍蓰或相什伯在四夷之域輻輳自不同中國之內

卷之三 周禮 六

但指一洛邑爲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其果乎故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里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況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非在人君德政應天心何如耳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蓋見書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行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里均耳使周公必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畫戴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特云卜澗水東澠水西何嘗如經諸儒之說學者知成王未嘗營居洛邑之說則自知地中之說爲非昧待結矣

凡建邦國以上圭度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

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二

澄按孟子曰天子制地方千里公卿之地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九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指地則包田而言之王制指田則止於田而已然王制之末則曰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陂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則五百者非指田而言之乃包地而言也孟子之文爲是矣今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與孟子之言大異夫封疆者是指地言之田

在其中矣方五百里其食者半是田居其半也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是田居三之一也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田居四之一也然則以地言以田言皆與孟子之言不合鄭氏曲爲之說以謂半之外爲附庸且以方五百里言之其半二百五十里爲附庸何附庸之多邪二百五十里當爲子男之地九五國豈不能五十里而爲附庸邪餘倣此而推皆非也鄭氏又謂食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夫不易一易再易授民田之制非封諸侯之制故公侯伯子男之地必各有不易一再易之地使如鄭說則公之地美於侯伯侯伯之地美於子男是爲不均矣鄭氏又謂諸

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是男四之一者指田而言也四之二爲田則其三爲山林陂澤等又何其田狹而閑地之多邪鄭氏之說自相抵牾則知是文乃劉歆附會之說非周制也

九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晦畝通

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以其室數制之謂制立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不易之地乃歲種之美地一易之地則休一歲乃種其地差薄矣再易之地則休二歲乃種地愈薄矣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煩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莫

百定

三農園圃實皆地職也畊植山澤之事皆地守也九穀草木山澤之材皆地貢也煩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事矣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舍去並上言殺去声

荒政者救凶之政也散利者出儲粟以賑之薄征者量所入而輕之緩刑者薄其罪而釋之弛力者息繇役而寬之舍禁者舍山林川澤之禁也去幾者闢市不譏祭而去其稅也省禮者凡事皆殺其禮也殺哀者凡凶禮減省之也蕃樂者閑藏而不用也多昏者昏因多而不備禮也索鬼神者求廢祀

而脩之其能救水旱也除盜賊者幾鐘則盜賊多當嚴刑以除去之也

今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保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賙

今謂教令係猶性也相保者皆以不善而相規則生死休戚皆同矣閭則戶稍衆矣故曰相受謂民之移徙來則容受之去則送出之也族則戶益衆故曰相賙謂一家有喪則百家同助之死亡不相棄也黨有衆於族矣故曰相救有凶災則救之使寇盜不至於侵凌也州則又廣矣故止於遇貧而相賙則艱阨有濟恤之情鄉則至廣矣故止於賓接其賢者而已則後造有相推之義王者之心愛雖有等差而情則無不同所謂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頌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師材六曰通材七曰化財八曰斂財九曰生財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此則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者適相類蓋大宰總其綱而言此則布其令也稼穡三農生九穀也樹藝園圃毓草木也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牧養蕃鳥獸材謂百工化飭百材通材謂商賈阜蕃貨財化財謂嬖婦化治絲枲斂財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養竹木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曰民各守其先業服事謂服勤公家之事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蓋進也肆骨體也少曰委多曰積引謂喪車索也六卿主六引六遂主六紼旗畫熊虎者也謂之旗者期於其下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大故謂王崩及寇戎之事節六節也有節乃得以防姦私也

札謂疫癘移民謂避就就賤通財給不能移者致事上其計簿○澄按此皆大司徒之文執謂司徒掌邦教而從事於居四民時地利乎取而歸之冬官司空無可疑者

小司空之職掌建邦之數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弛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稽考也夫謂上地中地地下地皆一壘舉其九也家謂上地七人中人六人下地五人別其目也九比者家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貴謂卿大夫賤謂販賣者

乃頒比灋于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

邦國之比要

登成也成猶定也聚寡謂民之多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關其民數及其財物也比要者謂以比爲名要謂其薄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也可任謂丁驪任力役之事者餘則爲老弱也○澄按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小司空所謂家三人五人二人其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至春秋之時伯者據諸侯以伐諸侯雖軍旅之數起然其戰而敗績如城濮鄢陵之類亦未嘗如後世全軍覆沒者秦漢而宋萬里長成民之隕行如往集市於斯時也假周官之說以抽丁其荼毒生民可悲也今兵農既分雖非古而兵受廩給不畊而食雖勞爲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猶可至於募兵之法必懸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而脩戎行五十而免軍役斯爲盡善矣此對酌之得宜

九起徒投母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家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羨饒也唯田與追胥竭作言唯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或三人二人一人並行也大事謂戎事大故謂裁寇致民謂會聚百姓餘子謂卿大夫之子當出守於王宮者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以立國爲重也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之謂井牧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也四井爲邑方二里也凡三十六夫四邑爲立則方四里也

凡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四邑爲甸則方八里凡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四甸爲縣則十六里也凡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四夫四縣爲都則三十二里也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一百一十六夫共治一川遂人所謂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詩所謂十千維縶終三十里是也遂人總九千二百一十六夫之成數故曰萬夫詩人總三十二里之成數故曰終三十里地事謂農牧衛戍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縣役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其疆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辨其守謂虞衡之屬職九職也政稅也大喪帥邦役謂正指引變復土之事也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畿界限也地比者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也地訟者爭疆界而訟也圖謂邦國本圖也四郊之吏謂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屋謂夫三爲屋三爲井而出地貢者三三相往也○澄按地官小司徒之文全是小司空之文特其末一章是小司徒之文今各以其文歸之本官惜小司徒之文全亡而不可補然小司空之文其末亦不完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獻訟

澄按此地官也考其文曰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顯是司空之屬矣不歸之冬官可乎國比者小司空比其九職鄉師即九比而行以國法也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縣役者施音弛舍音捨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叙

大役謂城郭溝池之役役要所遣民徒之數也辟謂功作章程也逆猶鈞考也邦事謂凡功力之事秩常也叙猶次也事

有常次則不偏置偏鄰力及置其位反

大祭祀蓋牛羊牲共茅菹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音育

菹菹同猶承藉也必茅長五寸束之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豆既祭則去之也輦輦馬者輦人挽者輦輦之行所以載任器止則以爲營營司馬法曰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輦輦輦一斧一斤一盤一捭一鈞周輦加二版二蔡音里其反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變執斧以蒞匠師音挑報反

治之謂監督其事纛通手旗幢也執之以指揮輓輓之役而正其行列進退也匠師匠人之長也雜記曰升正振諸侯

執縛五百人四縛皆衛校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輓以御振天子六引執斧以蒞匠師者主豐碑之事也參謂斧下指也參謂封三字同音春秋傳曰日中而壘記曰縣壘而封皆參也音挑報反江反行力剛反縛音弗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壘于州里簡其皐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空之大旗致衆衆而陳之以旗物辨鄉比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聽其和命行斷其事爲之訟

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田法謂人徒及所當用之器也司空致衆無以然虎之旗此亦用之明爲司空致之也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也辨別也前後之心謂軍徒也

部也

凡四時之數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四時巡國及野而
賜萬民之難既以王命施惠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發置正
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
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稽器展事
以詔誅賞禮音類

四時數令若田獵出內命脩封疆之類難阨飢乏也吉凶二
服謂祭祀乎服也祭器簠簋鼎俎之屬喪器夷盤素俎揭豆
輶軸之屬此三者皆民所共而比長間胥族師主集為之也
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此三者亦黨
正州長主集為之也吉器若間祭器也凶器若族喪器也禮

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也鄉大夫備此四者為州長族
閭有故而不得供也此鄉器者勞使相供則民無廢事上下
相補擅行而敬成矣考教者視賢能以知道藝與否也察辭
者視吏言事知其情實與否也稽器者欲其完潔而不虧大
禮也禮九勇万

戴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廩里任國
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
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
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
澄按此以下皆地官也所掌者皆疆場畔緣等事於教職絕
無相干今取而列之於冬官 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且以制貢稅也物地事者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也授地
職者授農牧衛虞使職之也廩里若今邑里之居也園者掘
果蔬之地中為場焉故曰場圃宅田者致仕者所受之田十
田者仕者所受之田即圭田也一曰士大夫之子弟所得田
之田也賈田者市賈之人所受田也一曰吏為縣官責財而
與之田也官田無人在官者其家所受之田也牛田牧田畜
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賈田賈賜有功之田也公邑之田謂六
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者家邑之田謂大夫之采地小都
之田鄉之采地大都之田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置地
謂五百里王圻界也諸地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
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三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國宅無征謂九官所有宮室吏
所治者皆無征稅也園廩二十而一以廩無穀園少利其稅
最輕者優國中添漆林二十而一者抑末作也其餘諸稅近
輕而遠重者以近者多役故優恤之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以時徵其稅

宅不毛謂不樹桑麻也古者室屋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
賦所以勸之也故不樹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
泉三夫為屋田不耕者罰之使出三家之稅粟以共吉

服之喪器民無職事謂游惰者也游惰則罰之使出一大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力役之征謂出七徒車輦以給徭役者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籍三年大比則以考群吏而以詔廢置夫家謂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謂田之休而不耕者群吏天子縣內治軍賦之吏也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教燕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鈸以帥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戒者戒其豫備也縣師雖司空之屬而其立乘政令則關乎

司馬之職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亦必受灋于司馬也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此主徵六鄉貢賦之稅者鄉官有六黨閭比而此止言閭者其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也國中及四郊謂自廛里以至于遠郊也夫閭師以任民爲職周知人民之數可也而兼六畜之數何歟蓋載牛而駕馬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由是於農圃虞衡之事耕植山澤之貢皆掌其數而周知矣故曰以任以待以時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賁賁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

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無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柳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

賦與貢異賦有常數貢無常數此任民以八貢則隨其地產而貢之其無者不強也此諸國皆以耻不勉之人即惰民也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督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地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政者總職作事以起政役之類今者若令野戰野賦修道之類辨其可任者可任而任不至於害事經牧其田野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取其財謂之財征用其力謂之役事巡稼適者知年之豐凶也移用其民者移用他民使轉相救助之如五黨相救之法也非仁政之大者歟

凡國祭祀審其警戒共其野牲入野戰野賦于王府

郊外曰野民曰野民牲曰野牲道曰野道役曰野役戰曰野戰戰曰野戰若角人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虞羽人以時徵羽翎於山澤之虞掌焉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澤徵草貢之材於澤農此所謂野戰野賦也

賓客則巡其道脩危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極布先道野役及安抱塞共立龍及庫車之役 唐謂通歷蓋執紼者之名也抱塞者抱持阪之名字也逮人

主陳之而遂師以各行校之故云抱磨立龍之役竄復土也
其器曰龍屬軍樞路也樞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
因取名焉至壤乃說更復載以龍輅說吐活反

軍校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平野民者平其行列也禁令者巡其屯而斷其爭禽之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殺寡六畜田野
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
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穡脩稼政
六遂遂大夫之職猶六卿卿大夫之職也教稼穡者黍稷之
高下種莖之先後各得其宜稽功事者田萊之荒治牧畜之
登耗俱驗其實掌其政令戒禁者制之於未然聽其治訟者

決之於已然稼穡器若耒耜鐵鑄之類稼政若封疆徑術之類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眡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
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興眡者即卿大夫所謂興賢能者也曰賢能而曰眡者以
眡爲主有功者賢能之與也地治者稼穡之多也四達者禮

樂刑政也功事者農事之著於功者也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
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
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
簡其兵器教之務穡節作管反

郊外曰野在王城百里之外凡六遂之地皆是也經田野即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是以經其田野而後縣鄙之形體立
焉形如人之有形體如形之有四體疆域之有高原大小所
謂形也井邑之有左右前後所謂體也五家爲鄰鄰則相聯
比五鄰爲里里則同井里四里爲鄣鄣有相贊助之意五鄣
爲鄙鄙則同患守禦之意五鄙爲縣縣則首於遂也五縣爲
遂遂則遂於外也皆有地城而溝樹之者也地有廣狹城有
遠近溝以通水爲限樹以植木爲固稽其人民者人之損益
地之進退咸得而考之夫鄰里鄣鄙縣遂之數即五兩卒旅
師軍調發之數簡其兵器而後教之稼穡兵農之政實寓於
此

凡治野以下劑致眡以田里安眡以樂香擾眡以土宜教眡稼

穡以興鋤利眡以時器勸眡以疆子任眡以土均平政政平聲
饒民言眡異内外也下劑致民家取二人也劑謂要書也征
役之制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
者三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今眡之受田雖
有三等而要書皆以下地二人爲約受田多而征役少執不
顧爲之眡乎要者民安於田里出作而入息也擾者順也香
烟樂及其時無有不順者矣以土宜教稼穡者辨十二壤之
名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也以興鋤利眡者謂與同井
之民合耦于耜同治稼穡而各享其利也以時器勸眡者謂
序乃錢鏹之類先時脩之及時用之所以勸歲功也以疆子
任眡者謂民幼爲弱壯爲疆疆有餘力及受田之際則予以

餘夫之地如此而治野則財賦於此而出職貢於此而施於
是平之以土均則天下之政無不齊矣

辨其野之上上地中地地以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畷田百畝萊
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畷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
下地夫一畷田百畷萊二百畷餘夫亦如之

小司空言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其田萊有
定制而子孫蕃衍者先王有以處之故家有十人則以五人
爲正受下地之田其五人爲餘夫所受之田如下地夫家有
十二人則六人爲中地夫而六人爲中地餘夫家十有三人
則七人爲上地夫而六人亦爲中地餘夫等而上之雖百口
之家亦可推也若家八人九人則其數不足以授田則將何

以取給孟子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上地雖以七人
受田而田萊之肥正足以爲八人九人之膳是知中地田百
畝萊百畝不過家六人而已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此常制
也如孟子所言登室八人九人則萊五十畷實可以給之其
給之也以年二十爲限及其子孫壯及十人之數則又更以
兩下地是遂人所言者八人九人之登數也大司空所言者
七人之常制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血血
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之忍反

治野之法一夫受田百畷十夫受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

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鄰之田百畷之間謂之夫間夫間有
遂以爲一夫之域而行水者也遂廣各二尺溝倍於遂
之廣際倍於溝澮又倍於澮川又倍於澮是爲五溝澮上有
涂焉遂上之徑可以容牛馬溝上之畛可以容大車血上之
涂可以容乘車一軌澮上之道可容乘車二軌川上之路容
乘車三軌此乃五涂之辨凡鄉田亦與此同其制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
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稅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
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于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
之政首征

知夫家衆寡之數則上地任三人而舍其四下地任二人而

舍其三凡父祖子孫之不可分而兄弟夫婦之交相養者舉
在是也知六畜車輦之數則老得必食祭得以用牲車得以
供乘輦得以載任器者舉在是也至於辨老幼廢疾與其施
舍者則教老慈幼與夫萬民之疾病瘵無人之在官者非一
端而已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九賓各令備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
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爲六綽及殯陳設凡事致
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閭
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聘
旅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雖與鄉同

分人以財謂之惠邦即邦中之地自邦中以至縣都則王饒之委積皆屬焉老孤者死事之老與孤乃殉義之家凡遇凶荒之歲饑之內外咸有備焉恤則時有以恤之養則常有以養之待則豫備於先而取給於後此可見王者立法不窮之意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一廛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

廬小室也十里憩息之所故設飲食三十里爲一舍可以宿焉路室大室也有路室則有委五十里則四方交易皆可日中而至故有市市有候候之館有候則有積然自邦中至縣都則巡而比之自待施惠以至待凶荒則以時頒之國野之道亦如此也

三禮考註卷之十三

三禮考註卷之十四

周禮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犖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政者征也旬者均又均字

政讀作征地征者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謂衛虞之屬地職謂農圃之屬人民謂治城郭塗巷溝渠者牛馬謂挽車犖轉委犖者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爲中歲人食二鬴爲無歲歲無歲儲也旬均也均讀爲勻豐歲用民之力多凶年用少寬恤之使得以營其生也

大均政者征也均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礙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買而徵價以資劑結信而止訟以買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誼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飲除買上音古下音價價音育治謂平交易之法教謂明信義之理政謂總督賈之治刑謂制盜賊之暴量斗斛也度丈尺也次謂吏所治舍叙謂肆之行列經界也辨物使物各異肆也肆異則市平矣物靡謂易售而無用者禁之則市均矣布泉也成價謂物有定價也

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矣然則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又文書示信則爭訟止矣買民胥師買師之屬使之禁止偽物則姦詐除矣同貨謂貨相通用蓋商賈不售則官爲歛而買之民無貨則除其而予之也 賈音世貨也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日昃謂日過中也爲主謂在市之多者也蓋日晏而交易方盛百姓來去者多也朝市謂大早也商賈家於市故朝時在焉夕市謂大晚也販夫販婦朝資夕賣故夕時在焉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質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買師泣于介次而聽

小治小訟

卷四 周禮 卷十一

市入者三時之市百貨所入也胥守門察詐僞也執鞭度者執尺繫鞬爲鞭刻丈尺爲度以威正人衆也群吏胥師以下也平肆者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整也成平也所以平成市物者即今之牙儉也奠質謂定物買者所以防欺誑也上旌者以爲衆望使知各市時也思作司司次司市之次也介次者市亭之屬副於司市之次一曰次市中候樓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設凡

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期謂欲賣買而期決於市也辟布謂群吏考實諸人者量度謂今斗斛丈尺者刑戮謂加刑於犯令者凡 各有其

地不雜處也得貨賄六畜亦如之謂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焉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舉之謂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也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廢者使微

古者命市納賈以觀民情之好惡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則賈其價以來之示民以其所當好也害者使亡廢者使微則賈其價以抑之示民以其所當惡也因民情之好惡而占風俗之美惡國之治否繫焉耳則不止乎有也漸以積之而已微則未至於亡也漸以革之而已

凡通貨賄以重節出入之國凶菴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卷四 周禮 卷十一

金玉曰貨布帛曰賄重節印章也有裁害物賈則市不稅爲民困乏也作布鑄泉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賈而大鑄泉以觀民也

凡市偽幣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偽幣之禁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之類工商民俱十有二者十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賈民不得畜王制言不粥於市者凡十四此言十二未聞其目蓋亦言當時之弊而已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外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十

憲罰謂書其所犯播告于市也徇罰以號令之於衆也外罰鞭撻其體以懲之也附麗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敎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布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市者交利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入焉若游觀則施惠以爲悅故罰之罰以四物者衆所用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賈積之事

市司司市也賈買也大衆所在必有交易故司市從之

貨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九賈積者貨積焉大市以貨小市以劑

成平也人民謂奴婢貨劑爲之券而藏之也大市謂人民牛馬用長券曰質小市謂兵器珍異用短券曰劑

掌積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

之凡治貨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其期內聽期外不聽淳音準又作純

書契謂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淳謂幅之廣也制匹之長也治貨劑謂執券來訟者貨人治之過期限者不治所以絕其好訟者也野遠於郊邦國又遠於都故限期以是爲差也

廛人掌飲市飲布總布質布罰布罰布而入于泉府飲音次

廛市中之地地賈人所居之屋布泉也飲布列肆之稅布也總當爲總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一日總讀如租總之總謂

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犯質劑者所犯之泉也罰布犯

市令者之泉也罰布諸貨郎舍之稅也泉府者以其統通

泉故曰泉府

凡有者飲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九珍異之有滯者飲而入于膳府

屠殺六畜者皮角筋骨堪飾器物故飲之入于王府而貨物沈滯於廛中不得售者官爲居之即法而不僵之意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九夫惠禁賈積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九國之賈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禁賈價謂若儲米穀棺木而賄久雨疾病則賈賣之因天灾

阨民使之重困也嗣掌其月謂吏賣貨物使更相代而直月以均夫勞逸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

相遠也而平正之飲其總布掌其戒禁名相近者如金玉之名同而物有貴賤所以爲之相遠也實

相近者如布帛之實異而衣被則一所以爲之相遠也正者

正其賈賄之名平者平其賈賄之實總布者列肆之稅九商

旅之賈賄實價或以斗斛受之或以權量受之總而名之曰總布掌戒禁者施之於一肆而已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飲布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賈

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賈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

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賂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

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先王之於財也何其待民之厚哉市有滯貨不能售者官為收之以待民之不特而買又於民之有喪祭者以時濟其關之事畢償之而已夫貨則有息今民之貨者能服力於國中而保之使生息焉厚之至也

司門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正音征

管籥所以閉門也鍵牡所以啓門也國門王城十二門也幾微也微察其出入不物者禁即司市所謂偽飾之禁四民皆十有二是也舉犯禁者之財以養老孤蓋冒利而生莫如犯禁者先王以義治之殉義而死莫如死政者先王以利養之

可謂刑賞俱得其當也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九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殖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璽凡貨之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違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在國曰門在境曰關掌邦貨之璽節者掌察其貨之多寡與其節之合否以聯門市辨其合征合璽者而關白焉故司關征之也貨不出關者其殆偽飾之物司關沒其貨又加之徒罰焉而九當通行之貨以傳節出之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九四方之賓客放關則為之告

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徵音叩內音節

國有饑饉疫癘之災而猶幾察者以王畿之關幾為所幸不曉其出入則有因是而為變者故必幾而察之以節傳出內則幾人無所容此王畿之關不可不加謹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豹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陽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幾則不達

邦節者珍圭牙璋璽圭琬圭琰圭也辨其用者以玉角金竹為符契或用以守或用以使皆有牝牡相合以為驗也邦國

五等諸侯之國都鄙公卿大夫之采地小行人都鄙用管節卿氏謂如今竹使符角字當作管字使節者奉使之節諸侯講信修睦為虎龍人三節執之以為行道之信金為之鑄象則有堅而不變之義竹為之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禮關則王畿之門關貨賄則門關出入之貨賄道路則王畿及侯國之道路行節以竹符合之者也璽節者加印璽其上也旌節者用折羽之旌彰其所持也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無節則幾之幾之以防姦私而輕重為不等也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辨其獄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田行役後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後則稽功會事而誅趙音保

徵召也。比猶也。頒田里所以安民也。分以職事聽其治訟。所以安民也。趨穡事而行賞罰者入其疆而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而土地荒蕪則有讓。大師之禮用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既役之後必稽考其功會計其事即其勤怠而行誅賞焉則事無不舉矣。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九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聽其禁無而察其蠲惡而誅其歲終則會其比之政而致事。上掌祭祀祭祭也政令以治人祭祀以事神作民謂師田行役也蠲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興之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此成周之法所以爲美也。

鄭長各掌其鄉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畔釋其女功鄭音繼趨音促。

校登其夫家校其數而登之遂大夫也比衆寡考比其民之什伍也治喪紀鄉之死喪使葬之鄉也祭祀亦如之古者兵寓於民故以兵器帥民無時則戢之有事則用之使耳目之所習手足之所使無不熟焉簡器者兵器器械也蓋器有良窳有利鈍簡而取之則無不精矣趨畔釋其女功者衣食爲天下之大本也大宰九職有三養婦之事於耕釋女功之事加謹焉則衣食爲足用矣。

里宰掌其比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戒時乎。其財賦釋音助。

勑里宰治地也井田之制一畝長百步廣一步中皆爲畝不易之地一畝三畝一易之地一畝二畝再易之地一畝一畝畝廣一尺隴高一尺二人各執一耜而共耨之合二人而畝則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正合一畝之地於是而合耦則兩兩相助謂以兩家之民而助兩夫之田也春稼秋穡不可易故治之深耕易耨不可緩故趨之以至秋常賜也叙則常賜之叙也行其秩叙持有司之政令而後敘其財賦焉可見先王取民之有其制也。畝畝同。

鄭長各掌其鄉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畔釋其女功鄭音繼趨音促。

旅師掌聚野之勑粟養粟閭粟而用之。閭閭進而饋爲若聲之誤。旅如羈旅商旅皆宿于外而未安其居者新吐亦然故以旅名之聚野之粟待新吐之補助而已勑粟即逐人與勑之粟屋粟即載師所罰不畔之粟閭粟向地間田所用之粟三。

立見之謂質立約之謂劑以此致民防僞而已積者三粟也平頒者行王命則曰施惠行有司之常法則曰散利無不均之患故曰均其政令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也春頒者平頒其興積者也秋歛者聚野之鞠粟夏粟閭粟而用之也蠲謂不易之上地惡謂再易之下地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僞同帥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
濫作其司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大喪帥屬

車與其後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空

立卽四邑爲立者也乘卽四立爲甸之所出總名之曰立乘軍制之始也軍制曰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爲千乘主畿十倍其數則七十五萬人爲萬乘每乘用七十五人今以丘乘推之四立爲甸甸之爲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爲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人以五百七十六夫而共出車一乘申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軍制亦止於七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爲正卒此徒役之大數也甸出車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也是知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井車一乘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者非盡

此六卿之人舍諸家之兵其爲一軍故也丘乘之政令於是可知矣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旬聚待壽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實室共其芻薪表紀共其新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圃材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大曰積小曰委委人掌斂野賦不過薪芻疏材木材之物非蓄服之大者故曰委餘聚以稍甸之所餘者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麓者曰薪細者曰蒸芻草也

王均掌土地之政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媾惡爲輕重

之虞而行之掌其禁令

地守者自農圃以至藝牧之類地事者自畊植以至蓄養之類地貢者自九穀草木鳥獸以至山澤之材之類均之則高下美惡輕重適其宜矣謂之和者政令有緩急刑禁有寬猛施舍有可否禮俗有隆汙喪紀有豐約祭祀有隆殺皆以地之英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

草人掌土化之澤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養種瞬剛用牛
赤緹用羊墳壤用黍湯澤用鹿鹹湯用類勃壤用狐植壤用豕
疆蔡用黃輕費用大 種上聲銳音低墳上聲湯音竭濁音昔種
音上聲蔡音成上聲羊與濁亮反

土化之法化之使美也物地著物其土地相其宜如高燥宜

麥下濕宜稂是也凡所以糞種者皆以糞而取汁也辟剛謂
地色赤而土剛強也月牛耕以牛骨汁漬其種也下按此赤
縷線色也墳壤墳起也白塊曰塊塲澤故水處也謂政時停
水今乃竭也鹹濁者逆水之處水已竭去其地為鹹田也種
綿也勃壤粉解者墳壤結疏也蓋壤為黏壤為疏也種麥
堅者實麻也輕者輕脆者麥疏也種七種及龍他宜宜麥
稻入掌藏下地以澆畜水以防止水以澆蕩水以澆均水以列
舍水以澆馬水以澆揚其交作田列音例

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以澆畜水者積之以成池以禦
旱也以防止水者增其堤堰以防決也以澆蕩水者使水通
行而澆注也以澆均水者以夫間之途均就列也以列舍水

者勝其町畦堅不決也以澆馬水者謂會通諸溝致之川也
以澆揚其交謂舍水於列中因澆之以揚去前年所安之草
也作田謂治田種稻

凡稼澤是以水珍草而艾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臘其其
麥飲其紀共其常事

稼澤以水澤之地為稼也夏以水珍草謂當夏大雨之時浸
之以水而病絕草之後生者也艾之謂至秋水涸艾其
草待明年乃稼也種之芒種謂此地宜稻麥之有芒刺者零
飲零祭之物常以填墳禦濕之類

上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
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道地圖者言地圖之所有也上地之圖司空建之職方掌之
而土訓則道之也蓋九州形勢山川所宜皆以告王然後施
其事若荆揚地宜稻黍并地宜麻是也道地應言地所生之
惡物為人害者辨地物者別其所有所無也原其生者言物
之所生各有時也詔地求者地所有則求之無則已之夾王
車者左右王車指其實以告王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視事掌道方應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
守則夾王車 辟音避

道方志者說四方所志久遠之事詔觀事者告王傳觀古事
若魯有大庭氏之庫穀之二陵是也方應謂四方言語所惡
也若不避其忌則其方以為苟於言語矣知地俗者有所避

忌所以不違其俗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仲夏斬陽木仲夏
斬陰木凡服箱斬季材以時入之

山有虞林有術此禁書掌山林之政令者物為之屬謂每物
有禁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役禁令也陽木生山南必斬以
仲冬者欲其濡也陰木生山北必斬於仲夏者欲其堅也服
箱服車之材粗者服車也凡服與粗宜用梓材尚大栗初
也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採材不禁春秋之斬
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時斬材十月時也有期日者必限以日數邦工謂國家所用

之區也。檢釋也。國家使工擇材則不拘日。盡山林乃國之所
有。異於眾民也。春秋斬木不入禁者。非冬夏斬木則不得入
所禁之中。惟斬四野之木可也。竊木謂非萬民之同時以盜
來者。

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
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蹕焉。

為主謂主辨護其祭事。一日為祭之尸也。脩除者治道路壇
場也。蹕謂天子祭山川則蹕止行人也。萊山田之野謂所田
之處除其草萊也。樊田謂田者既止時也。植虞旗謂立虞人
之旗。其旗皆畫熊虎也。致禽謂令獲者皆致其禽于旗下。耳
者取禽之左耳以効功也。大司馬曰獲者取左耳數其耳以

知多少之數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
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衡平也。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平其守者民守林麓必
明部分使得其平也。計林麓者計其所守之功也。林麓者茂
民不盜竊則有賞否則罰之也。受灋如萬民出入之期。見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合其守。犯禁者執而誅
罰之。祭花賓客共川莫。

川衡者平川之源。國乃物之所出也。合其守謂以時案視守
者於其舍也。川莫遠言之。實魚鱉鰾蛤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

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
膏肓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樊田植虞旗以屬禽。

澤水所鍾也。以時入于王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
共澤物之奠亦遠豆之事。并茹葵菜之屬。虞掌常以闡澤。蒲
以為幣。當丁旅反。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
外者與其毒矢射者。

迹人謂獸可從迹而獵。取者田之地言田獵之處也。若今之
苑囿也。禁毒矢謂禁取麋鹿之子與夫以毒矢射獸者。
為其天物且害心多也。

仆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

其地而授之巡其禁令。仆養周。

仆之言破也。金玉未成器曰礦物。其地視其土色以別其所
產也。國而授之使取礦者知所向也。巡其禁令防人之竊取
者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
養尊卑之以共財用。

角人以時徵召齒角之類。角骨角之類與凡骨物。蓋齒角
之物不出於山。則出於澤。因其所有而取之。以當邦賦。以量
度受之。庶知其多寡長短之數。以共國家之用焉。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
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緡。徐特反。緡古本反。

鞠羽本也小束爲簪十簪爲搏千羽爲縛又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爲之縛百羽謂之緇其名音相近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爾

掌葛掌以時徵綿絲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微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受之

萬生於山精者爲絛龜者爲絛草貢出澤隨學之屬可絛者

掌染草掌以春秋染草之物以權受之以待時而染之天官之染人主凡染絲之事冬官之掌染草主歛染草之物共於染人之用者染草茅蒐蓬蒿諸草實紫列之屬時謂染夏之時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海練炭之所共爲最多皆邦國之用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荼茶芽也既夕禮曰因者用茶蓋縫過黑之布以貯茶於中柩下壤之時以茵藉之縮二橫三以其爲乾軟之物可變濕也野疏材謂凡蒐聚之物供用者

掌蜃掌歛互物蜃物以共闡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曰蜃之蜃蜃音成

蜃大蛤也掌收其殼以待用互物蜃蛤之屬闡壙也將并埋先下以蜃殼爲土祭祀共蜃飾祭器之屬也盛猶成也謂以蜃灰飾宮室之牆壁也

園人掌園遊之獸禁牧百獸祭祀養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園即苑也園遊謂苑園遊觀之屬也獸禁謂固其藩樹以免奔逸防盜取也牧百獸謂飛走之類備養之也生獸死獸之物獸人既共之而園人又共之蓋獸人共者田獲所備也園人共者苑園所養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疏享亦如之

場築地爲墟季秋除圃中爲之也果棗李之屬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享納牲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賚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廩音分

廩米曰粟雖頒者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賜賚謂王所賜予也稍食者稌稌也上謂豐年下謂歉歲數邦用者數其年之豐凶也治之者謂謹爲之防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二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鬴音甫殺色界反鬴金同六斗四升曰金四金三金二金皆謂一月所食米也移民就穀謂移民以就都鄙之有穀者殺邦用以年之不足

則資威國之常用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人祭祀則其其接盛

行道曰糧止居曰食糧者精也食者米也接盛未詳編意其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禮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

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管米芻米

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

庭承三十車芻薪倍木聘禮所言是也

稷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

飯米者以米實死者之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

倉人掌粟入之歲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

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

事請祭祀與兵戎也

司稼掌巡邦時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

種穀曰稼懸于邑閭者以種與地之所宜懸以示民使之來

職方氏 土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遼師 導師 掌原

澄按此夏官也考職方所掌天下之地圖辨邦國都鄙之事

氏掌制地域正封疆山師掌山林川師掌川澤遼師掌四方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

其利害

職主也主四方之職實者天下之圖今之輿地圖也四夷者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凡四八七九五六之數亦以見夷狄

乃辨九州之圖使同貢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

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

貢事也山鎮謂名山為一州之鎮也會稽在今越州具區者

五湖之一在今蘇州府所屬震澤又曰太湖錫鎮也箭篠也
鳥獸謂孔雀鸚鵡犀象之類稻香抗也音交鵲音箭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數曰雲膏其川江漢其浸穎
湛其利丹銀菑華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音切

雲膏踰江南北北曰雲南曰夢在華容等處江出岷山漢出
嶓冢嶺出陽城澨或以爲淮也丹珠砂也齒象牙也華兕華
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數曰圃田其川滎維其浸波
澶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音許

輦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即兗水也波讀爲播禹貢曰滎
波既滎是也澶水在濮南六擾馬牛羊犬豕雞也五種黍稷
菽麥稻也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數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
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音述
沂山沂水所出者在益縣望諸在睢陽禹貢作孟諸沐水名
出東莞男女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數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
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岱山在博野大野在鉅野沛即濟盧維本雷雍字之誤也禹貢

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數曰沔蒲其川涇沛其浸渭
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嶽吳嶽也弦蒲在沂涇出涇陽內在函地渭出鳥鼠洛出懷
德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數曰穀養其川河沛其浸
蓄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音切

醫無閭在遼東穀養在長廣蓄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
羊豕也三種黍稷稻也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數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

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紆于于反

霍山在襄陽楊紆未詳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數曰昭餘祈其川庫池嘔
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
種庫池音澤池音祈

恒山在上曲陽北嶽也昭餘祈在鄆庫池出幽城嘔夷出平
舒涑出廣昌易出故安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甸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藩服

服者以其服事天子也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十四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其每事言則者設法也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也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一

公九考諸卷內 周九卷二十二

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大司空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一百里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責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我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遣師其勤而巡戒令王設國亦如之

小大相維謂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也二殷國亦如之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之

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攝王舍

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者也致日景者夏至日景尺有五寸冬至日景丈有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土地猶度地也土宜謂九穀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樹王舍謂王舍爲之藩籬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形者制四方之形體也華當作佹無有華離之地謂正之使不佹邪不離絕也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枲陽孤桐之類利謂可用者害謂毒物蟲獸之屬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流水曰川積水曰澤物乃川澤所產若泗水浮磬淮夷蠙珠鬚魚澤之荏菹之類蠙珠田又獲奇惟

諸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溝瀆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地之廣狹者曰原物之謂相其土地也

司民 雍氏 萍氏 芥氏 雉氏
澄按此秋官也考司民所掌無一事及刑罰等事其間特有

司寇字爾漢儒不覺其是非遂襲秋官夫豈知司寇字之說也當作司空字蓋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空故也安有以民數而詔司寇乎讀其文可見若夫雍氏禁害稼者雍氏掌水禁非氏掌文章木雍氏掌殺草非冬官之職而何合取而歸於此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空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版謂戶籍也登下其死生謂歲閱其籍生者上其名死者去之也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天府主祿廟之藏者以贊王治

公羊考卷十四 周禮卷二十四

謂司民之職所以佐貳內史司會冢宰三官而贊王之治當以民之多少而熟陟主民之吏也

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於國祿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為池澤之沈者雍音勇

雍謂隄防止水者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謂隄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祿謂水潦及禽獸也阱謂害地為壘以禦禽獸其或趨踰則陷焉獲謂非耶蓋為阱之淺則為非耶是則所謂壘植鹿皮使獸下而難上也秋令塞阱杜獲以收刈之時恐其陷害人也山為之苑則就其所居而害之澤之沈則毒水取魚此皆禁之戒暴殄也

雍氏掌國之水禁禁酒謹酒禁川游者

萍無根而浮游且不沉溺致掌水禁之官以是為名也水禁凡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不時者皆禁之也幾酒謂禁酒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謂使民節用酒也禁川游者備沈溺也

祚氏掌改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改木者掌其政令梓側百反讀為暗

梓除木之名也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刊剝皆謂斫去其皮也火之水之使其肄不生肄嫩條也化猶生也變其水火謂所火者水之所水者火之則其土和矣也

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雍音

雍如髮之鬚謂剪草也萌之謂坼而反其萌芽也一曰茲其所其生者茲其謂鋤也夷之以鈎鑣迫地芟之也繩作孕謂含實也芟其孕則實不成孰矣耜之謂以耜測其凍土而刻之也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莖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矣矣月令季夏燒薶行水利以殺草

三禮考註卷之十四

周禮

考工記第一

澄按周官非火于秦也其亡久矣蓋自周轍既東之後諸侯惡其害已而滅去其籍是以太平鉅典不聞於孔門學者之傳習亦不見於先秦傳記之所紀載遺言湮沒誠可嘆也其亦幸而煨燼既息復出於漢也其又不幸而綿帙散逸文理錯亂使冬官闕焉漢河間獻王以千金求之弗獲於是以前考工記補之嗟乎考工記豈周書也按書周官始言三公次言三孤次言六卿以及九牧了無一言及百工者考工記之首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說者謂六卿之職百工居其一

故工即司空之職也其說始於鄭氏其言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既曰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是百工者六卿中之一卿也而又以百工爲司空事官之屬則又不得爲六卿之一乃司空事官之屬耳其言自相抵牾如此且工之說有二有以工名官者如舜命垂作共工是也有以工爲事者如書凡鑒百工百工熙哉是也考工之所謂百工者止於審曲面勢飾五材辨民器是子夏孟子之所謂百工也非書之所謂百工與舜之所謂共工也鄭氏不知其異又爲之說曰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宗廟社稷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其說蓋以共工即司空也夫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固不止於監百

工况百工者特四民中一民耳孰謂司空之職在於監百工而已哉有虞之時首命禹作司空其後又命垂作共工則知共工與司空乃二職非一官也鄭氏之說何踈戾一至是耶竊意六卿之外自有共工之職不然則百工各以其事分歸於六卿若王人當農於春官人矢人當農於夏官夫舜之命官工虞夏職今周官以虞衡羅於六卿之屬則工亦當分羅於六卿者矣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飾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匠人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澄按王公士大夫豈可儕於工匠之列哉漢儒欲以考工記補冬官故妄以王公士大夫與工匠同列且曰國有六職是六職者何官之所司若冬官司空掌邦土初未嘗止於六職也亦未嘗止言工匠也即此可知漢儒穿鑿附會之無義理也既曰考工記又言商旅農夫果有干於考工記哉削之無疑審曲面勢謂審察五材之曲直及方面形勢也五材金木皮玉石也方面如陰陽之面皆是也

粵無鑄然無函秦無鑄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無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

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廬者廬也

卑無縛謂人人能為之無專工也下倣此縛田器函鑑也蓋謂巧手之柄夫人能為言人皆能作是器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燦金以為刀與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考工述之刃之以金為體者以火為用故於金言鑠鑠之以土為體者以水為用故於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濟不通陸行乘車以任重致遠則木之為用

無往不利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考工者舉此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窮夫理也

機踰淮而北為枳鷓鴣不踰濟而南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箭魯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紛扶云反音古反音音助

摘險淮而北為枳者斥鹵之地不能使草木生植也貉者緣木之援也荆荆州也幹枯也可以為弓弩之幹紛胡胡子之國在楚旁哥矢幹也一曰紛胡中之地名也泐石解散也夏

盛暑則然蓋天時有陰陽之異候氣有燥濕之異齊而其材

亦有疏植堅柔之異貨三者備而後工得以施其巧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車梓攻金之工築冶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車梓攻金之工築冶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車梓攻金之工築冶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車梓攻金之工築冶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上與尚同

舜至齊貴陶器既及瓦棺是也禹卑宮室盡力溝洫故尊匠

湯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八

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軾常崇於父四尺謂之五等簡矛常有四尺崇於軾四尺

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秘筆續反戰柄也

此兵車也車軾四尺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軾崇三尺有

三寸加軾輿軾之七尺則為四尺也是軾去地四尺矣自軾

以上皆差以四尺其數凡六故六等之數軾一人一之外其

兵有四曰戈枘曰父曰車軾曰簡矛戈枘六尺有六寸父長

尋有四尺車軾常簡矛常有四尺皆置之車傍備而不用進

讀為倚謂著戈於車斜倚也 韓步傳反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機巧而微至不機無以為宗父也不機至無以為戚

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卑則於馬終古登也故其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軹與轆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威音促也大爾反

樸爲獨附著堅固貌微至謂輪至地者少以其圓甚著地者微也已崇大高也終古猶言常也他阪也謂輪卑則難引兵車軹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王路金路象路也軹輿也軹輿也軹輿伏免也又軹輿末音爲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必以其時謂中冬斬陽木中夏斬陰木也巧者和之謂調其整柄而合之也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牙讀作迂謂輪輻也或又謂之固輪敝三材不失職謂輪雖敝盡而輻輻與牙不動也輻而久反

望而眡其輪欲其慎爾而下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舉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備之無也無所取之取諸無也慎音瓦舉音清肉去声無去声服魚懸反慎音稠

輪謂牙也慎均致貌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言非有他也圓使之然也下言易直言急放聖

織殺小貌肉稱謂弘殺好也眼山大貌憐者憐殺之革也革急則畏木無陽見也

眡其軹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苗蚤不調則輪雖敝不匡音佛

硬謂輪革也蚤之正謂輪雖單而爪牙必正也苗謂輪入數者也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苗苗與瓜不相侔然後輪敝盡不匡刺也匡枉也單薄歷反又薄計反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敝轂小而長則柝大而短則擊轂音耕柝音久擊音聶

矩其陰陽謂刻識之也積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敝謂敝

暴陰暴後必挽減而情華暴起也柝謂輻間窄狹也一曰小而長則留中弱也擊謂輻危擊也一曰轂末不堅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圓參分其牙圓而漆其二攄其漆內而中訕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圓以其圓之防指其數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中丁仲反訕立勿反防音勑指音蕭

輪之崇六尺六寸也牙圓尺二寸也漆其二謂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蓋不漆者其疎地者也攄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圓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防三分之一也指除也數讀爲蜂數之數謂數於車中也此數徑三

寸九分寸之五臺中當輻者也蜂較者言衆輻之所趨也
賢大穿也軟小穿也大穿實五分較長去二則得六寸五分
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合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
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
是乃輻數相稱也

容較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情必負幹既摩草色
青白謂之較之善

容者治較爲之形容也篆較約也情負幹者輻較相應無贏
不足也摩草色青白謂凡漆之乾而以石摩率之草色青白
乃善也

參分其較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

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机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
則是固有餘而疆不足也

置其輻者較長三尺二寸令輻廣三寸半則內九寸半輻外
一尺九寸也鑿深輻廣謂廣深相應則固也机則推動也固
有餘而疆不足言輻弱不勝較之所任也

故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較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
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濇也濇力重反

故謂量度之也弱謂弱也今人謂浦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
類也殺其一謂殺小之也濇謂泥不黏著於輻也

參分其股闊去一以爲較闊操輻必齊平沉必均直以指牙
得則無熱不固不得則有熱必足見也較胡飽反熱魚列反

股謂近較者較謂近牙者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較以喻其
細入脛近足者細於股謂之較半脛細者亦爲較操輻必齊
謂以火燒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沉必均謂浮之水上無
輕重也牙得謂偃句鑿內相應也不得則有熱必足見言樂
大也然則雖得猶有熱但小耳

六尺有八寸之輪較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輪單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

凡爲輪行澤者欲行山者欲作杆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
是故塗不附杆以行山則是擗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凝於
鑿凝音鄰

行謂削薄其踐地者俾謂上下等塗不附謂泥不著於輪也

擗謂圓厚也不凝不動也

凡操牙外不凝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庶絕也挫折也腫塊也癭胡果反
是故規之以砥其圓也萬之以砥其匡也縣之以砥其輻之直
也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較以忝以砥其同也權之以
砥其輕重之倖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
工萬妻萬反又音俱

萬謂萬不匡判也輻之直謂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
繩懸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沈之均謂平漸其輪無輕重
則斷杆均矣砥其同者謂忝滑而齊以量兩盡無虧不足則
同也輕重之倖者謂兩輪欲等若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矣

萬謂萬不匡判也輻之直謂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
繩懸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沈之均謂平漸其輪無輕重
則斷杆均矣砥其同者謂忝滑而齊以量兩盡無虧不足則
同也輕重之倖者謂兩輪欲等若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矣

國工謂各工也

輪蓋人爲蓋達常圓三寸握圓倍之六寸信其握圓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握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拔部尊一枚信音仲程音敬

澄按輪人二其一爲輪其一爲蓋以文義考之爲輪者謂之輪人可也爲蓋者爲之輪人可乎然則爲蓋者當作蓋人則名與職相稱矣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圓三寸徑二寸也握蓋之杠也杠圓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達常也部者蓋斗也廣謂徑也部長二尺謂斗柄達常也杠四尺者二尺長八尺也謂達常以下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十分寸之一謂之拔爲下起數也拔者一分也部尊一枚謂斗上隆

高一分也

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弓蓋撥也鑿深二寸有半蓋鑿深對爲五寸蓋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弓箭則捷之平刻其下二分而納之欲令蓋之事終平不蒙挽也端內題也弓長六尺謂之庇軼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軼全分弓長而操其一全分其股圓去一以爲蓋圓蓋瓜通

庇軼也軼軼末也與廣六尺六寸兩軼并六尺六寸旁減軼內七寸則兩軼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半由之減可獲軼不及於全分弓長而

操其一謂持長操短短者部而平長者爲字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字曲股圓謂以弓鑿之廣爲股圓則寸六分也瓜圓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轉音管

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字欲卑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露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胃弗紘殷而而馳不隊謂之國工發上聲隊圓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瓜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絃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二尺幾半也上欲尊謂上近部平者欲高也字欲卑謂字之隕下者欲卑也弗胃者無衣也弗紘者或有衣而不以線係也不隊者不落也輿人爲車輪輿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

爲隊參分其隊一在前二在後以操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隊之半爲之較崇

稱稱等也衡之長參兩股隊謂軍輿深也兵車之隊四尺四寸參分其隊以操其式謂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以其廣之半爲式之崇謂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以其隊之半爲之較隊較兩輪上出式者也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也轉於轉反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軼圓參分軼圓去一以爲式圓參分式圓去一以爲較圓參分較圓去一以爲軼圓參分軼圓去一以爲較圓較古學友禮音對軼與後橫者也兵車之軼圓尺一寸其式圓七寸三分寸之

一較圖四寸九分之二八較圖三寸二十七分之二七較圖
軸之植者橫者也與較之末同名較圖二寸八十一分之二
十四較圖之植者橫者也一曰車與較立者也立者為較橫
者為較

園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懸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變者如
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推引之則絕機車欲并斷
車欲後

園者中規以下謂治材居材如此則善也如生謂如木從地
生如附謂如附枝之橫殺也并謂偏邪相就也大與小無并
謂大并於小小者強不堪則推也小并於大大者力不堪則
絕也較車者士所乘之車欲并者為其無車較則不堅而勿

折壞也師車者謂車較之車也

軛人為軛軛有二度軛有二理國馬之軛深四尺有七寸田馬
之軛深四尺駕馬之軛深三尺有三寸軛有三理一者以為為
也二者以為為久也三者以為為利也軛前十尺而策半之

軛車軛也三度謂深淺之數即下文國馬田馬駕馬之軛是
也三理一謂無節目者也二謂堅升也三謂深密也軛前十
尺謂軛軌以前之長也策謂御者之策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為之圓衡任者五分其
長以其一為之圓小於度謂之無任

任木謂車所勝任之材也任正謂與下面三材持車正者也
軛軌前十尺與腰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圓尺

四寸五分之二二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圖一
尺三寸五分之二一無任言其不勝任也

五分其軛間以其一為之軛圖十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為之當
鬼之圖參分其鬼圖去一以為頸圖五分其頸圖去一以為踵
圖

軸圖一尺三寸五分之二一與衡任相應軛當伏鬼者亦圖
尺四寸五分之二一與任正者相應頸前持衡者圖九寸十
五分之二九踵後承軛者圖七寸七十五分之二五十一

凡操軛欲其孫而無孤深孫通
孫順理也孤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添之極也操軛之
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其力矣

今夫大車之軛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
唯軛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輕之任及其登陀不
伏其軛必繼其牛此無故唯軛直且無撓也故登陀者倍任者
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陀也不撓其即必繼其牛後此無故唯軛
直且無撓也

大車牛車也擊軛也撓謂木曲陀也倍任用力倍也猶猶
車軛一曰馬軛

是故軛欲順與軛深則折淺則負軛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
安軛欲孤而無折經而無絕連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
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弊需終歲御衣任不敝此唯軛之和
也

勸登馬力言轉和則勸馬用力也馬力既竭轉尚能前取

道喻易進也環謂漆圻郭如環也伏兔至軌蓋如式深六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濶不至軌七寸則是半有濶也軌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濶遠濶之義未詳以文推之當是膠環處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
 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旒
 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弧在
 左矢以象弧也

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大少者龍宿之心其屬有星尾九星故以象龍析九符龍穴朱雀宿之樞其屬有星星七星故以象鳥游七序代蒼烏曰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故以象熊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齋治氏執上齋烏氏爲游泉氏爲量段氏爲鍾嬰桃氏爲乃齊去聲

執下者多錫急下也執上者少錫急上也多錫如鑒濇之屬是也少錫如鍾鼎戈戟之屬是也聲謂鍾與錡于之屬量謂巨區闢鐸謂田器鐸之屬又謂刀劍之屬鐸音序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謂之斧戟之齊鑒分

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繁燧之齊

六齊書和金之品數也凡金多夾錫則其刃白而且明
筭氏爲創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創今之書刀也新而無窮權利也敝盡無惡闔鋒鏑俱盡不
偏家也

治氏爲鐵矢乃長寸闊寸銀十之重三塊之廣二寸內倍之胡
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
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鎰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
之倨句中短與刺重三鎰銀徒類反徒音九句古侯反

殺矢者田獵之矢也經謂箭之足入彀中者埽量名戈今之

句于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雞頭內謂胡以內接駁者也
接直刃胡者其子也子亦作舒謂句于戟也內長四寸胡六
寸接八寸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不入謂以啄人則不入
已句謂胡曲多也不決謂以啄人則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本
必橫而取圓於聲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接長接長則
倨於聲折倨於聲折則引之不疾倨句外傳倨倨也倨之外
乃胡之裏句之外乃胡之表實其本者所以除四病而便用
也俗曰曼胡是矣鋒重者也一日鋒者一片四兩也戰今之
三鋒戟也刺接也一日刺者著於直前如鐔也鐔謂鉞下同
也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蓋圍長

倍之中其蓋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夫一以爲首廣而圍之

臘兩刃也兩從謂劍有兩面殺而趨鐔也蓋圍謂劍夾人所
握自鐔以上也長倍之則蓋長五寸也中其蓋設其後謂從

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蓋首圍其徑一寸三分
寸之二

身長五其蓋長重九鐔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蓋長重
七鐔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蓋長重五鐔謂之下制下
士服之

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
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
之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

臯氏爲鐘

澄按周之名官皆以職命名若媒氏羅氏射鳥氏挈壺氏之
類無非各取其職以名其官者今乃以臯氏爲鐘之官無所
取義當以鍾氏易之

兩鐔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
舞舞上謂之角角上謂之衡衡上謂之旋旋上謂之幹幹上謂之
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鐔謂之隊隊音肅

兩鐔謂之銑銑謂鍾口兩角也于謂鍾脣之上祛也鼓謂所擊
處也于鼓征舞四名皆謂鍾體用衡二名則鍾柄旋處爲鍾
柄則所以縣之也旋處謂最之盤旋今鍾有鐔熊盤龍辟邪
是也帶在于鼓鉦舞角衡之間所以介其名也其帶凡四枚

鍾乳夾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也鐔聲也亦所謂擊處
隊在鼓中鑿而生光有似夫遽然祛立書反鑿爲華反又於
鍾反

十分其鈺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
以其鼓間爲之舞脣去二分以爲舞脣以其鉦之長爲之角長
以其角長爲之圓參分其圓去一以爲衡間參分其角長二在
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十分其鈺去二以爲鉦言鉦之徑也舞脣舞之橫也舞脣舞
之從也從子容反

鐔聲之所乘動清濁之所由出倭弁之所由興有說說音我
說猶意也

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多則非介則播長角則變非音又

已厚則石言大厚則聲不發也已薄則播言大薄則聲散也

侈則非言聲大外也非則聲言聲不舒揚也長角則震言鍾

掉聲不正也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鼓間以其

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

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圓之

虞氏為量以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

之然後量之

為量當與鍾鼎同齊不耗謂消煉之精不復減也權之者稱

分之也準之者器有孔則水入孔中而當量也量之謂鑄於

法中

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鬴一寸其實

一耳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際而不統

量者容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與金同六

斗四升也鬴其外者為之有也鬴謂覆之而其底深一寸也

耳在旁可舉者也鈞三十斤也際而不統謂令百姓得以量

而不收其器之稅也

其名曰時文思索之璵其極重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

器維則

時文思索言是乃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也璵至

時文思索言是乃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也璵至

也觀示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

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言消煉金錫精純之候

段氏闕

段氏為鑄器以享工知之地

函人為甲甲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

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犀甲壽四百年

函包也容也屬謂上旅下旅相續之數也旅者札葉也華堅

者札長合甲謂削去革裏之肉但取其表合之以為甲也壽

三百年謂華堅者必耐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

其長為之圖凡甲鍛不擊則不堅已敝則撓

為容謂服者之形容也制革謂裁制禮之廣袤也上旅者要

以上下旅者要以下圖謂札要廣厚鍛謂鍛革也已敝謂鍛

革大熟則革敝無疆也撓曲也

凡樂華之道砥其鐵空欲其堅也砥其裏欲其易也砥其朕欲

其直也藥之欲其約也舉而砥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斷也

空音孔也音連易去聲藥音藥

窓小孔貌易無敗也朕謂革制斷謂如齒斷一曰類斷而

切齒也欲其無斷蓋欲其無偏窄之意類斷謂

砥其鐵空而窓則革堅也砥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砥其朕而直

則制善也蔡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齒則縹也

周密致也明有光耀也縹隨人身之便利也

鮑鮑人之事望而賦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

音轉 卷而搏之欲其無逆也賦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

謂親手煩擲之也卷搏謂束之也無逆謂革不虧也欲其淺

革欲其茶白而疾滑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脂之則需引而信

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

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

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憾也卷而搏之而不逆則厚薄

信無縮緩也雖微不辨謂縹為線藏則縹雖微而線不壞也

三之一上三正 縹音運陶音枕

陶當作鞀謂鼓木也左右端謂兩頭也兩端廣六寸而其中

十板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謂之鼗鼓為鼗鼓長尋有四

尺鼓四尺倨句聲折 擊折者中曲不參正也

凡冒鼓必以啓鑿之日良鼓瑕如積壤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

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冒鼓以啓鑿者擊鼓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良鼓瑕如積

壤言革調急也 帝氏闕 裘氏闕

畫續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

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

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亦與黑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

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畫以分布五色也續則會聚之而已蓋一氣運而為陰陽陰

陽判而為五行五行彰而為五色播五行於四時者陰陽之

本雜四時於五色者陰陽之理青屬木位乎東赤屬火位乎

南白屬金位乎西黑屬水位乎北陽之色以赤為本而以玄

為正其色復乎幽故天之色玄陰之色以黑為本而以黃為

白曰章乾位乎西北其道主剛而能斷故白與黑曰黼辰位乎東北陰陽各止其方辨故黑與青曰黻黻陽也續之於衣續陰也續之於裳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土以黃為正色其象天地之方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之色也火之形如半環故曰圓山以章章猶障也障山物也水以龍龍水物也鳥獸蛇華蟲也蟲之毛麟之有文采者後素功者凡畫績之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以五采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澤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湛子潑反渾章均反

澄按此職專言染羽之事絕無及鍾者合改鍾作染

也丹秫赤粟也熾炊也染羽者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蒸入以漬羽漬猶染也三入為纁謂染朱黑色五色赤汁及黑色為緇七入染汁為黑曰緇爾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故曰三入為纁也勅與反

筐人關

槐氏陳絲以沅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漚漚帛以欄為衣漚漚其帛實諸澤器淫淫之以蜃漬其衣而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漚

音芒暴暴通欄音練漚漚通漚常作淫音惠

沅水溫水也一曰以灰所沛水也漚漚也宿諸井謂縣諸井中以欄為衣謂以欄木之灰漸澤其帛也淫淫同澤器滑澤之器也蜃謂蛤殼之灰也一曰淫之以蜃謂薄粉之而今帛白也晝之謂於灰澄而出晝也揮之謂揮去其灰也塗之宿之謂更溫漚之也

三禮考註卷之十五

周禮

玉人之事

澄按玉寶玉也進之者玉人掌之者典瑞也玉人之所造典瑞必掌之二官相為表裏今考玉人之所造或典瑞之所無典瑞之所掌或玉人之所無是互有闕文也典瑞掌諸侯之五瑞而玉人止有三以至珍圭駟圭璜璧琬璩玉人皆無之玉人有冒大璋大琮而典瑞又無之至若裸圭玉人止云以祀宗廟典瑞則曰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琬圭玉人止云以象德而典瑞則曰以治德以結好穀圭玉人止云天子以聘女而典瑞則曰以和難以聘女駟琮玉人云五寸宗后以爲權

七寸天子以爲權典瑞則曰以斂尸璋即玉人云以祀山川以致稍餼典瑞則曰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其文或多或寡或同或異如此則知文之互有舛錯無疑矣若大宗伯所掌六瑞六器玉人所當造典瑞所當掌也而六器則玉人與典瑞皆不具載非有逸文者歟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瑞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者闕文也以上制度詳見大宗伯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

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小爲貴全純色裸圭一器有瓚有龍有將惟天子全用玉以龍爲首上公以玉飾龍首故曰用龍盛鬯曰瓚侯以玉飾瓚故曰用瓚圭柄曰將伯以玉飾柄故曰用將繼子男以上疑有闕文執皮帛謂公之孤也

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必緝通謂以紐約其中失防失墜也大圭王所攝者或謂之琕終葵爲椎於其抒上明無所屈也抒綱也致日謂度景之至否也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冬至之景文有二尺上猶

度也裸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廟宗廟也

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惡以易行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縹藉也琬圭琬半以上又半爲琬飾諸侯有不義者使者征之執以爲節也除惡除惡逆也易行去煩苛也穀圭環如穀文納微加於束帛即謂之抵有邸

倂其本也 倂音象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璧琮八寸以規聘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一寸是爲內鎮宗后守之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義延也。好聲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聲。曰：玉方曰琮。聘禮：聘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覲視也。聘問也。聚來曰覲。特來曰聘。聘，讀為組，以組繫之，謂以組繫琮為稱。鑿以權輕重也。大琮如玉之鎮圭也，射其外組牙也。

大璋中璋牙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嫁圭璋八寸，以覲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即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半圭曰璋。曰：大曰牙，則知中璋小矣。勺，酒尊中勺也。三璋皆璋，故有勺以盛黃流以黃金為之，而以青金飾外，其以朱飾其中，鼻龍頭也。衡以勺柄龍頭也。纁，藉也。三璋之勺形如

卷之六 周禮

圭。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於中山川，用中璋於小山川，用邊璋稍餼稟食也。造請賓客之

所用也。

押人 闕押在案反

雕人 闕

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句，古侯反。音端。

博，謂股博也。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所當擊者也。曰：磬，外面鼓內面也。已上則摩其旁，謂磬聲大上則摩鑄其旁，一曰：大上聲清也，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薄而廣則濁也。

矢人為矢，鏃矢參分，第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可厚為之，羽深箭占卷反。

鏃矢三分，言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第矢，第當為殺一，在前，謂箭中鐵重者參分殺一之前也。兵矢，謂枉矢，繫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鏃矢，二在前，三在後，鐵差短小也。殺矢，殺當為第，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短小矣。殺其一者，謂矢葉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亦可讀為鏃，矢幹也。厚之數未聞，指音會。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小長寸，圖寸，鏃十

之重三垆

辨猶正也。陰，沉而陽浮，夾其陰陽，有弓矢比在案兩旁，弩矢比在上下，殺羽於四角也。參分其羽以設其乃，謂乃二寸也。

前弱則後強，後弱則前強，則紆中，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疑是故夾而挫之，以砥其鏃，鏃之節也。撓之以砥其鏃，殺之稱也。凡相可欲生而搏同，搏欲重節欲疏，同疏欲果，音疎。

前弱則後以下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也。後低也，翔迴，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趨旁掉也，夾挫者，謂以指夾矢而挫之也。撓之，謂撓其幹也。相撓，撓也。生謂無瑕，鏃搏謂闕也。欲果欲其色如栗也。獨文角反。

陶人為甒，甒二鬴，半寸，膏寸，盆實二鬴，半寸，膏寸，甒實二

甯無底甑也六斗四升曰黼萑鼎鬲獻受一斗二升

方往反醫音刮薛卜華反暴音剥膊市寧反

也中月諱之端正也中鼎諱以正之相也

全宋文卷之六

者以管噍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

樂器所是橫曰簫直曰簾牀牛羊麋蒿豕彘羴虎豕

具發鱗魚鱗外骨龜鱗大骨節骨谷仁蠟鱗及行龍

刻其形於祭器之上所以慎庶物也

心餘反

先具於鍾宜若以爲鍾簾是故擊其於鼎而由其塵鳴

頌反問音問

吻口捲也。捲即脣也。顙長。𧢲貌。𧢲育推。

矣
辨五界友

無聲者亦疑於有聲者矣

梓人爲飲器

久而熱數長者也

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
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飲梓飲器鄉而實
不盡梓師罪之鄉梓亮反

勺尊升也觚當爲解豆當作斗蓋之誤也鄉衡而實不盡謂
平爵鄉口而酒不盡則其器不善故梓人之長罪於梓人也
梓人爲侯

澄按此梓人亦當刪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人與其身三下兩個半
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續寸焉音幹續音云

廣與崇方謂廣與高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
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

卷十六周禮疏

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
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
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兩個與幹同上兩個下兩
个皆謂舌也身躬也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
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七丈二尺下个
五丈四尺其致身夾中也个夾身也在上下各一幅凡用布
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以見身居一分而上个倍之
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張臂八
尺張足六尺也上綱下綱綱所以繫侯於柱者也上下皆出
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一曰綱連侯繩也續籠綱者亦
曰舌之維持侯者

張皮侯而搏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爲張獸侯則王
以息春上聲

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春以功春爲蠶作也出也天子將祭
必與諸侯群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
神也五采之侯謂內以朱而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
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遠國爲者若諸侯朝會王張
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獸侯畫獸之侯也王以息燕者息
者休養息老也燕謂勞使臣或謂與群臣閒暇飲酒而射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文不寧侯不屬
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醢飲醢食詒女會孫諸侯百福女汝通
祭侯之禮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慈脯醢折俎而獲者

卷十六周禮疏

執以祭侯也寧侯謂諸侯先有功德者能安寧其國故今射
者願如安寧之侯而毋得如不寧之侯言當效有道之君而
勿效無道之君也不屬于王所即所謂不寧侯也以其無道
而遂疾之故抗射焉抗舉也醢飲醢食祝頌辭也曾孫諸侯
謂後世爲諸侯者

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常
有四尺夷矛三尋廬通

秘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爲常酋之言就也夷之言傷也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
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
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衆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

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兵無過三其身者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猶曰不徒止言其大長也夫兵莫短於戈安故攻國者用之莫長於矛故守國者用之大要欲便於人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是故句兵裨刺兵搏殺兵同彈舉固欲細則校刺兵同彈舉固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索是故侵之句俱具反又音鉤蝟於全反裨薄弓反

句兵戈戟屬彈掉也刺兵矛屬蝟撓也齊人謂斧柄曰裨裨者隋圓也搏圓也殺兵謂安無刃者后強謂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校謂疾也傳近也密審也正也大意言人所操者細

以殺則疾所操者重以刺則正然則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者也

凡為安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圖五分其晉圖去一以為首圖凡為首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圖參分其晉圖去一以為刺圖

被把中也圖之圍之也凡矜八觚晉謂矛戟下銅鐃也一曰晉與指同謂矜所持也首矜上鐃也刺謂矛乃矜也鐃有兩反又子闕反

凡試廬事置而推之以抵其蝟也矣諸牆以抵其撓之均也橫而推之以抵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知也必正于牆者牆也六建謂五兵與人也反覆謂軒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縣以縣抵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水地以縣謂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置縣以縣謂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也抵以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在牆者謂之棧在

地者謂之臬以規識景者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矣又為規以識之者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

指臬則南北正也畫參之日中之景則景最短極星謂北辰匠人管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澁按匠人凡三考其職皆管建等事疑一職爾當併為一官

○旁三門謂一方三門則總十二門也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為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總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左祖右社面朝前市謂王宮當中也市朝

一夫則方各百步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

旁附於殿白殿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進東西九進南北七進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世室謂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一步令堂脩十四步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五室謂堂之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南面三而餘三面各二也四旁兩夾窻窻以助戶為明者每室四戶八窻也白盛謂以疊灰望之也門堂門側之堂也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是方

於正堂為三之二也室三之一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重屋謂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樣窄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明堂之制諸說不同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以雉長三丈言之則南北之脩為二十一丈東西之廣為二十七丈此路寢之制古人寢不踰廟則明堂之制固宜大於路寢今曰明堂之室止於丈八尺而反狹於路寢遠矣豈有是理哉其中必有錯誤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朝門容大高七個闌門容小高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

二徹三不

宮中謂四壁之內大為牛鼎之高也長三尺每為一個七個則二丈一尺也廟中之門曰闌門小為鼎之高長二尺三不則六尺也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則三丈三尺也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為丈六尺五寸耳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則二丈四尺也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九卿謂六卿及三孤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

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官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城經涂

阿棟也官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經涂謂城中之道環涂謂環中之道都城謂王子弟之所封也諸侯謂畿內之諸侯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六尺深一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遂按此匠人亦當併

為溝洫以通利田間之水道也耜今之犁也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耜中田畝與畎同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田一夫之所田百畝方百步之地遂夫間小溝也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此畿甸采地之制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綠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綠邊十里治澮按周之田制於夏之貢殷之助二法並用民自治其所受田而納其稅穀是之謂貢借民之力以治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畝是之謂助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民不得恤其私也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而稅民無藝也朱

子曰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本諸此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稍溝三千而廣倍焉音注孫通稱音消

地防謂地之脉理也造溝者必順地勢若逆其脉理則水不行矣不理孫亦謂不順理也稍溝則水漱澮之溝而非壑關所成者也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善讀為傳磬折謂水行欲紆曲也參伍者五行三折行五則引水者疾

矣漱猶蓄也淫讀作厭謂水淤泥土而留者則助之為厚也凡為防廣與崇方其納參分去一大防外綢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已為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厥其版謂之無任里讀為已聲之誤也

綢者薄其上深之以為式程力功也約縮也汲引也大汲其版謂築防牆者以繩縮版而大引之則版曲以土築之則不堅故謂之無任

葦屋參分瓦屋四分因郊倉城垣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實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郊音響

葦屋謂節覆屋者三分四分謂各分其脩以其一為峻也圓倉曰困穿地曰窳逆猶卻也堂涂十有二分謂分其脩旁之

脩以一分為峻也爾雅曰堂涂謂之陳實營中水道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楨一楨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頭髮皓落曰宣半矩者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如人頭之長也楨斷木柄長二尺柯伐木之柯柄長三尺磬折謂人立則上俛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

車未人為未

澄按以職名官周制也琢玉則為玉人磬則為磬人今乃以車人名為未人之官可乎且未者覆器也初無豫於車考其文並無一字及車者以義推之當以未字易車字方為當庶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

砥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砥柔地欲句砥直則利推句砥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砥音吹

未謂研未砥謂未下前曲接耜者中地之耒其砥與耒者如磬折則調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傳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較長半柯其圓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傳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柯長三尺謂以斧柯為度較長半柯謂大車較徑尺五寸者是也輻厚三之一謂厚一寸也渠謂車輻所謂牙也其徑九寸

行澤者欲短較行山者欲長較短較則利長較則安行澤者反轉行山者又轉反轉則易又轉則完

澤泥苦其大安故欲短較山險苦其大動故欲長較又轉為泥黏欲得本心在外而滑也又轉者為砂石破碎之欲得木表裏相依而堅刃也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園柏車較長一柯其圓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園大車崇三柯其圓二柯有參分柯之二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輪崇謂輪徑也牙園尺五寸柏車山車也輪高六尺牙園尺二寸大車平地任載之車也徑謂輪輦也牝服長八尺謂較

也一曰車箱服也羊車謂羊門也一曰羊善也善市若後人定張車也其較長七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

凡為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一在前一在後以觀其鉤微廣六尺高六尺

鉤謂鉤心也南謂轅端壓牛領也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

取六材必以時謂取幹以冬角以秋絲漆以夏

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櫟次之檉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

射遠者用執射深用直君幹之道當栗不迤則弓不發應於力反當則栗反栗反日烈

櫟又謂之柘櫟葉即山葉陽聲則遠根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故故以遠根為善射遠者用執執謂形執假令木性自

曲則當及其曲以為弓射深者用直謂直木可厚厚則力多也當栗不迤謂以鋸剖析幹而不邪行總理也

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紛而青或疾險中穉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末處於

剛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天角之末遠於剛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

今夫技解中有變焉故技於技臂中有拊焉故劇恒角而達引
譬如終繼非弓之利

技解謂接中也變謂漸之與臂用力各異也技疾也挺直也
拊側骨也劇亦疾也引如終繼即前之譬如終繼引字蓋誤
拊幹欲執於火而無礙角欲執於火而無彈引筋欲盡而無
傷其力驚膠欲熱而水火相得然則若旱亦不動若濕亦不動
彈音潛

橋系也贏過發也彈炙之爛也不動謂弓不動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
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
拊長而畏而薄其故宛之無已應下拊之弓未應將與為拊而

發必動於拊弓而引網末應將發宛於阮反

峻謂蕭也微謂蔽同謂弓人所握持者宛之謂引之也無已
應言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而不罷也末猶蕭也下拊之弓
未應將與言弓拊畢而蕭應弦則拊將動也網接中也弓而
羽網末應將發羽讀為冠冠緩也接中動則緩緩則蕭應弦
而角幹將發

弓有六材焉維幹疆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
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
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
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樸筋三倅膠三紆絲三膠
三對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維體防之謂內之於樂中必定其體也引之中參謂弦居一
尺引之又二尺也維角定之謂角所以支掌其弓也負弦謂

辟疾也負弦則不能如環矣引之如環則體均而無難易也
釋之無礙如環則弛而體正也參均謂角幹筋三者均平也
有三當作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謂角筋幹三者之力又均平
也如是則謂之九和角與幹樸筋均平也筋三倅謂筋又
與角幹為三等也紆緩也即與之輕重未聞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
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四弓成規不同者材長則句少也詳見裏官司矢注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

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人各以其大小服此弓也

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履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舒若是
省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安骨直而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
安弓安弓為之危矢

各因其君則弓又隨其人之情性也豐肉而短言人肥而短
者寬緩以茶言人性緩以舒者如是則危弓為宜危弓者發
之疾者也骨直而立言人瘦而長者忿執以奔言人性剛而
急者如是則安弓為宜安弓者發之安徐者也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
其矢危則莫能以忍中

速中謂速疾而中也三安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愿中謂
愿慈而中也三危而不能慈而中言矢行長也盖行短則不
及行長則過之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更之屬利射侯與戈往體寡來體多謂
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

深
射遠者用執夾更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
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
戈繳射也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
成規弘弓亦然革謂干盾質木楹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大射
曰中離維綱揚觸摶復君則釋獲其餘則否射深用直唐弓

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

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

大和無濶其次筋角皆有濶而深其次有濶而疏其次角無濶
合濶若背手文角環濶牛筋黃濶筋角蠖濶和弓數摩

薄反又於郭反

大和九良者也深謂濶在中央而兩邊無也角無濶謂限裏
也合濶者謂弓表裏濶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也黃桑實
也斥蠖在蟲和猶調也數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
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限上再下一此
即所謂拂摩也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
之深弓

詳祭曰覆極善曰至角獨善而筋幹未善謂之句弓弓之弊
也角善幹又善而筋獨未善可以射侯謂之侯弓非特角幹
善而筋亦善故疾而遠又中深故曰深弓也

三禮考註卷之十六

周禮卷之三

儀禮正經

士冠禮第一

元翰林學士臨川吳澄考定
翰林脩撰吉豐羅倫校正
建昌知府長樂謝士元重校刊行

鄭氏曰童子任職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
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帛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
之子恒爲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劉向別錄皆
第一

士冠禮

漢志學以居位曰士又卿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曰士冠者

男子二十加冠於首也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
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
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

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纁帶素鞵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
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
席于門中闕西闕外西面筮人執筮抽上韠兼執之進受命於
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旋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
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闕古文作
熱闕古文作筮者以筮問日吉凶於易也廟祖廟也冠必筮日於廟者

筮者以筮問日吉凶於易也廟祖廟也冠必筮日於廟者

重成人之禮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十
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與冠同也筮必朝服者尊
著龜之道也纁帶黑纁帶韠也曰素韠者白韠韠也有司
群吏執事者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之人也饌陳設也西塾
門外西堂也闕門中所豎短木闕謂櫺星所以限內外也筮人
有司主三易者筮者也抽後之韠者蓋以皮爲之宰有司
主政教者由右者也南有司有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
筮也即席者東面受命也筮人北行向席也卒已也書卦者筮
人以方爲所得之卦也於衆也還與其爲共占之也遠日旬
日之外也徹去也人有司之主禮者事畢告終也
右筮于廟門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揖贊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戒警也賓僚友之辭而有德者古者有吉事則與賢者樂成
之禮辭一辭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
記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
曰其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其猶願吾子
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其敢不從某古文作謀其
首某病古文作某

右戒賓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

服冠者之服也墉墻也

筵席也二者一在東序冠子一在戶西醴子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簠簋勺觶角柶脯醢南上醴音武古音作醴

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尊者無玄酒也服北者練裳之北也簠竹器如簋者無亦飲器上銳中寬下直甕也醴酒之甘濁不冰者勺飲器容一升以斟酒也觶亦飲器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觶適也飲當自適受三升口徑五寸深四寸彊底徑二寸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受四升柶榘齒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狀如七脯乾肉醢肉醬南上者簠次尊簠巨次簠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區執以待于西坵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區素管反

區尊爲以竹爲之刻飾其柄形似管冠箱也坵屏也以土爲之反爵亢圭處在兩楹間漆赤中畫雲氣

履夏用葛玄端黑履青絢纁純博寸約其于反總於力反純章允反

屨履也絢纁緇纁頭飾也絢之言拘也用纁一寸屈爲之頭

著纁頭以受玄黃也取以爲行戒焉纁紉條也又纁縫中紉純緣也博廣也

素積白履以魁柎之緇絢纁純博寸拊音賦魁蜃蛤也拊注也

爵弁纁纁黑絢纁純博寸冬玄纁可也不纁纁纁纁音歲纁纁纁纁也纁不玄治曰纁朱子曰三纁經不言所陳疑

在房中既冠而適房改服并得易發也

右陳服器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

阼東階也序堂東西牆也

兄弟畢袞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袞古文作均

兄弟主人親戚也袞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

擯者玄端負東塾

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也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紒古文作紒音計

采衣未冠者之衣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紒結髮也

右即位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揖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

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外門大門外也告者出請入告也每曲揖者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者近其事也

右迎賓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負纁

筭櫛于庭南端

筭布席也東序主人之位適子冠於阼少北避主人也南面者立于房外之西俟賓命也莫傳也

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筭坐贊者坐櫛設纓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筭前坐正纓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纓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與復位贊者卒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禪出房南面

主人降者為賓將盥不敢安位也揖讓皆一者降於初也正纓者將加冠宜親之也進容者行翔而前鵠焉復位反西序也卒謂執冠後之項也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

體也鵠與跪同容貌舒揚也

賓揖之即筭坐櫛設筭賓盥正纓如初降一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

卒紘謂繫紘之也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黻給其他如加皮弁之儀

他謂卒紘容之屬也

徹皮弁冠櫛筭入于房

徹者贊者為之也

記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彌尊論其志也

此應手之禮也若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也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元服緇布冠也榻百順之名也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辰日辰申重也服皮弁服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也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二服謂緇布冠皮弁爵弁也黃黃髮也耆凍黎也

右冠三加

筭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

側酌者無人為薦脯醢仍是此贊者也葉柶大端也贊者面葉授賓賓得面柶授冠者冠者得之面葉以柶醴而祭也

賓揖冠者就筭筭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柶筭前北面柶柶通

戶東室戶之東

冠者筭西拜受醴賓東面答拜薦脯醢

筭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為禮異於答主人也薦脯醢則贊冠者薦之也

冠者即筭坐左執柶右祭脯醢以柶祭醢三興筭末坐啐醴捷與降筭坐黃解拜執柶與賓答拜卒七內反捷初拾反

一呼先嘗也捷初者投初於醴中也

醴辭曰甘醴維享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嘉薦謂脯醢芳馨也

右醴

冠者其醴子薦東降庭北面坐受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

東壁闔門也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母拜受者以脯從廟中來也又拜者婦人於丈夫雖子猶俠拜俠拜者四拜也不見父與賓者蓋冠畢先見之也不言者

從可知矣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不在者或歸寧或疾病也

右冠者見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

古者子生三月父名之既冠則賓字之也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幾子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伯仲叔季長幼之稱也甫男子之美稱

右冠者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醴當作禮

送賓不出門將禮之也禮之者厚為禮以待之謝其勞也次

門外更衣處

右賓出就次

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賓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姑見母

入入寢門也如見母者亦北面也姑與姊亦俠拜之不見妹妹卑於已也

右見兄弟姊妹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弁見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

易服易朝服也摯至也所以自致也古者必執摯以相見鄉先生謂鄉之老人為鄉大夫年高有德致仕者

右見君見卿大夫鄉先生

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以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

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酬酢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以財贊曰酬東帛十端儷皮兩儷皮也介副也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俎肉之折體于俎者也

右醴賓

朱子曰此以上皆正禮此後皆禮之變者

若不醴則醴用酒于房戶之間兩轅有禁玄酒在西亦在
枋洗有能西南順

尚質也此醴用酒本有醴酢也禁承尊之器也長二尺廣
二尺四寸通高是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花為飾刻
其足為篆惟之形名禁者因以為酒戒也玄酒新水也玄古
之世無酒以水行禮後因請水為玄酒不忘古也

始加醴用醴實降取爵于簠降如初卒洗升酌
始加者謂一加一醴也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

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

冠者南面拜受賓東面答拜

儀禮集說卷七

儀禮集說卷七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醴醴祭酒與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
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

冠者立俟賓命然後就席也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不徹筵
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

加皮弁如初儀再醴攝酒其他皆如初今文作畢

攝猶整也整饒之也統呼為皮

加爵弁如初儀三醴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
于母

乾肉脯也齊當也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脯實于鼎設高俎古文作器

特豚一豚也凡牲皆用左胖莫金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

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也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
可齊也鼎和五味之寶器也高關也以木貫鼎所以閉鼎也
鼎亦高類說文以木橫貫鼎耳曰鼎

始醴如初再醴兩豆葵菹醢醢兩邊栗脯三醴攝酒如再醴加
俎齊之皆如初嘽肺卒醴取適脯以降如初嘉力禾反今文作

豆以木為之口圓徑尺二寸有蓋高一尺漆赤中植酢漿以
米泔漬者也蕤蚌屬遂以竹為之形如豆面徑尺柄尺其實
容四升盛果與梁肉也

記醴於客位加有成也

醴夏殷之禮每加於酢則醴於客位加有成加禮於有成之

儀禮集說卷七

儀禮集說卷七

人也

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重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
乃保之

重誠也時特物也格至也保安也

再醴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
天之祐

再醴也升也也祐福也

三醴曰旨酒令芳邊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
福無疆

楚陳列貌肴升肉之在鼎者折俎肉之在俎者

右醴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亭端
皆如冠主禮於阼

孤子幼而無父之稱父兄諸兄也冠主冠者之親父若宗兄
也

凡拜北面於阼階上賓亦北面於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
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孤子得申禮盛之與鼎于門外父不在故也凡陳鼎在外者
賓客之禮也在內若家私之禮也是在外者為盛也

右孤子冠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醺焉

房外尊之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於客位成而不尊也

右庶子冠

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其母氏之道也母音牟追音

委貌者委曲而有貌也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
卑銳以皂綃為之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也母發語辭追猶
堆也高大貌

闕弁殷時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母音許

弁名出於櫟櫟大也鳥名出於櫟無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
也其制未聞但皮弁以白鹿皮為之素裳而辟積其衣中故
曰皮弁素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古者四十始仕未仕皆士也即所謂無生而貴者也諸侯大
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為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元子適長子也其冠亦行士禮無生而貴有德乃有位也立

諸侯以繼先世以其能法前人之賢行也以官爵人隨其德
之大小為降殺也死必有謚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
上乃有當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三禮考註卷之十七

禮記註卷之十八

儀禮正經

士昏禮第一

鄭氏曰士取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昏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又別錄皆第二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

達者逆女之類自天子達是也納采者納采擇之禮於女氏也鴈陽鳥也取其有去就之義不失序也程子曰鴈取其不再偶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

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

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主人女父也建為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

與人故受其禮於櫛廟也使者夫家之屬若群吏使往來者

擯者有司之佐禮者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也入三

揖者至內實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也老群吏之尊者

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問名者問女氏之名將歸而卜其吉凶也

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櫛廟

日入為昏日出為昕用昏婿親迎時也用昕使者將命時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脫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

曰某之子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

昏辭擯者所致之辭也吾子女父也上某婦之名也下某婦

父之名也某也使自名也對曰者擯出納賓之辭也某女父

名吾子謂使者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誰也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問名之禮主人受鴈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答以女之

名賓既受命乃降階祭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

兄

命之命使者母命之春秋紀裂繻來迎女是也親命之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父者禮七十老而

傳八十齊衰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為宗子其取也父

命之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也弟宗子之母弟也

露改俱反

右納采問名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實醴辭許主人徹几改筵

東上側尊醴于房中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

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辭

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柄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妨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為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解祭脯醢以初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卒醴建初興坐莫解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莫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禮賓之醴當作禮

禮賓者欲為禮以享之也禮辭一辭也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人也側尊亦無玄酒於房中有簠有豆如冠也校几足蒼者加角柄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也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復位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也此筵不主為飲食起也啐而嘗者成主人之意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

將歸執以反命也辭者辭其親徹也

記祭禮始投一祭又投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投初洽反

左奉之反命者見其恭也

醴曰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言從者謙不敢斥也敢辭者將行也固請者主人辭也不得命者賓辭也不得辭已之命也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禮告者執脯為禮也

右醴賓

納吉用薦如納采禮

納吉者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子定也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右納吉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也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儷兩也皮鹿皮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也夫執束帛以致命而兩皮以為庭實者也

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燕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燕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逆退者二人相隨自東而西今以後者先向東行故云逆退也

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出于後者出於執皮者之後也

辭無不腆無辱擊不用死皮帛必可制

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擊為也可制者可制為衣此亦教婦以誠信之義也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

敢辭敢不承命

是升堂致命辭也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

則教于宗室

藝之也

右納徵

謂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而告之也






五十四

日而成昏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

前受命者申前事也。曰基命之基，雄父之名也。須得也。

右請期

古文作解補作采反古文作解荷今文作鉉籀今文作密

也寄一身上體二十有一節前有肩膊肘後有肘膝者在

中央有正脊，脰脊橫脊而取中央正脊故也。

教皆蓋教音對

羹音在羹 音泣今文作汁大音泰

大羹滂飫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菜

三
土

禁所以度無者

無玄酒客也夫婦酌內尊其餘酌外尊也破甗爲之所以爲

夫婦合昏之飲器四爵二盃凡六爲夫婦各三醕酌以引

記膳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鮒音付鮮善也鮒鮒也此魚旅行相附取夫婦相依附之義殺全者

不殺敗不剝傷也

右陳器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婦車亦如之有棧至于門外施以市反棧音占反主人婿也冕服迎者鬼神之也鬼神者所以重之親之也

施謂緣施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也從者有司也乘

貳車從行者也墨車漆車從車乘帷周禮謂之容車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衣纁袿立于房中南面姆纁

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紵玄纁笄被纁繡在其後繡如占反

言任也亦緣也以纁緣衣象陰氣上任也又袿下褻也婦人

之蔽袿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纁

緇髮笄簪也宵當作綺屬女從者姪婦也袿同也同玄者

上下皆玄也纁繡也白與黑曰繡施繡繡於領上者盛飾也

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鴈

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

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主人女父也賓婿也賓升奠鴈拜主人不答明主爲授女耳

主人不降送禮不參也何休曰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

周人逆於戶後代漸文親親之義也

婿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婿乘

其車先俟于門外

婿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御其車者所以親之也

授之綏者所以安之也乘以几者亦使之安舒也景明也景

之制如明衣加之以禦塵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始代

之也御輪必三周者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婿車在大門外

乘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門

外婿家大門外

父醴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最帥以敬先妣之嗣若

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也最勉也若猶汝也

賓至賓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其將請承命對曰某

因敬具以須

賓婿也命某之某婿父名也將行也使某行醴禮來迎也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

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

父醴女者謂女既盛服矣父醴之于房中而母薦脯醢焉重

昏禮也戒之者託衣笄恒在身而不可忘也

父送女而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勉

之勉

之勉

之勉

之勉

之夙夜母違官事庶母及門內施聲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聲衿聲舒說反

悅佩巾也官事謂姑命婦之事盤盤也男盤華女盤絲所以盛帨巾之爲爲敬謹也眠之衿聲者皆託戒謹使識之也婿授綬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右親迎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轎門揖入升自西階腰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專西南面腰御沃盥交腰以禮反

升自西階揖婦入也腰送也謂女從也御當爲訐迎也謂婿從者腰沃婿盥于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燕

耻膝御交道其志也

贊者徹尊徹尊者盛出除幕畢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七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七者迎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設也

贊者設贊于帝前設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贊東設在其東設酒于贊南設對贊于東設醢在其北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設酒于贊北御布對席贊贊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啓今文作開卻古文作給

於地也

豆東醢醢之東也對贊婦贊也設之當特俎也卻仰也謂仰於地也

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肺黍稷肺贊爾黍授肺皆皆食以清鬻皆祭畢食畢也三飯卒食爾黍作爾稷

告具者告饌具也婿揖婦使即席薦醢醢也爾稷也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口啜清用指師鬻也舉肺也卒已也三飯卒食者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師子闕反

贊洗爵酌醢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酌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贊肝皆實于豆豆卒贊皆拜贊答拜受贊再酌如初無從三酌用鬻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

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贊拜皆答拜興酌漱也酌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酌酌內尊主人拜受者婿拜當東面酌婦亦如之者婦拜當南面

言皆者夫婦同也

記婦入轎門贊者徹尊徹尊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

也

右夫婦即席

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親服于房腰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社于奧腰社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腰設主人之餘御餞婦餘贊酌外尊酌之腰侍于戶外呼則聞今文作止古文作趾侍今

右徹饌成禮

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也

三才考卷十八 儀禮

斷斷自脩

摘所以廢筭未詳其制

諸父明日見之其禮異於舅姑也

右婦見舅姑

醴加木枋出房席前地面鄉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

贊醕婦者以婦道新成當親厚而待之也疑立正立自定之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醢以和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

人婦氏之人也

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醺而不饗也

右贊醴婦

取女禮取妻同

之姊姐其他謂贅者滙醢也文謂如也如取婦禮同牢時也

贊成祭者授廼也

古文今作姑

餞舅之餘御餞姑之餘也

右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以酒食勞人曰饗其饗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奠酬者禮成不復舉奠於薦左也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降自阼者明為主而代也

歸婦袒于婦氏人

婦氏人丈夫之嫂者歸其姑者明其得禮也

記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篲在東北而饗婦酢舅更爵自薦不敢辭洗舅降別辟于房不敢拜洗

婦若酢舅更爵而自洗舅女不相因也不敢辭洗不敢與尊

者為禮也

右舅姑共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以東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婦饗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古文錦作帛

束錦十端也異邦他國也古者他邦之嫁女於近處設賓館焉無父從則贈丈夫束錦於賓館

記凡婦人相饗無降

婦人有事不下堂舅姑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

右饗送者

記婦入三月然後祭

祭行者行助祭之禮也

右祭行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而

菜可以為薦蘋蘩是也奠者盛以簠而祭廟考妣之廟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拜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入入室也某氏者女姓某氏也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

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之稽首

婦降堂取拜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

如初禮

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今降堂階者扱也

婦出祝闔牖戶

事畢也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因於廟見禮之老群吏之尊者婦既廟見則婦道成矣雖群吏亦設酒醴之禮以禮之如舅姑醴婦之儀

右舅姑沒三月乃奠菜

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親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澣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官某將走見

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今文無終字對曰其得以前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奠贊再拜出

出內門而入大門入寢而奠贊有子道也摯雉也

摯者以摯出請受婿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

出請者以賓禮見也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

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桑左葬

主人司醴又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羹醢無幣婿出主

人笑再拜

無幣者賓客也

右不親迎三月婿見妻之父母

三禮考註卷之十八

三禮考註卷之十九

儀禮正經

士相見禮第三

鄭氏曰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小戴及別錄皆第三

士相見之禮

陳氏師道曰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摯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正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

儀禮

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摯以成其終故授受摯介以通名儀以將命勤亦至矣然

因人而後達也禮其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盛昏主於迎賓主於摯故曰摯以效其情誠終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

有儀焉謂以三請摯以三獻一辭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素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侵賤下

不接上謹其分守順于時令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覺蓋亦有禮儀之儀也夫周之制禮其

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是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

既相猶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又

曰先王之制士不傳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

擊冬用雉夏用牀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勝音渠頭古文作

擊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擊以將其厚意也士擊用雉者取其取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用死者爲君致死不可以生服也牀乾雉者也夏用牀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無由達言人無因緣以自達也

主人對曰命其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

有又也走往也

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命謂請某就家

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將走見不敢今文作非敢固請古文作固以請將走見古文作某將走見

不敢爲儀言不敢飾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

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

言如故請終見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執敢辭擊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辭其擊爲其大崇也

賓對曰某不足以擊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

無擊有燕大簡也不自僭者不敢備其崇禮來見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擊不敢見固以請今文無此字

依於擊謙自卑也

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舉擊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擊出

受擊於庭既拜受送則出矣不受擊於堂下人君也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請見者爲賓崇禮來見相接以於莊敬心未交也賓反則燕矣

右請見

主人復見之以其擊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擊於將命者

復見者禮尚往來也以其擊謂鄉時所執之擊物也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謂還擊于將命者

相見之法直云還擊

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舉擊入主人再拜受賓揖送擊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右復見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擊於其入也一拜其恭也須退送再拜

終辭其摯不親答也君於臣之禮也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送再拜尊賢也

右士見大夫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莫摯再拜主人答一拜賓出使摯者還其摯手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

臣家臣也禮辭一辭其摯而許也將不答而聽其以摯入有臣道也莫摯尊卑異不親授也還其摯者辟正君也辟音避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請

也敢請

受

爲曰甘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禮取固辭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汝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甘同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

嘗爲臣不受摯又無饗燕之禮故其摯而去之

右嘗爲臣者見

下大夫初見以爲飾之以布維之以素如執維

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

繫聯其足

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鴈執之如

相見之禮

上大夫卿也羔小羊也取其從帥群而不黨也有角而不用

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死義飲其母必踰狼狽而前

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如鴈執之皆執鴈

有成禮如之國有三鄉車大夫言上大夫擬三鄉則此下是

五大夫也

右大夫相見

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

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其容貌

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

容趨翔也庶人之摯

士大夫則人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

君於士大夫答一拜則庶人不答也按君於士不答拜此答

拜首以前升爲士者

右士大夫庶人見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

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右他邦人見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

辯猶正也疑度也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

隨君所在而升階以見之

右燕見君

凡言非對也安而後傳言

安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而對也

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傳陳誠見言誦之儀也言使臣者君使臣以禮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慈者愛也

右相見而言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母改授皆若是母古文作無衆今文作爲終

始視面謂觀其顏也可信言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己言也也母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

正容體以待之母自變動爲嫌解情不虛心也皆若是其視之儀無天也

若父則遊目母上於面母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父今文作肩

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因觀安否何如也

右相見而視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請退可也仲古文作信早古文作蚤

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問日晏近於久也改居謂自變動也

右侍坐於君子

右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飯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也特備古文作也

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飲而俟者禮食未增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澁噎今君猶未殮故臣亦不敢殮而先嘗羞畢而啜飲以俟君殮臣乃敢殮也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將食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

右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賜之君今文無君字

醕也

右君賜食賜爵退坐取覆覆辟而後復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

應辟俛而後適不敢向人者覆也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於已大崇不敢當也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下亦降也

右見君見大夫退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其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先生齒尊異爵辭者辭其降重也

右先生異爵者見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擯養者之辭也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

曰寡君之老

右稱寡君不稱寡君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處以為儀今文無容字

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為威儀敬之至也

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今文無則字

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迹也舉前曳踵備躡踰也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宰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

則曰寡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臣則曰外臣

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刺謂剷除也

右自稱於君

三禮考註卷之十九

三禮考註卷之二十

儀禮正經

鄉飲酒禮第四

鄭氏曰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將獻賢者能者於其君

以禮賓之與之飲飲酒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小

戴及別錄皆第四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主人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之賢者周禮大

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

大比而與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古者七

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

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

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

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

戒告也拜辱拜其屈辱至己門也不固辭者素所有志也賓

與主同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

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鞶白履再戒謂之

宿戒禮將有事先戒矣而後宿戒之

右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獨焉

席數席也賓席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獨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籩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

房戶間者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也斯禁一名於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大夫用於士用禁北西設尊玄酒在左在酒尊之西也肆陳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籩在洗

西南肆深去聲

榮榮生深謂從堂簾北至房室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若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爲度也

祀蒲筵絜布純尊給祭賓至徹之獻用爵其他用解

純綠也筵覆尊巾今案上籩在禁南東肆下籩在洗西南肆上籩爵三解一獻賓徹籩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解降洗以酬賓一也下籩之解四一人舉解爲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解二也二人舉解爲無筭爵始四也

磨階間繡當北面鼓之

繡從也當以東西爲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懸方於賓卿人

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聲在東也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

狗烹于東北者祖陽氣之所始以養賓也

薦脯五挺載祭于其上出自左房

挺猶臠也鄉射禮曰祭半臠臠長尺二寸左在東陽也陽主養橫祭者於脯爲橫於人爲縮其挺有五通祭者六房饌陳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臠音職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骨有肺主人俎脊骨肺介俎脊骨肺皆離皆右體進腠胙古白反腠千豆反

烹狗既熟載之俎饌於東方凡牲前脰骨三有臂膾也後脰

骨二膊胙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尊骨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肩有貴賤般人貴解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凡俎賓用肩主人用脰介用膾前貴於後也離猶擇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末也

立者東而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主人之替者西而北上賢者衆寡無常或統於堂或統於門故立者東面以北爲上若有北面者則以東爲上贊佐也謂主人之贊佐助主人禮事徹滌沃盥饌爲俎者西而北上統於堂也

右設席陳器具饌

美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眾賓皆從之

肉謂之羹定猶熟也速召也還猶退也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介介答拜揖眾賓主人揖先入賓介入門左介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殿蓋

此反今文作揖入門左北上今文無門字

相主人之吏厭之爲言變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右迎賓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楨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楨北面答拜

楨前梁也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繼洗賓進東北面辭洗坐

奠爵于篚下今文無奠字

主人取爵將獻賓也賓降者從主人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已繼乃洗爵者致潔敬也

主人坐奠爵于篚與對賓後位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一揖一讓升賓拜洗

沃洗者群吏也一揖一讓升者俱升也

主人坐奠爵遂拜降臨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繼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賓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疑者正立自定之貌

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

位西階上之位薦進也薦之者主人之有司

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

升必中席

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綏右絕末以祭上左手齊之興加于俎

繼猶終也此大夫禮故云繼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

坐抗手遂祭酒與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抗始允反啐七內反

抗拭也啐亦嘗也降席席西也旨美也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此非專爲飲食起爲賓贊能起故不在席盡爵於此西階上卒之

記以爵拜者不徒作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辭主人不徒爵者謂獻賓獻大夫獻樂工皆有薦焉

右主人獻賓

賓降洗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與對主人復阼階東面

面賓東北面坐取爵卒洗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與
降如主人禮賓賓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作階
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
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階上北面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與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
序端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
降洗將酢主人也主人降亦從賓也噤呼也不告旨者酒主
人所設也東西牆謂之序崇充也
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席以南為上升由下降由上便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爵于前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
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解酬賓作階上北面坐
奠觶遂拜執觶與賓西階上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
拜執觶與賓西階上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
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解酬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作階上拜送賓
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主人相降賓降立階西當序東面
不辭洗者欲其將自飲也酬勸酒也不拜洗殺於獻者也賓
已拜主人奠其觶也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以全交也賓降立者主人將與介凡禮賓無不敬居堂上
也

記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

奠左主人酬賓之觶不欲其妨後奠者舉右者若一人舉觶
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皆奠於右以右舉之便也

右主人酬賓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
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介
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
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
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噤呼不告旨自
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主人介右答拜
介之禮殺於賓也主人拜介右降尊以就卑也

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以爵拜者不徒作
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作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與介揖讓升授主人
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
爵遂拜執爵與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
爵與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主
人復作階揖降介降立于楹南
介降洗如賓酢之時也與者當為介酌也主人自飲而與者
尊介也就尊酌授之介不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也奠爵西
楹南者尚獻祭賓也

右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爲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辨今文作梅

衆賓三賓之亞也不升拜禮殺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也每一人者三賓也辯有脯醢謂每薦獻於其位也以爵降于篚不復用也

記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與立者

皆薦以齒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等爵然後與尊樂正其禮同於賓黨故主人親薦焉與及也

右主人獻衆賓

揖讓升賓獻介升介獻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獻今文作揖

序次也即就也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賓解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亦未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亦未答拜立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解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

一人主人之吏發端曰舉舉觶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讎也

右一人舉觶爲旅酬始

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

尊者諸公大夫也不干主人正禮也曰賓者從外來也布尊席賓東者尊之不與鄉人齒也三重者六席再重者四席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主人迎之於門內也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

記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

其內面者北上統於公也

右主人獻遵遵酢主人

設席于堂薦東上

設薦爲工布席也側邊曰薦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者掩越內弦右手相何戶可及掩口強反

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掩持也越瑟下孔也瑟之常用者十九絃內絃側掩之也正長也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衆授瑟乃降

正長也
祭正樂工之長也降者降于西方近事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

工歌者歌小雅之三詩也。朱子曰鹿鳴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

卒歌主人獻工工作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漿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

洗

工一人工之長也工賤不洗使人相若瑟工瑟也使人相其祭酒祭也祭飲者飲酒重無不祭也太師樂官也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太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太師也

笙入堂下房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泰

笙樂器也列管鉤中施簧管端大十九簧小十三簧樂工奏之以間歌也。樂石也十六枚同一篋謂之編磬南陔白華華泰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有聲而無詞也。下由庚三篇放此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

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漿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

一人笙之長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也。和胡卧反。乃間歌魚麗生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生由儀間代也。謂堂下吹笙堂上升歌一歌一吹間代而作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謂太平年豈物多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也由康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

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

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苢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者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正歌者升歌又笙各三終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

記磬階間編磬北面鼓之編古文作

階間堂下兩階之間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階既獻奠于下簋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右樂賓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

正答拜

側特也特降者賓介不從也作使也酒禮既成恐旅酬時有懈惰失節者立司正以董正之也

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入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階上由賓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安賓者安之恐其去也再拜拜賓許也主人既拜揖就席也司正賓解降自西階間北面坐奠解退其少立坐取解不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與盥洗北面坐奠解于其所退立于解南射人射皆不云盥盥字合劑

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

記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

無獻因舉解而薦之

右司正中好奠解

賓北面坐取解西之解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

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疏曰前一人舉解奠于薦右今取為旅酬

賓坐奠解遂拜執解與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解不洗賓解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解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

賓立飲卒解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也旅酬同階禮殺也復

席酬主人訖也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

其酌實解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拜與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解卒受者以解降坐奠于龍司正降復位

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衆實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

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退辟受酬者又便

其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自介右由介東也尊介使不故位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介也辯辯衆賓之在下

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位解南位

記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不洗者敬禮殺也不洗者不祭惡其不甚潔也既旅酬則將燕矣不必入也

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

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也

右旅酬

使二人舉解于賓介洗升實解于西階上皆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介席末答拜

二人亦主人之吏者有大夫則與于賓與大夫尊於介也燕禮曰膳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

逆降洗升實解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解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莫于其所

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也

右二人舉解為無筭爵始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

至此盛禮俱成主人請賓安席而燕也俎者肴之貴辭之者不敢以禮殺而當貴禮也

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

俎者主人之吏設也使弟子俟徹有明徹俎賓之義也

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作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導者降席席東南面

賓主介導俱降席立而相須徹俎也導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導法者也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俎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作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入夫則使人受俎如齊禮衆賓皆降

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記徹俎賓介導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束右徹俎

說儀揖讓如初升坐乃羞

說儀者為安燕當坐也羞進也所進者拘餼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致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賓也

無筭爵

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此文簡畧詳見鄉射禮

燕樂亦無數或開或合盡歡而止也

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燕乃及之

右燕

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陔陔也陔之為言戒也

賓出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

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拜賜謝恩惠也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拜賓之屈辱也賓主不相見造門外拜謝而已

右賓拜賜主人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服釋朝服更服玄端也息勞也勞賜昨日贊相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

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

無介者勞禮畢也以司正爲賓故無介也不殺者無俎也徵

召也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告請也

賓介不與鄉樂唯欲與音

鄉樂唯所欲作不從次也

右息司正



21181000488625